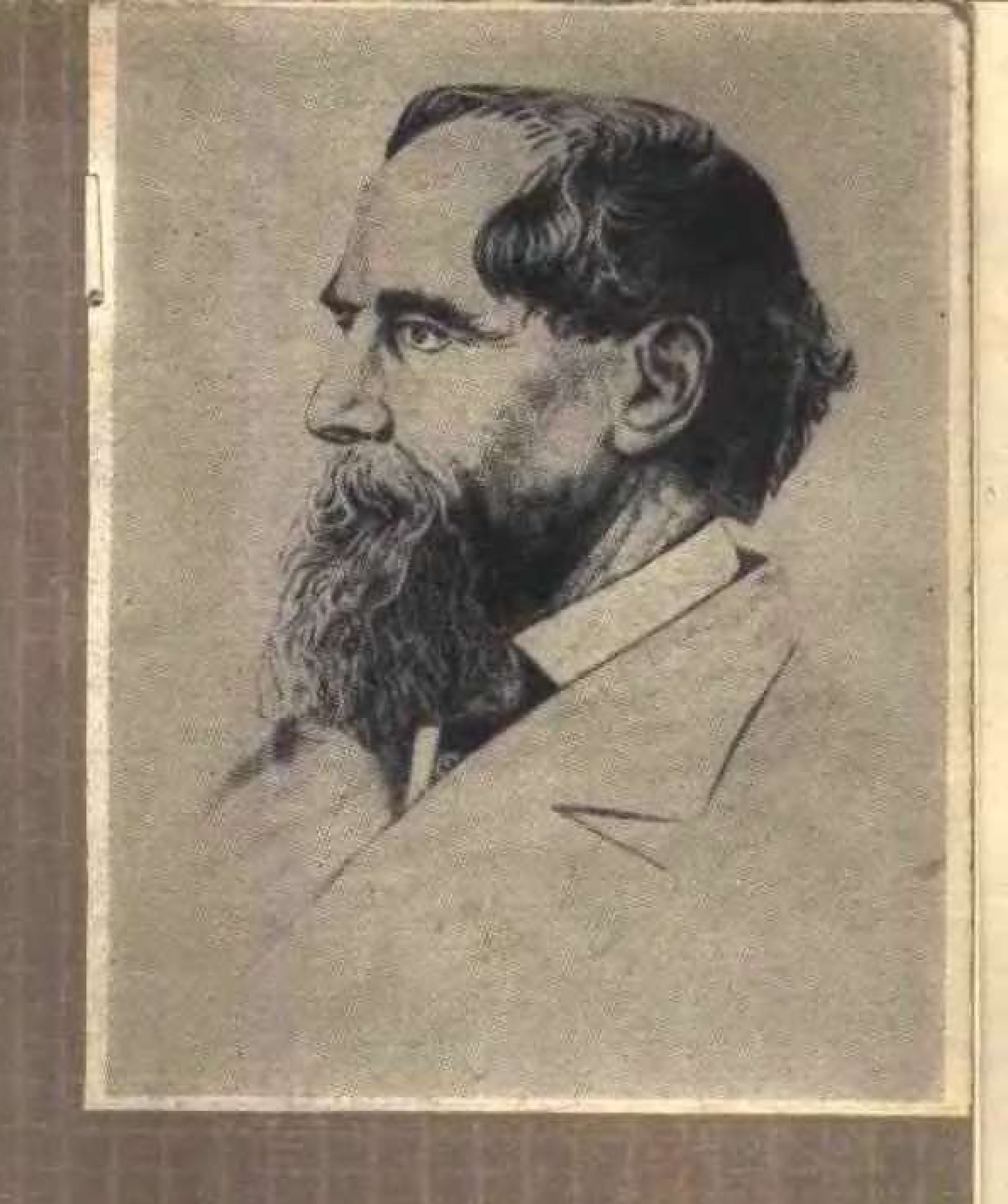


马丁·瞿述伟

[英] 狄更斯 著

〔英〕狄更斯著

马丁·瞿述伟

下

叶维之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Charles Dickens

LIFE AND ADVENTURES OF MARTIN CHUZZLEWIT

本书主要根据 The New Oxford Illustrated Dicke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年版本译出
插图采自 The Educational Book Co., London, 多卷本狄更斯文集

马丁·瞿述伟

下

〔英〕狄 更 斯 著

叶 维 之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9.5 插页 2 字数 410,000
1983 年 9 月第 1 版 198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36,300 册（内精装本 1,000 册）

平装定价：(六)2.00 元 精装定价：(六)2.60 元
书号：10188·407

目　次

第二十六章

故友萍逢，前程似锦。

须发与翎毛之间是否找得出惺惺相惜的定律？给人剃胡须的人往往要去贩卖鸟雀，如同磁石引针一般，谁又能探赜索隐，发现其根源所在？这些问题是最好交给那科学团体，靠它们的析理入微来解决的；即便看来恰好等于钻牛角尖，结果只怕是枉抛心力，也不能因此就认为我这话尚欠斟酌。读者只要知道一桩事也就行了。那位三生有幸，能请甘泼太太来当二楼上的房客的艺术家，正是双管齐下，又以理发为业，又当养鸟专家的。而且这也并不是独辟蹊径，在伦敦郊区与偏僻的街道上，还有许多同行星罗棋布，一个个都跟他旗鼓相当，大唱其对台戏呢。

这位户主的姓名是保罗·徐度派。一般人却都管他叫波莉① ·徐度派；在他的朋友与街坊之中，相信他受洗礼时就取的是这个名字的，也绝不在少数。

除了楼梯，还有那位房客的私室以外，波莉·徐度派的住宅就等于一个大鸟窝。斗鸡用的公鸡居住在厨房里，山鸡在楼顶阁上葬送了它们那金翠辉煌的羽毛；矮脚鸡栖止在地窖子里，猫头鹰占领着那间卧房；各种燕雀之类的小鸟儿，形形色色，无所不有，也都在那间铺面房里吱吱喳喳地叫着。楼梯成了专供兔儿爷的地方。上面搁着各种各类、各式各样的兔箱，都是用旧货箱、匣

子、抽屉和茶叶箱做的，兔子就在那里面繁殖得甭提多快，而且还共襄盛举，徐度派刀快水热的剃头店，不管是谁进来，都会有那么一股子复杂气味向他的鼻子致敬，不管谁厚谁薄，也不分贵贱高低。

话虽如此，许多人的鼻子也还是要跑到那儿来，尤其是礼拜天早晨，上教堂做礼拜以前。就连大主教，礼拜天也都刮脸，或者说非刮脸不可，一到礼拜六夜里十二点后，哪怕是在那低三下四的工匠的下巴颏儿上，胡子也是偏要往长里长的②。这种人不能论季儿③雇亲近长随，只好叫人来做零活儿，并且用——哎，你瞧那铜铸的钱币够多么缺德！——脏里巴唧的便士来付工钱。波莉·徐度派这个罪孽深重的人，给所有找他刮脸的人刮脸，都是一便士一位，给不拘哪位顾客理发，也都要两便士的价钱；光棍儿一个人，跟鸟行里的人又有点渊源，波莉的日月也就还算不错了。

他是个快要上年纪的人，小矮个儿，冰凉的右手老是那么粘糊糊的，带着一股子刮脸用的胰子的气味，连兔子和鸟儿也甭想能把它给去掉。波莉这人的禀赋性格，也有点象鸟儿的地方；不象鹰，也不象雕，可倒有点象那在总烟囱④里搭窝，爱跟人亲近的麻雀。话虽如此，他却并不象麻雀那么爱吵架；他是爱好和平

---

① 英国人常给鹦鹉取名玛丽；波莉是玛丽的俗称。

② 英国民间有一种观念，认为人缺乏睡眠则毛发往长里长。《老古玩店》40章说，"夜间的驿车换马，乘客没情没绪，又寒冷，又难受，又心怀不满。一夜之间头发长得那么长，好象过了三个月似的。"《尼古拉·尼可毕》36章说，一位医生的胡子"自从昨天早晨就老是往长里长"，因为他"是一位红医生，那带地方的人又特别爱生儿养女"。

③ 英国人按季结账，雇人也是按季付工钱。

④ 总烟囱：几个烟囱合成的烟囱。

的，就跟小野鸽①一样。走起道儿来总是趾高气扬；在这方面，倒稍微有点类似那一般的家鸽，说出话来还颇有些缺乏诗意，那么千调一腔，倒好象是那种鸟儿在那儿咕咕叫唤呢。他这人非常爱管闲事；到了晚半晌儿，在店门口儿那么一站街，仔细瞧着他的左邻右舍，脑袋歪到一边儿，眼犄角往上挑着，好象什么也瞒不过他似的，就可以说是还有点象大乌鸦的地方。可是波莉这人倒丝毫没有坏心眼儿，连知更鸟都不比他更善良。还有一桩顶巧的事是，他的不拘哪种“鸟性”，只要有点走极端的危险，理发师的身分就又起了生克制化的作用，把它给抵销了；就跟他那秃脑瓜儿戴上了鬈曲的黑色假发，三七分开，还剪得几乎只留一个马子盖儿，好显出他的智量渊弘，本来象个毛剃光了的喜鹊的，如今倒成了明珠落水、宝剑埋尘一样。

波莉有一条又窄又尖、很刺耳的嗓子，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王门街上的滑稽人才更非用女人的名字来称呼他不可。不但如此，他这人还有一副软心肠；有一回，人家要举行打鸟竞赛，派了他个好差使，托他去弄七八十头麻雀来，他倒用大慈大悲的口吻说，怪呀，上帝造麻雀怎么是专为这一类的目的呢？至于上帝造人是不是为了让他去打麻雀，那个问题可就从来没进入波莉的哲学范围之内了。

波莉拿出了游猎家的身分，就要身上穿着天鹅绒上衣，脚上穿着甭提多长的蓝袜子，和掩护脚腕的短靴，脖子上系着大红大绿的领巾，头上还戴着顶很高的帽子。要是抱朴守静，干着他那理发师的营生，就总是归绚烂于平淡，只是系着一条并不十二分

---

① 英文的“dove”一字，往往只用以称鸽子中的几种小野鸽，在诗歌中是温柔、和平、天真之象征。

干净的围裙，穿着一件法兰绒短上衣和一条灯心绒短裤。前一章书所交代的事情发生的几个礼拜以后，有一天晚上，他就是穿着这么一套服装，可又把围裙掖在腰间，表示铺子已经打烊，把门关好了，站在王门街那所房子门口的台阶儿上，听里边那个小破铃铛是不是还响个没完。只要铃铛还响着——这是徐度派先生心里的感想——那地方就绝不象是鸡犬不惊，让他可以离得开身儿。

“这才是世界上顶不安分，越不让它响越爱响的小铃铛儿呢，”波莉说。“可是到底还是不响了。”

说着这些话，他就把围裙掖得稍微再紧点儿，赶快顺着那条街往前走。正要拐弯走进侯贲，就跟一位身穿制服的青年绅士撞了个满怀。别瞧个子小，这位青年倒胆大气粗，嘴里有声有色地说出了几个表示不高兴的字眼儿，登时就跟他干上了。

“喂，笨——家伙！”那位青年绅士喊道。“你就不能瞧瞧你是往哪儿走吗——啊？你就不能留点儿神，偏要往人身上闯吗——啊？你以为你长着眼睛是干什么用的——啊？嘻！真是的。噢！喂喂！”

这位青年绅士说出最后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非常响亮，语气也加重到吓人的程度，好象别管多么火油浇心，要想表现出这种可怕的感觉，光是这两个字也就可以总其精华，无须多费唾沫似的。话音刚落，他脸上的愤怒之容，可就变成了诧异之色，用比较柔和的语调喊道：

“怎么着！敢情是波丽呀！”

“哼，绝不是你，我敢说！”波莉喊道。“绝不能是你！”

“不是。不是我，”那个年轻人接声儿说。“是我儿子——我顶大的儿子。有这么个儿子倒给爸爸露脸呢，你说是不是，波

丽？"这么很微妙地开了个小玩笑，他就在石头道上站住了，还直转圆圈儿，要好好地卖弄卖弄他的漂亮身段——可惜一般的过路人并非都跟他一样精神勃勃，因此也就未免是给人家添麻烦了。

"这才让我没法儿相信呢，"波莉说。"怎么着！这么说，你是离开你的老地方了吗？是这么回事吗？"

"是这么回事吗！"那位年轻朋友答声儿说，这时候也早已把双手插在那白灯心绒裤子兜儿里，正在理发师旁边大摇大摆地往前走呢，"你见了一双马靴到底认识不认识，波丽？——瞧这儿！"

"这好——看——呕！"徐度派先生喊道。

"你见了一种顶讲究的钮扣儿到底认识不认识？"那位青年说。"你要不是行家就别瞧我这副，这些狮子头钮扣是做了给雅人瞧——不是给势利人瞧的。"

"这好——看——呕！"理发师又喊道。"而且还穿着件金线沿边儿草绿色大礼服呢！帽子上还有帽徽呢！"

"我倒希望是这样，"那位青年回答说。"可是让那个小帽徽见鬼去吧；除了不会转，它就跟托节斯公寓厨房窗户里向来搁着的那个通风机一个样。你没在《公报》① 上瞧见那位老太太的名字，是不是？"

"没瞧见，"理发师答声儿说。"她破产了吗？"

"早不破产晚也得破产呀，"贝利顶上一句。"没了我那个买卖才绝做不下去呢。也罢！你倒好哇？"

---

① 《公报》：英国伦敦、爱丁堡、都柏林一周两次发行的政府公报，登载破产者的名单等。

“噢！我倒挺好，”波莉说。“你是就住在伦敦的这头儿，还是到这儿瞧我来了呢？你到侯贲来就为了这事儿吗？”

“我到侯贲来根本就没事儿，”贝利接过来说，面带几分不快之色。“我的事情都在西头儿[1]呢。我找着顶合式的家主爷了。这人你瞧不见他的脸，因为满脸都是胡子，你也瞧不见他的胡子，因为全都上着颜色呢。这才是个上等人呢，是不是？你不愿意坐趟马车吧？哼，请你坐马车倒怪悬得慌呢。光是瞧见我不紧不慢跑着四六步儿拐过弯儿来，就得让你晕过去啊。”

为了把这个招数的惊人效果表示出一两分，贝利先生就现身说法，装出了一匹四蹄高举的马往前跑的姿势，身子往后一退碰在一个唧筒上，还把头猛一下子抬得那么高，把帽子都震得掉下来了。

“嘿，它是磨羯宫的亲叔叔，”贝利说，“花椰菜[2]的亲兄弟。自从我们买了它以来，它都撞破玻璃窗，跑到两家儿瓷器店里去过了；人家要卖它，还就是因为女主人是为了它送命的。这倒是匹好马吧，我希望？”

“嗐！这你可不会还想再来买什么红雀了，”波莉瞧着那位年轻朋友说，脸上露出了郁郁不乐的神气。“这你可不会还想再来买什么红雀，把它搁在笼子里挂在厨房水斗的上面了，是不是？”

“我想也不会，”贝利回答说。“你倒是说对了。再让我买个什么鸟儿，比孔雀次一点儿的我都不要哇；就连孔雀，我都还嫌俗气呢。嗯，你倒好哇？”

---

① 西头儿：伦敦西区，为富翁住宅及时髦商店所在之地。

② 磨羯宫、花椰菜都是当时赛跑的名马。

“噢！我倒挺好，”波莉说。他又回答了一遍，是因为贝利先生又问了一遍；贝利先生又问了一遍，是因为裹着白灯心绒的两条腿再那么骑马式一蹲，两膝再那么一弯，穿着马靴的两只脚还那么往前一踢，跟这样的作派配合起来，这句道白自然就脱口而出，还正让人想起那赛马场上的健儿的好身手呢。

“你这是要去干什么，老伙计？”贝利先生问，态度还是那么潇洒风流。两个人这样谈话，他完全可以说是其中的那个市井通品，那位刀快水热的刮脸的呢，倒成了那个孩童之辈。

“不干什么，也就是要去把我那位房客接回家来，”保罗说。

“准是个女人！”贝利先生喊道，“就为了一张二十镑的钱票儿！”

那个小理发师连忙解释说，这个女人既不年轻，也不漂亮，而是一个当看护的，几个礼拜以来，都可以说是给一位先生当女管家，今天晚上可就要离开那地方，因为让比她合法的另一位女管家顶下去了——那还就是那位先生的新娘子。

“那位先生是新结的婚，今儿晚上就把年轻的太太带回家来，”理发师说。“所以我就得去把我那位房客接走——就是瞿述伟先生那儿，就在邮政局后身儿——她的箱子我还得替她去抬呢。”

“约那斯·瞿述伟那儿吗？”贝利说。

“啊！”保罗接声儿说。“那位先生还当真就叫这个名字。你认识他吗？”

“噢，不认识！”贝利先生喊道；“根本不认识。而且我也不认识那位新娘子嘛！那位新娘子我也不认识嘛！哼，他们俩头一回交朋友，还几几乎可以说是我给拉的皮条缔呢。”

“啊？”保罗说。

“啊！”贝利先生把眼一挤咕，说道：“你听着，她长得还不算寒碜呢。可是顶好的还是那位妹妹。她才是那个嘻嘻哈哈的呢。我倒时常爱跟她开个小玩笑——这可是老话喽！”

贝利先生说这话的时候，就好象一条腿和另一条腿的四分之三都早就入了土，谈的事情是二三十年前发生的。保罗·徐度派，谦卑的人①，见了他的马靴、帽徽和制服，再一见这个智慧早开的孩子这么遇事不乱，老气横秋，也早就完全被他弄得目瞪脑昏，眼前浮起了一片烟雾，所看见的并不是大家认为乳臭未干的贝利，在托节斯招商公寓里当差，几次三番来买两便士一只的小鸟儿，跟他认识了将近一年的贝利，而是以小赅大，伦敦赛马场上所有马夫的化身；是弃粗取精，当时全套《赛马经》的摘要；好比一架开足了马力的机器，在天地之间必是存在了多年，而且还装满了可怕的经验呢。诚然，在乌烟瘴气的托节斯公寓里，贝利先生在这方面的天才向来都如云开见日，大放光明；如今呢，却让人看不见乾坤大，忘却了日月长，一瞧他就得如痴似呆，潜移默化，改变了心中的信仰，把一切自然法则都付与汪洋。在侯贲山②有形有质、绝非梦境的石头地上往前走，他明明是个没长成个儿的孩子；可是递起眼神来，想起心事来，做出事情来，出口成章地说出话来，倒都象个老迈年高的人。他这人里面是个古老的灵魂，外面是个年轻的躯壳。他变成了一个没法解释的东西——一个穿着短裤和靴子的狮身人面兽。除了把自己弄得精神错乱，或是别问天生贝利怎么会是这么个人以外，那位理发师绝没有

① 原文“meek”是《圣经》常用语，例如“谦卑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将继承全世界”——《新约·马太福音》5章5节。

② 侯贲山：一陡峭的斜坡，其下即当初费里特河流过的侯贲谷，1869年侯贲栈道筑成后，才不再严重阻碍牛津街与旧城之间的交通。

第三条道儿可走；他是个聪明人，还果然挑选了那第二条道儿。

贝利先生很够交情，居然肯继续跟他作伴儿。说话答礼地往前走着，还要随便谈谈那关于竞技的种种问题，让他开开耳界；尤其是，一般地说，白蹄儿的马跟不是白蹄儿的比起来，到底是孰优孰劣。至于尾巴什么样式的最好，贝利先生也有他的创见，把它解释了一番，只是又请求他的朋友千万别让这影响他自己的看法，因为他知道，在这一点上，他是不幸而与某些杰出的权威意见相左的。他请徐度派先生喝了口他自己督工制造的美酒，还告诉他说，这是跑马总会①的一位会员发明的；这时候，他们已经离理发师的目的地不远了，于是他就又说，他还有一个钟头的闲工夫，那一对新婚夫妇他也不是不认识，很希望能把他介绍给甘泼太太，理发师不反对吧？

保罗敲了敲约那斯·瞿述伟的街门；那位堂客一出来开门，他就让那两位声名赫赫的人物彼此互相认识了。甘泼太太的双重职业有个可喜的特点，就是让她对一切年老的东西都感觉兴趣，对一切年轻的东西也感觉兴趣。她招待贝利先生，态度倒也十分和气。

“您这人呀可真是太好啦，居然到这儿来接我，”她对她那位房东说，“而且还带来了这么好的一个朋友。可是呀，我恐怕得劳您的大驾，请往里边儿走，因为那小两口儿哇到这阵儿都还没露面儿哪。”

“早就该到了，是不是？”领着他们走下楼梯进了厨房之后，她那位房东又问了这么一句。

“嗯，大爷，一想到那‘爱情的翅膀儿’呀，也真得说是早就该

① 跑马总会：约成立于1750年，在塞福克郡以赛马著名的“新市”，是全国跑马事业管理机构。

到啦，"甘泼太太说。

贝利先生打听"爱情的翅膀儿"是不是得过金银奖杯，是不是做得出什么惊人的事情，可以拿来打赌；一听说这仅仅是一种比喻，一种有诗意的说法，并不是一匹马，就很露出了几分厌恶的神气。甘泼太太想不到他会这么态度和蔼，举止安详，真是吃惊非小，正要情声儿向她的房东提出一个能把人难倒的问题，打听他到底是个大人还是个小孩子，没想徐度派先生倒先发制人，恰当其时地给岔开了。

"他认识瞿述伟太太，"保罗大声儿说。

"世界上的东西没他不认识、不知道的啊，这就是我的意见嘛，"甘泼太太说。"万恶的世界上的一切呀，在他眼里就跟在白纸上印成了黑字似的。"

贝利先生听了这话就如同受了恭维一般，整了整领巾，说道，"可不是吗。"

"既然认识瞿述伟太太，那你就也许知道她的教名是什么吧？"甘泼太太说。

"是慈善，"贝利说。

"不对呀！"甘泼太太喊道。

"那就是叫持扇了，"贝利说。"大舌头就得管她叫持扇嘛。其实都一样啊。"

"末一个字呀，根本就不是什么'伞'呀'扇'呀的，"甘泼太太摇头晃脑地顶上一句。"应当是'杯'呀什么的才对哪。"

"咦！"贝利先生喊道，拿手往左腿上一拍，把裤子上的烟管土① 都拍起来了，成了小小的一片云雾，"那他就是娶了那个嗜

① 烟管土：制造烟管的白粘土，也可以用来刷白裤子。

嘻哈哈的啦！”

这句话让人觉得很神秘，甘泼太太请求他解释一番，贝利先生马上就解释起来，那位堂客也侧耳细听，唯恐漏掉一个字。说得正热闹呢，就忽然听见咕噜咕噜车响，跟着街门就被人连敲了两下，报告那一对新婚夫妇已经来到。甘泼太太求他把还没说的话先留着，等回家的时候再在路上讲给她听，然后就拿起了蜡烛，慌忙跑出去欢迎招待这家的年轻女主人。

“我呀满心满意希望您幸福，希望您快乐，”一见他们进了过厅，甘泼太太就请了个安，“我也希望您这样，大爷。您太太一路风尘，好象是有点儿累啦。瞿述伟先生，真是个怪好看的小宝贝儿哟！”

“她倒是不累也净闹累得慌，”约那斯先生哼哼唧唧地说。“喂，拿个火亮儿来行不行？”

“请往这边儿走，大奶奶，”甘泼太太说着就头前带路，往楼上跑。“什么都已经归置好，让人能多舒服就多舒服啦！可是还有好些得更动的地方得麻烦您自己，那就等您得了空儿，先去查看查看再说吧！噜！顶可爱的小宝贝儿哟！可是你倒，”甘泼太太在自己心里这么找补上，“你倒并不怎么象个嘻嘻哈哈的人啊，我还就得这么说！”

这话说得对；她倒是并不象个嘻嘻哈哈的人。比这场喜事在先的那场丧事，似乎是已经在这个家庭上面留下它的黑影儿了。空气沉闷，屋里黑洞洞的；一片深沉的黑暗，把每一个裂缝儿和旮旯儿都给装满了。壁炉旁边，象个不祥之物似的，坐着那位上岁数的司账，两眼紧盯着炉子里的一些干树枝子。他站起来了，拿眼瞅着新娘。

“敢情你在那儿呢，锄夫先生，”约那斯掸着靴子，漫不经心

地说，“还在这活人的世界呢，啊？”

“还在这活人的世界哪，大爷，”甘泼太太顶着嘴说。“为了这个呀，褚飞[①]先生倒不妨谢谢您，我都告诉他过八百回啦。”

约那斯先生当时的心情并不算顶好，只是回头一看，说了句：“我们不再需要你了，你知道啦，甘泼太太。”

“我呀马上就走，大爷，”那位看护答声儿说，“要是没什么可以替您办的事啦，大奶奶。没什么事啦？”甘泼太太说，脸上露出了温柔备至的神气，手在衣裳兜里还老是乱翻腾；“没什么可以替您办的事了吗，我的小鸟儿？”

“没了，”持杯说，几几乎都要哭了。“顶好还是请你走开吧！”

甘泼太太送了个又温柔又狡猾的秋波，一眼瞧着将来，一眼瞧着新娘，脸上还带着那么一种调皮的表情，一半儿是由于她的灵心慧性，一半儿是因为喝了醽醁美酒，还完全是她这种专门行家的拿手活，不是别人所能效颦的；在兜儿里又翻腾了一阵，就掏出了一张印好的名片儿，上面有一行字，正是从她的招牌上抄下来的。

“劳您驾，我那象小鸽子那么可爱的小新娘子，”甘泼太太低声儿说，“您把这搁在一个可以忘不了的地方行不行啊？有好些位太太小姐呀，都很熟悉我这人，这就是我的名片儿啊。甘泼呀是我的名字，甘泼呀也正代表我的秉性。我住在很近便的地方，要斗着胆子常来拜候您，打听您身体精神怎么样，我的小乖宝儿！”

送了无数秋波，递了无数眼神，咳嗽了无数声，点了无数头，赔了无数笑脸儿，请了无数安，全都为的是可以跟那位新娘子灵

---

① 即锄夫。

犀暗通，成立一种神秘的谅解，甘泼太太就求上帝保佑这个人家儿，然后就又一路送秋波，递眼神，咳嗽，点头，请安，赔笑脸儿，从里屋走出去了。

"可是我得说，就是把我象马大①似的带去受火刑，我也得这么说啊，"甘泼太太在楼底下悄声儿说，"这阵儿呀，她可并不多么象个嘻嘻哈哈的人。"

"嗐！你就等着听见她笑吧！"贝利说。

"嗯哼！"甘泼太太喊道，好象是发出了愁苦呻吟之声。"我就等着呗，孩子。"

他们在人家家里并没再说一句话，甘泼太太戴上了帽子，徐度派先生把她的箱子拿了起来，贝利先生也陪着他们直奔王门街而去；一路之上，还把他跟瞿述伟太太以及她姐姐认识的始末根由，对甘泼太太细说了一通。这位少年的智慧早开有个可喜的例子是，他还以为甘泼太太是对他怀抱着一片柔情，因为是明珠暗投，还直笑往心里去呢。

屋门在他们后面砰的一声关上之后，约那斯太太就在椅子上坐下、往屋里周围一看，浑身凉飕飕地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屋里布置得还跟原先差不多，瞧着却更象是满目凄凉。她本来还相信，为了欢迎她回来，屋子会收拾得焕然一新呢。

"这间屋子不配给你住吧，我猜？"约那斯说，还注意着她脸上的神气。

"哼，是让人怪闷得慌的。"持杯说，努力让自己别这么态度失常。

---

① 马大(Martha)：耶稣之信徒，曾将耶稣接到自己家里，见《新约·路加福音》10章40节与《约翰福音》10章1至2节。"受火刑"是甘泼太太信口开河。

“到不了你跟它缘分满了的那一天，还许变得更让人闷得慌呢，”约那斯回敬了一句。“要是你偏要冲我摆你的臭架子的话。你倒真是个宝货，刚一回家就这么胡倔闷丧的！哎呀喝，当初你能够掰开揉碎地搓磨我的时候，不是倒挺有精气神儿吗？女佣人在楼底下呢。我脱靴子去，你拉铃儿叫她开晚饭吧！”

她拿眼睛送他离开这间屋子，然后就把精神振作起来，去做他吩咐她做的事情，没想到褚飞那个老头子又轻轻地把手搁在她胳膊上。

“你没结婚吧？”他心急情切地问。“没结婚吧？”

“结婚了。一个月以前结的婚。我的老天爷，怎么回事呀？”

他回答了一声没什么，跟着就把身子转过去了。持杯又是纳闷儿又是害怕，待把身子也转过来，可就瞧见他把哆里哆嗦的两只手举得过顶钻云，还听见他说：

“噢！让它祸从，祸从，祸从天降吧，这个万恶的人家儿！”

这就算是欢迎她——回到了家中。

第二十七章

老朋友非但可现新面目，尤恐爱挂假招牌。
世上人易起咬人心，咬人者须防有时被人咬。

小贝利先生——这位爱好骑马射箭的人物，往年在托节斯公寓当捞杂儿的，如今已经用这个名义正式立起一番事业来，也并没特意去运动立法机关，用“私案”① 的形式弄个直接许可证，怕的是大敲竹杠，比任何种类的案子，毫无例外，都更得让人破财——小贝利先生，个子的高矮恰好让拿眼睛眈瞍他的人不至于瞧不见，懒洋洋地从主人马车的车帘儿底下注视着社会上的人，为了等候他的家主爷，在中午十二点钟左右，正赶着马车在蓓尔美尔街② 上慢慢地走来走去呢。那匹门庭赫奕的马，磨羯宫是它亲侄子，花椰菜是它亲哥哥，为了证明自己绝不会辱没这些高贵的亲属，一个劲儿嚼那个嚼子，一直到胸前满是白沫子，还象纹章上的马那样来个立桩儿；漆皮和镀金的马具在太阳底下耀眼增光；步行的人起欣起羡；贝利先生悠然自得，却还是无动于衷。他似乎是说：“一辆手车罢咧，诸位朋友，也就是一辆手车罢咧，比起我们只要打算这么着就没个办不到的事来，真算不了什么啊！”而且还继续往前走，在车帘外面张开两只短短的绿胳膊，直仿佛胳肢窝是拿钩子挂在车帘儿上似的。

贝利先生非常器重“花椰菜的兄弟”，把它的本领估计得很

高。可倒从来没告诉它过。正倒过来，赶那个牲口的时候，他还向来都爱用有失恭敬但还不算出口伤人的话来攻击它，类如“啊！你要这么着吗！”“那你就是打算这么着吗？”“你这是又要到哪儿去？”“哼，休想，我的小伙子！”以及诸如此类的只言片语。嘴里说着这些话，还照例要抖一下缰绳或是打个响鞭子，在人与马之间引起许多次的争强较力，谁也不肯甘拜下风，最后还常常要闯到瓷器店里，和别的出人意外的地方，象贝利先生早就向他的朋友波莉·徐度派透露过的那样。

这一回，贝利先生正精神勃勃，对所管的那匹马还格外严厉，结果呢，那个“火焰驹”卖弄起它的步法来，就几几乎光是使用那两条后腿儿，时时刻刻要陷入眼看就得翻车的境地，让过路的人都非常吃惊发愣。可是贝利先生倒跟没事人似的，只要有人挡住他的去路，就还是要奉敬他天花乱坠似的一大堆玩笑话。好比吧：一个已经完全是大人的运煤工人，赶着一辆运货大车，要是把道儿堵上了一会儿，他就要向他吆喝，“喂，小伙子，是谁把一辆货车交给你的？”有些半老太太要是想穿过街心，可又往回跑，那他可就要问她们“怎么没到救贫院去弄个免费掩埋的许可证呢？”碰见了小孩子，他就要把好言奉敬，引诱他们往车尾上爬，然后就马上让他们再摔下来；还有种种这一类的例子，都是谐趣横生，表现出他心里的高兴；可是偶尔也要换个花样儿，按辔垂鞭，一溜儿小跑绕过圣詹姆士广场，再由另一个入口慢慢地走进蓓尔美尔，好象完全是一步步往前爬，这么老半天才走这么远似的。

---

① 私案：仅仅有关个人（或法人）利益的议案。

② 蓓尔美尔街（Pell Mell）：伦敦的俱乐部街，是有名的繁华热闹的地方。

一直到这些消遣已经重复了好些遍，拐角上有个苹果摊儿也屡次遇难呈祥，象个坚不可摧的堡垒，贝利先生这才被唤到蓓尔美尔街某一所房子的门首，突然掉转方向，应召而往，从车上跳下来。一直到马扯手已经在手里又攥了几分钟之后——这个工夫，只要花椰菜的兄弟忽然抖擞它的脑袋，只要花椰菜的兄弟忽然把鼻翅儿一扇，还就得让他站不住脚——这才有两个人上了那辆车，其中的一位拿起了缰绳，就飞也似的把车赶走了。一直到追了好几百码远都没追上之后，贝利先生这才能把短短的腿抬到那铁脚镫子上，最后还把靴子脚踩在车尾儿那块小小的踏板上。这时候，说真的，他这人可就很够瞧两眼的了：忽而拿这只脚站着，忽而拿那只脚站着，忽而要从车的左边往前瞧，忽而要从车的右边往前瞧，车一横冲直撞，跑到那些货车与大马车之间，就又要伸长了脖子从车顶儿上望过去，从头到脚，都正是城市风光的化身。

贝利先生的家主爷这样赶着车往前走，一瞧他的模样儿也就可以证明，那位热心肠的少年向那位赞美称奇的波莉形容他的话，倒真是半点不差。他的头上，腮帮子上，下巴颏儿上，上嘴唇儿上，都不定有多少漆黑的发光放亮的黑毛儿。身上的衣服剪裁得左右均齐，式样最新，也最讲究。背心上绣着金花儿、蓝花儿，还有绿的和桃红的；贵重的链子和珍珠宝石，在胸前耀眼增光，手指头让极漂亮的戒指粘坠着，跟夏天新从蜜罐儿里救出来的苍蝇一样转动不灵。日光笼罩着他那闪闪发光的帽子和靴子，就如同照在新磨的镜子上一般。不过，虽说名字改变了，外表也改变了，这倒还是提格。虽说已经扭曲作直，上下颠倒，并且里外翻了个过儿，象大人物们有时候明明都免不了的那样，虽说不再是蒙太古·提格，而是提格·蒙太古，这倒还是提格，还是那个

撒旦式的、威威武武的提格。那块黄铜已经磨光了，上了漆了，新打上铸造者的印记了；以成色而论，可倒还是那个货真价实的提格。

他身旁坐着一位满面笑容的先生，派头儿没他那么大，象个就知道做买卖的人，他跟他说起话来，就称呼他大卫。准不会是——到底该用什么字眼呢？——那鼎足而三的金球儿的大卫吧？准不会是在伦巴德氏纹章店①里当斟酒侍者的那个大卫吧？是的。不是他又是谁呢！

“秘书的薪水，大卫，”蒙太古先生说，“因为事务所已经成立了，是每年八百镑，住房不要钱，还供给煤炭和蜡烛。当然喽，另外还有他二十五股的干股儿呢。这你嫌少不嫌少？”

大卫又是微笑，又是点头，身边带着个锁着的小公事包，还在那后面咳嗽了一声；脸上的神气，就等于声明他就是那位秘书了。

“要是不嫌少，”蒙太古说，“今天开会我当主席就要把这提出来了。”

秘书又满脸堆笑；说真的，这回都笑出声儿来了；一边贼鬼溜滑地拿公事包的一头儿揉着鼻子，一边说道：

“这是个千金难买②的主意，对不对？”

“什么是个千金难买的主意，大卫？”蒙太古先生问。

“大英孟加拉啊，”秘书嘿嘿地笑着说。

“大英孟加拉大公贷款兼人寿保险公司倒的确是个千金难买的事业，我希望，大卫，”蒙太古说。

---

① 伦巴德氏纹章店：以伦巴德族家徽为招牌的酒店，在这里只是比喻，仍指当铺。

② 原文“capital”语意双关，可作“绝妙”解，亦可作“资本”解。

"可不是千金难买吗!"秘书又连笑带喊地说——"这可并不是说真下了多少本钱。"

"那是个次要的问题,"主席说;"反正这可以说是个天字第一号的公司,大卫。"

"按照下一届的计划书,到底,"秘书又扑哧儿一乐,"到底该有多少已缴股款呢?"

"一个两位的数字,底下再让排字工人尽量给加些零,只要那一行排得下就行,"他那位朋友回答说。"哈哈!"

跟着就都笑起来;秘书笑得特别厉害,两脚往上一踢,就把车帘儿踢开了,让花椰菜的兄弟受了一惊,险些儿跑到一个蛎黄店里去;且不提还让贝利忽然打起秋千来,在那一刹那间,因为两脚悬空,全靠揪着一根皮带才算没飞上天去,完全成了一个年轻的名誉之神。

"瞧你这家伙!"这场小小的虚惊过去之后,大卫用赞叹的口气喊道。

"你得说天才,大卫,天才。"

"也罢,不屈心,那你就是天才,"大卫说。"当然喽,我向来都知道你能说会道;可是从来也不相信你会是这么个人,连一半儿也不相信啊。我怎么能相信呢?"

"水涨船高嘛,大卫。这本身就是天才的一个特点啊,"提格说。"这会儿你要是跟我打赌,输了一百镑钱,大卫,还真得把钱掏出来(这才他妈的真许是太阳由西边儿出来呢),从精神的观点来说,我这人可马上就该往高里长喽。"

说句良心公道话,提格先生倒确是已经水涨船高,没辜负他的种种好机会;侵吞肥己的行为比原先规模更大,他也归了包堆变成一个更伟大的人物了。

"哈哈，"秘书越来越熟不拘礼，把手搁在主席路膊上，喊道，"我一瞅你，再想起你在孟加拉的产业是——哈哈哈！——"

话没说完，那点半含半吐的意思倒好象是让提格先生也觉得非常可笑，跟着他的朋友，也笑了个痛快淋漓。

"——既然是，"大卫接着往下说，"既然是可以拿来应付——你在孟加拉的产业既然是可以拿来应付——对公司的一切债权；我只要一瞅你并且想起了这个，你就可以拿鹅毛笔冲我一比划，就把我弄得心痒难抓，非发疯不可。屈心是儿子！"

"这才是一项他妈的顶漂亮的产业呢，"提格·蒙太古说，"要是得拿它来清理什么债务的话。光是那个虎圈，就值一座金山，大卫。"

大卫只能笑几声回答一句"噢，瞧你这家伙！"这么一个劲儿笑下去，两手捧着肚子，还直擦眼泪，过了好一会子，都没说什么别的话。

"一个千金难买的主意吗？"隔了一会儿，提格就又回到那位伙伴儿的头一句话。"甭问，这是千金难买。我出的主意嘛。"

"不是，不是。这是我出的主意，"大卫说。"该死的，你别把人家的功劳全给抢走哇。我没跟你说我攒了几镑钱来着吗？"

"你说来着！我没跟你说，"提格插口说，"我得了几镑钱来着吗？"

"你的确是说来着，"大卫粗脖儿红脸地答声儿说，"可是那算不了出主意啊。是谁说咱们俩把钱凑一块儿就可以布置一个办事处，摆摆场面来着？"

"是谁说，"提格先生顶上一句，"只要事情办得规模够大的，就可以布置一个办事处，摆摆场面，连一个钱也没有都行来着！请你别矫情，平心静气，告诉我这是谁的主意吧。"

“有得，在这一点上，”大卫不得不从实招认，“你算是占了我的上风了，我不能抵赖。可是我并不想当一字并肩王啊。我也就是想让你承认我对这个买卖也有点儿功劳罢了。”

“你的哪点儿功劳也不会不上功劳簿啊，”提格说。“公司里的一切平常的工作，大卫——什么统计啊，簿记啊，传单啊，广告啊，笔墨纸张啊，火漆封糊啊——你倒是都做得漂漂亮亮的。你是个天字第一号的干牛马活儿的。这我不跟你抬杠。可是那个装点门面的部门，大卫，那个有发明力、有诗意的部门——”

“完全是归你管，”他那位朋友说。“这还用说吗？可是，有这样的肥马轻车，有周围的这一切漂亮东西，还过着这样的日子，那我就要说这也是一个怪舒服的部门了。”

“这是不是可以达到目的呢？这是不是大英孟加拉呢？”提格问。

“是呀，”大卫说。

“这让你来一手包办行吗？”提格质问。

“不行，”大卫说。

“哈哈！”提格大笑起来。“那你就别嫌爵禄还不够高吧，大卫，我的漂亮小伙子，一想起咱们隔着咱们大伙儿的大爷的柜台头一回认识那天，还就请你谢天谢地吧——对你来说，那才真是个跟黄金一样宝贵的日子呢。”

从这两位了不起的人物的谈话里，读者也许早已瞧出，他们是创办了一个规模颇为宏伟的事业，跟一般公众打起交道来，所处的地位还真是很占优势，因为是有百利可图，而没有一个钱可赔；根据这个伟大原则，事业也果然蒸蒸日上，颇堪令人引以为慰呢。

大英孟加拉大公贷款兼人寿保险公司，是在一天早上忽然

出世的，并非一个还在草创时期的机关，而是一个已经很发达的公司，事业进行得一日千里，做起买卖来左右逢源；有个“分号”在伦敦西头儿一家成衣铺的楼上，总办事处在旧城里一条新的街道上，占用了一所很宽敞的大房子楼上那部分，照眼辉煌地涂着白云石灰，安着上等厚玻璃窗，所有的窗户上都安着钢丝百叶窗，每一个钢丝百叶窗的花样，还都把“大英孟加拉”几个字嵌入其中。门框上又是“大英孟加拉大公贷款兼人寿保险公司办事处”一行黑油大字，门上有块也刻着这些字的大铜牌子，老是擦得锃亮，好象要引诱人来探访似的；在工作日的办公时间以后，和礼拜天的一整天，都瞪着眼把整个旧城里的人都看得怪发讪的；而且看样子比“银行”①还要胆壮气粗呢。里面呢，那些办公室是新涂的灰泥，新上的油漆，新糊的纸，新安的柜台，新在地板上铺的漆布，新摆的桌椅，新安的每一种装修，所使用的材料都是质地坚牢，价钱昂贵，制造的时候，正是打算让它（象公司那样）可以熬长耐久的。生意买卖嘛！瞧瞧那些红书脊的绿账本儿，好象砸扁了的坚固棒球；那些缙绅录，指南，流水簿，年鉴，信箱，信件称量机，一溜一溜的太平水桶（可以刚发现一个火星儿就把它扑灭，让公司免遭回禄之灾，也好保全那钞票与证券所构成的无穷财富）；瞧瞧那些保险柜，那架钟，那个公司的图章——凭它的器量宽宏，就可以给任何事情作担保。富厚殷实嘛！瞧瞧那用厚厚的大块儿大理石砌成的壁炉架，还有楼顶上那个极华丽的栏杆墙！以广招徕嘛！喝，就连煤斗上也都写着“大英孟加拉大公贷款兼人寿保险公司”。到处重新出现，一直到叫人眼花头晕。所有的信纸页端都铭刻着这些字，图章的周围用它来做成云头儿

① 指英格兰银行。

形的装饰，还从看门的衣服上的钮扣上发光放亮，在公司的每一张传单和招贴上，也都要重新出现二十回。原来有一位大卫·克令普老爷，秘书兼常务董事，还就不揣冒昧，在那上面附带说明大英孟加拉大公贷款兼人寿保险公司献给世人的种种利益，请你加以注意；可以充分证明，你跟这个公司发生任何关系，结果都必然会落个地久天长的圣诞礼物，与日增月益的余利花红，除了公司方面以外，谁也不会担丝毫风险，只有公司，因为太慷慨大方，倒未免要大赔其钱呢。据大卫·克令普老爷的愚见(八成儿你也一定会相信他的)，要说董事会还能给公司的永久与稳定提出更好的保证，那也就太岂有此理了。

这位先生，顺便说一句，本来叫克令破①；因为怕人闻之不雅，有枝添叶儿，不定怎么解释，所以就又改成克令普了。

唯恐有了这些确实证据，还会有人不信任大英孟加拉大公贷款兼人寿保险公司，听人提起了提格·蒙太古老爷(蓓尔美尔街与孟加拉的)，或是出于虚构的董事名单上的任何人，还会对老虎、马车或是那个人物本人有什么怀疑之点，办事处里还用着一位门公——一个令人惊叹的人物，身上穿着肥大无比的红背心，和短下摆的椒盐色上衣——比整个公司(要是没有他)都更能让怀疑派一见就心服首肯。他跟董事会之间并没什么心腹相托的关系；没人知道以前他是在哪儿当差；他并没拿出任何荐书，或是作任何解释，公司也没要求他这样做。双方都没问什么问题。这个神秘人物，完全仗着他的身材体格，忽然来求这个差使，公司也登时按他自己提出的条件把他雇下来了。他的要求很高；可是，毫无疑问，他知道没人能象他那样身上驮着面积这

---

① 原文"crimp"本有"脆弱"、"易碎"等意义。

么宽大的背心，对这样一个机关他的伟大才具有多大价值，他是完全感觉得到的。在办公室的沓旯里给他设立了一个座位，他往那上面那么一坐，把他那顶光面儿帽子挂在头顶上的一个木头钉上，谁还能再怀疑这家商行的体面呢？这是跟着他那件红背心的每一方英寸不断加倍的，一直到总数变得非常庞大为止，就跟那个马掌上的钉子的问题①一样。据说有人曾经来申请保寿险，本来要保一千镑，一掌眼瞧他，申请书还没填好就又请求改两千了②。可是他倒并不是一个巨人。他那件上衣与其说是太大，还不如说太小呢。他这人的魔力完全都在背心上。体面，殷实，在孟加拉或是任何其它地方的产业，雇用他的公司对任何数目的偿付能力，全都表现在那一件衣服上呢。

跟这家抢生意的商行，都曾经拚命想法子把他给拐跑；伦巴德街就曾经向他招手儿；有钱的公司曾经悄声儿说，"请来当一位传达吧！"可是他对大英孟加拉倒还是忠贞不渝。他到底是个老练深沉的坏蛋，还是个望之俨然的傻瓜，那谁也摸不清，可是他看来倒似乎是很相信大英孟加拉。为了幻想中让人心劳形瘁的种种职务，他总是显得很严肃；既然没一件事可做，更没一样东西可以照管，他就要装出那么一种神气，好象就是因为事多任重，并且知道公司的保险库里藏着无限珍宝，所以才变成了一个庄严肃穆，一个思前虑后的人呢。

---

① 英国有这样一个儿歌：少了一个钉子就掉了一个马掌，少了一个马掌就闹得人翻马仰，少了一匹坐骑就折了一员兵将，少了一个骑马的人就只落得大败一仗，败了一仗就全军覆没、国破家亡，全都是为了那少了一个钉子的马掌。

② 比较《匹克威克外传》27章，"礼拜二来要一先令，礼拜一来借十八个便士……一直到很快就达到一个五镑之多的数目，就象算术书里那些关于马掌上的钉子的问题那样。"

那辆轿式小马车一来到门首，这位职员就光着头在石头道上出现，高声喊着，“给董事长躲出道儿来吧，对不起，给董事长躲出道儿来吧！”让那些旁观者都非常起欣起羡；不用说，用这种手段，从此也就把这些人的注意引到大英孟加拉公司方面来了。提格先生翩然从车上跳下来，后面跟着那位总经理（这时候他早已必恭必敬，跟董事长保持着很可观的距离了）。走上楼梯，还是由看门的头前带路——还老是吆喝，“喂，借光！借光！董事长到了，诸位先——生！”有些品卑人贱的顾客正在大办公室里进行交易，他又照刚才的样子，可是嗓音更实大声洪，领着董事长从那儿穿过去，走进一个气象森严，挂着“会议室”的牌子的房间，只见那个神殿门马上就又关闭，凡夫俗子的望眼被它遮断，就再也瞧不见那位大资本家了。

会议室里有一条土耳其地毯，一张旁桌，一幅提格·蒙太古老爷以主席身分叫人画的肖像，一只很威严的主席坐的椅子，附带着一个象牙槌子，一个小小的手摇铃，作为它的装饰品；还有一张长桌子，上面错开着放着吸墨纸，大页洋纸，干净的笔和墨水壶。主席很庄严地落座之后，秘书就在左首相陪，那位门公也直橛橛地站在他们后面，用背心来构成一个给人温暖之感的背景。这就是那个董事会；哪样别的东西，也都是个拿来开心的小小的虚谎。

“卜拉蜜！”提格先生说。

“先生！”门公回答说。

“替我问候问候大夫，告诉他说我想见见他。”

卜拉蜜清了清嗓子，忙忙叨叨地跑到办公室里，嘴里喊着“董事长想见大夫。喂，借光！借光！”不大工夫，就带着那位先生回来了；这么一进一出，把会议室的门开了两次，每一次都

有头脑简单的顾客如渴思浆，在门外延项举踵，唯恐不能往那间神秘屋子里稍微看一眼。

“约伯灵，亲爱的朋友！”提格先生说，“你好哇？卜拉蜜，到外边儿去等着吧。克令普别离开我们。约伯灵，我的漂亮小伙子，跟你见面倒让我很高兴。”

“您好哇，蒙太古先生，啊？”大夫说，马上就极舒服地一屁股坐在一张安乐椅上（会议室里的椅子没有一张不是安乐椅），还从黑缎子背心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很漂亮的鼻烟盒。“您好哇？公事太忙，有点儿累坏了，啊？那就歇息歇息吧。酒喝多了有一点儿发烧，嗯？那就喝点儿水吧。没什么毛病，人挺舒服吗？那就来顿便餐吧。在一天里头的这个时候吃顿便餐来加强胃液，那倒很有益卫生呢，蒙太古先生。”

大夫（这还就是把可怜的老安敦尼·瞿述伟一直跟到坟地，还在黄牛店里给甘泼太太的那位病人瞧病的那位）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满脸堆笑；一边把几粒鼻烟从衬衫花边上掸下来，一边还就有意无意地这么找补上，“我自己就总是要在一天里头的差不多这个时候吃顿便餐，您知道啦。”

“卜拉蜜！”董事长把小铃铛一摇，说道。

“先生！”

“开便餐。”

“不是为了我吧，我希望，”那位大夫说。“您这人太好了。谢谢您。我很惭愧，哈哈！我这个医生要是个滑头，蒙太古先生，跟您提这个的时候还就非要钱不可呢；您放心吧，亲爱的先生，您要是忘了把吃便餐当顶要紧的事，过不了几天可就准得来找我给您瞧病了。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吧。克令普先生的腿里头——”

常务董事不由自主地蓦然一惊，因为大夫正急着要把这指证出来，抓起了他的腿就把它搭在自己的腿上，直仿佛要在当时当地就来个大锯活人似的。

“克令普先生的腿里头，您可以注意到，”大夫接着往下说，还把袖口挽起来，用双手掐住那条腿，“克令普先生的磕膝盖跟骨节窝接榫儿的地方，就在这儿——也就是说，骨头跟骨节窝的当间儿——有相当数量的脂油。”

“干嘛单把我的腿挑出来呢？”克令普先生说，带着几分焦急的表情瞅着他的那条腿。“我的腿跟别人的不一样吗？”

“你就别管它跟别人的腿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啦。我的好先生，”那位先生摇着头答声儿说。

“可我还就是得管，”大卫说。

“我是举一反三，蒙太古先生，”大夫接过来说，“来证明我说的话，你知道啦。克令普先生的腿的这一部分里面，先生，有相当数量的脂油。克令普先生浑身上下的每一个骨节，先生，里面也都多多少少藏着些脂油。好啦。要是克令普先生不好好吃饭，或是休息的时间不够，身上的脂油就要变得越来越少，一直到消耗完了为止。结果怎么样呢。克令普先生身上的骨头都陷到骨节窝里去了，先生，克令普先生也就成了个活干挺瘦、发育不全、怪可怜的小瘗子了！”

大夫猛一下子放下了克令普先生的腿，直仿佛他已经变成那种可怜的样子似的——把卷着的袖口儿重新放下来，耀武扬威地瞅着董事长。

“自然界的秘密，我们这一行的人是略知一二的，先生，”大夫说。“这是理所当然啊。我们用功就为的是这个；我们从学会、学院里毕业出来就为的是这个；我们取得我们在社会上的地位，

也就全靠这个。说也奇怪，一般人对这些科目的知识也太有限了。据您猜，喂，"——大夫闭上了一只眼，面带笑容，把身子往椅子背上一靠，用双手比划出一个三角形，把两个大拇指当作它的底边，"据您猜，克令普先生的胃在哪儿？"

克令普先生比刚才还要激动，拿手就在背心底下的地方一拍。

"一点儿也不对，"大夫喊道，"一点儿也不对。一般人都爱犯这个错误嘛！我的好先生，您可完全是上了当喽。"

"犯胃病的时候，我觉得是那儿不舒服；别的我全不知道，"克令普说。

"您以为是这样，"大夫回答说；"可是科学比您知道得多啊。当初我有个病人，"他手上戴着许多纪念死者的戒指，说到这儿就拿手把其中的一个摸了一下，还稍微把头一低，"承他的台爱，在遗嘱里还送我一份很可观的财产——'以便证明'，他居然肯这么替我吹嘘，'素日为余治疗疾病的友人，英国外科医学会会员，约翰·约伯灵老爷的殷勤、才能与始终不懈的热心，'——对这个重要器官的位置，这位先生就是终身抱着不正确的见解，一旦明白过来，就觉得甭提多么难堪，甚至于我一拿我在医学界的名声作担保，告诉他说他的确是错了，他就泪如雨降，伸出手来说，'约伯灵，上帝保佑你吧！'紧跟着就说不出话来，终于埋葬在勃里克斯敦①了。"

"喂，借光！"卜拉蜜在外面吆喝。"借光！给会议室送点心来了！"

"哈！"大夫搓着两只手，嬉皮笑脸地说，还把椅子拉到离桌

---

① 勃里克斯敦(Brixton)：地区名，在伦敦西南部。

子更近的地方。"这才是真正的人寿保险呢，蒙太古先生。这才是世界上顶好的内政方针[①]呢，我那亲爱的先生。咱们应当未雨绸缪，能吃点儿喝点儿就吃点儿喝点儿。对吧，克令普先生？"

常务董事默无异言，可倒未免一脑门官司，好象把胃重新填满虽然是一件快事，关于它的位置的先入之见一旦动摇，可就大煞风景了。一见看门的和二看门的端进来了一个盘子，上面蒙着一块雪白的布，一掀起来，就露出了两只凉烤鸡，两边儿还搁着些罐头肉和凉色拉，他的好心情可就很快地恢复了。一瓶绝妙的白葡萄酒和一瓶香槟酒再一送到，他也就更是逸兴遄飞；不多一时，就去努力加餐，胃口之好，几几乎都不在大夫之下。

这顿便餐是丰丰盛盛地摆上来的，满桌子都是极贵重的玻璃杯、盘子和瓷器；正好象是表示，在吃喝方面大摆其阔，倒绝不算大英孟加拉董事会业务中一个不重要的项目。吃着吃着，大夫就越来越心开色喜，脸红头涨，甚至于吃到嘴里的每一口菜，咽入喉中的每一滴酒，都似乎是给他的两眼又添了几分神采，在他的鼻子和脑门上又点着了几个火星儿。

在伦敦旧城和方近左右的某些地区，约伯灵先生，象咱们早已瞧出了几分的那样，是一个红得发紫的人物。他有个显示他是个机灵鬼的下巴，还有一条黄钟大吕的嗓子，看是什么调门儿，有时候还带些沙音，韵味浓厚，入耳醉心，就象一缕阳光把一杯鲜红的上好陈勃艮第酒[②]照得透明透亮似的。他的领巾和衬衫花边永远是那最白的，他的衣服永远是那最黑最光溜的，他的金表链儿永远是那最沉的，他的图章也永远是那最大的。他的靴子

① 原文"policy"一字，语意双关，可作"政策"解，亦作"保险单"解。

② 法国南部勃艮第(Burgundy)地方产红葡萄酒。

向来都是那最亮的，一走道儿就吱喳吱喳地响。说不定，他也许比哪个活在世上的人都更会摇头晃脑，更会搓拳摩掌，更会在火炉前面烤火。他还有一种特别习惯，老爱一边听病人详细报告自己的症候，一边吧嗒嘴，还隔一会儿说一声“啊！”这么一来，还就引起了人家极大的信任。这似乎是表示，“你要说什么，我知道得比你自己还清楚呢；可是你就往下说吧，往下说吧。”既然是一来就开他的话匣子，也不管有话说没话说，提起他这人，大家就众口一词地说他是个“笑话儿篓子”；他一生的经历与由此获得的益处，为了同样的理由，也被认为是未免太范围广大，难以言语形容。他的女病人都是怎么夸奖他也不嫌肉麻，他的男性赞美者中态度最冷淡的，也总是要对朋友们替他这么说，“别管约伯灵医道到底怎么样（而且谁也不能不承认他名望很高），他也总算是你生平见过的一个顶让人舒服的家伙啊！”

为了许多理由，大英孟加拉公司要是需要一位大夫，约伯灵这路人也正是那最合格的，绝不算最不重要的理由还就是，他的顾客主要都是买卖人和他们的家眷。可是约伯灵也太精明了，除了当个支薪水，而且薪水还很高的职员以外，绝不肯跟公司发生更深的关系，也绝不肯让自己跟公司的关系被外人所误解，要是能够避免的话。病人跟他打听，他总是这么说：

“哼，我那亲爱的先生，说到大英孟加拉，我知道的事情，你明白啦，倒也有限——非常有限。我是公司的大夫，就贪图一月多少钱的薪水；工人拿工钱是份所应当①；登时就付钱，一钱抵俩钱②。”——（“敢情你还是一位古典学者呢，约伯灵！”病人心

① 引《新约·路加福音》10章7节。

② 原文“Bis dat qui citò dat”是拉丁文。

里说，“敢情你还是一个满腹诗书的人呢！”)——“而且我还是按月支薪。因此我也就应当，在我亲身所知的范围内，尽量说公司的好话了。”(约伯灵的行为也真是再公道没有了，病人心里说，原来他自己就是刚把约伯灵开的账付清的。)“您要是问我，亲爱的朋友，”大夫说，“关于公司的偿付能力或是资本的话，那我可就抓瞎了；我没有数学天才，也不是个股东，不便没轻没重对这问题表示出什么好奇心。知轻识重——我相信您那位可爱的夫人一定会同意我这话——应该是当医生的一个主要特点啊。”(“约伯灵的心肠倒真是再细腻不过，也再没比那更象个君子人的了，”病人心里说。)“好啦，我那亲爱的先生，情形就是这样。您不认识蒙太古先生吗？太可惜了。他是个非常漂亮的人，在一切方面还都完全是个君子人。听说他在印度还有产业呢。房子什么的都是自己的，漂亮着呢。满屋子都摆着顶值钱的家具，那份儿阔气，那份儿讲究，可就别提了。挂着的画儿，就是从人体解剖学的观点来看，也都是没——挑没拣儿的。万一您要是想着跟这个公司做个买卖，我给检查身体准保让您及格。在报告书上，我可以凭天良说您是个身体健康的人。我要是了解谁的体质，那还就是了解您的；害这么一场小病，对他倒有很大的益处，太太，”大夫一扭身冲病人的太太说，“比把我手术室里十个狗屁瓶子五个里头的东西都喝光还强呢，因为那是狗屁——实话实说，有一半儿都是狗屁——跟他那样的体质一比就知道啦！”(“我这辈子真没遇见过比约伯灵更够朋友的人，”病人心里说；“屈心是儿子，这我倒真得考虑考虑呢！”)

“给您的，大夫，四个新保险单的佣钱，还有今天早晨的一笔贷款，啊？”吃罢便餐之后，克令普把门公带进来的一些文件一过目，说道。“好嘛！”

"约伯灵！我那亲爱的朋友，"提格说，"但愿你福寿绵长。"

"别价，别价。别胡闹啦。说真的，我可不应该拿这佣钱，"大夫说，"实在是不应该。这不是扒您的口袋吗？我在这儿并不推荐谁。也就是知道什么说什么。病人问我知道的事情，我也把我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们。没什么别的。我这人软弱的一方面是谨慎，不跟您瞎说；从小儿就谨慎。也就是说，"大夫说着把酒斟满，"替别人谨慎。至于我自己肯不肯信任这个公司，要是没早就在别处保了险，多年以来都按年付钱——那就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

他极力装出这是毫无疑问的神气，可又觉得成绩不怎么样，因此就掉转话头，把酒赞美了一番。

"说到酒，"大夫说，"可就让我想起我这辈子喝过的一杯顶好的远年淡红葡萄酒来了；那还是有一回人家办丧事给我喝的。您没见着——那个主儿吧，蒙太古先生？"说着递给他一张名片。

"他没入土吧，我希望？"提格把名片接过来说。"要是已经入了土，那也就不必求他赏脸赐光喽。"

"哈哈！"大夫大笑起来。"没哪，还没完全入土哪。不过他倒很荣耀光彩地就跟那场丧事有关系啊。"

"噢！"眼光一落在那张名片上的那个名字上，提格就一边理着胡子一边说。"我想起来了。没有。他没到这儿来过。"

话还没说完，卜拉蜜就进来了，递给大夫一张名片。

"说着那个叫什么的东西——"大夫说着站起身来。

"他还就一定驾到①，对吧？"提格说。

"哼！不对，蒙太古先生，不对，"大夫接声儿说。"这回咱们可别这么说，这位先生跟这差得远呢。"

"那倒更好啊，"提格顶上一句。"那倒可以随方就圆，更合大

① 英国有"说着魔鬼魔鬼就到"的谚语。

英孟加拉的式呢。卜拉蜜，收拾桌子，把家伙从那个门儿拿出去。克令普先生，办正事啦。”

“我介绍他好吗？”约伯灵问。

“那可让我死了都甭提多高兴，”提格回答说，飞了个吻，脸上也露出了甜蜜的笑容。

大夫没影儿了，跑到外面的办公室里，马上就带着约那斯·瞿述伟先生回来了。

“蒙太古先生，”约伯灵说。“让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我朋友瞿述伟先生。亲爱的朋友——这是我们的董事长。喂，你知道不知道，”又这么找补上，还机变百出地把话顿住，笑吟吟地往周围一看：“别人的榜样能让人受多大影响，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啊。实在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例子。我说我们的董事长。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的董事长，你知道啦。我跟公司没多深的关系，只是以医生的资格，为了拿多少多少钱的报酬，给人家提个不太高明的意见，正跟不论哪天我都可以给杰克·诺亚克斯或是汤姆·斯台礼斯提意见一样。那为什么要说我们的董事长呢？也就是因为时时刻刻都听见耳边有人把这三个字重说一遍。人这个两足动物是爱模仿的，他的智力还就是这样不由自主地发挥它的作用。克令普先生，我相信你是向来不闻鼻烟的吧？太不聪明了。你应该闻鼻烟啊。”

大夫正说着这些话，还以身作则，带着甭提多大的响声儿。把一鼻子鼻烟闻了半天，约那斯就在会议桌上坐下了——在读者所知道的范围内，他这人向来多么没样子，如今也还是多么没样子。让漂亮衣服和漂亮家具给吓倒，这种毛病在咱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未免太常见了。至于一个没心胸没志气的人，那就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这两样东西对约那斯的影响，倒真是确无可疑呢。

“现在你们二位有事情要商量，我知道，”大夫说。“而且你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的时间也很宝贵啊；好几个‘人寿’都在隔壁屋里等着我呢，把他们——把他们应付过去以后，还得出去看几家儿病。既然三生有幸，已经介绍你们二位彼此认识了，那我也就可以去办自己的事了吧？再见。可是，蒙太古先生，临走得让我夸赞一句坐在您身旁的我那位朋友：那位先生倒是比哪位今人古人都更做出过些，先生，”一本正经地敲着鼻烟盒儿说，“能让我对人类的天性不再痛心疾首的事呢，再见！”

话音未落，约伯灵就一个箭步，冷不防地从屋里跑出去，到自己所管的部门里去办公，让等着保险的人都深深地感觉到他的忠于厥职，绝不肯藏私偷懒，“人寿”要想进大英孟加拉，也真是谈何容易，又要号脉，又要看舌苔，又要趴在肋骨上听一听，拿手往胸口上杵一杵，哪点儿也不漏场；即便事先就很明白大英孟加拉是来者不拒，无论是人寿还是人“夭”都一律欢迎，如其不然，可就跟他那位朋友心目中的约伯灵大相径庭；不是真正老牌儿约伯灵，而是一个伪仿假冒的了。

克令普先生也出去办那天早晨的事情了；屋里就剩了约那斯·瞿述伟和提格两个人。

“我听咱们的那位朋友说，”提格把椅子往约那斯这边一拉，态度那么安详，倒很招人喜爱，“您是想——”

“噢！哎呀喝，那这话他可就根本说不着，”约那斯把他的话头儿打断了，喊道。“我没把心里的事告诉他呀。他要是异想天开以为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怎么怎么个目的，哼，那可就是他的事，与我无关，我才不受丝毫拘束呢。”

约那斯说这话的时候，态度很是无礼；在猜忌成性之外，他还生来就是那种脾气，瞧着那漂亮衣服和漂亮家具，越是没法儿

不眼红，还越是非把面子找回来不可。

“我要是到这儿来问一两个问题，弄一两种文件来考虑考虑，那也并不能就算是许定了什么愿心了。话可得先说开了，你知道啦，”约那斯说。

“我那亲爱的朋友！”提格拿手拍着他的肩头，喊道，“我赞美您的这份儿坦白。你我这样的人，要是一开头儿就把话说了个雪亮，一切可能的误会也就都可以避免了。众人绝梦想不到，可是您倒知道得很清楚的事情，我又何必把它瞒起来呢？我们这些公司都是抄活食儿的饿鹞鹰——只是抄活食儿的饿鹞鹰。唯一的问题是能不能两全其美；能不能一方面用双层的羽毛来絮我们自己的窝，一方面给您的窝也絮上一层。噢，我们的秘密是瞒不过您眼去的。您是了解内幕的。既然知道没法儿不亮骰儿摇，那我们可就要干脆拿这来讨好儿了。”

约那斯先生初次登场露面，这部书里就已经交代过，老实人有老实人的头脑简单之处，狡猾人也照样有狡猾人的头脑简单之处，在需要把偷鸡摸狗当作所信奉的宗教的一切事情方面，他还真是世界上最以耳为目的人。提格先生如果以光明磊落、童叟无欺自夸，哪怕是个正直廉洁的模范，也一定会引起约那斯的疑心的；他嘴里说出来的，既然正是约那斯自己对一切人一切东西的看法，约那斯可就渐渐感觉到他是个趣人，可以跟他随便谈话了。

他在椅子上改变了一下身体的位置；不是要换个雅观一点，而是要换个更踞傲的姿势；带着那副穷酸臭美的笑容，回答说：

“你倒是个很不赖的生意人，蒙太古先生。你是知道怎样来下手的，我敢说。”

“啧啧！”提格很机密地点了个头，满嘴的白牙也露出来了；

"咱们不是小孩子呀，瞿述伟先生；咱们是大人，我希望。"

约那斯表示同意，沉默了片刻，就又先把两条腿伸开，拿一只胳膊叉着腰，表示他是多么完全不拘形迹，然后说道，

"内中的真相是——"

"别说内中的真相，"提格又滋牙一乐儿，从中插嘴说。"这太象是糊弄人了。"

约那斯一听这话简直就魂销魄醉，又从头儿说起。

"总而言之一句话——"

"比那强了，"提格嘟嘟囔囔地说。"强得多喽！"

"——我认为，有一两家老公司，我去跟它们办交涉——我意思是说，当初我跟它们办过交涉——它们的态度很不够客气，净无理取闹，问那问不着的话，那么强梁霸道，也太让我不满意了。"

说着这些话，又把眼光落下来，很好奇地往地毯上瞅。提格先生也很好奇地往他脸上瞅。

停顿了老半天，结果还是提格打开了僵局，用他那最和蔼可亲的口气说：

"喝杯酒吧。"

"不喝，不喝，"约那斯答声儿说，还很狡猾地把头一摇；"绝不喝这玩艺儿，谢谢你。谈正事别喝酒。你喝倒没关系，我喝可不行。"

"您可真是个老手，瞿述伟先生！"提格把身子往椅子背上一靠，拿半睁半闭的眼睛斜楞着他。

约那斯又把头一摇，意思仿佛说，"这你倒说对了；"然后就很诙谐地接着碴儿说：

"可倒娶了个女人，那又算得了多么老的老手呢？未免有点

儿象个嫩货儿，你该说啦。也许说得对，尤其是那个女人还很年轻呢。可是谁又知道这些女人会有什么旦夕祸福，所以我就正打算给她保个寿险呢。人没了太太，让他能够得点儿安慰也不算不公道啊，你知道啦。"

"要是他正肝肠痛断，还有什么东西能安慰他的话，"提格又象刚才那样闭着眼睛，念念叨叨地说。

"一点儿不错，"约那斯接口说；"要是还有什么东西能安慰他的话。喂，假如我在这儿给她保险，那就可以省点儿钱，我知道，还可以省点儿心，用不着去麻烦她；我倒希望能别去麻烦她呢，因为女人家就是这种脾气，一听你跟她谈这类事，说什么她眼看就得死，那才没个不往心里去呢。"

"可不是吗，"提格喊道，还飞了个吻，向全世界的女人致敬。"您这话说得完全对。都是些意软心痴、随风飘摆的小傻瓜嘛！"

"也罢，"约那斯说，"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啦，而且还因为别的地方把我给得罪了，我倒不反对照顾照顾这家公司。可是我很想知道，这公司这么办下去，到底都有什么样的担保品呢？这就是那——"

"不是什么内中的真相吧？"提格喊道，举起了他那只用珍宝装饰着的手。"请您就别用那个主日学校用的字眼儿啦！"

"总而言之一句话，"约那斯说。"总而言之，到底都有什么担保品呢？"

"已缴股款，亲爱的先生，"提格一边说，一边查桌上的某些文件，"在目前是——"

"噢！关于所谓已缴股款，我是什么都明白的，你知道啦，"约那斯说。

"是吗？"提格喊道，正翻阅文件，就又忽然停止了。

“我倒希望是这样。”

他把已经翻开的文件又放下来，凑到离他更近的地方，附耳说道：

“我知道是这样。我知道是这样。请您瞅瞅我吧！”

约那斯向来都不太爱一直往谁脸上瞧；既然情不可却，可就只好应酬应酬，把董事长的五官面目还算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董事长也稍微往后一撤身，好给他个更好的机会。

“您认识我吧？”他把眉毛一扬，问道。“您还记得吧？您以前见过我吧？”

“嘿，我好象记得刚一进来就瞧你很眼熟，”约那斯注目看着他的脸说，“可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了。想不起。就是这会儿也还是想不起。是在大街上吗？”

“是在裴斯匿夫的客厅里吗？”提格说。

“在裴斯匿夫的客厅里！”约那斯好象应声作响似地说，还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你不是说正赶上——”

“是的，”提格喊道，“正赶上一个很有趣儿很可爱的小小的亲族会议，您本人儿跟您尊翁也都出席来着。”

“好啦，你就别管他啦，”约那斯说。“他已经死啦，而且你也没法子让他别死呀。”

“死啦，是吗！”提格喊道。“可尊敬的老先生，他死了吗！您倒非常象他呢。”

这句奉承话，约那斯倒绝没有欣然接受，也许是因为自己心里对那位亡亲的长相儿有意见，也许是因为发现蒙太古和提格是一个人不太高兴。那位先生也觉察出来了，熟不拘礼地一拍他的袖子，就招手儿请他到窗户那儿来。从这时候起，蒙太古先生的连玩带笑与兴会淋漓，也就真是非同小可。

“自从那回见面以后，你发现我变了样儿了吗？”他问。“老实说。”

约那斯瞪着眼看他的背心和珠宝；然后说道，“倒是变了样儿了，哎呀喝！”

“那些日子我是不是有点儿衣帽不周呢？”蒙太古问。

“倒是很有点儿衣帽不周，”约那斯说。

蒙太古先生拿手往下一指那条大街，让他瞧贝利和马车还在那儿等候呢。

“挺齐整——也许还挺气派呢。你知道是谁的车吗？”

“不知道。”

“是我的。你喜欢这间屋子吗？”

“这一定是让你花费了不少钱吧，”约那斯说。

“说对了。这也是我的。你为什么不”——这句话是小声儿嘀咕着说的，还拿胳膊肘儿往他腰上一碰——“你为什么不来拿保险费，偏要来出保险费？拿保险费才是你这样的人应当做的事呢。加入我们这公司吧！”

约那斯直眉瞪眼地看着他。

“那是不是一条热闹大街呢？”蒙太古问，请他注意外面那些成群的人。

“热闹得很，”约那斯只是往大街上扫了一眼，随后就马上又拿眼瞅着他。

“这儿有印好的文件，”他那位伙伴儿说，“可以八九不离十，告诉你一天里头大概有多少人在那条通衢大路上来来往往。我可以告诉你有多少人都要走进这儿来，就因为发现了这个办事处，即便这就等于埃及金字塔，谁也不了解它的底细。哈哈！加入我们这公司吧。加入的时候还不让你多出钱呢。”

约那斯越来越目不转睛地瞅着他。

“我可以告诉你，”提格趴在他耳朵上说，“这些人有多少都要买年金，订保险契约，千方百计地把他们的钱给我们带来，硬往我们手里塞，对我们就跟对造币厂一样信任；即便我们的底细就跟拐角上那个打扫十字街口的一样让你摸不清，甚至于还更让你摸不清呢。哈哈！”

约那斯渐渐地就忍不住微微一笑。

“哟！”蒙太古闹着玩儿似的拿手往他胸口上一杵；“太老练深沉了，你这家伙，我们可应付不了，要不然我还不会告诉你呢。明儿到我家吃饭来吧，我就住在蓓尔美尔街。”

“一准去，”约那斯说。

“得！”蒙太古喊道，“你先等等儿。把这些文件带着，把它过过目。你瞧，”说着把某些印好的表格从桌上抓起来，“乙方是个小买卖人，书记，牧师，艺术家，作家——说它是代表什么平常东西都行。”

“是的，”约那斯象饿狼扑食似的从他的肩膀上望过去。“往下说啊！”

“乙方需要一笔贷款。就说五十镑或是一百镑吧；也许还得再多点儿；没关系。除了他本人儿以外，还提出了两个抵押品。公司接受了。两个抵押品等于一个保证书嘛。乙方给自己保了比这数目加倍的寿险，还带来了两个保寿险的朋友——就为照顾照顾这个公司。哈哈哈！这是个好主意吗？”

“哎呀喝，这才是个顶高明的主意呢！”约那斯喊道。“可是他真肯这么办吗？”

“肯这么办！”董事长照说了一遍。“乙方手头正紧呢，好伙计，让他干什么他也干呀。明白了吗？这是我的主意啊。”

“这可是你脸上的光彩。说瞎话不是人，”约那斯说。

“我觉得也是这样，”董事长回答说，“听你这么说我还真得意呢。乙方出的是法律规定的最高的利钱——”

“那也多不到哪儿去啊，”约那斯横插一句。

“对呀！说得很对呀！”提格还口说。“法律从所有的委托人那儿都要来那么惊人的大利钱；可又偏用这种该死的手段来欺负我们这些倒霉的受害者，那也真得说是太狠心了。可是慈善是从家里开始的[①]，赏罚公平是从隔壁儿开始的。也罢！法律对我们狠心，我们对乙方也未见得准心软；除了让乙方照规矩出利钱以外，我们还拿到他的保险费，他的朋友的保险费，订契约得出手续费，别管接受不接受，还都让他出‘调查费’（我们用了一个人，薪水一礼拜一镑钱，专管调查），而且还得让他稍微拿出俩钱来孝敬秘书；简单一句话，好伙计，我们要给他个硬插杠儿，不管草死苗活，从他身上弄到一份儿他妈的真是怪不错的小小的财产。哈哈哈！事实上，我简直是把乙方当一匹马来驱使，”提格拿手指着那辆轿式马车说，“而且他还真是一匹纯种的马呢。哈哈哈！”

约那斯真是非常喜爱这句玩笑话。这完全是他自己的那种独具特色的幽默腔调。

“再说，”提格·蒙太古说，“我们还按金融市场上古来最低的价格颁发年金呢；乡下的那些老太太老先生们还就来买。哈哈哈！而且我们还真付年金呢——没准儿。哈哈哈！”

“可是这是得负责任的事呀，”约那斯脸上露出了怀疑的神气。

---

① 这是英国的一个谚语。

“我一个人管装管卸，”提格·蒙太古说。“我在这儿呢，对一切都负责任。公司里唯一负责任的人嘛！哈哈哈！再还有那些光保寿险不贷款的——那些保普通寿险的。非常有油水儿，让你受用不尽。当时付现款，你知道啦；每年都再付一次；甭提多有意思啦！”

“可是早晚有到期的一天啊，”约那斯说。“公司乍办的时候倒没问题，可是要是有一天一个跟着一个寿终正寝——我心里就是想着这个呢。”

“一开头儿，我那亲爱的朋友，”蒙太古说，“为了让你知道你是断事如神，我们就祸不单行，死过两个保寿险的，让我们落到了就剩一架大钢琴的地步。”

“落到了什么地步？”约那斯喊道。

“上有天，下有地，心口窝里有良心，”提格·蒙太古说，“为了筹款，我真是把别的财产哪样儿都给押出去了，在这个世界上就剩了一架大钢琴，而且还是一架竖式大钢琴，当椅子用都不行。可是，我那亲爱的朋友，我们倒还是渡过难关了。那一礼拜我们发了好些新保险单（顺便说到，给兜揽人的回扣还特别从丰），顷刻之间就又转危为安了。说不定哪一天，要是赶上保险单纷纷到期——你说得很对，这是保不齐的事——那我——”他用极低的声音把话说完，让人就听得见一个脱离了上下文的字，而且还不太真切。可是听起来倒象个“挠”①。

“喝，你倒跟一个铜头铁额的人一样大胆！”约那斯说，好象万分羡慕他似的。

“这么胆大包天倒没什么亏儿吃，好伙计，要是换得来黄金

① 逃走之意。

的话！"董事长喊道，还笑得从头到脚都摇晃起来。"明天到我那儿吃饭来吗？"

"什么时候？"约那斯问。

"七点钟。这是我的名片儿。把文件拿着。我瞧你是一定会加入我们这公司的！"

"那可难说，"约那斯说。"还有好些事情得先研究研究呢。"

"研究就研究呗，"蒙太古往他背脊上拍了一下，"哪样事你都可以爱研究就研究。可是你一定会加入的，我相信，天生你这人就为的是让你加入这个公司嘛！卜拉蜜！"

听见了这一声呼唤和那个小铃铛的声音，大背心就露面儿了。一吩咐他把约那斯带出去，大背心就头前引路，象往常那样，从那里面发出来的那个声音还是喊着，"喂，借光，借光！有位先生从会议室里出来了，借光！"

屋里就剩了蒙太古一个人，沉吟思索了几分钟，就提高了嗓门说道：

"喂，拿德盖特在办公室里吗？"

"在这儿呢，先生。"紧跟着他就进来了——还回手把门带上，那么谨慎小心，就象要谋害人命似的。

这就是那个一礼拜拿一镑钱专管调查的人。他在大英孟加拉公司里把一切事情办理得那么秘密，绝对不泄露机关，也算不了他的什么美德或是优点；因为天生他这人就是要叫他当一个秘密。他是一个矮身量、干瘪枯瘦的老头子，连身上的血都似乎是不知道藏在哪儿了；因为谁也不相信他浑身会有六两血。他是怎么活着的是一个秘密，他住在哪儿是一个秘密；甚至于他是干什么的也都是一个秘密。在他那个发霉的旧皮夹子里，带着些互相矛盾的名片儿，在某些上面自称为煤商，在另一些上面又

自称为酒商、代办商、收藏家，或是会计师——一直仿佛这个秘密实在是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似的。他老是在旧城里跟人约会儿，对方却似乎是永远也不见到来。他老爱在交易所里一泡就是几个钟头，瞅着那出出进进的每一个人，在加拉威咖啡店①和别的做生意买卖的咖啡店里也是一样；在有几家里面，有时候还可以瞧见他在火炉头里烤一块很潮湿的手绢儿，可还是扭着头看那个永远不露面儿的人来了没有。他是个发霉发臭，穿着露了线的衣服，褴褛不堪的人；腿上和背脊上老是感受风寒；还老是扣紧了钮扣，用外套和围巾把里面的衬衣密裹深藏，就是没穿衬衣也瞧不出来——说不定还就真许是没穿呢。他身边带着一只弄脏了的獭皮手套，无论行坐，都用二拇指把它在面前抡搭着；可是就连另外的那一只都也是一个秘密。有些人说他曾经破过产，还有些人说他在襁褓之中就参加了一个在大法官法庭②审理中的老案子，到如今都还悬而未决呢，可是这也完全是一个秘密。他兜儿里带着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火漆，和一个象形文字的旧铜图章，常在上文所说的约会处靠旮旯儿的小房间里很秘密地修起书信来；可信倒绝不象是寄到谁那儿去过，因为他要把它搁在上衣里面一个秘密地方，过好些礼拜再把它投递给他自己，色儿都变黄了，让他自己都非常诧异。他正是那种要是死的时候值一百万镑，或是死的时候值两个半便士，人人都会十分满意，说是正如所料的人。不过他倒还是属于某一社会等级；属于伦敦

---

① 加拉威咖啡店：伦敦当时著名的咖啡店，是买卖证券股票的商人聚会之处，并有一拍卖室。

② 大法官法庭(Chancery)：英国大法官主持的法庭，今为高等法院之一部分，审理案件，照例都要迁延时日，使涉讼者因讼费过巨而破室倾家为止。狄更斯的另一部小说《荒凉山庄》即对这一腐败现象加以讽刺。

旧城所独有的某一种族，别管是对彼此还是对其余的人类，都是一个深微奥妙的秘密。

"拿德盖特先生，"约那斯·瞿述伟的名片还在桌上搁着呢，蒙太古把他的姓名住址抄在一张纸上，说道，"关于这个名字的不拘什么材料，我都希望能亲自掌握。你也别管它是什么。只要搜罗得到，就请给我送来。给我送来，拿德盖特先生。"

拿德盖特戴上了眼镜，很注意地看那个名字；然后又从眼镜上面瞧董事长，还鞠了一躬；然后又把眼镜摘下来，搁在眼镜盒儿里；然后又把眼镜盒儿搁在口袋里。搁好以后，又用没戴眼镜的眼睛去看面前搁着的那张纸，同时还从靠近脊梁骨中段的地方把皮夹子掏出来。别瞧皮夹子很大，里面的文件却还是装得满满的，可是他倒给这个文件也找着了一个位置；仔仔细细地把皮夹子扣上之后，就变了一种庄严的戏法儿，把它又藏在原处了。

他又鞠了个躬，一句话没说就退身出去；把屋门就开开一点儿，到人可以走得出去为止；然后就还象刚才那样小心翼翼地把它关上。那天早晨剩下的时间，董事长都用来亲笔签名，慨然接受许多新的买年金保寿险的请求。公司倒是很有起色，这些请求正雪片也似地飞来呢。

第二十八章

蒙太古先生在家会客，约那斯·瞿述伟宴罢归家。

那位伟大的创办人明目张胆地揭露了这个计划，约那斯·瞿述伟所以一听就非常动心，事实上倒有许多有力的理由；可是其中有三个是突出的。头一样，这是个来财的门儿。第二样，钱是用损人利己的聪明手段弄来的，当然就特别可爱。第三个理由是，借此还可以铺排场面，好象真是声势煊赫，不定有多少人都要来纳贡称臣——在它自己的范围内，一个公司的董事会本来就是一个气象森严的机关，一个当董事的人，也本来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嘛。"能让钱刷刷地往里流，还有好些小伙子由你支使着，就用这种手段，还就能混进那真正的上流社会，如同探囊取物一般，这样的前途倒也真不算坏呢，"约那斯心里想。末了的那些想头儿是仅次于他的贪财的；自知貌不惊人，才不压众，为人行事更无可尊敬之处，他就如饥似渴，只想大权在手，在他这人的心里，简直就是个无道昏君，绝不在史册上哪位头戴桂冠的征服者以下呢。

可是他倒决心要用又狡猾又谨慎的手段来行事，蒙太古先生的私宅到底有多么阔气，也得用特别犀利的目光去考察一番。其实蒙太古这儿倒正是求之不得呢，要不然也就不会不等他拿

定主意就请他去吃饭，可是这个知识浅薄的无赖之徒倒见不及此，就跟他这么自负不凡，早已蔽聪塞明，绝没有一个针尖儿扎的窟窿能透进一点亮儿来，让他看到那位天才也许有法子把他算计倒一样。一起头儿，蒙太古就说过约那斯人太精明，不是他所应付得了的；约那斯本来倒也很精明，在别的事情方面，人家就是指天誓日他也不会相信，在这一点上，可倒登时就信以为真。

约定的钟点一到，他就到蓓尔美尔街去拜访那位新朋友，拍起门来手直发颤，可倒还是外强中干，要装出一种大摇大摆的姿势。贝利先生很快就出来开门，态度并不傲慢，见了约那斯也很乐意张罗他，可是约那斯倒把他忘怀了。

"蒙太古先生在家吗？"

"在家，还正等着吃饭呢，"贝利说，态度那么安详，简直就象个老相识。"您是带着您的帽子上楼去，还是把它撂这儿呢？"

约那斯先生认为还是撂在那儿好。

"还叫原先那个名字吧，我猜？"贝利一滋牙，说道。

约那斯先生一语不发，怒气冲冲地拿眼睛瞪着他。

"怎么着，您不记得托节斯老大娘的公寓了吗？"贝利又用两膝和一双靴子脚做出了他顶喜欢的那种动作。"您不记得您到那儿去求婚，还是我把您的姓名给两位小姐回上去的吗？一个地地道道的长了鱼鳞癣的老铺子嘛，对不对？此一时彼一时嘛，对不对。我说啊，您可真见长啦！"

没等人家谢谢他这句奉承话，他就把客人领到楼上；通报之后，偷偷儿把眼睛挤咕了一下，就抽身而去了。

这所房子楼底下住着个有钱的生意人，楼上却全部让蒙太古先生占据了，而且还真是一个极漂亮的寓所。招待约那斯的地方，是一个又宽敞又讲究的房间，陈设得极其富丽堂皇；屋里的

装饰品有画儿，有仿古的石膏像、大理石像，有瓷花瓶，有高大的穿衣镜，有顶漂亮的大红绸缎做的帷幔，有描金的雕刻物，有顶舒服的躺椅，有发光放亮、镶嵌着珍贵木料的橱柜——各种各类值钱的玩艺儿无一不有，不嫌其多。除了约那斯以外，客人只有那位大夫，那位常务董事，和两位别的先生；他一进来，蒙太古还就马上照规矩给他们引见。

“我那亲爱的朋友，见了你我很高兴。约伯灵您认识吧，我相信？”

“大概认识吧，”大夫越众出班，过来跟他行握手礼，和蔼可亲地说，“我相信我是会过您的金面的。我希望是这样。我那亲爱的先生，我瞧您身体倒好。没什么不舒服吧？那倒不错！”

“这是柴郎先生，”大夫一容他介绍那两位，蒙太古马上就说，“瞿述伟先生。这是劈拍先生，瞿述伟先生。”

能够拜识瞿述伟先生的尊颜，两位先生都快活极了。大夫把约那斯稍微拽到一边去，拿手捂着嘴悄声儿说道：

“都是外场人，亲爱的先生——都是外场人。嗯哼！柴郎先生是——文艺界的人物——您用不着客气——办着个特别漂亮的周刊——噢！真叫特别漂亮！劈拍先生是——戏剧界的人物——一个顶刮刮的人，不认识才可惜呢——噢，真是个顶刮刮的人！”

“好啦！”柴郎把胳膊一叉，又捡起了约那斯一来就打断了的话头儿。“诺贝利勋爵对这问题说什么来着？”

“哼，”劈拍先生接过来说，还赌了个咒。“他才不知道说什么好呢。他妈的，先生，他没象泥塑木雕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才怪呢。可是你知道诺贝利是个什么样的好小子啊！”

“世界上顶好的好小子嘛！”柴郎喊道。“就在上礼拜诺贝利

还跟我说来着，'老天爷在上，柴郎，我有份牧师的俸禄可以赏给人，但凡你是在大学里教养大的，我要不肯让你当个牧师，那就罚我双目失明吧！'"

"这才不愧是个好小子，"劈拍又赌了个咒。"而且还一定说到哪里做到哪里呢。"

"毫无疑问，"柴郎说。"可是你不是要告诉我们——"

"噢，是呀！"劈拍喊道。"不错。是要告诉你们。一起头儿他都成了哑巴了——让人给撅了个对头儿弯，没了活气儿了，先生——过了一分钟可就又对公爵说，'劈拍在这儿呢。问劈拍去吧。劈拍是咱们俩的朋友。问劈拍去吧。他知道。''他妈的！'公爵说，'那我就去请教劈拍吧。喂，劈拍。是罗圈儿腿不是罗圈儿腿？老老实实讲！''是罗圈儿腿，回大人，我敢拿魔鬼来起誓！'我说。'哈哈，'公爵笑了。'她当然是罗圈儿腿啦。好嘛，劈拍。说得好，劈拍。你要算不了一个顶可靠的人，劈拍，那就让我甭活着啦。只要我人在伦敦城，你就随时把我提溜过来，搁在你的那群时髦客人里头吧，劈拍。'一直到今天，我还都是照方儿抓。"

听了这个故事的尾声，大家都万分心满意足，再一听见底下人回话饭摆好了，心里的那份儿痛快就更是有增无减。约那斯跟着那位身分高贵的主人一同奔了餐厅，在饭桌旁边落了座，位置正在那位先生和他的朋友那位大夫之间。其余的人也都各自落了座，好象都是常来的熟人似的；所有在座的人也都努力加餐，没肯辜负这样的酒饭。

这是靠金钱的力量(要不就是靠赊账，反正都是一样)开得出来的一顿顶好的饭。酒菜果品都是那最上等的。每一样都是精美丰盛地摆上来的。杯盘也甭提多么漂亮。约那斯正在计算，

光是这一项就值多少钱，主人就来搅扰他。

“喝一杯吧？”

“噢！”约那斯早已喝了好几杯了，“让我喝多少都行！这倒是却之不恭呢。”

“说得好，瞿述伟先生！”柴郎喊道。

“真是个会临时抓哏的，不说瞎话！”劈拍说。

“绝对没错，你知道啦，这才是——哈哈哈！”大夫说，把刀叉放下了片刻，然后就又大吃八耙拉——“这才是一个警句呢；太精彩了！”

“你倒相当舒服吧，我希望？”提格单跟约那斯说。

“噢，你就甭替我操心啦，”他回答说。“舒服透了！”

“我觉得顶好是别开宴会，”提格说。“你也觉得这样吗？”

“哼，那你管这叫什么呢，”约那斯顶上一句。“难道你意思是说你天天这样吗？”

“我那亲爱的朋友，”蒙太古一端肩膀，“我活在世上还就天天这样，只要是在家里吃饭。这是我的家常便饭呀。给你预备点什么特别东西也是白搭。那该让你把它瞧穿了。‘您要开个宴会吗？’克令普说。‘不价，不开宴会，’我说，‘就把咱们这块不琢不成器的玉拿给他瞧吧！’”

“而且还比那成器的都光溜呢，哎呀喝！”约那斯拿眼往桌子周围一扫。“这花钱少了可不行吧。”

“哼，老实告诉你，那是不行，”主人答声儿说。“可是我喜欢这个调调儿。我花钱就是这么花。”

约那斯拿舌头顶着腮帮子，说道，“是吗？”

“你加入了以后，公司赚了钱分给你一份儿，你不也得这么把它给抖搂了吗？”

“绝不至于啊，”约那斯顶了一句。

“嗯，你说得对，”提格说，象个说话很直爽的朋友。“你用不着这样。这没有必要啊。为了联络感情，公司里必须有一个人这样；我既然喜欢这个，那可就是我的职司所在了。让别人破钞吃顶讲究的饭你不反对吧？”

“那我反对个什么？”约那斯说。

“那我希望你就常到我这儿来吃饭吧？”

“嗐！”约那斯说，“我不反对。这我还顶赞成呢。”

“噢，我还绝不会偏要跟你喝着酒谈正事，你不相信，我就赌个咒吧，”提格说。“噢，今天早晨你可太老练深沉，太老练深沉了！这我得告诉他们。他们倒正是最能够欣赏这个的人呢。劈拍，好伙计，我朋友瞿述伟有个极漂亮的小小的特点，我得告诉你，因为他是我认识的顶老练深沉的家伙——我可以对天盟誓，我才没见过比他更老练深沉的家伙呢，劈拍！”

劈拍起了个血淋淋的恶誓，说这他也早就深信不疑了；那个轶事说出来以后，大家都高声喝彩，认为是约那斯先生的伟大无可反驳的证据。劈拍自然要争光显胜，跟着就把自己老练深沉的几个例子讲给大家听；柴郎不甘落于人后，也摘其要点，把当时他正在准备的一两篇幽默透顶的文章背诵了一部分。这些挖心搜肺的东西，都是他所谓“热性”① 的，很受称赞；在座的人，都认为是一字千钧。

“外场人嘛，我那亲爱的先生，”约伯灵悄声儿对约那斯说，“彻头彻尾的外场人嘛！拿象我这样干一种专门职业的人来说，能跟这路人交往，倒真可以胸襟为之一爽呢。这不光是有意思——

① 原文“a warm complexion”，疑指“黄色”。

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有意思？——而且还可以提高人的哲学修养呢。这就是立身植品嘛，我那亲爱的先生；这就是立身植品嘛！"

能够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人受人赏识，别管他是哪一界哪一行，也都得让人心里痛快；一听说这两个外场人都非常受上流社会，还有海陆军中——尤其是陆军中——那些为国干城的勇士的器重，在座的人毫无疑问就都精神鼓舞，更是沆瀣一气了。他们所讲的故事，最无关紧要的都有个上校在内；勋爵跟他们所赌的咒一样多；把他们个人的回忆比作一条浊水浑河，就连王族的血统，也都跟它泾渭同流。

"瞿述伟先生恐怕不认识他吧，"柴郎说，指的是某一位累世簪缨的人物，因为他在刚才有人谈起的旧话儿里又出了回风头。

"不认识，"提格说。"可是咱们得让他跟这路人接触接触。"

"他很喜欢文学，"柴郎说。

"是吗？"提格说。

"噢，是的；我的报他按期订阅了好些年呢。您知道他还时常说出些俏皮话儿吗？他问过某一位跟我相好的子爵——劈拍也认识他——'那位主笔姓甚名谁，那位主笔姓甚名谁？''柴郎。''豺狼，啊？咬起人来可厉害，豺狼。咱们得别让豺狼进门①，象俗语说的那样。'这倒很不赖。既然是奉承我的话，我也就把它登出来了。"

"可是那位子爵才是好孩子呢！"劈拍喊道，不论说起什么来，他都得先发明个赌神罚咒的新法子。"那位子爵才是好孩子呢！有一天晚上他进后台要把'她'送回家去；未免多喝了几口

① 英谚"别让狼进门"本是"免为饿莩"之意。

猫儿尿，醉得可还不厉害；他说，'劈拍在哪儿呢？我想见见劈拍。把劈拍叫出来！'——'嚷嚷什么呢，我的大人？'——'莎士比亚是个该死的骗子手，劈拍！莎士比亚好在哪儿呢，劈拍？我向来不看他。这种东西他妈的有什么意义呢，劈拍？莎士比亚的诗里有的是韵脚，可是莎士比亚的戏里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大腿呀，是不是，劈拍？朱丽叶、黛丝德蒙娜、麦克白夫人等等人，别管叫什么名字，就都跟没长着腿一样，就是长着腿，观众也没法儿知道啊，劈拍。对观众来说，在这方面就都是毕芬丝小姐① ，劈拍。我讲给你听吧。所谓戏剧诗，简直就是一堆讲经说教的文章。我到戏园子里来是为听说教吗？绝不是，劈拍。要是想听说教，我就上教堂去咧。戏剧的正当目的是什么，劈拍？是人性啊。大腿是什么？是人性啊。那就让咱们多来点儿大腿戏吧，劈拍，我一定给你捧场，我的花花公子！'我还可以很得意地说，"劈拍又这么找补上，"他倒确是给我捧场来着，甭提多大方了。"

大家已经都来参加谈话，关于这个问题，少不得请教约那斯先生的意见；他的意见既然跟劈拍先生的感想完全一致，那位先生心里也就痛快极了。说真的，他本人和柴郎先生都有许多跟约那斯志同道合之处，结果三个人就很是情投意洽，彼此交情越来越深，再被酒气一熏，约那斯的谈兴也就很高了。

象他这样的人，并不是越多谈话就越可爱的；正倒过来，还许是非得默默无言才最能显出他的优点来呢。要想跟其余的人处于平等地位，约那斯心里想，只好利用人家所夸奖的深沉与厉害，既然别无它法，就尽量在那方面大显奇能；结果还就变得那

① 毕芬丝小姐(Miss Biffins)：当时的一位没手没脚，用嘴叼着笔画画儿的女画家。

么深沉，那么厉害，甚至于都请君入瓮，用自己的刀锋剑芒割破了自己的双手。

尤其是能表现出他的脾气性格的，就是卖弄自己的本事去让款待他的主人吃亏；一边喝着那起泡儿的美酒，享受着桌上堆山积海的东西，一边还要笑人家太奢侈，把这样的酒饭摆在他面前，所费不赀。即便是在这么一桌大喝大闹的酒席上，即便是跟这么一群不至于来历不明的人同席共宴，这么小试锋芒也难免招人讨厌，只是因为提格和克令普知道，为了可以彻底知己知彼，倒越让他为所欲为越好，这才来了个欲擒故纵呢。因此，这个顾前不顾后的骗子——别瞧他那么狡猾，倒真是给个棒槌就纫针——自以为是象刺猬似的把身子缩成一团，让那顶尖的刺儿冲着人家，事实上却正是把容易受伤的部分暴露无遗，让人家绝不一睁一闭的眼睛瞧了个一清二楚。

对大夫的哲学知识有偌大贡献的那两位先生（顺便提到，大夫喝酒从来不肯过量，一酒足兴尽，就不声不响地溜之大吉了），别管是很明显地由主人来给他们递肩膀儿，还是凭自己的耳目来见机行事，反正都很会假戏真唱，求约那斯赏些脸面，让他们跟他多多亲近；希望今后可以介绍他跟那些高贵人士往来，如鱼得水，大大出个风头；还用最友好的态度告诉他说，他们各自的事业所占的种种便宜，也可以完全由他来支配。简单一句话，他们说的是"请您入伙吧！"约那斯也说不胜感激之至，一定照办——还在自己心里找补一句说，只要老是他们"作东道"，世界上的事情也再没比这更求之不得的了。

咖啡是在客厅里摆上来的，喝罢咖啡，又谈了不大工夫的话（主要是由劈拍和柴郎来把它进行下去），未免加了很多的五香作料儿，刺激性很强。谈话的兴致一减退，约那斯就把话接过

来，表现出很可观的风趣，给那些家具估价，问了些这样的一件物品是不是花钱买的，原先到底卖多少钱，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在这一切方面，照他自己看来，都真是对蒙太古绝不手下留情，还很能够显出自己的盖世才华。

一些香槟五味酒，又给那天晚上的赏心乐事暂时带来了新的兴奋剂。引起了一阵吵吵闹闹的声音，让人完全莫名其妙之后，就只见那两位外场人三摇两晃地走出去了，约那斯先生也在一张沙发上昏昏沉沉地入了睡乡。

既然没法儿让他明白他人在何处，结果就只好吩咐贝利先生去叫雇脚马车，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年轻的绅士正在过厅里睡一场不塌实的觉，马上就打点精神去办这桩事。这时候已经差不多是早晨三点钟了。

“据你想他是上了钩了吗？”克令普悄声儿说。这时候他还在那儿躺着，克令普和他的合伙人正站在屋里老远的地方瞧着他呢。

“是！”提格也那么声音低低地说。“说不定还许用的是很结实的铁钩子呢。拿德盖特今天晚上来过了没有？”

“来过了。我出去见他来着。听说有客人，他就走了。”

“为什么走呢？”

“他说明天一早不等你起床就再来。”

“告诉他们千万把他叫到我床边儿来。嘘！那个孩子来了！喂，贝利先生，把这位先生送回家，瞧着他平平安安地走进去。醒醒吧！嘿，瞿述伟先生，醒醒吧！”

好不容易才把他弄起来，扶着他下了楼，就替他把帽子戴在头上，连推带搡，把他弄上了车。贝利先生把他关在车里以后，就挨着车夫往车箱上一坐，带着特别心满意足的神气抽他的雪茄

烟；所担任的职务，倒有点儿逍遥自在，类似骑马射箭的地方，十分对他的胃口呢。

过了些时候，一来到旧城内那个住宅门首，贝利先生就跳下车来，使劲敲门，表示他是多么心跳耳热——象这样的声音，倒许是自从伦敦大火[1] 以来，那一带的人谁也没听见过的。跟着就又跑到街心去观察这个绝技所产生的效果，发现一个朦胧的火亮儿，本来在楼上的一个窗户里，如今已经挪开了，正往楼下移动呢。为了要预先知道拿着这根小蜡烛的人是谁，贝利先生就又轻轻一跳回到了门口儿，扒着锁眼儿往里瞧。

这还就是那个嘻嘻哈哈的姑娘本人儿。不过已经很悲惨、很奇怪地变了模样儿！那么垂头丧气，愁困不堪；那么迈步踟蹰，满心惊恐；那么塌了锐气，灭了威风，被揉搓得不成人样；就是瞧见她安安静静地躺在棺材里，也不至于这么让人大吃一惊。

她把火亮儿放在过厅里墙上的托板上，拿手一捂胸口儿，一捂两只眼睛，一捂她那火烧火燎的脑袋，而后就往门口儿跑，迈起步来那么疯疯野野，慌慌张张，让贝利先生再也沉不住气，门已经开开了，眼睛都还没离开锁眼儿原来所在的地方呢。

"啊哈！"贝利好容易才说得出话来。"敢情是您呀？怎么回事啊？可是您是不是不大舒服啦？"

一认出他是谁，可是装束已经改变，正在诧异之间，她脸上就恢复了不少往日的那种笑容，让贝利一见心里就高兴了。可是没过一分钟就又转喜为忧，因为她那两只可怜的模糊的眼睛明明是含着满眶的眼泪呢。

"别吓一跳，"贝利说。"没事儿。我把瞿述伟先生带回家来

---

① 指1660年的伦敦大火，当时连烧三昼夜，焚毁房屋无数。

了。没不舒服。也就是有点儿喝多了，您知道啦。”贝利先生用两只靴子脚站在那儿把身子东摇西晃，表示喝醉了酒的意思。

“你是从托节斯太太那儿来吗？”持杯打着哆嗦问。

“托节斯太太那儿，我的老天爷！绝不是！”贝利先生喊道。“我跟托节斯公寓已经没有来往了。我早就跟它一刀两断了。他在西头儿我饭主儿家里吃饭来着。您不知道他要瞧我们去吗？”

“不知道，”她有声无力地说。

“噢，不知道！我们还是了不起的大阔人呢，这我得告诉您。您别出来了，着了凉该伤风啦。我会把他叫醒的！”贝利先生的举止态度正表示出他是十分自信，要是必不得已，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他抱进来，开开了车门，把脚镫子放下来，使劲儿一晃荡约那斯，就喊道，“到家啦，我的一朵鲜花儿！那就爬起来吧！”

约那斯已经恢复到可以答应这个请求的程度，东摔西倒，象个大肉球儿似的从车里滚出来，差点儿没把贝利先生给撞倒。一滚到那石头道上，贝利先生就先从前面拿脑袋往他身上一顶，再很巧妙地从他屁股后面把他撑起来；让他站稳了以后，就扶着他走进了大门。

“您先拿着火亮儿上楼，”贝利先生对约那斯夫人说，“我们跟着就来。别哆嗦得那么厉害。他不会把您怎么样的。我要是多喝了一滴酒，脾气可好着呢。”

她在头里走着；她丈夫和贝利，全靠从彼此身上滚过去，还东碰西撞，居然也终于走进了楼上的起坐间，一走进去，约那斯就一溜歪斜地跑到一张椅子那儿坐下了。

“您瞧，”贝利先生说。“这阵儿他已经没问题了。没什么可以让您哭的事儿啊，我的老天爷！他比三脚架还要平平安安的呢！”

那个其貌不扬的畜类，身上的衣服七扭八歪，脸上的神气象个醉鬼，头发也弄乱了，坐在那儿眨巴着眼睛，搭拉着脑袋，还把两个痴呆的眼珠转来转去，一直到渐渐地清醒过来，这才认出了他的太太，并且冲她晃拳头。

“嗐！”贝利先生忽然很动感情地张开了两只胳膊，喊道。“怎么着，你是要动武，是不是？你可是偏要这么着吗？顶好还是别这么着吧！”

“请走开吧！”持杯说。“贝利，好孩子，家去吧。约那斯！”她说；怯生生地把手搁在他肩膀上，还把脑袋搭拉下来就合着他；“约那斯！”

“瞧瞧她！”约那斯喊道，伸出了胳膊把她一推推开。“瞧瞧这儿！瞧瞧她！这才是让人买了个便宜货呢！”

“亲爱的约那斯！”

“亲爱的魔鬼！”他恶狠狠地打了个手势，回答说。“一辈子都跟你这么个冤家痞拴在一块儿，那倒怪不错呢，你个喵喵地叫唤的白脸儿猫！快离开我眼前吧！”

“我知道你是说着玩儿呢，约那斯，要是没喝醉也就不会这么说了。”

她佯欢假笑，给了贝利一枚钱币，又央告他快走，词真意切，让那个孩子都不忍在那儿待着了，走到楼梯底下，可就停住了脚步，拿耳朵听着。

“要是没喝醉就不会这么说了！”约那斯顶上一句。“你别装傻充愣。我没喝醉的时候就没说过这话吗？”

“可不是常说吗！”她满面泪痕地回答说。

“你听着！”约那斯把脚一跺，喊道。“喜怒无常的俏佳人儿，当初你净让我受你的气，哎呀喝，这可该倒个过儿了。我向来都

是劝自己等着这一天。我娶你就为的这个呀。我倒要瞧瞧谁是主人谁是奴隶呢！”

“老天爷知道我是很听话的呀！”那个女孩子抽抽搭搭地哭着说。“比照我自己原来的想法可听话得多呢！”

约那斯倚疯儿撒邪地哈哈大笑起来。“怎么着！你要渐渐地明白过来了，是不是！忍耐着点儿，你早晚会明白过来的！鹰头狮可有爪子呢，我的姑娘。当初你这俏佳人儿怎么藐视我来着，怎么戏耍我来着，怎么对我傲慢无礼来着，没一样儿不是我要加一百倍来奉还的。我娶你不为这个又为的是什么？而且还不就是娶了个你吗！”他一个劲儿撇齿拉嘴地说。

有一支歌曲他从前常说他爱听，用婉转的珠喉把它唱一两句，他听了就也许会把心肠软下来了；带着一腔的幽怨，她还就偏要想法子让他回心转意。

“哟嗬！”他说，“你耳朵聋了，是不是？我说话你听不见，啊？那倒于你更有好处呢。我恨你。我恨我自己不该当大傻瓜，把一个包袱捆在脊梁上，就为可以随时拿脚去踩它，给自己开开心。哼，这我可交了红运了，几几乎想招驸马都不难。可是我偏不价；我偏要打光棍儿。跟我认识的那些朋友在一块儿，我应当是光棍儿一个人才对呢。可是你瞧，我倒象一轱辘儿木头似的拴在你身上了。呸！我一回家，你干嘛就要把你那张煞白的脸拿给我瞧？永远也不让我把你给忘了是怎么着？”

“你瞧天已经多么晚了！”她眉开眼笑地说——沉默了一会之后，就把百叶窗开开。“都已经大天亮了，约那斯！”

“什么大天亮大天黑的，我管它呢！”他的答复就是这么和气。

“这一夜过得还真快。一夜不睡我倒满不在乎呢。”

"那就再一夜不睡等我回家吧，要是你敢这么着的话！"约那斯呜呐呜呐地说。

"我看书来着，"她接着往下说，"整整看了一夜。从你出去的时候看起，一直看到你回家。真是个顶奇怪的故事，约那斯！而且还是真事呢，那本书上说。明天再讲给你听吧。"

"真事，是吗？"约那斯又倔又强地说。

"书上是这么说的。"

"那里头有没有讲到一个男人决心要制服他的媳妇儿，灭尽她的威风，矫正她的脾气，把她的喜怒无常彻底治好，就跟拿核桃夹子把一堆核桃一个个夹碎一样——而且我还不敢说准要不了她的命呢？"约那斯说。

"没有。一个字没讲到，"她很快地回答说。

"啮！"他接过来说。"过不了多少天，这可就该变成真事了；书上提没提有什么关系？这是本撒谎的书，我明白啦。让撒谎的人来看才顶合式呢。可是你耳朵聋了。这我倒忘啦。"

跟着就又沉默了一会儿；那个孩子正要悄悄地走开，听见楼上有她的脚步声音，就又站住了。她好象是走到了约那斯跟前，很亲爱地跟他说，一切事她都要尊重他的意见，都要请教他，服从他，只要他肯对她脾气好点儿，夫妻俩也就可以很快活了。约那斯的回答只是诅咒，并且——

不是给了她一拳吗？是的。这件无情的事实，绝不是那个狼心狗肺的流氓所能抵赖的——还就是给了她一拳。

没有愤怒的喊叫；没有高声的责备。就连她那抽抽搭搭的哭泣之声，也都被对他的依恋难舍压下去了。她只是说——因为心中难忍，还左一遍右一遍地说——他怎么能够，怎么能够，怎么能够这样呢！跟着就泪流满面，欲语无声了。

哎，女人，在古代的耶路撒冷蒙上帝怜爱的！你生来就是这种秉性，即便有种种过错，到了最后审判日，罚你给我们的罪状作有力的见证也就够你受的了，光是为了这一层，我们男人家里面的最好的，就也需要把你从轻发落呢！

第二十九章

某些人或智慧早开，或专精一艺，或神出鬼
没；各行其道，不相为谋。

第二天早晨，也许是想起了昨夜的所见所闻，心绪不宁，也许只是发现自己无事可做，心情并没有什么更大的波动，别管是什么原因，反正贝利先生是特别想跟意气相投的人在一块儿，忽然心血来潮，就去拜访他的朋友波莉·徐度派。

小铃铛一喧哗吵嚷，通知主人有客来了（原来贝利先生从门外进来的时候使了个饿虎扑羊势，好尽量让那个铃铛大放喧声），波莉·徐度派就不再仔细端详一只顶心爱的猫头鹰，很热诚地去张罗那位年轻朋友。

"喝，白天这么一瞧"，波莉说，"你倒比在烛光之下更漂亮呢。我从来没见这么一个头紧脚紧的年轻时髦人儿啊。"

"这话倒是不假，波丽。咱们那位美丽的朋友莎拉好吗？"

"噢，她倒挺好，"波莉说。"她在家呢。"

"莎拉这个老美人儿倒真得说是风韵犹存呢，波丽，"贝利先生斯斯文文地、漫不经心地说。

"噢！"波莉心里说，"她岁数大了。岁做必是已经很大喽！"

"太上膘儿了，你知道啦，"贝利先生说，"太胖了，波莉。可是人到了她这岁数儿还有好些不如她的呢。"

“连那个猫头鹰都把眼睁开了！”波莉心里说，“拿对万事万物都抱着它那种意见的鸟儿来说，这倒也并不能让我大惊小怪呢。”

碰巧他在那儿磨他的剃头刀儿来着，把它们一把一把地都给打开了，摆成一溜，墙上还左摇右摆地挂着一块通天彻地的磨刀皮。贝利先生拿眼瞭看这些已经准备好的东西，直拿手摩挲下巴颏儿，心里也不知是起了个什么念头。

“波莉，”他说，“我腮帮子上还嫌不够干净利落。既然来了，倒不妨刮个脸，把它刮得干干净净的。”

那位理发师张口定睛地在那儿站着，没想贝利先生倒摘下了领巾，无比威严，万分自信，往刀快水热理发店的舒服椅子上一坐。他的魅力是谁也抵抗不了的。视觉与触觉所供给的证据都不值一钱了。他的下巴颏儿光溜得赛过那刚下的蛋，或是拿刀刮过的荷兰干酪①，可是波莉·徐度派倒绝不敢当场宣誓，说他并没长着犹太法学博士式的胡子。

“别横着戗着，波莉，请你哪儿都给刷到吧，”贝利先生把脸皮儿绷得紧紧的，等着人家刷胰子沫。“那儿根儿络腮胡子你爱把它怎么样就把它怎么样吧，我才不心疼呢。”

那位谦谨温和的小理发师站在那儿瞪着眼瞧他，手里拿着刷子和胰子碟儿，带着挺滑稽的毫无把握的神气，直来回摧弄胰子沫，好象一开头儿就被什么东西摄去了魂魄似的。最后才拿刷子往贝利先生脸蛋儿上一扑，跟着就又住手了，直仿佛有个胡子的鬼魂儿忽然跑得越来越远，无从捉摸似的，贝利先生给了他点儿温和的鼓励，请求他“快来下注儿，快来赢钱②”，他可就

① 用脱脂乳做的圆球形干酪。

② 原文“go in and win”本是打扑克牌者所用术语。

大施雨露之恩，把胰子沫给他涂了一脸。贝利先生脸上得意的笑容，隔着胰子沫都可以瞧得见。

“在那些石头上轻轻儿地走吧，波莉。踮着脚从那些疙瘩上走过去吧！”

波莉·徐度派谨遵台命，还特别仔细地把胰子沫又刮下来。贝利先生左肩膀上蒙着一块布，斜着眼瞧着胰子沫一哆子跟着一哆子地堆在那上面，凭他那赛过显微镜的眼睛，还好象是瞧出那里面有些硬毛儿；念念叨叨地说了不止一回，“我嫌它未免太红了，波莉。”手术完毕之后，波莉就往后撤身，又瞪着眼瞧他，贝利先生拿滚轴上挂着的长毛巾把脸一擦，嘴里就说，“睡得晚起得晚，要想神清气爽，什么也不如舒舒服服地刮个脸。”

他正对着镜子系领巾，还没把上衣穿上，波莉也刚把剃头刀擦干净，等再来了顾客再用，甘泼太太就已经下楼，站在铺面房的门口往里瞧，好睦友亲邻，跟理发师说声儿您好。贝利先生可怜她那不幸的身世，明明是落花有意，要想别流水无情，天地间又断无此理，于是就赶快用好言来安慰她。

“喂！”他说，“莎拉！多日不见，我也甭问您身体可好，因为您是一朵大开大放的鲜花儿。花儿开得正鲜艳，叶儿长得正茂盛呢，你说对不对，波丽？”

“哼，挨千刀儿的，这孩子也太猴眼（厚颜）无耻啦！”甘泼太太喊道，脸上却毫无愠色。“真是个没皮没脸的小家雀！给我五十镑钱，我也不当这东西的妈呀！”

贝利先生认为这是言隐旨微，承认她对他的眷恋之心，并且透露出她这单相思之苦非金钱所能补救的意思。他觉得受宠若惊。不存私心的情爱，总是让人受宠若惊的。

“嗐，我的妈哟！”甘泼太太一倒身坐在理发椅上，哼哼着说，

"那边儿的那个该死的黄牛店哪，徐度派先生，已经尽它的力量把我给治倒啦。别管这个幽谷[1]中哇有多少难伺候的病体穿棉(缠绵)的主儿，跟这个一比呀，也都得气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啦。"

这么谈论所有那些容易拉拢的顾客，本是甘泼太太和她那些同行的朋友素来的习惯；这倒既能让想抢差使的人望而却步，又能解释出当看护的必须养尊处优的理由呢。

"还谈什么身子骨儿哪！"甘泼太太说。"人的身子骨儿呀，非得是砖头做的才禁得住这个啊。没多少天以前呀，哈里斯太太跟我说得很有道理，'哎哟，莎莉·甘泼，'她说，'这是怎么才能办得到的呀！''哈里斯太太，'我跟她说，'咱们并不指着自个儿，咱们的希望多半儿是寄托在别的方面啊；这就是咱们的宗教信仰，咱们还发现老天真是隔不了一层纸哪。''莎莉，'哈里斯太太说，'人生世上呀就是于(如)是。人间万事的结菓儿呀，也都应作于(如)是观！'"

理发师柔声柔气地嘟囔了一声，那意思仿佛说，哈里斯太太的这句话虽然也许不太好懂，从这么一位名家嘴里说出来还不够令人满意，可倒真能显出她这人是心智并用呢。

"你瞧，"甘泼太太接着说，"我呀这就要跑二十英里的远道儿，当月子里的看护的，我相信再也没比这更不怕担风险的啊。哈里斯太太也是个生儿养女的人，她腔子里的那颗心还怦怦怦直跳哪，她跟我说了，'你不是要走吧，莎莉，上帝饶恕你！''干嘛不走哇，哈里斯太太？'我回答说。'及耳太太呀，'我说，'养过六个孩子，日子都没赶前错后；难道说，太太——我请教您这位当母亲的——她还会打这回起就没准日子了吗？我听见她说过八百

---

[1] "(死阴的)幽谷"一语出《旧约·诗篇》23章4节。

回啦，'我跟哈里斯太太说，意思是说及耳先生，'他可以打九个便士一个小钱儿[①]的赌，说他太太比《摩尔氏历本儿》[②]还可靠哪，说出了日子跟时辰都绝对错不了哇。难道说，太太，'我说，'她还会单单这一回就不行了吗？'哈里斯太太说，'不会呀，老大姐，天地之间没有这个道理呀。可是哪，'她说，眼泪都快围着眼圈儿转啦，'你是个老经验，比我呀明白得多，还会不知道芝麻大的事儿都能让咱们心里堵得慌吗？一出喷趣[③]戏呀，'她说，'一个扫烟囱的呀，一只纽芬兰狗[④]呀，或是一个醉鬼愣头磕脑地拐弯儿抹角呀，都可以让咱们不好受嘛。'这是保不齐的事啊，徐度派先生，"甘泼太太说，"这谁也没法儿不承认啊；别瞧我的簿子上整整空着一个礼拜哪，出这趟远门啊，我可倒真是提溜着心哪，您还别不信，先生。"

"你这人也太一片热忱了，你明白啦！"波莉说。"你这人也太爱自找烦恼了。"

"自找烦恼！"甘泼太太把两手一扬，把眼珠一翻，喊道。"就满打从今儿个起呀，直顶到俩礼拜天跑到一块儿[⑤]，您都再也不说一句实话，先生，这回您可总算是说了实话啦。我瞧着人家受罪哇，比自个儿受罪还难受哪，这可谁也未必想得到吧？我给带到人间来的成群的儿女呀，"甘泼太太说，"要是一个个都弄清楚了，是谁的功劳哇，就给谁上功劳簿，到圣宝楼[⑥]施洗池去受起

---

① 英国的铜钱(farthing)，等于一便士的四分之一。

② 指摩尔(F. Moore，1657—1715？)于1700年出版的1698—1731年的历本，内容有种种预言，称为"星辰之声"。

③ 喷趣(Punch)，英国傀儡戏中的主人公。

④ 指一种本是纽芬兰产的大狗，以聪明，脾气温和，有力气，并善游泳著称。

⑤ 英国谚语，意谓永不会有那一天。

⑥ 应说"圣保罗大礼拜堂"。

洗来呀，只怕得一个礼拜才完得了事儿哪！”

“那个病人是要到哪儿去！”徐度派问。

“到哈佛德郡[①]去，好呼吸呼吸家乡的空气呀。可是呀，别管家香也罢，家臭也罢，”甘泼太太说，“哪样儿也甭想能让他恢复健康啊。”

“就这么糟心吗？”那位面带忧思的理发师问。“真是的！”

甘泼太太神出鬼没地摇头晃脑，嘴也撅起来了。“人不光是身上会发烧，”她说，“心里也保不住发烧啊。你可以拚命喝你的癞蛤蟆水，直顶到肚子里冒泡儿呀，冒得人都飞到半悬空里去啦；可还是心病难医呀。”

“嗐！”理发师睁开了两眼，把他象大乌鸦的那方面又拿了出来，“我的天老爷子！”

“哼。你可以让你的身子呀轻得赛过轻气球儿，”甘泼太太说。“脑子里有了毛病，人睡在床上呀，嘴里可就不定说些什么吧；你心里也该有块大石头啦。”

“这阵儿又说的是哪种话了呢？”波莉问，非常感觉兴趣，直咬手指头，好象饿疯了似的。“是见神见鬼吗？”

甘泼太太一见理发师那么好奇心盛，好象吃了兴奋剂似的，也许早就不能守口如瓶，把没打算说的话也说出来了，所以就特别意味深长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还说，这是无关紧要的事。

“今儿后晌儿啊，我就要跟那位病人坐驿车离开伦敦啦，”她接着往下说。“我呀要到他家里去待个一两天，等他找着了一个乡下看护（去他妈的乡下看护吧，那些粗手笨脚的歪刺货会伺候

---

① 原文“Har'fordshire”本应作“Herefordshire”（英国西南部一郡），被甘泼太太一说错，就好象说的是美国的哈特佛德（Hartford）了。

人才怪哪），然后哇，我再回来；我也就是为了这个才心烦哪，徐度派先生。可是我倒希望，只要我一天没回来呀，就什么都顺顺当当的，不至于出什么岔子；但得于(如)此，照哈里斯太太的说法儿，那就请及耳太太只管自个儿去拣日子吧——白天跟黑夜的哪个时辰，我都一样欢迎啊。”

上面的这些话，都是甘泼太太说给理发师一个人听的，当时贝利先生正忙着系领巾，穿上衣，还照着镜子冲自己做鬼脸儿呢。忽然听见甘泼太太又冲他个人说话，这才转身掉脸，跟他们一块儿把话说下去。

“咱们仨那回在瞿述伟先生那儿会面之后，”甘泼太太说，“您还没到旧城圈里来过吧，先生？”

“来过，我来过呀，莎拉。昨儿夜里就在那儿哪。”

“昨儿夜里！”理发师喊道。

“是呀，波莉，这倒不是瞎说。要是较正確的话，还可以说是今儿早晨呢。他在我们那儿吃饭来着。”

“那个小歪毛儿淘气儿说‘恶们’① 可又说的是谁呀？”甘泼太太一百个不耐烦地把语气加强了说。

“我跟我的家主爷，莎拉。他在我们家吃饭来着。我们倒很会开心呢，莎拉。喝了那么些酒，甚至于让我得在早晨三点钟雇马车送他回家。”这个孩子还要再往下说，话已经到了舌尖，一想起这多么容易吹到他主人耳朵里，克令普先生还几次三番警告他别“碎嘴子唠叨”，可就把话咽下去，只是找补上这么一句，“她正在那儿熬更守夜，等他回家呢。”

---

① 这是照过去北京人的读书音，将“我”读成“恶心”的“恶”。原文是在us前加一 h 音，成了 hus。

“从各方面看来啊，”甘泼太太口角尖酸地说，“她倒不妨心里放明白些，别干这一类的事儿把身子给累坏了哇。他们夫妻俩在一块儿呀，倒似乎是还挺和美吗，先生？”

“噢，是的，”贝利回答说，“倒是还和美。”

“这我听了很高兴啊，”甘泼太太又意味深长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他们结婚还没多少日子，”波莉搓着两只手说，“除了和和美美的以外，一时也还用不着怎么样呢。”

“用不着啊，”甘泼太太又发出了第三次意味深长的信号。

“何况，”理发师又接着往下说，“那位先生的为人又正象您夸奖的那样呢。”

“我呀是发现事实怎么样就怎么说，徐度派先生，”甘泼太太说。“要不然让我嘴上长疔！可是哪，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那儿要是有个玻璃窗啊，有些人可就得白天上铺板啦，您还别不信！”

“可是你意思并不是说——”波莉·徐度派没能把话说完。

“不是呀！”甘泼太太马上就拦他的话头儿，“我才不是这意思哪，别以为我是这意思啊。让我受综合裁判[①]的苦刑，我也不能承认这个呀。我呀也就是说，”那个好女人一边这么找补上，一边站起身来，把围巾围好，“黄牛店正等着我哪，宝贵的时间也过得很快啊。”

小理发师好奇心盛，非常想去瞧瞧甘泼太太的病人，因此就向贝利先生提议陪她到黄牛店去，亲眼瞧着驿车离开那儿。那位年轻的绅士表示首肯，三个人就一同出门。

---

① 该说“宗门裁判”或“宗教裁判”。

甘泼太太已经全身披挂，准备上路，穿的是她最近的那套丧服，到了那个酒店，就把两位朋友撂在院子里，让他们去自己张罗自己；走到楼上那间病房，只见跟她一块儿吃辛受苦的卜理哥太太正给病人穿衣服呢。

这位病人已经非常消瘦，好象是一让他动窝儿，浑身的骨头就得哗啷哗啷地直响。两腮已经掉了坑儿，眼睛也显着大得邪行。在安乐椅上往后靠着，与其说还有活气儿，倒不如说象个死人；甘泼太太一露面儿，就朝门那边儿转他的两个没精打采的眼珠儿，费了那么大劲儿，直仿佛就凭它们的重量，要想挪动就不会轻而易举似的。

“这阵儿呀咱[1] 怎么样啦？”甘泼太太说，“瞧模样儿咱倒挺可爱哪。”

“要照这么说呀，瞧模样儿咱可就比咱这人可爱得多喽，”卜理哥太太答声儿说，好象有点起急冒火似的。“咱必是屁股朝外下的床吧[2]，因为咱简直是个倔巴棍子嘛。真没见过这样的人。要是依着他哪，连洗脸他都不会让你给他洗呀。”

“她把胰子搁我嘴里了，”那位倒霉的病人有气无力地说。

“那你就不能别张嘴吗？”卜理哥太太马上就还过去。“你想让谁光给你洗脸上的这地方，别碰着那地方，净干这路细活儿呀把眼都给弄瞎了，一天可才挣半克郎？要想找点儿正碰在你痒痒肉儿上的刺讥（激），那就该一分货一分钱啊。”

“哎哟我的妈！”那位病人喊道，“哎哟我的妈哟！”

“你瞧！”卜理哥太太说，“打从我把他弄下床来以后哇，莎

---

① 指那位病人，是一种滑稽口吻。

② 英国人形容人脾气别扭，常说“左脚先下床”（按照古来的迷信，这是不吉利的）。屁股朝外下床当然就更甚于此。

拉，他的行为还就老是这么不象话，你信不信啊？”

“咱们呀把他伺候得这么周到，”甘泼太太说，“他倒还不知情哪。噢，别不害臊啦，先生，别不害臊啦！”

说到这儿，卜理哥太太就抓住了病人的下巴颏儿，拿一把头发刷子来刮他那倒霉的头皮。

“我猜这你也不喜欢吧！”她又住了手，拿眼瞅着他说。

要说他不喜欢这个，那倒也很可能，因为那把刷子是现代艺术所能制造的最坚硬的器具的一个样品，把他两只眼睛的眼皮儿都摩擦红了。一见她并没猜错，卜理哥太太就志得意满，并且耀武扬威地说，“她早就知道嘛！”

及至他的头发又舒舒服服地一直被摩挲到眼睛里，卜理哥太太和甘泼太太就给他系上了领巾，把衬衫领子的位置安排得十分妥帖，正好让那浆得挺硬的两个尖儿也侵入那个器官，引起了人工眼炎。接着，背心和上衣就也穿好了；既然每一个钮扣都硬给扣错了，两只靴子也穿得左右颠倒，归了包堆，他当时的模样儿也就未免惨得慌了。

“这有点儿不对吧，”那位弱不禁风的病人说。“我好象穿的是别人的衣裳。整个人都歪到一边儿去了；两条腿也让你弄得这条比那条短了。兜儿里还有个瓶子。你让我坐在瓶子上是怎么回事？”

“欠宰的东西！”甘泼太太把那个瓶子掏出来，喊道。“他没把我夜里喝的那瓶酒弄到他兜儿里去才怪哪。他那件褂子在门后头挂着的时候哇，我把它当个小小的家什橱来着，可又把这碴儿满给忘啦，贝特茜。你还可以在他的那一个兜儿里找着一两个葱头，还有一点儿茶叶跟糖，我的乖乖，劳你驾也给拿出来吧。”

贝特茜把这份财产，还有属于一般杂货类的一些别的物件，

都给拿出来了；于是甘泼太太就把它转移到自己兜儿里——那个兜儿还就等于一种南京棉布[1]做的背篮。跟着茶点就端上来了，给这两位堂客预备的是排骨和浓麦酒，给病人预备的是一盘牛肉茶。这一餐小饭刚用完，约翰·西锁就露面儿了。

“起来啦，衣服也穿好啦！”约翰一边喊着，就在他身旁坐下。“那倒好极了。你人觉得怎么样？”

“好多了。可还一点儿也没力气。”

“那不稀奇。你已经受了一场大罪了。可是，呼吸呼吸乡间的空气，换换环境，”约翰说，“一定会让你变成另一个人的！嘿，甘泼太太，”一边好意替那位病人整理身上的衣服，一边笑呵呵地这么找补上，“关于一位先生身上穿的衣服，你倒有些异想天开的见解呢！”

“路撒姆先生呀，不是让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给他把行头穿上的，”甘泼太太不怒自威地回答说，“要是有必要的话，这倒是我跟贝特茜·卜理哥太太可以在市长大人跟不平凡议员[2]面前证明的啊！”

这时候，约翰正站在那位病人面前的地方，给他解除上文提到过的那个硬领儿让他受的痛苦呢，那位病人忽然悄声儿说：

“西锁先生！我怕让人把话偷听了去。我有点儿很特别很奇怪的话要跟您说；病了这么些日子，这始终都象块可怕的大石头

---

① 南京棉布：本指中国南京出产的用一种黄色棉花制成的粗布，但亦可指用染黄了的普通棉花制成的粗布。

② 该说“评议员”。“common”一字有时只作“公众的”解，不作“平凡”解，甘泼太太不懂，故将“市参议会”(common council)议员说成“不平凡议员”(uncommon counsellors)。

似的在我心上压着呢。”

约翰是个一切动作都很快的人，正要转过身来请那两个女人离开这间屋子，那位病人就把他的袖子拽住了。

“现在不行。我没那个力气，我没那个胆量。等有了力气有了胆量再说行不行？把它写出来行不行，要是我觉得这比较容易，也比较合式的话？”

“行不行！”约翰喊道。“嘿，路撒姆，到底是什么事呢！”

“别问我是什么事。这是惨无人道、不合人情的。想起来很可怕。说出来很可怕。知道了很可怕。帮人家干这个很可怕。您对我万分厚道，就让我亲一下您的手来谢谢您吧。您还得再厚道点儿，别问我是什么事！”

约翰先是大吃一惊，瞪着眼瞧着他；一想起他是多么形销骨立，新近害热病，脑子里就象火烧火燎似的，可就相信他不是见鬼见神，将无作有，就是因为灰心丧气，不定想到哪儿去了。为了进一步掌握有关的材料，就抓了个空儿，趁着贝特茜·卜理哥正拿大衣和围巾把他裹起来的工夫，把甘泼太太拽到一边，问这个病人是不是已经十分心安神定了。

“哎哟，我的老天爷，安定才怪哪！”甘泼太太说，“他都把他的看护一直恨到这会儿喽。他们向来都是这样啊，先生。这是某种病人一定会有的症候嘛。不到半个钟头以前呀，那个可怜的宝贝儿还净找我跟贝特茜·卜理哥的碴儿来着，要是能让您听见哪，您也就该纳闷儿我们俩怎么还没连急带气一命归阴喽。”

约翰所疑心的事情，这就几几乎算是证实了；因此就并没把病人刚才说的话真放在心上，又恢复了原先那种眉开眼笑的态度，由甘泼太太和贝特茜·卜理哥帮着，还就领着路撒姆下楼，

去上那眼看就要启程的驿车。

把那个病人慢慢地扶到车上去的时候，波莉·徐度派站在门口，紧紧地叉着两只胳膊，睁大了两只眼睛，聚精会神地瞧着。只见那个病人的两手骨瘦如柴，脸上也憔悴不堪，波莉脑中的印象甭提多深，象说体已话儿似的还告诉贝利先生说，给他一镑钱，他也不肯错过得见此公的机会。贝利先生先天的禀赋跟他不一样，倒说要想让他别去瞧他给五个先令也就行了。

怎样把甘泼太太的行李安放得让她满意，那倒是个麻烦问题；那位堂客所携带的每一个包裹，都有个很不方便的特点，得单搁在一个车箱里，不能有别的行李挨着它，万一受了损伤，可就得兴词动讼，要求车主儿赔她一大笔钱。那把打着个圆补钉的伞，尤其是不好打发，已经碰得七凹八凸的铜鼻子，从岂有此理的裂缝里钻出来了好几回，把别的乘客吓得心惊胆战。说真的，因为急于给这件动产找个避难之所，在五分钟之间，甘泼太太就让它不定搬了多少回家，一把伞都好象是变成了五十把了。最后又忽然不翼而飞，至少据她说是丢了；在此后的五分钟之间，别管车夫往哪儿跑，她都当面锣对面鼓地要求他"赔"她的伞，哪怕闹到众议院里去，也不肯善罢甘休。

最后，她的包袱，木套鞋，篮子，还有她的每一件别的东西，倒居然都已经处置好了，于是她就和和气气地向波莉和贝利先生告辞，给约翰·西锁请了个安，还象离开一个心中怜爱的同行姐妹那样，跟贝特茜·卜理哥分手而别。

"但愿你的病人越多越好，我的心肝肉儿，"甘泼太太说。"请你去的还都是好地方。过不了几天呀，我希望，咱们姐儿俩又可以在一块儿干活儿，一个来一个走啦，贝特茜；但愿咱们下一次聚会呀，是在一个人口儿多的人家，害病呀是家常便饭，这个没

好哪，就把那个给招上啦，轮着班儿来，真象是正事正办似的。”

“我才不嫌这一天到得太快，”卜珥哥太太说：“也不管它得继续多少礼拜哪。”

甘泼太太用一句跟这针芥相投的话来答复，正往车那儿倒退，又撞在正顺着便道往前走的一男一女身上。

“瞧着点儿，瞧着点儿啊！”那位先生喊道。“喂！我的妈哟！嘿，敢情是甘泼太太呀！”

“怎么着，是黄壤先生吗！”那位看护嘴里失声说，“黄壤太太也在这儿哪！真个的，谁想得到咱们会在这儿遇见啊！”

“要出伦敦城吗，甘泼太太？”黄壤喊道。“这是很难得的事呀，是不是？”

“是很难得呀，先生，”甘泼太太说。“可顶多也就是去一两天。这就是，”悄莫声儿地说，“我跟您提过的那位先生。”

“怎么着，在车里哪！”黄壤喊道。“就是你打算推荐的那一位吗？怪呀。我的乖乖，这倒会让你感觉兴趣的。甘泼太太认为对咱们可能很合式的那位先生就在这车里哪，我的好太太。”

黄壤太太非常感兴趣。

“喂，我的乖乖。你可以站在这门口儿的台阶儿上，”黄壤说，“去看他一眼。哈！就在那儿呢。我的眼镜儿哪儿去了？噢！没什么。找着了。你瞧得见他吗，我的乖乖？”

“瞧得挺真，”黄壤太太说。

“我敢赌脑袋，你知道啦，这才是千载难逢的事儿呢，”黄壤心花怒放地说。“这种机会，我的乖乖，我倒无论如何也不愿意错过呢。这让人心痒难抓。这倒很有趣儿呢。几几乎是一出小小的戏剧嘛，你知道啦。唷！他就在那儿呢！不错。身体好象不大好，黄太太，对不对？”

黄太太表示同意。

“闹了归齐，说不定他倒还是要送上咱们的门来呢，”黄壤说。“谁知道呢！说真格的，我觉得我对他好象是应当稍微表示点儿敬意才对。他不象是一个跟我素昧平生的人啊。我倒非常想脱帽行礼呢，我的乖乖。”

“他正拚命往这边儿瞧呢，”黄壤太太说。

“那我就要这么办了！”黄壤喊道。“您好哇，先生！希望您身体好。哈！他也鞠躬了。倒真是上等人派头呢。甘泼太太兜儿里搁着咱们的片子呢，我相信。这是百年一遇的事儿，我的乖乖——外带着还挺好玩儿呢。我并不迷信，可是咱们是专干那一行的，倒真象是命中注定，早晚得向他献上那些令人悲惨的小殷勤呢。你要是向他飞个吻，我的乖乖，那倒谁也没有理由可以反对呀。”

黄壤太太遵照而行。

“哈！”黄壤说。“他明摆着是心满意足了。可怜的家伙！你这么着我倒很高兴，我的好太太。再见，甘泼太太！”他摆着手说。“你瞧，他走啦；你瞧，他走啦。”

他果真是走了；这些话还没说完，驿车就雷声隆隆地奔驰而去。黄壤先生夫妻二人正兴高采烈，也欢欢喜喜地走了。贝利先生一走得开，就要跟波莉·徐度派一同告退；可还是稍微又等了一会儿，才能让他那位朋友别舍不得离开那块地方，因为那位理发师见了卜理哥太太，脑筋上早已留下极深的印象，只顾赞美那位堂客嘴上的胡须，还说她是天生的尤物呢。

驿车的周围乱哄了一阵，小小的一片烟尘终于消散了，这时却有人瞧见拿德盖特，在黄牛店咖啡室顶黑的小房间里，怔怔磕磕地瞅着那个钟——好象那永不露面的人有点姗姗来迟似的。

第三十章

最雍雍肃肃的家庭中，亦可鸣钟作种种变调，三叠八钟变调①，裴夫子更独擅胜场。

外科医生切下了人的一个肢体，首先得处理无情的刀子所割断的动脉。这部书毫无悔心地这样写下去，已经从裴家的躯干上砍下了它的右臂慈悲，责无旁贷，因此也就应当去照看那位好比树干的生身之父，瞧瞧他没了那个女儿，是不是还枝枝叶叶都能欣欣向荣。

说到裴斯匿夫先生，不妨首先提一提的是，既然已经给二女儿谋得了人间最难得的幸福，物色到一位性情温厚、度量优容的丈夫，既然已经了却他这位慈父心中的夙愿，让她这么快快活活地成人立业，宜室宜家；他也就好比枯木逢春，可以让自己光辉灿烂的良心展翅舒翎，就是要抟扶摇而直上，也觉得不至于难以胜任。戏台上的父亲把女儿嫁给所属意的人之后，照例都是要为自己称庆，说除了马上归天以外，再也无事可做了——即便有真是忙着要离开人间的，倒也并不多见。裴斯匿夫先生呢，却是那种比较贤明、比较务实的父亲，似乎是认为他的当务之急是在世上活着；既然已经剥夺了自己的一种安慰，还就得去另找些安慰，来个翠围红绕，终老此乡。

可是，别管这位好人多么想去谑浪笑傲，并且在幻想的花园

里戏要一番(假如可以这么说的话)，跟一只会建筑的小猫儿一样，他也还是时时刻刻都有个障碍物摆在面前。温文娴雅的持扇小姐受人凌贱，恚恨之心不但未能稍减，或是渐渐消释，反而郁结在她胸中，越来越象油浇火燎似的，简直都要造起反来，老是拿刀动杖，跟亲爱的爸爸吵闹不休；让她的老太爷过——因为没有更好的比喻——一般人所谓“狗的日子”。可是，别管是在狗窝里，在马棚的院子里，还是在人家宅子里，又有哪只狗过的日子能有裴斯匿夫先生跟他的好孩子在一块一半儿那么受罪呢？

父女二人正坐在那儿吃早点。汤姆已经回自己屋去了，屋里就剩了他们俩。裴斯匿夫先生始而是皱着眉头；渐渐地收起了脸上的愁容，却又偷偷儿瞧了他的孩子一眼。那位小姐的鼻子也实在是很红，还紧紧地往上翘着，好象是准备大动干戈呢。

“持扇，”裴斯匿夫先生喊道，“咱们俩是怎么啦？我的孩子，咱们俩为什么不齐心了呢？”

老太爷表现出无限爱女之心，虽然热诚坌涌，那位小姐的回答却很难算是投桃报李，因为只是一句“讨厌，爸！”

“讨厌！”裴斯匿夫先生照说了一遍，那种腔调就好象心如刀绞似的。

“噢！这阵儿跟我这么谈话，爸，”那位小姐很沉静地说，“可已经太晚了。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到底值几个钱。”

“太让人难受了！”裴斯匿夫先生冲他吃早点用的茶杯喊道。“真是太让人难堪了！她是我的孩子。多年以前，她脚上穿着没

① 鸣钟作种种变调：指用一组钟敲奏种种不依原来次序的变调，常用以喻“翻许多花样”。三叠八钟变调是鸣钟术的术语。

样子的绒线鞋——简直可以说戴着脚套儿——我还把她抱在怀里呢！”

“甭拿这个来俏皮我，爸，”持扇顶上一句，脸上露出了怀恨在心的神气。“我也比我妹妹大不了多少岁，别瞧她倒已经跟你朋友结婚了。”

“嗐，人类的天性嘛，人类的天性嘛！可怜的人类的天性！”裴斯匿夫先生对人类的天性直摇头，好象自已并不属于人类似的。“想不到咱们父女不和还就是为了这么个原因！哎哟我的妈，哎哟我的妈！”

“好说，为了这么个原因！”持扇喊道。“快把真正原因说出来，爸，要不然我可要自己说了。留神！我可要说了！”

她把话说得这么带劲儿，也许是能够感染人。别管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裴斯匿夫先生回答的时候，语调和脸上的表情都变得怒气冲冲，即便还说不上又凶又横。

“你要说！你早就说了。昨天就说来着。你没一天不说。简直不懂礼义廉耻；不怕人知道你的坏脾气；你已经在瞿述伟先生面前现过一百回眼了。”

“我现眼了！”持扇喊道，脸上带着一种苦笑；“噢，可不是吗！这我不在乎。”

“那就说让我也现眼了吧，”裴斯匿夫先生说。

他女儿没回答，只是撇唇咧嘴地笑了一声。

“今天咱们既然是得把话说开了，慈善，”裴斯匿夫先生把脑袋晃得象拨浪鼓似的，“那就让我告诉你我不答应吧。你这么胡闹可不行，小姐！这我才绝对不准许呢。”

“我想做，”慈善前后摇晃她那张椅子，还把嗓门儿提得很高，我想做而且也已经做出来的事，爸，还就非做不可。我才不

能让人把我揉搓成面团儿似的呢，你放心吧。我活在世上已经比谁都更让人欺负到家了，”说到这儿，就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你要是更由着性儿欺负我，那不也是意中之事吗？可是这我不在乎。哼，我才满不在乎呢。”

她说的时候调门那么高，真把裴斯匿夫先生给弄急了，想找个法子去把它压低，又毫无把握，若疯若狂，往左右看了看，就站起来拿手去拨浪她，一直到她头上那绺儿打着蝴蝶结子的头发都象翎毛似的摇晃起来了。她没想到他会动野蛮，吃惊非小，因此这一招也就果然是立竿见影了。

“还得再来一回！”裴斯匿夫先生一边重新坐下来，好喘一口气儿，一边喊道，“要是你敢这么扯开了嗓门儿说话。你说受人欺负到底是什么意思？约那斯先生要你妹妹不要你，那可有什么办法？我倒要知道知道。这又有我什么事呢？”

“我没受人利用吗？我的情感没受人玩弄吗？他没先追求我吗？”持扇把两手一合，抽抽噎噎地说；“哎哟我的老天爷，我为人的下场就是让人拿手来拨浪我吗！”

“还得再让人拿手来拨浪你呢，”老太爷接过来说，“要是你把我逼急了，非用这种手段来给我这草芥寒门保持体面不可。我万想不到你会这样。我纳闷儿你怎么会这么没气没囊。约那斯先生心里既然没你，你怎么倒还想要他呢？”

“我想要他啦！”持扇感叹着说。“我想要他啦，爸！”

“那你这么吵闹不休又为的是什么呢？”他父亲还讲出了这么一句来，“要是你并不想要他的话。”

“因为人家对我口是心非来着，”持扇说，“还因为我的亲妹妹跟亲爸爸也一条藤跟我作对来着。我并不是跟她生气，”持扇说，瞧脸上的模样儿，却从来也没生过这么大的气。“我是可怜

她。我是替她发愁。我知道她嫁了那个坏蛋，将来的命运该多么惨了。”

“约那斯先生并不会因为你管他叫坏蛋就活不下去了，我的孩子，我敢说，”裴斯匿夫先生又渐渐地恢复了听天由命的态度：“可是你就爱管他叫什么叫什么完啦。”

“完不了，爸，”慈善说。“哼，完不了，咱们俩不光是在这一点上意见不一致呀。我不甘心屈服。顶好是让你知道这个，马上就知道。不行；我倒实在是不甘心屈服呢，爸！我并不完全是个傻子，也不是个瞎子。就这么一句话：我倒不甘心屈服呢。”

别管她的话是什么意思，反正这回就等于她拿手去摇晃裴斯匿夫先生；那位老太爷强作镇定，却还是很象风中弱柳，可怜到家了。他的怒气变成了和蔼谦恭，说出话来也轻声柔气，大拍马屁了。

“我的乖乖，”他说；“你发了点儿小脾气，我要是涵养不够，一时急躁起来，用了个不正当的手段来把它压下去，怕的是这不但让我生气，而且还会让你身体受伤——我可能是这么来着；也许真是这么来着——那就请你原谅吧。父亲请求孩子原谅，”裴斯匿夫先生说，“我相信，可真是让性情顶粗野的人瞧着心肠都得软下来呢。”

可是裴斯匿夫小姐心肠倒绝没有软下来——也许是因为性情还不够粗野。恰恰相反，她还一口咬定，并且左三右四地说，她并不完全是个傻子，也不是个瞎子，她倒不甘心屈服呢。

“你是想错了，一时明白不过来，我的孩子！”裴斯匿夫先生说；“可是我不问你是怎么想错了；我不愿意知道。千万别再提了！”他这么找补上，把手伸出来，脸上也又发红了，“别管你到

底是怎么想错了，我的乖乖，咱们就避免再谈这个问题吧。”

“避免跟我再谈这个倒是很对，老太爷，”持扇说。“可是我希望能够绝对避免，所以就得请求你给我安个家。”

裴斯匿夫先生往屋里周围一看，说道，“安个家，我的孩子！”

“另安个家，爸爸，”持扇说，态度越来越庄严了。“把我安置在托节斯太太那儿或是别的什么地方，让我可以自立门户吧；我可不能在这儿住着，要是得避免再谈这个问题的话。”

说不定，裴斯匿夫小姐也许是一想起托节斯公寓，眼前就仿佛是出现了一群如醉如狂的人，全都病染相思，要拜倒在她的脚下。说不定，裴斯匿夫先生既然是返老还童，一听她提出那个公寓，就也许是发现了一条捷径，可以把一个讨厌的包袱从肩膀上卸下来，省得有这么个东西监视着他，并且给他气受。反正毫无疑问的是，在裴斯匿夫先生仔细听着的耳朵里，这个提议倒并不象是给他的一切希望敲响了凄凄惨惨的丧钟。

无奈他这人感情极丰富、感觉也极灵敏；所以就用双手把小手绢儿往眼睛上使劲儿那么一按——这种人本来一向都是这样；尤其是在有人观察的时候。“我的两只小鸟儿，”裴斯匿夫先生说，“一只已经撇下了我，投入生人的怀抱；另一只又要往托节斯公寓那儿飞！哎，哎，我算是成了什么东西了呢？我不知道我到底算是成了什么东西。别管他喽！”

因为说了半截儿就说不下去了，这篇话倒也许更哀感动人，可是就连这个慈善听了也等于耳旁吹风，好象铁石心肠似的，还是丝毫也不可动摇。

“可是我向来都是，”裴斯匿夫先生说，“为自己的幸福而牺牲孩子们的幸福——我意思是说，为孩子们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我才绝不肯从今天起就改变我的立身处世之道呢。

你在托节斯太太那儿要是能比在父亲家里快乐，我的乖乖，那就到托节斯太太那儿去呗！别惦记着我，我的姑娘！”裴斯匿夫先生很动感情地说：“甭问，我倒还可以把日子过得相当不错呢。”

慈善小姐明明知道她一表示愿意分居另过，父亲听了就心中暗喜，因此就把自己的高兴压下去，跟他磋商起条件来。关于这个问题，一起头儿他也太象井底之蛙，所见不广了，甚至于有再跟她闹一次意见的危险，说不定还许得再拿手去拨浪她呢。渐渐地，却好象是已经商议妥协，一天风雨跟着也就散了。说真的，慈善小姐的计划是让双方都觉得恰如人意的，要是还没能化干戈为玉帛，那倒得说是一桩怪事呢。没多大工夫，就商量好把这个计划试一试，而且事不宜迟；持扇本来已经有不少日子都托病不去应酬瞿述伟先生和玛丽了，要是问起她来，就不妨说是因为身子不好，需要改变环境，还希望住得离妹妹近些，所以才离开家庭的。这一切父女二人都同意了之后，裴斯匿夫先生就给女儿祝福，态度十分庄严，完全象个虚心克己，作了个难以忍受的牺牲的人，而又拿“善即善报”来自宽自慰。这么一来，自从在那个令人难忘的某一天晚上，约那斯先生甩了大小姐，对二小姐吐露他的痴情，裴斯匿夫先生根据仁义道德还给他帮腔以后，父女二人就算是头一回言归于好了。

可是咱们还是得问——因为这明明是嫌世界上只有“七奇”[1]，别管它到底都是些什么东西，都在什么地方，又给平空添了一奇——裴斯匿夫先生跟他女儿到底又怎么会跟看就要分离呢？父女间的关系怎么会这么大大改变呢？裴斯匿夫小姐为什

① 世界上的七个著名建筑物或艺术品，在古代指埃及金字塔等，在中世纪则指罗马大圆形竞技场等。

么吵闹着要让父亲明白她又不瞎又不傻，绝不能忍受这个呢？别是裴斯匿夫先生已经有了续弦之意吧！别是没结过婚的女人眼睛特别尖，他肚子里的鬼胎已经被女儿瞧穿了吧！

这个问题倒得研究研究。

裴斯匿夫先生是个没褒贬的人，世人对他的毁谤，也就跟往擦得锃亮的东西上哈口气一样，绝不会有所玷污的；普通人做不得的事，因此他就尽可以去做。他知道自己的动机多么纯洁；有了个动机，还就要全力以赴，象只有很好的人（或是很坏的人）才办得到的那样。他是把什么又有力量又明显的再娶一位夫人的动机摆在眼前了吗？是的——而且还是把许多动机合并起来，不止一两个呢。

老马丁·瞿述伟身上已经渐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是在他那么不是时候地来到裴斯匿夫先生府上的那天晚上，他就已经比较低心下气，容易对付了。当时裴斯匿夫还认为这是受了他兄弟去世的影响。哪知道，从那个时刻起，他的性格就似乎是逐步改变，渐渐失去了原来的棱角，如痴似呆，除了裴斯匿夫先生以外，几几乎对谁都漠不关心。他的模样儿还跟往常没什么两样，在精神方面却大改旧观。这并不是说他的七情六欲有哪一样色彩格外鲜明或是黯淡了；这是说他整个人都已经褪了颜色。一个特点消灭了，并没有别的特点代之而起。他的聪明也日逊一日了。眼睛没以前尖了；有时候还耳沉；对面前的一切事情都不大理会；还老爱一连许多天都象哑巴似的不作一声。这个转变的过程是十分和缓的，几几乎刚被人觉察，就已经终告于成。可是裴斯匿夫先生倒比谁都先瞧出这个来，想起了安敦尼·瞿述伟的情形既然如在目前，因此还就认为他哥哥马丁必是也象他那样行将就木了。

在裴斯匿夫先生这么个软心肠的人看来，这是非常可悲可叹的。他没法儿不预料到他那位令亲要变成人家的俎上之肉，万贯家财只怕都得落在没价值的人手里。为了这个他非常难过，决心要让那份儿产业归自己的掌握；拒因觊觎遗产而来献媚的小人于千里之外；用一道城墙，可以说吧，把那位老先生掩护起来，让他为自己所用。因此，渐渐地，他就开始去试探瞿述伟先生，看有没有希望让他变成自己手中的工具。一发现果然有希望，还真能象捏糖人儿似的把他捏成随便什么样子，就要把造成一种能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局面——善心的人！——当作自己一生的事业。只要敢去小试其技，每一次的成功倒都出于望外，因此就好象是听见老马丁的钱已经在自己不沾世尘的口袋里叮当乱响了。

可是，只要一琢磨这个问题（他是个血心热胆的人，还常常要一个劲儿去琢磨），并且意气扬扬地想到，前前后后的事情是怎样因果相关，终于把这位老先生交给他手里，让为恶的小人弃甲曳兵，正直的君子旗开得胜，他就总是觉得玛丽·葛兰是他的绊脚石。任凭老头子怎么说，裴斯匿夫先生也还是知道他对她有深厚的感情。他知道他总是要无微不至地把这表示出来；知道他喜欢她在身旁，她离开工夫一大，他总是有点寝食不安。要说他真起过不留给她一文遗产的誓，那是裴斯匿夫先生万难相信的。要说即便起过这誓，也还有许多法子可以规避，不至于受良心的责备，这裴斯匿夫先生不是不知道的。他还知道，她这么孤苦伶仃，老头子也很难放心，因为瞿述伟先生早就坦白告诉他了。“那么，”裴斯匿夫先生说，“我何妨就娶她当太太呢！我何妨就，”裴斯匿夫先生重说了一遍，让头上的头发根根倒竖，还往斯剖客给他雕的半身像上扫了一眼：“我何妨就先去弄明白他

是不是的确赞成——他几几乎都成了蠢牛木马了，可怜的先生——然后就娶她当太太呢！”

裴斯匿夫先生对“美”这个字感觉倒很灵敏——尤其是对美貌佳人。他对异性的态度是以讨好卖俏著称的。本书的另一部分上记载着，只要抓得着丝毫理由，他就要把托节斯太太搂在怀中——这正是他的一个迷人的地方，跟他那种平和恬淡的性情是分不开的。心里还没想到婚姻二字，他就已经用种种小小的手段向玛丽表示精神上的爱慕了。结果是玛丽报以怒容，可是那又何足挂齿？诚然，这个念头越是在他心里蔓延滋长，他的这些表示就也越来越热烈，躲不过持扇的尖眼睛，马上被她看破了袖内机关；可是他向来都很感觉到玛丽的娇姿美貌的魔力。利益与爱好就这样凑成了一对儿，把裴斯匿夫先生的计划当一辆双马小马车拉着往前跑。

至于说想报复师徒反目那天小马丁口出不逊的冤仇，要用更有效的手段来排斥他，让他休想能跟祖父言归于好，裴斯匿夫先生这人也太温文谨厚、不念旧恶了，谁又能疑心他怀着这种鬼胎呢？至于说碰玛丽的钉子，裴斯匿夫先生倒十分相信，处于她那种地位，只要他和瞿述伟先生能并力夹攻，她是绝没法儿顽强到底的。至于说得问问本人是否心肯意肯，那就绝不是裴斯匿夫先生的道德法规的一部分了；因为他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好人，对谁都准得是个什么样的天赐之福。他女儿既然已经先开口，打破了僵局，父女二人之间既然已经纸包不住火，裴斯匿夫先生如今只要把他的计划进行得能多巧妙就多巧妙，并且用最狡猾的手段去进攻也就行了。

“嗯，我的好先生，”裴斯匿夫先生在花园里遇见了老马丁，因为他爱随兴之所至从那儿走进走出，已经习以为常了，“这个

可爱的早晨我那亲爱的朋友身体好哇？”

“你说的是我吗？”老头子问。

“嗐！”裴斯匿夫先生说，“又赶上他的一个耳背的日子了，我明白啦。难道我还能说的是别人吗，我那亲爱的先生？”

“焉知你就不会说的是玛丽呢？”老头子说。

“可不是吗。您这话很对。说起她来我也可以管她叫亲爱，亲爱的朋友吧，我希望？”裴斯匿夫先生说。

“我希望是这样，”老马丁答声儿说。“据我想，这她是当之无愧的。”

“据您想！”裴斯匿夫喊道，“据您想，瞿述伟先生！”

“你在那儿说话呢，我知道，”马丁答声儿说，“可是你说的话我听不真。大声儿说！”

“他耳朵都快比火石还要聋了，”裴斯匿夫先生说。“我说的是，我那亲爱的先生，我恐怕得决心跟持扇分手了。”

“她有了什么不是？”老头子问。

“我才没听见人问过比这更可笑的话呢！”裴斯匿夫先生念念叨叨地说。“今天他成了个小小孩儿了。”说罢，象牛吼驴鸣似的，声音却并不太高，他又这么找补上：“她没什么不是呀，我那亲爱的先生。”

“为什么要跟她分手呢？”马丁质问。

“她身体绝不算太好，”裴斯匿夫先生说。“她想她妹妹，我那亲爱的先生；她们姐妹俩从怀抱儿就是你疼我我疼你的。我还想让她换换环境，到伦敦去住一程子。且得住一程子呢，先生，要是她喜欢住在那儿的话。”

“很对，”马丁喊道。“这是聪明办法。”

“您这么说我听了倒很高兴。在这一带地方住着怪闷得慌

的，她走后您打算跟我作伴儿吧，我希望？”裴斯匿夫先生说。

“我不打算搬走，”马丁回答说。

“那您为什么，”裴斯匿夫先生跟老头子携手揽腕，说话答礼儿地慢慢往前走；“为什么，我的好先生，不搬到我这儿来住呢？我相信，别管我这茅檐草舍多么贫寒，您住在这儿倒准能比住在一个村庄的酒店里舒服得多。您还得别怪我，瞿述伟先生，您还得别怪我老实跟您说，象青龙店那样的地方，别管经营得多么好（据我所知，路频太太还是咱们郡内一个顶有价值的人呢），让它来当葛兰小姐的家，可就未必合式了。”

马丁沉吟了片刻，然后就一边跟他握手一边说道：

“是的。你说得很对；那是很不合式。”

“就说那撞柱戏，”裴斯匿夫先生口似悬河地接着说，“让一个心通七窍的人瞧着，就许是个顶不入眼的东西。”

“这是庸夫俗子的消遣，”马丁说，“那没错儿。”

“顶庸俗的人的消遣，”裴斯匿夫先生回答说。“那为什么不把葛兰小姐带这儿来呢，先生？您瞧，我的房子在这儿呢！就我一个人儿住，因为汤姆·贫掐我是根本不拿他当什么人的。咱们那位可爱的朋友可以住我女儿那间啊！您自己可以随便挑一间；咱们俩是不会打架的吧，我希望！”

“咱们俩是不容易打起架来，”马丁说。

裴斯匿夫先生把他的手捏了一下。“咱们俩是能够互相摸透脾胃的，我那亲爱的先生，我明白啦！——我倒可以把他绕在，”心里乱舞莺花，对自己这么说，“我的小指头上呢！”

“报酬可以由我瞧着给吗？”沉默了一分钟之后，老头子又说。

“噢！您就别提什么报酬了！”裴斯匿夫先生喊道。

“我说，”马丁重说了一句，好象又稍微犯了点儿往日的固执脾气，“报酬可以由我瞧着给。是不是呢？”

“您愿意这么办就这么办吧，我的好先生。”

“我向来都愿意这么办啊，”老头子说。“你知道我向来都是这样。即便是跟你做买卖，我也希望能够别赊账。这可并不是说不会先欠一部分，等日后再把账算清，裴斯匿夫。”

那位建筑师太受感动了，简直说不出话来，想要往恩公手上滴一滴眼泪，无奈那个蒸馏器已经干涸，连一滴也挤不出来。

“但愿那一天还远得很呢！”他一秉虔诚地感叹着说。“嗐，先生！我要说得出我对您跟您的家属多么关怀，那也就好了！我说的是咱们那位貌美年轻的朋友。”

“不错，”他回答说。“不错。她是需要有人关怀。让她受我让她受的那种训练是很对不起她的。虽然少父无娘，要想找个情投意合的人来保护她，本来也不是办不到啊。当初她还是个孩子，我满足了我的一时之兴，为了应付那些亏心负义的坏蛋，拿她来当挡箭牌，对她倒还算是做了一桩好事，心里想起来还很高兴呢。如今她已经成丁大人，我可就不能拿这话来安慰自己了。她除了自已以外，没有一个保护她的人。我已经让她跟世界上的人成丁仇家敌国，哪只狗都可以爱咬她就咬她，爱冲她摇尾巴就冲她摇尾巴。她实在是需要人家细心体贴啊。不错，实在是需要啊！”

“改变改变她的地位，来个名正言顺，您说好不好呢，先生？”裴斯匿夫先生透了个口风。

“那怎么办得到呢？让她当个女裁缝或是女教师吗？”

“那太造孽了！”裴斯匿夫先生说。“我那亲爱的先生，还有别的法子呢。真是还有别的法子呢。可是目前我太兴奋，也太难

以为情了，还是别再谈下去吧。我简直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容我改日再接着谈吧。”

“你没不舒服吗？”马丁很着急地问。

“没有，没有，”裴斯匿夫喊道。“没不舒服。容我改日再谈吧。我要溜跶几步。上帝保佑您吧！”

老马丁也说了声上帝保佑他，还把他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一扭身转脸，慢慢往房子那边走，裴斯匿夫先生就站在那儿瞧着他走远。刚才那么动感情——换个别的人，还许被人认为是为了号马丁的脉，故意安排的巧机关呢——如今倒已经差不多完全恢复过来。老头子的改情易性，在身体的姿态上却表现得微乎其微，裴斯匿夫先生以目相送，不由得跟自己说：

“可是我倒能把他绕在我的小指头上呢！你就想想看吧！”

碰巧老马丁扭项回头，很亲热地给他行了个敬礼。裴斯匿夫先生也顶礼相还。

“哼，前些时候，”裴斯匿夫先生说，“而且还就在没多少天以前，他还不屑于拿眼瞧我呢。这种变化能给人多大安慰啊。人心的构造就是这么微妙；人心软化的过程原来就是这么复杂！表面上瞧着还跟原先一样，可是我倒能把他绕在我的小指头上呢。你就想想看吧！”

说句老实话，在马丁·瞿述伟这方面，也真象是没一样事不是裴斯匿夫先生可以大胆去试一试的；裴斯匿夫先生说的话做的事没有不对的，出个什么主意也没一回不言听计从。马丁逃出了想发财的穷小子所安排的无数罗网，在猜忌之心所构成的硬壳里萎缩了这么些年，结果倒无非是变成了这位好人的傀儡与玩具。这是那位建筑师所深信不疑的，因此就满脸都是悦色欢容，去作清晨的散步。

他胸中的夏天的天气，也在大自然的胸怀中反映出来。穿过那深深的两排绿树之间的道路，只见乔干密枝漫空笼翠，在那由近而远的一派美景中，却望得见一闪一闪的阳光；穿过那带着露水的凤尾草，被惊起的兔子从其间跳出来，一见他走近就一个个逃跑；经过那水面铺着浮萍的池沼，还有那欹倒的树木，还走进那些低洼之处，一闻见去年的树叶的清香，就引起心中的回忆，一从那儿走过，还就刷刷地作响；那位秉性恬淡的裴斯匿夫，就这样信步而行。经过草地的栅栏门，和发出野蔷薇的香气的荆榛篱落；还经过那些结茅当瓦的农舍，住在里面的人都一见他就躬身施礼，把他当作又善良又聪明的人；那位了不起的裴斯匿夫，就这样一边走着一边默然沉思。蜜蜂往前飞，嗡嗡嗡地告诉人它得去采花酿蜜；无聊的蠓虫老是在空中转圆圈儿，圆圈儿忽而缩小忽而扩大，可总是往前跑得跟他一样快，兴高采烈地在他面前跳舞；长得很高的青草，颜色忽隐忽现，直仿佛一片片轻云远远地在空中飘过，就得让它胆怯起来。鸟儿一个个都好比裴斯匿夫的良心，高高兴兴地在每一个树枝上歌唱；要问裴斯匿夫先生是怎样对这良辰美景表示敬意，那就是一边往前走，一边翻来复去地盘算心中的计划。

因为心不在焉，碰巧让一棵老树蔓延开的根把脚一绊，他就抬起一秉虔诚的双眼，去观察面前的地势。让他吃惊非小的是，他朝思暮想的那人的血肉之躯还就在不远之处。原来就是玛丽本人。还并没有别人陪着。

裴斯匿夫先生始而是停身止步，好象要躲开她似的；可是他的第二个冲动就是往前走，面且步子还很轻快；一边走着，一边发出欢乐的歌声，那么宛转动听，那么天真烂熳，简直好象是一只鸟儿，就短身上的羽毛和两个翅膀了。

听见身背后有歌唱之声，却并非来自那枝头的啼鸟树上的鸣禽，她就回头一看。裴斯匿夫先生飞了个吻，登时就来到了她的身旁。

“在这儿神与物游，赏玩那大自然的美景呢？”裴斯匿夫先生说。“我也是这样。”

她说，这天清晨的景色太美了，一出来就不觉多走了几步，现在要回去了。裴斯匿夫先生说，他也正是这种情形，就跟她一块儿回去吧。

“让我搀着你吧，可爱的姑娘，”裴斯匿夫先生说。

玛丽不领他的情，走得非常之快，让他不得不来劝阻。“我过来的时候你在这儿蹓跶来着，”裴斯匿夫先生说。“这会儿又何必这么狠心，偏要忙着走呢！你不会是要躲着我吧？”

“是的，是要躲着您，”她把火热的脸蛋儿转过来，怒气冲冲地回答说，“您知道我是要躲着您。请撒手，裴斯匿夫先生。让您的手碰一下我就觉得不好受。”

让他的手碰一下！怎么着？他这个齿德俱尊的人是非礼勿动的，让他的手碰一下，不是连托节斯太太——她也的确是一位不会荡检踰闲的堂客——都可以忍受，不但绝不抱怨，而且还显然是很心满意足吗！这实在是太不对了。听她这么说，裴斯匿夫先生很引以为憾。

“这您要是还没注意到，”玛丽说，“那就请您别不相信我亲口告诉您的话，您是个体面人，也别再来招惹我了。”

“也罢，也罢！”裴斯匿夫先生很温和地说，“亲生女儿要是这么着，我觉得我倒许认为没什么不象话，何况又是一位美人儿，那我为什么偏要反对呢！这太狠心了。简直让我心如刀割，”裴斯匿夫先生说，“可是我不能跟你吵架呀，玛丽。”

她想要勉强说一声她听了很抱歉，可是马上就珠泪横流。裴斯匿夫先生来了个老戏重排，把在托节斯公寓里施展过的本领又从从容容地施展出来，好象不打算一会儿就完事似的；还用闲着的那只手攥住了她的手，一边慢慢用自己的手指头把她的手指头掰开，有时候还拿嘴去亲它，一边把话这么接着讲下去：

"在这儿遇见你我很高兴。我倒真是很高兴。这会儿我可以把胸中的郁闷发泄出来，跟你说几句体己话儿了。玛丽，"裴斯匿夫用他那最温柔的语调说——事实上还真是特别温柔，几几乎都成了嗞喽嗞喽猪叫了——"我的灵魂！我爱你！"

真是奇哉怪事，女孩子家的装腔作势！她在那儿假装浑身战抖呢。

"我对你的这片至诚，"裴斯匿夫先生说，"我那温柔腼腆的命根子，是让我自己都觉得非常奇怪的。我本来还以为，这种感觉已经跟一个女人一齐埋在那静悄悄的坟墓里了——要论秀外慧中，德容兼备，那还是个仅次于你的女人呢——可是我发现我是错了。"

她拚命要把手夺出来，可是还不如拚命挣扎，不让一条亲亲热热的大蟒蛇拥抱着她呢——假如有什么这么狡猾的东西可以拿来跟裴斯匿夫相比的话。

"别瞧我是个鳏夫，"裴斯匿夫先生仔细瞧她的手纹络儿，还拿肥胖的大拇指顺着一条纤细的青筋那么一画，"是个有两个女儿的鳏夫，可倒并没有什么碍手绊脚的东西，我的宝贝儿。一个女儿，这你知道，已经出嫁了。还有一个，依着她自己的意思，可就是为了，我不能不承认——这又怕什么呢？——让我可以改变我的现状，也就要离开父亲的家庭了。我这人是有个名声的，我希望。人家谈起我来总是爱说好话的，我相信。论人才，论举止态

度，我也还不至于绝对象个妖怪吧，我敢说。嘻，淘气的手！”裴斯匿夫先生对那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战利品直呼直令地说，“你为什么要把我给俘虏了呢！去吧，去吧！”

他把那只手拍了一下，算是给它一种惩罚；心肠一软，可就又把它包在他的背心里，再去安慰安慰它。

“成就了美满姻缘，还跟咱们那位年高有德的朋友朝夕相亲，我的好乖乖，”裴斯匿夫先生说，“那倒一定是很快乐呢。到了他百岁归居之后，咱们就可以彼此互相安慰。我那可爱的樱草花①，你的意见怎么样？”

“说不定，”玛丽慌里慌张地回答说，“您这样倾心吐胆，我是应当感激的。我不能说我是感激您，可是我倒愿意假定您是值得让我谢谢您的。那就容我谢谢您；并且请您离开我吧，裴斯匿夫先生。”

那位好人脸上现出了一副油滑的笑容；还把她使劲儿一拽，让她更紧挨着他。

“请您，请您撒手吧，裴斯匿夫先生。我不能答应您的要求。我不能接受您的好意。对许多人这都是可以接受的，对我可就不然了。算是行个好，算是发个慈悲，就请您离开我吧！”

裴斯匿夫先生一直往前走，胳膊搂着她的腰，手攥着她的手，那份儿心满意足，就好象他们俩早就你心里只有我，我心里只有你，那么牢结同心，真是一双两好似的。

“您要是恃强凌弱，”一发现说好话也是枉然，玛丽就不再按捺心头之火，“您要是恃强凌弱，逼我陪着您走回去，在路上还用无礼的态度对待我，那可就没法儿不让我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

① 一种早开的花，常用以喻最美丽最珍奇之物。

我把您当作毒蛇猛兽。我知道您的真性情，还就是看不起这样的人。”

“不，不会吧，”裴斯匿夫先生甜嘴蜜舌地说：“不，不，不会吧！”

“您是怎样使心用计，怎样趁火打劫，才能让瞿述伟先生受你的摆布，那我不知道，”玛丽说，“您也许太神通广大了，甚至于可以让他知道了您做出来的这桩事都不至于太受打击，可是这还就是得让他知道，您放心吧，先生。”

裴斯匿夫先生懒洋洋地抬起了沉重的眼皮儿，然后就又让它搭拉下来。这就等于用十分冷静的态度说，“哎，哎，真是的！”

“难道，”玛丽说，“您把他弄得脾气别扭，性情反常，利用他的种种偏见来达到您的坏目的，还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掩蔽他的耳目，不许他了解事情的真相，让本来很仁慈的心肠变得如同铁石一般，难道这还不够吗？难道您有这么大的神通，并且施展您的神通还不够，必须再用这么粗野、这么残忍、这么怯懦的手段来对待我吗？”

裴斯匿夫先生仍然很冷静地领着她往前走，脸上的神气，跟在青草地上吃过草的哪只绵羊都一样温和。

“人家说什么您也无动于衷吗，先生？”玛丽喊道。

“我的乖乖，”裴斯匿夫先生意定神闲，斜着眼瞅着她说，“反躬自问的习惯，还有那——就说敦行励品的工夫好吗？”

“还是说假冒为善吧，”玛丽说。

“不对，不对，”裴斯匿夫先生一边接着说，一边揉搓那只被俘虏的手，好象责备它似的：“敦行励品的工夫——已经让我能够对自己严加检束，要想让我起急冒火儿还真是不易呢。这是

很稀奇的事情，可是，别管是谁，你知道吗，要想让我起急冒火儿还真是不易呢。难道她还以为，”裴斯匿夫先生闹着玩似的把她的手攥得更紧了，“这她就能办得到吗！她也太不了解他的心喽！”

真是太不了解！她这人的心理也确是很奇怪，宁可让一只癞蛤蟆、一条蝮蛇或是一条大蟒来跟她亲热——甚至于让一只熊来搂抱她——绝不愿意受裴斯匿夫先生的密爱轻怜。

“喂，喂，”那位君子人说，“再说一两句话，也就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让咱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很融洽了。我并不生气，我的宝贝儿。”

“您生气！”

“不，”裴斯匿夫先生说，“我不生气。我说我不生气。你也不生气呀。”

在他的那只手底下，有一颗突突乱跳的心却说的是另一个故事。

“我相信你不生气，”裴斯匿夫先生说；“我告诉你为什么吧。叫马丁·瞿述伟的人有两个呢，我的乖乖；你带着一腔怒气去找这一个，保不定就许——那谁知道呢！——对那一个大大不利。你不会是想要去害他吧？”

她满身发颤，傲气凌人地拿眼往他脸上瞅，让他不得不把眼光转向别处。毫无疑问是唯恐被她惹恼，枉费了一番克己的工夫。

“不动刀枪的争斗，我的宝贝儿，”裴斯匿夫先生说，“是会动起刀枪来的，请你别忘了。一个年轻人即便是被剥夺了继承权，前途已经够暗淡了，给他个雪上加霜，也还是很悲惨的事——可是要想那么办又多么容易呢。嗐，那又多么容易呢！据你想，我在

咱们那位年高有德的朋友方面有势力吗?嗯,也许是有势力。也许是有势力。”

他抬起了自己的眼睛去找她的眼睛;带着很迷人的诙谐神气,还把头那么一点。

“不行,”他若有所思地接续着说。“总算起来,可爱的姑娘,我要是你就要把自己的秘密藏在心里。我根本就不相信——我一点也不相信——这会让咱们那位朋友大惊小怪,因为今天早晨我们俩就一块儿谈了些话了,他正替你担忧,非常担忧,要给你想个长久之计,省得身似飘蓬呢。你把事情告诉他,别管会不会让他觉得奇怪,结果可都也许还是一样。小马丁倒也许会吃很大的亏呢。我要可怜可怜小马丁,你知道吗!”裴斯匿夫先生说,脸上带着一副很能说服人的笑容。“是的。他这人不值得可怜,可是我倒要可怜可怜他呢。”

如今她已经哭得那么伤心,而且还真是狼狈万状,让他觉得还是先把搂着她的纤腰的胳膊放下来,光攥着她的手为妙。

“至于这个宝贵的小小的秘密有咱们俩什么份儿,”裴斯匿夫先生说,“那就你知我知莫对人讲吧,而且你也一定会再思再想的。你一定会同意的,我的宝贝儿;你一定会同意的,我知道。别管你心里是怎么个想法儿;你一定会同意的。我好象是听见人说起过——我实在不知道是在哪儿听见,也不知道是怎么听见的,”带着一股子迷人的坦白劲儿,又这么找补上,“你跟小马丁小时候倒真可以说是两小无猜呢。这要是并没继续下去,把他的一生给毁了,居然事过境迁,对他只有益处,咱们结了婚之后一想起来,倒真可以让你心里很痛快呢;因为那时候咱们就可以想想能不能略尽绵薄,帮小马丁个忙了。我在咱们那位年高有德的朋友方面有势力吗?嗯!也许是有势力。也许是有势力。”

这些缠绵悱恻的文章，都是在那个树林子里做出来的，树林子的出口就在裴斯匿夫家左近，他们也已经快走到那儿了，于是他就停身止步，把她的小指头举起来，好象在临别之时又异想天开似的，用开玩笑的腔调说：

"让我咬它一口好吗？"

既然没得到答复，他就只是把它亲了一下；然后就弯下腰去，把自已那张肉缓筋宽的脸凑到她的脸那儿（别瞧他是个好人，可倒有一张肉缓筋宽的脸），说了句求上帝赐福的话（从那样的人嘴里说出来，还就足可以让她成人立业，从此万事亨通），就准许她离开他了。

真风流跟假风流不同，据说是可以提高人的品格，增加人的威严的；在无数的西蒙① 身上，爱情都曾经起过化粗俗为文雅的作用。可是裴斯匿夫先生呢——也许是因为，在格调象他这么高的人眼里，怎么文雅也都仅仅是个臭皮囊——如今就剩了他一个人，瞧着倒确是并不怎么特别起眼。恰恰相反，他似乎是人已经缩小了，改了尺寸了；似乎是正要把脑袋缩到腔子里去；因为力不从心，又觉得怪惨得慌的。他脚上的鞋显着太大了；衣服的袖子显着太长了；头上的头发显着太软了；五官面貌显着太猥琐了；露在外面的颈嗓咽喉，瞧着就好象是谁要奉送它一条麻绳，那倒可以对它很有益处呢。事实上，有一两分钟的工夫，他都浑身发热，面如土灰，垂头丧气，胆怯心虚，还贼眉鼠眼地溜着走，结果就根本不成其为裴斯匿夫了。过了这一阵子，却又恢复过来，带着那么一种慈祥仁爱的神气回到家中，直仿佛他是给夏天

① 西蒙本《十日谈》第五天故事第一中的人物，天生愚鲁，由于爱上了一位高贵的姑娘，忽然变得明理懂事。英诗人德莱顿(J. Dryden, 1631—1700)的《古今寓言》中也曾采用这段故事。

的天气宣传福音的祭司长似的。

“我已经打点好，爸爸，”慈善说，“明天就走了。”

“走得这么快，我的孩子！”

“在这种情形之下，”慈善说，“我才绝不嫌走得太快呢。我已经写信去跟托节斯太太商量个办法了，还请她务必到车站来接我。这你就可以完全不当人的奴隶了，贫掐先生！”

裴斯匿夫先生刚从屋里走出去，汤姆刚走进来。

“不当人的奴隶！”汤姆照说了一遍。

“是的，你的行动可以没人来干涉了，”慈善说。“至少我希望是这样。嗯哼！世界上的事情可真是变化无常呢。”

“怎么着！莫不是——莫不是您要结婚了吗，裴斯匿夫小姐？”汤姆大吃一惊地问。

“未必吧，”持扇迟迟顿顿地说。“我主意还没拿定呢。我相信我是结得了婚的，就看我是怎么决定了，贫掐先生。”

“那当然啦！”汤姆说的完全是真心话。他是从心里相信这个的。

“不价，”持扇说。“我还不打算这就结婚呢。据我所知，谁也还没打算这就结婚啊。嗯哼！可是我不打算跟爸爸一块儿过了。我有我的理由，可都不能告诉人。我是一定会永远都对你很有好感的，你放心，就因为那天晚上你做出了那么大胆的事情。说到你跟我，贫掐先生，咱们俩分手的时候倒真是再好不过的朋友呢！”

汤姆谢谢她这么倾心吐胆，把他当个好朋友，可是她这篇话里有个疑团，让他百思不解。他这人受尽人的轻慢，都只怨自己无德无才，因为对这家人太赤胆忠心，失去了持杯，他心里多么难受，本来就除了知道他这种性格的人以外，谁也无从了解了。

他对这样的命运刚能够默然顺受，慈善就又要离开他们。她是可以说在汤姆眼睛底下长大的。这两位姐妹是跟裴斯匿夫分不开，跟汤姆也分不开的；是裴斯匿夫的大仁大义所包括的两个项目，也是汤姆鞠躬尽瘁的两个对象。他受不了这个；那天晚上汤姆躺在床上，因为思今昔、感沧桑，连两个钟头的觉都没睡。

天亮之后，他还以为这篇语意含糊的话必是在梦里听见的；哪知道，刚一下楼，就发现他们正在装箱子、捆行李，作慈善小姐动身以前的种种准备，整整忙了一天才算完事。为了赶晚上那趟驿车，一到时候，慈善小姐就把所管的钥匙仪式隆重地往客厅桌上一搁，态度雍容地向一家人告别，然后就离开了父亲的家庭——为了这个天赐之福，有些亵渎神明的人还注意到，上帝的忠仆裴斯匿夫下礼拜天在教堂里叩谢上苍，还真是格外卖力气呢。

第三十一章

贫掐先生卸除责任，无须再越俎代庖；裴斯匿夫先生忠于社会，竟能尽应尽之责。

本书前一章的尾声是承前启后的，信笔写来，这一章书自然就锣鼓开场；因为作者正是要跟一个教堂打交道。这还就是直到如今书中都常常提到的那个教堂，汤姆·贫掐也就是在那儿白尽弹风琴的义务。

慈善小姐动身到伦敦去，已经约莫有一个礼拜了。这一天午后，天气又闷又热，裴斯匿夫先生正一个人在外面散步，忽然心血来潮，偏要跑到教堂义地里去。正在墓碑之间流连忘返，要从碑文里面摘出一两个可以利用的格言——他是只要能够制造几个"道德花炮"，等时机成熟再放，就绝不肯把机会错过的——忽然听见汤姆弹起风琴来。汤姆是一有闲工夫，就可以跑到教堂里弹风琴；这本是一架很简单的小风琴，风都是由乐师两只脚的动作来供给；他不依靠别人，甚至于都不需要一个拉风箱的。可是，无论何时，只要汤姆需要，整个村庄里，一直到卡子路那儿，又有哪个大人或是小孩子（收税人也包括在内）会不肯一个劲儿给他拉风箱，直到脸色青里透黑为止呢？

裴斯匿夫先生并不反对音乐；丝毫也不反对。他这人的度量是无所不容的——他常常这么说。他认为，一般地说，这是玩物

丧志，只有那不务正业的人才喜欢呢，倒正配合汤姆的才具。对于汤姆在这架风琴上演奏出来的音乐，他却是非常地宽大为怀，特别地一襟和气；到了礼拜天，汤姆一弹这架风琴，裴斯匿夫就起了无限同情之心，觉得就等于自己在那儿弹，正是那做礼拜的会众的恩人。因此，只要想不出别的法子去捞本儿，别让汤姆白拿工钱不做事，裴斯匿夫先生就总是准许他去培养弹风琴的天才。这么一表示他的善体人情，倒让汤姆很是感恩戴德呢。

那天后半晌儿天气特别热，裴斯匿夫先生溜跶到很远的地方来着。他并没那种可以说是审音知乐的耳朵，可倒知道音乐什么时候对他起了宁魂定魄的作用；如今还就是这种情形，在他听起来，这就象是一种有腔有韵的鼾声。来到了教堂切近，隔着靠近门廊斜方格子的窗槅往里一瞧，只见风琴台上帷幔已经拉开，汤姆正把风琴一个劲儿弹下去，表现出了万种柔情。

这个教堂好象是个清凉世界，正请人去选胜寻幽。有横梁托着的老橡木屋顶，灰白的墙壁，大理石纪念牌，有冰裂纹儿的石头地，全都可以让人瞧着心神为之一爽。还有爬山虎的叶子，轻轻敲打着对面的那些窗户；太阳光只从一个窗户里射进来，把教堂里面大部分地方都留在那引诱人的阴凉儿里。至于那最引动人心的地点，却是一个挂着红幔子铺着软垫子的包席，当地的高官显贵（裴斯匿夫先生还就是那个为头为脑的），到了礼拜天就都把自己供在那个神龛里。裴斯匿夫先生的座位在一个旮旯儿——一个特别舒服的旮旯儿里；就在那会儿，他的四开本的祈祷书就在小桌上尽量显示自己的高贵身分呢。他决心走进去歇息歇息。

他轻轻悄悄地走进去；有几分是因为这是教堂，有几分是因为他走道儿脚步向来很轻；有几分是因为汤姆正在弹一个庄严

的曲调；有几分是因为怕他一停止就得被他吓一跳。拉开了那个堂哉皇哉的包席的门插儿，就溜溜湫湫地走进去，回手把门带上；然后就坐在老地方，把两条腿伸到那两个拜垫上，定一定神，去听汤姆所弹奏的音乐。

有一桩没法儿解释的事情是，他在那儿倒会觉得神思困倦，因为这地方本来是单凭联想的力量，就准能让他老是清醒白醒的；可是这回偏偏还就不是这样。在那个顶舒服的小旮旯儿里待了没五分种，就打起瞌睡来。恢复过来还没一分种，就又打起瞌睡来。正懒洋洋地要把服睁开，就又打了个瞌睡。正要把眼闭上，就又打了个瞌睡。就这样打完了一个又是一个，一直到終于不再打瞌睡，跟那个教堂一样梦稳魂安，再也唤不醒了。

已经睡着了半天，都好象还听得见风琴的声音，不过要说他真感觉到这是一架风琴，那还不如说他感觉到这是一头黄牛呢。过了会子，也这么如在梦中，他脑子里就断断续续地有了那么一种印象，仿佛是有人在那儿说话；渐渐地醒过来，对这个问题起了没精打采的好奇之心，就把两眼睁开了。

他简直是非常没精打采，刚拿眼往拜垫和包席上一扫，就已经又一半入了睡乡，可是又忽然觉得教堂里真是有人说话——是低低的声音，正在紧挨着他的地方切切私语呢——所引起的回声，就好象跟说话的人互相应答似的。于是就把精神振作起来，侧耳细听。

听了还没五六秒钟，他就跟有生以来的哪一天都一样清醒了。瞪圆了眼睛，张大了嘴，支楞着耳朵，他极谨慎小心地稍微挪了挪窝儿，拿手拢住了帷幔，就偷偷儿往外瞧。

原来是汤姆·贫掐和玛丽。当然是他们俩。他听出他们的口音，也已经知道他们讨论的是什么问题了。他就这样在那儿听

着，下巴颏儿齐着包席的顶端，光露一个脑袋，好象在断头台上头腔两分似的，为的是他们俩只要有一个转过身来，他就可以马上把头一低。而且还真是侧耳凝神，连头上的头发和衬衫的领子都扎煞起来帮着他听了。

"没有，"汤姆喊道。"除了从纽约寄来的那封以外，一封信我也没接到。可是别为了这个心里不塌实；他们八成儿许是不定到什么远地方去了，隔多少天都未必准有一次邮便呢。那封信上他就说来着，就是到了他们打算去的那个城市，都只怕是音信难凭——他们是打算到伊甸去，您知道啦。"

"这是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玛丽说。

"噢，可是您千万别往心里去，"汤姆说。"常言道得好，坏消息能行千里；马丁要是稍微有个好歹，保管您也早就得了信儿了。我常想跟您这么说来着，"汤姆接续着说，脸上露出了那么一种忸怩之态，跟他这人倒也很是相称，"可是您始终也没给我机会呀。"

"我有时候几几乎都唯恐您，"玛丽说，"以为我是举棋不定，没勇气把您当心腹朋友呢，贫掐先生。"

"不对，"汤姆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不相信我心里这么想过。我敢说，就是起过这种念头，我也觉得太对不起您，马上就不再这么想了。您处在这种地位，只好把我当心腹朋友，我觉得，根本就很伤脑筋，"汤姆说，"可是我倒情愿赴汤蹈火，让您心里别有一天的不塌实——这绝不是瞎说啊！"

可怜的汤姆！

"有时候我都恐怕我是招您不喜欢了，"汤姆接续着说，"因为——因为我太大胆，时常要不等您吩咐就把事情先办了。还有些时候我又疑心您就是因为心眼儿太好了，所以才跟我疏远

呢。"

"真的吗！"

"真是太愚傻了，太狂妄、太可笑了，我的这种想法，"汤姆接着往下说，"可是我还就是唯恐您认为我——我——也许是太爱慕您了，心里不安静；我要给您效一臂之力，这么一来，您倒想接受也不便接受了。您心里要是真起过这种念头，"汤姆迟迟顿顿地说，"那就千万把它打消吧。让我快活是很容易的——就是到了您跟马丁早就把我忘了的那一天，我都可以还在这儿安分知足地过日子呢。我是个怕臊的、笨手八脚的可怜虫——绝不是个场面儿上的人——您应当就把我当个老托钵僧，心里别惦记着我才对呢，我的老天爷！"

托钵僧要是有阁下这样的心肠，汤姆，那就让托钵僧一变十、十变百吧；哪怕在他们整套无情的算术里也找不出这么一条法则呢。

"亲爱的贫掐先生！"玛丽把手递给了他，"我没法儿告诉您，您的好心是多么让我受感动。我从来没不知好歹，对您起过丝毫疑心，也从来没一会儿不感觉到，您的为人倒证明马丁对您的看法完全不错——而且比那还要好得多呢。没您暗中照料，处处关心，我在这儿日子也早就很不好过了。可是您对我倒是一位好天使；让我心里感激不尽，而且还有了无穷的希望与勇气呢。"

"我恐怕是一点儿也不比，"汤姆摇着头回答说，"这些墓碑之间的哪个石头小天使象天使；我也不相信天上会有多少那种类型的真天使。可是我倒想知道您为什么老不爱提马丁。您肯告诉我吗？"

"因为怕，"玛丽说，"提起来对您不利。"

"怕对我不利！"汤姆喊道。

“怕您主人方面对您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所提到的那位先生猛的缩了下去。

“说的是裴斯匿夫吗！”汤姆很愉快、很自信地回答说。“哎哟，他才不会想到咱们呢！他是世界上顶好的好人。您越自由自在他心里越高兴啊。哎哟，您才用不着怕裴斯匿夫呢。他又不是一个奸细。”

别的人处于裴斯匿夫先生的地位，要是能在庄严的包席底下找个地缝儿钻进去，再从加尔加答或是地球那一面的任何有人烟的地方钻出来，登时就这么办的恐怕就多了去了。裴斯匿夫先生在一个拜垫上坐了下来，一边更侧耳凝神地在那儿听着，一边还微微而笑。

这个工夫，玛丽似乎是已经表示出几分不同的意见，因为汤姆又言词恳切、句句至诚地接着往下说：

“嗯，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是向来都是这样，只要我这样表示我的意见，几几乎别管是对谁，人家就总是不肯用公平的态度来对待裴斯匿夫。这是我经过见过的一桩顶奇怪的事，可是事情还就是这样。拿约翰·西锁来说吧，早先他在这儿当学徒来着，在一切别的事情上，都是世界上一个心眼儿顶好的年轻人——我实在相信，约翰是恨不能把裴斯匿夫绑在货车的车尾上拿鞭子抽一顿的。而且还不光是约翰这一个例子；当年我们这儿收过的学徒，谁走的时候都是这么把他恨到骨髓。而且还有马可·塔普利呢，他完全是另一种身分的人，”汤姆说；“在青龙店的时候，他老爱说挖苦裴斯匿夫的话，简直都骇人听闻。而且还有马丁呢——马丁比他们谁都更厉害。可是我忘了说了。他当然是预先说过坏话，让您不喜欢裴斯匿夫了。所以呀您就是带着偏见来的，您知道啦，葛兰小姐，绝算不了一个公平的见证人。”

这个发现让汤姆得意忘形，带着非常踌躇满志的神气，还直搓他的双手。

“贫掐先生，”玛丽说，“您把他看错了。”

“不对，不对！”汤姆喊道。“您才把他看错了呢。可是，”又这么找补上，语调也改变得很快，“您是怎么啦？葛兰小姐，您是怎么啦？”

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裴斯匿夫先生把他的头发、他的脑门子，他的眉毛，他的眼睛抬到包席的顶端。玛丽正坐在门旁边的一条长凳上，拿两手捂着脸；汤姆也正弯腰伏背地站在她的面前。

“您是怎么啦？”汤姆喊道。“我是说错了什么话让您伤心了吗？是有谁说错了什么话让您伤心了吗？别哭。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吧。瞧见您这么难受可真叫我于心不忍。我的天哪，我活这么大，从来也没遇见过这么让人诧异、让人痛心的事呀！”

裴斯匿夫先生的眼睛老不离开那个地方。除非拿螺丝锥或是烧红了的铁丝儿来扎它，这可再也休想让它挪一挪窝儿了。

“要不是出于无奈，贫掐先生，”玛丽说，“我还不会告诉您呢；可是您倒完全受了幻想的欺骗，咱们又必须步步留神，别让您受连累，为了这个，还就必须让您知道是谁在那儿缠磨我呢；因此我也就没别的道儿可走了。我是特意来告诉您这个，可是我倒相信，要不是碰巧您一句话就把我引到我来的目的上，只怕我还没勇气把话说出来呢。”

汤姆只管定睛看着她，那意思仿佛是说，“还有什么话？”可倒并没说出一句话来。

“您心目中的世界上顶好的好人，”玛丽抬起了眼皮儿，嘴唇直发颤，眼睛也闪闪发光。

“老天爷保佑我吧！”汤姆唧唧囔囔地说，身子也摇摇晃晃地

往后退。"先等等儿。我心目中的世界上顶好的好人！您当然说的是裴斯匿夫喽。是的，我明白您说的是裴斯匿夫。哎哟我的老天爷，说话可别毫无根据呀。他做错了什么事了？要不是世界上顶好的好人，那他又是什么呢？"

"世界上顶坏的坏人。顶虚伪、顶狡猾、顶卑鄙、顶残忍、顶下作、顶不要脸的人，"那个浑身战抖的姑娘说——所以浑身战抖，是因为怒气填胸。

汤姆在一个座位上坐了下来，把两手一合。

"你说他是个什么东西？——"玛丽说，"谁要是接我到他家里来住，让我不能不勉强来应酬他，知道我的身世多么孤苦伶仃，竟敢当着他的女儿侮辱我，但凡我有个弟兄，不怕只是一个小孩儿，凭他的那点血性，就准得一见这种情形就马上来救我——谁要是这样，你说他是个什么东西？"

"他是个流氓！"汤姆嘴里失声说。"别管他是谁，他也是个流氓。"

裴斯匿夫先生又猛的缩了下去。

"你说他是个什么东西？——"玛丽说，"要是他曾经屈身下气，巴结我那位唯一的朋友——而且还是一位亲爱厚密的朋友——可是象一条狗似的让人家一脚踢开了；因为当时人家精神还十分健全，了解他的为人。如今呢，我那位朋友已经越来越老朽无能了，他倒不念旧恶，又来摇尾乞怜，用卑鄙的手段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上，好达到种种无耻缺德的目的，简直没有一个——连一个也没有——是正当的、善良的。"

"我说他是个流氓！"汤姆回答说。

"可是，你说他是个什么东西？——噢，贫掐先生，你说他是个什么东西？——要是他认为我当了他太太，他就更容易达到这

些目的，于是就来袭击我，拿出了只有没骨头的人才说得出口的理由，说什么马丁是为了我才倒那么大的霉，我嫁了他，马丁就可以恢复几分原来的希望；我要是不嫁他，可就得让马丁倒更大的霉，无法补救。你说他是个什么东西？——要是他害得我越是坚贞不渝，就越是又让自己受罪又对不起所爱的人；要是他让我，别管怎么办，都得被他当作工具去伤害一个我但愿上帝赐给他无限幸福的人！你说他是个什么东西？——要是他安排这种种无情的圈套来陷害我，在光天化日之下，还油嘴滑舌，笑容满面，解释这是为了什么目的——一方面还把我搂在怀里，拽着我往前走，把我的手放在他嘴唇儿上，”那位心跳耳热的姑娘把手伸出来，接着往下说，“让我恨不能把它砍下来，可倒只怕砍下来也洗不清让他摸一下的羞辱呢。”

“我说，”汤姆非常激动地喊道，“他是个流氓！他是个坏蛋！不管他是谁，我也说他是个人容天不容的双料儿坏蛋。”

她宣布这些秘密的时候，始终全靠胸中有一股怒气，才能撑得住劲儿；如今却好象又是羞愧、又是悲伤，把怒气完全压下去了，又拿手把脸一捂，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瞧着谁受苦受难，都一定会感动汤姆的软心肠，何况又是玛丽呢。她抽抽搭搭地哭着，他就如同万箭攒心一般，努力去安慰她，在她身旁坐了下来，用尽了他那点不太高明的口才，谈到了马丁，还用的是表示赞美与抱着希望的语言。哎，别瞧他是从心里爱她，那种克己的爱情，还不是世上的女人所能轻易赢得的，他却自始至终都谈的是马丁。就连那遍地黄金的印度诸国，也休想能够引诱汤姆，让他推脱责任，少提起一次她情人的名字来。

玛丽镇静了一点之后，就极力向汤姆解释，她所形容的这

人，正是现出了本来面目的裴斯匿夫，还把他们俩在树林中所谈的话，只要还记得清楚，就都逐字逐句叙述一番。毫无疑问，这是让那位先生本人听了心里痛快之至的；又想去瞧人家又怕被人家瞧见，时时刻刻往那庄严包席里面缩下去，还学"喷趣戏"里那位聪明家长[①]躲那当头一棒的时候那样，脑袋一低马上就又抬起来。玛丽把话一讲完，就请求汤姆经过这番解释之后要行若无事，对她态度十分冷落，并且表示对他非常感谢，忽然听见坟地里有脚步声音，于是就慌忙跟他分手；教堂里面也就又只剩了汤姆一个人。

真相一旦大白，神魂俱乱与痛苦万般的感觉，就象潮水似的涌上了汤姆的心头。他这一生从小儿就崇拜的那个北极星，顷刻之间就变成一片臭雾了。这并不是说，裴斯匿夫，汤姆的裴斯匿夫，已经不存在了；这是说，他根本就没存在过。他要是死了，汤姆倒可以靠回想他的生平来安慰自己；一发现根本就并无其人，可就只能去回想一个绝不是他的乌有先生，落得个心似油煎。在这方面，汤姆本来是完全瞎了眼，并不是瞎了一半儿；恢复起光明来，也是完全恢复而不是恢复一半儿。刚才听人说起的损阴坏德的事，他的裴斯匿夫是绝干不出来的，可是除此以外的不论哪个裴斯匿夫倒都干得出来；干得出来这个的裴斯匿夫，还一定是什么都干得出来，毫无疑问，他这一辈子也必是向来都无所不为，可就是不去做那该做的事。可怜的汤姆把他的偶像放在那个巍峨的高峰上，如今那个偶像却从那上面一个倒栽葱摔下来了，而且

---

① 木偶戏《喷趣与鸠弟》(Punch and Judy)的主人公喷趣是一驼背、长鼻、又荒唐、又狡猾、又凶暴的人，因杀死其子，被其妻鸠弟发现，鸠弟以棍击之，他反夺棍将鸠弟击毙。

就是所有那国王的马和所有那国王的人，

也没法儿让裴斯匿夫再爬上青云。①

成群的泰坦神族②，也没法把他从泥污中弄出来；这才是活该呢！可是受害的并不是他，受害的是汤姆。他的罗盘已经碎了，他的航线图已经毁坏了，他的时辰表已经停了，他的桅杆已经从船上掉到水里去了；他的锚已经随水漂流，远在一万海里之外了。

裴斯匿夫先生带着强烈的兴趣注意着他，因为已经猜出汤姆宛转思索的目的，好奇心盛，想瞧瞧他会有什么举动。有很不小的工夫，汤姆老是在过道儿里来回蹓跶，象个急痛迷心的人，有时还停住了脚步，靠在一个座位上，把事情通前彻后地仔细想一遍；有一个老纪念碑，上面并无一字，边儿上很雅致地雕刻着头盖骨和交叉的大腿骨，在别的时候，这种东西他是说不出地看不起的，如今却站在那儿瞪着眼去瞧，好象从来没见过比这更优美的艺术品；然后就坐了下来；然后就又来回蹓跶；然后就跑到风琴台上，拿手去按琴键。可是它们的乐声已经改变了，它们的音乐已经成了绝响了；弹出了一个很长的忧郁的和音之后，汤姆就把头搭拉到两只手上，死了这条心，不再弹下去了。

“我是绝不会计较的，”汤姆从机凳上站起来，向楼底下教堂

---

① 作者在这里戏改童谣：

矮胖子（指鸡蛋）高坐在墙头，

矮胖子摔了个大跟斗；

所有那国王的马和所有那国王的人，

也没法儿把矮胖子再往一块儿拼。

② 泰坦神族（Titans）：希腊神话中力大无穷的巨人。

的内部望去，好象他就是那位牧师似的，“他要是对我做出了什么事，我是绝不会计较的，因为我常常做出叫他难堪的事来，要不亏了他的容人之量，我还真没法儿在世上活着呢，何况我也从来都对他没多大帮助，真不如换个别的人。我是绝不会把它放在心上的，裴斯匿夫，”汤姆接着说，绝没想到谁在那儿听着呢，“要是你做出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我倒可以找出许多理由来替你辩护呢；就算你是伤害了我，我也还是可以照样尊敬你。可是你为什么偏要让你的人格在我眼里降落得这么低呢！噢，裴斯匿夫，裴斯匿夫，只要我原先对你的意见你可以当之无愧，我倒没一样东西不肯牺牲呢，没一样东西不肯牺牲！”

汤姆被人一下子戳到肺尖儿上，直呼其名地说出了这篇话，裴斯匿夫先生坐在拜垫上听着，直把衬衫的领子往上揪。沉了一会儿，就听见汤姆走下楼梯，教堂的钥匙在他手里叮当作响；一把眼睛重新抬到包席的顶端，就瞧见他慢慢走出去，把门锁上了。

裴斯匿夫先生不敢从藏身之处跑出来；从教堂的窗户里，可以望见汤姆正在那些坟墓之间走过去，有时候还站住了把身子往墓碑上一靠，好象凭吊一位已经去世的朋友似的。等到他已经离开了教堂义地，裴斯匿夫也还是关在里面不出来；怕的是汤姆心神不定，难保不丧胆游魂地往回跑。最后他倒居然跑出来了，悦色和颜地走进了教堂的法衣室；因为他知道靠墙根儿有个窗户，只要一迈步，就不愁无法脱身。

他当时的心境很奇怪，这位裴斯匿夫先生。不但不忙着要走，反倒有点儿爱蹭棱子，不禁不由地就去开法衣室的橱柜，还照了照挂在橱柜门内牧师用的小镜子。一见自已已经头蓬发乱，就擅自把牧师的梳子借来一用，把头发整理一番。还擅自把另一个橱柜也开开了；可是很快就又把它关上，因为靠墙东摇西

摆地挂着两件法衣，一黑一白，瞧着倒很象是两位副牧师都已经悬梁自尽，未免把他吓了一大跳。一想起在头一个橱柜里还发现了一瓶红葡萄酒和几块饼干，就又往那里面偷瞧，还从从容容地把它拿过来就吃就喝，一方面却又老是默默盘算，好象非常忧深虑远，并没把心思用在吃喝上似的。

即便心里本来有几分疑惑，他也很快就打定主意了；把酒瓶饼干搁在原处之后，就把那个窗户开开，毫不费事地钻到外面的教堂义地上，回手把窗户关上，照直地往家里奔。

“贫掐先生没出门吗？”裴斯匿夫先生问他的使女。

“刚回来，先生。”

“刚回来，啊？”裴斯匿夫先生喜眉笑眼地照说了一遍。“上楼了吧，我猜？”

“是的，先生。上楼了。我叫他去好吗，先生？”

“不用，”裴斯匿夫先生说，“不用。不用叫他去，菊英。谢谢你，菊英。你家里人都好吗，菊英？”

“托您福，倒都还好，先生。”

“这我听了倒很高兴。告诉他们我打听他们来着，菊英。瞿述伟先生又过来了吗，菊英？”

“是的，先生。在客厅里看书呢。”

“在客厅里看书呢，是吗，菊英？”裴斯匿夫先生说，“好极了。那我就瞧瞧他去吧，菊英。”

不论哪天，也没人瞧见过裴斯匿夫先生比这时候更心情愉快！

哪知道，一进客厅，只见老头子果然象菊英说的那样正在看书，身旁的一张桌子上还搁着笔墨纸张（裴斯匿夫先生向来都是特别细心，绝不让他缺乏文房四宝的），他就没刚才那么眉开眼

笑了。他并不动怒，并不记仇，并不发横，并不生闷气，可是他心里难受——难受得厉害。一在老头子身旁坐下，两颗眼泪——并非记录善恶的天使用来把所记录的事项涂掉的那种眼泪，而是点点滴滴都特别宝贵，天使就把它当作墨水用的——就暗暗地流下了这位贤德君子的腮边。

“怎么回事？”老马丁问。“裴斯匿夫，你怎么不舒服啦，老兄？”

“我心里难受，因为不该来搅扰您，我那亲爱的先生，可是更让我难受的是我为什么要来搅扰您。我那好心眼儿的、我那有价值的朋友，我受了骗了。”

“你受了骗了！”

“嗐！”裴斯匿夫喊道，好象火烙肝肠似的。“在肉皮子顶嫩的那一点上受了人的欺骗了。在我毫无保留、万分信任的那一方面，先生，受了无情的欺骗了。瞿述伟先生，受了汤玛斯·贫掐的欺骗了。”

“噢！糟心，糟心！”马丁把书放下了。“太糟心了！我希望不至于如此。你敢说准有这事吗？”

“准有这事吗，我的好先生！我的眼睛耳朵都是见证。要不然我也不会相信啊。这要是一条口中喷火的毒蛇从索士勃利大教堂的顶儿上大声疾呼地说出来的，瞿述伟先生，那我才不肯相信呢。我该说，”裴斯匿夫先生喊道，“那条毒蛇是撒谎了。我既然那么信任汤玛斯·贫掐，就该当面责备那条毒蛇造谣言，并且把汤玛斯搂在怀中了。可是，说起来心里难受，我自己倒并不是一条毒蛇，先生，那可就再也没法儿不说实话，再也没有丝毫希望了。”

一见他这么心情激动，又听见了这么出人意外的新闻，马丁

心里也乱了套，于是就求他定一定神，并且问贫掐先生的阴险是在什么问题上表现出来的。

“那才几几乎就是那顶糟心的事呢，先生，”裴斯匿夫先生回答说。“就是在一个跟您有切身关系的问题上。噢！难道说，”裴斯匿夫把眼珠儿一翻，“让这些打击落在我身上不算，还非得让我的朋友们也跑不了吗！”

“你让我心惊肉跳了，”老头子变颜变色地说道。“我身子骨没原先结实了。你可把我吓坏喽，裴斯匿夫！”

“别灰心丧气，我那尊贵的大老爷，”裴斯匿夫先生鼓起了勇气说，“咱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什么都不会瞒着您，先生，也不会不给您伸冤。可是我这儿先恕个罪，先生，我这儿先恕——个罪。我对社会有个应尽之责，那是无法推卸的。”

他按了下铃，跟着菊英就露面儿了。“请把贫掐先生叫这儿来，菊英！”

汤姆来了。拘拘束束的，一反常态，垂头丧气，显然是心慌意乱；见了裴斯匿夫，都不爱正眼儿瞧他了。

那个诚实人往瞿述伟先生脸上扫了一眼，意思仿佛说，“你瞧啊！”然后就这样向汤姆发话：

“贫掐先生，我没把法衣室的窗户给插上。劳你驾去把它给插好了，然后就把神圣的教堂的钥匙给我带来吧！”

“法衣室的窗户，先生？”汤姆喊道。

“我的意思你不会不明白吧，贫掐先生，”他那位恩公答声儿说。“是的，贫掐先生，法衣室的窗户。说起来心里难受，刚才我在外边儿蹓跶来着，走累了就在教堂里睡了一觉，碰巧有两个人在那儿谈话，让我无心中听见了些只言片语，”把这几个字说得特别带劲儿；“那两个人有一个走的时候，又把教堂的门锁上了，

我人出不去，只好钻法衣室的窗户。劳你驾去把那个窗户给插好，贫掐先生，然后就再回来找我吧。"

在尘寰中居住过的哪位相学家，也休想能够解释汤姆听了这些话之后脸上的表情。其中不是没有纳闷儿和不太严厉的责备人的神气，可倒的确瞧不出丝毫惧怕或是问心有愧的样子，尽管心里有多少种强烈的情绪都正抢着要表现到外面来。他鞠了个躬，好歹一句话没说，就抽身面去。

"裴斯匿夫，"马丁浑身战抖，喊道，"这里头到底有什么文章呢？你不会冒冒失失地做出什么事来吧，那是要后悔的！"

"不会，我的好先生，"裴斯匿夫先生很坚决地说，"不会。可是我对社会得尽我的应尽之责；我还就是要这么办，我的朋友，不惜任何代价！"

哎，想起来已嫌迟，忘却时何其多，唱高调说大话的责任，总是应尽面未尽，还起这笔债来，也很少不是靠雷霆之怒与斧钺之诛，人类到底哪天才能认识你的面目呢？到底哪天才能趁你在摇篮中受冷落，或是少年时没能发育好就来相认，别等你已经到了壮年，罪孽深重，或是桑榆日暮，晚景凄凉呢！哎，身披貂皮的"法官"，您对社会的责任，如今是让那衣裳褴褛的罪犯伏法受诛，可是引诱他走入犯人受审席的有一百个洞开的门户，难道您就从来不该尽"人"的责任，把它牢拴紧闭，并且留给人家一线之路，也好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吗！哎，教长，教长，您的身荣名显碰巧赶上这坏时世，您对社会的责任，也正是哼啊哈地叹息这样的颓风媮俗，难道就没有什么应当先解决的问题，偏要等到自己已经高居人上，别人还等着穿死人的鞋，对社会的责任尚未开始，然后再来讲您的经说您的教吗！哎，地方长官，这么难得的一位乡绅，这么漂亮的一位大老爷，难道您得等到草垛已经着火，

暴民已经疯狂，然后才对社会有应尽之责；难道暴民是地下长出来的、带着武器、穿着皮靴，一出世就是一队羽毛丰满的义勇骑兵吗！

裴斯匿夫先生要尽他对社会的应尽之责，得等汤姆回来才行呢。趁那个年轻人还没回来，跟他朋友先开了个秘密会议；汤姆一来到，就发现他们二位都已经准备好接待他了。玛丽还在楼上自己屋里，因为裴斯匿夫先生向来都为别人着想，早已求老马丁劝她在屋里多待半个钟头左右，省得给她个难堪。

汤姆一回来，就发现老马丁正靠窗而坐，裴斯匿夫先生也正大马金刀地坐在桌旁。在他的这边是他的那块手绢儿；在他的那边呢，是一小堆（很小的一堆）金银，还有些零碎便士。汤姆一眼就瞧出这就是自己这一季的薪水。

“你把法衣室的窗户给插上了吗，贫掐先生？”裴斯匿夫先生说。

“插上了，先生。”

“谢谢你。请把钥匙放下吧，贫掐先生。”

汤姆把那串钥匙放在桌上了。他手里提溜着的，原来是风琴台的那一把（别瞧这是一把顶小的），把它放下的时候还拿眼紧盯着它。这已经是汤姆的一个很老很老的朋友了；在许许多多日子里，都是他的友爱亲密的伴侣。

“贫掐先生，”裴斯匿夫先生摇着头说，“噢，贫掐先生！我很奇怪你倒居然还能正眼儿瞧我！”

汤姆却偏要正眼儿瞧他——这部书里虽然说过他平时总是拱肩缩背，在当时却再没有人能站得比他更直。

“贫掐先生，”裴斯匿夫先生把手绢儿拿起来，好象觉得不久就会用得着它似的，“过去的事不必多谈了。我要让你，我也要

让我自己，至少别为了这个再难受。”

汤姆的眼睛并不十分亮，拿眼瞅着裴斯匿夫先生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可倒非常有表情。

“谢谢您，先生。您不愿意再提过去那可好极了。”

“光谈现在也就够了，”裴斯匿夫先生把一个便士往桌上一丢，“还真是越早点儿把这篇儿揭过去越好。贫掐先生，我是绝不肯不解释一句就打发你走的。其实呢，事已至此，就是这么打发你走也没什么讲不过去啊；可是人家不明真相该以为我是操之过急了，所以我就还是别这么办吧；因为我这人是，”裴斯匿夫先生又把一枚便士往桌上一拍，“很有主心骨儿的。所以呢，我就要把已经跟瞿述伟先生说过的话对你再说一遍。”

汤姆拿眼瞭着那位老先生，只见他不时把头一点，表示赞成裴斯匿夫先生的意见与感想，可倒绝没用别的法子把自己插在他们俩的当间儿。

“刚才你在教堂里跟葛兰小姐谈话来着，贫掐先生，”裴斯匿夫先生说。“让我无心中听见了些只言片语——我说只言片语，是因为我是在离你们并不近的地方打盹儿，让你们给吵醒了——从耳朵听见的那点儿来猜测，再加上眼睛看见的，我已经弄清楚了一桩想不到的事（要是能还蒙在鼓里，我倒情愿出很大的代价呢，贫掐先生）。你住在我家里，本应当帮我好好款待客人，可是你倒不把这天地间的大道理放在眼里，忘却了一切应尽之责，也不懂什么叫礼义廉耻，先生；偏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口口声声地向葛兰小姐求起爱来。”

汤姆只管拿眼睛瞅着他。

“这你否认吗，先生？”裴斯匿夫先生问，把一镑两先令四便士钱扔在桌上，然后万分郑重其事地把它再捡起来。

“不，先生，”汤姆回答说。“我不否认。”

“你不否认，”裴斯匿夫先生拿眼瞭着那位老先生说。“谢谢你，请把这钱点一点，贫掐先生，再在这个收条儿上签个名吧。你不否认吗？”

不，汤姆不否认。他才不屑于否认呢。他瞧出裴斯匿夫先生是偷听了人家讲他的丢人事的话，一不做二不休，豁出去把人格降得更低，更让他瞧不起。他瞧出他编这套瞎话儿是把他马上打发走的顶现成的法子，因为不管怎样，结果也还是得闹到这个地步。他瞧出裴斯匿夫先生是料定他不会否认，因为一否认一解释就该火上浇油，让老头子越发恨马丁、越发恨玛丽了。至于裴斯匿夫自己，那就顶多是落个把所谓“只言片语”听错了。否认！他才不否认呢。

“你点了点钱数儿没错吧，贫掐先生？”裴斯匿夫说。

“绝对错不了，先生，”汤姆回答说。

“厨房里有人等着呢，”裴斯匿夫先生说，“让他把你的行李搭到哪儿去都行。咱们马上就撂开手，贫掐先生，从今往后就谁也不认识谁了！”

有个无以名之的东西；怜悯，忧愁，往日的柔情，错误的感激，多年的习惯——哪样都不是，可又全都在其中；在临别之时打动了汤姆那颗温和的心。那个皮囊里绝没有象裴斯匿夫的那样的灵魂；可是即便把话说出来不至于连累一个他心爱的人，让他甚至于就骂他人模狗样，也还是办不到。就是在当时也是这样。

“我也不必说，”裴斯匿夫先生淌着眼泪喊道，“这是多么大的打击。我也不必说这让我多么难堪，让我多么动心忍性，让我受多大刺激。我不计较。我也跟别人一样能忍能耐啊。不过我不

能不希望，你也不能不希望的是，贫掐先生（要不然你可得担极大的责任），这种欺骗行为也许还不至于改变我对人类的看法，还不至于损伤我那蓬勃的朝气，或是收敛——要是可以这么说的话——我那冲天的羽翼。我希望不至于、我不相信真会这样。我要好好努力，别因为你我之间有了芥蒂，就对一般人类也往坏里想；将来有一天，即便如今还不行，这让你知道了倒许是一种安慰呢。再见吧！”

汤姆本来还想手下留情，即便是力所能及，也别再拿针给他的脓疮扎个小窟窿，一听这话，可就改变了心肠，说道：

“您在教堂里落了什么东西了吧，先生？”

“谢谢你，贫掐先生，”裴斯匿夫说。“我倒不知道我落了什么东西。”

“这是您的双眼镜吧，我相信！”汤姆说。

“噢！”裴斯匿夫喊道，颇有几分难以为情。“真得谢谢你。请把它放下吧。”

“我是，”汤姆慢条斯理地说，“到法衣室去把窗户插上的时候——在包席里发现这个的。”

的确是这么回事。原来裴斯匿夫先生是因为老是把头一抬一低，怕眼镜碰在镶板上才把它摘下来的——可又把这碴儿忘了。汤姆回教堂的时候，心里老忘不了他在那儿盯着他来着，非常纳闷儿，不知道当时他到底是身在何处，一见那个庄严包席敞着门，可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往里一瞧，就发现了那副眼镜。这样他就知道，一交还眼镜还就等于告诉裴斯匿夫先生，他知道那个听贼话儿的人是在哪儿藏着来着；哪里是听见了只言片语，字字句句他都必是听得津津有味呢。

“他走了我倒很高兴，”汤姆离开了那间屋子，马丁就出了一

口长气。

"这是让人松了口气儿，"裴斯匿夫先生表示同意。"大大地松了口气儿。可是我既然已经尽了——我希望我的态度可以说不算不坚决——我对社会的应尽之责，那可就要请您准许我，我那亲爱的先生，以身微命贱的个人的资格，到后花园里去洒儿滴眼泪了。"

汤姆上了楼，把书架上的书都拿光，跟乐谱和一个旧提琴一块儿装在衣箱里，把还不至于多得让他头疼的衣服拿出来，搁在书的上面，然后就走到工作室里去取他的那盒仪器。那儿有个破杌凳子，马鬃都已经扎煞到外面来，象人头上戴的假发——这样的杌凳本身就是个该死的畜生——岁去年来，他给人家效犬马之劳，一直到如今，还每天都就坐在那上面。他们俩已经在一块儿变得一天比一天老，一天比一天破烂了。从前的学徒一个个都期满出师了；寒来暑往，时序迁流；汤姆和那个破烂不堪的凳子倒同甘共苦，始终没掰过交情。那间屋子的那一部分，历来都被人唤作"汤姆的角落"。起先所以派给他，就是因为正在一个风口里，不但风很大，而且离火又很远；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占据着那个地盘。墙上净是人家给他画的像，把他的一切弱点都拚命加以夸张。恶魔派的感情，跟他的性格完全不符的，还画成了肥满的气球，从他嘴里吐出来。每一个学生都又给添上点儿东西，甚至于凭幻想给他的父母，尤其是他的妹妹画像；把他父亲画成独眼龙，把他母亲画得鼻子跟脸完全不成比例，他妹妹呢，却总是被画成一个极美的美人儿，那也就算是将功折罪，别管再跟汤姆开什么别的玩笑，也不至于对不起他了。撇下这些东西，再一想从此就跟它们永别，要不是事出非常，本来是得让汤姆心如刀割的；可是如今就不然了。世界上并无裴斯匿夫其人；裴斯匿夫

向来都是个子虚乌有的东西；他的一切别的伤心事，都被这个并吞了。

他回到了卧房里，把箱子和一个手提绒毡包捆好，穿上了走路穿的裹腿，披上了大衣，戴上了帽子，把手杖拿在手里，然后就向屋里周围看那最后的一眼。夏天一清早，冬天夜里借着偷偷点的蜡烛头儿的亮儿，他都曾经就在这间屋子里看书，看得眼睛都半瞎了。他曾经在这间屋子里被窝里头学拉提琴，因为别的学生反对，一不拗众，只好把这个计划打消了。在任何别的时候离开这间屋子，想着在那儿学会的一切，想着在那儿消磨的不少光阴，都得叫他心中痛酸；不为别的，就为了他所怀抱的种种梦想。可是世界上并无裴斯匿夫其人；世界上根本就从来没有什么裴斯匿夫；被认为这个伟大的抽象概念的那个东西，坐在某一张床上，本来时常说仁讲义，诲尔谆谆，让汤姆唯恐少听见一个字，屏声止息，甚至于觉得眼睛里湿搭搭的；如今呢，倒真是人去楼"空"，连这间卧房也跟裴斯匿夫一样虚无飘渺了。

雇来给汤姆搭箱子的，是个青龙店的熟人，登登登跑上了楼梯，给汤姆鞠了个未免草草了事的躬（搁在平常时候，就该只是滋着牙冲他一点头了），好象是知道出了什么事，而又希望他瞧得出他才绝不会作冷暖之情呢。这个举动未免显着笨手笨脚；他只是一个管饮马的人，可是汤姆为了这个倒很喜欢这人，这比离开这地方还让他动感情呢。

汤姆本来要帮他搭箱子，没想他倒不拿这当回事，别管箱子多么沉，就跟大象绝不会拿一座城堡当回事一样——只是把它扛起来就连轱辘带滚地往楼底下跑，直仿佛他这种人天生身子就很笨重，背着箱子走倒比光是一个人方便一万倍呢。汤姆拿着手提绒毡包，跟着他一块儿下楼。在街门口儿站着的是菊英，

正放声大哭。在台阶儿上站着的是路频太太，也哭泣得很悲痛，还伸出手来请汤姆跟她握手。

"您是要到青龙店里来吧，贫掐先生？"

"不价，"汤姆说，"不价。今天晚上我要走着到索士勃利去。我不能在这地方待下去了。看老天爷份上，别让我这么不快活了，路频太太。"

"可是您是要到青龙店里来，贫掐先生。那不就待一晚上呢。为了瞧瞧我，您知道啦——跟旅客住店不一样呀。"

"哎哟！"汤姆一边说着一边擦眼睛。"人家的那份儿厚道，倒真能把咱的心都给弄碎了呢！我打算今天晚上走着到索士勃利去，亲爱的好朋友。您要是肯替我保管这只箱子，等我写信来要，那我就认为这是您能帮我的顶大的忙了。"

"我倒希望，"路频太太喊道，"您有二十个箱子，贫掐先生，好都交给我保管呢。"

"谢谢您，"汤姆说。"您向来都是这么个好人嘛。再见吧。再见吧。"

街门旁边还站着好几个人，有老有少，有的还跟着路频太太一块儿哭；还有人也象汤姆那样要努力把勇气鼓起来；还有一心只顾赞美裴斯匿夫先生的——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说吧，光是斜着眼去瞧一张纸，就能盖起一座教堂来的人；还有些人是两种心理互相冲突，又赞美这位先生，又同情汤姆。裴斯匿夫先生早就在台阶顶儿上跟他的老学生同时露面儿了，汤姆跟路频太太谈话的时候，他老是伸着一只手，意思仿佛说，"往前走吧！"及至汤姆果然往前走，都已经拐了弯儿，裴斯匿夫先生就把头一摇，把眼一闭，仰天长叹了一声，就把大门关上了。这么一来，就连那最拥护汤姆的人，也都说他必是做出了什么不象话的事，要不

然，象裴斯匿夫先生这样的人又哪里会这么往心里去呢？这要只是两个人生气吵架，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些人说），他一定会说点儿什么的，既然一言不发，那贫掐先生做出来的事就必是太让他痛心疾首了。

汤姆已经走远，听不见人家这些精明的意见了，极力用沉沉稳稳的脚步往前走，一直到税卡子已经在望，想起了他在那个下霜的早晨去接小马丁，还没到那儿就听见收税人的孩子高喊"贫掐先生！"虽然已经走出村口儿，过了这个收税的关卡，就再没有艰难险阻了；那些小收税人一尖声喊叫着往外跑，他却几几乎想撒开两条腿，登时就落荒而逃。

"嘿，顶亲爱的贫掐先生！噢，顶亲爱的先生！"收税人的太太嘴里失声说。"您怎么这时候带着个皮包往这边儿跑呢！"

"我要到索士勃利去，"汤姆说。

"嘿，老天爷，这么说那个双轮单马车又到哪儿去了呢？"收税人的太太喊道，直往大路的那头儿瞧，好象唯恐汤姆是在那儿翻了车可是自己还不理会呢。

"我没车，"汤姆说。"我——"他没法儿巧言支吾；他觉得，就是把这一问搪过去，人家再问一句，也还是得把他给问住了。"我已经离开裴斯匿夫先生了。"

那个收税人——一个扎手的家伙，老是坐在屋里一张温莎椅[①]上抽一袋孤孤零零的烟，椅子还很巧妙地正放在两个小窗户之间，可以向大路的两头儿望去，只要瞧见有个什么东西从这头儿来，就可以恭喜自己有税可收，只要瞧见它从这儿往那头儿

---

① 温莎椅：十八世纪初期的一种细骨靠椅，一般用榉木或橡木制成，往往有扶手，以制造者温莎（Windsor）而得名。

走，就可以恭喜自己税已经收了——那个收税人顷刻之间就跑了出来。

“离开裴斯匿夫先生了！”收税人喊道。

“是的，”汤姆说，“离开他了。”

收税人瞅了瞅他太太，拿不稳到底是问问她是不是能提出个什么意见好，还是吩咐她去招呼着孩子们好。因为大吃一惊，脾气变得很倔，所以就挑了这第二条道儿，用一句扎耳朵的话，把她打发到收税的屋子里去了。

“您离开裴斯匿夫先生了！”收税人叉着胳膊，伸开了两条腿，喊道。“您还不如说他的脑瓜儿离开他了呢，那也不会比这更让我想不到啊。”

“是！”汤姆说，“这我昨天还想不到呢。再见吧！”

要不是马上就过来了一大群牛，收税人还准得一直跑到村里去打听打听呢。既然没能去得了，就又抽了一袋烟，并且跟他太太说说心腹话。无奈夫妻俩的聪明智慧凑在一块儿，都还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只好——打个比方——摸着黑儿上床。可是夜里有好几回，只要有一辆运货大车或是别的车从那儿路过，赶车的还问“有什么新闻吗？”他都要拿灯笼往人家脸上一照，瞧瞧他是不是真对这问题感兴趣，然后就把熬更守夜穿的大衣往腿上一裹，说道：

“村里有一位裴斯匿夫先生你听说过吧？”

“啊！那当——然啦！”

“他的徒弟贫掐先生你没准儿也听说过吧？”

“啊！”

“他们俩散伙了！”

每一次泄露出这个秘密之后，收税人都又要钻到屋子里去，

再也无影无踪，让对方非常吃惊纳闷儿，只好往前走。

可是这是后话，那时候汤姆也早就上床睡觉了，如今他却正脸朝着索士勃利，努力赶程前进呢。那天晚上起先倒是景色宜人，太阳一落，天可就阴得很沉，没过多大工夫就下起倾盆大雨来。奔波了足有十英里地，浑身都湿透了，好容易望见那辉煌的灯火，这才算是谢天谢地，终于来到那座城市的附近了。

他走到了在那儿等过马丁的那个旅店，人家问起裴斯匿夫先生，他很简短地答复一句之后，就吩咐给他预备床铺。他没心用茶点和晚饭，什么也没心吃没心喝，独自坐在大饭厅里一张空桌子前面，等着人家把床铺预备好——一天里头出了那么些事，得翻过来掉过去地琢磨，更让他纳闷的是，今后也不知有什么出路，到底该怎么办。一见女侍者走进来，说床已经铺好，就大大地松了口气。

这是一张有四根帐竿的矮床，正中央往下陷，象个水槽，屋里还搁满了用不得的桌子，和等于废品的五斗柜，里面装满了潮湿的床单桌布什么的。壁炉上挂着一张油画，画的是一只特别膘满肉肥的牛，在靠床脚的地方，先前某一位店主的画像(也许就是牛的哥哥，因为模样儿太象它了)，还大睁白眼往床里瞧。屋里有各种各样的怪味儿，最占上风的，是那很有了年代的熏衣草的气味，把其余的都一半儿压下去了；窗户已经多少年没开过，如今还就以不知始于何年的习惯为理由，偏要让你开不开。

这本来都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可倒让这个地方更显着奇怪，也绝不能让汤姆忘记他所处的新地位。裴斯匿夫已经从世界上消失了——世界上根本就从来没有这个人——没了他可还得照常祈祷，那也就真难为汤姆了。祈祷之后却觉得快活了些，于是就上床睡觉，照自己的想法去梦见这位乌有先生。

第三十二章

再谈托节斯公寓，屋顶花草枝叶凋零，有人与之同病相怜。

裴斯匿夫小姐，辞别了青年时所居住的厅堂与幼年时游戏的场所，第二天早晨，就平安到达伦敦城里的驿车营业处，托节斯太太也亲自来迎接，把她领到那个就在纪念塔附近的清静家庭。托节斯太太开着这么个公寓，为了肉汁儿和诸如此类的事操心，已经有点容颜憔悴，见了她态度却还跟往常一样亲切一样至诚。

"我还得问问，我那可爱的裴斯匿夫小姐，"她说，"您那位高贵的爸爸他身体好吗？"

裴斯匿夫小姐很机密地表示，他正打算往家里弄个高贵的妈呢；还又说了一遍她不是瞎子，也不完全是个傻子，绝不能忍受这个。

听了这个消息，托节斯太太就如同雷震一惊，这倒是谁也未必料得到的。她简直都痛心切齿了。她说，男人家是没有真心的，十个里头有九个都是口蜜腹剑，话说得越好听人就越阴险。她心里明镜儿似的，已经料到裴斯匿夫先生的意中人是个使心用计、没出息的坏东西了；这些意见从慈善嘴里得到了一百分的证实之后，她就满眼含泪，口口声声地说，她爱裴斯匿夫小姐就

跟姐姐爱妹妹一样，伤害了妹妹的哪点儿地方，都痛在姐姐的心里。

“您那位真正的宝贝妹妹，她结婚以后我才见过一面呀，”托节斯太太说，“当时我还觉得她脸上气色不太好来着。我那可爱的裴斯匿夫小姐，我向来都以为是您要当那位少奶奶啊。”

“哎哟，我的妈，我才不干呢！”持扇摇着头喊道，“哎哟，我才不干呢，托节斯太太。谢谢你。哼！嫁给他这样的人是贪图什么呢？”

“我敢说您说得对，”托节斯太太叹了口气。“我一直都恐怕是这样啊。可是呀，您妹妹一跟人家成亲，可就把我们这公寓里的人给害苦喽！说给外人听，我那亲爱的裴斯匿夫小姐，只怕谁也不相信吧。”

“哎哟，托节斯太太！”

“太惨喽，太惨喽！”托节斯太太用特别加重的语气重了一句。“您记得我们那位顶年轻的先生吧，我的乖乖？”

“当然记得啦，”持扇说。

“您也许注意到，”托节斯太太说，“他老是盯着您妹妹，只要有您妹妹在座，就一言不发，好象成了个石头人儿吧？”

“这一类的事儿我敢说我根本没瞧见过，”持扇象使脾气似的说。“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托节斯太太！”

“我的乖乖，”那位堂客瓮声瓮气地接过来说，“吃饭的时候，我屡次瞧见他净顾了瞧您妹妹，刚把桌上的馅饼送到嘴里，匙子就跟安在嘴里了似的，再也拿不出来啦。我瞧见过他站在客厅的旮旯儿里，不错眼珠地瞅着她，孤孤单单，愁眉不展的，说象个活人倒不如说象个抽水机，还真许可以把人家的眼泪抽出来呢。”

“这我才根本没瞧见呢！”持扇喊道；“我就能说这么一句话。”

“可是婚礼一举行，”托节斯太太把这个问题接着谈下去，“在报上那么一登，我们这儿吃早点的时候还有人把它念出来，我可真觉得他简直成了疯子了。那个年轻人闹得那么凶，我那亲爱的裴斯匿夫小姐；关于毁灭自己这个问题发表了那么可怕的意见；喝起茶来拿那杯茶做出了那么出奇的举动；吃起面包黄油来使出了那么一股咬牙切齿的劲儿；对金根斯先生还那么连损带骂；归里包堆，可就给人一个永远忘不了的印象喽。”

“他没把他自己给毁灭了，那倒怪可惜的吧，”裴斯匿夫小姐说。

“他自己！”托节斯太太说，“到了夜里可就转了向儿啦。到那时候他就又主张毁灭别人啦。当时正有人在那儿小小地打个糠登呢——我希望您别认为这个说法儿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裴斯匿夫小姐；诸位先生嘴里还就离不开这个——只是小小地打个糠登，我的乖乖，彼此之间并没丝毫恶感，可是他倒猛一下子站起来，气得满嘴里喷沫子，要不是让三个人给按住了，还准得拿脱靴板去结果金根斯先生的性命呢。”

裴斯匿夫小姐脸上的神气，表现出了一百一的漠不关心。

“这阵儿呢，”托节斯太太说，“这阵儿他倒成了个顶象绵羊的人。几几乎可以往他脸上一瞅，就让他眼泪围着眼眶儿转。礼拜天整天价跟我坐一块儿，唉声叹气地跟我闲说话儿，弄得我几几乎再也提不起精神来去应酬房客了。只有跟女人在一块儿才能给他点儿安慰。他净带我去看票价减半的戏，有时候我都怕他没那么大的财力了；戏在台上演着的时候，我还瞧见他老是含着两包眼泪——要是喜剧性质的，那就更甭提喽。就在昨天，我

正在这儿坐着呢，"托节斯太太拿手摁着腰说，"使女把他床边的毯子咕咚一声扔窗户外头了，吓了我那么一大跳，谁也想象不到啊。我还当他是跳了窗户，终于达到目的了呢！"

那位顶年轻的先生落到了那步田地，人家讲的时候那么哀哀动人，慈善小姐却只是觉得令人齿冷，绝不象是能对那个倒霉蛋多么怀抱同情。她用十分轻佻的态度来对待这篇报告，从那时候起，还就要打听消息，想知道那个招商公寓里是不是还发生了别的变化。

贝利先生已经走了，接他的后任的(人类的伟大原来就是这样日见衰败！)是一个老婆子，据说名字叫挞马卢——这倒真好象是没影儿的事。说真的，日子一长还就可以发现，这是好诙谐的公寓房客盗用一个英国民歌里的人名，在民歌里，这是被认为恰好表现出某一位雇脚马车车夫的胆粗气豪与性如烈火的；所以赠送给贝利先生的继任者，也正是因为她在别的方面都跟烈火二字挨不上，可就是有时候爱闹叫作"圣安敦尼的火"的那种病[①]。托节斯太太雇用这个年高岁迈的女人，是因为早已立下誓愿，再不让男孩子登招商公寓的门；她这人的主要特点，还就是对任何问题都完全缺乏理解的能力。派她给人送口信儿或是小小的包裹，就完全跟把它埋在坟墓里一样；要是打发她到邮局去发信，那就往往可以瞧见她，因为偶然在私人住宅的门上发现一个裂缝儿，就拚命把信曲折蜿蜒地往里塞，心里糊里糊涂的，还以为不拘哪个门，只要有个窟窿，就都可以当信箱用呢。她是个非常矮小的小老婆儿，老是穿着一件很粗糙的围裙，前面系着个

---

① 圣安敦尼(St. Authony)是公元四世纪时埃及修道院长；1089年丹毒流行，成为致命的瘟疫，被称为"神圣的火"，据宗教迷信的传说，圣安敦尼曾大显神通，活人无数，故丹毒亦被称为"圣安敦尼的火"。

围嘴儿，后面打着个活结子，手腕上还裹着绷带，好象扭了筋老没好似的。无论何时，她都特别谨慎，不肯轻易去开街门，还老是急着把它再关上；伺候吃饭的时候，头上还戴着顶软帽。

除了在那位顶年轻的先生身上发生的以外，这就是那个唯一的大变化。至于他呢，倒不止是证实了托节斯太太的报告——她向来夸他敏感，可是连她都从来不相信他会敏感到这个份儿上。除了别的问题，他还对“命运”怀抱着一些可怕的意见，老爱大谈人到世界上来的“使命”——在这方面，他似乎是有点独得之秘，不是常人所得窥堂奥的，因为他知道，可怜的持杯的使命，就是趁着他这朵鲜花儿还含苞未放就来碎绿摧红。他弱不禁风，眼睛老是泪汪汪的；既然知道牧童的使命是对所赶的牛羊吹笛子，水手长的使命是吹哨指挥全体船员，这人的使命是拿人家的钱去吹弹歌舞，那人的使命是把钱付给那吹弹歌舞的人①，因此就异想天开，认为自己的特别使命就是去弹他的眼泪。而且还果然就弹个没完。

他常常告诉托节斯太太说，太阳已经在他头上沉落了；波涛已经在他身上滚滚而过了，偏净天②的巨车已经把他碾得粉碎了；还有那致命的爪哇攸巴斯树③也已经让他受了摧残了。他的名字是摩肚。

---

① 英国人常说“pay the piper and call the tune”（先付钱再叫吹笛子），意谓负担费用或责任。

② 偏净天：印度神话中昆湿奴神的第八化身讫哩史那之称号，每年例节以巨车载其偶像游行市中，善男信女多自伏地下，情愿被车碾死，以为可以得升天国。

③ 攸巴斯树（upas tree）：爪哇的一种最巨大的树，有一种乳白色的毒汁，可用以制箭毒，在神话中更有一种致命的力量，能破坏周围许多里地以内的生命。

对这个最不幸的摩肚，裴斯匿夫小姐的态度始而是又傲慢又疏远，她才没心肠听纪念她那位出了嫁的妹妹的挽歌呢。那个可怜的年轻人多受了一番风吹雨打，就对托节斯太太提出了抗议。

“连她都不爱理我了，托节斯太太，”摩肚说。

“那你为什么不想法子稍微高兴一点儿呢，先生，”托节斯太太顶上一句。

“高兴，托节斯太太！”那位顶年轻的先生喊道，“她净让我想起那已经一去不返的日子，我还高哪门子兴，托节斯太太！”

“要是这么着，那你就还不如先躲她几天，”托节斯太太说，“然后再慢慢地来跟她重新交朋友。这是我劝你的好话。”

“可是我躲不了她，”摩肚回答说。“我没那么大的毅力。哎哟，托节斯太太，你要是知道她的鼻子能给我多大安慰也就好喽。”

“她的鼻子，先生！”托节斯太太喊道。

“她的整个旁影儿，”那位顶年轻的先生说，“可尤其是她的鼻子，这也太象，”说到这里就不由得涕泪交流，“这也太象已经归别人所有的那一位的了，托节斯太太！”

那位很留心的太太，并没忘了把这次的谈话报告给慈善听，当时慈善听了大笑，可是当天晚上对待摩肚先生的态度就比原先体贴多了，还尽量把自己的旁脸儿给他瞧。摩肚先生的多愁善感绝不减于平时；要说呢，只是比往常更甚罢了；可是倒坐在那儿用闪闪发光的眼睛盯着看她，好象很知恩感德似的。

“好劲儿，先生！”第二天公寓的老板娘说。“昨儿晚上你倒居然抬起头来了。你横是已经渐渐地缓过来了，我相信。”

“也就是因为她跟已经归别人所有的那一位长得太象了，托

节斯太太，"那个年轻人回答说。"她一谈话，她一笑，我就觉得我又瞧见她的螓首蛾眉了，托节斯太太。"

这也吹到慈善耳朵里了；第二天晚上，她的一言一笑，就都用的是她那最招人喜爱的态度；拿摩肚先生的无精打采来打趣他之后，就问他有没有勇气跟她来一盘克利倍吉①。摩肚先生马上应战，一连来了好几盘，赌的是六便士一盘的输赢，结果都让慈善赢了。也许有几分是由于那位顶年轻的先生的风流慷慨，可也当然跟他当时的心境不无关系；既然时常泪眼模糊，他就把幺看成十，把杰克看成女王，打起牌来有时候可就未免有点章法错乱了。

每天晚上打牌，到第七天晚上，坐在一旁的托节斯太太一提议最好还是赌"爱情"②，别来钱，摩肚先生就显然是颜色更变。第十四天晚上，裴斯匿夫小姐上楼去睡觉，他在过道儿里吻了一下她的腊夹子——其实是要去吻她的手，可是没能吻着。

简单一句话，摩肚先生脑子里渐渐地有了个印象，认为裴斯匿夫小姐的使命就是来安慰他；裴斯匿夫小姐呢，也琢磨开她的使命会不会是终于变成摩肚夫人了。他是一位年轻的先生（裴斯匿夫小姐却不是一位多么年轻的小姐），前途正未可限量，手里的钱也"几几乎"够过的。看来这倒真许是一段美满姻缘呢。

除此以外，除此以外，他还曾经被认为是向持杯矢其忠诚的，持杯曾经拿他来开玩笑，当初跟姐姐提起来，还曾经认为这是她情场上的大胜利。论模样儿，论截个儿③，论言谈话语，论

① 克利倍吉(cribbage)：一种两人或三、四人玩的纸牌戏，每人分牌三张或五张，又各抛出两张交给头家。

② 英国人说赌"爱情"，即"不来钱"之意。

③ 即身材长短。

脾气性格，论举止态度，他都比约那斯强。他这人很好驾驭，叫他迁就未婚妻的喜怒无常，不是什么办不到的事；约那斯是个熊，他倒好比一只绵羊，可以拿来夸耀于人。节骨眼儿就在这儿呢！

一方面，牌还是照样打下去，可是托节斯太太倒下台了；因为那位顶年轻的先生渐渐地就把她给甩了，开始带裴斯匿夫小姐去看戏。还开始，象托节斯太太说的，“在他的吃饭时间”溜回家来，在最岂有此理的时刻离开“公事房”；有两回，他自己告诉托节斯太太的，还接到过匿名信，里面装着大家具店的片子——明摆着是那个没调教的流氓金根斯做出来的事，只是还嫌证据不足，没法儿把他叫出来拼个你死我活罢了。这一切的意义，托节斯太太告诉裴斯匿夫小姐说，是跟天上的太阳一样昭然若揭的。

“我那亲爱的裴斯匿夫小姐，您相信我好啦，”托节斯太太说，“他是火着心要来求婚呢。”

“哎哟，我的老天爷，那他为什么又不价呢？”持扇喊道。

“男人家胆子多么小，咱们哪儿想得到哇，我的乖乖，”托节斯太太接口说。“他们老爱自己扯自己的后腿。就拿托节斯来说吧，当初我就明明瞧见他话早就到了嘴边儿上，一个月一个月地拖下去，不定拖了多少时候都还没说出来哪。”

裴斯匿夫小姐说，据她的一得之见，拿托节斯来代表一般男人倒不一定公道吧。

“哎哟，您可别这么说。哎哟，老天爷保佑您，您可别这么说，我的乖乖。那些日子我才不是什么人都瞧得上呢，您还别不信，”托节斯太太把脖子一梗，“不行，不行。要想让摩肚先生把话说出来，您就给他一点儿鼓励吧，裴斯匿夫小姐；很快他就会把话

说出来的，您放一百个心。”

“我敢说我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鼓励，托节斯太太，”慈善答声儿说。“他跟我一块儿走道儿，跟我打牌，还跑过来跟我两人坐一块儿。”

“很对呀，”托节斯太太说。“不能少此一举呀，我的乖乖。”

“他还紧挨着我坐。”

“那也没什么不对呀，”托节斯太太说。

“他还拿眼瞧我。”

“那当然啦，”托节斯太太说。

“他还把胳膊搁在椅子或是沙发的靠背上——别管是什么，反正是在我身背后，你明白啦。”

“这我倒很相信，”托节斯太太说。

“这时候他还就忽然哭起来啦！”

托节斯太太承认，这倒算不了什么上策；他要是能想起特拉法尔加之战伟大的纳尔逊勋爵发出来的号令①，那倒毫无疑问可以受益非浅呢。不过，她说，他还是会恢复过来的；别含着骨头露着肉，也许该说，还有法子可以让他恢复过来，就看裴斯匿夫小姐能不能当机立断，坦白告诉他非来个干脆不可了。

这位小姐决定照方儿抓药，下一次接见摩肚先生，就装出拘拘束束的样子；渐渐地拿话领着他，让他灰心丧气地问了问，她怎么会大大地变了样儿，然后就直认不讳地说，为了彼此的安宁与幸福起见，她觉得非采取断然的手段不可了。近来他们俩时常耳鬓厮磨，她说，时常耳鬓厮磨，象蜜里调油似的，还真是两心

① 英国将军纳尔逊(H. Nelson, 1758—1805)，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海战之胜利者，于1805年10月21日开战前曾向舰队发出“英国指望人人尽他的应尽之责”的号令。

相感，两意相投。她再也忘不了他，想起他来，再也不会不感觉到亲于手足了；无如人家已经甩开了闲话，事情已经惹人注目了，所以就必须君子之交淡如水，别比交际场中一般男女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她高兴的是，自己倒很有决断，没等慧剑再也斩不了情魔，就把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她所遭的魔障倒是已经非同小可，她不愿意否认；可是，别管多么意软心痴，也一定不久就会克服这个弱点的，她希望。

摩肚心中的感伤这时候早已到了家了，哭得泪如雨降，从上面这篇开诚布公的话推测出，他这人的使命就是把自己身上的枯萎病传染给别人；他既然是一种无心的吸血鬼，那就必是由命运之神把裴斯匿夫小姐交给他，来当那个第一名受害者了。裴斯匿夫小姐跟他抬杠，说这种意见是很造孽的；因话挤话，摩肚先生就不由得要问，给她一颗枯萎的心她能够满足吗？往下一研究，她倒好象是不至于不满足，因此他就凄凄惨惨地来盟山誓海，她也果然就愿跟他偕老百年。

他是用极有节制的态度来承受他的好运气的。不但不耀武扬威，而且谁也没见他流过象这时候那么多的眼泪；抽抽搭搭地哭着，他还说：

“哎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今天后半晌我可回不了公事房了。哎哟，这是一个多么让人难忍难捱的日子，我的老天爷！”

第三十三章

再谈有何事在伊甸继续进行；是何人从伊甸一旦退出。马丁发现了意义相当重大之事。

从摩肚先生谈到伊甸，也正是顺水行船。摩肚先生既然是在裴斯匿夫小姐爱情的气氛中生活着，那也就等于（除非他顶着福不知福）居住在一个人间天堂。伊甸这座繁荣昌盛的城市，根据它的所有者所提出的理由，也是一个人间天堂。美貌的裴斯匿夫小姐，本来是可以由诗人来把她形容为"只应天上有"，堕落到尘寰中的人，又哪里配跟她亲近？伊甸那座繁荣昌盛的城市也正是如此。西番雅·斯该得、侯堵将军等等当代俊杰，不就是富于诗意地把它煊染成这种样子吗？——伟大的美国鹰老是翱翔太清，永远，哎，永远，永远也不会曳"翅"泥途，有了这种人物，倒真得算是它的箭翎钩爪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呢。

马可·塔普利把马丁撂在建筑师兼测量师的事务所，靠琢磨两个人共同的不幸，倒居然立竿见影，能够把自己的精神鼓舞起来，然后就心中别有一番快活的滋味，去寻找帮忙的人——一边往前走着，因为终于能够处于这种值得羡慕的地位，还为自己额手称庆呢。

"当初我有时候老爱这么想，"塔普利先生说，"我要是跑到

一个荒岛上去，那倒是得其所哉，可是到了那儿需要我照顾的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了，我这人既然生来就容易对付，那也就不能让我脸上有多大光彩了。在这儿呢，可有我的合伙人得由我来招呼着，而且他还有几分正象是对我顶合式的那路人。我需要一个明明是应当站直了，可又老爱滑倒的人。我需要一个在人生的学校里低低在下，老是在习字帖上写'一'字儿，再也不会有长进的人。我需要一个自己就是自己的大衣跟外套，老是包裹在那里面的人。而且也已经弄到手了，"沉默了片刻之后，塔利普先生又说，"这是多大的幸福哇！"

他停住了脚步四下观看，拿不稳到底该投奔那些木头房子之中的哪一个。

"我不知道找哪家儿去好，"他说；"这是真情实话。这些房子外边儿都一样招人喜爱，甭问，里边儿也必是一样宽敞，给沼泽中的鳄鱼住，那就算是装备齐全，不需要什么别的文明利器了。让我想想看！昨天夜里跑出来的那个公民住在水底下，就在拐角上右边儿那个狗窝里。能别去麻烦他我倒也不想去麻烦他，可怜的家伙；他是个怪惨得慌的东西，在哪方面都是个地地道道的'致命者'①。有一所房子有个窗户，可是我又怕他们架子太大。我不知道有个门是不是就太贵族化了；可还是干脆就去找那头一家儿吧！"

他走到了顶近的木头小屋前面，用手去敲门。一请他进去，他就进去了。

"街坊，"马可说；"您不认识我，我可是您的街坊啊；我是来求您点儿事。喂！喂（拉长声）！——我是睡在床上做梦

① 原文"settler"（殖民者）一字在英国俗语中亦可作"要人命的东西"解。

哪！”

他所以大声喊嚷，是因为听见人家说出了他的名字，还发现两个小男孩子抱住了他的衣裾，在又漂亮又快的邮船“螺桨号”上，他常给他们洗脸做饭的，也就是这两位小朋友。

“我眼睛有毛病了！”马可说。“我不相信我的眼睛了。那个女人并不是那位跟我同船的旅客，正奶着那个娇嫩得让我瞧着难受的小女孩子；那个男人也并不是那位到纽约来接她的丈夫。这也并不是，”低下头来瞧那两个男孩子，又这么找补上，“跟我那么熟的那两个毛崽子，别瞧长得倒特别象他们。这我可不能不承认啊。”

那个女人见了他高兴得直掉眼泪；那个男人攥住了他的双手跟他行握手礼，再也不肯撒开；那两个男孩子抱住了他的两条腿；母亲怀里的那个病孩子，伸出了汤烧火热的小手指头，喉咙又干又哑，嘟嘟囔囔地说出了记得很清楚的那个名字。

还是那一家人，准保没错儿。由于伊甸有益健康的空气，已经变了模样儿，可倒还是原来的人。

“这么一次早晨的访问[①]倒真是新鲜样儿的呢，”马可出了一口长气儿，“这简直能让人咕咚倒在地下啊。稍微等会儿！我这就缓过来了，还挺快呢。行啦！这几位先生并不是我的朋友。这家儿的宾客签名簿上也有他们的芳名吗？”

他说的是某些精瘦精瘦，跟着他走进来，对这一家人的脚后跟都很感兴趣的猪。既然不是这个潭府里的人，结果就被那两个小男孩子撵跑了。

---

① 英国人所谓“早晨的访问”，实际上是指午后的正式访问，因英国上流人士要到晚上才吃正餐，吃正餐以前的时间皆可算是“早晨”。

"我对癞蛤蟆并没什么迷信，[①]"马可往屋里周围一看，"可是在座的客人有两位还明明就是这种动物，要是能劝它们一齐赶快爬出去，我的小朋友，那我相信它们就会精神一爽，还是喜欢露天地里了。我倒根本不反对它们。癞蛤蟆是很漂亮的动物，"塔普利先生往一张机凳上一坐，"浑身都是斑点儿；喉咙那儿很象某一种特别派头儿的老先生，眼睛很亮堂，身上冰凉，还那么滑溜溜的。可倒也许是非得到了户外，才最能显出它们的优点呢。"

马可·塔普利一方面用这种谈话假装十分逍遥自在，简直是世界上最一心无挂碍的人，一方面又注意着周围的一切。这一家人苍白羸瘦的容貌，那位可怜的母亲改变了的模样儿，她怀里抱着的发着烧的孩子，笼罩着一切的那种十分灰心、濒于绝望的空气，都是显而易见的，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这一切他都瞧得那么清楚，还瞧出来得那么快，就跟他凭肉眼瞧出下列的情况一样：房子是用圆木头盖的，圆木头之间楔着木头橛子，托着粗糙的搁板；旮旯儿里有个盛面粉的木桶，也当桌子使用；靠墙搁着毯子，铁锹等物；地下这儿湿一块那儿湿一块；小屋的每一个裂缝里，还都长出了一些已经腐烂的植物。

"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一见面先表示惊讶，然后那人就问。

"嗯，我们是昨天夜里坐汽船来的，"马可回答说。"打算克

---

① 癞蛤蟆有毒，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迷信。还有人认为癞蛤蟆头内有一块石头，可入药，能解毒，所以莎士比亚在《如君所愿》第2幕第1场中说：

"人处逆境虽苦也甜，因为有许多益处，
犹如那癞蛤蟆，虽然是又难看又有毒，
头颅中却藏着价值千金的宝石。"

日定时、快快当当地发我们的财，财发成了，就马上告老归田，守着我们那份儿产业。可是你们倒都好吗？你们脸上的气色可好着呢！”

“我们这会儿也只能说是病病殃殃的，”那个可怜的女人低着头瞧着她的孩子说。“等服惯了这地方的水土，可就该比这会儿强了。”

“这地方有些人，”马可心里想，“可不定得到哪年哪月才服得了水土呢。”

可是他眉开眼笑地说，“比这会儿强！那当然啦。咱们全都一定会比这会儿强啊。只要把精神撑起来，以街坊的资格互相帮忙也就行了。结果一定会什么都顺心的，绝对没问题。捎带着说一句，这我可想起，我的合伙人目前的情形也太糟心了；我来访问就是替他求人帮忙。希望您能来瞧瞧他，把您的意见告诉我，师傅。”

在船上的时候，马可·塔普利好心好意给他们帮忙，这一家人正感戴不尽，除非是提出了个很无理的要求，他们又哪里会不登时照办呢。那人一分钟没耽误，马上站起来陪着他去。临走马可还把那个病孩子抱在怀里，努力安慰那位母亲；可是死神的手当时就已经抓住那个孩子了，他瞧得出来。

来到那所房子里，只见马了正拿毯子裹着身子躺在地下，真是怎么瞧都象是身染重病，正体似筛糠——并不象是冻出来的，而是一种很可怕的抽疯或是惊厥的症候，浑身上下都痛苦不堪。马可的朋友说他害的是一种加重的热病，同时还发疟疾；在那带地方，这是很常见的病，明天敢说还得更厉害，而且还得一天比一天厉害呢。两三年来，他说自己就净害这种病，时发时愈；可是，谢天谢地，他认识的人在他的周围死了那么些，他自己倒居

然死里逃生了。

“这个‘生’，可也比死强不了多少了，”马可打量着他那消瘦的形体，心里说。“伊甸万岁！”

他们的箱子里带着些药；这个三折其肱的人[①]，于是就告诉马可药怎么个吃法，什么时候吃，要想减轻马丁所受的痛苦，用什么法子最好。他所献的殷勤还并非到此为止；马可精神勃勃地想法子去改善难堪的处境，他也跑前跑后，处处帮很大的忙。要想给人家对前途的希望或是安慰，那是他力所不逮的。天时不正，疾病流行；这个殖民地就等于一个坟茔。当天夜里他的小女孩子就死了；马可瞒着马丁，第二天还帮着把她埋在一棵树底下呢。

虽然得尽种种伺候病人的义务（马丁是病得越厉害对人越苛求的），马可也还是从早到晚都在户外干活儿；有那位朋友和别的人来帮忙，还抽筋扒骨地要在那块地上搞出点名堂来。这并不是说，除了素来胸怀坦荡，并且有惊人的毅力，可以挺得住以外，他还真有一点能让他浑身是劲的勇气或是希望，或是真有什么始终如一的目的，所以才这样干下去；在他心里，是把他们的情形看成绝对无可指望的，按他自己的说法，因此也就真是“显出英雄本色”来了。

“至于说真能毫无遗憾地显出我的英雄本色来，先生，”在一个身闲无事的时刻，也就是说在一天晚上，已经辛苦了一天，正洗着这一家人的衣服，他就对马丁吐露衷肠，“那我就死了那条子心吧。那样的一步好运，我才一辈子也甭想交得上呢，我明白啦！”

---

① 指有丰富经验的人。

“这已经很够呛的了，你对这种情形还不满意吗？”马丁从毯子底下哼啊哈地顶上一句。

“哼，您就想想本来还很可能比这更够呛的呢，先生，”马可说；“可是我那特别好的运气又瞧着红眼，老是跟着我，老是脚下使绊儿。在这儿登陆的那天晚上，我觉得一切事情瞧着倒是挺让人不亦乐乎的。我不否认。当时我倒是觉得挺让人不亦乐乎呢。”

“这阵儿瞧着又怎么样了？”马丁哼哼着说。

“嗐！”马可说，“嗐，可说的是。问题就在这儿呢。这阵儿瞧着又怎么样了！我头回一清早出门就怎么样了呢？敢情是碰上了一家认识的人，从那时候起，人家就时时刻刻用种种法子来帮咱们的忙！那可不行，您知道啦——那才不是我有权企求的事情呢。要是碰上了一条长虫，让它给咬了；或是碰上了一位天字第一号的爱国志士，让他给了我一猎刀；或是碰上了一帮穿着翻领儿衬衫的‘同情者’，让他们把我当成了一个‘雄狮’；那我倒也许可以扬名显姓，给自己争些光彩。事实既然是这样，我漂洋过海的伟大目的可就算是迎头挨了一闷棍了。别管到哪儿去，情形还偏偏都是这样。您今天晚上觉得怎么样，先生？”

“比哪天都更不好受，”可怜的马丁说。

“这倒还不算最坏，”马可答声儿说，“可还不够。只有让我也很不好受，可我始终都还不改其乐，那才不至于把我给埋没了呢。”

“看在老天爷份上，别胡扯啦，”马丁说，好象吓得三魂少二魄似的。“你得了病我该怎么办啦，马可！”

这并不是一句特别奉承人的话，却好象是激发了塔普利先生的精神。他带着比原先愉快的心情去继续洗衣服；还说，“他

的寒暑表水银这就要往上升了。"

"这地方有一个优点，先生，"塔普利先生一边说着，一边把衣服搓洗下去，"倒是能让我不亦乐乎；我说的是，这地方本身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合众国。这儿还剩两三位美国殖民者；就是在这儿，先生，都还要厚着脸皮来糊弄你，直仿佛这是世界上最有益健康，最可爱的地点似的。可就跟寓言里那个公鸡一样，为了救自己的命把自己藏起来，一叫唤可就让人家发觉了。它们没法儿不打鸣儿。天生这种东西就为的是让它打鸣儿；别管结果是吉是凶，还就非得打鸣儿不可嘛。"

说着这些话，马可把活儿搁下，眼光往门外一扫，正碰见一个瘦子，身穿蓝色工装，嘴里叼着个短短的黑烟斗，头戴草帽，手里拿着一根胡桃木大手杖，上面净是疙瘩；一边走着，一边把烟连抽带嚼，还时常往地下啐唾沫，留下一道腐烂的烟草的痕迹，让人可以辨认出他的行踪。

"这就是其中的一个，"马可喊道，"汉尼拔① ·卓洛普。"

"别让他进来，"马丁有气无力地说。

"他才用不着你让他进来呢，"马可回答说。"不让他进来他也进来，先生。"果不其然，他还就是进来了。这人的那张脸儿几乎就跟他的手杖一样硬，一样上面净是疙瘩；他的两只手也是一样。他的脑袋就象个炉边用的旧黑笤帚。没摘帽子就往那只箱子上一坐；把两条腿那么一叉，抬起眼来往马可脸上瞅，没把嘴里的烟斗拿出来就说：

"嗯，合伙人先生！您近来倒好哇，先生？"

也许必须提一提的是，塔普利先生把自己介绍给所有的生

---

① 汉尼拔(Hannibal)：本古迦太基名将的名字。

人，都是郑重其事地说自己就叫这个名字。

“挺不错，先生；挺不错，”马可说。

“这不是瞿述伟先生才怪呢！”那位来客嘴里失声说。“您一向可好，先生？”

马丁把头一摇，不由自主地还就拿毯子把头蒙上；因为感觉到汉尼拔快要啐唾沫了；他的眼目，象那篇诗歌里所说的那样，正在看顾他呢①。

“您甭管我，先生，”卓洛普先生悠然自得地说。“我抵抗力特别强，绝不会得热病，也绝不会得疟疾的。”

“我的动机可比这自私，”马丁又拿眼往外瞅。“我是怕你要——”

“我能把距离计算好，先生，”卓洛普先生答声儿说，“连一英寸也差不了。”

说到他的这手儿绝招，他还不吝赐教，马上拿出了个证据给他瞧。

“我需——要，先生，”汉尼拔说，“顺着一个圆圈儿的方——向，在离我二英尺远的范围以内没有碍事的东西，可以保证让自——己啐不到这个圆圈儿以外。我倒是也曾经顺着一个圆圈儿的方——向，啐到十英尺远的地方，可那是为了赌东道。”

“我希望这个东道是让你赢了，先生，”马可说。

“嗯，先生，我倒是稳吃三注了②，”卓洛普说。“是的，先生。”

他沉默了会子，坐在那个箱子上，积极从事于在周围构造一个神奇的圆圈儿。大功告成之后，就又开谈叙话。

---

① 指《旧约·诗篇》33篇18节：“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

② 坐享利益之意。

“您喜欢我们这个国家吗，先生？”他拿眼瞧着马丁，问道。

“一点儿也不喜欢，”那位病人回答说。

卓洛普继续抽烟，脸上不带丝毫动感情的样子，一直到觉得又想说话的时候为止。那个时候终于来到了，于是就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说道：

“听您这么说我倒并不奇怪。这是需——要一(重读)种提高的努力，需要预先下一(重读)番发聋振聩的工夫的。人心是必须受点启发，然后才能接受自由的，合伙人先生。”

他又改了对马可说话——因为马丁发烧发得心中焦躁，都已经半疯了，再加上这个新的“恐怖”象念经似的声音，就几几乎难以禁受，候不得他马上就走，已经把两眼一闭，在那张不舒服的床上翻了个身。

“至于到这么个该死的老水洼子里来，”马可说，“身体预先受点儿锻炼也没什么不合式吧，先生？”

“您认——为这是个水洼子吗，先生？”卓洛普一本正经地问。

“嗯，那是呀，先生，”马可接口说。“我自己心里是一点也不怀疑的。”

“这种意见完全是欧洲人的，”那位少校说，“也并不会让我觉得奇怪；把这么个水洼子搁在英国，你们英国的亿兆之众该说什么了呢，先生？”

“他们该说这是个特别可恨的水洼子了，我相信，”马可说，“还准得说，要想接种菌苗，预防热病，还不如换个法子呢。”

“欧洲人的意见嘛！”卓洛普用又怜悯又讥笑的口吻说。“完全是欧洲人的意见嘛！”

他还就在那儿坐着。又沉默又冷静，直仿佛这所房子是他

的似的；嘴里一个劲儿抽着烟，象个冒烟的工厂的烟囱。

卓洛普先生当然是这个国家最超群出众的人物之一；可是他倒实在又是一个名声在外的人物。在南部和西部，素常都被朋友们形容为"我们本——地的原料的极漂亮的货样，先生，"因为献身于合理的自由，还很受人器重；为了更好好地发扬而光大之，平时总是在上衣兜儿里带着一双左轮手枪，还都是七响儿的。除了别的小玩艺儿以外，还带着一个"二人夺"，管它叫"呵痒的家伙"；一把大匕首，管它叫（因为他是个脾气很可爱的人）"划口子的家伙"，就因为跟哪个对头打起交手仗来，都可以拿它来让人家的肚腹通风透气。这些兵器有好几回都使用得很是出色惊人，一切详情也都在报纸上登载出来；有一回，某一位先生正敲自己的街门，他就当场把他的眼珠子"分包出去"，为了这种英雄气概，还非常受人爱戴呢。

卓洛普先生是个喜欢四海为家的人；在任何落后的社会里，都难保不被人误认为逞恶行凶的无赖匪徒。既然是偏偏居住在这些前进的地区，有许多臭味相同的人跟他同息同游，他的种种优点，人家也就十分赏识，可以说是生下来的时候就有吉星照命，并不是象他这样远远跑到时代头里的人哪位都能比得上的。为了过呵痒和划口子的瘾，既然情愿居住在社会的边界，而且还是居住在比较遥远的城镇里，日久习成，他就老爱搬来搬去，到一个地方开一个买卖——通常是开报馆——没几天就把它倒出去——十回有八回，还都是不等新主笔把产业完全接收过去，就向他挑战，拿刀扎他，拿手枪打他，或是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算是不打不成交。

他到伊甸来就是为了做这种投机事业，可是又把它放弃了，正要远走高飞呢。他把自己介绍给生人的时候，总是自称自由

女神的崇拜者；他是私刑与奴隶制度始终如一的拥护者；无论是发表文章还是演讲，还都总是主张，任何不得人心的人跟他意见相左，都应该受"涂柏油裹羽毛"①的处分。他管这叫"把文明的旗帜树立在我（重读）国比较荒凉的花园里"。

很少疑问的是，要不是因为这个殖民地万户萧条，他自己也眼看就要舍之而去，卓洛普还准得不惜牺牲马可，把那个旗帜树立在伊甸，好报答他的心直口快呢（因为真正的"自由"是哑巴，除了在自吹自擂的时候）。情形既然如此，他以至于把左轮手枪拿出一支来给马可瞧，问他觉得这个武器怎么样。

"没多少天以前，先生，我还就在伊里诺州②拿这个把一个人一枪打死来着，"卓洛普说。

"真的吗！"马可说，脸上丝毫不带感情激动的神气。"这你可真是很自由。外带着还很有独立精神呢！"

"我把他一枪打死，先生，"卓洛普接着往下说，"因为他在一个叫《斯巴达门廊》的三周刊上说，古代的雅典人比如今的黄磷火柴派的政纲还要进步呢。"

"黄磷火柴派的政纲又是什么东西呢？"马可问。

"欧洲人嘛，连这个也不知道，"卓洛普意定神闲地抽着烟说。"完全是欧洲人哟！"

用短短的一会儿工夫来为那个神奇的圆圈儿鞠躬尽瘁之后，他就又拣起了刚才的话碴儿，说道：

"喂，你在伊甸一点儿也不觉得逍遥自在吗？"

"是呀，"马可说，"是觉得不自在。"

---

① 美国的一种野蛮的私刑。

② 即美国中部的伊里诺斯州（Illinois）。

“你是没了你们那个国家的苛捐杂税就不好受了。没房捐你觉得不好受吗？”卓洛普说。

“而且还连房子也没了呢——倒是不好受，”马可说。

“这儿没有窗户税①，先生，”卓洛普说。

“也没有可以征税的窗户，”马可说。

“没有火刑柱，没有地牢，没有断头台，没有拷问台，没有绞刑架，没有拶子，没有长矛，没有颈手枷，”卓洛普说。

“什么也没有，就有左轮手枪跟猎刀，”马可答声儿说。“这又算得了什么？不值一提嘛！”

他们到的那天晚上遇见的那个人，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连爬带走地跑过来了，站在门口往里瞧。

“嗯，先生！”卓洛普说。“您日子过得怎么样？”

他的日子根本就很不容易过下去了，回答的时候还就说实话。

“合伙人先生跟（重读）我，先生，”卓洛普说，“在这儿抬杠呢。据我想，他的脑筋也真得好好地擦擦油，才配跟人辩论旧世界与新世界的优劣吧？”

“嗯！”那个可怜的影子答声儿说。“是得这么着。”

“我刚才也就是说，先生，”马可对这位新客人说，“在我看来，我们居然有福气居住的这座城市，倒有点儿象个水洼子。您的意见怎么样？”

“我的见解是，在某些时候，它倒是也许有点儿潮湿，”那人接过来说。

“可还没英国潮湿吧，先生？”卓洛普喊道，脸上带着一团杀

① 英国房屋临街的窗户原收税，至十九世纪后半叶这种税才取消。

气。

“噢，没英国潮湿；更不用说英国的那些制度了[①]，”那人说。

“我倒希望全米国[②]的湿地，没一块不是让那个小岛跟它一比就得变成玉米粥跟糖蜜的，”卓洛普斩钉截铁地说。“你是直截了当地从斯该得手里把它买来的吧，先生？”他对马可说。

他回答了一声是的。卓洛普先生给那另一位公民递了个眼神。

“斯该得是个精明人吧，先生？他是个步步登高的人吧？他是个准能出头露角，高居人上的人吧，先生？”卓洛普又给那位公民递了个眼神。

“依我之见，他那颗人头倒是应该高高在上，”马可说。“没准儿还许就跟好高的一个绞刑架的顶儿一样高呢。”

一发现他那位顶呱呱的同胞果然是特别精明，那个英国人吃了他的亏正心怀不满，卓洛普先生就心花怒放，再也憋不住了，大声欢呼起来。可是，这个主要兴趣最奇怪的表现，倒得往那另一位身上去找。那个可怜虫虽然是害瘟病害得三分还象人，七分倒象鬼，却只顾幸人之灾、乐人之祸，好象是把自己的倒霉都忘了，一边说“斯该得是个精明人，靠这法子倒吸收了不少英国资本呢，这简直是跟天上出太阳一样千真万确啊，”一边还就止不住哈哈大笑。

汉尼拔·卓洛普先生把这句玩笑话尽情尽兴地欣赏了一番，然后就坐在那儿抽烟，还把那个圆圈儿弄得更圆而又满，绝不找句话跟人谈，也绝不起身告辞；显然是摆脱不了那种绝不算

① 这是挖苦英国人喝酒的习惯。

② 原文是于“America”下加一字母成为“Americay”，表示读音特别。

不常见的幻想，认为合众国的一位自由而开通的公民，要是一连两三个钟头把别人的家宅变成一个痰罐儿，那也无非是要献个小殷勤，礼轻人意重，谁也不会嫌讨厌呢。最后倒居然站起身来。

“我身似闲云野鹤，这可要告辞了。”他说。

马可请求他多多保重。

“临走，”他严声厉色地说，“我还有短短（拉长声）的一句话要跟你说。你他妈的倒怪机灵的，你这人。”

马可谢谢他这句奉承话儿。

“人太机灵了可甭想活得长啊。我敢打赌，你早晚得浑身都是透亮的窟窿，我才想——象不出丛林中的哪个花斑鸨儿[①]吃过那么些黑枣儿呢。”

“这是所为何来？”马可问。

“我们是必须让人来吹捧吹捧的，先生，”卓洛普用吓唬人的口气还口说。“你这会儿又不是在一（重读）个暴虐的国土。我们是全球的模范，还就必须让人来吹捧吹捧的，我告诉你说吧。”

“怎么着！我说话太自由了，是不是？”马可喊道。

“为了比这更小的事，我都曾经冲一（重读）个人拔出刀来，曾经对一（重读）个人开枪，”卓洛普皱眉蹙眼地说。“为了比这更小的事，我都见过身强力壮的人不得不跑得远远儿的，不敢露面儿；为了比这更小的事，我都见过人受私刑；为了比这更小的事，我都见过有人被一个开通的民族揍成了倭瓜酱。我们代表这个四界[②]的才智与德行，代表人性之（重读）真髓，道德力量之

① 原文是将“panther”（豹），读成“painter”（画家），译文改为“鸨儿”，以求音与“豹”相近。

② 原文是把“earth”读成“air（空气）th”，译文仿天津语音，将“世”读成“四”。

（重读）精华。我们是一来就拱背儿，跟猫一样。我们是必须让人来吹捧吹捧的，要不然可就要拱背儿，可就要龇牙呜呜。我们一龇牙，我告诉你说，可凶恶着呢。你还是快来吹捧吹捧我们，好多着呢！”

向人家下了这篇儆戒之后，卓洛普先生就告辞而去，所带的“划口子的家伙”，“呵痒的家伙”，还有那两支左轮手枪，全都准备着一声令下，就采取行动。

“从毯子底下钻出来吧，先生，”马可说，“他已经走了。这是怎么啦！”轻声细气地找补上，跪下了往那位合伙人脸上瞧，还把他那只汤烧火热的手拿起来。“原先老是碎嘴子唠叨，吹胡子瞪眼，怎么又变这样了？今儿晚上他心里糊涂了，见了我都不认识喽！”

马丁实在是症势危急，离鬼门关不远了。就这样躺了许多天，在这个时期，马可的穷朋友们还老是先人后己，跑过来照料他。马可心劳形瘁，整天干活儿，夜里不睡；因为度日维艰，又过不惯他那吃辛受苦的新生活，已经筋疲力尽；四周围的万种凄惨的景象，更是令人一见而灰心；可是他倒始终都不怨天尤地，也丝毫不肯屈服。即便曾经认为马丁太有己无人，或是做事全靠一铳子性儿，马上就又变得太消极，难以应付险恶的命运，如今也就把这全都忘在脑后了，光记得跟他一同流落天涯的人比较优良的品质，不惜竭尽心力，表示对他的忠诚。

过了好几个礼拜，马丁才有点力气，可以靠手杖和马可的搀扶出来走动走动；就是到了这时候，因为缺乏新鲜空气，而且营养不足，也还是恢复得很慢。身体还很虚弱，所最担心的灾祸就落在他们头上了。马可也病了。

马可跟病魔奋斗，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算是全归徒劳。

"目前算是把我打垮了，先生，"有一天早晨，一边这么说着，他就又颓然倒在床上，"可倒是不亦乐乎呢！"

的确是打垮了，而且还是受了个沉重的打击！除了马丁以外，这本是谁都早就可以未卜先知的。

马可的朋友们对马丁要是很好（而且对他也确是非常好），对马可可就还要好二十倍了。这回轮到了马丁干活儿，并且坐在床边看守病人，长夜漫漫，听着那幽暗的荒野中的种种声音；还可以听见可怜的塔普利先生正昏谵发狂，又在青龙店玩撞柱戏，又以情人资格对路颍太太下规箴，又在"螺桨号"上渐渐地不怕船摇，又在英国的道路上跟老汤姆·贫掐一同旅行，又在伊甸烧树桩，好象有分身之术似的。

可是，每逢马丁给他水喝，给他药吃，或是在别的方面伺候他，或是在外面做完了苦工又回到家里来，那位能忍能耐的塔普利先生都要容光焕发，喊道："我倒真是不亦乐乎呢，先生——我倒真是不亦乐乎呢！"

如今，一开始想到这个，并且瞧着马可就这样在那儿躺着，甚至于绝不用一句表示遗憾的话来责备他，绝不犯牢骚，老是努力去当一个硬骨头的男子汉，马丁心里可就这么想了：这个人很少占便宜的地方，怎么倒会比占那么些便宜的他强得多呢？伺候那染病在床，尤其是见惯他欢蹦乱跳，如同生龙活虎一般的人，本来是最容易让咱们思绪万端的，因此他也就开始问自己，他们俩到底是在哪些地方不一样。

马丁的朋友，跟他们坐一只船飘洋过海的那个女人，既然常在他的面前，在这个问题方面，也就帮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因为这让他想起，就拿帮过她多少忙来说，他们俩就大相径庭。他居然把汤姆·贫掐跟这一连串的感想联系起来了；一想汤姆在同

样的情形下很可能也交上这类朋友，他还就要问自己，这么两个极端不同的人，到底是在哪些方面彼此相象，而绝不象他呢？乍一瞧，这些念头似乎是并没什么太让人心里难受的，可是事实上倒毫无疑问地还是让他心里很不好受。

马丁这人的性情，本来是又直爽又大方；无奈他是在祖父家里教养成人的；世界上最常见的情形还就是，家庭之间种种卑鄙的坏习惯，总是要一代传一代，落个自己变成自己的对头。自私自利尤其是要这样；多猜多疑，钩心斗角，暗中捣鬼，还有见财如命，哪样也不例外。马丁小时候就曾经不自觉地这样跟自己讲道理，"我的监护人净惦记着他自己，除非我对我自己也是这样，那还有谁惦记着我呢？"因此就变得自私自利了。

可是他倒始终都不知道。谁要是责备他有这种毛病，他就该怒气冲冲地加以驳斥，认为这是横加污蔑了。要不是害了场危险的病，刚离床就又得去看守另一个这样的病人，觉得"我"真是险些儿掉在坟墓里，而且也真是个怪可怜的依赖别人的倒霉蛋，他这还永远都不会知道呢。

他自然要琢磨——他有好几个月的工夫来琢磨这个呢——他自己是怎样死里逃生，马可是怎样濒于危殆。结果就考虑到，他们俩倒底是留给哪个一条活命顶好呢？这又是为了什么缘故呢？于是绣幕就慢慢地稍微升起了一点儿；"我"，"我"，"我"，跟着也在底下显露出来了。

不但如此，一方面担心马可性命难保（象人到此时此刻谁都要担心，也不能不担心的那样），一方面他还问自己，他到底能不能说是已经对他尽了责任，已经以德报德，没辜负他的赤胆忠心呢？不能。他们俩当伙伴儿虽然为日不多，他倒觉得，拿许多回的事来说，他自己都有该责备之处，还正在那儿研究这是为了什

么，绣幕就慢慢地又升起了一点儿，“我”，“我”，“我”，也当场就更成了个庞然大物了。

这时候离他牢牢地掌握住那点自知之明，可以彻底把真相辨认出来，其实也还远着呢；可是，流落在那个最可怕的地方，尝尽了可怕的凄凉滋味，希望杳无踪影，壮志早已成灰，死神就在他身旁把门环敲得山响，宛转思索的机会倒终于来到，就跟身在一座被瘟疫所围困的城池里一样；因此也就觉悟到自己一生的短处，看清楚这是个多么丑陋的污点了。

到伊甸来接受这么严厉的教训，也真是进了个严厉的学校；可是，就凭那水洼子与丛棘荒茅，还有那传播瘟疫的空气，倒可以说是有许多教师都自有一种无孔不入的教学方法呢。

他下了个严肃的决心，要等气力恢复之后，别再不肯认账，不肯服罪，而要认定自己胸中确是有自私自利之心，必须连根拔除。他很不信任自己的性格（而且也难怪他如此），所以就决定不对马可说一句话来表示无益的悔恨，或是良好的决心；而要把他的目的始终都摆在自己一个人眼前——其中还不带一丝一毫的骄傲；只能说是虚心下气与坚定不移——还有什么防身铠甲能比这更好呢？伊甸已经让他降落到泥途之中。伊甸也已经让他飞腾到云霄之上。

马可缠绵病榻（在某些没有希望的阶段，病得说不出话来，还曾经有气无力地在石板上写“不亦乐乎”呢），过了许多日子，才好象是有了点起色。不过还是好好坏坏，病情一时还不稳定；后来却终于明显好转；从那时候起，身体就继续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他病刚好了几分，说话可以不觉得累了，马丁就去跟他商量

心里的一个计划，要是搁在几个月以前，还准得马上就付诸实施，除了自己以外，不会有渎任何人的清神呢。

"咱们已经山穷水尽了。"马丁说。"明摆着的。这地方人都跑光了；这个殖民地的失败，必是已经人人皆知了，至于把咱们买下来的东西再卖给谁，见钱就卖，不争多嫌少，即便算不了瞒心昧己，也是绝办不到的事。咱们离开家乡去做一番丧心病狂的事业，算是已经惨遭失败了。咱们的一线希望——咱们如今必须努力追求的唯一目的——也就是永远离开这个殖民地，回到英国去。不拘怎么回去都行！不拘用什么法子！只要能回到那儿就行，马可。"

"没别的，先生，"塔普利先生意味深长地加重了语气，答声儿说，"就是这么一句话！"

"如今，在大海的这边儿，"马丁说，"咱们只有一个能帮忙的朋友，那还就是贝文先生。"

"您病的时候我就想起他来着，"马可说。

"要不是怕多耽误日子，我倒甚至于要给祖父写信，"马丁接着往下说，"求他寄钱来，把咱们从这个无情的圈套里救出去呢。我先去试试贝文先生好吗？"

"他倒可以说是一位很和气的上等人，"马可说。"我觉得这主意不错。"

"咱们带来了几件货物，为了置这个，钱还都花光了，要是卖了倒多少可以凑几个钱。"马丁接着碴儿说，"卖多卖少就马上拿它去还账得啦。可是这儿卖不出去呀。"

"除非让死尸来买，"塔普利先生愁眉苦脸地摇着头说；"那些猪要买也行。"

"我是不是可以就告诉他这个，钱也不必多借，只求能用最

省钱的法子到达纽约或是别的海口，可以指望在船上当个差使，回国不用出旅费呢？一方面是不是还不妨说明我都有什么亲戚朋友，一到英国，哪怕得靠我祖父的力量，也要马上想法子还钱呢？”

“哼，那没错儿，”马可说，“他顶多不肯借，没准儿还许肯借呢。您要是不反对可以去试试，先生——”

“反对！”马丁嘴里失声说。“到这儿来都是我的不是，只要走得了让我干什么都行啊。过去的事情我一想起心里就难受。要是早点儿接受你的意见，马可，我相信咱们还绝不会到这儿来了呢。”

一听他肯承认这个，马可心中非常诧异，可是又很激昂慷慨地说，他们还是照样得到那儿来；自从头一回听见人家提起这地方，他就渴望到伊甸来了。

马丁早已把给贝文先生的信写好，于是就念给他听。信写得很坦率，丝毫不隐瞒他们的处境；把所受的苦难老实告诉人家，还措词很谦虚可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他们的请求。马可非常称赞这封信；他们还决定，下回再有去的方向对头的汽船在伊甸停下来装木头——原来那儿有的是多余的木头——就马上把信发出去。因为不知道贝文先生本人的住址，马丁决定把信寄给纽约那位值得记忆的斯该得先生收，在信皮儿上写明拜托他即刻转交不误。

过了一个多礼拜才有船来；可是他们终于在一天大清早被“以扫·斯罗吉”的高压力鼾声唤醒了——这只船是用国中一个最超群出众，在某地还曾经非常声名显赫的人物的名字来命名的。他们慌忙跑到了登陆处，就把信安然送到船上；很焦急地等着瞧船开出去，把舷梯给堵上了——这也真是太粗心大意，因此

"以扫·斯罗吉"的"船正"[1]就"希望他被筛得象面粉那么细[2]，削得象木片儿那么碎；他们要是不从那个装修上跑下来得还又快又麻利，那他就干脆把他们倒在那黄汤里吧——"这位"船正"也正是巧譬善喻，说要把他们扔在河里。

要想接到回信，至早得过八九个礼拜才有希望。在这个时期，他们就把还没丧失的那点气力都用在试图改良他们的土地上；把某一部分开垦了，让它不至于永远荒废。耕作的方法即便有极荒唐的缺点，也还是比邻居们都强；马可对这些事本来有些实地经验，马丁也跟他学习；至于还留在这臭水洼子上的别的移民（这也就是一小撮，还都已经病得干瘪黄瘦），那就看来都是带着耕种刨锄人人都是不学就会这个观念，跑到那儿来的。在这些方面，在一切别的方面跟环境奋斗，他们都各尽所能来互相帮忙；可是又都那么毫无希望，那么悲惨，就象罪人村里的一帮罪人一样。

到了夜里只有他们俩在一块儿，正要躺下睡觉的时候，马可和马丁常常要谈起家乡，谈起那些熟地方，那些房屋，那些道路，还有那些熟人；有时候是思归心切，希望再聚重逢，有时候是带着一种恬静的忧愁，好象是早已死心断念。让马可·塔普利非常诧异的是，在这些谈话之间还首尾一贯，处处都看得出马丁这人已经有了很奇怪的转变。

我真摸不清他到底是怎么个人，有一天夜里他心里说，"他跟我原先猜想的不一样。他并没那一半儿净惦记着他自己呀。我再去试探试探他吧。睡着了吗，先生？"

---

[1] 应该说"船长"。

[2] 这是赌咒的话。比较《新约·路加福音》22章31节："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象筛麦子一样（意谓受试炼）。"

“没哪，马可。”

“是在那儿想家吗，先生？”

“是的，马可。”

“我也想家来着，先生。刚才我还纳闷儿，贫掐先生跟裴斯匿夫先生这阵儿也不知怎么样了呢。”

“可怜的汤姆哟！”马丁满怀心事地说。

“一个窝囊废，先生，”塔普利先生说。“白给人弹风琴，先生。一点儿也不顾自己是不是？”

“说真的，我倒希望他稍微顾点儿自己呢，”马丁说。“别瞧我倒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说不定，那咱们就该没这阵儿一半那么喜欢他了。”

“他老爱受人欺骗，先生，”马可拿话把他这么一点。

“是的，”沉默了不大一会儿，马丁又说。“这我也知道，马可。”

他说的时候好象是心中悔恨交加，让他那位合伙人一听就不再谈汤姆，稍微沉默了一会儿，等到另想起了一个话题，这才又开了腔。

“嘻，先生！”马可叹了口气。“哎哟，我的妈！为了一位年轻的小姐的爱情，您倒真是豁出去牺牲很大的幸福呢！”

“我告诉你说吧。这我可说不准，马可，”马丁回答得那么匆忙，把话说得那么带劲儿，人都从床上坐起来了。“我对这问题心里都有点糊涂起来了。我敢保她很不快活。她已经牺牲了安宁的心境，难保不把个人的利益轻轻断送了；她不能象我那样逃之夭夭，躲开那心怀嫉妒、跟她作对的人。她得忍受着，马可——光是忍受，没法儿采取行动，可怜的女孩子！我已经觉悟到，我一向需要忍受的痛苦，倒还没她所需要忍受的多呢。说句良心话，我实

在是有了这点觉悟了！”

塔普利先生在黑暗中把两只眼睛睁圆了；可倒并没打岔。

“既然已经谈到这个，马可，”马丁说，“那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吧。那个戒指——”

“哪个戒指，先生？”马可问，眼睛也睁得越发圆了。

“我们分手的时候她给我的那个，马可。这是花钱买的，花钱买的，因为她知道我又穷又骄傲（老天爷可怜我吧！骄傲！），正等钱使呢。”

“这是谁说的，先生？”马可问。

“我说的。我知道这个。你病在床上的时候，好伙计，这我都想起过几百回几千回了。我倒真象个畜类，从她手里拿过来就往自己手上戴，后来穷得把它给卖了，事情的真相按说是应该稍微猜出点儿影子来了吧，可还是就连在那时候都做梦也没想到这是她花钱买的！可是天已经很晚了，”马丁没容自己再往下说，“你病后体虚，人也很累了，我知道。你跟我谈话也就是为了叫我高兴点儿啊。睡吧！上帝保佑你，马可！”

“上帝保佑您，先生！可是我是完全上了当了，”塔普利先生喜眉笑脸儿地把头掉过去，心里说。“这是个骗局呀，我绝没打算来投奔这样的一位主人呀。跟他在一块儿，不亦乐乎脸上又有什么光彩呢！”

日子慢慢过去，从他们的希望所寄托之点来的别的汽船，又陆续到这儿来装木头；可还是没接到一封回信。雨水，热气，臭泥，烟瘴，连带着所产生的一切病痛和脏东西，在天地之间占了绝对的优势。大地、空气、地上的草木，还有他们所喝的水，全都带着万千种致命的毒质。跟他们同船的那个女人，早就失去了两个孩子；如今又把最后的一个埋在土里。这样的事情也太稀松平

常了，绝不会闹得遐迩皆知，也不会被人放在心上。精明得要命的公民发了财；没朋友的受害者遭了殃送了命，而且被人忘怀了。不过如此而已。

最后，居然有一只汽船气喘吁吁地顺着那条丑恶的河开过来，到伊甸就停住了。马可正在木头小屋那儿等着呢，而且还有人从船上把一封信递给了他。他拿着信去找马丁。他们俩面面相觑，身上都哆嗦起来了。

“掂着倒挺沉呢，”马丁迟迟顿顿地说，把信一拆开，一小卷儿钞票就掉到地下来了。

乍一开始，他们俩谁也不知道谁说了什么话，做出了什么举动，或是心里有什么感觉。马可说得上来的只是，船还没开走，他就又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岸边，打听它几时再顺着原路往回走，还在那儿靠码头。

人家的答复是，十天到十二天之内——虽然如此，还是当天夜里就开始归置他们的货物，把行李捆好。这一阵兴奋过去之后，他们俩就谁都相信（这是过后谈起了这个发现的事），准得船还没回来人就呜呼哀哉了。

虽然如此，他们却还是活下去了。时间象蜗牛那样慢慢地爬过了三个很长的礼拜，那只船也果然回来了。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刚出太阳，他们俩就站在那只船的甲板上了。

“别气馁！咱们后会有期啊！”马丁向岸上两个瘦瘦的人影儿挥手喊道。“在那个旧大陆！”

“也许是在下一个世界，”马可悄莫声儿地找补上。“瞧着他们俩并肩而立，那么安安静静的，那倒几几乎比什么都更让人难受呢！”

开船的时候，他们俩对看了一眼，然后就回头去看船慌忙从

那儿出发的地点。那所木头房子门大敞着，周围的树木枝叶低垂；晓雾沉沉，隔着雾可以模模糊糊地望见一轮红日；从陆地上与河上，都升起了迷离的烟霭；水急浪涌，把那可憎的两岸冲洗得更平坦更萧条，这一切是多么常常在梦中重新出现！从梦中醒来，发现这都是已经消失无踪的幻影，那又多么常常值得谢天谢地！

第三十四章

旅行者动身还乡，在途中与一些高贵人物相遇。

汽船上的乘客中，有一位有气没力的先生，正坐在一张矮矮的折凳上，把两条腿搁在一个盛着面粉的高高的木桶上，好象是要用脚腕去观看船外的景色，很快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人长着直溜溜的黑头发，在脑瓜顶的正中央分开，一直搭拉到上衣上；下巴颏儿上略微有一抹胡须；没系领巾；头上戴着顶白帽子；身上穿着黑衣黑裤，袖子长裤腿儿短，脚上穿着脏里巴唧的棕色袜子，和系鞋带儿的鞋。脸色天生就象泥土似的，因为太爱惜肥皂和水，丝毫不肯浪费，所以就变得更象泥土了；而且这句话还可以应用到他的服装能洗的那部分上——要是脱下来换一换，倒可以又让自己舒服又让朋友们心里痛快呢。岁数也就在三十五左右；头上撑着一把很大的绿色布伞，身子缩成一团，象上了夹棍似的；还嚼着塞在嘴里的嚼烟，三回九转地心里盘算，跟反刍的牛一样。

在这些方面，他也当然说不上与众不同；船上的每一位先生，看来都似乎是跟洗衣妇闹了意见，而且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洗脸了。不但如此，每一位还都把嘴填塞得风雨不透，浑身的骨头也多一半儿都错了骨缝儿。可是这位先生倒别有一种

聪明睿智的神气，让马丁一见就相信他不是俗子凡夫，结果还发现果然没有猜错。

“您好哇，先生？”有一个声音在马丁耳边说。

“您好哇，先生？”马丁说。

跟他说话的，是一位身子又高又瘦的先生，头戴毡帽，身穿又长又肥的绿粗呢上衣，口袋那儿还有黑色天鹅绒的装饰物。

“您似[①]从欧洲来的吗，先生？”

“是，”马丁说。

“您可真运气，先生。”

马丁也是这个想法；没多大工夫，可就发现那位先生加在这句话上的意义跟他不一样。

“您倒似很运气，先生，居然有机会来瞻仰我们的以利亚·波格拉姆，先生。”

“你们的以利亚·波格拉姆！”马丁还以为这是个什么建筑物的名字，应当一口气儿念出来呢。

“对，先生。”

马丁要装出懂得他的意思的样子，可是怎么着也装不出来。

“对，先生，”那位先生重了一句。“我们的以利亚·波格拉姆，先生，这一分钟还不在天边，就在那个蒸——汽机锅炉旁边儿坐着呢。”

伞底下的那位先生，把右手的二拇指搁在眉毛上，好象心里正盘算重大的计划似的。

“那就是以利亚·波格拉姆，是吗？”马丁说。

---

① 原文是将“are”读成“air”（空气）。译文是照天津音将“是”读成“似”，下仿此（但无法处处这样译）。

“对，先生，”对方回答说。“那就是以利亚·波格拉姆。”

“哎哟我的妈！”马丁说。“这可让我大吃一惊。”可还是丝毫不知道这个以利亚·波格拉姆是谁；因为这辈子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这只船的锅炉要是得（重读）炸，先生，”那位新相识说，“而且这会儿就得（重读）炸，在专制政治的历书上，这可就该变成一个纪念日了；拿对人类的影响来说，先生，几几乎就跟我们光荣的七四节[1]不相上下。对，先生；那就是可敬的[2]以利亚·波格拉姆，国会的议员；我们这个国家的伟人之一，先生。您瞧，先生，那才是个顶呱呱的脑门子呢！”

“倒是很超群出众，”马丁说。

“对，先生，我们本国的不朽的齐古，先生，用大理石雕了那个天下闻名的波格拉姆像，在欧洲引起那么些争——论与偏——见的时候，据说就说过那个脑门子是超凡入圣的。这还在‘波格拉姆的挑战’之前呢，所以就等于一个预——言，甭提多精明了。”

“‘波格拉姆的挑战’又是什么？”马丁问道，心里想，这也许是个酒店的招牌吧。

“这是一篇演——说，先生，”那位朋友答声儿说。

“噢！不带错的，”马丁喊道。“我是想到哪儿去了呢！这是大胆向——”

“大胆向天下人挑战，先生，”对方一本正经地说。“向普天下的人挑战，问有哪个国家敢在不论哪方面来跟我们竞——争；还

① 美国独立纪念日。

② 美国两院议员及州议员等名字前用的尊称。

开发了我们国内的资源，准备发动战争去征服全四（世）界呢。您想认识以利亚·波格拉姆吧，先生？”

“但凭尊命，”马丁说。

“波格拉姆先生，”那个生人说——这段对话字字句句都已经被波格拉姆先生无意中听见了——“这位先生是从欧洲来的，先生——从英国来的，先生。可是，我相信，襟怀豪爽的敌——人倒不妨在私生活这个中立地带上两下里碰面吧。”

无精打彩的波格拉姆先生跟马丁握了个手，象个发条就要走完的活动玩具。可倒又急起直追，象个刚上紧发条的那样，把嘴里的烟大嚼特嚼。

“波格拉姆先生，”那位介绍人说，“是一位公仆，先生。国会一休会，就以自由的合众国有才学的儿郎的资格，到各洲去了解情况。”

马丁想到，这位可敬的以利亚·波格拉姆要是人在家里待着，打发脚上那双鞋去游历，也一定照样可以达到目的，因为他整个人也只有这一部分是处于能够瞧见什么东西的地位的。

虽然如此，到了相当的时候，波格拉姆先生可就站起身来；先排除了用嚼烟把嘴填塞起来所造成的某些结果，省得妨碍发音，然后就在一个有东西可以倚靠的地方站定了，跟马丁谈开丁话——一方面还老是用那把绿伞把自已挡着。

他刚说出了“您喜欢——？”三个字，马丁就把话接过来说道：

“你是问我喜欢不喜欢这个国家吧，我猜？”

“对呀，先生，”以利亚·波格拉姆说。小小的一群乘客，都围上来听他们还要说什么；马丁还听见他那位朋友一边摩拳擦掌，一边小声儿嘀咕着跟另一位朋友说，“波格拉姆的三寸不烂

之舌，准得让他抽起天蓝色的羊角疯来，我知道！”

“哼，”迟疑了片刻以后，马丁又说，“根据我的经验，你们问那句话根本就是欺负生人。根本就不打算让人家答复，除非是按照你们的意思。嘿，我还就是不愿意这么答复你，因为那得昧着我的良心。所以呀，还就干脆给你个不答复。”

可是，波格拉姆先生就要在国会下一届的会议上作一篇关于对外关系的伟大演说，而且还要就这个问题写些措词激烈的文章；既然非常喜爱那种自由独立的习惯（一种很没有害处、很有意思的习惯），要用不拘哪种骗人家吐露秘密的手段去搜集不拘哪类情报，然后再公然把它歪曲成不拘什么样子，只要那碰巧正合他的式，因此就决心要好好歹歹地想法子去把马丁的意见问出来。要是从他嘴里问不出什么来，那就非替他编一套话不可，未免得煞费苦心了。他把他的答复暗暗记在心里，然后就再来趟一水。

“您是从伊甸来的吗，先生？您喜欢伊甸不喜欢？”

马丁说出了他对这个国家那一部分的意见，措词还相当激烈。

“这可怪了，”波格拉姆转着圈儿往那群人脸上一看，“偏要这么憎恨咱们这个国家，憎恨它的种种制度！这种民族间的反感，在英国人的心理中都已经根深蒂固了！”

“我的老天爷，先生，”马丁喊道。“那个伊甸地产公司，由斯该得先生给它当头脑，所造成的种种苦难还都就在它的大门口儿，难道它会是美国的一种制度吗？难道它会是人曾经眼见耳闻的哪种形式的政府的一部分吗？”

“我认——为这种情形的原因，”波格拉姆又转圈儿看了大家一眼，拣起了刚才被马丁打断的话碴儿，“一半儿是嫉妒与

偏——见，一半儿是英国人生来就不配欣赏咱们本国的种种崇——高的制度。我猜，先生，”又扭回身冲马丁说，“你们居——住在伊甸城里的时候，有一位叫卓洛普的先生碰巧到你们那儿来过吧？”

“是的，”马丁回答说；“可是这句话让我朋友来答复比我来答复强，因为当时我正病得很厉害呢。马可，这位先生在这儿谈卓洛普先生呢。”

“噢，是的，先生。我瞧见他了，”马可说。

“这不是我们本——地出产的原料的一个极漂亮的样品，先生？”波格拉姆用问话的口气说。

“可不是吗，先生！”马可喊道。

可敬的以利亚·波格拉姆瞟了他那些朋友一眼，意思仿佛说，“瞧着这个吧！瞧瞧那眼着来的是什么吧！”于是大家就用轻声柔气的喃喃细语向波格拉姆的天才致敬。

“咱们的那位同胞是一个堪为模范的人，完全是从造化主的模子里新磕出来的！”波格拉姆满腔热血地说。“他是这个自由的西半球的嫡派苗裔！象咱们这个国家的山岭那样青翠；象咱们含矿物的舐盐地那样晶光锃亮，那样绵延起伏；不曾为令人枯萎的陋习陈规所污染，就象咱们广阔无边的草莽①一样。说他粗野倒也许是粗野，咱们的熊罴也是这样呀。说他野蛮倒也许是野蛮，咱们的水牛也是这样呀。可是他是造物的宠儿，自由女神的子孙；他用来答复暴君与霸主的豪言壮语是，西方的落日所在之处，就是他光辉灿烂的家乡。”

---

① 原文“perearers”是美国人对“prairies”一字的特别读法，指美国中西部大草原。

这部分说的是卓洛普，部分说的是西部地方的一位邮政局长，在不太久以前曾经亏空公款(这种人物在美国倒也比比皆是)，所以就撤了差的；为了这个人(他是投票选举波格拉姆的)，波格拉姆先生，以国会议员的身分，还曾经象当头霹雳似的冲一位不孚众望的总统高喊这最后一句。他的这篇话产生了极漂亮的效果；站在一旁的人全都心花怒放，有一个还对马丁说，"据他猜，我们这个国家的雄谈善辩的那方面，这可算是已经让他领教一二，还真得哑然失色，比那嚼烂了的嚼烟还要惨呢。"

波格拉姆先生等听他谈话的人又安静下来了，这才对马可说：

"您好象是不同意吧，先生？"

"哼，"马可说，"我倒不太喜欢这个人；这还是真情实话，先生。我觉得他是个土豪恶霸；他把那些杀人流血的小件儿'威慑物'带在身边，一来就使用，那也不能让我赞美呀。"

"这可太新鲜了！"波格拉姆把伞举高了点儿，好从伞底下往四外瞧。"这可太奇怪了！英国人脑子里是多么根深蒂固，装满了反对咱们的种种制度的思想，你们就快来瞧瞧吧！"

"你们真是个顶特别的民族！"马丁喊道。"难道说卓洛普先生跟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是这儿的一种制度吗？难道说左轮手枪、二人夺跟猎刀等等东西，都是你们得意的制度吗？难道说进行流血的决斗，大发狗狂，打群架，动野蛮，在大街上拿刀扎人，开枪打死人，也都是你们的制度吗？哼，再往下我该听说，背信弃义蒙人骗财也包括在这个伟大共和国的种种制度之中了！"

这句话刚从嘴里说出来，可敬的以利亚·波格拉姆就又向左右一看。

"憎恨咱们的种种制度的这种病态心理，"他说，"倒应该让

从心理学上观察一切的人来研究研究呢。这会儿他又指鸡骂狗地攻击拒付公债[①] 了！”

“哎哟！你们愿意那么着就把什么都变成一种制度吧，”马丁一乐儿说，“我也不能不承认你们是在这儿等着我呢，因为你们确是已经把这变成一种制度了。到了我们那儿，这些事情可就多一半儿都包括在一个制度之内，一以概万，还就用‘老贝利’[②]这个名字来称呼它呢！”

饭铃忽然响起来了，人人都往客舱里跑；可敬的以利亚·波格拉姆也鬼赶似的往那儿跑，忘了伞还在头上撑着呢，它紧紧地卡在客舱的门框里，放又放不下来，拿又拿不出去。有一分来钟工夫，因为出了这桩岔事，后面那些饥肠辘辘的乘客简直都造起反来；一瞧见桌上的菜，再一听见刀叉乱响，他们就知道不马上赶到就准得怎么样，几几乎都发疯了——一方面桌上还有几位有德行的公民，因为捷足先登，要趁人家还没到就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包圆儿，不管嗓子眼儿多么大，就把它拚命往里塞，简直大有噎死的危险。

话虽如此，这些人倒居然斩关夺伞，从那个豁口那儿一拥而入。可敬的以利亚·波格拉姆和马丁，在一场猛烈的挣扎之后，倒碰巧居然骈首并肩，就象在伦敦戏园子池子里两人挤到了一块儿那样。过后足有四分钟的工夫，波格拉姆都把能够到手的东西哪样儿都大块儿地抄起来就直吞整咽，象个大乌鸦似的。吃

---

① 原文是“repudiation”，意谓政府拒付公债。美国密西西比州于1841年支给铁路公司的债券，曾以铁路公司未能履行某种条件为理由而被拒付。后来其它各州甚至用这种手段将所欠的债务一笔勾销。上文“背信弃义”原文是“dishonour”，在商业名词中本亦可作票据之拒付解。

② 见上册第205页注④。

罢了这顿特别耗时间的饭，他就跟马丁谈起话来；还说他是一位头脑冷静的哲学家，跟他说话可以十分随便，千万别觉得有丝毫碍口的地方。马丁听了倒也极高兴；因为另有一派共和主义哲学，它的种种高尚感想是要用刀子刻在一个学生身上，并且不用笔墨来书写，而代之以柏油羽毛的，他本来都已经有点儿唯恐以利亚也是那一派的门徒，让他也难以幸免呢。

“在座的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您都觉得怎么样，先生？”以利亚·波格拉姆问。

“噢，都很有意思，”马丁说。

这确是一群很有意思的人。谁也没说一句话，谁都象往常那样只顾祭自己的五脏神；而且多半还肯定是顶下作的大肚汉呢。

可敬的以利亚·波格拉姆瞅了马丁一眼，那意思仿佛是说，“你才不是说真心话呢，我知道！”这个意见不久还就证实了。

坐在他们对面的，是一位把烟嚼得兴高采烈的先生，嘴上简直好象是留着个小胡子，因为嘴里的烟草已经满得流天彻地，嘎叭在嘴边和下巴颏儿上了；这本是一种很普通的装饰品，几几乎没引起马丁的注意；无奈这位好公民正火着心要表示谁来他也当仁不让，拿嘴把他的刀子咂了几分钟，马丁正要吃点黄油，他就拿它去切那块黄油。这倒有点特别开胃的地方，让清道夫见了都也许得犯恶心呢。

以利亚·波格拉姆（对他这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一见马丁把盘子推开，一口黄油也不吃了，就简直心花怒放，说道：

“好嘛！你们英国人憎恨敝国的种种制度的病态心理，倒真是叫人大——吃一惊呢！”

“我敢跟你赌脑袋！”马丁接着也高声喊道。“这才是世界上

从古以来最令人惊叹的社会呢。人不肯当人，偏要当一口猪，可是那还就是一种制度！”

“我们没工夫去学——会那种繁文缛节，先生，”以利亚·波格拉姆说。

“学会！”马丁喊道。“可是这并不是学会什么的问题。这是能不能别丧失野蛮人都生来就懂的那点礼貌，别丧失你的良知良能，可以有所警惕，别去招人生气招人恶心的问题。你不觉得对过儿那人——就拿他来说吧——本来倒没这么糊涂，可又认为在小问题上当个畜生是很有独立精神的漂亮事吗？”

“他是敝国一个根——生土长的人，当然是生来就聪明伶俐喽，”波格拉姆先生说。

“喂，请看结果闹到什么地步吧，波格拉姆先生，”马丁接着往下说。“贵国的大多数人，先是在小地方上死劲儿不肯注意跟人交际往来必须遵守的礼节，即便这跟上等人的身分、风俗习惯、政府国家都并不相干，而是一个普通人，只要还有点羞恶之心，就自然不会忽略的。你们还给他们撑腰，只要有人攻击他们对人太无礼貌，你们就要发脾气，直仿佛这是个很漂亮的民族特色似的。先是不履行小事情方面的义务，发展到后来，就连重大的义务也不履行；结果呢，甚至于就要拒绝还债。再往后还会做出什么事来，或是拒绝做什么事，那我不知道；可是谁都只要别装瞎子就可以瞧得出来，这就是那按自然的次序一定要跟着来的，就象一棵大树根儿一烂，树枝儿树叶儿就也都要跟着烂一样。”

波格拉姆先生这位哲学家头脑也太冷静了，哪里会看到这一层？所以他们就又跑到甲板上去，回原来的岗位之后，他就把嘴里的嚼烟嚼下去，一直到人都昏昏沉沉，连知觉都没有了为

止。

度日如年地走了好几天的水路，就又到了动身到伊甸去的那天晚上，几乎把马可落在那儿的那个码头。该得吉客上尉，那位旅馆老板，还在那儿站着呢，一见他们从船上下来，就非常诧异。

“嘿，这不是活见鬼吗！”上尉喊道。“好劲儿！见了这个我可真纳闷儿，我！”

“我们可以在您那儿住一宿吧，上尉？”马丁问。

“要住上一年我估摸着也没什么不行啊，”该得吉客态度很冷静地回敬了一句。“可是我们那儿的人瞧见你们又回来了，倒绝不会太喜欢呢。”

“不会太喜欢，该得吉客上尉！”马丁说。

“他们本来还以——为你们要在那儿安丁下户呢，”该得吉客摇着头回答说。“他们上了当喽，这你可没法儿否认！”

“你这话是怎么个意思？”马丁喊道。

“当初你不该接见他们啊！”上尉说。“嗯，真不该接见！”

“我的好朋友，”马丁接过来说，“是我想要接见吗？这由得了我吗？你没告诉我他们准得蹿辕子，把我给活活地剥了皮，象只野猫似的；还吓唬我说，我不接见，他们就要用种种法子来跟我算账，没一样事做不出来吗？”

“这我说不上来，”上尉答声儿说。“可是我们这儿的人一把架子端起来，就总是怪腰板脖硬的，我告诉你说吧！”

边说他就边退到尽后头去跟马可一块儿走，让马丁和以利亚·波格拉姆一直赶奔国家饭店。

“我们活着回来了，你瞧！”马可说。

“这跟我预料的不一样啊，”上尉怨天恨地地说。“不符合众

人的意见，谁也不配当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啊。早知道这个，我们的时髦人物还不会参加他的朝——会呢。”

上尉死劲儿嗔怪他们没都死在伊甸，谁也没法儿让他心平气消。对这个问题，国家饭店的诸位房客态度也很激烈；可是，天缘凑巧，他们倒并没多大工夫去琢磨所受的委屈，因为又忽然决定要象饿虎扑食似的去抓住可敬的以利亚·波格拉姆，立刻给他一个朝——会。

船到的时候，旅馆里的人大家在一块儿吃的那顿晚饭早就吃完了，马丁、马可和波格拉姆正在公共饭桌上单独用茶点，那个代表团，一共有住在旅馆里的六位先生，还有一个嗓音很尖的孩子，就跑进来宣布这个旷典隆恩。

“先生！”那个发言人说。

“波格拉姆先生！”那个尖嗓子的孩子喊道。

那位发言人本来已经忘了那个孩子，这一嗓子却又把他提醒了，于是就给他介绍。“这是金纳力·敦库博士，先生，这是一位有伟大的诗才的先生。新近才到这儿来跟我们一块儿住，先生，是我们的飞来凤，先生，我敢下保证。没错儿，先生。这是约德先生，先生。这是伊撒德先生，先生。这是鸠利亚斯·毕剥先生，先生。”

“鸠利亚斯·华盛顿·艳阳天·毕剥先生，”那位绅士自言自语地说。

“请您原谅，先生。对——不起。这是鸠利亚斯·华盛顿·艳阳天·毕剥先生；一位木料行的先生，先生，大家还都十分敬重呢。这是莫索上校，先生。这是笛师教——授，先生。贱名是，先生，奥斯卡·肖化廉。”

一听自己的名字从人家嘴里说出来，每一位都往前一出溜

儿，冲着可敬的以利亚·波格拉姆一伸头，行了个握手礼，就再往回一出溜儿。一个个都介绍过以后，发言人就把话接着往下说。

“先生！”

“波格拉姆先生！”尖嗓子的孩子喊道。

“说不定，”发言人说，脸上带着没有希望的神气，“您也许可以受点儿累，金纳力·敦库博士，负责完成咱们这个小小的任务吧，先生？”

尖嗓子的孩子正求之不得，马上往前一抢步。

“波格拉姆先生！先生！您的（重读）一小撮同胞，先生，听说（重读）您驾到国家饭店，感觉到您的急公好义是出于（重读）爱国之心，希望天从人愿，先生，得（重读）瞻丰彩，跟您一块儿厮混，先生；还跟您一块儿舒散舒散，先生，别辜负了这真——”

“似，”肖化廉提示他。

“真似只有咱们这个快乐的伟大国家才有（重读）福气享受的千金一刻的光阴。”

“听啊！”莫索上校高声喊道。“好嘛！听他说！好嘛！”

“所以呢，先生，”那位博士接着往下说，“为了表示他们的（重读）敬意，就请求您赏脸赐光，晚上八点钟，先生，到女餐厅来参加一个小小的聚——会。”

波格拉姆先生鞠了个躬，说道：

“同胞们！”

“好嘛！”上校喊道，“听他说！好嘛！”

波格拉姆先生单给上校鞠了个躬，就又接着碴儿往下说：

“我（重读）为咱们共同的事业所费的心血蒙您过奖，也真让我（重读）铭感五中。无论何时何地，在女餐厅里也好，我（重读）

的朋友们，在战场上也好——”

“好，好极啦！听他说！听他说！”上校说。

“波格拉姆的（重读）名字一定会以参加你们的团体为光荣。但愿，我（重读）的朋友们，我（重读）的墓碑上还可以写着，‘生前曾任咱们共同的国家的国——会议员，并为尽他的责任而昼——夜奔忙’。”

“代——表团，先生，”尖嗓子的孩子说，“顶八点钟欠五分就要来拜会您。我（重读）告辞了，先生！”

波格拉姆先生跟他，还有每一个别的人，都又行了回握手礼；到了八点钟欠五分，这些人果然又回来了，一个挨着一个用忧郁的语声说，“您好哇，先生？”并且跟波格拉姆先生重新行握手礼，直仿佛他是出了一年的国，如今参加人家的殡葬大典，跟他们久别重逢似的。

到了这时候，波格拉姆先生却早已振刷精神，照波格拉姆雕像的样子来正襟肃容，整理头上的头发，谁有半只眼睛没瞎，都得一见就高声喊叫，“你瞧，这不就是他；还跟作挑战演说的时候一模一样嘛！”代表团也油头粉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他们全体走进了女餐厅，诸位先生女士就直拍手打掌，还高喊：“波格拉姆！波格拉姆！”甚至于还有站在椅子上面瞧他的。

这位千人疼万人爱的先生，进了屋子就一边往前走一边东瞧西看，微微而笑——同时还对尖嗓子的孩子说，他们共同的国家的女儿们的美丽，他是略知一二的，象这会儿这样珠明玉艳，完美不臻，那他今生今世可又何曾见过呢？第二天，这句话被尖嗓子的孩子登在报上了；让以利亚·波格拉姆见了倒好生诧异。

“对不起，先生，我们要请——求您，”肖化廉说着就用双手把波格拉姆先生抓住了，好象是正给他量尺码儿，好做件上衣

呢，“背靠着墙就在那顶远的旮旯儿里站着，好给咱们的诸位同——胞多腾出点儿地方来。要是能让后脊梁恰好靠在挂幔帐的木钉上，先生，左腿老在炉子后头，那也就算是很麻利地把诸事安排停当了。”

波格拉姆先生如法办理，把身子挤到那么一个小旮旯儿里去，波格拉姆雕像见了都该不认识是谁了。

那天晚上的赏心乐事于是就开始了。先生们把女士们带上来，把自己带上来，把彼此带上来；问以利亚·波格拉姆对这个政治问题意见如何，对那个意见如何；拿眼往他脸上瞅，往彼此脸上瞅，好象真是很不快活似的。椅子上的堂客们，从眼镜里往以利亚·波格拉姆脸上瞅，还用听得见的声音说，“我希望他说话才好。他怎么不说话呀？噢，倒是请他说话呀！”于是以利亚·波格拉姆就有时候拿眼瞅着这些堂客，有时候拿眼瞅着别处，随问随答，发表了许多符合参议员身分的意见。可是这次集会的伟大目的，倒似乎是说什么也别让以利亚·波格拉姆从旮旯儿里跑出来——所以就把他围困在那儿，犹如铁桶一般。

就在那天晚上，不久就又听见门口儿乱乱腾腾的，象是有一位超群出众的人物驾到了；紧接着就可以瞧见一位快要上年纪的绅士，兴奋得什么似的，正往这群人身上横冲直撞，拚命朝可敬的以利亚·波格拉姆那边挤过去。马丁早已在老远的一个旮旯儿里找着了个得瞧得看的舒服地方，正跟马可并肩而立（因为如今已经不象原先那样一来就把他给忘了，虽说有时候还犯老毛病），一见这位先生就觉得很眼熟，再一听见他拚命高声喊嚷，连眼珠子都要努出眶外，就更相信没认错人了：

“先生，荷米尼太太来了！”

“老天爷保佑那个女人吧，马可，她又露面儿啦！”

"她来了，先生！"塔普利先生回答说。"波格拉姆认识她。一位急公好义的人物嘛！老是为国忘家，先生！那位堂客的丈夫要是也跟我一个意见，那他又该是一位多么不亦乐乎的老先生呢！"

大家给她让开了一条路，荷米尼太太，带着那种趾高气扬的贵族派头儿，拿着那块小手绢儿，交叉着两只手，头上还戴着那顶古雅的帽子，一个人就等于一个庄严的行列，慢慢地顺着这条路往前走。波格拉姆先生一见她就喜形于色，屋里的人也都默不作声。原来谁都知道，一个象荷米尼太太那样的女人，一旦遇见了一个象波格拉姆那样的人，两个人嘴里倒非说出点儿有趣的话不可呢。

两个人见了面先是互道寒暄，语声太低，到不了那群人不耐烦的耳朵里；不大工夫，可就让人听得见了，因为荷米尼太太已经感觉到所处的地位，知道人家属望于她的是什么了。

荷太太先是举手不留情；因为对方曾经投过某某人一票，让这位现代革拉古之母认为必须单用一行字来表示反对，还得特地把它排成德国黑体字，如今想起来，就又搜根剔齿地把他盘问了一番。没想波格拉姆先生倒恰当其时地乞灵于星条旗，一句话就支吾过去了——看来这面旗帜倒是个惊人的法宝，只要挂在风吹得到的地方，就可以迎风作嘲弄之态① ——因此她也就不跟他计较了。如今两个人又长篇大论地谈某些关于关税、商业条约，国界与进出口的问题，非常动人听闻。荷米尼太太谈起话来不光是引经据典，象常言所说的那样，而且还果真是逐字逐句都引的是自己所写的经典呢。

---

① 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1幕第2场有"旗帜嘲弄天空"一语。

“我的妈！这是什么？”荷米尼太太拆开了兴匆匆地给她当前导员的那位先生递给她的一封短信，喊道。“你说这是新鲜样儿的不是！哎哟哟，喂！你就想想看吧！”

然后，她就高声念下面这封信：

> 两位扫眉才子拜上现代革拉古之母，以学富才高的女同胞的资格，敢请费心介绍她们与可敬而又声名赫赫的以利亚·波格拉姆相识；令人神痴心醉的齐古，给他雕了那座能言会语的大理石像，这两位“扫才”早已时常相对以赏；如蒙现代革拉古之母开金口吐玉音，慨然允如所请，这两位“扫才”当即立刻雀跃凫趋，加入为向一位波格拉姆的爱国行为致敬而聚会的那群天星地曜。若再提起这两位“扫才”乃是“超经验派①”，或可与现代革拉古之母更添一层志同道合的关系。

荷米尼太太很麻利地站起身来，走到屋门口儿，过了一分钟的工夫，就带着那两位“扫才”回来了，穿过那条人胡同儿，满面周身都表现出她那独一份儿的凝重端庄，把她们一直领到伟大的以利亚·波格拉姆面前。这才简直就是(象尖嗓子的孩子因为魂飞魄荡，大声喊叫出来的那样)《科利欧兰纳斯》那出戏的最后一场②呢。

---

① 指美国以爱默孙(Emerson, 1803—1882)等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以精神为唯一的实在，主张超越一切思想与经验，直观一切。

② 莎士比亚的悲剧《科利欧兰纳斯》的主人公是罗马大将，因性情骄傲、轻视民众而被放逐，向敌人借兵，进攻罗马以图报仇，经其母与妻子哀恳后，始肯与祖国媾和，于最后一场回到敌人阵营，为敌人所杀。

这两位"扫才"有一位头上戴着一副尺寸特别大的棕色假发。另一位脑门上粘着一块——可瞧不出是怎么粘上的——巨大的雕花儿玉石，样子和大小都正象通常卖一便士一个的覆盆子果馅饼，面儿上雕刻的花纹，还描画的就是华盛顿国会大厦。

"这是头批特小姐跟可得乔① 小姐！"荷米尼太太说。

"可得乔就是英国报纸上常提的那位堂客吧，我相信，先生，"马可俏莫声儿地说。"那个顶老的居民，什么事情都永远也不会记得的。"

"蒙一位荷米尼，"可得乔小姐说。"领咱们来拜见一位波格拉姆，使咱们称之为咱们的情感之物深受影响，以此而论，倒真是个令人快乐得刺骨钻心的时刻，至于咱们为何称之为情感，它为何深受影响，它究竟是否受了影响，或是咱们究竟是否存在，或是究竟是否真有——噢，张口结舌的人！——一位波格拉姆，或是一位荷米尼，或是咱们赠之以这种称号的任何有活动力的本质，那却是个茫无涯涘的题目，灵魂探其隐秘，光明一旦捐弃，在这出人意外的紧要关头，未免太令人望洋兴叹了。"

"心灵与物质，"那位戴假发的堂客说，"都水流花落，迅速卷入那浩瀚无垠的旋涡。崇高之美海啸山嗥，在那'想象'低声细语的宫室中，安静的理想却悄然而睡。听着这种声音，确是悦耳怡神。严峻的哲学家却于此时笑出声来，向炫怪矜奇者说道，'嗬！替我去捉住那使其然者。去吧，把它带到这里来！'于是幻象便烟消雾散了。"

说完了这篇话，她们俩就都拿起了波格拉姆先生的手，把它往嘴唇上一按，算是把爱国志士的手掌当作了象征胜利的棕榈

---

① 原文"Codger"本是英国人对老人的一种不敬的称呼，含有"怪脾气"之意。

叶。这样表示敬意之后，现代革拉古之母就叫人端椅子，三位扫眉才子也认认真真地动起手来，要去启发可怜的波格拉姆，让他象孔雀开屏似的显出他的盖世才华。

至于说波格拉姆怎样立刻就过了自己的深度①，那三位“扫才”怎样也都始终没量力而行，那段历史倒也并不值得记载。只要说一句也就够了：四个人都到了深不着底之处，都再也不识水性，口吐珠玑，飞溅到四面八方，还翻上翻下，折腾了个不亦乐乎。总算起来，这么严格的智力锻炼，在国家饭店里倒被认为是前所未闻。有好儿回，尖嗓子的孩子眼眶里都含着眼泪；在座的人也全都注意到，这么一努劲儿，他们的脑袋都疼起来了——其实呢，这也难怪。

最后可必须把以利亚·波格拉姆从墙旮旯儿里放出来了，代表团一把他安然送回隔壁那个房间，大家就用极热烈的态度来表示赞美。

“这是，”肖化廉先生说，“必须发泄发泄的，要不然可就该放炮了。对（重读）您，波格拉姆先生，我是感激不尽的。对（重读）您，先生，我心里是起了高山仰止之感与海样的深——情的。我打算发——表的感想，先生，就是这个：‘但愿您永远象，先生，您

① “立刻就过了自己的深度”：这句话带讽刺意味，参阅莎士比亚史剧《亨利八世》3,2,359：

> 我曾经冒着险，
> 象胡闹的小孩子靠尿泡来泅水一样，
> 在这许多年的夏天跳入一个光荣的大海，
> 可是远远地过了我自己的深度。

又参阅蒲伯《论批评》：

> 得真了解你自己与自己能力的范围，
> 到底有多大的天才，多好的学问，多高的趣味；
> 下水时必须谦慎，别过了自己的深度。

的大理石像那样不可动摇！但愿这个大理石像永远象您那样让它的敌一——人胆战心寒’。”

要说这个大理石像是让它的朋友们也未免觉得可怕，那也不是毫无理由；因为这是个“高标派”或“妖魔派”的雕像，让可敬的以利亚·波格拉姆就象是站在很大的风里，满头的头发都根根倒竖，鼻孔也象跑欢了的马那样撑着。可是波格拉姆先生倒谢谢那位朋友与同胞表示出这个愿望，肃整威仪，又行了回握手礼之后，除了那位博士以外，代表团里的人就一个个都回房安歇了；那位博士却马上赶往报馆，为那天晚上的事情写了短短一首即事感怀的诗，一开头儿就提十四个星星[1]，标题是，《断章零句。见可敬的以利亚·波格拉姆与哥伦比亚三个最美丽的女儿从事哲学争辩有感。特洛伊人[2]金纳力·敦库博士作》。

波格拉姆要是也跟马丁一样高兴上床去睡觉，辛苦了一场就必是已经获得很好的报酬了。第二天就又动身，事先马丁和马可已经把所买的货物又卖给原主（能卖几个钱就卖几个钱），一直到离纽约已经不远，都是三个人一路同行。一到快要离开他们，波格拉姆就变得好象满怀心事似的，沉吟思索了一会儿之后，就把马丁拉到一旁。

“咱们要分手了，先生，”波格拉姆说。

“您千万别心里难过，”马丁说，“这咱们是必须忍受的。”

“不是这个，先生，”波格拉姆接口说，“绝对不是。可是我倒希望您接受一份儿我（重读）的讲演稿。”

“谢谢您，”马丁说，“那太好了。我一定乐于接受。”

---

① 美国国旗的星星最初是十三个，一个星星代表一州，最后增至四十八个。

② 意即自命为古希腊时代的人。

“也并不完全是这个，先生，”波格拉姆接着往下说，“您有那么大胆量带一份儿到国内去吗？”

“当然啦，”马丁说，“这又有何不可？”

“这里面所表示的意见似很激烈的，先生，”波格拉姆明话暗说着，没把心里的意思完全透露出来。

“那也还是一样，”马丁说。“您愿意给我一打我也接受。”

“不价，先生，”波格拉姆还口说。“不给您一打。用不了那么些。您要是肯冒这个险，先生，就请把这一份儿给你们的大法官带去，”说着就把讲演稿拿出来，“再把这一份儿给你们的首席国务大臣带去。我倒希望他们要想知道我的意见是什么，一瞧这个也就知道了。别到将来再说什么不知者不怪罪。可是别为了我，先生，让您自己遇到什么危险！”

“管保一点儿危险也没有，你放心，”马丁说。于是就把那两个小册子搁在兜儿里，跟波格拉姆分手而别。

贝文先生在信上已经说过，某日某时，要在城里某一个旅馆里很焦急地等着跟他们见面。日子时辰恰好已经到了，一分钟也没耽误，他们马上就赶往那个地方。让他们快心快意的是，他果然是在里面等着呢；这位好朋友招待他们的时候，那份儿至诚向热，也真得说是少二寡双。

“我实在是又抱歉又惭愧，”马丁说，“不该求您帮忙。可是您瞧瞧我们吧。瞧瞧我们这样儿，再断定我们是落到了什么田地吧！”

“不但绝不敢夸口，说我对你们有过什么功劳，”那一位答声儿说，“我还责备自己不该无心中当了罪魁祸首，害你们倒这么大霉呢。我根本没料到，一听人家自卖自夸你们就会到伊甸去；也没料到，说真的，明明有项现成的法子可以打破自己的迷梦，

你们还偏要相信在这儿发财多么容易；要说这我会料得到，那还不如说我自己也想到伊甸去呢。”

“事实上，我是丧心病狂，才糊里糊涂地答应这桩事的，”马丁说；“对我来说，这话还是少提为妙。你瞧，这位马可对这问题倒并没能有发言权啊。”

“嗯！可是他对别的问题也没发言权啊，是不是？”贝文先生接过来说——那么哈哈一笑，倒正显出他还很了解马丁和马可的为人。

“只怕是没什么有力量的发言权吧，”马丁脸上一红。“可是越是活得长越是学得多啊①，贝文先生！越是差点儿活不长越是学得多——而且学得还更快呢。”

“喂，”他们的那位朋友说，“再谈谈你们的计划吧。你们是打算马上回国吗？”

“噢，是吧，”马丁慌忙答声儿说，一想到人家也许会出个别的主意，脸就发白了。“您的意见也是这样吧，我希望？”

“那还用问？我根本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啊；说起来让我心里难受，这可也并不是什么稀闻罕见的事，所以也就用不着再多谈喽。你们跟咱们的朋友法拉铎克将军坐着一块儿来的那只船就在港口停着呢，这你们当然是还不知道吧？”

“真的吗！”马丁说。

“真的。还在报上登着广告说明天就要开船呢。”

这个消息让人听了很动心，可也正是闻香儿到不丁口。马丁知道，要想在这一类的船上找个差使当当，那干脆就算妄想。他已经借了笔债，兜儿里的钱还不够还这笔债的四分之一，即便

---

① 英国谚语。亦可译为“活到老学不了”。

够买船票，也很难下决心把它给花了。于是就把这种情形对贝文先生说明了，还告诉了他们的计划是什么。

"哼，这可就哪点儿地方都跟伊甸一样荒唐了，"他那位朋友接过来说。"你们得干脆就去买船票，象个基督教徒；至少，别的坐前舱的船客能够怎么样，你们就也得怎么样；还得干脆再多欠我几块钱，别过意不去。马可要是能到船上去瞧瞧都有些什么样的船客，并且发现坐这只船还不至于果真就闷死，依我的良言相劝，那就还是走吧！他去了以后，咱们可以到各处逛一逛（您不愿意到诺利斯家去串门儿就甭勉强），到后半晌再三个人一块儿吃顿饭吧。"

马丁只有表示感激的份儿，事情也就算是商量妥了。可是又走出屋子去追马可，劝他务必把"螺桨号"上的坐位定好，哪怕得躺在光秃秃的甲板上也没关系；塔普利先生本来用不着人家恳求，所以就满口答应了。

及至跟马丁又见了面，旁边又没有第三个人，他就非常兴高采烈，明明是有非常得意的消息要来报告。

"我把贝文先生给骗了，先生，"马可说。

"把贝文先生给骗了！"马丁学说了一遍。

"'螺桨号'的厨子昨儿个结婚去了，先生，"塔普利先生说。

马丁拿眼瞅着他，希望他把事情解释得再清楚点儿。

"我一上船，船上的人再一传说是我来了，"马可说，"大副就来问我，坐这只船回国，我肯不肯在路上给厨子当替工儿。'因为这你已经干惯了'，他说：'坐这只船出国的时候，你就老是给每一个人做饭呀'。这话还一点儿不假，"马可说，"别瞧以前我倒从来也没做过饭，我可以对天盟誓。"

"你说什么来着？"马丁追了一句。

“说什么！”马可喊道。“我说我是饥不择食，让我干什么都行。‘既然如此，’大副说，‘嘿，那就拿杯红酒来吧，’红酒跟着也就拿来了。至于我的工钱，先生，”马可兴高采烈地说，“那就够给您当路费的了；我还把擀面杖搁您的卧铺上，算是把它给定下了（就是旮旯儿里挺舒服的那个）；你瞧，这不就是不列颠尼亚统治着海洋，不列颠人直奔家乡①！”

“你这样的好小子可真是古来没有的！”马丁抓住了他的手，大声嚷着说。“可是你说把贝文先生给‘骗’了，那是什么意思呢，马可？”

“嘿，您不明白吗？”马可说。“咱们不告诉他，您知道啦。咱们拿他的钱，可是不把它给花了，也不留着它。咱们怎么样呢。给他写个小小的字条儿，说明人家已经雇我在船上做事了，把它捻成个纸捻儿，留在酒柜那儿，让他们等咱们走后再交给他。您不明白吗？”

马丁听了这个主意以后的那份儿高兴，也绝不次于马可。事情都照他所提议的那样办了。很快活地过了一晚上，在旅馆里睡了一夜，把信照商量好的办法留在那儿，第二天就早早地去上船，他们心里的那份儿轻松，也正是过去的愁山闷海所造成的结果。

“再见！跟您说千万声再见！”马丁跟他们的那位朋友说。“我怎样才能算是没忘了您的大恩大德呢？我到底该怎样谢谢您呢！”

“您要是有一天变成了一个有钱或是有权有势的人，”他那

① 语出英国戏剧家梵勃卢（Van-Brugh，1664—1726）的《朋比为奸》。“直奔家乡”原文为“strike home”，本应译为“打在那致命的地方”。“home”一词可作“家”解，亦可作“要害”解。

位朋友接声儿说，"那就该想法子让贵国的政府，在老百姓漂流到海外去谋生的时候，对他们多留点儿意。请把您对移民问题的亲身经验告诉政府，让它记住只要稍尽人力，就可以避免多大的灾难吧！"

快快活活的，小伙子们，快快活活的！起锚开船了。扯满了风篷。坚强的第一斜桅，正象指南针似的指着英国。美国已经成了后面的大海上的一片云雾了！

"嘿，厨师傅！你在那儿一个劲儿想什么心事呢？"马丁说。

"嘿，我想的是，先生，"马可答声儿说，"我要是个画家，叫我来画美国鹰该是怎么个画法儿呢？"

"把它尽量画得象个鹰罢咧。"

"不行，"马可说。"那我画不来，先生。我倒想把它画得象个蝙蝠，为了它的目光短浅；画得象个矮脚鸡①，为了它的夸口卖狂；画得象个山喜鹊②，为了它的忠厚老实；画得象个孔雀，为了它的顾影自怜；画得象个鸵鸟，因为它老爱把脑袋藏在泥土里，自以为谁也瞧不见——"

"还把它画得象个凤凰③，因为它能够有一天从它的过失与罪恶的灰烬中复活，重新飞腾到云霄之上！"马丁说。"好吧，马可。咱们就希望是这样吧。"

---

① 矮脚鸡(magpie)：一种特别小的鸡，常用以喻身材短小，神气十足，或好勇斗狠的人。

② 山喜鹊(bantam)：欧洲的一种普通鸟，尾长而光，羽毛黑带白，有爱喧闹、偷窃小东西的特性。

③ 指埃及神话中每五百年自焚为灰，再由死复生的神鸟。

第三十五章

马丁抵达英国，目睹某一典礼，从此获得了可喜消息，出国之后竟未被人忘怀。

天正在晌午的时候，港口里涨满了潮水；"螺桨号"开往英国，趁着涨潮，威风凛凛地驶进港口之后，就在河里抛锚了。

一望见家乡的那些老教堂，那些屋顶和被烟熏黑了的烟囱，这两位旅行者就感觉到生气勃勃，狂欢欲舞；眼前的景物无论怎样一片光明，怎样新鲜活跃，怎样轻快舒畅，灿烂辉煌，相形之下也就不值一提。远处的喧嚣之声，象蛤蟆吵坑儿似的，正从热闹的街道上飘扬起来，一接触他们的耳鼓，却就跟音乐一样；一排排的人从码头上凝神远望，都被他们当作了亲朋密友；一片烟雾象帷幕似的笼罩着这座市镇，在他们眼里比最华丽的波斯丝绸在空中招展都还要绚烂夺目呢。河水顺着它那条发光闪亮的道路往前跑，不时过来一只大船，就马上闪开，在船的周围跳舞，耀眼增光，还把它猛一下子托起来；落在桨叶上还要迸回来，成了象雨点似的往水里跳的无数金刚钻；见了那些正闲着的小船，就去跟它们胡闹，一次一次地拿追逐它们来开心，飞也似的穿过那又倔又强，深深地嵌在码头石工里的旧铁环儿；可是就连这个也都没他们在渴望重踏故土的时候，那两颗乱舞莺花的心一半儿那么不识闲儿，那么飘飘如登仙境。

自从眼前不见了这些尖塔与房顶之后，一年的光阴已经逝去了。在他们看来，还就跟十几年一样。这儿那儿，都可以回想起稍微有点今昔不同之处；可是他们又纳闷儿变化怎么会那么轻微，那么有限。论身体的好坏与命运的穷通，前途的希望与目前的办法，回来的时候都比去的时候可怜。可是家乡到底还是家乡。虽然只是一个称呼，一个字眼儿，可倒是个很有力量的；魔术家说出来过的，或是精灵鬼怪受过它的驱遣的咒语，顶有力量的都还没这有力量呢。

登陆的时候，兜儿里的钱很有限，该走哪步棋心里又没准谱儿，于是就找出了一家便宜的酒店，叫了个热气腾腾的牛排，和几杯满得往外流的啤酒，那么狂饮大嚼，也只有刚从海上登陆的人见了大地出产的膏粱之味才能办得到呢。象两个不肯辜恩负德的巨人似的，尽量吃饱喝足之后，他们就把火拨了拨，把被火光照红了的窗帘拉开，每人用笨重的大椅子给自己拼成了一个沙发，然后就喜气洋洋地向大街上望去。

冒热气的牛排，再加上那味浓气郁，一点儿也不含糊的英国啤酒，让那条大街都被所造成的那种气氛一半儿掩盖起来，宛若仙境。窗户玻璃上挂着一层雾，塔普利先生得站起来拿手绢儿把它擦掉，才能显出在街上来往的象是俗骨凡胎的人。就是在这时候，也还是有螺旋形的一缕云烟从两杯热酒中袅袅而起，让他们俩几几乎谁也瞧不见谁。

这是一间那种莫名其妙的小屋子，只有在酒店里才找得着呢，据世人的猜想，所以跑到酒店里来，就是因为能给建筑师种种的方便，好一边盖房一边喝得醺醺大醉。里面的旮旯儿犄角儿，比一个老顽固脑子里的还要多；满屋子都是荒唐透顶的壁橱，除了专门为了这个发明制造出来的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法儿

往里搁；还有许多神秘的搁板和隔断板，顶棚有些地方还好象上面就是楼梯；另外还煞费苦心地安着个就在屋里响的铃铛，离着把手约莫有两英尺远，跟店里别的地方都风马牛不相及。屋子紧靠着石头道，比路基稍微低下去一点儿；过往行人衣服上的钮扣儿，因此就正往窗户玻璃上蹭，手里提着的筐子篮子，也跟它互相磨擦；还有些吓人的孩子，忽然来到一位满怀心事的客人与外面的阳光之间，就要把他嘲弄一番，或是把舌头伸出来给他瞧，好象他是医生似的；再不就是让鼻子尖儿被窗户玻璃压扁了，上面现出一个圆形的白印儿，然后就又悄然而去，好象精灵鬼怪似的，让人毛骨悚然。

马丁和马可坐在那儿瞧着那来来往往的人，还不时辩论他们头一步应该怎么走。

"当然是要去看看玛丽小姐喽，"马可说。

"那当然啦，"马丁说。"可是我不知道她人在哪儿啊。在患难之中既然没心思写信——你也认为不通信为妙——结果还就自从头一回离开纽约就没得着她的消息，那我也就根本不知道她人在哪儿了，我的好伙计。"

"我的意见是，先生，"马可接过来说，"咱们还就是得直奔青龙店。那儿的人都认识您，您不愿意去就甭去。您可以离那儿还有十英里地就站住。我一个人往前走得啦。有什么新闻路频太太都一定会告诉我的。咱们需要知道的事情，贫掐先生也一定会一五一十说给我听——而且还一定很乐意这么着呢。我的主意是：今儿后半晌就开步走。走累了就站住。遇见合式的车就请人家带咱们几步。这要办不到就干脆不坐车。事不宜迟，还越省钱越好。"

"除非是用省钱的法子，还许根本就有点儿不好办呢，"马丁

把所有的赌本儿都掏了出来，还点了点数目。

"所以就更得别耽误工夫了，先生，"马可回答说。"反过来，要是跟小姐见了面，知道了老先生目前是什么心境，还有那一切详细情形，那您也就可以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

"毫无疑问，"马丁说。"你说得很对啊。"

正要把酒杯举到唇边，手就半道儿停住了；因为窗外正慢慢地，非常慢地，好象正在沉思默想似的，走过来一个人影儿，把他们的视线吸引住了。

原来是裴斯匿夫先生。态度冷静，可倒很骄傲。该骄傲就骄傲，不用假谦虚。穿得特别齐整，脸上的笑容甚至于比往常还要温柔，心里正琢磨着自己的艺术的百般美妙，摆脱了名根利念，表现出淡泊胸襟，高抬腿，轻落足，穿过了窗户上的那个圆光儿，象个幻灯里的人物似的。

有一个人从对面来，裴斯匿夫先生一走过，他就站住了以目相送，好象非常感兴趣，非常尊敬他，几几乎都五体崇拜似的；酒店老板从店里一蹿蹿出来，好象是也瞧见他了，凑到这人身旁，跟他说开了话，还一本正经地直摇头，眼光也象他那样跟随着裴斯匿夫先生。

马丁和马可坐在那儿瞪着眼对瞧着，好象没法儿相信这个似的；可是酒店老板在那儿站着呢，那个人也还在那儿站着呢。这样象惊鸿一瞥似的瞧见了裴斯匿夫先生，虽然火撞心头，马丁也还是不由得笑了个痛快淋漓。马可呢，也跟马丁一样。

"这问题咱们非研究研究不可！"马丁说。"把老板请进来，马可。"

塔普利先生退出屋去，马上就把那位大脑壳店主东一路平安地护送来了。

"请问，老板！"马丁说，"刚才有一位先生打这儿过去，你还瞅他的后影儿来着，他可到底是谁呢？"

酒店老板直拿捅条拨火，好象只想让答复人家的话产生最好的效果，变得对煤的价钱都漠不关心了；把两只手往兜儿里一插，就先挺胸凸肚，好让这句答复更动人心魄，然后说道：

"那就是，二位先生，那位伟大的裴斯匿夫先生呀！那位名震寰球的建筑家呀！二位先生！"

说的时候他看看这位，又瞧瞧那位，好象谁听了先吓趴下，他就准备先去搀扶谁似的。

"那位伟大的裴斯匿夫先生，那位名震寰球的建筑家，二位先生，"酒店老板说，"已经到这儿来帮忙，因为有一所新的规模壮丽的公共建筑物就要行奠基礼了。"

"是得照他的设计图来建筑吗？"马丁问。

"那位伟大的裴斯匿夫先生，那位名震寰球的建筑家，二位先生，"那位老板答声儿说，好象对重复这句话有说不出的快感似的，"已经得了头奖，就要来把房屋盖起来了。"

"请谁来行奠基礼呢？"马丁问。

"我们的议员已经百万火急地赶来了，"店主东答声儿说。"鸡头鱼刺哪儿够资格啊。众议院里我们的那位议员，是因为代表高尚人士那一派才当选的，稍次一点儿的人也不能让我们的诸位董事满意啊。"

"那又到底是哪一派呢？"马丁问。

"怎么着，您不知道吗？"店主东答声儿说。

店主东明摆着是不知道。到了选举的时候，人家总是告诉他说，这是高尚人士那一派，他也马上穿上马靴，去投这一派的票。

"典礼什么时候举行呢?"马丁问。

"就在今天,"店主东回答说。掏出表来一看,就又威风凛凛地这么找补上,"几几乎就在这一分钟。"

马丁忙问进去参观行不行;一听说人家绝不反对体面人入场参观,除非实在是已经毫无隙地,就撒腿跟马可一块儿跑开了,没肯稍慢一步。

运气得很,他们居然挤到了场子里一个绝妙的旮旯儿,可以望得见一切,而又用不着怕裴斯匿夫先生也瞧见他们。到得还一分钟也不嫌太早,正要彼此道贺,就远远听见一大片喧嚷之声,人人还都往栅栏门那边瞧。有几位堂客准备着挥舞她们的小手绢儿;因为认错了人,偶然象散兵游勇似的来了一位慈善学校的教师,还引起了无数人的喝彩,一发现是谁,就又变成山呼海啸似的一大片哼哼的声音。

"他也许是带着汤姆·贫掐呢,"马丁悄声儿跟塔普利先生说。

"那就未免让他受宠若惊了,是不是,先生?"塔普利先生也那么低言悄语地说。

到底是不是会这样,他们却没工夫来讨论,因为慈善学校的孩子,穿着干干净净的亚麻布制服,两个人一排走过来了,让在场的人凡是并没捐款的都深自赞许,甚至于有许多掉眼泪的①。跟在后面的是乐队,领队的是一位认真负责的鼓手,把鼓冬冬冬打个不停。再往后,还跟着许多位先生,手里拿着权杖,胸前打着蝴蝶结子,在这出戏里担任什么脚色,似乎是并没明确规定,

① 慈善学校制度是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社会的丑恶产物,学生规定要穿特种式样与颜色的制服,等于公然在学生身上打上"慈善"的烙印。

还你踩我我踩你，把那个入口堵上了老半天。跟在这些人后面的，是市长和市行政机关，象众星捧月似的簇拥着代表高尚人士的那位议员；那位伟大的裴斯匿夫先生，那位名震寰球的建筑家，就在他的右首，还熟不拘礼地跟他谈话。于是太太小姐们就挥舞她们的手绢儿，先生们就挥舞他们的帽子，慈善学校的孩子们就尖声喊叫，代表高尚人士的那位议员，也向大家鞠了一躬。

场中又鸦雀无闻了，代表高尚人士的那位议员搓着他的双手，抡答着他的脑袋，悦色和容地往左右一看；所做出来的事，还没一样不是让这位或是哪位堂客一见就魂飞魄荡，忽然挥舞起她的小手绢儿来的。他一抬头去看那块石头，她们就说他姿势多么优美！一往那个窟窿里瞧，就说他多么纡尊降贵！一跟市长闲说话儿，就说他多么潇洒！一把两只胳膊一叉，就一口同音，喊着说他多么有政治家风度。

裴斯匿夫先生也受到了注意；简直让人人都目不转睛。他一跟市长谈话，他们就说，噢，真个的，这是一位多么雍容闲雅的人物！他一把手放在石匠肩膀上，如此这般地嘱咐了一番，他们就说他对工人阶级态度多么和蔼可亲——这一路人，倒正可以让他们把吃辛受苦当作一种乐趣呢，亲爱的可怜虫！

可是这时候银镘泥刀拿来了；代表高尚人士的议员一把袖口挽起来，利用灰泥露了个小手彩儿，喝彩的声音就裂石穿云，甭提多么响亮。他把事情做得那么象个良工巧匠，也真让人吃惊纳闷儿。这种本事，这样的一位上流人物是从哪儿学来的，那谁又想得出呢？

他在石匠的指导下做了个象泥饼的东西，一个小花瓶就拿来了，里面装着些钱币，代表高尚人士的议员，还把它拿过来哗啷哗啷一摇，好象要念咒拘鬼似的。于是他们就说多么逗笑儿，

多么喜气洋洋，多么兴会淋漓！泥饼一搁好，一位古貌苍然的学者就念题铭——这是拉丁文的，不是英文的，英文的才绝对不行呢。大家都非常心满意足，尤其是常常要遇见好长的一个实名词，第三变化，夺格，还配上个相当的形容词，一到这时候，那群人可就荡气回肠，非常受感动了。

这时候，在众人的喊叫声中，石头就放下去了。一安置得稳如泰山，代表高尚人士的议员就用镘泥刀的把儿把它连敲三下，好象是带点幽默的意味，问有人在家没有似的。裴斯匿夫先生于是就打开了他的设计图(还都是些通天彻地的)，大家都围上来瞧，还直赞美称奇。

这出戏演下去的时候，马丁始终是意扰心烦——在马可看来，这是满没有必要的——如今可再也忍不住了；跟着几个别的人一同移步向前，从浑然不觉的裴斯匿夫先生的肩膀后面，一直往已经打开的图样和计划上瞧，然后就又回到马可那儿，胸中的怒气就象开了锅似的。

“嘿，怎么回事，先生?”马可喊道。

“怎么回事！这是我的建筑物呀。”

“您的建筑物，先生!”马可说。

“我的文法学校。这是我设计的。完全是我搞出来的。他就给添了四个窗户，那个混账王八蛋，把好好的一张图给弄坏了!”

马可听了这话起先很难相信，可是马丁偏一口咬定这是实情，于是就当真把他按住了，请他等气头儿过去了再说，别鲁莽从事。这个工夫，那位议员刚完成了那件令人志得意满的事业，就又拿这当题目向众人致词。

他说，既然身为国会议员，代表本市镇的高尚人士，而且还

可以补充一句，说他希望，此外还代表本市镇的名媛闺秀(小手绢儿挥舞起来了)；来跟他们相处，并且在另一个地方替他们发言，也就时常成了他最可喜的份内之责(又是连笑带挥舞小手绢儿)。可是，哪回来跟他们相处，哪回替他们发言，也没这回一半儿那么心中纯粹是喜悦之感，简直浃髓沦肤。"这场盛事"，他说，"是让我生死难忘的——不光是为了已经举出的理由，而且还因为可以跟某一位先生有识面之缘——"

说到这里，他就拿镘泥刀冲裴斯匿夫先生一指，跟着就声震屋宇，人人都向这位先生欢呼，这位先生也把手搁在胸口儿上了。

"这位先生，我很乐意相信，在这个园地中是一定会名利兼收的。我也早已久仰他的大名，如雷灌耳了——又有谁不是这样呢！——哪知道到今天才得邀荣宠，瞻仰了他的秀骨灵姿，并且领教了他的清言高论，让自已获益无穷呢。"

人人听了似乎都很喜欢，喝起彩来也越发起劲儿了。

"可是我希望这位可尊敬的朋友，"代表高尚人士的议员说——当然是又找补了一句，"他准许我这么称呼他吗？"裴斯匿夫先生也当然是鞠了一躬——"多给我些跟他亲近、可以成为知心朋友的机会，我也希望，日后的一桩异常快心满志的事，也就是回想起今天奠立了两个基石，都是属于终我之身都不会毁坏的建筑物的！"

大家又拚命鼓掌喝彩。这个工夫，马丁始终是在那儿上天入地地咒骂裴斯匿夫先生。

"诸位朋友！"裴斯匿夫先生来了篇答词。"我的责任是建筑，不是说话；是实行，不是空谈；是跟砖瓦、石头、大理石打交道——不是跟语言打交道。我受了很大的感动。上帝保佑诸位

吧！”

这篇话显然是从裴斯匿夫先生肺腑中掏出来的，让众人的一腔热血都达到了沸点。小手绢儿又挥舞起来了；慈善学校的孩子们受了一番劝勉，要让他们长大了以后，每一个男孩子都变成一位裴斯匿夫；市行政机关，手执权杖的先生们，代表高尚人士的议员，全都给裴斯匿夫先生喝彩。三呼裴斯匿夫先生万岁！再三呼裴斯匿夫先生万岁！请再三呼裴斯匿夫先生万岁，诸位先生！再给裴斯匿夫先生喝一声彩，诸位先生，让这最后的一声正是那最响亮的一声吧！

一句话，裴斯匿夫先生被认为是劳苦功高，报答他的恩德，也得特别殷勤慷慨。游行队一走开，场子里几几乎只剩了马丁和马可两个人，这位先生的才高德广，大家的想表示感佩，就成了众人谈话的题目。这么一来，他也就仅次于代表高尚人士的那位议员了。

“把那小子今天的情形跟咱们比一比吧！”马丁满腹牢骚地说。

“老天爷保佑您吧，先生！”马可喊道，“这管什么用呢？有些建筑家擅长的是打基础，还有些建筑家擅长的是等基础打好之后再在那上面起楼台。可是结果一定会没问题的；一定会没问题的！”

“在那以前……”马丁没能把话说完。

“在那以前，象您说的那样，先生，咱们还有很多的事得办，很远的道儿得跑呢。所以就急不如快，还真可以不亦乐乎呢！”

“你是世界上顶好的师傅，马可，”马丁说，“能别当坏学生我也绝不当坏学生，我下定决心了！你就来吧！把好腿放开了吧，老伙计！”

第三十六章

汤姆动身去寻出路。最初有何发现。

哎！心里那个有形有体的裴斯匿夫一旦化为春梦，在汤姆·贫掐的眼里，索士勃利这个市镇真是多么今昔沧桑！他对那些令人惊叹的店铺还是信仰不衰，对那地方的神秘与邪恶还是更加心明眼亮；那地方的物穰人稠，他也还是把它估计得比天还高；可是这到底已经不是往日的那座城市，也绝不象往日的那座城市了。趁着旅店里的人给他预备早点的工夫，他就走进了市场——虽然还是原先那个市场，把市场挤满了的，还是那些买东西卖东西的人；还是那么生意兴隆；还是那么人多声杂、南腔北调，又加上鸡鸭在笼子里的乱成一团；还是那么漂漂亮亮地陈列着一卷儿一卷儿的黄油，刚做得了，拿白得晃眼的亚麻布包着；还是那么一片碧绿，摆着带露水的新鲜蔬菜；还是那么五光十色，小贩的筐子里装着小刮脸镜、花边、背带、裤带、铁器；还是那么令人馋涎欲滴，毫无吝色地展览着嫩嫩的猪蹄，还有宝贵的面点心，馅儿就是当初用那些蹄子走道儿的猪身上的肉做的——虽然如此，在汤姆眼里，这地方也还是有了很奇怪的变化。在那个市场的中心，已经找不着他曾经把它建立在那儿和一切别的常去的地方的那个雕像；没了那个装饰品，也就显着光秃秃冷清清了。

这个变化倒并没能再深入一层。汤姆绝不是一个智深如海的人，哪里会懂得，在对一个人失望之余，要是迁怒于全体人类，无论是谁都一概不信任，那也正是绝对合理、特别聪明的事情。说真的，用这种手段来赏善罚恶，虽然有若干深刻的诗人与可尊敬的人物的权威来支持，与其说是符合近代人所知道的任何合乎理性（且不提基督精神）的行为规律，倒不如说是正让人想起《一千零一夜》里有一位贤良的首相，因为一个看门的被认为做了歹事，就下令将巴格达德所有给人看门的倒霉蛋都给杀死呢。

汤姆早已惯于把幻想中的裴斯匿夫泡在茶里，涂在烤面包上，还把他当作一种馨香美味来就啤酒喝了；在被驱逐的第二天早上，他那顿早点因此也就吃得很是有限。因为得认真考虑自己的事情，还得跟给风琴师当助手的那位朋友商量，到了吃正餐的时候，胃口也并没能比早晨好多少。

风琴师的助手发表了很坚决的意见，劝汤姆别管怎么办，也非到伦敦去不可；因为世界上没一个地方比得上伦敦。这话大体上倒也许是说得很对，要是让汤姆为了这个就到伦敦去，那理由可就也许还嫌不够充足了。

可是汤姆早就想起过伦敦，一想到伦敦还就想起他妹妹，想起约翰·西锁，因为这是他一生命运的紧要关头，自然是得去请教请教老朋友的意见。因此就决定到伦敦去，还马上就到驿车营业处去弄个座位。车里人早就坐满了，不得不迟延到第二天晚上再动身；可是就连这个也不是只有黑暗没有光明的一面，在乡下多待一天，意外的支出虽然有让他更囊中空虚的危险，却可以趁此给路频太太写信，约定把他的箱子在老时间送到那个老路标那儿；自己好带着那个贵重物品到首都去，省得另花运费。“所

以呀，"汤姆给自己宽心，"今儿走明儿走，还不几几乎都一样吗？"

难以否认的是，一旦下了这个决心，即便没能再进一步，他心中也有了一种不太习惯的自由自在的感觉——一种渺渺茫茫、模模糊糊的欢度假期的印象——让他浑身都舒服起来。有时候倒是也要意气消沉，或是心中焦躁，而且也难怪这样的时候还很不少；可是，一旦不再受人支配，能够自己给自己出谋画策，寻思起来倒还是异常可喜可乐。这是海阔天空，惊心动魄，难以理解的；这是了不起的事实，带来了无限的责任与百般的不自信；可是，即便忧虑重重，也还是给旅店里的食物添上了美妙得奇怪的滋味，并且把如梦的烟雾置于他与他的前途之间，有时候就好象是变成了蓬莱仙境。

汤姆就这样心神不定，又爬上了那张矮四柱床，让以前的店主和肥牛的肖像，又对他表示出那种动弹不得的惊讶；第二天也完全是在这种状态中度过的。及至驿车终于到站，行李箱上还有金煌煌两个大字"伦敦"，马丁就猛吃一惊，几几乎都有点想跑开了。可是他并没跑开，倒在车箱上坐下了，低头一瞧那四个灰色动物，就觉得自己好象也是一个灰色动物，至少也是马车的一部分；因为从来不曾这样驷马高车，声势烜赫，简直都神昏意乱了。

说真的，发现自己坐在那位马车夫旁边，就连没汤姆那么谦和守分的人，都也许难免要神昏意乱，在所有曾经以执鞭为业的大好佬之中，这一位原来是颇堪被选为皇帝的。他并不象别人那样处置他的手套儿，而是把它老那么戴在手上——即便人正站在石头道上，跟车已经完全离开了——直仿佛那四个灰色动物也不怎么就在他手指头尖儿上，可以绝对由他摆布似的。他

那顶帽子也是一样。他拿那顶帽子做出来的事，都是非得先对马有无穷的知识，还享尽了在大路上纵横驰骋的权利，然后才能得心应手呢。人家托他带的值钱的小包裹一交给他，他就把它往帽子里一扔，然后再把帽子戴在头上；直仿佛地心吸力的定律绝不容它被人一拳打下来或是被风刮跑，休想它会遇见什么不测之祸似的。再瞧瞧那位车守！甚至于胡子上都写着一天能很溜飕地走七十英里地呢。他的举止态度是慢跑；他的言谈话语是很轻快的小快步儿。他是下坡儿的卡子路上的快马车；他是速度的化身。只要车上有那么个车守和他那带管子的喇叭号，就连运货大车都想走得慢也走不慢啊。

这都是没到伦敦就可以望见的伦敦的影子，汤姆坐在车箱上，一边四下观瞧，一边心里这么想。在任何别的地方与索士勃利之间，这样的马车夫，这样的车守，都是谁也找不出来的。这辆驿车绝不是你们那种走得挺稳的乡下佬式的驿车，这是大摇大摆，又浪荡，又风流的伦敦驿车；整夜不睡，整天在一边儿躺着，过的是荒唐鬼的日子。它把索士勃利简直就当个小村庄，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呱嗒呱嗒地穿过了那些顶好的大街，绝不把大礼拜堂看在眼里，越是顶危险的拐弯儿的地方，还越是硬折硬拐，什么地方都往里闯，什么东西都得躲开它；从喇叭号里精神勃勃地吹出了挑战之声，拿这在临别之际欣然相赠的礼物来鼓舞世人之后，就顺着空旷的乡间大路如飞而去了。

这天晚上，天气晴和，景色宜人。到伦敦的广漠、无常中去瞎摸，心上虽然好象压着块石头似的感觉到在那可爱的空气中快步如飞，汤姆也还是没法儿不魂痴魄醉。四匹灰马象蜻蜓点水似的跑过去，好象也跟汤姆一样喜欢这种感觉似的；喇叭号也象四匹灰马那么兴高采烈；马车夫有时候也要引吭高歌，跟它你

唱我和；车轮子欢天喜地地一致发出那轻雷般的声音；马具上的铜活儿是用小铃铛组织成的乐队；铿锵玎珰，咭登光登，很溜飕地往前走，整个一套东西，从联结先导马的缰绳的扣子到车尾行李箱的把手，就都成了一个巨大的乐器。

哟嗬，经过了许多青篱、栅栏门与树木；经过了许多村舍与仓房，还有那些干完了活儿往家里奔的人。哟嗬，经过了那些驴拉的游览车（都已经拽到路旁的水沟里去了），还有空着的二轮货车，拿鞭子一抽，飞扬跋扈的马就在那小小的水道上一蹦蹦起来，然后就被努力挣扎的车夫拽住了，靠近那五根横木的栅栏门，等着驿车从路上那个窄窄的拐弯儿的地方走过去。哟嗬，经过了一所所的教堂——全都孤孤零零地被撂在僻静的旮旯儿里，周围是乡村风味的坟地，坟头儿上长满了青草，雏菊也正在——因为这是晚上——死者的胸怀上睡眠呢。哟嗬，经过了一条条长着芦苇的溪河，成群的牛正把脚搁在溪水里凉一凉；经过了那些围场的篱笆，那些农场与搁草垛的场院；经过了那些去年的草垛，都已经一片一片地切下来，在暮色苍茫之中，瞧着就象颓坏的三角墙，旧得变成了黑黄色。哟嗬，走下满是石头子儿的斜坡，穿过那个欢乐的水花四溅的地方，然后就一溜小跑重新走上那平坦大道。哟嗬！哟嗬！

走到那个老路标那儿了。那只箱子在那儿吗？那只箱子！路频太太本人儿在那儿吗？她没摆着老板娘的谱儿，坐着自己的游览马车跑出来，她没正坐在乌木椅子上，赶着自己的青龙马（其实该叫小胖墩儿），瞧着怪可爱的吗？驿车没停在她身旁，简直都跟她的车轮子互相磨擦，车守没帮着她的底下人把衣箱拿上来，还就在这时候吹起喇叭号来，让那喜气洋洋的回声飞跑到老远的裴斯匿夫的烟囱里去，直仿佛这辆驿车是因为能把汤

姆·贫掐救出来而耀武扬威吗？

“您待人真是太好了！”汤姆弯下腰去跟她拉手儿。“我可没打算这么麻烦您。”

“麻烦我，贫掐先生！”青龙店的老板娘喊道。

“没麻烦您吗！您是不嫌麻烦的，我知道，”汤姆使出了吃奶的劲儿把她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有什么新闻没有？”

老板娘把头一摇。

“您就说跟我见面了，”汤姆说，“我很有勇气，很快活，一点儿也不灰心；还求她也这样，因为早晚一定会苦尽甘来的。再见吧！”

“等消停了你一定写信吧，贫掐先生？”路频太太说。

“等消停了！”汤姆喊道，不由自主地把两眼一瞪，“噢，是的，等消停了一定写信。也许顶好是别等消停了，因为没准儿还许且得过两天才能消消停停地住下来呢——兜儿里的钱不太多，朋友又只有一个。我一定就手儿替您给那位朋友带个好儿。您向来是西锁先生顶看得起的人啊，您知道啦。再见吧！”

“再见吧！”路频太太慌忙拿出了一个筐子，里面搁着个长瓶子，都象人胳膊似的伸到筐子外而来了。“把这拿去。再见吧！”

“您是想让我把这给您带伦敦去吗？”汤姆喊道。这时候她都已经快把车转过去了。

“不是，不是，”路频太太说。“这也就是一点儿给你在路上当点心的东西。坐好了吧，杰克。往前赶路吧，先生。好啦！再见吧！”

汤姆还没能定一定神，她就已经远在四分之一英里地以外了；这时候汤姆正使劲儿摆他的手呢；她也正使劲儿摆她的手。

“这可是那最后的一眼了，”汤姆心里说，还拚命瞪着眼睛望

过去："我常站在那个老路标旁边儿，瞧着这辆驿车开过去，还在那儿给那么些伙伴儿送过行，从今往后，可再也瞧不见它了！往常我老爱把这辆驿车比作一个神通广大的怪物，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来带我的朋友去见世面。如今，可要把我带走，让我去给自己找出路了，到哪儿去找，怎么样去找，只有老天爷知道！"

一幻想还象从前那样顺着篱路走回裴斯匿夫家中，汤姆就心中怅怅不乐，把头低下去；本来已经忘了膝上搁着那个筐子，这么一来可就又瞧见它了。

"她才是世界上顶厚道顶为人着想的人呢，"汤姆心里说。"嗯，这我可知道她是特意叫她那个底下人别拿眼瞧我了，就因为怕我还得扔给他一个先令的赏钱！我早就把钱预备好了，他倒始终没往我这边儿瞧一眼；我跟那人很熟，知道他的脾气，要是没人管他，他还会不净龇着牙瞪着眼瞅我吗？说句良心话，人家对我的那份儿厚道，真是象太阳似的把我这雪人儿给晒化了。"

说到这里，又跟马车夫对了眼光。马车夫把眼睛挤咕了一下说，"要论那么大岁数的女人，她倒是个特别漂亮的呢。"

"我完全同意，"汤姆答声儿说。"是特别漂亮。"

"比好些年轻的还漂亮呢，我想说的是，"马车夫说。"对吧？"

"比好些年轻的还漂亮呢，"汤姆附和了一句。

"女人太年轻了我可不喜欢，"马车夫说。

这是人各有所好，汤姆并不觉得有去讨论的必要。

"女人太年轻了，您知道啦，就轻易不会——就拿对吃点心的问题来说吧——有什么正确的意见，"马车夫说，"非得到了成熟的年龄，才会这么有心眼儿，给您带来这么一筐子东西呢。"

"你也许想知道筐子里装的是什么吧！"汤姆满面笑容地说。

马车夫只是哈哈一笑，汤姆也好奇心盛，把筐子打开了，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搁在踏脚板上。一只凉烤鸡，一包切成片儿的火腿，一只硬皮儿大面包，一片干酪，一袋饼干，五六只苹果，一把小刀子，一些黄油，一纸卷儿盐，还有一瓶陈雪利酒。另外还有一封信，汤姆给搁在衣裳兜儿里了。

马车夫出乎至诚地赞美路频太太这种未雨绸缪的习惯，还极热烈地给汤姆道贺，说他运气太好了；为了那位堂客起见，汤姆觉得必须说明这筐子礼物纯粹是柏拉图式①的，赠送给他只不过是以朋友的资格，绝没有丝毫其它用意。十分郑重其事地作了这个声明——因为责无旁贷，怕这位流浪者不把眼睛擦亮想入非非，还就得给他破迷解惑——就又说这些礼物他愿意与朋友共享，在夜里的不拘什么时刻，只要那位驾轻就熟的马车夫根据他的经验认为最合式，就本着合欢同乐的精神把筐子里的东西给报销了吧。从这时候起，两人一块儿聊天就聊得很高兴，即便汤姆对独角兽②的知识都比对马的知识要多百倍，走完了一站，这位马车夫也还是要对他的朋友——那位车守说，"别管车箱上那人瞧着多么古怪，拿如今世上的人来说，他还敢希望能有个更会谈话的来跟他并肩而坐吗？"

哟嗬，暝色四合，树木的影子就如同泼墨一般，可还是别把它当回事，匆匆忙忙往前跑，不管是黑地方是亮地方都照样穿过去，直仿佛伦敦城的灯火，隔着五十英里地都可以给他们照路，而且还绰绰有余呢。哟嗬，在村里公有草地旁边儿走过去，只见打板球的人还留连不去，一片水灵灵的青草上净是小坑儿（有给球、

① 柏拉图式的恋爱意谓精神恋爱。

② 独角兽指古代神话中的马头马身狮尾鹿足的独角兽；常见于纹章。

球棒或是三柱门磕出来的，也有打球的人脚踢出来的)，还把清香散布到黑夜的空气里。再从"秃面鹿"① 那儿换了四匹马往前走，让那群酒鬼都在门口儿赞叹不止；刚换下来的那四匹，搭拉着松开了的套绳，都往池子那边跑，一直到人家注意到了，十几条嗓子在后面喊叫，自告奋勇的孩子们都去追赶。马蹄得得，火星乱迸，如今就过了那座旧石桥，重新走到底下那条幽暗的大路上，穿过那敞着的栅栏门，远远地，远远地，一直走到那山林之中吧。哟嗬！

哟嗬，后边的那位，先别吹喇叭号吧！顺着车顶儿爬到头里来，看车的，让这筐子里的东西也有你一份儿吧！这并不是说咱们得把速度放慢，咱们才不呢——咱们倒要把这纯血种的马的血气鼓荡起来，好给这顿快餐再添些光彩。嗐！这瓶子陈酒老没见夜里柔和的空气了，你还别不信，给吹喇叭号的人润润嗓子，倒是难得的好东西呢。你就试一试吧。别怕手不离杯，杯不离手，毕尔，你就再来一口吧！喂，请你歇口气儿，再吹一声喇叭号听听怎么样吧，毕尔。这才是音乐呢！这才叫有腔有调呢！"翻山越岭，一直往那远处跑② "，真的。哟嗬！这匹爱撒野的骒马，今儿晚上可真是甭提多么活蹦活跳。哟嗬！哟嗬！

瞧瞧那一轮明月吧！咱们还不知道呢，都已经老高了——让大地象水似的反映着它胸怀上的种种物体。青篱，树木，矮小的村舍，教堂的尖塔，枯朽的树桩子，欣欣向荣的幼小的插枝，忽然间都变得顾影自怜，要一直到天亮都对着镜里的芳姿。那边的杨树刷刷地响着，好让颤颤巍巍的叶子在地上瞧见自己的影子。橡

---

① 酒店名。

② 引自英诗人丁尼生(Tennyson, 1809—1892)的诗篇《白昼的梦》。

树却不然；哆嗦不合它的身分；总是瞧着自己怎样坚刚耐老，笑傲风霜，连一个小树枝子都纹丝不动。长满了青苔的栅栏门，靠吱吱哑哑的铰链确易避免颓倒，老朽衰残，对着它那面镜子东摇西晃，象一位古里古怪的高年贵妇；咱们自己的影子，象鬼魂儿似的，这时候也还是赶程前进，哟嗬！哟嗬！越水沟，穿丛林，在犁过的和平滑的地上跑过去，沿着陡峭的山坡和更陡峭的石壁往前奔，好象是个幻影的追逐者似的。

天上还有云彩呢！而且凹地上还有雾呢！不是把它盖住的一片闷沉沉的浓雾，而是烟雾霏微，象轻纱似的，在那种种美妙的东西的前面展开，在咱们恨不能去探胜搜奇的眼里，又给添上了一种新的魔力；就象那真的雾縠烟绡那样，在今天以前咱们就见过，对不起，即便身为教皇，只怕将来也还得一见销魂呢。哟嗬！如今这样赶程前进，简直就跟月亮自己一样。这一分钟藏在一丛树木里面；下一分钟躲在一片烟霭之中；忽而又钻出来，走上那平坦大道；忽而又退藏于密，可是没一会儿不是勇往直前，咱们的旅程就跟月亮的旗鼓相当。哟嗬！简直是跟月亮棋逢对手了！

夜间的美景还没好好地去赏玩，白昼就又一跃而起。哟嗬！走了两站，乡间的道路就几几乎变成了一条连亘逶迤的大街。哟嗬，经过了供应市场的菜园，一排一排的住宅，别墅，广场，月牙形的建筑，斜坡顶的房屋；经过了许多运货大车，驿车，二轮货车；经过了许多早起的工人，迟睡的踯躅街头的人，喝醉了的人，以及清醒的搬运物件的人；经过了种种形式的砖瓦灰泥做成的东西；来到了那些发出咭登光登的声音的石头道儿之间——到了这儿要是还想在车上保留一个气派十足的座位，那可不太容易呢！哟嗬！拐了无数弯儿，走过了无数曲折绵延的道儿，来到了一个老客栈的院子，汤姆·贫掐这才从车上跳下来，完全目瞪

脑昏，算是已经到了伦敦了！

“还早到了五分钟呢！”赶车的把汤姆给他的车钱接在手里。

“不说瞎话，”汤姆说，“晚到五分钟也没多大关系；天还这么早，我根本就不知道该往哪儿去，该怎么办才好啊。”

“那他们就没在那儿等着你吗？”赶车的问。

“谁？”汤姆说。

“他们呀？”赶车的答声儿说。

他明明是以为汤姆是到伦敦来瞧一大群急着跟他见面的亲友，绝想不到什么别的情形，要想对他说明真相，倒也怪不容易。汤姆并没去试一试，很愉快地避开了这个题目，走进了客栈，就在通着院子的一间公用屋子里的火炉前面睡熟了。醒来的时候，客栈里的人都已经起来了，于是就也洗脸穿衣裳，在一路风尘之后，倒觉得精神一爽；这时候已经八点钟了，于是就马上出去找他的老朋友约翰。

约翰·西锁住在高侯贲佛尼瓦氏斋舍①，一直走用不了一刻钟就到了，可是汤姆要抄远儿，偏不走弓弦走弓背，瞎跑了两三英里地反倒好象是很远。及至终于来到了约翰那间三楼上的屋子的门外，他就把手搁在门环上，踌躇不定，从头到脚都哆嗦起来。因为他已经跟裴斯匿夫闹决裂了，不能瞒着约翰，一想起来就直犯毛咕；唯恐约翰听了他所泄露的秘密，还不定要怎么耀武扬威呢。

“可是早不说出来晚也得说出来，”汤姆心里说，“还不如干脆把它说出来完事呢。”

---

① 佛尼瓦氏斋舍(Furnival's Inn)：当时的律师宿舍之一，狄更斯于1835年至1837年亦曾于该处租赁房间居住。

砰砰敲了两下门。

“伦敦人敲门恐怕不是这么个敲法儿，”汤姆心里说。“这听着好象胆子不够大。也许那就是没人出来开门的缘故吧。”

千真万真的是没人出来开门，汤姆只是站在那儿瞅着那个门环——心里直纳闷儿：有一位先生正拚命大吼大叫地向不知是谁高喊“进来”！他可到底是住在邻近的什么地方呢？

“哎呀呀！”汤姆心里终于明白过来。“也许他就住这儿，喊的就是我呢。这我可压根儿没想到。我能从外面把门开开吗，我纳闷儿。嗯，没错儿，是能从外面开开。”

没错儿，是能从外面把门开开，只要把门拉手一转就行——没错儿，一转那个门拉手，那个声音还就又从里面跑出来，高喊，“为什么不进来呢？进来，听见了吗？你在那儿站着干什么？”——倒真是其势汹汹呢。

汤姆从小过道儿里迈步走进了发出这些声音的屋子，刚一眼瞥见一位先生，穿着睡衣拖鞋（靴子就在身旁搁着等他穿呢），坐在那儿吃早点，手里拿着份儿报，这位先生不管是不是眼看就有把茶桌给打翻的危险，就使了个饿虎扑羊势，把汤姆一把抱住了。

“嘿，汤姆，我的小伙子！”那位先生喊道。“汤姆！”

“我见了你可高兴死了，西锁先生！”汤姆·贫掐把他的双手握了一下，哆嗦得越发厉害了。“你待人太好了！”

“西锁先生！”约翰学说了一遍，“你这么称呼我是什么意思，贫掐？我的教名你不是忘记了吧？”

“不是，约翰，不是。还没忘呢，”汤姆·贫掐说。“哎哟我的老天爷，你待人太好了！”

“我这辈子真没见过这样的人！”约翰喊道。“你把这说了一

遍又一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本来以为我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真纳闷儿！喂，你就坐下来，汤姆，当一个懂道理的人吧。你近来好吗，我的小伙子？我见了你倒挺高兴呢！”

“我见了你也挺高兴啊，”汤姆说。

“当然喽，这是彼此一样的，”约翰答声儿说。“向来都是这样啊，我希望。早知道你来，汤姆，我就该预备点儿什么东西给你当早点了。至于我自己，你这么从天而降，倒比给我吃世界上顶好的早点都还强呢；可是你的情形另当别论，我相信你必是饿得跟打猎的一样了。能将就点儿就将就点儿，汤姆，等吃中饭的时候再找补得啦。你是要吃糖的，我知道——我还记得裴斯匿夫那儿的糖呢。哈哈哈！裴斯匿夫怎么样了？你是什么时候到伦敦的？你倒是拿不拘哪样儿来开个头儿啊，汤姆。这儿也就有点儿七零八碎儿，可倒一点儿也不赖呢。这是罐头公猪头。尝一口吧，汤姆！别管怎么样，你总得开个头儿啊。你可真是个老半彪子！我见了你倒挺高兴呢。”

约翰非常心慌意乱地说出了这些话，还一趟八趟地跑到壁橱那儿去又跑回来，拿出了种种罐头食品，从茶叶罐儿里掏出了不定多少茶叶，让手里拿着的法国面包掉到靴子里，把开水浇在黄油上，还犯了种种这一类的错误，可倒丝毫也没有仓皇失措。

“你瞧！”约翰第五十回坐下来的时候说，马上就又突然站起来去给这顿早点再添样儿什么东西。“这要还嫌太简慢，那可就得等吃中饭的时候再说了。先告诉我有什么新闻吧，汤姆。首先，裴斯匿夫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汤姆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约翰·西锁放下了茶叶罐儿，非常诧异地拿眼瞅着他。

“我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汤玛斯·贫掐说，“除了对他并没

恶意以外，我还一点儿也不关心呢。我已经离开他了，约翰。永远离开他了。”

“是自动离开他的吗？”

“哪儿呀！他把我给打发走了。可是我已经先瞧出我是输了眼看错了人了；我也无论如何待不下去了。说起来心里难过，你算是把他的为人估计得很正确了。这也许是个可笑的弱点，约翰，发现出这个，我可真是心中痛酸呢，你还别不信。”

汤姆也用不着怕他的朋友拿哈哈一笑来答复他，象讨情讨饶似的，用那种谦逊温和的眼光往他脸上瞧。与其如此，约翰·西锁倒宁可一拳头把他打倒在地板上呢。

“这完全是我的一场大梦，”汤姆说，“如今梦算是已经做完了。改天我再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吧。请你原谅我太糊涂，约翰。这会儿我不愿意再想这个，也不愿意再提这个了。”

“我敢跟你起誓，汤姆，”静默了几分钟之后，他那位朋友又非常词真意切地接过来说，“一见这让你多么往心里去——就象这会儿这样——我就不知道，你终于发现他是怎么个人，我到底是应当高兴还是应当难受了。我对这问题要是说过什么玩笑话，那是一想起来就得责备自己的；我应当别那么荒唐才对呢。”

“我的好朋友，”汤姆把手伸出来说，“你用这种态度来招待我，来接受我发表的秘密，那倒真可以证明你的雅量豪怀呢；来的时候心里怎么倒会有过一分钟的不塌实，一想起来我就得害臊啊。你才想不到我是多么如释重负呢，”汤姆又拿起了刀叉，脸上也露出了非常愉快的神气。“让我来把这猪头狼吞虎咽地大嚼一顿吧。”

一听这个，主人就又想起了他的责任，登时去把性质互相矛盾、无法调和的种种食物堆在汤姆的盘子里，让汤姆吃了一顿绝

妙的早点，吃完之后，人也比原来舒服多了。

“这倒让人很满意，”约翰在万分志得意满地瞧着他那位客人吃饱喝足之后说。“喂，该谈谈咱们的计划了。你当然是要住我这儿喽。你的箱子在哪儿？”

“在客栈里呢，”汤姆说。“我并没打算——”

“别管你没打算怎么样，”约翰·西锁拦头说道。“说你打算怎么样才更切题呢。你到这儿来是打算跟我要个主意，是不是，汤姆？”

“当然是啦。”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还就打算接受，是不是？”

“是呀，”汤姆笑容满面地回答说，“除非是个坏主意。既然是你给出的，那我相信也就不会不是好主意了。”

“好极啦。那就别一开头儿就当一个左性子的老骗子手吧，汤姆，要不然我可就要关门上板儿，再也不发卖那个没价之宝了。你是要到我这儿来住几天。我倒希望我有个风琴给你弹弹呢，汤姆！”

“楼底下的诸位先生，还有上头的诸位先生，一定也是这样，我相信，”汤姆回答说。

“让我想想看。头一样说，今天早上你一定想去瞧瞧你妹妹，”他那位朋友接续着说，“还当然是喜欢一个人去。我要陪你一块儿走几步儿，再去张罗自己的一桩小事情。等后半晌再在这儿跟你见面。把这搁兜儿里，汤姆。这也就是门的钥匙。你要是先回家，可就用得着它了。”

“真个的，”汤姆说，“这么鸦占鸾巢——”

“什么？钥匙有俩呢，”约翰·西锁插嘴说。“我开门不能同时用两个钥匙吧？你这家伙太可笑了，汤姆！回头吃中饭没什么

你特别想吃的东西吗？”

“噢，没有啊，”汤姆说。

“好啦，那就还是客从主便吧。喝杯樱桃白兰地怎么样，汤姆？”

“一滴也不喝！你住的真是顶特别的房间！”贫掐说，“里面要什么有什么！”

“哎哟，汤姆，还不就是光棍儿一个人靠那点小聪明琢磨出来的办法！只不过是临时凑合，象腓力普·扩尔或是鲁滨逊的那种处境才想得出来的主意罢咧——没什么别的。你的意见怎么样？咱们走着去吗？”

“那太成了，”汤姆喊道。“你想马上去就马上去吧。”

于是约翰·西锁就把法国小面包从靴子里拿出来，把靴子穿上，然后再去打扮——还把报拿给汤姆瞧，让他在那儿等着。穿好了走路穿的衣服，人又回来的时候，就发现汤姆手里拿着报，正在那儿寻思发愣呢。

“是在那儿做梦吗，汤姆？”

“不是，”贫掐先生说，“不是，我是把广告页过了过眼，那上面的广告我还以为对我也许会有合式的呢。可是，象我常跟自己说的，奇怪的事情还就好象是对谁也不合式。有各式各样的雇主儿征求各式各样的佣人，也有各式各样的佣人征求各式各样的雇主儿，双方可好象是永远也到不了一块儿。有一位先生在机关里做事，有点一时的困难，想借五百镑钱；就在紧挨着的那个广告里，又有一位先生恰好有五百镑钱要借给人。可是他才绝不会借给他呢，约翰，你瞧着得啦！有一位堂客有笔不太大的财产，足够维持生活，想在一个清静快乐的家庭里当个兼包膳宿的客人；又有个人家儿还就把自己形容为一个‘清静快乐的家庭’，

恰好想找这么一位堂客来跟他们同住。可是她才绝不会去呢，约翰！这些位没太太的先生都征求一间空气好的卧房，还需要偶尔使用一下客厅，看来可也没一个能跟那些登招租广告的讲妥条件，别瞧他们倒都是住在乡下，空气特别新鲜，从皇家交易所走不到五分钟就到。再瞧瞧那些字母①，老是抛亲弃友，逃之夭夭，求他们回来的广告也老是在栏首大登特登，要是可以从请不回来的次数来猜，就连这些人也都永远不会有回来的一天。这倒真好象是，”汤姆感慨万端地叹了口气，把报撂下了，“把它印在纸上跟拿嘴来诉委屈是一样让人心里痛快的；真好象是谁要想给自己解心宽，最好就是声明‘我需要怎么怎么个东西’，可就是到不了手，我也不指望有能到得了手的那一天！”

约翰·西锁一听他这么说就大笑起来，跟着他们俩就一块儿出去了。自从汤姆上次到伦敦以来，那么些年的光阴都已经过去了，而且当时也并没到多少地方去过，所以如今就对所见的一切都感觉到极大的兴趣。除了别的出了名的地点以外，他尤其是急于让人指给他瞧，哪些街巷是用来进行屠宰乡下人的活动的；在街上走了半个钟头，因为并没人扒他的口袋，还让他大失所望。约翰·西锁想让他心里高兴，倒替他捏造了一个扒手，指出了一位非常体面的生人，说这就是干那一行的，这么一来，他就又非常开心了。

陪他走到离堪勃卫尔家不远的地方，指点出了那位靠铸造黄铜赤铜起家的富翁的住宅，让他绝不至于认错，他那位朋友就把他撂在那儿，让他自己去登门拜访。来到了那个伟大的门铃把手前面，汤姆就轻轻把它拉了一下。那位门公跟着就露面儿了。

① 意谓寻人广告只登出人的姓名的开头字母。

"请问贫掐小姐是住在这儿吗?"汤姆说。

"贫掐小姐是在这儿当女先生的,"那位门公回答说。

同时又把汤姆从头到脚上下打量了一番,那意思仿佛说,"你这小子倒怪不错的呢,你;你是打哪儿来的!"

"就是那位小姐,"汤姆说。"一点儿不错。她在家吗?"

"我敢说我不知道,"那位门公回答说。

"劳你驾进去瞧瞧她在家不在家行吗?"汤姆提出这个办法的时候,简直都觉得有点碍难出口,因为这位门公好象是根本就没想到谁还会有这一招儿。

原来这位门公是,按照向来的习惯,没出来开门就先拉里面的那个铃(好趁此摆一摆那钟鼎人家的谱儿),所担任的职务,也就到此为止。人家是雇他来看门守户,不是雇他来给生人解释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这个小事件怎么往下发展,也就都交给那位带着肩饰的家丁——这个当儿,他也正从门口儿的台阶上大声叫喊呢:

"喂!你是干什么来的?往这边儿走,小伙子!"

"噢!"汤姆慌忙往他那边跑。"我没理会另外还有人呢。请问贫掐小姐在家吗?"

"在里头呢,"那位家丁回答说。那也就等于说,"你要是认为她跟这地方的所有权有什么关系,那可就顶好还是打消这个念头吧。"

"对不起,我想见见她,"汤姆说。

那位家丁是个活泼的年轻人,碰巧有一只鸽子在天上飞,把他的注意力吸引住了,让他感觉到非常热烈的兴趣,目不转睛地望着这只鸟儿,一直到连影儿也瞧不见了为止。于是就请汤姆进来,把他领进一间客厅。

“有个名儿姓儿吗？那个年轻人无精打采地在客厅门口儿站住了说。

这倒是个好主意——既不至于让那个生人，万一要是个烈火轰雷的性子，有充分的理由把他一拳揍趴下，又可以表示出对他身分高低的评价，省得憋在心里，只能暗暗地骂他是个没名没姓的下贱之人。

“请你就说是他哥哥得啦，”汤姆说。

“蝈蝈儿？”那位家丁慢搭拉音儿说。

“哥哥，”汤姆重说了一遍，调门儿也稍微提高了一点。“你要是先说是一位先生，然后再说是她哥哥，那我就很感谢你了，因为她并不知道我要来，也不知道我在伦敦，我呢，更不愿意吓她一跳。”

那个年轻人对汤姆所说的话，早就不再感觉兴趣了，可倒还是很客气地一直等到如今；于是就把门一关，抽身去了。

“哎哟妈呀！”汤姆说。“这也太不恭敬太没礼貌了。我希望这是些新用的底下人，露丝受的待遇是跟这大不相同的。”

正在左思右想，又听见隔壁屋里人声喧嚷。好象不是彼此大抬其杠，就是怒气冲冲地责骂一个犯了不是的人，有时候还越来越声势汹汹，简直好象刮起了一阵旋风似的。家丁进去给他通报，据汤姆看来，就正是赶上了这么个风口浪尖；因为突然间就很奇怪地风也平了浪也静了，跟着还就鸦雀无闻。正站在窗前纳闷儿，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家务事引起了口舌是非，但愿与露丝无干，门就忽然开了，紧跟着他妹妹就跑到了他的怀中。

“嘿，我的老天爷！”兄妹二人很亲爱地互相拥抱了一下之后，他又得意洋洋地瞅着他妹妹说，“你可真是女大十八变，露丝！在别处碰见你，我的好妹妹，我还真许不认识呢，嘿嘿！你怎

么出落得这么好看，"汤姆高兴得什么似的，"简直象个大娘儿们；你可——说实在话，你知道啦，你可真是太漂亮了。"

"要是你觉得是这样的话，汤姆——"

"噢，可是谁都得觉得你漂亮呀，你知道啦，"汤姆拿手轻轻地把她的头发摩挲平了。"这是事实问题；并不是个人的意见。可是你到底是怎么啦？"汤姆更注意地看着她说，"瞧你这红头涨脸的！而且你还哭来着呢。"

"没有，我没哭，汤姆。"

"胡说。"她哥哥气壮声雄地说。"那是撒谎。别跟我说这套！我才不相信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宝贝儿？我如今不在裴斯匿夫那儿了；我要在伦敦找个地方住，你在这儿要是不快活（我也非常担心你不会快活，你说你没哭，我都有点觉得是骗我了，别瞧这倒是出于你的至性真情），那你就甭在这儿待着得啦。"

噢！汤姆已经血脉贲张了；请注意吧！那个公猪头也许跟这有点关系，可是那位家丁是当然跟这有关系的。见了那个俊俏的妹妹也跟这不无关系——而且还关系非轻呢。汤姆本人倒很能逆来顺受，可是有这么个妹妹就难免要骄傲，人一骄傲也没个不敏感。他开始这么想了，"裴斯匿夫也许不止一个呢，"就凭所有在充满了怒气的血管里跑上跑下的那些针尖儿，汤姆还立刻就浑身都有了一种顶特别的痒刺刺的感觉。

"这咱们慢慢再谈吧，汤姆，"露丝又亲了他一下，好让他心平气消。"我恐怕不能在这儿待着了。"

"不能！"汤姆回答说。"哼，那你就得别在这儿待着，我的好妹妹。嘿嘿！你又不是受人周济的人！这是怎么说的！"

汤姆正嗟叹不已，那位家丁就又跑过来说，主人的话，希望在汤姆走以前跟他谈一谈，跟贫掐小姐也谈一谈。

"请你带路吧，"汤姆说。"我马上就去拜会他。"

于是就走进了隔壁那间屋子——刚才吵架拌嘴的声音，就是从那儿发出来的——只见屋里有位中年的绅士，说话的声音与举止态度都极堂哉皇哉，还有一位中年的太太，长着一张可以说该抽消费税的脸，或者说一张又酸又硬，显然是拿粉子浆过拿醋泡过的脸。贫掐小姐的顶大的学生也在那儿呢，就是从前有一回被托节斯太太叫作"锡拉壶"的那个姑娘，如今正一肚子怨恨在那儿抽抽搭搭儿地哭着呢。

"这是我哥哥，先生，"露丝·贫掐怯生生地给汤姆引见。

"噢！"那位先生不住上下直打量汤姆。"你的确是贫掐小姐的哥哥吧，我猜？你得原谅我问你这个。我瞧你们俩长得一点儿也不象啊。"

"贫掐小姐是有个哥哥，我知道，"那位太太说。

"贫掐小姐老是谈她哥哥，不专心教我念书，"那位学生抽抽搭搭地哭着说。

"苏菲亚！别说话！"那位先生说。"请坐下吧！"又冲汤姆说。

汤姆落了座，一言不发，只是很诧异地把眼光从这位脸上挪到那位脸上。

"请你在这儿待着别走，贫掐小姐，"那位先生把头稍微回过去一点儿，接着往下说。

刚说到这儿，汤姆一站起来给妹妹搬椅子，就把他的话头儿打断了。把椅子搁好之后，汤姆自己就又坐下了。

"好极了，你倒就在今天来瞧你妹妹，先生，"那位黄铜赤铜铸造者接着碴儿说。"我把一个年轻女人请到家里来当先生，原则上虽然不赞成她接见客人，这回你来找她，可到碰巧来得正

是时候。对不起，我得告诉你说，我们对你妹妹是根本不满意的。”

“我们对她是很不满意的，”那位太太说。

“揍死我我也再不给贫掐小姐回一句书了！”那位学生抽抽搭搭地哭着说。

“苏菲亚！”她父亲喊道。“别说话！”

“您可以容我问问您为什么对她不满意吗？”汤姆问。

“可以，”那位先生说，“可以让你问问。我并不承认这是你问得着的话；可是你要问就问吧。有的人是生来就能让人一见就尊敬的，你妹妹可丝毫也没有这种力量。为了这个，我们就时时刻刻都要闹意见。她在我们家里已经待了不少日子了，这会儿就在这儿的那位年轻小姐，几几乎就可以说是在她的春风化雨之下长大成人的，可是对她倒一点儿也不尊敬。贫掐小姐是完全不能引起我女儿的尊敬之心，博得我女儿的信任的。喂，”说到这里，那位先生就让他的手掌很严肃地落在桌子上，“我认为这里头有点根本不对的地方！你是她哥哥，也许要否认这个——”

“请您恕罪，先生，”汤姆说。“这我才绝不想否认呢。我敢说这里头是有点根本不对、根本不象话的地方。”

“我的老天爷！”那位先生喊道，威仪凛冽地向屋内周围一看，“你说我发现的情形够多么可叹！你说这够多么触目惊心，让我感觉到这一切的根源就是贫掐小姐性格上的这种弱点！你说我这当父亲的心里是什么滋味，明明已经屡次向贫掐小姐表示（我相信这她也不敢否认），希望我女儿能够举止文雅，言语不俗，别失去自己的身分，对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还得又别亲近又别得罪，可是，就在今天早晨，她跟贫掐小姐本人说话，我就听见

她管她叫要饭的！”

“象个要饭的似的东西，”那位太太替他改正错误。

“那更不象话了，”那位先生耀武扬威地说；“那更不象话了。象个要饭的似的东西。这种字眼儿才真是不登大雅之堂，让人瞧不起呢。”

“顶让人瞧不起嘛，”汤姆喊道。“这儿居然有人对它的评价很公正，那倒让我很高兴呢。”

“太公正了，先生。”那位先生把声音放低了，好更动耳摇心，“太公正了，要不是知道贫掐小姐是个没人保护的年轻女人，没有父母，没有朋友，我还准得当时就跟她永断瓜葛呢。我是个心口如一的人，在几分钟以前，就以自己的人格为担保跟贫掐小姐这么说了。”

“哎哟，先生！”汤姆再也忍不住了，一边喊着，就从椅子上站起来；“您心里可千万别有这一类的顾虑。根本就用不着您操心。她才不是没人保护呢。这会儿她就可以甩手就走。露丝，我的好妹妹，快把帽子戴上吧！”

“噢，这家子人倒真是怪可爱的呢！”那位太太喊道。“噢，他是她哥哥嘛！这是毫无疑问的！”

“毫无疑问，太太，”汤姆说。“就跟那位年轻小姐是您教出来，不是我妹妹教出来的学生一样。露丝，我的好妹妹，快把帽子戴上吧！”

“你要是，小伙子，”那位黄铜赤铜铸造者傲气凌人地插了话，“那么没皮没脸——这是你天生来的脾气，我也犯不上再去注意了——说那位年轻小姐，我的大女儿，除了贫掐小姐以外还受过别人的教育，那可就是——不用再往下说了。我的意思你是完全明白的。我相信这都已经成了你的习惯了。”

"先生！"汤姆默默无言地瞅了他一小会儿，然后就又喊道。"我的意思您要是不明白，那我就告诉您。您要是明白呢，那就求您回答我的时候别再用那种口吻。我的意思是，自己所轻贱的东西，谁也休想他的子女能够尊敬。"

"哈哈哈！"那位先生笑着说。"口头禅嘛！口头禅嘛！顶普通的口头禅嘛！"

"顶普通的情形嘛，先生！"汤姆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好说咧，您的女先生不能博得您孩子的信任与尊敬！让她先博得您的信任与尊敬，然后再瞧瞧怎么样吧。"

"贫掐小姐是在那儿戴帽子了吧，我相信，亲爱的？"那位先生说。

"我相信她是在那儿戴帽子呢，"汤姆不等他太太回答，就先发言。"这我是一点儿也不怀疑的。在她把帽子戴好以前，我要跟您说几句话，先生。您已经对我说出了您的那篇话，先生；您就是为了这个才要见我的；我也有答复您的权利啊。我不大声嚷嚷，也不爱撒野，"汤姆说的倒完全是实话，"别瞧我倒不敢说您跟我说话的态度也是这样。我还就希望能替我妹妹把简单的事实说出来。"

"你爱把什么说出来都行，小伙子。"那位先生接过来说，还假装打哈欠。"我的乖乖，把贫掐小姐的钱给她。"

"您要是跟我说什么，"汤姆接着说，虽然保持着镇静的态度，却还是照样怒气填胸，"我妹妹不是那生来就有那么一股力量，能让您的子女一见就尊敬的人，那我可就得告诉您这是胡说了；她还就是不象您说的那样。她跟据您所知道的哪个雇女先生的人都一样有教养，一样知书识礼，一样生来就有资格引起人的尊敬。可是，您既然让她在您府上的哪个底下人跟前都处于

不利的地位①，要是还有点常识，您又怎么能假定，在您的诸位小姐跟前，她所处地位不还得再难堪十倍呢？”

“说得怪好听！凭良心，”那位先生感叹着说，“这倒说得怪好听呢！”

“这是很糟心的，先生，”汤姆说。“这是很不好很卑鄙的，很不对很残忍的。尊敬！我相信年轻人是很容易瞧人家怎么样自己也跟着学的；谁也不尊敬，谁也瞧不起的人，她们为什么要去尊敬，又怎么能去尊敬呢？再说，一见她们满腹诗书的女先生落了这么个下场，她们还真得变得特别喜欢——噢，特别喜欢！——用她们的功念她们的书呢！尊敬！在您女儿眼里把顶值得尊敬的东西弄得象她那样不受尊敬，别管是什么东西，地位也得降得跟她一样低呀！”

“你这么说话可真是没皮没脸到了极端了，小伙子，”那位先生说。

“我说话是态度冷静，而又对这样的待人之道，对一切这样行事的人，都表示极端的愤慨与轻视的，”汤姆说。“哼，您既然是一位诚实君子，听见您女儿跟我妹妹说她是个下贱东西，象个要饭的似的，您又怎么能表示不高兴或是诧异呢？您自己不就老是用好几十种老实不客气的法子来告诉她这个，只是并不是用嘴说吗？就连您的看门的您的家丁，不都也是谁来了就对谁用那种微妙的方法来声明这个吗？至于您对她——甚至于对她凭她

① 比较狄更斯于1844年4月20日女教师福利会成立周年纪念所作的演讲：“给她们的钱比给厨子的还少呢；跟管家的工钱比起来，她们的薪水都少得可怜；跟侍女所得的报酬一比，也无非是让她们所得的显着很寒碜；她们的薪水甚至于比那穿号衣的家丁还要低呢。”狄更斯作这篇演讲，是在本章书刚发表之后。

的人格说出来的话——那么猜疑，那么不信任，要不是心正不怕树影儿斜，那您就根本没有权利雇用她啊。”

“没有权利！”那位黄铜赤铜铸造者喊道。

“明明是没有嘛，”汤姆回答说。“您要是以为每年给多少多少钱就有权利雇用她，那可就把金钱的力量与价值估计得比天还高了。做这种买卖，您的钱是买卖契约顶不重要的那一部分。您可以按时付钱，连半秒钟都误不了，可还是个已经破了产的人。我再没别的话可说了，”话既然已经都说出来，汤姆就净剩了心跳口跳，脸涨头红，“就恳求您准许我站在您的花园里，等我妹妹准备好了跟她一块儿走吧。”

也不等人家允如所请，汤姆就走出去了。

还没能怎么冷静下来，他妹妹就也出来了。她正在那儿哭呢；房前院后，要是有谁瞧见她这样，那就该让汤姆觉得太难堪了。

“他们该以为你不愿意走了，”汤姆说。“你不是不愿意走吧？”

“不是，汤姆，不是。很久以前我就急着要走了。”

“那就没问题了！别哭啊！”汤姆说。

“我非常替你难受啊，好哥哥，”汤姆的妹妹抽抽搭搭地哭着说。

“可是你应当替我高兴啊，”汤姆说。“有你跟我作伴儿，我该比原先快活一倍了。把头抬起来。好啦！咱们还就应当这样走出去嘛。不是硬充好汉，你知道啦，可倒很坚决、很自信呢。”

在任何情形之下，要说汤姆兄妹会硬充好汉，那才是荒天下之大唐呢。汤姆当时太兴奋了，却绝感觉不到这一层；出大门的时候，脸上那种神气真好象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那位门公这回见

了都几乎不认识了。

走了短短的一段路，汤姆发现自己渐渐地比刚才冷静，比刚才镇定了，听见了妹妹娇声嫩语地问他的一句话，这才完全清醒过来。

"咱们这是到哪儿去呀，汤姆？"

"哎哟！"汤姆站住了说，"我不知道。"

"你不——你不是住在一个什么地方吗，好哥哥？"汤姆的妹妹怅然如有所失地瞅着他的脸说。

"不是，"汤姆说。"这会儿还没地方住呢。没准地方呢。我是今天早上才到的。咱们得有个住处才行。"

他并没告诉她，本来是要到他朋友约翰那儿去住，也绝没有让两个客人在他那儿下榻的道理，何况其中的一个又是一位年轻小姐；他知道，一告诉露丝就该让她心里不舒服，认为自己是个累赘了。他也不愿意把她留在哪儿，自己先去找约翰，告诉他怎么会又变卦；因为他又顾虑到，这就好象是利用他朋友的慷慨好客，打算得一寸进一尺了。因此就又说，"当然得有个住处才行，"那么气壮声雄，就好象对伦敦所有留人住宿的地方他都是个最可靠的宝鉴与指南似的。

"咱们到哪儿去找个住处呢？"汤姆说。"你的意见怎么样？"

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汤姆的妹妹的知识也不比他多多少。所以就只是把她的小钱口袋塞到上衣的兜儿里，然后把这只小手搁在正攥着他胳膊的那只小手上，一句话也没说。

"应当到一个省钱的地方去找，"汤姆说，"也别离伦敦太远。让我想想看。你觉得艾斯灵顿①是个好地方吗？"

---

① 艾斯灵顿(Islinton)：伦敦市北一市邑，当初是喜爱游猎的伦敦人常去的地方，有"打鸭池"。

“我倒觉得这是个绝妙的地方，汤姆。”

“这地方当初大家都管它叫欢乐的艾斯灵顿，”汤姆说。“这阵儿也许还是个欢乐的地方；要真是这样，那可倒更好了。是吧？”

“要是不太费钱的话，”汤姆的妹妹说。

“当然得别太费钱喽，”汤姆表示同意。“嗯，艾斯灵顿到底在哪儿呢？我倒相信，咱们也甭想能有比到那儿去更好的办法了。咱们就去吧。”

叫汤姆的妹妹跟着他去走天涯奔地角，她也不会不肯的，所以他们就携手揽腕地走去，也没法儿比这再舒服了。一会儿汤姆可就发现艾斯灵顿并不在那边溜儿，于是就去打听到那儿去的公共运输用具——没多大工夫，倒居然打听着了。坐在车上的时候，还真是说不完的话，汤姆讲自己的种种遭遇，汤姆的妹妹也讲她的种种遭遇，都是发现要说的话太多，说话的时间太少——到了旅程的终点，跟要告诉彼此的话比起来，所谈的话都也不过是刚开了个头儿。

“喂，”汤姆说，“咱们得先找些不太繁华热闹的街道，再注意着那窗户上的招贴。”

于是他们就又走了，心里那么高兴，就象是刚从自己的一所极舒服的小住宅里走出来，替别人去找住处呢。汤姆的脑筋简单还是不减于往昔，老天爷知道；如今既然有别人依赖他，他可就一赌气要稍微再依赖自己一点儿，在他自己看来，简直是个不顾死活的人。

东跑西颠了好几个钟头，瞧过了好几十个地方，未免觉得怪累的慌，尤其是根本就没一个合式的。最后进了一个死胡同，在很特别的一所小小的老式房子里，可倒发现了两间小小的卧房

和一间三角形的客厅，瞧着倒好象很合式似的。他们马上就想搬来住，可未免令人生疑，一付清头一个礼拜的租金，再一提住在高侯贲佛尼瓦氏斋舍的约翰·西锁老爷，就连这层困难也都迎刃而解了。

嗐！这个重要问题一解决，汤姆兄妹就迈着小快步儿跑到面包店、肉铺子、还有杂货铺那儿，对向来不习惯的米盐琐事，都感觉到一种莫大的乐趣；一边数量不大地叫点儿这个定点儿那个，一边私底下自己商量，店铺掌柜的稍微给出点儿主意，还就得意乱心迷——这让人瞧着倒可以大饱眼福呢！及至回到了那间三角客厅，汤姆的妹妹跑前跑后，忙着一千样有趣儿的算不了什么事情的事情，还时不时地停下来敬老汤姆个吻，或是冲他微微而笑，汤姆就直搓拳摩掌，好象整个艾斯灵顿都是他一个人的。

可是天色已经不早，汤姆该去赴约会了。于是就先跟妹妹说妥，既然没吃中饭，晚上九点吃晚饭就不妨来点儿排骨，别怕太浪费了；然后就又走出去，好把这些令人惊叹的事都讲给约翰听。

"我倒忽然间完全成了个居家过日子的人了，"汤姆心里说，"只要能找个事情做做，露丝跟我就可以多么舒服了呢！嗐，可恨的就是这'只要'二字！可是灰心丧气有什么用？等什么法子都试过了可还是失败之后，那也就只好灰心丧气了；可是就是那时候也还是不会对我有多大益处啊。不说瞎话，"汤姆把脚步加快了，对自己说，"我不知道约翰该以为我是怎么着了。他该疑心我是走错了道儿，跑进了一条乡下人到那儿就得送命的街道，人已经成了馅儿饼的肉馅儿，或是遇见了什么别的可怕的事呢。"

第三十七章

汤姆贫掐迷踪失路，忽逢同难之人，报复冤仇，如打落水之狗。

按照许多标准的乡间传说，有些人肉馅儿面点心制造者，都在首都做着很兴旺的零星生意；附在汤姆身上的魔鬼，却并没把他领进其中哪一位的巢窟。还有那种不杀人流血的骗子手，类如卖失落的戒指的①，变藏豆儿戏法的②，卖骗人货的，硬拉买卖的③等等，都也许是警察老爷们比较熟悉一点儿的；可是那个魔鬼也并没单把他挑出来，让他去给其中的哪一位当活点心。他并没跟哪位陌路相逢的先生谈起话来，被他带到一家酒店里，碰巧那儿还有一位先生，赌神罚咒地自夸比哪位先生都有钱，不久还就证明他确是比某一位先生有钱，因为那位先生的钱已经归他了。别管还有多少捉拿活人的圈套都是不先行知照，就在这伦敦城的公共场所安排好了，他也并没落入其中的哪一个。可是他迷失路途了。很快就迷失路途了；就是因为要把它再找着，还就越来越失路迷踪。

既然很天真地对伦敦抱着猜疑的态度，汤姆就自以为很精明地下了个决心，到佛尼瓦氏斋舍去，能别逢人问路就别逢人问路；除非是，说真的，碰巧发现自己就在造币厂或是英伦银行左近；要是果然如此，那倒还不妨走进去，客客气气地问一两句话，

因为他相信那是个十分体面的机关，绝不会骗人的。于是他就往前走，走到哪条街附近，都要顺着它一直望过去，十条街有五条，他还都要顺着它一直走下去；这么一来，因为三心两意，不相信从高斯卫尔街能走到目的地，偏顺着人流拐进了奥德曼勃利，在望楼[4]那儿入了迷魂阵，在伦敦城墙[5]又老是认定那错误的方向，跟着就象横行的螃蟹似的奔了泰晤士街[6]，要是真有丝毫想到那儿去的意思，或是该到那儿去的理由，那个巧劲儿可就真令人惊叹，走了半天，最后还就发现自己就在紧挨着纪念塔的地方。

那个"纪念塔里的人"，在汤姆眼里，简直就跟"月亮里的人"[7]一样神秘。他马上就想到，那个寂寞的人物遗世离群，藏在那个柱状物里面，跟一位老隐士一样，请他来指路倒正是再合式不过呢。冷面冷心，他也许是。对人的七情六欲，也许不会深抱同情——那个圆柱形的高塔也太高了[8]，似乎是绝俗超尘的；可是"真理"要是并不居住在纪念塔的基址之中——别管蒲伯诗中关于塔的外形的那一联[9]怎么说——在伦敦城的什么地方

---

① 指自称拣来了人家失落的金戒指，向人兜售的骗子。

② 指用豆一粒和三个顶针之类的东西来变快手戏法，令旁观者猜豆在哪一个顶针底下，以骗取赌注的人。

③ 指给旅店，铺子，或公共运输工具到处拉买卖的人。

④ 伦敦的一地段名。原有望楼，遗迹现已无存。

⑤ 伦敦的一街道，在伍德街与奥德曼勃利之间，是当年罗马人所筑伦敦城墙的遗迹最著名的部分所在之地。

⑥ 伦敦市一街，沿泰晤士河。

⑦ 在西方的传说中，"月亮里的人"是一个带着灯笼、狗和树枝条的人（见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

⑧ 纪念塔高 202 英尺。

⑨ 纪念塔上原有一题铭，说伦敦大火是罗马天主教徒企图消灭新教与英国的自由，在英国建立天主教会制度与奴隶制度的阴谋所造成的。诗人蒲伯在《道德论》第三中说：

> 伦敦的圆柱，高高地指着青天，
> 象个高大的恶霸，扬着头，说他的谎言。

（汤姆心里说）还会找得着真理呢！

来到了就在那个柱子底下的地方，汤姆更受到了很大的鼓励。原来那个“纪念塔里的人”倒是个抱素怀朴的人；所居处的地方虽然是石头做的，是人工制造的，却仍然保存着一些田园生活的遗风旧俗；他喜欢花木，挂着些鸟笼，喂鸟用的新千里光，也并没完全断绝来源，而且还在木桶里种着些幼小的树木。那个“纪念塔里的人”本人正坐在门外——他自己的门外，纪念塔的门外，你看这主意多高明——还当真在那儿打哈欠，好象并没什么纪念塔来让他屏声止息，一想天地间有他这人，还就得感觉到永无穷尽的兴趣呢。

汤姆正朝这个不平凡的人物那边走，去打听到佛尼瓦氏斋舍去的道儿，就有两个人来逛纪念塔。原来是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那位先生说道，“一个人多少钱？”

“纪念塔里的人”回答说，“六个大[1]。”

比起这个纪念塔来，这个说法似乎是不登大雅之堂的。

那位先生把一个先令搁在他手里，“纪念塔里的人”就把一个黑洞洞的小门开开了。那位先生和那位太太一走没影儿，就又把门关上，慢慢回到他的椅子那儿。

他往椅子上一坐，就哈哈大笑。

“他们才不知道有多少层台阶儿呢[2]！”他说。“要是到这儿就站住，比这多花一倍的钱也不冤啊。哎哟我的佛祖宗！”

“纪念塔里的人”是个犬儒学派之徒，是个老于世故的人！汤姆不能跟他问道儿！他说的话他才不准备相信呢。

---

① 原文“tanner”是英国俚语，指六便士银币。

② 事实上游人欲登塔眺望风景，须上311层台阶。

“哎哟我的妈！”一个很耳熟的声音在贫掐先生身背后说。“哼，当然是啦！”

同时他背脊上又让人拿旱伞戳了一下。一扭身去瞧给他行这个敬礼的是谁，就瞧见了他原先那位恩人的大小姐。

“裴斯匿夫小姐！”汤姆说。

“嘿，我的老天爷，敢情是贫掐先生呀！”持扇喊道。“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我有点儿走岔了道儿了，”汤姆说。“我——”

“我希望你是逃之夭夭了，”慈善说。“我爸爸那么忘乎所以，你要真是跑了，那倒是很有魄力很知机懂事呢。”

“我离开他了，”汤姆答声儿说。“可完全是彼此心照。并不是偷偷儿跑的。”

“他结婚了吗？”持扇问，下巴颏儿象抽筋似的那么抖擞了一下。

“没有，还没结婚呢，”汤姆脸上一红；“实告诉您说，我才不相信他结得了婚呢，要是——要是葛兰小姐是他的意中人的话。”

“咄，贫掐先生！”慈善一百个不耐烦地喊道，“你这人太容易上当了。你哪儿知道这种坏东西是多么诡计多端呢。嗅，这是个万恶的世界啊。”

“您没结婚吧？”汤姆婉转着说，好把话岔开。

“没——没哪，”持扇挑出了纪念塔场院里某一块铺地的石头，用伞尖儿去把它的轮廓勾出来。“我——可这实在是完全没法儿解释的。你不进来吗？”

“这么说，您就住在这儿吗！”汤姆说。

“是的，”裴斯匿夫小姐答声儿说，拿伞指着托节斯公寓，“目

前我就住在这位太太那儿。"

目前二字说得特别带劲儿，汤姆一听就想到这是希望他就题发挥，说句跟这有关系的话。于是就说：

"也就是目前！您是不久就要回家吗？"

"不价，贫掐先生，"慈善接声儿说。"不，谢谢你。不！有个后妈比我自己还年轻——我意思是说，岁数跟自己差得没法儿再有限，那才不会多么对我的劲儿呢。绝不会啊！"持扇打了个怀恨在心的冷战儿。

"我听您说'目前'，还以为——"汤姆说。

"真正地不说瞎话！我才没想到你会这么刨根问底儿呢，贫掐先生，"慈善红着脸说，"要不然也就不会这么糊涂，偏要提起——噢，真个的！——你不进来吗？"

为了表示歉意，汤姆就提起在佛尼瓦氏斋舍跟人有约会，从艾斯灵顿来拐错了几个弯儿，才跑到纪念塔这儿来的。一问她知道不知道到佛尼瓦氏斋舍去往哪儿走，裴斯匿夫小姐就一个劲儿傻笑，过了半天，才提起勇气来回答说：

"有一位先生是我朋友，至少与其说真是什么朋友，倒不如说也算是个熟人——噢，不说瞎话，我几乎都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了，贫掐先生；你可别以为我是跟他订了婚约，至少别以为，即便是订了婚约，这会儿就已经算是天长地久，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他马上就要到佛尼瓦氏斋舍去，我相信是为了办点儿事，我敢说也一定会很乐意陪着你去，好让你别再走错了道儿。你顶好还是走进来吧。八成儿还许发现我妹妹持杯也在这儿呢，"说到这里，就很奇怪把脖子一梗，脸上也现出了一副绝不可爱的笑容。

"那我相信我就该一个人去了，不管找着找不着道儿，"汤姆

说；“因为我恐怕她不会多么乐意见我。出了那桩倒霉事，为了这个您还私底下跟我很亲切地谈过几句话，那也只能让她怀恨在心，对我还会有什么好感吗？别瞧那其实也怨不得我。”

“这根本就没人告诉过她，你放心吧，”持扇说，把嘴犄角往上兜着，还直冲汤姆点头。“即便让她知道了，我也绝不相信她会把你恨到哪儿去呀。”

“您这么说未必对吧？”汤姆喊道，一听她话里有话，倒着实担起心来。

“我什么也不说，”慈善说。“阴险诡诈本身就是多么不象话的事，贫掐先生，我要是没早就知道，一见这种行为的收场结果——这种行为的收场结果，也许就可以明白了。”说到这里，就又象刚才那样微微一笑。“可是我什么也不说。正好相反，我该不屑于说什么才对呢。你顶好还是进来吧！”

她话里有点藏而不露的意思，引起了汤姆的兴趣，并且扰乱了他的软心肠。一时间踌躇不定，拿眼往慈善脸上一瞅，就没法儿不发现一种又得意又羞愧，二者互相冲突的神气；也没法儿不注意到，别管她多么肝火旺盛，狂态逼人，就连碰巧跟他四目相对——这是她本来不大在乎的——她也要把自己的眼光移向别处。

汤姆心里起了个不塌实的念头，恍恍惚惚地疑心到，他跟裴斯匿夫先生的关系一旦改变了，他对人的了解就不知怎的也要连带着有所改变，有许多地方原先没猜想到，如今倒可以如见其肺腑。不过，对慈善所采取的行动，他倒还是没能加以明确的解释。他哪里想得到，当初她受那场羞辱既然是什么都让他听见看见了，如今要是能给她妹妹个难堪，让他来瞧瞧她比姐姐还要倒霉多少倍，那她才准得高兴得跳起来，要把这个机会抓住不放

呢。那位妹妹目前的情形，他根本连影儿也不知道，只是在幻想中认为她还象往常那样是个无忧无虑、轻浮狂浪的东西，对他也还是抱着那种藐视的态度，绝不肯费丝毫气力去加以掩饰的。简单一句话，他心里只是有一种迷迷糊糊的印象，觉得裴斯匿夫小姐不太象个姐姐，或是不太厚道；既然很想去纠正这个印象，她吩咐他进去，他也居然就陪着她进去了。

街门一开开，她就自己先走进去，请汤姆在后相随，一直把他领到客厅门口儿。

“噢，持杯！”她往里瞧了瞧，“敢情你还没回家去呢，那可好极啦。我在街上碰见了一个人，要把他带来见见你，你猜是谁吧！是贫掐先生！你瞧。这你可真是吓了一大跳吧，我敢说。”

不比汤姆拿眼往她脸上瞧的时候更吓一大跳。没他那么吓一大跳。连一半儿也没有。

“贫掐先生已经离开爸爸那儿了，我的乖乖，”持扇说，“他的前途还真是如花似锦呢。我已经答应他让奥古士都护送他到他要去的地方了，因为奥古士都也是要到那边儿去。奥古士都，我的孩子，你在哪儿呢？”

话音未落，裴斯匿夫小姐就尖声喊叫着从客厅里跑出去，催奥古士都·摩肚上场；屋里也就剩了汤姆·贫掐跟持杯二人。

即便她向来都是他顶好的朋友，即便他当了多年的牛马，她始终都是特别体恤他，死捱活挣的人从来没有这样的造化；即便这些年来每一分钟她都能让他少受点儿罪，向来都手下留情，绝不曾把他弄得遍体伤痕；在她的面前，这个诚实人也绝不会比当时更满腹哀怜，或是更胸无芥蒂，如同云过天空一般。

“哎哟我的妈！世界上的人我可真是顶想不到会瞧见你呢，我敢说！”

一听她说话还是原先那种口吻，汤姆心里很是难受。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可是，因为瞧见她形貌顿改而难受，同时又因为她说话的口吻丝毫没变而难受，二者倒都好象完全是出于自然，并没让他感觉到自相矛盾。

“你到这儿来瞧我，我不知道有什么能让你心里痛快的地方。我才不明白你怎么会偏要想到这儿来呢。我见了你心里向来都没怎么痛快过啊。我相信，不拘什么时候，咱们俩也谁跟谁都没什么好感吧，贫掐先生。”

她的那顶女帽就在沙发上她身旁搁着呢，她正一边说话一边忙着鼓捣帽带儿。忙得太厉害了，手指头做出了什么事，自己倒一点也不知道。

“咱们从来没吵过架。”汤姆的这句话倒说对了；一个人没有对头绝吵不起架来，就跟一个人没法儿下棋，也没法儿决斗一样。“我希望您是乐意跟老朋友拉个手儿的。咱们就别再翻旧案了，”汤姆说。“我要是得罪过您，那就请您原谅我吧。”

她拿眼瞅了他片刻，让那顶女帽从手里掉下来，拿手把她那张变了颜色的脸一捂，就忽然哭起来了。

“噢，贫掐先生！”她说，“我虽然向来都待你不好，可相信你这人的性情是很宽大的。我才没想到你会狠心呢。”

她如今说话的口气，倒确是绝不会让汤姆嫌她跟原先还不够两样。可是她似乎是用责备的口气向他苦诉哀求呢，不知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我轻易不表示——从来没表示过——我知道。可是我心里倒很相信你，谁要是请我指出世界上的人谁顶不会报复我，

我还就得很自信地说是你。”

“说是我!”汤姆学说了一遍。

“不错,”她把话说得很带劲儿,“我心里还就常常这么想来着。”

沉吟思索了片刻之后,汤姆就在她身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难道您能相信,”汤姆说,“噢,难道您能认为,我刚才说的话是别有用意,并非心口如一吗?在精神上跟字面儿上,这都正是我心里要说的话。我要是得罪过您,那就原谅我吧。我也许是得罪过您,还不止一回呢。您倒从来没伤害过我,没得罪过我,那又讲得到什么报复,哪怕我是个冷酷无情的坏东西,想跟您过不去呢!”

过了不大一会儿,她还没止泪收啼就向他表示感谢,还告诉他说,自从离家以后,她从来也没这么又忧愁又得到了安慰。可还是哭得很痛切;当时她的处境既然特别需要同情与温存体贴,瞧着她哭,也就越发让汤姆心里难受了。

“喂,喂!”汤姆说,“从前您是一天到晚都眉开眼笑的。”

“嗐!从前!”她喊道,声调那么悲惨,汤姆听了就如同摘了心肝一般。

“将来还可以这样啊,”汤姆说。

“不能,再也不能了。不能,再也,再也不能了。哪天你要是跟老瞿述伟先生谈起话来,”慌忙往他脸上一看,又这么找补上——“我有时候心里觉得他喜欢你,可没肯表示出来——我想请你告诉他在这儿见着我了,我还说记得那天在教堂义地里跟他谈过一次话呢,你肯答应我吗?”

汤姆答应她一定照办。

“自从那天以来，有好些回，因为恨不能别等活到那天就被抬到那儿去，可就把他的话又想起来了。我希望他能够知道他说得多么对，别瞧我嘴里从来没说出过半句承认这个的话，也永远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汤姆也有条件地答应了。跟那个老头子再见面的希望是很渺茫的，因为怕她心里更不塌实，所以就没告诉她。

“靠你帮忙，亲爱的贫掐先生，有一天要是能让他知道这个，”慈悲说，“那就请你说我托你传话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希望他万一再碰见一个象我那样需要挽救的人，能够再宽容一点儿，再有点儿耐性儿，别象对我那样不信任。请你告诉他，那天我心里多么象个摇摆不定的天平，只要一头儿稍微再沉一点儿也就可以扭转局面，他要是知道了，可就准得可怜我，连自己的那颗心都如同刀割一般了。”

“是的，是的，”汤姆说，“我一定告诉他。”

“在当时，我越是让他觉得不值得挽救，我心里——我知道是这样，因为后来这我都琢磨过多少回了——还就越是活动，愿意依着他给我指出的道儿走。噢，只要心肠稍微再软一点儿，只要肯给我跟他多亲近一刻钟的机会，只要肯稍微多可怜一点儿一个羡慕虚荣、没心计的倒霉女孩子，他就许可以——我还相信一定可以——把她给挽救过来喽！告诉他说我并不责备他，我很感激他尽的那份儿力量；可是，请他看在上帝面上，恕我年幼无知，对一个打错了主意，执迷不醒的人多加体谅，别怪她把自己的长处当作短处，拚命把它隐瞒起来——要是有一天再跟一个这样的人打交道，那就请他再也，再也别忘记这个吧！”

要想完全明白她的意思，汤姆虽然并没找到线索，可倒还是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既然是让他如同刀扎肺腑一般，他就攥住

了她的手，并且说——至少是想要说——几句安慰她的话。别管说出来了没有，反正她是很知情感恩的。过后他还不敢说她准没想要跪倒在他脚下，并且给他祝福呢。

慈悲离开了这间屋子之后，汤姆发现屋里并不是就剩了他一个人。托节斯太太也在那儿，正晃她的脑袋呢。不用说，汤姆并没见过托节斯太太，可倒瞧得出这就是公寓的女主人；还在她眼睛里发现了一点真正的悲天悯人的神气，不由得对她有了很好的看法。

“啊，先生！您是个老朋友，我明白啦，”托节斯太太说。

“是的，”汤姆说。

“可是，”托节斯太太把门轻轻地关上，说道，“她还是并没告诉您她心里有什么烦恼哇，我敢说。”

汤姆听了这话登时一愣儿，因为她说得一点不错。“可不是吗，”他说，“她并没告诉我。”

“永远也不会告诉您啊，”托节斯太太说，“天天跟她见面也没用。她从来没跟我诉过一句委屈，也从来没说出过一句替自己分辩或是责备人的话。可是我知道，”托节斯太太吸了一口气儿，“我才没个不知道哪！”

汤姆很忧愁地把头一点，“我也知道。”

“我十分相信，”托节斯太太把手绢儿从扁扁的手提袋里掏出来，“那个可怜的姑娘得受多大的罪，那是谁都连一半儿也说不上来的。她虽然三天两头儿地到这儿来发泄那一肚子的愁闷，也不让她丈夫知道；说了句‘托节斯太太，今儿个我精神很不好，恐怕活不了几天了’，还就坐在我屋里痛哭一场；除此以外，我可没能让她再告诉我点儿什么。不但如此，我相信，”托节斯太太把手绢儿又收起来，“她还说她认为我还是个好朋友呢。”

托节斯太太本来可以说"顶好的朋友"。商界的诸君和肉汁儿，已经几乎耗尽了托节斯太太的涵养工夫；个人的利益，已经紧紧抓住了托节斯太太的全副心神——在她这种情形之下还真是如蝇头之微，要是手急眼快地去追求，别让它完全去得无影无踪，倒也情有可原呢。可是，在托节斯太太胸中的某一个偏僻之处，得上好些磴台阶儿，还正在一个容易忽略的旮旯儿里，倒有一扇秘密的门，弹簧上写着"女人"二字，慈悲拿手一按，还就豁然洞开，容她进来找个庇身之地。

一旦公寓的账目跟所有别的总账都已经对照过，记录善恶的天使簿子上的账目也都结算清楚，不会再有更动，那就也许可以发现，记入你的贷方的有那么一条，尖嘴猴腮的托节斯太太，倒可以让你变成一个美人儿呢！

在汤姆眼里，她正很快地变得越来越象个美人儿；他瞧出她是个穷苦人，一辈子愁吃愁穿，讲不到贪图什么荣华富贵，心田里倒长出来了这点善苗；要是裴斯匿夫小姐没带着她那位朋友进来，再过一分钟，她还许就变成一个维纳斯女神呢。

"汤玛斯·贫掐先生！"慈善行这个介绍礼，显然是怪得意的。"这是摩肚先生。我妹妹在哪儿呢？"

"走了，裴斯匿夫小姐，"托节斯太太回答说。"她已经决定到家里去待着了。"

"嗐！"慈善瞅着汤姆叹了口气。"哎哟，我的妈！"

"自从当了另一——自从结婚之后，她已经大大地变了样儿了，托节斯太太！"摩肚说。

"我那亲爱的奥古士都！"裴斯匿夫小姐低声儿说。"这我实在相信你都已经在我耳边说过五十回了。你可真是个话匣子！"

跟着来的无非是打情骂俏，即便不是裴斯匿夫小姐一个人

唱独角戏，也好象是由她这儿开的头儿。不论怎么说，反正摩肚先生的投桃报李也未免太迟慢了，不符合年轻的情人的习惯，还显着那么没精打采的，简直让人受不了。

跟汤姆来到了大街上之后，他也还是丝毫没有起色，偏要那么短叹长吁，让人听着真是怪惨得慌的。为了把他的精神鼓舞起来，汤姆就说了声祝他快乐。

“快乐！”摩肚喊道。“哈哈！”

“这是个多么奇怪的年轻人！”汤姆心里说。

“‘藐视者’①倒没在你身上署名捺印。你把自己的命运放在心上吗？”摩肚说。

汤姆承认这是个当然有点儿让他感觉兴趣的问题。

“我不价，”摩肚先生说。“无情的水火想哪会儿把我毁灭了都行。我已经有所准备了。”

汤姆一听这个，还有些跟这类似的话，就猜出他是吃酸冒醋。所以就不去过问，让他自行其道；这条道儿是越走眼前越黑，及至二人在佛尼瓦氏斋舍门前分手而别，汤姆心里也就如释重负了。

约翰·西锁吃中饭的时刻，已经过了两个钟头；正在屋里走来走去，怕汤姆遇见什么意外，心里非常着急。桌子已经摆好；酒也仔仔细细地倒在圆酒瓶里了；拿鼻子一闻，这顿酒饭倒真是美口香甜。

“嘿，汤姆，老孩子，你到底是跑哪儿去了？你的箱子在这儿呢。马上把靴子脱了，坐下来吃饭吧！”

“对不起，约翰，我可待不住，”汤姆·贫掐回答说，因为是慌

① 原文“scorner”出自《圣经》，本指藐视宗教的人。

忙跑上楼来的，都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

“待不住！”

“你继续吃你的饭，”汤姆说，“我就可以一边儿瞧着你吃，一边儿告诉你待不住的缘故。我自己可别吃，要不然回头可就吃不下排骨了。”

“这儿没排骨哇，好伙计。”

“是没有。可是艾斯灵顿那儿有哇，”汤姆说。

约翰·西锁一听这个，简直都愣住了，还赌神发誓地说，非得汤姆把自己的意思完全解释清楚，他才肯再吃一口饭呢。所以汤姆就落了座，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也听得非常入神。

他十分了解汤姆的为人，顾虑到他的面嫩心软，并没问他为什么先斩后奏，不跟他商量就把事情办了。他也认为汤姆马上回去找他妹妹才好，他把她撂在那儿的地方是他很不熟悉的；还高高兴兴地提议雇马车陪他回去，好把箱子带着。汤姆请他当天晚上跟他们一块儿吃饭，他很不客气地拒绝了，可倒跟他订了个明天的约会。“喂，汤姆，”他在车上说，“我还得问你句话，希望你别婆婆妈妈的，肯直截干脆地回答我。你等钱使吗？我倒很相信你是等钱使呢。”

“我实在是不等钱使，”汤姆说。

“我相信你是哄我呢。”

“哪儿呀。多谢多谢，我绝不是说着玩儿，”汤姆回答说。“我妹妹手里有俩钱，我手里也有俩钱。即便什么别的东西也没有，约翰，也还有张五镑的钱票儿呢。这是那个好人，青龙店的路频太太，写了封请我跟她借几镑钱的信，夹在信里从车外边儿递给我的；跟着她还就没命地把车赶走了。”

“上帝保佑她漂亮脸蛋儿上的每一个酒窝儿吧，我说！”约翰

喊道，"不过你为什么要让她占先，跨过我的头去，那我可就不明白了。没关系。我就等待时机吧，汤姆。"

"那我希望你就老等下去吧，"汤姆欢欢喜喜地回答说。"在一百个别的地方，我都已经甭提多么欠你的情，永远也无以为报了。"

他们俩在汤姆的新寓所门口儿分手而别。约翰·西锁坐在车里，瞥眼看见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忙忙叨叨地跑出来亲了汤姆一下，还帮着他搭箱子，要是能跟汤姆易地而处，那他倒丝毫也不会反对呢。

嗯，她才是个眉开眼笑的小东西呢；还别有一种风致，又文静，又聪慧，真是万分可爱。吃起排骨来，又有谁发明过比这更好的作料儿？土豆儿在她面前冒出表示感谢的热气，好象以此为乐似的；那一品脱黑啤酒面儿上的泡沫，也把嘴噘起来去吸引她的注意。可全都是瞎掰。除了汤姆以外，她什么也没瞧见。汤姆是世界上的头一样和末一样东西。

吃起饭来，她就坐在汤姆对面，一边用手指头在桌布上弹一个汤姆顶喜欢的调子，一边冲着他微微而笑，汤姆活这么大，又有哪天这么快活过呢？

第三十八章

便衣密探

跟着他那位多愁善感的朋友走出了伦敦旧城圈，在路上遇见了大英孟加拉大公贷款兼人寿保险公司的神秘人物拿德盖特先生，汤姆·贫掐拿眼睛往他脸上一瞅，身子跟他露了线的衣服袖子一蹭，就走过去了。拿德盖特先生自然是一走到汤姆瞧不见的地方就被他忘了；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位先生，也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

在英国这个庞大的首都，就象有无数人每天早晨起床都不知道晚上在哪儿睡觉那样，有许许多多人都是把隔房射箭[①]当作每天的功课，而又绝不知道箭落在谁的头上。拿德盖特就是在路上遇见过汤姆·贫掐一万回，甚至于对他的面目，他的姓名、职业、性格都很熟悉，也绝不会有一回梦想到汤姆会对他的任何行为或是秘密感觉到丝毫兴趣。当然喽，汤姆对他也保不齐是这样。可是，在那同一的时刻，在所有活在世上的人里头，他们俩每人心里还偏偏就都惦记着某一个私人；那一天的冒险，都跟这人有重要关系，不过性质各有不同罢了；在街上交臂而过的时候，还就都是心无旁骛，除了这人以外，再也不惦记着什么别的东西。

汤姆心里为什么要惦记着约那斯，那是无须解释的。拿德

盖特先生心里为什么要惦记着约那斯，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别管是怎么回事，反正那位可爱的了不起的孤儿已经成了拿德盖特先生神秘生涯的一部分。对他最无关宏旨的一举一动，拿德盖特先生所感觉到的兴趣都是永远不会减退或是动摇的。他冷眼瞧着他走出走进保险公司，因为如今他已经走马上任，正式当了一位董事了；他在大街上走，就跟屁虫儿似的在后边儿跟着；他一谈话，就站在那儿仔细听着；还坐在咖啡室里左一遍右一遍地把他的名字记在那个大笔记簿上；时时刻刻都要给自己写谈到他这人的信；在兜儿里一发现这些信，就要付之一炬，因为谨小慎微，一见那拘拘挛挛、快烧成灰的纸飘扬起来，甚至于还要弯下腰去瞧，好象心里直犯嘀咕，怕所包藏的秘密从烟囱里跑出去似的。

可是这一切都还完全是个秘密。拿德盖特先生老是把它藏在自己心里，还真是藏得严严密密。要说约那斯会相信拿德盖特先生老是把眼睛盯在他的身上，那还不如说他会相信他的出入起居每天都有耶稣会②的全体会士来监视并且作报告呢。其实呢，除了盯在地上、钟上或是火上以外，拿德盖特先生的眼睛是轻易不会盯在什么别的东西上的；可是他那件上衣的每一个钮扣都等于一只眼睛——所瞧见的东西也多了去了。

这人鬼鬼祟祟的态度，就这样消除了人家的疑心；因为可以提醒人家，与其说他是在那儿盯着谁，倒不如说他是以为有谁在

---

① 隔房射箭：典故出自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V. ii. 254：
“只当我是隔着房把箭射过去，
误伤了我的兄弟。”

② 耶稣会：天主教的一个修会，1534年西班牙贵族劳伊拉（Ignatius Loyla）所创，是罗马教廷用以反对进步力量的重要工具之一。耶稣会会士在外文中成为“奸诈者”“阴险者”的同义语。

那儿盯着他呢。他老是那么偷手摸脚地走来走去，那么只顾想自己的心事，什么也不注意，甚至于活在世上都好象只是以避人耳目与保持自己的神秘为目的。约那斯有时候瞧见他在街上走道儿，在外面那间办公室里留连不去，在门口儿等着那个永远不见到来的人，或是蔫溜儿地走开，脸上不动声色，脑袋搭拉着，还在身子头里抡答着那一只獭皮手套儿；可是他非得相信圣保罗大礼拜堂顶上的十字架会注意他的行动，或是慢慢用一个大网子来裹住他的两只脚，然后才能想到拿德盖特所进行的也正是这样的工作呢。

差不多就在这时候，拿德盖特先生又让他那神秘的生涯中起了一种神秘的变化。本来每天早晨人家头一回瞧见他的时候，他都是顺着谷山①走过来，跟头一天的拿德盖特不差分毫，甚至于让大家都相信他根本就没上床睡觉，也没脱过衣裳；如今呢，却是在侯贲从王门街往外走；不久还就让人发现，他实际上每天早晨都要到那条街上的一个理发店去刮脸；那个理发师的名字还就叫徐度派。他似乎老是约那个永远也不来的人在这个理发店里跟他见面；往往一等就是老半天，还要让人拿笔墨来，掏出皮夹子，忙着在备忘录上写东西，一写就是一个钟头。甘泼太太和徐度派先生提起了这位神秘的顾客，曾经屡次下帷深谈；可倒总是所见略同，认为他是买空卖空赔了钱，要到这儿来避避风头呢。

他必是还已经跟这个不守信用的人约好在一个新地方见面；伦敦旧城圈里有个送殡车马店，是做杠房生意的人常照顾的地方，有一天头一回被那儿的堂倌发现的时候，他正用烟斗的把

---

① 谷山(Cornhill)：伦敦的主要街道之一，当初本是一谷物市场。

儿在一个干净痰桶里的锯末上划拉数目字儿，什么东西也不肯叫，推说有一位先生就要来找他，他正在那儿等候呢。那位先生既然是轻诺寡信，第二天他就又去了，带着的皮夹子显着那么鼓鼓囊囊的，让酒柜里面的人还都以为他是个大财主呢。后来还每天又来一趟，有那么些东西要写，两回就把很大的一个铅墨水盂里的墨水都给用光了，还不拿这当回事。虽然从来也不多说话，可还是跟那些常来的顾客一块儿混熟了，一来二去地，还变得跟黄壤先生的工头塔客先生，甚至于跟黄壤先生本人都非常亲密——那位先生公然说他是个眼光长远的人，是个蔫干的脾气，是条腌鱼，是个见识深沉的机伶鬼，是块穷魔；除此以外，还用许多别的赞美之词来奉承他呢。

一方面，按照他那独一份儿的神出鬼没的作风，他还跟保险公司里的人说，他肝里有点儿毛病（当然是人家瞧不出来的），恐怕非交给医生处理不可了。就凭这么一说，还马上就被交给了约伯灵先生；约伯灵查不出他肝里哪点儿有毛病，拿德盖特先生却偏说有毛病；还说这是他自己的肝，有毛病没毛病他是应当知道的。因此就居然成了约伯灵先生的病人，诉说起他的种种症候来，还是用他那种慢条斯理、鬼鬼祟祟的法子，那位先生的屋子，他甚至于一天要出入十几回呢。

这些工作是不分先后，同时进行的，全都是稳扎稳打，也全都是秘密进行；还永远也不松懈，无时无刻不注意着约那斯先生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桩事，以及还没说出来的每一句话，还没做出来的每一桩事；要说拿德盖特先生是暗中进行某一种伟大的计划，所有这些工作每一样都是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那倒未必是捕风捉影呢。

就在汤姆·贫掐遇见了那么些事的这天早晨，钟正敲九点，

拿德盖特就忽然在蓓尔·梅尔街蒙太古先生的住宅前面出现了——他每次出现，都象是刚从一个地井口钻出来，鬼鬼祟祟地把门铃一拉，直仿佛这是犯了大逆不道之罪似的；门刚开开一点儿，可以容得下他的身子，就走进去了。进去之后，就马上亲手把门关上。

把他的名字立刻通报上去之后，贝利先生就又回来了，请他跟着他到主人的卧房里去。大英孟加拉大公贷款兼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长衣服还没穿好，就来招待这个忙着跑东跑西，为了交给他办的事随时都得接见的人物。

“什么事，拿德盖特先生？”

拿德盖特先生把帽子搁在地下，咳嗽了一声。瞧着那个孩子抽身而去，把门带上之后，就又轻手蹑脚地走过来瞧门拉手有毛病没有，然后回到离蒙太古先生坐的椅子顶多一两步远的地方。

“有什么新闻吗，拿德盖特先生？”

“我相信咱们是终于访着一点儿新闻了，先生。”

“好极了。我本来都恐怕你是追错了方向了，拿德盖特先生。”

“不是，先生。有时候倒是刚弄出点儿头绪来，就又一点儿影子也摸不着了。往往还就免不了这样。这是没法子的事啊。”

“你是真理的化身，拿德盖特先生。你是来报告一件奇功吗？”

“那可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他一边把眼镜戴上，一边回答说。

“你自己是什么意见呢？你自己满意了吗？”

拿德盖特先生慢慢地搓着两只手，摩挲着下巴颏儿，向屋内

周围一看，说道，"是的，是的，我认为这回咱们可有很好的证据了。我倒愿意认为这回打官司准赢。您马上来仔细检查检查好吗？"

"那当然啦。"

拿德盖特先生从那些椅子里头挑出了一张，在某一个地点搁稳了，那么小心翼翼，就象要两手扶定椅背，翻身踅过去似的；然后把另一张椅子搁在这张头里——中间留着个搁腿的地方。于是就在第二张椅子上一坐，把皮夹子小心翼翼地搁在头一张上。于是就把系皮夹子的绳儿解开，挂在头一张椅子上。于是就把两张椅子都拉到离蒙太古先生稍微近点儿的地方，打开了皮夹子，把里头的东西摊开。最后又单把某一个备忘录挑出来，举到他那位雇主面前——这么礼缛仪丰，不肯直截了当地把这个文件拿出来，人家早就不耐烦了，一直到这会儿都在那儿拚命掩饰呢。

"我希望你别那么喜欢记笔记，我的顶好的朋友，"提格·蒙太古说，脸上带着惨白的笑容。"我希望你肯用嘴把大意告诉我。"

"我不喜欢用嘴说，"拿德盖特先生一本正经地说道。"草里说话草外有人听嘛。"

蒙太古先生正要还口，拿德盖特就把那个文件递给他，又耀武扬威又安详自若地说，"咱们从头儿来，就请您先把这个过过目吧，先生。"

董事长把眼光落在那个文件上，态度冷静，脸上带着那么一副笑容，对他的那位侦探那种慢条斯理的习惯，绝不能算是多么表示敬意。看了不到五六行，脸上的表情可就开始改变，文件还没阅读完毕，就满脸都是严肃认真的注意的神气了。

“这是第二件，”拿德盖特先生把另一个文件递给了他，把头一个收回来。“请看第二件吧，先生。越往下看越有意思。”

提格·蒙太古把身子往椅子背上一靠，拿眼往他派出去的密探脸上瞅，露出了那么一种痴呆呆发愣的神气（外带着还有点惊惶失色），拿德盖特先生一见，就认为必须重新提出已经提出过两次的请求，好让他再注意目前正研究的问题。蒙太古先生居然一点就透，接着看那第二件，然后再看那第三，第四，第五件，挨着次序一直看下去。

这些文件都是拿德盖特先生亲笔写的，显然是一连串的备忘录，随时在旧信的背面，或是先到手的不拘什么碎纸头儿上记下来的。满纸涂鸦，外表很不能引人入胜；从董事长的脸上的神气来猜，内容却意义重大着呢。

一见这些文件所产生的效果，拿德盖特先生心里就暗暗地越来越踌躇满志，跟那位读者感情的波动也正是并驾齐驱。先是把眼镜低低地拉到鼻子上，坐在那儿从眼镜上面瞅着他那位雇主，还神经紧张地直搓他的两只手。过了不大一会儿，就在椅子上换了个舒服些的姿势，消消停停地披阅那已经拿在手里的下一个文件，好象如今只要偶尔往他那位雇主脸上扫一眼也就行了，再也不用着急或是怀疑。最后还就站起身来，从窗户里往外看，带着耀武扬威的神气，一直到提格·蒙太古把文件看完了为止。

“这还就是那末一件了，拿德盖特先生！”那位先生说，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儿。

“这就是那末一件，先生。”

“你倒真是个令人惊叹的人呢，拿德盖特先生！”

“我认为这要打官司倒真许输不了呢，”一边答声儿说，一边

把文件收起来。“这可费了很大的手脚，先生。”

“绝不能让你白受累，拿德盖特先生。”拿德盖特鞠了一躬。“我倒没想到你会有这样的鬼神不测之机，拿德盖特先生。敢情你是这么一个调查秘密的好手，我倒可以给自己道贺呢。”

“噢！非得是秘密的东西才能让我感兴趣呢，”拿德盖特一边回答，一边拿绳儿把皮夹子系好了收起来。“我去调查这桩事，就连让您知道了都也得几几乎丧失我所感觉到的乐趣啊。”

“这样的性情才真是无价之宝呢，”提格还口说。“要论一位当你这种差使的先生，拿德盖特，这才真得说是天赋奇才呢。这比谨慎还要强得多啊——别瞧你的那份儿谨慎，倒也不是一般人可比。我好象听见有人把门连敲了两下。你把脑袋从窗户里探出去，告诉我是不是有人来了，行吗？”

拿德盖特先生把窗户上推下拉的框子轻轻推上去，从窗户的一个犄角儿偷眼往外瞧，好象随时都会从街上飞来无数步枪子弹，不能不提防似的。把脑袋缩回来的时候，也是那么谨慎小心，声音和态度都没改变，就又说道：

“敢情是约那斯·瞿述伟先生！”

“我就想到是他嘛，”提格还口说。

“我走好吗？”

“我觉得你还是走好。可还是别走！别走！请你还是在这儿待着吧，拿德盖特先生。”

值得注意的是，顷刻之间他就变得多么面如土灰，多么神色仓皇。这是没法儿解释的。他的眼光落在他的剃刀上来着；可是剃刀又算得了什么！

外面回瞿述伟先生来了。

“马上把他让到楼上来。拿德盖特！你可别走开了，让我们

俩在一块儿。喂，听见了吗，你可别走开！皇天在上！"又悄声儿自言自语地找补上，"谁又知道天有什么不测风云呢。"

话音未落，他就慌忙拿起了两个梳子，在自己脑瓜儿上使用起来，直仿佛始终都是在那儿梳装打扮，并没间断似的。为了把烫发钳烧热方便，炉子里生了个小火儿，拿德盖特先生就退到炉子旁边，马上掏出了小手绢儿，利用这个好机会来把它烤干。主人这次会客，他始终都就在那儿站着，把手绢儿举到炉栅前面，有时候——可并没多少次——还要回头看一眼。

"我那亲爱的瞿述伟！"约那斯一进来，蒙太古就喊道，"你是跟着云雀一块儿起来的。别瞧睡得跟夜莺一样晚，你可还是起得跟云雀一样早。你倒真是精力过人呢，我那亲爱的瞿述伟！"

"哎呀！"好象是神思恍惚面且一肚子不高兴似的，约那斯说着就往椅子上一坐，"我倒很愿意能别跟云雀一块儿起来呢。可是我是个睡觉惊醒的人，起来总比醒着躺在床上数那古老的教堂凄凉的钟声强啊。"

"睡觉惊醒的人！"他那位朋友喊道，"喂，什么叫睡觉惊醒？我常听人这么说，可是我敢起誓，我倒一点儿不明白什么叫睡觉惊醒的人。"

"喂，喂！"约那斯说，"那是谁？噢，那个叫什么名字的老东西——瞧模样儿（还跟往常一样）倒象个要钻到烟囱里去的黄鼠狼。"

"哈哈！我相信他倒的确是这样。"

"好啦！这儿用不着他吧，我猜，"约那斯说。"他倒不妨出去，是不是？"

"噢，就让他在这儿待着吧，就让他在这儿待着吧！"提格说。"他也就等于一件家具啊。他作报告来着，在这儿另候差遣呢。

我已经告诉他，"提格把嗓音提高了说，"别忘了咱们的某些朋友，也别以为已经完事大吉，用不着再去管他们了。他是知道事情该怎么办的。"

"倒是得让他知道，"约那斯回答说；"我这辈子见过不少外表象泥菩萨的老宝贝儿，那个顶糟心的可八成儿就是他呀。他是怕我吧，我相信。"

"我相信，"提格说，"在他眼里你就跟毒药似的。拿德盖特！把那块毛巾给我拿来！"

他其实用不着要毛巾，就跟约那斯用不着一机伶一样。可是拿德盖特倒很快就把毛巾拿来了，逗留了片刻，就抽身撤步，回到火炉旁边原来的岗位。

"你瞧，亲爱的朋友，"提格接着碴儿往下说，"你也太——你的嘴唇儿怎么啦？怎么那么白呀！"

"我刚吃了点儿醋，"约那斯说。"早晨吃点心我吃蛎黄来着。哪点儿地方发白？"又这么找补上，嘟嘟囔囔地赌了个咒，还把嘴唇往手绢儿上一擦。"我不相信我嘴唇儿是发白了。"

"我再这么一瞧，倒是又不发白了，"他那位朋友回答说。"又好起来了。"

"把你要说没说的话说出来，"约那斯怒气冲冲地喊道，"别管我的脸怎么样吧！只要想龇牙就龇牙（我还真是挺会龇牙呢），嘴唇儿的颜色有什么关系？"

"说得很对，"提格说。"我也就是要说，你这人太眼明手快了，咱们的那位朋友哪儿斗得过呀。他这人太怵头怵脑了，对付不了你这样的人，可倒还能尽他的责任。噢，很能尽他的责任！可是，到底什么叫睡觉惊醒的人呢？"

"欠宰的睡觉惊醒的人！"约那斯失声喊道，好象小孩子闹脾

气似的。

"别价，别价，"提格拦头说道。"别价。咱们才不去宰他呢。"

"睡觉惊醒的人不是一个呼呼大睡的人，"约那斯用他那丧声歪气的腔调说，"睡不了多大工夫，也睡得不会多么好，不会多么香。"

"还净做梦呢，"提格说，"还山叫鬼嗥呢；到了夜里漏尽灯残的时候，那心里才真叫难受呢；别的也就甭提喽。我可明白！"

沉默了不大一会儿。然后约那斯就又开了腔：

"孩子话既然都已经讲完，那我就想跟你说句话了。今天咱们要到那边儿去开会了，我想跟你把话说在头里。目前的情形我是不满意的。"

"不满意！"提格喊道。"钱进来得很顺手啊。"

"钱进来得倒是很顺手，"约那斯还了过去，"可是出来得不够顺手啊。把它弄到手里不够容易啊。我的权力不够大啊；权力都在你一人儿手里呢。哎呀喝！左一条细则右一条细则，让你以这个资格投个票以那个资格投个票，有你职务上的权利，有你个人的权利，还有好些别的人的权利，所谓别的人又都无非还是你，四下里这么一挤，我的权利也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每一个别的人的权利，就都等于侵犯我的权利。老把我说话的声音给盖住了，又何必还让我有说话的份儿呢？还不如干脆当个哑叭，那倒也还绝不至于这么如同火油浇心呢。这我不能忍受，你知道啦。"

"不能吗？"提格用讨好卖俏的腔调说。

"不能！"约那斯答声儿说，"实在不能忍受。我要在这公司里闹个天塌地陷，让你情愿出高价儿收买我的股权，要是你跟我玩你的任何一种狗把戏的话。"

“我拿我的名誉担保——”蒙太古张嘴说。

“噢！你的名誉算哪道货？”约那斯拦头说道。人家一正言规劝，他倒更撒泼放刁，按照蒙太古先生的预定计划，这倒也许正中下怀。“对公司的钱我可得稍微再有点儿管理权。你想让所有的名誉全归你都行；我才绝不追究呢。可是，象目前这种情形，那我可再也不能忍受了。你这个爱名誉的人要是灵机一动，带着公司所有的资本往外国一跑，那又有谁拦得了？嘿嘿！那可不行。我在这儿吃过好些顿很好的酒饭，拿这当交换条件可就太不合算了——所以呀，那还就叫不行嘛。”

“算我倒霉吧，偏偏还就赶上你心情不好，”提格脸上现出了一副特别的笑容，“我正要上个条陈——为了你自己的利益，纯粹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请你稍微多掏出点赌本儿来跟我们合作呢。”

“是吗，我的老天——？”约那斯发出了短促的笑声。

“是呀。而且还要提醒你，”蒙太古接着往下说，“你的亲友一定有——说真的，我知道你有这样的亲友——甭提多么符合我们的条件的，要加入公司我们倒很欢迎。”

“谢谢你的好心好意！很欢迎，是吗？”约那斯说，好象拿他来醒脾似的。

“我拿神圣的名誉当担保，那还准得让我们喜欢到心眼儿里呢。是把他们当你的亲友，你可记着！”

“一点儿不错，”约那斯说，“当然是把他们当我的亲友喽。能把他们弄到手，你是一定非常高兴的，我相信。还都是对我有利的，是吗？”

“对你非常有利，”蒙太古回答说，一只手四平八稳地托着一把梳子，直拿眼睛瞅着他。“非常有利，我敢打保票。”

“而且你还能告诉我对我怎么个有利，”约那斯说，“是不是？”

“让我来告诉你好吗？”那一位答声儿说。

“我相信倒是不妨告诉我，”约那斯说。“在今天以前，早就有奇奇怪怪的人用保险这法子做出过奇奇怪怪的事了；我也是打算善为身谋啊。”

“瞿述伟！”蒙太古往前一欹身儿，把胳膊搁在磕膝盖上，对准了瞅着他的脸，回答说。“奇奇怪怪的事早就有人做出来过，还每天都有人做呢；不光是用我们这种法子，而且还用各种各样别的法子呢；而且还没人猜想得到呢。可是我们的法子，你说的，我的好朋友，是个奇怪的法子；有的时候还很奇怪地碰巧就打听出些很奇怪的事呢。”

他招手儿请约那斯把椅子挪近点儿；稍微回头一看，好象提醒他拿德盖特也在场似的，就趴在他耳朵上小声儿嘀咕起来。

从红变成了白；从白又变成了红；从红变成了黄，然后再变成一种又冰凉、又发暗、怪森人的、汗津津的青色。就在悄声儿对他说这不多几句话的工夫，约那斯·瞿述伟脸上就起了这种种变化；及至最后又拿手去捂人家的嘴，吓得胆战心寒，唯恐有半个字跑到在场的第三者耳朵里，这只手就跟死神的手一样沉重，一样没有血色了。

他把椅子拉开了，坐在那儿大出洋相，又战战兢兢，又凄凄惨惨，又怒气冲冲。不敢说话，不敢拿眼瞧人，不敢动弹，也不敢坐在那儿不动。低眉下眼，缩头缩脑，真是万分可怜，比从头到脚都是个顶恶心的大伤口都更玷污父母的遗体呢。

他的伙伴儿消消停停地重新梳装打扮起来，一直到打扮好了为止，有时候还面带笑容，拿眼瞟一下他所完成的这个易形变

貌的奇迹，可是始终都一言不发。

“你不会反对，”他在浑身的衣服都穿齐整了以后说，“再掏出点赌本儿来跟我们合作吧，瞿述伟，我的朋友？”

他的嘴唇儿都苍白了，有声无力、结结巴巴地说出了一个“不会”。

“说得对！这才是好样的呢。你知道不知道，昨儿个我还这么想来着：你岳父在钱财问题上全靠你给当参谋，因为相信你是个智多星，你也毫无疑问是个智多星，要是能好好儿对他下一番说词，他也许会加入我们这公司的。他有的是钱吧？”

“是的，有的是钱。”

“把裴斯匿夫先生交给你好吗？你肯负责把裴斯匿夫先生拉过来吗？”

“我去试试吧。尽我的力量拉就是啦。”

“我真得千恩万谢，”那一位拿手拍着他的肩头回答说。“咱们下楼好吗？拿德盖特先生！请你跟着我们下楼吧。”

他们就按着这个次序走下楼去。别管约那斯对蒙太古是气是恨；别管他是怎样感觉到已经入了牢笼，上了圈套，掉进了身败名裂的无底深坑；别管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已经怎样万箭攒心，感觉到要想逃命只有一个可怕的机会，感觉到乌云满天，只有一道红色的微光；他也还是绝没想到，后面那个跟他隔五六磴楼梯的蔫不唧儿的人，原来就是那追逐他的命运之神，就跟他绝不会认为身旁的另一个人是他的守护天神一样。

第三十九章

再谈贫掐兄妹家政方面的其它详情；并有意外消息来自伦敦旧城，与汤姆有切身关系。

可爱的小露丝！又快活，又齐整，又忙碌，又文静的小露丝！获得了三角客厅和两间小卧房的光荣统治权，小露丝就真是心花怒放，世界上哪个洋娃娃的家①，也没能给年轻女主人带来比这更大的乐趣啊。

给汤姆当管家的人。这是多么尊严！管家，拿最普通的情形来说，都跟各种各类的崇高责任有连带关系；至于给汤姆管家，那就更是万绪千头，不定多么任大责重了。屋里有个搁茶叶和糖的小碗碟柜，壁炉旁边还有两个潮湿的小家什橱，连黑甲虫在那里面都长了毛，背上的亮光也让嫉妒它的霉气给弄没了，钥匙都在这些橱柜里搁着呢，她倒真是不妨拿出来，挂在铁环儿上，等汤姆一下来吃早点，就在他眼前把它摇晃得叮当乱响！她倒真是不妨一边发出音乐般的笑声，一边又得意洋洋地把它收在她那个上帝保佑的小小的兜儿里！不论什么东西，能当它的主人，在她也是破天荒的新鲜事；即便世界上管家的年轻女人就数她最专横跋扈，也还是可以就拿这点理由来替自己解嘲，并且很光荣地被宣告无罪呢。

可是，不但绝不专横跋扈，就连她倒茶的样子都有点软怯娇羞，让汤姆瞧着简直都神痴心醉。一问他中饭想吃什么，还迟迟顿顿地替他说出了个“排骨”，以为昨天那顿晚饭既然吃得很满意，今天再来一回倒也许是个相当不坏的办法，汤姆就变得很诙谐，拚命把她取笑了一场。

“我说不准，汤姆，”他妹妹红着脸说，“我并不十分自信，可倒觉得我要是去试一试，也未必就做不出个牛排布丁呢，汤姆。”

“古今所有的菜谱里，我喜欢的东西再也没有能比得上牛排布丁的了！”汤姆拍着大腿喊道，好给这个回答再添点儿力量。

“是的，好哥哥，那才是比什么都强呢！可是头一回要是碰巧做得不太得法，”他妹妹迟迟顿顿地说，“要是做得丁一瞧倒象个燉菜，或是象个肉汤什么的，并不真象个布丁，那你也不会恼吧，汤姆？”

她那么一本正经地拿眼去瞅汤姆，汤姆也那么一本正经地拿眼去瞅她，渐渐地她还就那么乐乐呵呵地笑起自己来，你要是瞧见了倒准得魂销魄醉呢。

“嘿，”汤姆说，“这可真绝。咱们对这顿饭又添了一种新的兴趣，非比寻常了。咱们是花钱买彩票，想得个牛排布丁，结果到底得个什么，谁说得上来？没准儿还会发现一桩惊人的奇事，还许做出一种世界上的人从来没听说过的菜来呢。”

“真要是这么着，汤姆，”他妹妹还是那么乐乐呵呵地答声儿说，“或是做成了那么一个菜，绝不至于让咱们唯恐下回再做不是这样，那也不会让我大惊小怪啊；可是，好吧歹吧，肉是早晚得

---

① 用以喻小住宅。

出锅的，你知道啦。结果总不会把它给做没了；那倒是个宽心丸。所以呀，你要是赞成碰采气儿，那我就去碰碰吧。”

“我丝毫也不怀疑，”汤姆回答说，“这做好了准得是个绝妙的布丁，反正我相信我的意见准得是这样。你这人生来就有点儿很心灵手巧的地方，露丝，要是说你能做一碗没挑没拣儿的甲鱼汤，我也不会不相信啊。”

汤姆的话还就说对了。她倒正是那种人。她的态度那么象哄孩子似的，谁又能够招架得住？而且谁又有理由去试一试呢？可是她倒根本就绝不象是知道自己是这样。顶妙的地方还就在这儿呢。

你瞧！她一边洗吃早点用的杯子，一边老是聊闲天儿，还把关于那位黄铜赤铜铸造者的种种故事讲给汤姆听；把每一样东西都搁好了；把屋子收拾得跟她这人一样齐整——你可别以为它的样子有她一半儿齐整，或是跟这差不多；还把汤姆的旧帽子刷了一遍又一遍，一直到跟裴斯匿夫先生一样溜光精滑为止。忽然又发现汤姆的衬衫领子边儿上已经毛了；飞也似的跑到楼上去取针线，又戴着顶针儿飞也似的从楼上跑下来，老练得惊人地把它给拾掇好了；没把针戳到他脸上来过一回，嘴里倒始终是哼哼着他顶喜欢的那个调子，还拿左手的指头在他领巾上打拍子。刚把这桩事办完，就又跑开了；你瞧，她还就又在那儿站着，跟蜜蜂儿一样活泼，一样忙碌，把她那挺紧衬的小下巴颏儿系在跟它一样紧衬的小软帽里——一心想要忙忙叨叨地往肉杠子那儿跑，一分钟也别耽误；还要请汤姆来亲眼瞧着人家切牛排。至于汤姆呢，他是准备哪儿都去的；兄妹二人于是就迈着小快步儿走开了，胳膊挎着胳膊，要多麻利有多麻利；还对彼此说这条街上住家多么清静，多么省钱，坐落的地点还多么通风透气。

瞧着肉铺掌柜的先把牛排那么一拍，再把它搁在肉墩子上，把刀子在磨刀石上那么一磨，那才让人登时就把早点都给忘了呢。瞧着他把牛排切下来，那么光滑，那么有汁水，那也是——实在是很有意思。这个举动并没丝毫野蛮的地方，别瞧刀子倒又大又快；这是一件艺术品，高超的艺术品；有轻妙之笔，有鲜明的色调，有对主题的巧妙处理，有细致的明暗法。这是心灵对物质的胜利；不是才怪呢。

这块肉也许是用菜园子里种出来过的顶绿的卷心菜叶子包好，然后才递给汤姆的。可是肉铺掌柜的对他的生意买卖有感情，会肥上加膘的。一见汤姆笨手笨脚地把那个卷心菜叶子往兜儿里搁，就求他准许他来分勤代劳；"因为肉这东西，"他有点声情并茂地说，"是吃顺不吃戗的呀。"

买了些鸡蛋、面粉之类的零碎东西，就又回到他们的寓所；汤姆郑重其事地在客厅里桌子的一头儿坐下来写东西，让露丝在桌子的那头儿准备做布丁；原来这所房子里除了一个老婆子以外什么人也没有（房东是一个很神秘的人，一清早就出门，轻易没人瞧见他）；除了粗笨活儿以外，家里的事他们都是自己做。

"你写什么呢，汤姆？"他妹妹问，把手搁在他肩膀儿上。

"嘿，你瞧，我的乖乖，"汤姆身子往后一靠，抬起眼来瞅着她的脸说，"我当然是急于找个合式的工作；今天后半晌西锁先生要来，我觉得我倒不妨先写点儿东西，算是一份履历，他要是有什么朋友，可以拿给人家瞧去。"

"顶好给我也写一份儿，汤姆，"他妹妹把眼皮搭拉下来说。"我倒是满心愿意给你管家，老招呼着你，汤姆；可是咱们不是有钱的人，没那资格呀。"

"咱们不是有钱的人，"汤姆答声儿说，"那没错儿；往后还许

比这阵儿还要穷得多呢。可是只要能够不分手就一定不分手。不，不——咱们要打定主意，露丝，除非是倒霉到我相信你离开了我准得比跟我一块儿过强，还就一定要一块儿奋斗到底。我敢说，只要能够这样，咱们就一定可以快活点儿的。我这话你觉得对不对？”

“觉得对，汤姆！”

“噢，啧，啧！”汤姆很温柔地插嘴说。“你别哭哇。”

“不哭，不哭；我不哭，汤姆。可是你人太穷，没那个力量呀，好哥哥。这你办不到，真的。”

“那可难说，”汤姆说。“还没去试一试，目前又怎么能知道办到办不到呢？哎哟我的老天爷！”汤姆变得真是壮志凌云。“只要有那个魄力，谁又敢说哪样事是咱们办不到的呢？我还准知道咱们能靠很少的一点钱安分守己地过日子——只要能挣来那点儿钱。”

“是的——那我相信倒是办得到的，汤姆。”

“嘿，”汤姆说，“那就得争取达到这个目的。我的朋友约翰·西锁是个顶呱呱的人，非常精明强干。我要去跟他要个主意。咱们要跟他仔细谈一谈——俩人一块儿去。我相信你认识了约翰一定会非常喜欢他的。别哭，别哭。你做牛排布丁，好说咧！”汤姆拿手轻轻推了她一下。“哼，连做个团子你都没那个勇气啊！”

“你偏要管这叫布丁嘛，汤姆。你记着！我早告诉你不是布丁！”

“我就姑且管它叫布丁，等做得了一瞧不是布丁，再管它叫别的吧，”汤姆说。“噢，你是要认真干活儿了，是不是？”

是的，是的！她是这样。不但如此，而且还认真得那么可爱，让汤姆的注意力每一分钟都要离开所写的东西。先是连蹦

带跳地跑到楼底下厨房里去取面粉，然后又去取做点心的案板，然后又去拿鸡蛋，然后又去拿黄油，然后又去舀了一罐儿水，然后又去取擀面杖，然后又去取做布丁的碗，然后又去拿胡椒，然后又去拿盐，取每一样东西都要单跑一趟，每一回重新出发都要笑出声来。把所需要的一切材料儿都凑齐了，一发现身上没系围裙，就又骇然失声，换了个新鲜花样儿，跑到楼上去取围裙。系围裙可不在楼上，偏要手里拿着它象跳舞似的从楼上跑下来；在她这种小娘儿们，为了满足虚荣心，围裙本是个顶合式的小装饰品，要把它系好不定得费多大工夫；因为得仔仔细细地把底下摩挲平了——噢，老天爷，那个小三角胸衣①够多么缺德——还得先抽上好些小褶儿，然后才能系得上，在口袋那儿还得拍打拍打它，申斥申斥它，哄劝哄劝它，然后穿在身上才能合折儿。及至费了半天事，居然合了折儿——可是没关系；这个记事录是笔法谨严，不事浮夸的。这时候就又得捋胳膊挽袖子，怕沾上面粉；还得把一个小小的戒指摘下来，可是它又不肯退位（傻心眼儿的小戒指）；做着这种种准备工作，还不时要从黑眼睫毛底下，用凝重端详的眼光往汤姆脸上瞧，直仿佛这都是布丁的一部分，缺少都样儿布丁都做不成功似的。

写到“一个体面的年轻人，年纪三十五岁”，就是要了汤姆的命，让他永堕地狱，他也再写不下去了，别瞧他妹妹倒装出了镇静得邪行的样子，还怕搅扰他，踮着脚走来走去——其实这也无非又是一个分散他心神的法子，让他光注意着她而已。

“汤姆，”她终于兴高采烈地说。“汤姆！”

---

① 原文是“stomacher”，指往日妇女穿在紧身围腰下面的一种装饰品，通常皆绣花或镶嵌珠宝。

“又怎么啦?”汤姆又对自己念了一遍,“年纪三十五岁!”

“请你先往这儿瞧一会儿行吗?”

直仿佛他并没老在那儿瞧着似的!

“我要动手做了,汤姆。你不纳闷儿我为什么要往碗里抹黄油吗?”他那位忙忙叨叨的小妹妹说。

“不比你纳闷儿,我敢说,”汤姆笑着回答说;“我相信你对这个根本就一窍不通嘛。”

“你可真是个离经叛道的人,汤姆! 不这么着你说做得了怎么能一磕就磕出来! 一位土木工程师兼土地测量师连这个也不知道! 哎哟,汤姆!”

勉强往下写是完全讲不到的事。汤姆把“体面的年轻人,年记三十五岁”给勾了;手里拿着笔,脸上带着一副人所想象得到的最亲爱的笑容,还就坐在那儿瞧着。

象她那样的一个忙忙叨叨的小娘儿们! 那么满脸自以为了不起的神气,又拚命让脸上别露出笑容来,也别象是对什么事情没有把握似的! 这才真是让汤姆高兴极了呢,瞧着她皱着眉头,咕嘟着玫瑰色的嘴唇儿,一个劲儿和面,拿擀面杖一擀,切成一条儿一条儿的,铺在碗里头,齐着碗口儿把露在碗外面的都给刮掉,把牛排剁成碎块儿,往上洒些胡椒和盐,装在碗里,把凉水当肉汁儿往里浇,始终都没敢往他那边儿偷瞧一眼,怕保持不住自己的严肃劲儿;一直到碗里已经装得满满的,就差上面那层皮儿了,这才冲汤姆拍那两只满都沾上了面糊和面粉的手,还从心里发出了令人销魂的那么小小一阵得意的笑声,无须再添别的作料儿,也就可以让世界上哪个懂道理的人都馋涎欲滴了。

“布丁在哪儿呢?”汤姆说。原来他是在那儿逗他的哏呢,这位汤姆。

“在哪儿！”她两手举着布丁回答说。“你瞧瞧吧！”

“那是布丁啊！”汤姆说。

“你这笨家伙，盖上那层皮儿就是布丁了，”他妹妹答声儿说。汤姆仍然假装摇头不相信，于是她就拿擀面杖在他脑袋上轻轻一敲，还那么嘻嘻哈哈地笑着，就又去做布丁上面的那层皮儿，做着做着，就又忽然一机伶，脸上也变得通红。汤姆也忽然一机伶，因为顺着她的眼光一瞧，就发现约翰·西锁也在那间屋子里呢。

“嘿，敢情是你呀，约翰！你是怎么进来的？”

“请恕罪，”约翰说——“尤其是得请令妹恕罪——可是我在街门口儿遇见了一位老太太，是她请我进来的；你没听见我打门，门也没关上，我就干脆大胆往里走。我真有点儿不明白，”约翰满面笑容地说，“这么有趣儿的家务事正进行得得心应手、十分熟练，为什么碰巧我一闯进来，咱们这儿个人里头就该有仓皇失措的呢？可是我不能不承认我倒是这样。汤姆，劳你驾来打个圆场儿行不行？”

“这是约翰·西锁先生，”汤姆说。“这是舍妹。”

“我希望，既然是这么个老朋友的妹妹，”约翰笑着说，“那就请您别怪我来得不是时候，头回见面就没好印象吧。”

“我妹妹也未见得就不想对你道这么个歉吧，”汤姆回出这么一句来。

约翰当然说，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他正默默无言地赞美她，都已经呆若木鸡了；还向贫掐小姐伸出手来，可是贫掐小姐手上净是面粉面糊，倒没法儿跟他行握手礼。本来好象是正可以让大家更手足无措，把事情弄得更糟，没想实际上倒产生了顶好的效果，因为彼此都忍不住要笑，结果还马上就相交忘形，谁

也不觉得不自在了。

“我见了你很高兴，”汤姆说。“坐下吧。”

“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才肯坐下呢，”他那位朋友接声儿说，“那就是让你妹妹还继续做布丁，就跟屋里还只有你们俩一样。”

“那我相信她是一定肯答应的，”汤姆说。“可是你也得答应一个条件，那就是在这儿待着，帮我们吃布丁。”

汤姆犯了这个非常可怕的欠谨慎的错误，可怜的小露丝就不由得小鹿撞心。布丁万一做坏了，在约翰·西锁面前她还怎么能再抬得起头来呢？约翰完全不了解她的心境，倒用人所想象得到的最诚恳的态度接受了人家的邀请。拿这个布丁当题目又稍微说了几句玩笑话，他还假装对它怀抱着天大的希望，然后露丝就满脸绯红地重新开始她的工作，他也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了。

“我绝没打算来得这么早，汤姆；可是我把我的来意告诉你吧，我觉得你听了还准保很高兴呢。这是你想拿给我瞧的东西吗？”

“噢，没什么呀！”汤姆喊道，早就忘了手里还拿着那张写了字又涂去了的碎纸头儿，忽听约翰这么一问，这才又想起来。“一个体面的年轻人，年纪三十五岁——一段介绍我自己的文字的开头儿。没什么别的。”

“我不相信你会有把它写完的必要了，汤姆。可是你怎么压根儿没告诉我你在伦敦有朋友呢？”

汤姆拚命拿眼往他妹妹脸上瞧；当然喽，他妹妹也是拚命拿眼往他脸上瞧。

“在伦敦有朋友！”汤姆学着说。

“啊！”约翰，西锁说，“不带错的。”

“你在伦敦有朋友吗，露丝，我的乖乖？”汤姆问。

“没有，汤姆。”

“听说我有，我可高兴极了，”汤姆说，“可是这是我头一回听见的新闻。我压根儿不知道哇。我的这些朋友必是顶会保守秘密的人吧，约翰。”

“那就请你自已来下断语吧，”那一位答声儿说。“不开玩笑，汤姆，有一句说一句，我把实在情形告诉你得啦。今天早晨我正坐那儿吃点心，忽然有人打门。”

“你一听见就嚷开了，声音响亮着呢，‘进来’！”汤姆提补他。

“是这么着。打门的并不是一个体面的年轻人，年纪三十五岁，从乡下来的，一请他进来就进来了，汤姆，并没张口定睛站在楼梯顶儿往四外瞧。嗯！他一进来，我就发现他是个生人；是个态度严肃，办事认真，脸上的神气很沉静的生人。‘您是西锁先生吗？’他说。‘贱名正是西锁，’我说。‘您能赏脸让我跟您说两句话吗？’他说。‘请您坐下吧，先生，’我说。”

说到这儿约翰就稍停了一会儿，往桌子那边扫了一眼，只见汤姆的妹妹正侧耳细听，可还是忙着往做布丁的碗里搁作料儿，这时候也早就让它变得体貌堂堂了。于是他就又接着碴儿说：

“那个布丁挑了把椅子坐下来之后，汤姆”——“什么！”汤姆喊道。

“挑了把椅子坐下来之后。”

“你说布丁来着。”

“不对，不对，”约翰回答说，脸上未免发红；“我说的是椅子。一个生人哪有早晨八点半钟跑到我房间里来，挑了个布丁的道理呢！挑了把椅子，汤姆，挑了把椅子坐下来之后——这么

开谈叙话，还就让我吃惊发愣：‘汤玛斯·贫掐先生我相信您认识吧，先生？’”

“不能吧！”汤姆喊道。

“他就是这么说的，你还别不信。我告诉他说是认识。我知道目前你住哪儿吗？知道。是在伦敦吗？是。他曾经偶然听人说你已经告长假，离开裴斯匿夫先生那儿了。事情是这样吗？是的，是这样。你想再找个事吗？是的，是想再找个事。”

“那当然啦，”汤姆把头一点。

“这正是我再三强调的。你放心，我已经说得很明白，让人不会有误解的余地了，还一点儿也不含糊地告诉他说，关于这个问题他不妨就作个决定吧。好啦。”

“‘既然如此，’他说，‘那我相信我倒可以给他个方便。’”

汤姆的妹妹正做着布了就忽然停止了。

“上帝保佑我！”汤姆喊道。“露丝，我的乖乖，‘相信我倒可以给他个方便。’”

“当然喽，”约翰·西锁接着往下说，还扫了汤姆妹妹一眼，原来她正跟汤姆本人儿一样听得入神呢，“我求他再往下说，还告诉他叫我马上就来看你都行。他的回答是他没几句话可说，因为他这人不爱多说话，可是只要说出话来就绝不会是废话；果不其然，他马上就又告诉我说，他有个朋友需要一个可以说是秘书兼图书管理员的人；还说薪水虽然小，一年才一百镑，还不管吃不管住，可是职务倒不繁重，目前也还没找着人。正是虚位以待，就看你肯不肯屈就了。”

“哎哟我的老天爷！”汤姆喊道；“一年一百镑！我那亲爱的约翰！露丝，我的好妹妹！一年一百镑！”

“这个故事顶奇怪的部分，”约翰·西锁接续着说，把手搁在

汤姆手腕上，好让他别不注意，并且把心中的狂喜暂时压下去："这个故事顶奇怪的部分，贫掐小姐，可就是我根本不知道这人是何方人氏，这人也不认识汤姆。"

"要是个伦敦人，"汤姆大惑不解地说，"又怎么能认识我？我在伦敦一个人也不认识呀。"

"我又说，"约翰把手还搁在汤姆手腕上，接续着说，"我相信他一定会恕我不揣冒昧，问是谁叫他来找我的；他是听谁说我的朋友地位有变动的，怎么知道他所形容的那种职务让我的朋友干特别合式的；他可又干又倔地说他不便作任何解释。"

"不便作任何解释！"汤姆长出了一口气，把他这句话学说了一遍。

"'我一定是十分明白，'他说，"约翰又这么找补上，"'汤玛斯·贫掐先生跟他的才学，是到过裴斯匿夫先生那儿的人没一个不熟悉的，就跟教堂的尖塔或是青龙店一样。'"

"青龙店，"汤姆学说了一遍，瞪着跟瞧瞧他那位朋友又瞧瞧他妹妹。

"是的；请你想想这个吧！不说瞎话，他提起了青龙店就象提起了一个顶熟的地方，连马可·塔普利也不过如此啊。他一这么着，我可以告诉你说，我就把眼睛睁大了；可是怎么着也没法儿相信以前见过这人，别瞧他倒笑嘻嘻地说，'您知道青龙店吧，西锁先生；您也在那儿开怀畅饮过一两回啊！'在那儿开怀畅饮！倒是这么着过。你还记得吧，汤姆？"

汤姆非常意味深长地把头一点，可倒更深深地掉在迷魂阵里，说了句这是他生平听说过的顶出奇、顶没法儿解释的事情。

"没法儿解释！"他那位朋友学说了一遍。"那人都让我害起

怕来了。虽然是大天白日，我可实在还是害怕。我敢说，我都有点儿疑心他不是天神下降，就是死鬼显魂，一直到他掏出了个样子没什么特别的皮夹子，递给我了这么个名片儿，我才相信他是个俗骨凡胎的人。”

“费普斯先生，”汤姆大声念名片儿上的字。“奥士丁托钵僧①。奥士丁托钵僧这个名字听起来倒有点儿鬼气森森呢，约翰。”

“费普斯倒不鬼气森森吧，”约翰回答说。“可是他就住那儿，汤姆，今天早晨还等着咱们到那儿去拜访呢。拍拍良心说，关于这桩怪事，你所知道的可就跟我一样多喽。”

一方面为了一年一百镑狂欢欲舞，一方面又因为听了这个故事心里打闷雷，当时汤姆脸上的表情，也只有他妹妹脸上的才能跟它媲美呢——这么象朵大开大放的鲜花儿似的诧异的表情，又有哪位画家还会认为有丝毫遗憾？幸亏牛排布丁早已做好，如其不然还指不定要做成什么样子，连占星家都很难断得准呢。

“汤姆，”露丝稍微迟疑了一会儿，然后又说，“西锁先生是你的好朋友，关于这桩事他所知道的也许还不止于此，可就是不肯说出来呢。”

“那哪儿能呢！”约翰心急情切地喊道。“绝不是这样，您放心。我倒希望是这样呢。这一类的事我可没法儿说是我的功劳，贫掐小姐。我所知道的，或是据我看来有希望知道的，已经全都告诉您了。”

---

① 奥士丁托钵僧：伦敦的一条小巷，因奥士丁教团的一个修道院的遗址得名。

"您就没法子再多知道一点儿吗，要是您认为没什么不妥当的话？"露丝说，还孜孜不倦地刮做点心的案板。

"没法子，"约翰还口说。"真是没法子。我死心塌地当您的信徒，您对我倒那么多心，那可就太不宽宏大量了。那个布丁我是万分信任的，贫掐小姐。"

她一听就笑了，可是不久就都恢复了严肃的态度，非常郑重其事地来讨论这个问题。别管在别的方面有什么暧昧不明之处，有人出一年一百镑的薪水来聘请汤姆这一层，看来总算是确无可疑了；这是那主要的一点，其余一切的难以索解，倒不如说只是起了烘云托月的作用而已。

汤姆心里打开了鼓，恨不能登时就到奥士丁托钵僧那儿去，听了约翰的劝告，可几几乎等了一个钟头才动身。在离家以前，汤姆尽量把自己打扮得衣冠齐整，客厅的门半开半掩，象惊鸿一瞥似的，约翰·西锁还瞧见那个漂亮小妹妹在过道儿里给他刷上衣的领子，把开了线的手套儿给缝好，还象小鸟依人似的不离他的左右，给他拾掇拾掇这儿，整理整理那儿，无微不至地表现出她对整洁二字是象老派人那样嗜之成癖；这时候他可就又想起裴斯匿夫的工作室墙上那些向壁虚构的画像，非常生气地断定这都是唐突西施，绝没有本人一半儿好看——别瞧那些艺术家总是把那些画稿画得很美丽，象上文提到过的那样，而且还至少有一二十个是他自己亲手画的呢。

"汤姆，"他在正往前走的时候说，"我都有点儿认为你必是个什么人的儿子了。"

"是吧，"汤姆回答说，态度还是那么安详自若。

"可是我意思是说一个什么大人物的儿子。"

"哎哟我的老天爷，"汤姆回答说，"我那位可怜的父亲并不

是什么大人物呀，我那位母亲也不是呀。”

“那么说，你就必是一点儿也没忘记你的父母吧？”

“忘记？噢，忘记才怪呢。我那位可怜的母亲比我父亲后死。那时候露丝还只是一个小娃娃呢，她死后我们就都靠我常跟你提的那位慈祥的老祖母的那点儿积蓄过日子。你还记得吧！噢！我们的历史才没一点儿象传奇小说的地方呢，约翰。”

“好吧，”约翰用很镇静的绝望口气说。“那今天早晨怎么倒有那么个客人来拜访我，可就真没法子解释了。咱们也不必非想法子去解释不可吧，汤姆。”

话虽如此，他们却还是要想法子去解释，一路上都始终不肯罢休，一直走到了奥士丁托钵僧，发现二楼上有个黑洞洞的过道儿，很奇怪地坐落在一所房子的背后，就隔着一些铅板屋顶，旮旯儿里有小小的一个泪眼模糊的玻璃门，上面用本来打算让它透亮儿的颜料写着“费普斯先生”这几个大字。在附近的那片黑暗中，还藏着个缺德的旧餐具架，包藏祸心，要跟客人的肋骨过不去；还有一个旧鞋擦，已经破得成了格子档儿，既然不能拿它擦鞋（就是有谁瞧得见也不行，何况又根本瞧不见），多年以来就一直是改弦易辙，在另一方面夙夜匪懈，让费普斯先生的哪位顾客都非被它绊一跤不可。

一听见人脑袋上戴的帽子跟他办公室的门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就凭这个已成惯例的传达消息的方法，费普斯先生也就知道有人来拜访了，一方面表示准许人家进来，一方面还说这地方倒是“挺黑呢”。

“不黑才怪，”约翰凑在汤姆·贫掐耳边说。“据我想，要想结果一个乡下人的性命，这地方倒挺合式吧，汤姆。”

汤姆早已在心里掂算，他们会不会是为了供给制造人肉馅

儿饼的材料儿，才被引诱到那一溜儿来的；一见费普斯先生身子瘦小单薄，脸上的神气透着爱好和平，穿着黑色短裤，头上还扑着发粉，心中的疑虑可就烟消雾散了。

“走进来吧，”费普斯先生说。

他们走进去了。里面还就是费普斯先生的一间害着很厉害的黄疸病的小办公室——在一个旮旯儿里，地板上还溅上了一大块往四外散开的黑色污迹，直仿佛多年前有一位老书记在那儿自刎咽喉，流出来的是墨水不是鲜血似的。

“我把我朋友贫掐先生带来了，先生，”约翰·西锁说。

“请坐，”费普斯先生说。

他们俩占据了那两把椅子，费普斯先生也往办公室用的高凳子上一坐，抽出了填在凳子里面的一根极长的马尾儿，把它往嘴里一搁，好象胃口甭提多好似的。

他用好奇的眼光把汤姆·贫掐打量了一番，可倒丝毫不带按情理说可以解释成格外感觉兴趣的神气。沉默了一会儿，费普斯先生绝没有忸怩不安，显见得并非不能毫不迟疑地早点儿开腔，只是不愿意这么着；然后就问西锁先生是不是已经把他的意思完全向贫掐先生说明了。

约翰回答了一声是的。

“您也觉得这还不算太屈才了，是不是，先生？”费普斯先生问汤姆。

“我觉得这是天大的好运气，先生，”汤姆说。“谢谢您的美意，我真是万分感激。”

“别感激我，”费普斯先生说。“我是奉人家的命令来行事的。”

“那就得说感激您的朋友了，先生，”汤姆说，“也就是说，感

激这就要雇用我的那位先生，今后还得努力别辜负他对我的信任呢。日久见人心，先生，我希望他将来也不会改变对我的好意见。他一定会发现我这人严守时刻，还能够保持警惕，只要是义所当为的事，就一定急于去做。这我相信我是可以担保的，而且，"说到这儿，就往约翰那边儿瞧了一眼，"而且西锁先生也可以担保呢。"

"那是毫无疑问的，"约翰说。

费普斯先生要把话接着谈下去，又好象是有点小小的困难。为了别僵在那里，就拿起封糊戳子来，开始在大腿上到处都给印上一个"费"字。

"事实是，"费普斯先生说，"此刻我的朋友不在伦敦。"

汤姆的脸蛋搭拉下来了；觉得这就等于说他的模样儿不合格，费普斯还得另找别人。

"您觉得他多咱就可以到伦敦来了呢，先生？"

"我说不上来；这谁也说不上来啊。我实在一点儿也不知道。可是，"费普斯用封糊戳子在左腿的腿肚儿上印上了一个很深的印儿，还直拿眼睛瞅着汤姆，"那倒未必是个多么关系重大的问题。"

可怜的汤姆很谦恭地把头一低，对这一点却好象是还很怀疑。

"我说的是，"费普斯先生重说了一遍，"那倒未必是个多么关系重大的问题。这完全是您本人跟我两个人之间的事，贫掐先生。说到您的职务，我可以把应办的事责成您办起来；说到您的薪水，那也可以由我来支付。按星期支付，"费普斯先生放下了封糊戳子，轮流着瞅会儿约翰·西锁又瞅会儿汤姆·贫掐，"按星期支付；就在这个办公室里；午后四五点之间可以随时来

领取。”说着这句话，费普斯先生又做出那么一副模样，好象要吹口哨儿似的。可又并没真吹。

“谢谢您，”这时候汤姆已经满面都是悦色欢容了；“世界上的事再也不会比这更让人满意、更直截了当了。我得去上班的——”

“就说九点半到四点钟左右吧，”费普斯先生插嘴说。“大概就是这样。”

“我不是说上班的时间，”汤姆还口说；“一天就这么几个钟头，我敢说倒很清闲呢——我说的是上班的地点。”

“噢，上班的地点吗？就在圣殿①。”

汤姆听了喜之不尽。

“没准儿，”费普斯先生说，“您也许愿意去瞧瞧那地方吧？”

“哟！”汤姆喊道。“您要是准许我认为您已经把我雇妥了，那才是求之不得呢；也不用管地点在哪儿了。”

“当然啦，您可以认为您已经受聘了，”费普斯先生说；“再过一个钟头，我估摸着，您可以在佛里特街圣殿大门那儿跟我见面吧？”

汤姆说当然可以。

“好啦，”费普斯先生站起身来。“那时候我就可以带着您瞧瞧那地方；明天早晨就可以开始上班了。那就过一个钟头再见吧。您也来吗，西锁先生？好极了。瞧着点儿道儿走。这地方

---

① 圣殿(Temple)：伦敦最有趣的地点之一，在佛里特街与泰晤士河之间，包括若干建筑物，其一为教堂，系十二世纪为保护圣墓及朝拜圣地的信徒所组织的圣殿骑士团所建，并有若干四方形庭院、草地、花园以及一个小喷泉，风景幽雅，于十四世纪为法学家、律师及其弟子所租用，十七世纪由国王将产权让与称为内殿与中殿的二法学协会。

倒是挺黑呢。"

说罢了这句似乎是多余的话，就把他们关在门外的楼梯上面，让他们摸着黑儿再走到大街之上。

汤姆怎么会有了这么个新差使？这次会谈的结果不但没能打破疑团，而且反倒把那片神秘的云雾弄得更浓厚了，一瞧彼此脸上那种大惑不解的神气，他们俩就都不由得微微而笑。可倒一致认为，等到汤姆进了他的新办公室，认识了他的新同事，也就不至于再没有一线之明；因此就姑且不再考虑这个问题，要等赴过跟费普斯先生订的约会之后再作计较。

先到约翰·西锁的房间里去瞧瞧，还匀出了几分钟的工夫来吃那个公猪头，然后就重新出发，直奔那个会面的地点。约好的时间其实还没到呢；费普斯先生却已经在圣殿大门那儿等着，一见他们果然不误时刻，表示非常满意。

他带着路穿过了各式各样的胡同和大院儿，走进了一个比其余的还要清静还要黑暗的地方，挑出了某一所房子，走上了一个公用的楼梯——一边走着，还从兜儿里掏出了一串锈了的钥匙。上了几层楼，就在某一间屋子的门外站住了——在照规矩应该写着居住者的姓名的地方，这个门上可就涂着一道黄色的油漆——然后就非常从容不迫地拿一把钥匙往楼梯又大又宽的扶手栏杆上磕，把里头的灰尘磕出来。

"你顶好叫人做个小塞子，"他往钥匙的孔儿里用尖锐的声音嘘嘘地吹了口气，然后回头瞧着汤姆说。"要想让它别堵上，还就这一个法子。稍微上点儿油，我敢说，那个锁也就可以灵活一点儿了。"

汤姆谢了他一声；净顾了沉吟思索，并且注意着约翰·西锁脸上的神气，可就并没能多么爱谈话。这其间，费普斯先生倒居

然把门开开了，别瞧那个门很不听话，没法儿一开就开开，还发出了一种极难听的声音。把门开开之后，就把钥匙拿下来，交给了汤姆。

"哎！哎！"费普斯先生说。"这儿的灰尘倒是挺厚呢。"

说真的，里面灰尘是挺厚。费普斯先生其实还甚至于可以说非常厚呢。到处堆积着灰尘；在每一样东西上面都堆成了厚厚的一层；从百叶窗的缝儿里进来了一线太阳光，正射在对面的墙上，在屋子的那一部分，灰尘还滴溜溜地乱转，跟一个巨大的松鼠笼①一样。

在这个地方，只有灰尘是还活动的东西。他们的向导一让太阳光随便照进来，把沉甸甸的窗户框子推上去，把夏天的空气放进来，发了霉的家具，褪了色的墙板和天花板，长了锈的火炉，还有那堆着灰烬的炉床，也就完全显出了它们的受人冷落和毫无生气。紧挨着屋门立着个蜡台，上面还有个灭火器——直仿佛上次到那儿来的那人，在能够安然撤退之后，曾经停身止步，回头向这一片荒凉望那最后的一眼，然后就把光明与生命一齐关出去，把这地方象坟墓那样锁闭起来了。

那层楼上有两间屋子，在头一间或者说外间儿里，有一道窄窄的楼梯，通着上面那层楼上的另外两间，里面都有桌椅床帐，陈设得象卧房似的。在这两间屋子和底下那两间里，都瞧不出有哪样合用的家具是付之阙如的，只是所有的装修式样都已经过时罢了；屋子老闲着，没人使用，要想把这当个居息燕坐的地方，可就似乎是绝不合式，还显着鬼气森森，象个凶宅似的。

种种能够移动的物件都撤了一地，绝没有人来稍加整理，还

---

① 养松鼠的笼子，里面有一圆筒，松鼠拿脚一蹬就转。

跟匣子、篓子和各种各类的废物混杂在一起。每一间屋子地板上都堆着书，或许有几千本之多——有捆成一堆，还没打开的——有拿纸包着，象买来的时候那样的——也有一本一本地单搁着，或是堆成一大堆的——靠墙的那些书架上，倒连一本也没有。费普斯先生请汤姆注意的就是这些书。

"在还没能干什么别的以前，得先把这整理整理，编个书目，把书在书架上陈列起来，贫掐先生。一开头儿先干这个我觉得也就行了，先生。"

一想这多么合自己的脾胃，还没开始工作，汤姆就高兴得直搓拳磨掌，并且说：

"这样的工作倒让我十分感兴趣呢，请您放心吧。说不定也许可以让我一手不闲，一直到那位——"

"一直到那位——"费普斯学说了一遍；那意思仿佛是问汤姆为什么又咽住话头似的。

"我忘了您没跟我提那位先生的姓名了，"汤姆说。

"噢！"一边喊着，费普斯先生就把手套儿戴上了，"没跟您提吗？嗯，顺便说一句，我觉得我倒是没跟您提。啊！我敢说他这就快要到这儿来了。你们俩一定会相处得很好的，我相信。希望您成功，真的。您不会忘了关门吧？使劲儿一关，它自己就会锁上的。九点半钟，您知道啦。就说九点半到四点，或是四点半，或是跟这差不多的时间吧；今天也许早点儿，明天也许晚点儿，全看您高兴不高兴，并且怎样安排您的工作了。费普斯先生，奥士丁托钵僧，这您当然不会忘记吧？对不起，您也不会忘了使劲儿关门吧！"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始终都是那么安详自若，汤姆也只能握他的手，点他的头，并且用微笑来表示默认，费普斯先生已经很

冷静地走出去了，他都还是又搓手又点头又微笑呢。

"嘿，他走啦！"汤姆喊道。

"不光是走了，汤姆，"约翰·西锁往一堆书上一坐，抬起眼来瞧着他那位吃惊非小的朋友说。"还明明是不再回来了呢；所以呀，你瞧，你这就算是已经就任了。还是在未免很奇怪的情形之下就的任呢，汤姆！"

这彻头彻尾都是一桩蹊跷古怪的事，汤姆站在那些书之间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拿着钥匙，脸上露出了失魂落魄的神气，让他那位朋友一见就不由得笑了个痛快淋漓。汤姆自己也被逗乐了——不光是因为想起了刚才怎样彬彬有礼地跟费普斯先生谈判得正热闹就忽然停顿了，也是因为瞧见了他朋友的欢喜劲儿；渐渐地汤姆就不由得也大笑起来；每一个人都让对方笑得更厉害，结果就简直成了大吼大叫了。

笑了老半天才算过了瘾，因为约翰是个嘻嘻哈哈的好脾气的家伙，在这方面才没个不得一寸进儿尺呢；于是他们就更仔细地往周围看了看，在那些破烂东西之间摸索了一番，但愿能够偶然发现个线索，可以给他们破迷解惑。结果还是连一星半点儿有用的材料也没找着。那些书上写着许多不同的所有者的名字，甭问是拍卖的时候买来的，而且还是在不同的时候从各处搜罗来的；至于其中有没有汤姆的雇主的姓名，要是有到底是哪一个，那就绝对无从断定了。约翰想出了个自以为很高明的主意，就是到管理员的办公处去打听这套房间的业主或是占有者是谁；回来的时候心里还跟去的时候一样糊涂，因为人家的答复是"奥士了托钵僧的费普斯先生"。

"闹了归齐，汤姆，我都有点儿觉得这桩事并没什么太深微奥妙的地方，只是因为费普斯是个脾气古怪的人，对裴斯匿夫的

为人略知一二，当然是瞧不起他，常听人谈起你，也许见过你几面，知道你是他所需要的人，所以就用他自己的异想天开的法子把你给雇下来了。”

“可是为什么要用他自己的异想天开的法子呢？”汤姆问。

“噢！为什么世界上的人要各有所好，什么人玩儿什么鸟儿呢。为什么费普斯先生要穿短裤扑发粉，费普斯先生紧邻的街坊要穿靴子戴假发呢？”

汤姆当时是那种心境，怎么解释都可以让他如释重负，因此也就欣然采用了上面的那个说法（其实呢，这倒跟什么别的说法都一样言之成理），还说他对这个是丝毫也不怀疑的。即便听了他朋友提出来的每一个意见，他都挨次流水地说过跟这恰好一样的话，要是有个新的答案可以提出来，他也一定还是十分愿意把它再说一遍，对这个解释的信心，也还是并没有动摇分毫。

他朋友既然并没提出什么新的答案，汤姆就把窗户框子往下一拉，把百叶窗关起来；跟着他们也就离开了那两间屋子。他把门杠哨一声关上了，就象费普斯先生所吩咐的那样，试了一试，发现它果然关得很紧，于是就把钥匙搁在兜儿里。

既然还有闲工夫，汤姆也老爱东瞧西看，没个厌倦，他们就绕了个挺大的弯儿才回到艾斯灵顿。跟汤姆作伴儿的也幸亏是约翰·西锁；象他那么老爱在店铺的橱窗外面站住，为了仔细眺望那教堂的尖塔和别的公共建筑物，还时常轻生冒险，闯到车马杂沓的车道上，那是让不差什么的人都得不耐烦的。一见他这么感觉兴趣，约翰却高兴万分，每次瞧见汤姆眉飞色舞地从二轮货车与雇脚马车的轮子之间跑回来，完全没听见车把式奉敬他的祝贺之词，约翰还都似乎是比原先更喜欢他了呢。

露丝在三角客厅里招待他们的时候，手上已经没有面粉了，

可倒满脸堆着可爱的笑容，只要微微一笑，那双星眸还就闪烁放光，表示出一百个欢迎。顺便提一句，那双眼睛又有多么明亮！攥住了她的手，往那里面只要瞧一分钟，你就在每一只里都瞧见了自己的一个绝妙的小影，显出你是那么一个心忙意急，坐立不定，容光焕发，帅劲儿十足的小伙子——

嗐！但愿你能让在那里面出现的永远都只是你自己的小影！可是那双转盼流光的缺德的眼睛也太没偏没向了，谁都只要往它们头里一站，就登时在那儿跳起舞来，并且发光发亮，简直就跟你一样欢势！

桌子已经摆好，准备开饭；虽说并没摆着特别精致的杯盘，铺着格外讲究的桌布，只是搁着些绿把儿的刀子，还有那两个齿儿的叉子，简直好象卖艺的江湖人，要试试能把两腿怎样拚命岔开，而还不至于变成数目加倍的铁牙签儿；桌上也还是绝不嫌缺少锦缎、金银或是瓷器——而且也绝不嫌缺少哪样儿别的装饰品。它就在那儿摆着呢——一在那儿摆着，换一个什么别的东西，也都没那么让人满意了。

头一样摆上来的菜——她在拿锅调灶方面的头一个实验——简直是彻底成功，毫无遗憾，让约翰·西锁和汤姆一致认为，这门艺术她必是早已偷偷儿钻研了多年，还劝她从实招认，一个字也别隐瞒。开着这个玩笑，他们也真是快活极了，还说了许多跟这有关的俏皮话儿；不过约翰的行为倒还欠些公道；引诱汤姆·贫掐进攻了老半天，又忽然倒戈相向，还对天盟誓，说他妹妹说的话句句都是对的。然而，象当天晚上汤姆临睡的时候说的，这也不过是闹着玩儿，何况约翰向来都是出名对堂客有礼貌的，就连很小的时候都是这样呢。露丝说，“噢！真的吗！”别的话一句也没说。

三个人有那么多的话可谈，那倒是惊人的奇事。他们谈起话来，几几乎是片刻不停。而且还不光是谈笑风生；汤姆一讲他怎样跟裴斯匿夫先生的两位小姐见了面，那位二小姐又怎样跟原先判若二人，就都又态度很严肃了。

约翰·西锁全神贯注在那位小姐的命运上了；问了汤姆·贫掐许多关于她婚姻问题的话，打听她丈夫是不是那回汤姆带到索士勃利来跟他一块儿吃饭的那位先生；既然是姓同人异，他跟那位先生到底是弟兄还是远房本家；简短一句话，对这个问题真是感觉到极大的兴趣。汤姆于是就把前言后语详详细细说了一遍；告诉他马丁怎样到外国去了，久已渺无音讯；青龙店的马可怎样也陪着他去了；裴斯匿夫先生怎样已经把那位可怜的老糊涂的祖父攥在自已手心里，又怎样用无耻的手段向玛丽·葛兰小姐求婚。可倒一字没提他自已的心事；别管多么深沉，多么真诚，充满了自尊心，而又容纳得下种种温和而不自私的念头，藏在那颗心里的一切，汤姆倒连一个字也没提。

汤姆，汤姆！普天下最相信自己的聪明与狡猾的人；普天下最以不信任别人自豪，捞金捞银，能让他的信条最有收获的人；对“人人为自己，上帝为人人”这个聪明学说最拳拳服膺的人（要说那巍巍荡荡的上帝曾经偏袒过，或是会偏袒那自私的贪欲与情爱，这个想法倒是包含着高深的智慧呢！）；他才绝不会，噢，绝不会，请你放心吧，有朝一日报应临头，发现自已的一切“智慧”拿来跟一颗天真的心一比较，就等于一个傻子的傻心眼儿呢！

哎，哎，汤姆，用完茶点之后，一听约翰说那个戏园子是绝对受他支配的，至少可以随便带人进去，不用花一枚六便士的银币，你就那么跃跃欲试，那倒也是很天真呢，不过另是一种天真罢了；你还绝猜想不到他会一个人先进去打戏票，那可就也许是

越发天真了！亲爱的汤姆，这么一出无聊的戏，演得那么不高明，倒能让你笑得哭得这么痛快，那倒是你这人天真的地方；你步履维艰地跟露丝一同走着回家，还那么心欢意喜，喋喋不休，那也得说是很天真；第二天早晨，一发现一件有趣儿的礼物，一本烹饪大全，正在客厅里等着她，可倒把讲牛排布丁的那篇儿窝着，上面的字也都给涂去了，你就那么诧异起来，那也足见你这人很天真啊。好啦！就把这个记录保留着吧！你的灵魂的性质是很天真，很天真的；倒很让人家瞧不起呢，汤姆·贫掐！

第四十章

贫掐兄妹又有一新相识，吃惊纳闷更添了新原因。

圣殿里这些没人住的房间这样鬼气森森，象雾锁云封似的，围绕着汤姆在那儿担任工作的前后原委，倒也真是有一股很奇怪的魔力。每天早晨他在艾斯灵顿把大门关上，都是把脸转向一种难以解释的迷人的气氛，就跟他是把脸转向伦敦的黑烟一样真切；从那个时刻起，整天价这种气氛就都变得越来越浓厚，把他团团围住，一直到又该回家的时候，把它象一片不动的云雾似的撇在身后为止。

每天早晨，汤姆都觉得自己好象是，按照人所想象得到的最从容不迫的步伐，渐渐走进那片鬼气森森的云雾，被它包围起来。从车马喧阗的大街上来到圣殿的清静院子里，就是那初步的准备。听见了他的脚步的每一个回声都好象是那古老的墙壁与铺地的石板，虽然不会说人的语言，也要发出一种声音来叙述那些阴阴惨惨的屋子的历史；告诉他说，他一走过那关闭着的地窖，就闻见那象叹气似的从槅窗里跑出来的发霉的气味，在里面被人忘了的旮旯儿里，都有些什么遗失的文件正在腐烂下去；悄悄地对他讲殿堂的古老基础间有些圆顶地下室，砌上一块一块的砖，藏在那儿的，是一桶一桶什么样的最难得的陈葡萄酒；或

是嘟嘟囔囔地用更低的声音讲，教堂里有些两腿交叉的骑士的大理石像①，关于他们都有些什么还要隐秘的传说。刚一足踏上那满是灰尘的办公室的楼梯，这种种神秘之感就又逐渐增长，跟着汤姆拾级而上，在那一天独自一人的辛勤劳动中，才渐臻功德圆满的境界。

他的种种揣测，每一天都给带来一个按时复现，取之不竭的泉源。这位雇主儿，他今天会来吗，要是来了又该是怎么个人？汤姆是绝不能停留在费普斯先生那儿不再进一步的；费普斯先生说他是德别人办事，他完全相信不是撒谎骗人；那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汤姆的幻想的花园里，他的纳闷儿就成了一朵开足了的鲜花儿，永远不会凋零，也不会被人踩得化为尘土。

有一回，他还以为裴斯匿夫先生也许是悔恨前非，运动了某一个第三者，定下了这个计谋，好给他个事情做呢。在那位好人跟他闹过那么一场之后，这个想法未免也太让人难堪；当天他就倾心吐胆地把这告诉了约翰·西锁；还说，他宁可当个跑海的脚夫，也不愿意这么让自己瞧不起自己，从裴斯匿夫先生手里接受一丝一毫的恩惠。约翰却向他担保，他要是认为裴斯匿夫先生行得出一件宽宏大量的事来，那就还绝不能算是那位先生的知音；还说在这方面他可以放一百个心，除非他瞧见太阳变绿了，月亮变黑了，凭自己的肉眼，同时还清清楚楚地瞧出天上有十二个头号儿彗星绕着这两个行星飞跑。万一有一天遇见了这样的不时之变，他说（没到那一天可不行），谁要是疑心裴斯匿夫先生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来，那倒也许还不至于绝对等于发疯。简

---

① 指几座十二三世纪圣殿骑士纪念像，皆大理石雕的卧像，全身披挂，两腿交叉作十字形，表示曾参加十字军。

断捷说，一把它付之一笑，这个想法也就不攻自破；汤姆又抓了瞎，不知怎样才能另找出一个答案来。

汤姆仍然逐日来办公，在管理书籍方面也颇见成效——书早已整理出个眉目来，在那个恭楷誊清的书目上，还真够瞧老半天的。在办公的时间，他有时候也放意舒怀，去断断续续地看会儿书；其实呢，这也往往正是他的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还总是要在夜里把这些精灵鬼怪一般的书大胆带一本回家（第二天早晨总是再带回来，怕他那位奇怪的雇主儿万一露面儿，问书到哪儿去了），因此也就可以说过的是一种又快乐，又清静，又刻苦用功的日子，倒也很称心如意呢。

那些书虽然是再没那么有趣儿，再没那么让汤姆见所未见；在那些神秘的房间里，却还是没法儿把他的心完全拴住，让他能有一会儿工夫听不见那最小的声音。外面的铺地石上只要有脚步之声，他就要侧耳以听，声音一进那所房子，顺着楼梯往上，往上，往上跑，他就总是要心里突突乱跳，自己跟自己说，"这我可终于要跟他面对面了！"可是，曾经越过就在这层楼底下的那层楼的，从来也都只有他自己脚步的声音。

这种神秘与寂寞之感，在汤姆心里产生了种种幻想，凭他的常识虽然很容易发现这都是想入非非，可还是绝对没法儿把它排斥出去；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大多数人的常识本来就跟当年的法国警察队一样——破起案来倒快，预防犯罪力量就很薄弱了。他心里老是那么惝恍无定，一天要犯一百回狐疑，简直荒谬绝伦，没法儿解释，唯恐有人正藏在里屋，正轻轻悄悄地在他头顶上走来走去，正从门缝儿往屋里瞧，正在不定什么地方——只要他人不在那儿——偷偷摸摸地不定干什么事；结果呢，要想心旷神怡，倒不如把窗户框子往上一推，甚至于跟在房顶上和喷水口

里搭窝，终日在窗外啁啾的那些麻雀都相交忘形。

他坐在那儿，总是让外间儿屋的门大敞着，只要有人进大门，再往旁边一拐，走进底下那层楼的房间，就可以听得见脚步声音。对在街上遇见的生人，他心里也都有了种种奇怪的成见；要是有那么个人，他的装扮或是相貌让他觉得有点与众不同，他心里就要说，“嘿，这要就是他，那也不足为奇呀！”可是哪回也没猜对，遇见了这些嫌疑犯，他虽然不止一回都当真折回来跟着人家走，异想天开，相信人家是要到他刚离开的那个地方去，除了把事情弄清楚，知道并非如此以外，结果也并没什么别的能让他满意的地方。

奥士丁托钵僧的费普斯先生，不但没能破暗觉迷，反倒把他的地位弄得更暗昧不明了；为了按星期来领薪水，汤姆头一回去拜会他的时候，他这么说来着：

“噢，顺便说一句，贫掐先生，这就请您不用跟人提了！”

汤姆以为他要告诉他一个秘密，所以就说无论如何也不会跟人提，费普斯先生可以完全信任他，没想费普斯先生倒就回答了一声“好极啦”，二话没说，于是汤姆就又提补他：

“无论如何也不会，”汤姆重说了一遍。

费普斯先生也重说了一遍“好极啦”。

“您刚才正要说——”汤姆拿话来点醒他。

“哪儿呀！”费普斯喊道。“没要说什么。”——一见汤姆手足无措，可就又这么找补上，“我意思是说，您不必跟一般人提您是在哪儿做事的详细情形。提了倒不如不提对您有好处。”

“我还没能跟我那位雇主儿见个面呢，”汤姆把那一星期的薪水搁在兜儿里。

“没见面吗？”费普斯说。“嗯，可是我相信是还没见面呢。”

“我倒想谢谢他，也想知道，到目前为止，我的工作是不是还能让他满意，”汤姆迟迟顿顿地说。

“很对呀，”费普斯先生打了个哈欠。“这倒是很值得称赞。这倒是很懂规矩。”

汤姆慌忙打定主意，要改弦易辙，从另一方面来试探他。

“书很快就要整理好了，”他说。“这桩事办完以后，我希望我也并不就算是解雇了，先生，或是没什么用处了吧？”

“哪儿呀！”费普斯还口说。“可做的事多着呢——可做的事情多——着呢！瞧着点儿道儿走。这地方倒是挺黑呢。”

汤姆能从他嘴里打听出来的事，充其量也不过如此。所以呢，凭良心来断，说他是在黑暗中也的确很对；费普斯先生说起话来要是语意双关，那倒也并不是没有很好的理由。

没想这时候又出了一桩事，倒能帮助汤姆把他的心思甚至于从这方面岔开，让一个新的问题跟这个疑团成为两水争流之势，而那个问题本身还就等于一条尼罗河呢。

这种情形是怎么造成的呢？原来汤姆向来都起得很早，如今又没有风琴每天早晨跟他畅叙幽情，在到圣殿去以前，总是要先溜个大弯儿；而且又是个外地人，自然最想去瞻仰瞻仰伦敦城里那些熙熙攘攘、特别热闹的地方，因此就净去逛那些市场，那些桥，那些码头，尤其是停泊汽船的大码头；最让他感觉到新鲜有趣儿的，还就是瞧着人家慌着忙着去进行他们的种种计划，别管是办正事，还是去追欢作乐；城市生活千篇一律的刻板文章中，倒居然还有这么点儿变化与自由，一想起来，汤姆心里就好不快活。

这样每天早上出去游逛，露丝也差不多总是要陪着他。他们的居停主人总是很早就已经起来，出门办事去了（到底是办什

么事，那可似乎是谁也不知道），在他们寄宿的那个地方，宾主的习惯也就正是不谋而合。顶七点钟，他们就往往已经吃罢早点，跑到外面夏天的空气里去了。蹓跶了两个钟头之后，就要在一个方便的地点分开手——汤姆到圣殿去，他妹妹回家，真是再没比那有条有款了。

他们俩赏心悦目，在柯文特花园市场①散步过许多次——把花果的香气吸到鼻子里，见了那菠萝和瓜的瑰丽奇伟，还纳闷儿是怎么种出来的；顺着旁边的林荫路，瞥眼看见一排一排的老太婆，原来都是坐在翻过来的筐子上，正在那儿剥豌豆呢；货物经过精挑细拣的店铺门前，好象筑成了一道胸墙似的，摆着肥肥实实的成捆的龙须菜，到了那儿就得拿眼去瞧，表示说不出的赞美称奇；来到那药草商的门前，好象闻出了还没做熟的五香小牛肉填料的气味，还恍恍惚惚地觉得是跟蕃椒、牛皮纸和花籽菜籽的气味掺合在一起——甚至于都疑心店里卖的东西还有身强力壮的蜗牛，和又漂亮又年轻、拘拘挛挛的水蛭呢——也得又惊又喜，把它痛痛快快地往鼻子里一吸。他们俩赏心悦目，在鸡鸭市场之间散步过许许多多次，只见那些鸡鸭，脖子长得邪行，正成双作对，直挺挺地躺着，等着进厨房呢；还有那斑斑点点的鸡鸭蛋，盛在长满了青苔的筐子里；还有那白乡下腊肠②，让吃了没撑死的猫狗或是驴马都挑不出一点毛病来；还有一市八街的新鲜干酪；还有搁在鸡罩或是笼子里的活鸡鸭，因为容器太小，所以就显着太大，好象是都成精作耗了；还有活兔子死兔子，多得难以数计。他们俩逛过许多回那些让人心神爽快、头目清凉

① 伦敦的主要花卉、瓜果、蔬菜市场。

② 乡下腊肠：一种粗而短的腊肠。

的银色鱼摊儿，摊儿上卖的东西都好象是被月光映照着似的，只有那红赤赤的海好倒永远是个例外。他们俩在那一大车一大车清香的干草之间蹓跶过许多回，只见车底下躺着狗和累了的赶车的，都已经睡得很熟，把卖馅饼的和酒店都给忘了。可是，哪回出来散步又比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到那些汽船之间去散步一半儿有意思呢？

那些汽船两两相并，怎么瞧都象是永远得在那儿搁浅，可倒正打算好歹从那地方脱身，也绝不相信办不到；就是凭这种信心，那成帮成伙的乘客，带着那一大堆一大堆的行李，才正慌忙往船上跑呢。轻便的汽船，飞也似的在那条河上往来不绝。里三层外三层的船只，好几十好几百的桅杆，象摆着迷魂阵似的无数绳缆，卷着的帆篷，溅水花儿的船桨，轻轻悄悄在水上滑过去的划子，笨重的驳船，深深插在水中的木桩，在周围被污泥弄得变了颜色的一隅，还给水耗子预备了丑恶的住处；教堂的尖塔，栈房，屋顶，拱洞，桥梁，男人和女人，小孩子，木桶，起重机，箱子，匣子，马，马车，游手好闲的人，还有那做苦工的人——在夏天的无论哪天早晨，所有这一切就都在那儿呢，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绝不是汤姆所能分得清的。

四周围是这样的一片混乱，每一只邮船的烟囱里，还都分秒不停地发出了吼叫之声，把这个场面的主要情调完全发挥出来。这些邮船都彷佛是出着一身的大汗，在那儿庸人自扰，跟船上的乘客不差分毫；不但扯着那独一份儿的又粗又哑的嗓子，没完没了地在那儿起急冒火，而且还老是不分句读，连吁带喘地说："跟我来呀快着点儿吧我心里可正着急哪跟我来呀哎哟我的老天爷咱们可甭想到得了那儿啦你怎么这么姗姗来迟啊快着点儿吧我这就要开走啦跟我来呀"，好容易歇了口气儿，居然已经平平安

安地开出去，可以顺流而下，只要稍微受点儿招惹，可就又来劲儿了——原来这些邮船之中的顶漂亮的，只要河里发生了什么故障，也都得马上就又吹气冒烟儿，并且连吁带喘地说，"噢这儿过不去啦怎么回事呀那边儿的往前走啊我可等不了啦这不是诚心嘛谁见过这个哎哟我的妈这儿倒是往前走啊"，就这么着，表现出近于精神错乱的心境，最后就让人瞧见它慢慢穿过那片烟雾，漂流到夏天的阳光里，被它照得通红了。

话虽如此，汤姆的那只邮船——至少可以说，汤姆兄妹有一回对它最感兴趣的那只邮船——却还绝没有开走，而是处在极端混乱的状态中呢。乘客拥挤不堪；两边都另有一只汽船；舷门已经堵死了；有些精神错乱的女人明明是要到葛雷芙神①去，可是怎么跟她们说这只船是就要开往安特卫普②，她们也都没听见，偏要把盛着饮食品的筐子藏在舱房板壁和水桶的后面，或是搁在座位底下；结果也就真是鸦飞雀乱，闹得暗地昏天。

瞧着让人非常开心的是，汤姆搀扶着露丝，站在码头上往底下瞧，身背后还有一位半老太太，带着一把大伞，不知道往哪儿搁好，他倒几几乎不怎么理会，拿一个血肉之躯来说，也就算是很难为他了。这个可怕的器械有个象钩子的把儿，他先是因为被它钩住了颈嗓喉咙，气管受了压迫疼痛起来，这才知道它就在近旁。很有涵养工夫地挣脱了身子，不久又感觉到背脊上挨了下戒尺；紧跟着又感觉到那个钩子挂在他踝子骨上了；然后就又感觉到整个一把伞在他帽子周围转来转去，还象只大鹏鸟似的往那上扇翅膀儿；最后还感觉到肋骨底下被人捅了或是戳了一下，

---

① 葛雷芙神(Gravesend)：英国肯特(Kent)郡一城市，在泰晤士河口，伦敦东南二十英里，是伦敦人的游乐之地。

② 安特卫普(Antwerp)：比利时的一州及其首府。

因为痛苦之至，要提出个温和的抗议，不得不转过身来。

一转过身来，就发现伞的主人正引领举踵，脸上带着跟人仇深似海的神气，拚命往那些汽船上瞧；正可以推测出，她是因为他站在前一排，当然是她的敌人，诚心要攻击他呢。

“你这人必是性情太坏了吧！”汤姆说。

那位堂客恶声恶气地喊道，“臭脚巡死哪儿去啦！”意思是说巡警——然后就一边冲汤姆摇晃伞把儿，一边接着说，那些家伙总是你一用得着他们就让你找不着，要不然早就叫他们把他给带走了，你还别不信。

“他们要是别净吃得顺着胡子流油，稍微多惦记着点儿自己的责任，别拿那么些钱不办事呀，”她说，“那就谁也不至于非让人那么挨肩跌(叠)背给挤疯不可喽！”

毫无疑问，她倒是被人乱挤乱碰，怪惨得慌的，她那顶女帽都已经窝成一顶卷边儿帽子了。何况她还是个又胖又矮的女人，所以就又筋疲力尽，又身似火焚。汤姆也不再跟她把嘴拌下去，很有礼貌地问她要上哪只船。

“我猜呀，”那位堂客答声儿说，“刨去你自个儿，就没人想来瞧瞧那冒汽的妖(邮)船，可并不打算上去吧！傻瓠子！”

“那您到底是要瞧哪只船呢？”汤姆说。“我们能给您让出地方来就一定给您让出地方来。别这么发脾气。”

“受苦受难的时候哇，找我去伺候的那些胡涂行子，”那位堂客，这时候也已经有几分软下来了，“别管到底有多少吧，也从来没把不太心平气和这个罪名安在我头上呀。您好象是抬抬杠心里才痛快哪，那就别不肯跟我抬杠吧，太太，我常常这么说，您也很明白，莎莉这人呀您倒别怕她会还敬您的。可是我不能不承认，今儿个我心里倒是象油烹似的，也不是无缘无故哇，要是不

承认，那可就人容天不容啦！”

这时候，多亏有汤姆来助她一臂之力，甘泼太太（原来就是那位经验丰富的收生专家）也早就把身子慢慢挤到露丝与码头的栏杆之间的一个小旮旯儿里；吭哧吭哧地喘了会儿气，还不怕危险，拿那把伞使出了短短的一套闪展腾挪的招数，然后就居然挺舒服地在那儿安营扎寨了。

“那么些冒烟儿的妖精，可到底哪一个是‘安可卧’客船哪，我真纳闷儿。哎哟我的妈！”甘泼太太喊道。

“您要找哪只船呢？”露丝问。

“那个‘安可卧’客妖船啊，”甘泼太太回答说。“我不能骗你呀，我的宝贝儿。骗你干什么？”

“当中的那个就是那安特卫普邮船，”露丝说。

“说真个的，我倒希望它是在约拿吉①的肚子里哪，”甘泼太太喊道；所以怀抱这种创造奇迹的雄心，倒似乎是因为把那位预言家当作那条鲸鱼了。

露丝一句话没回答；可是甘泼太太倒把下巴颏儿靠在冰凉的铁栏杆上，目不旁视，又老是去瞧那个安特卫普船，还不时微微地发出一点呻吟之声，于是就问她是不是有个孩子那天早晨就要出国呢？要不就是她丈夫吧，她和和气气地说。

“这就可以证明，”甘泼太太把眼珠儿一翻，“你进了这人生之谷，才走了多远的道儿哪，我那亲爱的小宝贝儿！我的一位好朋友常跟我提的——我那位朋友呀叫哈里斯，我的乖乖，穿过那个大院儿，就在烟铺儿的拐角，走上那溜台阶儿就到那位哈里斯

① 约拿吉：应作“约拿”（Jonah）。“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见《新约·马太福音》12章40节。

太太的家啦——‘噢，莎莉，莎莉，未来的事情呀，咱们可知道得太有限啦！’‘哈里斯太太，’我说，‘咱们确是知道得不多，可还不至于象您料想的那么少吧？要是算一算，太太，’我说，‘一个人将来有多少子女呀，十回有七八回，顶多也不过是多算一个或是少算一个嘛，算准了的时候那也比您料想的要多啊。’‘莎莉，’哈里斯太太一脸秋气地说，‘那就给我算算命里有多少孩子吧。’‘不咧，哈里斯太太，’我跟她说，‘对不起，请您原——谅我吧。我的呀，’我说，‘打四楼后边儿屋子里摔下来，让门口儿潮湿的台阶儿伤了肺经啦，有一个在床上趴着，把他翻了个过儿，脸上还带着笑容儿，连知道都不知道哪。所以呀，太太，’我说，‘您就别打算尾巴（未卜）先知啦，就让他们来一个算一个，走一个少一个吧！’我的呀，”甘泼太太说，“我的都已经走啦，我那亲爱的小宝贝儿。至于丈夫，有一条木头腿儿也已经归天曹啦——别瞧是条木头腿儿，可倒净往搁酒的地窖里跑，非得死拉活拽才能让它再出来哪，不比那皮包血肉的没骨头，也是一样一点儿骨头也没有哇。”

甘泼太太作完了这篇演说，就又把下巴颏儿靠在冰凉的铁栏杆上；一边注目凝神地望着那只安特卫普邮船，一边直晃脑袋直哼哼。

“我呀，”甘泼太太说，“我要是个男子汉，做出事来才绝不肯这么让自己问心有愧哪！——可是，世界上名为男子汉的人，谁又能象我这样啊！”

汤姆兄妹往彼此脸上扫了一眼；迟疑了片刻之后，露丝就问甘泼太太是为了什么事这样烦恼。

“我的乖乖，”那位堂客把声音放低了，接过来说，“您还没结婚哪，是不是？”

露丝笑了一声，不由得脸生红潮，说了一声“是的”。

“这可对哪方面，”甘泼太太接着往下说，“都是一桩倒霉事啊！可是别的人倒结了婚，成了夫妻啦；还有一个亲爱的小姑娘，今儿个早晨就要上那只妖船啦，可是她的身子骨儿又比世界上的哪样儿东西都结实，可以放心大胆地把自个儿交给那汪洋大海哪！”

说到这儿，就把那只邮船的甲板从这头儿望到那头儿，还往接到甲板上的板梯和舷门那儿瞧了瞧，好象是已经弄清楚她怜悯的对象还没来到，于是就把眼睛渐渐地抬起来，正对着排气管的顶端，怒气冲冲地对那只船发起牢骚来：

“挨千刀儿的！”甘泼太太冲它摇晃那把伞，“你这个吵吵嚷嚷，嘴里乱迸吐沫星子的怪物，怪不错的呢，让一个嫩皮脆骨的小姑娘坐着你去飘洋过海；你说这象不象话呢！你没用这法子害过人，是不是？老那么乒乒乓乓的，大吼大叫的，哧哧哧哧的，雷公劈龙[①]的，你这畜类！这些混账蒸汽机呀，”甘泼太太又摇晃那把伞，“简直是净来捣乱，不让我们塌塌实实地吃我们这行饭嘛，谁都当是日子还早着哪，就来当催生符啦（尤其是鸡猫子喊叫的铁道上的那些个），什么别的东西把人吓得魂飞魄散，也起不了这么大的作用哇[②]。我听人说起过一个年轻人，是在一条通车才三年的铁道上当车守的——哈里斯太太倒跟他挺熟哪，敢情就是她亲外甥，她姐姐嫁了个锯匠师傅养的孩子嘛——今晚儿已经是二十六个新出世的小宝贝儿的教父啦，全都是一样让人料想不到的，因为没那位死鸡（司机）呀还出不了世，起教名的时候，也就都随他的名字啦。呸！”甘泼太太继续大声疾呼地

---

① 该说“雷声隆隆”。

② 比较《大卫·科波菲尔》第1章：“她把我母亲吓了那么一大跳，我向来都不得不相信，我所以会在一个礼拜五出世，倒正是受赐于贝特茜小姐呢。”

发她的牢骚，"谁都很容易知道你是老爷儿们发明出来的玩意儿呀，你也太不把我们妇道人家天生的弱点搁在心上啦，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这畜类！"

听了甘泼太太这篇悲伤感叹的话的前一部分，谁要是以为她是做驿站车马生意的，那倒也不足为奇。至于那最后几句对那位年轻伙伴儿产生了什么影响，那她就无从断定了；因为她说到这儿就打断了自己的话头儿，嘴里失声说：

"你瞧，她这不是走过来了吗！可人疼的小姑娘，她这不是走过来了吗，象个去当祭品的绵羊似的！那只船到了海上呀，谁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甘泼太太象预言家似的说，"那可就是人命关天啦，我可以给泣（起）诉人当见证嘛。"

说起这个问题她那么情真语挚，汤姆的妹妹（原来她也跟汤姆本人一样厚道）就不得不说句什么话来回答她：

"请问，您这么关心的那位小姐到底是哪一位呢？"

"就在那儿哪！"甘泼太太哼哼着说。"走过来啦！就在那儿过那个小木桥哪。叫一块桔皮滑了她脚一下儿。"紧紧地攥住了她的那把伞。"真是吓得我一机伶！"

"那边儿有一个人从头到脚都裹在挺肥的大衣里，几几乎把脸都藏起来了，还带着一位小姐，您说的就是她吗？"

"这也难怪啊！"甘泼太太回答说。"他还有脸见人吗？这么说，你横是瞧见他把她的手腕子使劲儿那么一拉了吧？"

"真个的，他对她的态度倒是好象太莽撞了。"

"他这就要把她带到怪憋闷的舱房里去啦！"甘泼太太不耐烦地说。"这家伙是要怎么着！八成儿许是让魔鬼附在身上了吧。何妨就把她撂在那露天地儿哪？"

别管理由是什么，反正他不但没把她撂在外边，反倒很快就

把她带到底下去，连他自己也没影儿了。并没把裹紧了的大衣松开，除了得先开一条路才能钻到船舱里去以外，也并没在那挤满了人的甲板上多待一分钟的工夫。

汤姆并没听见这段短短的对话；他的注意力已经出人意外地被吸引到别的方面去了。甘泼太太刚结束她对蒸汽机说的那篇话，他就被人揪住了他的袖子，不由得回头一看；露丝正靠在他左胳膊上，没想到会发现他们的居停主人靠在他右胳膊上，心中好不诧异。

他诧异的与其说是那人怎么会在那儿，倒不如说是他怎么会那么快那么悄悄地来到了他的身旁；一分钟以前，在他胳膊肘儿旁边的还是另一个人呢；他站在那小小的人群之间，始终没感觉到周围的人有什么更动，或是有谁挤谁。他们的这位房东是怎样悄声没息地走出走进自己的房子，他和露丝倒是常常说起；如今发现他在他的胳膊肘儿旁边，却还是让汤姆照样吃惊纳闷儿。

"对不起，贫掐先生，"他在他耳根底下说。"我身子骨儿有点不结实，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眼神儿也不太得力。我没从前年轻了，先生。您没瞧见那边儿有一位先生穿着一件肥大衣，还搀着一位堂客，一位戴着面纱，披着黑围巾的堂客吧；您瞧见了吗？"

他要是并没瞧见，说的时候怎么倒会从那一大群人里头单挑出了他所形容的人，又怎么会慌忙把眼光从那两个人身上往汤姆身上一扫，好象急于让汤姆顺着他的眼睛瞧，别净东瞧西看呢？那也未免太新鲜了。

"有一位先生穿着一件肥大衣！"汤姆说，"还有一位堂客披着黑围巾！让我想一想！"

“是呀，是呀！”对方回答说，好象十二分不耐烦似的。“一位从头到脚裹在大衣里面的先生——今天早晨天气这么好，怎么还穿得这么多呢？——简直象个病人，说不定，这会儿就许拿手捂着脸呢。不对，不对，不对！不是那儿，”顺着汤姆的眼睛瞧，又这么找补上；“在那一边，在那个方向呢；一直在那边呢。”他又指示出了——这回太慌张了，可是用伸出来的手指头去指示的——当时那两个人往前走着走着，因为人太挤走不过去了的地点。

“船上有那么些人，老是那么乱，而且还有那么些东西，”汤姆说，“我觉得很不容易——嗯，我实在没瞧见一位穿着肥大衣的先生，也没瞧见一位披着黑围巾的堂客。那边儿倒有一位披着红围巾的呢！”

“不对，不对，不对！”那位居停主人喊道，又心忙意急地拿手去指点，“不是那儿。在那一边儿呢——在那一边儿呢。往舱房的板梯那儿瞧。往左边儿瞧。必是快走到舱房的板梯那儿了。您没瞧见舱房的板梯吗？这会儿就已经摇铃儿啦！您没瞧见那板梯吗？”

“等等儿！”汤姆说，“您说对了。瞧！这会儿走过来了。您说的就是那位先生吗？这会儿就正在那儿下板梯呢，拖着那净是褶子的又肥又大的大衣，象个裙子似的，您说的就是他吗？”

“就是他呀！”那一位答声儿说，却只是瞧着汤姆自己的脸，并不去瞧他指出来的那个人。“您肯帮我个忙，先生，帮我个很大的忙吗？您肯把这封信交给他吗？就把这给它就行！他正等着呢。我是奉我的雇主儿所差，早点儿把他找着也就好了，可是又上了点儿岁数，要想跑到船上去找他再从甲板上跑下来，只怕船也早就开喽。您能恕我冒撞，帮我这个天大的忙吗？”

他把信硬塞在汤姆手里，还拿手指着它的目的地，就象某些狰狞可怕的古代雕刻物上的"诱惑者"①那样；两只手这时候都哆嗦起来了，脸上也露出了极感兴趣，也极忐忑不安的神气。

要论汤姆这人的脾气，叫他去做一桩忠厚待人或是大发慈悲的事，他一定是踊跃从命，绝不会踌躇不决的。他把信接在手里；悄声儿跟露丝说他马上就回来，请她等着；跟着就三步两步从码头的台阶上跑下来。上下码头的人那么多，又有那么沉甸甸的货物正在往来搬运，不但人声喧嚷，摇铃和放汽的声音也响成一片，要想勉强挤过去，或是别忘了他是要到哪只船上去，也真是谈何容易。可是他倒居然很快就正好来到了那只船上，马上走下了舱房的板梯，远远望见所寻找的那人正背身儿站在大厅的那头儿，看墙上挂着的不知什么布告呢。汤姆走过去把信交给他，听见了脚步声音他就蓦然一惊，转过身来。

一发现这就是跟他在野外发生过冲突的那人——可怜的慈悲的丈夫——汤姆心里的那份儿诧异可就别提了。原来就是约那斯！

汤姆觉得他好象是说，你他妈的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可是要明白他的意思倒不太容易；他的话也说得太不清楚了。

"我找您来不是为自己的事，"汤姆说；"是因为刚才有人请我把这封信交给您。人家还把您指给我瞧来着，可是您这么奇装异服倒让我不认识了。把这拿去吧！"

他把信拿过去，把它打开了，看里面写着什么。信的内容明摆着是很简短的，也许还不超过一行；所起的作用可倒就跟用投

---

① 诱惑者：指魔鬼。魔鬼将耶稣带到高山上，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见《新约·马太福音》4章9节。

石器给他一石头一样。他一看信，身子就摇摇晃晃地往后倒退。

他所表现出来的情感，跟汤姆以前见过的哪一种都迥然不同，让他不由自主地就站住了。他的踌躇不定虽然只是一会儿的工夫，人正在那儿站着，摇铃的声音可就停止了；只听得有人正声如破锣，从码头的台阶上喊叫，问还有人要上岸吗？

"有，"约那斯喊道，"我——我就来啦。容我点儿工夫。那个娘儿们哪儿去了！回来；回这儿来。"

随着说，他就把另一个门一推推开，与其说是领着她，倒不如说是拽着她往前走。她面色如灰，惊魂不定，见了那位旧相识更是纳闷诧异；可倒并没工夫说话，因为上面正人声鼎沸，一阵大乱；约那斯也拽着她很快地往甲板那儿走。

"咱们到哪儿去呀？怎么回事呀？"

"咱们要回去了，"约那斯说，"我又变了卦啦。我走不了啦。别盘问我，要不然我可得要你的命，不要你的命也得不定要谁的命啊。喂，别开船！别开船！我们要上岸啊。听见了吗？我们要上岸啊！"

就在象疯了似的慌忙往前跑的时候，他也还是回过头来，皱着双眉恶狠狠地瞪了汤姆一眼，还把拳头攥紧了冲他摇晃了一下。象他用来陪衬这个手势的那种表情，世界上又有多少人的脸上能找得出来呢？

他把她拽上来了，汤姆也在后紧跟。从甲板上走过去，越过了舷侧，顺着那摇晃不稳的跳板，一直走上了码头的台阶儿，他就这样如狼似虎地拽着她；始终没瞧她一眼，只是抬起头来往码头上的那些人脸上东瞧西望。忽然又一扭身，起了个血淋淋的恶誓，对汤姆说道：

"他在哪儿呢？"

汤姆又是生气又是诧异，还没能答复这句让他莫名其妙的话，就有一位先生走到他身背后不远的地方，喊着名字跟约那斯·瞿述伟打了个招呼。这位先生模样儿象外国人，满脸黑色的须髯，打招呼的时候，态度又安详又客气，跟对方那种精神错乱、不顾死活的样子迥然不同，让人觉得很是奇怪。

"瞿述伟，我的好伙计！"那位先生把帽子举起来向瞿述伟太太致敬，"我得说两万声对不起。这么带着家眷在国内旅行，总是非常有趣儿，可以让人精神一爽的。我知道我自己倒没造化当一个守家在业的人，那还就是我这一生的大不幸嘛，你要这么着，我才绝不愿意从中作梗呢——可是别忘了那个蜜蜂窝啊，亲爱的朋友，别忘了那个蜜蜂窝啊——你能给我介绍介绍吗？"

"这是蒙太古先生，"约那斯说，喉咙好象被这几个字卡住了似的。

"这是世界上最不幸最心中悔恨的人，瞿述伟太太，"那位先生接着往下说；"因为破坏了这个旅行计划的还就偏偏是我嘛；可是，我跟我这位朋友说的，别忘了那个蜜蜂窝啊；别忘了那个蜜蜂窝啊，你当然是打算到大陆上去作一次短短的旅行吧，亲爱的朋友？"

约那斯又倔又强，仍然一言不发。

"要我的命，"蒙太古喊道，"我也得说这太不象话了！拍拍良心说，这也真是太不象话了。可是，旧城圈里咱们那个该死的蜜蜂窝，只要有蜜可做，就应当比哪样儿别的打算都更要紧啊；我要替自己辩护，这就是顶好的理由嘛。有一位怪模怪样儿的老大娘正在我右边儿大请其安呢，"蒙太古打断了自己的话头儿，瞅着甘泼太太说，"可并不是我的朋友。有谁认识她吗？"

"嗐！他们不认识我才怪哪，请上帝保佑他们的玲珑七孔心

吧！”甘泼太太说；“也别忘了您自个儿那颗快活的心，大爷，但愿它天长地久老这么快活吧！但愿人人（她是用敬酒词或是祝词的形式来发表这个意见的）都跟某一位先生一样快活，一样漂亮，因为有一只小鸟儿呀悄声儿告诉我①他多么快活多么漂亮来着，我怕不想得罪谁倒把谁给得罪了，还就不提名道姓嘛！我的千金小姐呀，”她始终是假装甭提多么开心，说到这里，可就不再那么乐呵呵的了，“您脸色可苍白得太厉害啦！”

“你也在这儿呢，啊？”约那斯嘟嘟囔囔地说。“哎呀喝，你们这帮人我可真见够啦。”

“我希望，大爷，”甘泼太太接口说，还怒气冲冲地请了个安，“我跟哈里斯太太到公共码头上来走走逛逛，也伤不了谁的筋动不了谁的骨吧。她就是跟我这么说的（别瞧这倒是我向来都顶用不着说的话嘛）：‘莎莉，’她说，‘这是个公共码头吗？’‘哈里斯太太，’我回答说，‘这还用问吗？您跟我认识呀，太太，都已经三十有八春啦；我多咱到不欢迎我的地方去过，人家不欢迎我多咱想去过，您要是知道就实话实说呗。’‘不知道哇，莎莉，’哈里斯太太说，‘事实跟这满拧着啊。’她还一点儿不说瞎话哪。我呀也就是个穷娘儿们，可倒有百家来求哪，大爷，您也许不相信吧？夜里不定哪个时辰呀，都有人来敲门打户，把我给叫醒过，有好些位房东当是走水②啦，还都劝我马上跑出去哪。我出去干活儿呀，是为了挣口饭吃，这倒是实情嘛；可是呀，对不起，我是自食其梨（力），不受人怜啊，直顶到死的那天，还都本性难移嘛。老娘儿们没有心肠不软的，先生，何况又是养过儿女的哪；

① 英国人常说的“这是一只小鸟儿告诉我的”，意即“这是我听某人说的”。

② 谓失火。

可是呀，只要动一动我的一个小瓦罐儿，瞧见我吃什么喝什么，只要你敢甩半句闲话，在宅门儿里当过使唤丫头的，就算你这抓尖儿卖快的小歪刺货顶得宠吧，也得不是你滚蛋就是我滚蛋啊。我挣钱呀挣得不多，大爷，可是不能让人来骑（欺）孤灭寡呀。祝娃娃长命百岁，保妈妈平平安安，那是我的做油（座右）铭，先生；可是我得斗胆再添上一句：你可别骑孤灭寡，偏跟当看护的过不去呀，她才不受这个哪！"

说到最后，甘泼太太就用双手把围巾一拉，让它紧贴在身上，象往常那样，还又引哈里斯太太的话来把这些细节完全证实了。她有个怪毛病，脑袋老爱发抖，拿她这样沾火就着的女人来说，倒让人一瞧就准知道她过不了多大工夫就又得发脾气；幸亏被约那斯恰当其时地凭空一岔，脾气才算没真发作起来。

"你人既然在这儿，"他说，"那就顶好是去招呼着她，把她送回家去吧。我还有别的事呢。"他并没再说别的话；只是拿眼瞅着蒙太古，好象通知他如今可以来应酬他了。

"对不起，我不能不把你带走，"蒙太古说。

约那斯凶眉恶目地瞪了他一眼，让汤姆的脑中有了不容易磨灭的印象，过后时常要再回想起来。

"拍拍良心说，我倒是很抱歉，"蒙太古说。"你为什么要让我采取这不得已的手段呢？"

约那斯又象刚才那样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在沉默了片刻之后回答说：

"并不是我让你这样。这都怨你自己啊。"

他二话没说。就是说这话的时候，都好象是已经索绑绳缠，在对方的掌握之中，可是身子里又有个受压制的魔鬼，正在悒郁不乐，不是他所能抵抗得了的。他们俩一块儿走开了，他迈起步

来都象带着脚镣似的，可倒紧紧地攥着拳头，把眉毛拧成一个疙瘩，嘴唇儿并得连一点缝儿也没有，那个被拘囚的魔鬼，还正挣扎着要脱身而出呢。

有一辆漂亮的单马轿式双轮车正在那儿等着，他们上了车，就扬鞭催马，驱车而去。

这一幕出乎寻常的活剧一转眼就演完了，四周围还是那么喧闹扰攘，没感觉到受了丝毫影响，汤姆虽然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脚色，也还是就跟做了一场梦似的。自从下了邮船，就没人注意他过。他本来是站在约那斯身背后，离他那么近，他们讲的话是没法儿不从头到尾都听见的。他搀扶着妹妹在那儿站着，怕人家不明白他怎么会很奇怪地在这出更奇怪的戏里当了个演员，希望有个解释的机会。谁想约那斯始终没把眼光从地上抬起来；别的人也甚至于都没一个往他这边瞧一眼；他还没能拿定主意怎么办，人就全都走净了。

他向四面八方一望，要找那位居停主人。可是他早就向四面八方望了不止一回了，始终也没瞧见个象他的人。他还在那儿拿眼睛到处寻找，就见有人从一辆雇脚马车里向他招手，急忙跑过去一瞧，原来就是慈悲。她慌慌张张地跟他打招呼，却又把身子从窗户里探出来，好不至于让她的伙伴儿甘泼太太把她说的话偷听了去。

"怎么回事呀？"她说。"我的皇天后土，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为什么昨天晚上他忽然让我打点行李，准备出趟远门，为什么你又象捉拿人犯似的把我们带回来了呢？亲爱的贫掐先生！"她精神错乱地把两手一合，"可怜可怜我们吧。别管这个可怕的秘密是什么，也得请你发个慈悲呀，上帝一定会保佑你的！"

"我要是发得了什么慈悲，"汤姆喊道，"请您放心，那倒不会

不有求必应呢。可是我比您心里还要糊涂得多，力量也薄弱得多啊。”

她把身子又缩回去了，那只手却又冲他摆了一会儿；所表示的到底是责备还是怀疑，还是痛苦，还是伤心，还是悲悲切切地向他告别什么的，他当时那么慌忙，也就无从了解。如今她已经没影儿了；撇下了露丝和他两个人，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纳闷儿。

拿德盖特先生是跟那个永远不见到来的人订了约会儿，让他那天早晨在伦敦桥上跟他见面吗？当时他倒确是正从伦敦桥的栏杆上望过去，一直望到那个停泊汽船的码头上。绝不会是为了取乐儿；他是从来不爱取乐儿的。绝不会。他必是在那儿有点儿什么正事吧。

第四十一章

约那斯先生与友人成立可喜的协议，着手进行一伟大事业。

大英孟加拉大公贷款兼人寿保险公司的办事处就在左近，蒙太古先生赶着车把约那斯一直送到那儿去，并没几步路可走。可是，哪怕得在路上走几个钟头，也未见得就准能让他们俩有一位嘴里说出一句话来——约那斯明明是不打算打破彼此之间的沉默的，至于那位亲爱的朋友，这出戏也还没演到该他先开口引诱对方谈话的地方呢。

约那斯已经把大衣脱下来，因为用不着再埋头隐项了，就让那件衣服在膝上堆着，在那种车里地盘虽然窄小，也要尽量坐得离那位伙伴儿远些。跟不出几分钟以前在船上和汤姆不期而遇，或是那回在蒙太古先生的更衣室内脸色变得那么难看的时候比起来，他的举止态度都有个很显眼的不同之点。看他的模样儿，好象是个做了歹事的人，一旦人赃并获，无路可逃了；好象是受了挫折，被人穷追苦克，围困起来了；可是如今脸上倒好象是渐露曙光，越来越显出坚强的意志，以致大改旧观。虽然是皱眉蹙眼，显着心情忧郁，满腹狐疑；因为成了败军之将，气得面如土灰；仍然是那么威风扫地，胆战心寒；可是，任凭心里的冲突怎样继续下去，也还是有个坚强的意志来跟每一种情感搏斗，虽然

此伏彼起，也马上就都给打倒了。

在顶好的时候他都貌不惊人，很容易猜想到的是，如今他也不会不貌不惊人。下嘴唇儿上留下了深深的门牙印儿；情感新近受激动的这些痕迹，跟脑门上出现的一道道深沟一样，总是很难让他模样儿变漂亮的。可是他如今倒方寸不乱；说真的，简直都镇定得出奇，就象有些人本来绝说不上勇敢二字，一旦陷入绝境，据说倒会视死如归一样；车一站住，他就不等人请，旁若无人地跳下车来，一直跑上楼去。

董事长跟着他走；一走进会议室就把门一关，在沙发上一屁股坐下来。约那斯站在窗前，向街心望去，还把身子靠着窗户框子，把脑袋搁在两只胳膊上。

“这可不大漂亮，瞿述伟！”蒙太古终于发话了。“掏良心说，这可真是不大漂亮！”

“你要让我怎么样呢？”他猛一下子回过头来一看，回答说；“你认为我应当怎么样呢？”

“应当信任我，我的好伙计。应当信任我一点儿啊！”蒙太古用受了委屈的口气说。

“哎呀喝！你对我倒是表示非常信任呢，”约那斯回敬他一句。“你说是不是？”

“我没信任你吗？”那位伙伴儿抬起头来往他脸上瞧，可是他已经又把身子转过去了。“我没信任你吗？我没倾心吐胆，把我为了咱们的利益定的计划告诉你，好顷刻致富，不费吹灰之力吗，是为了咱们的利益，请你记着；不是光为我个人的利益；可是你倒拿什么来报答我呢？原来是打算逃之夭夭！”

“这你怎么知道？谁说我打算逃之夭夭来着？”

“谁说来着？喂，喂。一只外国船，我的朋友，在一清早的时

候，还要乔装改扮，拿大衣把身子裹起来！谁说来着？要是没打算把我给甩了，你人又怎么会在那儿呢？要是没打算把我给甩了，你又怎么会去而复转呢？”

“我回来，”约那斯说，“是为了避免一场风波。”

“你倒是聪明的，”他的朋友回答说。

约那斯站在那儿一语不发；还是象刚才那样向街心望去，并且把脑袋搁在两只胳膊上。

“喂，瞿述伟，”蒙太古说，“别管已经闹到什么地步，我还是要跟你打开窗户说亮话。喂，你是在那儿听着吗？我就瞧得见你的背脊。”

“你说话我听得见。往下说吧！”

“我说，别管已经闹到什么地步，我还是要跟你打开窗户说亮话。”

“你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也已经告诉过你一回我听见了。往下说吧！”

“你是有点儿心烦意躁，这我倒可以体谅；运气的是，这阵儿正赶上我自己脾气甭提多好呢。喂，咱们瞧瞧目前的形势怎么样吧。一两天以前，我跟你提过，亲爱的朋友，我觉得我发现了——”

“你别开口行不行，”约那斯恶跟狠地回头一看，还往门那儿扫了一眼。

“也罢，也罢！”蒙太古说。“聪明办法！那很对呀！我发现的事情一宣布出来，就该跟好些别的人在这个诚实的世界上发现出来的事一样，对我不会再有什么用处了。你瞧，瞿述伟，我多么直爽，多么坦白，把我自己的阵地的弱点都指给你瞧了！还是言归正传吧。我发现了——也许是自以为发现了——某一件事

情，很早就抽了个空儿跟你咬了个耳朵，把这告诉你了，因为我实在希望咱们哥儿俩是能够互相信任的，我对你倾心吐胆，你也一定会礼无不答呢。这个发现也许有点儿价值，也许没什么价值。关于这个问题，我有我知道的事跟我的意见。你也有你知道的事跟你的意见。这就不必再讨论了。可是，我的好伙计，你这人也太软弱了啊；我想指给你瞧的就是，你这人太软弱了。我也许是想利用这点儿小事来为我自己谋利益（说真的，我是想这样）——这我才绝不否认呢，可是我的利益并不在搜根探底儿，或是利用这个来跟你过不去呀。"

"你管什么叫利用这个来跟我过不去？"约那斯问，一直到这时候，姿势都还没改变。

"噢，"蒙太古哈哈一笑。"这就不必细谈喽。"

"利用这个来让我变成个要饭的吧。你意思就是说要达到这个目的吗？"

"不是。"

"哎呀喝，"约那斯痛心切齿地嘟囔着说。"这倒真是你的利益所在呢。在这一点上，你倒说的是真情实话。"

"当然喽，我是希望你稍微多掏出点赌本儿来跟我们合作（这是十拿九稳可以赚钱的事儿），还得一声别响，"蒙太古说。"你答应我来着；还就非这么办不可。跟你打开窗户说亮话，瞿述伟，你还就非这么办不可。请你别意气用事。你要是不这么办，我知道的那个秘密对我就没价值了；既然如此，就不妨让我一个人知道的事变成人所共知的事——这么着倒还更好呢，干脆把盖儿揭开，人家不是就可以更信任我了吗？再说，我也早就告诉你要去把谁拉过来，需要你给当个诱子。这你是无所谓的，我知道。你才不会心疼那小子呢（谁你都不心疼啊；你这人太

精明了；我也是这样吧，我希望）；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你都会乖乖儿地瞧着，绝不怨天恨地啊。哈哈哈！你想法子要逃避那头一个后果来着。你还就是逃不了，请你放心。今天我已经给你个厉害瞧了。喂，我并不是个讲道德的人，这你知道。你做出了什么事，你的行为有什么欠检点的小地方，我都不疼不痒啊；可有一节，只要能从这里面捞一把，我还就是想从这里面捞一把；对你这么个聪明人，我就不打自招吧。这种弱点也不光是我一个人有啊。人人都是要从街坊四邻所犯的错误里捞一把的；越是那顶有名誉的人，还越是顶爱这样。你为什么要给我找这麻烦呢？事情的结果不是得订立一个友好的条约，就是得发生一场不友好的大冲突。非这么着不可。要是前者的话，你倒吃不了多大亏。要是后者呢——好啦！那时候八成儿该怎么样了，只怕你比我还明白吧。"

约那斯离开了窗户那儿，走到了他的跟前。并没对准了往他脸上瞧；他瞧人向来不爱这样；眼睛可倒老是朝着他——瞧着他的胸口，或是胸口的附近——要把回答他的话说得又慢又清楚，还费了不定多大劲儿。就象一个人自己知道喝醉了，怕酒后失言那样。

"这阵儿撒谎也没用了，"他说。"我是想今天早晨逃走来着，就为从远的地方跟你讲条件可以占点儿便宜呀。"

"不错！不错！"蒙太古回答说。"再没比这更自然的事了。这我早就料到，也早就想法子去应付了。可是我恐怕是打搅了你的话碴儿了吧。"

"你他妈的，"约那斯接着往下说，比刚才还要费劲儿，"是怎么挑选你的信差，在哪儿找着他的，我都不来过问。在今天以前，我就欠他个情儿了。一般人的生死祸福你既然都满不把它

放在心上，象你刚才说的那样，对这么一条秃尾巴野狗的命运，就当然是漠不关心，让我用我自己的法子来跟它算账吧。”

他要是翻眼往他伙伴儿脸上瞧，就准可以瞧出蒙太古明明是解不开他这话的意思。无奈他还是站在他跟前，眼光也还是象刚才那样偷偷儿地射在他身上，说到这里歇了口气，无非是因为嘴唇儿发干，要拿舌头去把它舐湿，这件事实他根本就没能理会。仔细观察的人也许会感觉到，约那斯这么目不旁视，正是他举止态度方面整个变化的一部分。他把眼光老盯在一个地点，心里想的事却显然是跟它毫不相干，就象一个玩杂耍的，因为正在一根绳索或是钢丝上哪头儿有危险往哪头儿走，怕万一失足，要拿眼睛紧盯着一个什么东西来稳住自己的身子，绝不往别处瞧一眼那样。

蒙太古的答复来得很快，别瞧这也只不过是朦着锅儿胡说。在那一点上，他跟他朋友倒并没有意见不同之处。连丝毫意见不同之处也没有。

“你的伟大发现，”约那斯接着往下说，一时之间情不自禁，还恶狠狠地冷笑了一声，“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别管是真是假，我敢说我这人也并不比别的人坏呀。”

“一点儿也不比别的人坏。”提格说。“一点儿也不比别的人坏。咱们全都是煮在锅里一个味儿——不是一个味儿也差不多啊。”

“我想知道的是，”约那斯接着往下说，“这是你自己发现的吗？我问这句话你不会大惊小怪吧。”

“我自己发现的！”蒙太古照说了一遍。

“哎！”对方硬声硬气地答声儿说。“还有别人知道吗？喂！快回答，别犹豫不定。”

"没有！"蒙太古丝毫也不迟疑地说。"请你想想，我要是不保守秘密，这还会值几个钱呢？"

到这时候，约那斯才头一回往他脸上瞧。稍停了一会儿之后，又伸出手来，哈哈一笑，说道："喂！别给我小鞋儿穿，我人就算是你的了。闹了归齐，我倒不敢说在这儿待着不比今儿早上走了强呢。可是我人在这儿呢，还就要在这儿待着了。快盟个誓吧！"

他清了清嗓子，因为是哑着嗓子说话来着，然后用轻快一点的语调说：

"我去找裴斯匿夫好吗？什么时候去？请你说句话！"

"马上去！"蒙太古喊道。"要想把他给骗来，那还绝不嫌太早啊。"

"哎呀喝！"约那斯喊道，还狂笑了一声。"安排香饵去钓那个老伪君子，那倒怪有个趣儿呢。我恨他。今儿晚上去好吗？"

"哎！这么着，"蒙太古心花怒放地说，"才象是办正事呢！这咱们哥儿俩可算是彼此知心了！今儿晚上去！好伙计，就这么办啦。"

"跟着我去！"约那斯喊道。"咱们得抖抖咱们的虎威——得带着文件，大张旗鼓地到他那儿去，因为他是个狡猾鬼，不好对付，非得用巧妙的手段去勾引他才行呢，要不然他可不会跟着你走。我知道他的为人嘛。你的公馆跟你的酒饭既然带不去，那就非把你人带去不可了。今儿晚上你肯去吗？"

他那位朋友好象是游移不定；既没有预先料到，也并不多么喜欢这个主意。

"咱们的计划可以在道儿上俩人一块儿商量，"约那斯说。"别一直到他那儿去，咱们得从一个别的地方绕过去，特意去拜访他。我不一定需要介绍你，可是得让你也在场才行。我知道这

小子的为人，告诉你说吧。”

“可是那小子要是认识我怎么办？”蒙太古一耸肩膀。

“他认识你！”约那斯喊道。“你没冒着一天有五十个人都认识你的危险吗！你父亲见了你会认识吗？我见了你的时候认识你吗？哎呀喝，我头一回见你的时候，你简直是另一种人物啊。哈哈哈！我还一闭眼就瞧见你衣裳上的裂缝儿跟补丁呢！那阵儿可没戴假发，没染上黑颜色！那些日子你是另一种滑稽脚色，你是！连说话都跟这阵儿不一样啊。后来倒这么一本正经地冒充上等人，把你自己都给骗了。就说他会认识你，那又有什么关系？这么摇身一变，倒可以证明你已经功成名就啊。这你不会不知道，要不然你还不会让我知道你是谁呢。你去吗？”

“好伙计，”蒙太古说，还是那么迟疑不定，“你匹马单枪我也可以放心啊。”

“放心！哎呀喝，这阵儿你倒是可以放一百个心了。我再也不想远走高飞了——再也不想了！”把话顿住了，然后用比原来庄重的语调找补上，“我没你不行。你去吗？”

“去就去吧，”蒙太古说，“要是你认为没我不行的话。”跟着俩人就拉了个手儿，算是把事情说妥了。

这次谈话谈到后来，约那斯就狂欢乱闹，还几几乎是每说一句话都很快地变本加厉；从他对那位贵友正目而视的时候起，一直到如今都还气焰逼人，丝毫没有平静下来。虽然在任何时期都是他最不常犯的毛病，跟他的脾气性格最互相矛盾，在一个处境这样险恶的人，看来尤其是异乎寻常，这种态度却仍然是始终不变。并不象是喝多了酒或是别的烈性饮料，因为他倒绝没有语无伦次。这甚至于还能让他抵抗这种兴奋剂照例要产生的影响；那天虽然开怀畅饮了好几回，不留一点儿余兴，也绝

不怕喝醉，人却完全是原来的样子，谁也瞧不出他的精神是增添了半分，还是减退了半分。

讨论了一会儿，决定在夜里旅行，不妨碍白天的业务，之后，就又商量坐什么车去。蒙太古先生认为不妨来四匹马，至少不妨先来四匹马，等走完头一站再说，好不光是照字面儿讲扬起许多灰尘来迷人的眼。所以就定了一辆长途四轮轻便马车和四匹马，说好九点钟动身。约那斯并没回家去——他说，为了办理要事不得不行色匆匆地离开伦敦城，拿来解释早上为什么要出人意外地去而复转，倒是个很好的理由呢。于是就写了个信条儿去要他的旅行皮包，打发人送去，不久那人也就把他的行李带回来了，还带来了那另一件"行李"——他的太太——给他写的一个短短的信条儿，表示希望他能让她来跟他见一面。他所赐的回音是，"她倒是顶好这么着"；这样一个恐吓人的肯定语，就足以代表一个否定语，也不管合文法不合文法，因此他那位太太也就裹足不前了。

那天蒙太古先生很忙，约那斯把精神主要用在那位大夫身上，还在那位医务员的屋里跟他一块儿吃了顿午餐。到那儿去的时候，在外面的办公室里碰见了拿德盖特，就拿那位鬼头鬼脑的先生来取笑，问他见了他为什么总是好象避之唯恐不及，是不是因为怕他呢？拿德盖特先生很调皮地回答说："不是啊，可是他倒相信他必是有这么个习惯，以前也有人把跟这相仿的罪名安在他身上过呀。"

蒙太古先生在一旁听着呢，说得再文雅一点，他们的这篇对话是被他无意中听见了。约那斯一走，他就把鹅毛笔向拿德盖特一挥，请他过来，还趴在他耳朵上悄声儿说：

"今儿早上是谁把我那封信交给他的？"

“是我的房客，先生，”拿德盖特拿手心捂着嘴说。

“那是怎么回事？”

“我在码头上碰见他了，先生。时间那么紧促，您人又还没到，我不能在那儿死等着啊。幸亏我忽然想到，要是亲自把信交给他，往后我就不能再有什么用处了。我这人马上就该到哪儿哪儿臭了。”

“拿德盖特先生，你可真是个活宝，”蒙太古拍着他的背脊说。“你那位房客叫什么？”

“叫贫掐先生。汤玛斯·贫掐。”

蒙太古沉吟思索了一会儿，然后问道：

“从乡下来的，你知道吗？”

“从威尔特郡来的，他告诉我来着。”

没再说一句话，他们俩就分开手了。下次见面的时候，拿德盖特先生是怎样躬身施礼，蒙太古先生又是怎样顶礼相还，谁瞧见了都一定敢对天发誓，说他们这辈子从来没有彼此说过一句机密话。

这其间，约那斯先生和大夫在楼上喝着一瓶陈马迪拉白葡萄酒[①]，吃着一些三明治，倒也觉得非常舒服；原来大夫已经被邀请六点钟到底下去吃饭了，因此就认为不如随便吃些点心当作午餐。从两点来看，他说，这都是很相宜的：第一点是，这本身就对健康有益。第二点是，这么一来，吃晚上那顿主餐就算是有了更好的准备了。

“为了咱们大伙儿起见，您还就有特别注意您的消化力的义务，跙述伟先生，我的老兄台，”大夫在喝完一杯酒之后咂着嘴

① 指大西洋中葡萄牙属马迪拉岛所产的葡萄酒。

说，“请您相信我的话，您的消化力是值得保存的。您的消化力必是十分健全，先生；简直就跟精密时计一样可靠。要不然，您的精神怎么会这么特别好呢？您胸怀中的君主泰然自若地坐在值的宝座之上①，瞿述伟先生，就象那个叫什么的人在那出戏里说的那样。顺便说一句，我倒希望这句话是在一出对我们这行人还不至于太不公道的戏里说的呢。那出戏里有个药剂师②，先生，简直是个下流东西；太庸俗了，先生；简直都违反人的天性嘛。”

约伯灵先生掏出了他的细亚麻布衬衫花边，那意思仿佛是要说，“在一个当医生的人身上，这就是我所谓的天性，先生；”还拿眼瞅着约那斯，希望值发表意见。

约那斯个人的情形既然如此，没法儿把这个问题谈下去，因此就拿起了桌上搁着的一盒刺血针，把它给打开了。

“啊！”大夫把身子往椅子背上一靠，说道，“我吃东西以前总是先把这从兜儿里掏出来。我的衣裳兜儿倒未免有点紧绷绷的呢。哈哈哈！”

约那斯已经把那些明晃晃的小小的器具打开了一个；眼光也跟那个雪亮的刃儿一样尖锐，正搬过来掉过去地细瞧它呢。

“好钢，大夫。好钢！啊？”

“是——的，”大夫迟迟顿顿地回答说，好象自已的东西不便过于夸奖似的，“你倒可以挺巧妙地拿这来切开一个动脉呢，瞿述伟先生。”

“自从被人使用以来，它已经切开过不少动脉了吧？”约那斯

① 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v.i.3，有“我胸怀中的君主泰然自若地坐在他的宝座之上”一语。

② 药剂师：即指将毒药卖与罗密欧的药剂师。

瞅着它说，好象越来越感觉兴趣似的。

“倒是不少，我那亲爱的先生，倒是不少。使用它的医生倒——倒生意挺好呢，我相信这不是瞎说，”大夫回答说，还咳嗽了那么一声，直仿佛这个事实问题也太枯燥无味了，不由得要咳嗽似的。“倒生意挺好呢，”大夫把另一杯酒举到唇边，又重了一句。

“喂，你能拿这样的一个东西来抹人的脖子吗？”约那斯问。

“噢，那当然啦，那当然啦，只要抹得是地方，”大夫答声儿说。“全看是地方不是地方了。”

“就是这会儿你把手搁在那儿的那个地方吗，嘿？”约那斯一边喊着，就往前一探身儿去瞧那个地方。

“是呀，”大夫说；“那就是颈静脉。”

约那斯正精神勃勃，忽然把那个器具举到空中，象拉大锯似的，在大夫的颈静脉稍微靠后点儿的地方比划了一下，让他满脸都变得通红。于是约那斯就（还是仗着让他精神勃勃的那股邪劲儿）忽然发出了很响亮的扎耳朵的笑声。

“别价，别价，”大夫摇着头说，“这是锐器，这是锐器；千万别拿这个玩儿。顺便说一句，人有把锐器使用得多么巧妙的，这会儿我可想起一个很出奇的例子了。这是个人命案。恐怕是个人命案，凶手还是干我们这行的；手段太高明了。”

“哎！”约那斯说。“怎么回事呢？”

“嘿，先生，”约伯灵答声儿说，“一句话就把事情讲明白了。有一天早晨，某一位先生在一条背静的街道上被人发现了，正躺在一个门道的犄角儿里——其实倒不如说，身子靠着一个门道的犄角儿，有门道支持着他，所以立而不倒。背心上有孤零零的一滴鲜血。人已经死了，身子都冰凉了，是被人谋杀的，

先生。"

"就一滴鲜血1"约那斯说。

"先生，那人是，"大夫回答说，"被人一下子刺到心窝里了。被人用那么巧妙的手段一下子刺到心窝里，先生，登时就死了，只是内部出血，没往外流。据说那人有一位医界的朋友(这人已经背了嫌疑了)，必是借了个因由儿找他谈话来着；很可能是一边说说笑笑一边拽住了他的钮扣儿；消消停停地用另一只手去探了探虚实，认清楚了那个准地点；等完全准备好了，这才把家伙亮出来，别管到底是个什么家伙；然后就——"

"然后就把戏法儿变成功了，"约那斯提补他。

"可不是吗，"大夫回答说。"简直是动了个自成一格的手术，还很干净利落呢。那位医界的朋友从此就没再露面儿；象我告诉您的，这桩事功劳还就算是归了他了。到底是不是他做出来的事，那我说不上来。出事以后，人家既然那么赏脸，把我跟两三位同行的弟兄都叫了来，帮着仔仔细细地验了回伤，那我可就要干干脆脆地说，哪位医生做得出这种事来都得说是脸上的光彩；要是一个外行呢，那就不能不认为真是惊人绝技，再不就是巧缘齐凑，简直有通神役鬼之功，更得让人叹美称奇了。"

听他说话的那位，对这个案子感觉到莫大的兴趣，大夫跟着就靠自己的二拇指、大拇指和背心的帮助来把它解释清楚；一经约那斯请求，他更不嫌费事，跑到屋子的旮旯儿里去站着，让自己轮流代表那个被杀害的人和那个杀人的凶手，把这两个脚色还扮演得很是动人心目。那瓶酒已经喝光，故事也讲完了，约那斯的那种狂欢乱闹、大异往昔的态度，还是跟刚坐下的时候完全一样。按照约伯灵所发表的理论，要说这得归功于他的好胃口，那这位医生就必是把脑袋藏在沙子里的鸵鸟了。

吃饭的时候跟吃罢饭之后，情形也都完全是这样；别瞧酒喝得很多，还吃了不少鸡鸭鱼肉。到了九点钟，也还是这样。车里有灯，约那斯对天发誓，说非带一副纸牌和一瓶酒上路不可——大衣底下藏着这些东西，就下楼直奔大门口。

“滚开，大拇指汤姆[1]，上床睡觉去！”

贝利先生，脚上穿着靴子，身上披着大衣，正站在车门口扶他上车呢，他倒就这样向他致敬。

“上床睡觉去，先生！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呀，”贝利说。

他很麻利地跳下车来，扭着贝利先生的领子，把他押解回去，进了过厅，只见蒙太古正在那儿点一支雪茄烟呢。

“你不是要把这个小猴崽子也带去吧？”

“是要把他带去，”蒙太古说。

他把那个孩子摇晃了一下，粗暴无礼地把他推到一旁。这个举动倒比那天做的哪样别的事都更能表现出他的故我来，可是过后马上就又忽然哈哈大笑；摹仿他所扮演的那位医界的朋友，拿手戳了那位大夫一下之后，就又跑出去，在车上坐定了。他的伙伴儿马上就随后跟来。贝利先生也爬到车屁股上了。

“今天夜里可准得有狂风暴雨哟，”他们动身的时候大夫感叹着说。

---

[1] 大拇指汤姆(Tom Thumb)：英国童话中的侏儒。

第四十二章

继续谈约那斯先生与其友人的伟大事业

那位大夫所预测的阴晴，很快就证实了。虽说天气并不是他的病人，也没有第三者要求他对它的健康表示意见，他的预言应验得这么快，倒正可以认为是他这种职业所需要的处世之才的一个例证；除非那天夜里风云突变的预兆已经十分明显，绝不至于弄错，约伯灵先生又哪里肯不怕连累声名，就这个问题发表任何感想呢。他在医药上把这个原则应用得太成功了，就是处理最平常的事务，也绝不会把它忘在脑后的。

这是一个那种又热又寂静的黑夜，大家知道雷声不久就要响起来，都坐在窗户那儿听着，想起种种悲惨的故事，不是关于飓风与地震的，就是讲到旷野荒郊上的孤身旅客与大海上的孤舟怎样被雷劈了。就在这时候，漆黑的天边已经颤颤巍巍地打起闪来；风也带着那种空空洞洞、呜呜咽咽的声音，好象是刚从雷声滚滚的地方吹来；仍然装载着那已经成了强弩之末的回声。暴雨狂风虽然很快就要酝酿成熟，却还没有发作起来；远处的喧嚣与冲突都听不大见，只有一点沉闷的消息似乎正在空中盘旋，倒让天地间的一片寂静显得更庄严肃穆了。

四面八方都黑漆漆的；阴暗的天空上，却有大堆的云彩放出阴森可怕的光亮，好象是山岳般的一堆一堆的赤铜，刚在炉子里

烧热，如今正渐渐地变凉呢。本来是沉沉稳稳、慢慢腾腾地跑过来，如今却静止不动，或者说几几乎静止不动。马车咕咚咚咕咚咚地在那些街道上拐弯抹角地往前跑，在每一个拐角上都要经过小小一群人——有许多就住在附近，头上没戴帽子——都是到那儿来遥望天空的那一边的。这时候，已经掉了不多几滴黄豆大的雨点子，雷声也在远处呼隆呼隆地响起来了。

约那斯坐在车的一个旮旯儿里，把酒瓶子搁在膝上，紧紧地攥在手里，好象恨不能把瓶子脖儿碾成粉末似的。不禁不由地被那样的黑夜所吸引，他早就把那副纸牌撂在褥垫上了，那位伙伴儿呢，也已经跟他一样不由自主地把那盏灯吹灭了，对他们俩，这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没引起哪方面的一句话。前面的玻璃窗已经放下来；他们就这样不言不语，坐在那儿望着面前那片天地晦冥的景象。

他们已经远隔伦敦的尘嚣——或者说，在西大路上走了顶多一站路的旅客离那座庞大的城市能够多么远，他们也就可以算是多么远隔它的尘嚣。有时候要碰见一个步行的人，正脚步仓皇地去投奔那顶近的避雨之处；或是一辆笨重的二轮货车，正勉强迈着小快步儿往前走，也是为了避雨。道旁的每一家酒店，都有这种车辆攒三聚五，围绕着马棚的场院或是喂马的地方；车把式不是正从门口或是敞着的窗户里注意着天气的变化，就是正在里面取乐儿。到处人都愿意守在一块儿，不愿意一个人单坐着；他们路过的差不多每一所房子，都好象是有成群的聚精会神的脸从里面望着那片夜色和**他们**呢。

要说这会扰乱约那斯的心神，或是让他不自在，那好象是桩怪事——可是事实还就是这样。先是自叨自念，还常常改变位置，然后他就把靠他那边的车上的百叶窗拉起来，很倔强地一扭

身，让肩膀朝着百叶窗。可倒并没瞅那位伙伴儿一眼，也没对他说一句话，去打破那弥漫在他们俩之间，而且还是那么忽然降临在他自己头上的一片沉默。

天上嘎拉一个雷，刷拉一个闪；雨象老天爷发怒施威似的降落下来。四周围忽而亮得让人的眼睛受不了，忽而又乌漆抹黑，他们却还是催马加鞭地往前走。走完了一站，本来可以歇会儿脚，却还是并没歇脚，马上就吩咐把马牵出来。这也并不是因为风雨之势和缓了五分来钟，在当时好象有停止的希望。他们继续赶程前进，就象受了雨势风威的催迫与鞭策似的。彼此虽然并没说一句整话，而且也很不妨逗留一会儿，却好象是已经成立了协议似的，都感觉到非往前奔不可。

呼隆呼隆的雷声越来越响，好象天上有个广漠无垠的圣殿，雷声正在那无数殿堂之间滚过去似的；闪打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亮；雨也越来越如同瓢泼一般。如今是就用两匹马拉车了，马蹄的前面，颤颤巍巍的火焰构成了一条条的小河，好象是正弯弯曲曲地在地上流过去，马见了蓦然一惊，就直撩蹶子——这两个人却还是坐在车上，一直往前奔，好象被一种无形的魔力所吸引似的。

人的眼睛借来了电光的敏锐，在每一道闪光里，都瞧见了在光线没有变化的中午，用五十倍于此的时间都瞧不见的无数东西。有那尖塔上的钟，还有那一拉一转钟就响的绳子和轮子；有那檐板上和旮旯儿里的破鸟窝；有支着篷儿的大车，正飞也似的跑过去，车上的人满脸都是惊惶之色——吓坏了的马大声发出了警告，反倒被雷声压下去了；田地上还撂下了些犁耙和锄头；乡间一英里一英里的田野，都是用树篱来分疆画界，远处田边或是道旁的一排树木，也跟附近豆田上的稻草人一样历

历在目——在那颤颤巍巍、闪闪摇摇、活龙活现的一刹那间，样样东西都了如指掌——然后那黄色的光就忽然一阵发红；然后又变成蓝色；然后又亮得那么厉害，到处都只有一片光明；然后就又是那最深沉最浓厚的一片黑暗。

电光既然是乱掣金蛇，非常晃眼，说不定就许是造成了或是帮助了一种很奇怪的错觉，让车上的蒙太古一眼岔，就忽然看见了一个幻象，跟着那个幻象就也那么快地自消自灭。他好象是看见约那斯扬着手，把酒瓶子象个槌子似的攥在手里，做出了那么一种姿势，好象要照准了他的脑袋给他一槌子似的。同时又注意到（也许是自以为注意到），他脸上有那么一种表情，在整天价都表现出那种不自然的兴奋之后，又把这跟一种疯狂的仇恨与恐惧合并起来，让一只狼来给你当伙伴儿都没这么可怕呢。

他不由自主地惊叹了一声，还喊了一声赶车的；赶车的一听见，就赶快把马匹绷住了。

事实倒绝不见得会象他猜想的那样；他的眼睛虽然并没离开他的伙伴儿，也没瞧见他动过窝儿，他却还是象原先那样斜着身子坐在那个旮旯儿里呢。

"怎么回事？"约那斯说。"你睡觉睡醒的时候总是这样吗？"

"我可以起个誓，"对方答声儿说，"我根本就没合眼啊！"

"你既然已经起了誓，"约那斯神色自若地说，"咱们就顶好是再往前走，要是你停缰不走就是为起这个誓的话。"

他拿牙把酒瓶的塞子一咬咬下来；把酒瓶举到唇边，就咕咚咕咚一通儿喝。

"我希望咱们根本就没出这趟门。这样的一个晚上，"蒙太古不由得把身子一缩，用泄露出心中的激动的语声说，"可真是

不宜出行呢。”

“哎呀喝！你这话倒说对了，”约那斯接声儿说，“可是，要不是你，咱们还不至于赶上这样的一个晚上呢。要是没让我等一整天，这阵儿也许早就到了索士勃利，正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睡得挺香呢。咱们为什么要停车呀？”

他的伙伴儿从窗户里把脑袋探出去了一会儿，然后就又缩回来，告诉他说（好象就是为了这个着急似的），那个孩子已经被雨淋得浑身都湿透了。

“活该，”约那斯说。“这我听了才高兴呢。他妈的！到底是为什么要停车？你是要把他摊开了给晾干吗？”

“我倒有点儿想把他弄到车里边儿来，”那一位有几分迟疑不决地说。

“噢！谢谢您哪！”约那斯说。“咱们这车里才不要水拉呱唧的孩子呢；尤其是象他那样的小淘气鬼。让他原来在哪儿就还在哪儿吧。天上稍微打几个雷打几个闪，我敢说他也不至于就害怕吧；别的人谁害怕就让他害怕去得啦。往前走，车把式。咱们倒是也许顶好让他到里边儿来，”他嘟嘟囔囔地说，还笑了一声；“那两匹马也可以请进来啊！”

“别走得太快，”蒙太古对左马驾驶人① 喊道；“瞧着点儿道儿走。刚才我喊你的时候，你都差点儿掉沟里啦。”

这明明是胡说；又动身往前走的时候，约那斯也老实不客气地说这不是事实。蒙太古不大理会他说的话，也许根本就把它当成耳旁风，只是又说了一遍这样的晚上不宜出行，在当时与过

① 拉马车的马有四匹以上时，除车夫以外，另有“左马驾驶人”骑于先导马的左面一匹上。只用两匹马时，则“左马驾驶人”外别无车夫。

后，还都显着特别焦急不安。

从这时候起，约那斯就恢复了原先的“好精神”，要是这三个字可以用来形容他离开伦敦旧城时候的情形的话。他常常把酒瓶举到嘴边；象牛吼驴鸣似的唱着断断续续的歌曲，一点儿不管什么叫拍子，什么叫腔调，什么叫嗓音的好坏，就知道扯着脖子发出一种不和谐的声音；还劝说那位不言不语的朋友也来跟他一块儿开心作乐。

“你是世界上顶好的伙伴儿，我的好朋友，”蒙太古有点勉勉强强地说，“平日里还真让人抵抗不了你那股迷人的劲儿呢；可是今儿晚上——这你听见了吗？”

“哎呀喝！不光是听见了，我还瞧见了呢，”约那斯喊道，在那一刹那间，还手搭凉棚，去遮挡那不是打一处来的电光，因为四面八方都已经闪电交加了。“那算得了什么？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咱们的事情也还是得照样进行啊。听这合唱吧，听这合唱吧！

> 任凭它雨暴风狂带打闪，
> 一直到把那红色的蚰蜷
> 赶出了立着那绞刑架的青草地；
> 也还是休想把死人伤害，
> 更没法儿保全谁的脑袋，
> 要是他命里注定了该斧劈刀开。

这必是一个很老的歌曲，”他又忽然停止了，好象自已对自己表示惊奇似的，说了句赌神发誓的话，就又这么找补上。“我小时候听见人唱过，后来可就再也没听见了，这阵儿怎么又想起来，

除非是因为瞧见天上打闪，那我可就说不上来喽。‘休想把死人伤害！’休想，休想。‘更没法儿保全谁的脑袋！’没法儿，没法儿。是没法儿！哈哈哈！”

他的欢喜劲儿是撒疯撒痴、不依常轨的，很难以解释的是一方面跟那样的黑夜很相称，一方面对那迅雷风烈之变却又是一种无礼的干扰；他那位旅伴儿向来是个软骨头，瞧见他这样心里着实害怕，不由得要缩头缩脑。约那斯本来是他的傀儡，他的工具，如今呢，他们俩的地位倒好象是颠倒过来了。不过这也并不是毫无理由，蒙太古心里想，他这样的人，一旦感觉到失足陷泥途，自然会想要吵吵嚷嚷，拿出一种顶天立地的气概来，全靠这样胡行乱闹，才能忘却自己的实际情形呢。关于这一类需要平心静气地去考虑的问题，他心眼儿倒够快的，没多大工夫就考虑到了这个理由，还予以充分的重视。话虽如此，他却还是模模糊糊地有一种恐慌的感觉，又是意气沮丧，又是忐忑不安。

他准知道他并没睡着；可是他的眼睛倒也许是把他给骗了；如今哪会儿打闪哪会儿拿眼去瞧约那斯，都可以让他的形体在自己眼前呈现出自己的心境让自己想到的任何姿势。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明白约那斯绝没有爱他的理由；即便认为那个触目惊心的矫作派是实有其事，并非因心造象，充其量也只能说是跟他那套连玩带闹的恶魔派作风完全相符，还是那么外强中干地表现出了事实的真相。“他要是真能把我给咒死，”那个骗子手心里说，“那我可就甭想活得长喽。”

他拿定主意，等把约那斯利用完了之后，就要用铁勒铜靰来约束这匹野马——在那以前，最好还就是让他去自行其道，照他自己的特别法子，保持着他那各别另样的好心情。对他宽容忍让，也算不了多大的牺牲；“能到手的东西一旦都到了手，”蒙太

古心里说，“我就该卷包一走，远渡重洋，发笑的该是我这方面——好处也都没别人的份儿喽。”

他就这样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寻思下去；既然是那种心境，同样的念头自然老是要翻来复去地兜上心来，一直到令人生厌；约那斯呢，倒好象是万虑齐捐，只是还象刚才那样给自己开心解闷儿。他们俩说妥了先到索士勃利去，明天早晨再折道拜访裴斯匿夫先生；一想到就要去蒙骗那位了不起的先生，他那位和蔼可亲的姑爷就精神百倍，越发胡吵乱闹了。

黑夜慢慢地逝去，雷声渐渐地消隐，可是在远处还很郁闷很悲惨地呼隆呼隆地响着。天上打起闪来，如今虽然比较伤不了人，也还是又亮又打得很勤。雨也完全跟刚才哪会儿都下得一样欢。

也是他们运命不佳，快要天光见亮，正走那最后的一站，拉车的还偏偏是两匹很劣蹶的马。在马棚里，这两个畜生已经被狂风暴雨吓得魂飞天外了；一跑进介于黑夜与清晨之间的那个凄凉世界，因为晃眼的电光还没被天光盖住，眼前的种种东西也跟在夜里大不相同，现出了又模糊又夸大的形状，渐渐地就变得越来越不受控制；一直到见了路旁的不知什么东西蓦然一惊，就象疯了似的从陡峭的斜坡上直冲冲地跑下去，把赶车的从马鞍上摔下来，把车拉到一条沟的沟沿儿，一个跟斗栽下去，就哗啦一声翻了车。

那两位旅客已经把车门开开，不是跳下来，就是摔下来了。头一个东倒西歪地站起来的是约那斯。他觉得又不舒服又没力气，头也晕得很厉害，一步三摇走到一个五道横木的栅栏门，就扶着它在那儿站定——困眼朦胧，往四周围一瞧，就好象天旋地转似的。渐渐地，神志可就清醒了些，不多一时，就注意到蒙太

古正躺在大路上，人事不知，离那两匹马也不过几尺之远。

一展眼的工夫，好象有气无力的身躯忽然借来了魔鬼的力量，他就跑到那两匹马的脑袋旁边；拼命一拉缰绳，让它们直挣扎直撩蹶子，象疯了似的，劲头那么猛，每一次都让马蹄子离那个倒卧尘埃的人的头颅近了几步；再过半分钟，就得让他在那条阳关大道上被踩得脑浆迸裂。

他做出这种举动，就象有凶神附体似的，跟那两匹马相持不下——让它们一听他连声喊叫，就更撒起野来。

“哟嗬！”约那斯喊道。“哟嗬！再来一回！再来一个！再使点劲儿，再使点劲儿！起来，你们这俩魔鬼！嘿喽！”

赶车的已经站起来，正慌着忙着往这边儿跑，喊叫着请他住手，他一听见就变得更凶猛了。

“嘿喽！嘿喽！”约那斯喊道。

“瞧上帝面上吧！”赶车的喊道。“那位先生——在大路上呢——他该送命啦！”

他并不回答，还是那么喊叫，还是那么拼命挣扎。可是那人豁出去牺牲自己的生命，一个箭步跑过去，就把蒙太古的那条命给救了，穿过那片烂泥和水，把他拽到一时不会有受伤害的危险的地方。然后又跑过来找约那斯；利用他那把刀子，他们很快就从摔碎了的车上卸下那两匹马，让它们身上带着伤、流着血，再从地下爬起来。一直到这会儿，左马驾驶人和约那斯才有闲工夫往彼此脸上瞅了瞅。

“别发慌，别发慌！”约那斯疯疯野野地把两手一扬，喊道。“要是没我，你该做出什么事来啦！”

“要是没我，那位先生就算倒定了霉啦，”那人摇着头答声儿说。“您该先把他挪开啊。我都以为他这就算没救了呢。”

“别发慌，你这丧声嗲气的东西，别发慌！”约那斯贼道，还很刺耳、很响亮地笑了一声。“你觉得他是让雷劈了吗？”

他们俩都扭脸儿去瞧他。一见他在青篱底下正坐起来，愣愣磕磕地往四周围瞧，约那斯就念念叨叨地对自己不知说了句什么话。

“怎么回事？”蒙太古问。“有谁受伤了吗？”

“哎呀喝！”约那斯说。“不象是有人受伤啊。闹了归齐，敢情还是没伤筋动骨啊。”

他们把他扶起来了，他也试着劲儿走了两步。他已经受了很大的震动，哆嗦得很厉害。除了身上刺了几个口子碰青了几块以外，所受的伤害可就仅止于此了。

“刺了几个口子碰青了几块，啊？”约那斯说。“咱们身上全都是这样呀，光是刺口子跟碰青了，啊？”

“别瞧光是刺口子跟碰青了，再过五六秒钟，那位先生的脑袋可就卖六便士我都不要啦，”那个驿站马夫说。“万一再赶上这一类的岔事，大爷——我倒希望不至于呢——要是有个人的脑袋挡着道儿，马摔躺下了您可千万别拽马笼头。这要是再来一回，不出人命才怪呢；这一回要不是我跑过来得正是时候儿，结果也早就出了人命喽，这还就跟您的父母生了您这么个人一样千真万确呀。”

约那斯没回答别的话，只是赌神发誓地劝他把嘴闭上，快滚到某一个没人逼着他倒未见得自己肯去的地方①。蒙太古很心急地听着他们说的每一句话来着，可就亲自来把这个问题岔开，喊了一声：“那个孩子哪儿去啦！”

---

① 指地狱。

“哎呀喝！我把那个猴崽子给忘了，”约那斯说。“他怎么样了？”稍微寻找了一会儿，就把问题解决了。倒霉的贝利先生，原来是一直从青篱或是五道横木的栅栏上面摔出去了；正躺在邻近的那块田地上，怎么瞧都象是已经一命呜呼。

“今儿晚上我没说希望根本就不要出这趟门吗？”他那位主人喊道。“我早就知道凶多吉少啊。瞧瞧这个孩子！”

“就这个吗？”约那斯呜呐呜呐地说。“你要是管这个叫不祥之兆——”

“哼，我该管什么叫不祥之兆呢？”蒙太古慌慌张张地问。“你这话是怎么个意思？”

“我意思是说，”约那斯弯下腰来瞧着那个尸首说，“我压根儿没听说你是他父亲，或是有什么特别理由要把他放在心上啊。喂。别撑不住劲儿！”

无奈那个孩子已经再也没有撑得住劲儿，或是让人扶得起来的希望，除了心还有气无力地跳一跳停一停以外，也好象再也没有一点活气儿了。讨论了一会儿，赶车的就骑上了受伤最轻的那匹马，把那个孩子勉强抱在怀中；让蒙太古和约那斯带领着那另一匹马，俩人抬着一个衣箱，在他的旁边走着，一直赶奔索士勃列。

“你要是往前走，驿站马夫，几分钟就到那儿，可以打发帮忙的人来接我们了，”约那斯说。“迈着小快步往前走吧！”

“别价，别价，”蒙太古慌忙喊道，“还是都在一块儿吧。”

“哼，你也太拣鸡毛凑胆子了！你不是怕遇见路劫的吧？”约那斯说。

“我什么也不怕，”对方回答说，神情态度却正跟嘴里说的话互相矛盾。“可是咱们还是都在一块儿吧。”

"一分钟以前,你还为了那个孩子甭提多着急呢。"约那斯说。"等不到咱们到那儿,他也许就死在路上了,这你不至于不知道吧?"

"哎,哎。我知道。可是咱们还是都在一块儿吧。"

他所下的决心显然是九牛拉不转的,除了脸上的神气所表示的以外,约那斯也并没给他什么别的答复;这几个人,于是就还是一路同行。还足足得走三四里地;道路泥泞,又带着个那么累赘的东西,自己的身子还那么腰板脖硬,一碰就疼,有了这几层原因,又哪里会觉得路上多么好走呢。步履维艰,走了很够长的一段路,倒居然来到了那个客栈;一敲门把人家叫醒(这时候天还很早呢),就打发人去照料那辆车和车里的东西,还把一位外科大夫从床上叫起来,请他来瞧瞧那位主要的受害者。只要是他能够为力的事情,都很麻利很熟练地给办到了。可是他所发表的意见是,那个孩子吃亏是脑子受了剧烈的震动,贝利先生的阳寿算是已经告终了。

蒙太古听了这个报告感觉到非常关心。这如果能够认为是多多少少还有点并非自私自利之处,在一个这种优点并不太多的人身上,倒也许正可以弥补他的种种缺陷呢。然而不难看到的是,为了某种并没说出口来、他自己比谁都重视的理由,他是把这区区一个小孩子当作了最难得的伙伴儿,唯恐不能跟他形影相随。自己也请大夫看了看之后,他就退到给他收拾好了的卧房,天光已经大亮,他心里却还是琢磨着这个问题。

"我宁可,"他说,"丢一千镑钱,也不愿意就在这会儿把那个孩子给丢了。可是我要一个人回家去;我已经拿定主意了。瞿述伟得先往前走,我再凑我自己的工夫随后动身。再这么下去可不行,"擦着潮搭搭的脑门子,又这么找补上。"再继续二十四

个钟头，可就该让我的头发都变白喽！”

上文说过这时候已经天光大亮了，他却还是特别谨慎小心，把那间卧房到处瞧了一遍，还往床底下，橱柜里，甚至于帷幔后面都瞧了瞧，然后就把进来的门上了双锁，上床安歇。那间屋子还有一个门，已经从外面锁上了；是跟什么地方通连着，也就不得而知。

不是因为提心吊胆，就是因为问心有愧，他做起梦来，总是要让这个门重新出现。他梦见它跟一个可怕的秘密有关系——这是个他又知道又不知道的秘密，他虽然得对它负重大责任，又是个中一份子，却完全摸不清它的意义。就是在梦幻中，也老是因此而精神错乱。跟这个梦不相干，可偏要纠缠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个梦，让这个门变成了一个仇人，一个影子，一个幻象的藏身之处；还让他一生的事业就是去把那个可怕的东西关闭起来，别让它逼到跟前。为了这个目的，拿德盖特，他，还有一个头上有块血污的生人（这人自称小时候跟他一块儿玩耍过，还说出了一个一直到那时候都被他忘了的老学伴儿的真实姓名），就要用铁板和钉子去把那个门给钉死；可是怎么下死劲儿也无济于事；钉子不是一钉就折，就是变成了软勒咕唧的小树枝子，再不就是更糟心，变成了肉虫子，从手指头缝儿里往外钻；门的木头也裂成细条儿和碎片儿了，钉进去还得再掉下来；铁板也打拘挛，跟拿火烤热的纸一样。这个工夫，门那边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人是兽，他既不知道也不想法子去知道——始终都是越逼越近。最让人魂飞魄散的还就是，头带血污的那人，又质问他知道不知道这东西的名字，还说他倒可以悄声儿把它说出来。一听这话，那个做梦的人就双膝跪倒，也不知怎么会那么心惊胆怕，浑身的血脉里都有了一种麻酥酥的感觉，把两只

耳朵也捂起来了。一瞧说话的那人嘴唇儿的样子，可就瞧出他是说出了一个“约”字；高声喊着秘密已经被发现，他们也全都玩儿完了，他就从梦中醒来。

醒来一看，原来约那斯正站在床边瞅着他。那个门也正大敞着呢。

四只眼睛眼神一碰，约那斯就倒退了几步，蒙太古也从床上一跳跳下来。

“嘿！”约那斯说。“今儿早上你倒真是活蹦乱跳的呢。”

“活蹦乱跳！”那一位一边拼命拉铃，一边结结巴巴地说，“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这当然是你的屋子，”约那斯说；“可是我倒几几乎有心想问你是在这儿干什么呢？我的屋子在那个门的那边儿。昨儿晚上谁也没吩咐我别去开它呀。我还当是通着一个过道儿，要出来叫点心呢。因为——因为我屋里没铃儿啊。”

这个工夫，蒙太古已经让给他拿热水和靴子的那个伙计进来了，一听见这话就说：有啊，有铃儿啊；跟着就跑到隔壁屋里去指给他们瞧，原来就在床头呢。

“那就是我没能找着了，”约那斯说，“这也还是一样啊。我叫点心好吗？”

蒙太古回答了一声好吧。及至约那斯已经告退，吹着口哨儿，穿过他自己屋子，他就把那个互通往来的门开开了，要把钥匙拿下来，插在里边儿。没想钥匙早就拿下来了。

他拽过来一张桌子，把那扇门顶上，然后就坐下来定一定神，好象刚才做了那些梦，如今还心有余悸似的。

“这回出门才准得凶多吉少呢，”他说了好几遍。“这回出门才准得凶多吉少呢。可是我要一个人回家去。再这么下去可不

行喽！”

他虽然觉得凶多吉少，有这种预感，或者说迷信，倒没能让他悬崖勒马，不去做他就是为了这个才出门的那件歹事。为了这个目的，他还加意梳洗装饰了一番，好给裴斯匿夫先生一个好印象；--瞧自己的模样儿，再一赏玩清晨的美景，瞧着窗外的湿树枝子在快乐的阳光中闪闪烁烁，也就安下心来，没多大工夫精神就提起了不少，可以很不客气地赌几个咒，还哼出一个小曲儿顶末了的片段来。

虽然如此，他却还是要隔一会儿念叨一句：“我要一个人回家去！”

第四十三章

对数人的命运皆不无影响。裴夫子权高势大，如日中天；大权在手，而又忍辱负重，无所不容。

雨暴风狂的那一夜，青龙店的女主人路频太太独自坐在小小的酒柜里面，也许是因为形影相吊，也许是因为天气恶劣，也许是这两种原因兼而有之，即便说不上愁容满面，也好象是有心事在怀。后面有个矮矮的槅窗，在最亮的白天，都被成团的藤萝叶子弄得很昏暗，她拿手托着下巴颏儿，从那儿向外面张望，常常摇头晃脑，并且说，“我的妈哟！嗐，我的妈哟，我的妈哟！”

就是在青龙店象个小暖洞的酒柜里面，这也是个很忧郁的时刻。一望无际的麦田，牧场，青绿的斜坡，还有那稍呈波涛起伏之状的原野，映带着那水光潋滟的溪河，一道道用灌木栽成的青篱，和一簇簇葱翠的树木，本来就如同锦绣一般，如今呢，从槅窗的菱形玻璃那儿一直到天边远处，都只见一片黑暗，一片荒凉，沿着天边的一带山岭，雷声还好象是正呼隆呼隆地响着呢。猛雨把藤萝和素馨花的嫩枝子打得低垂下来，还发怒施威，往那上面践踏；天上一打闪，就可以瞧见那珠泪盈盈的叶子哆哩哆嗦，一齐趴在窗户那儿，还心急情切地直往窗户上敲打，好象要躲避那凄惨的黑夜，央告人家给它们个庇身之处似的。为了对

电光表示敬意，路频太太已经把蜡烛挪到壁炉架上。针线笸箩正没人理睬，在她胳膊肘旁边搁着；不远的圆桌上摆好了晚饭，连一口也还没吃；为了怕引电，桌上的刀子也都挪开了。她手托着下巴颏儿，已经坐了老半天，隔一会儿对自己说一回，"我的妈哟！唶，我的妈哟，我的妈哟！"

她怕雨淋进来，早就把街门关上了，正要把这话再说一遍，忽听门插在那已经磨损的槽儿上卡搭一响，跟着就进来了一位旅客，把门回手带上了，就一直走到酒柜的半截门那儿，未免硬声硬气地说：

"有顶好的陈啤酒给我来一品脱。"

他这么硬声硬气，倒也并非毫无理由，因为他是在一片瀑布里过了一天，身上几几乎湿得没法儿再湿了。一直到眼睛那儿，整个人都裹在一件粗糙的水手穿的蓝色大衣里，头上戴着顶油布做的帽子，从那很宽的帽檐儿上，雨水正滴滴答答地往胸口上、背脊上和肩膀上流。为了顶风冒雨，他已经把帽子往下拉，把领子往上拽，让人就瞧得见下巴颏儿，路频太太一拿眼去瞧他，他还拿毛茸茸的大衣的湿袖子去把下巴颏儿都挡住。可是他的下巴颏儿倒带着那么点活泼欢跃的劲儿，路频太太一瞧，就断定他还是一个好性情的人。

"今天夜里天气太坏了！"老板娘眉开眼笑地说。

那位旅客直摇晃身子，好象一只刚泅过水的纽芬兰狗，还说了声天气倒是很坏。

"厨房里有火，"路频太太说，"还有很有趣儿的人来跟你作伴儿呢。你是不是顶好去把身上的湿衣服给烤干了呢？"

"不咧，谢谢您哪，"那人说着往厨房那边扫了一眼——倒好象是知道厨房在那儿呢。

“这简直都能让你得一场很重的感冒，把命都给送了哇，”老板娘说。

“让我这人送命可不易，”那位旅客答声儿说，“要不然十成占九成儿我也早就活不到今儿晚上啦。祝您健康，太太！”

路频太太谢了他一声；他正要把大啤酒杯举到唇边，忽然改了主意，又给搁下了。因为是用大衣包头裹脑，帽子又低低地拉到眼睛上，所以就身子往后一仰，梗着脖子往左右一看，说道：

“这个店叫什么店？莫非就是青龙店吗？”

路频太太悠然自得地回答说，“是呀，是青龙店。”

“嘿，这么说，你们这儿可就有个跟我沾点儿亲戚的人了，太太，”那位旅客说，“是一个叫塔普利的年轻人。怎么着！马可，我的孩子！”他又直呼直令地冲房前院后说话，“莫不是终于又碰见你了吗，老兄弟！”

这正是碰在路频太太肉嫩的地方上。炉架上搁着一支蜡烛，她马上扭过脸去剪蜡花儿，把背脊朝着那位旅客，说道：

“谁来到了青龙店，大爷，也不该比给我带来了马可的消息更受欢迎啊。可是他离开这儿跟英国都已经不定多少天多少月了。到底是活着呢还是死了，可怜的家伙，那可只有咱们头上的天老爷才知道呢！”

她摇起头来，说话声音也发颤了；手必是也发颤来着，剪蜡花儿得剪老半天呢。

“他到哪儿去了，太太？”那位旅客用轻柔一点的语声问。

“到美国去了，”路频太太越来越心中难忍。“他向来都是个软心肠的厚道人，为了可怜一个倒霉的黑奴，帮这个从主人家里跑出来的苦命鬼逃之夭夭，还许问成了死罪，这阵儿就在那儿坐监牢呢。他怎么偏要到美国去！有些国家的人即便是吃人的生

番，也都是用公平的手段来你吃我我吃你，人人都有同样的机会，他怎么倒不去找个那样的国家呢！"

路频太太早已不胜伤感，抽抽搭搭地哭起来，正要跑到椅子上去把心中的悲哀痛痛快快地发泄一番，那位旅客就把她搂在怀中，她也高高兴兴地喊叫了一声，表示认出他是谁了。

"嗯，我愿意啊！"[①]马可喊道，"再来一个——还得再来一个——再来二十个！我穿着那件大衣戴着那顶帽子，你就不认识了吗？我还当是在哪儿碰见我你也没个不认识呢！再来十个！"

"只要瞧得见你，倒是在哪儿碰见也没个不认识；可是我也得瞧得见你呀，何况你说话又那么硬声硬气的。我才没想到，马可，你刚回来跟我说话就会硬声硬气的呢。"

"再来十五个！"塔普利先生说。"你瞧着够多漂亮多年轻啊！再来六个！刚才那半打不能算数儿，得重新来。谢天谢地，能跟你见面儿是个多大的乐子！再来一个！嗯，我可哪天也没这么不亦乐乎。就因为这还不能让人脸上有多大光彩，干脆就再来几个吧！"

这些简单的加法数儿，塔普利先生算着算着就不往下算了，并不是因为腻味了，而是因为已经上气不接下气。这么歇了口气儿，可就想起别的责任来了。

"马丁·瞿述伟先生在外边儿呢，"他说。"我把他撂在车棚底下了，先一个人儿跑过来瞧瞧有人没有。今儿晚上我们得闷声不响，等听你告诉我们有什么消息，顶好怎么办再说。"

"除了厨房里的那些客人以外，店里连个鬼影儿也没有，"老

---

① 比较英国国教祈祷书婚礼部分："你愿意娶你的这个女人为你的糟糠之妻吗？我愿意。"

板娘答声儿说。“他们要是知道你回来了，马可，天这么晚也得在大街上点起个篝火来啊。”

“可是今儿晚上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的心肝肉儿，”马可说，“所以就请你关门上板儿，把厨房里的火给生起来；等都准备好了，再在窗户里搁个火亮儿，我们一瞧见就进来。再来一个！我很想听听老朋友们的消息。你一定会详详细细地告诉我的，是不是？贫掐先生，还有这条街那头儿那个屠户的狗，还有对过儿那条猎狗，还有车匠的那个，还有那些别的朋友，哪位也别给落下。今儿晚上我刚一望见那个教堂，还就以为那个尖塔该让我一见就气噎哽嗓了呢。再来一个！你不肯吗？临完了不拿个小不点儿的当饶头吗？”

“说真个的，这你还不该打饱嗝儿吗？”老板娘说。“去你的外国习惯吧！”

“这才不是外国货呢，我的老天爷！”马可喊道。“这跟蛎黄一样是国产啊！再来一个，这是国产啊！为了对咱们居住的国土表示敬意啊！这不能算你我之间的事，你明白啦，”塔普利先生说。“这会儿我并不是亲你呢，请你注意。我跟那群爱国志士在一块儿来着——我这是亲我的国家呢。”

一见他那么再接再厉，在这番解释之后就用实际行动来表示他的爱国之心，谁要是还抱怨他是半冷半热，或是淡然漠然，那道理上也就太交待不下去了。把他本国人的身分十足地表现出来之后，他就慌忙跑出去找马丁——让路频太太就在这血脉动荡，心旌神摇之际，准备去款待这两位客人。

没多大工夫，厨房里的那群人就连轱辘带滚地跑出来了——彼此一口咬定说，青龙店的钟快了半个钟头，必是让雷震的。虽然很不耐烦，浑身精湿，又乏又累，马丁和马可见了这些

老朋友的脸也还是大乐了，很感兴趣地瞧着他们一个个离开酒店，就在自己身旁走过去。

“那不是那个老裁缝吗，马可！”马丁悄声儿说。

“他走过来了，先生！他的罗圈儿腿好象有点儿比原先更厉害了，您说是不是，先生？我觉得他的身材体格变样儿已经变得很够瞧的，原先咱们跟他有来往的时候，他走起道儿来，你只能把一辆小手车从他两条腿的当间儿推过去，如今呢，车再大点儿也没什么不方便了。您瞧，这不是撒姆也跑出来了，先生！”

“嗐！不带错的！”马丁喊道：“当马夫的撒姆嘛。我倒纳闷儿裴斯匿夫的那匹马是不是还活着呢？”

“那还用问吗，先生？”马可接声儿说。“这路畜生与众不同，先生，可以就那么皮包着骨，骨外一张皮地活到不定哪天，最后上了报，还把‘生命力特别坚强的四足兽’当标题。好象并不是自从落草以来，就没一天有过一点值得一提的活气儿呢！那不是那位司账，先生——一脑门子酒，还跟往常一样。”

“我瞧见他啦！”马丁笑着说。“可是，我的老天爷，你身上够多湿啊，马可！”

“我身上湿！您觉得您自己身上湿不湿，先生？”

“噢，湿得绝没你一半儿厉害呀，”他那位旅伴儿说，好象非常着恼似的，“我早跟你说别老在迎着风的那一边儿待着，马可，咱们俩得常换换地方了。雨一下就老是往你身上淋啊。”

“您才不知道，先生，”马可在稍微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您净说这种特别体贴人的话，我听了心里够多喜欢，要是我可以斗胆这么说的话；我才不打算，绝不打算，听您的劝呢，可是，自从我在伊甸被打垮的时候起，您的态度就一直是这样啊。”

“嗐，马可！”马丁叹了口气，“这还是少谈为妙。你瞧，那是

火亮儿吗?"

"是火亮儿!"马可喊道。"老天爷保佑她吧,瞧她这麻利劲儿的!这就来吧,先生。不兑水的酒,舒服的床铺,不管是人还是牲口,还都用头等的饭食来款待呢。"

厨房里的火着得又亮又红,桌子已经摆好,水壶已经开了;拖鞋在那儿搁着呢,脱靴器也在那儿呢,还有一片片的火腿,正在铁篦子上烤着呢;还有半打鸡蛋,正摊在煎锅里做荷包蛋呢;还有那么一瓶多血质的樱桃白兰地酒,正冲桌上一壶起沫子的啤酒挤眼儿;还有种种珍贵的食品,正摇来摆去地在椽子上悬挂着,直仿佛你只要一张嘴,就有什么鸾脯凤胎巴不得借这个因由儿滚到你嘴里来呢。为了招待他们俩,路频太太已经把厨子都从厨房里赶出去了,以那个圣殿的祭司长的资格,正情深意厚地亲手来给他们做菜做饭。

这是欲罢不能的事——没能生还,鬼魂儿也一定搂抱过她了。在那方面,大西洋和红海①既然毫无区别,马丁还登时就把她搂抱了一下。马可·塔普利呢(好象这完全是个新鲜主意,以前从来没想到过似的),很郑重其事地,也来了个亦步亦趋。

"我才从来没想到,"路频太太把头上的帽子弄端正了,笑了个痛快淋漓;不但如此,而且还面起红云呢;"别瞧我常说裴斯匿夫先生那儿的年轻先生们是青龙店的生命与灵魂,没了他们在这儿住着可就太闷得慌——我才从来没想到,我敢说,这些年轻先生会有哪位象您这么放肆呢,马丁先生!可是更没想到的是,我倒不跟他生气,满心愿意比谁都先欢迎他从美国回来,还有马

---

① 这是将从美国回来的马丁与曾于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相比。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经过红海,见《旧约·出埃及记》13—15章。

可·塔普利当他的——"

"当他的朋友，路频太太，"马丁横插一句。

"当他的朋友，"老板娘一听马丁居然肯跟马可朋友相称，明明是很志得意满，可又拿一把叉子来警告塔普利先生，叫他恭恭敬敬站在一旁。"这我哪儿想得到呢！可是更没想到的是，您走后我们这儿会发生了那么些变化，等您用完了饭得一五一十地告诉您呢！"

"我的老天爷！"马丁喊道，脸上也颜色更变，"发生了什么变化？"

"她倒很好，"老板娘说，"这会儿在裴斯匿夫先生那儿呢。别担心她会怎么样。她是什么地方也不会让您有丝毫遗憾的。说话半吞半吐，或是把事情捂着盖着，那才是瞎掰呢，您说是不是？"路频太太这么找补上，"一切情形我都知道，您明白啦！"

"我的好人儿，"马丁答声儿说，"你也正是那个应当知道一切情形的人啊。一听说你果然知道，我心里才高兴呢。可是你并没明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变化啊。是死了人了吗？"

"不是，不是！"老板娘说。"还不至于那么糟心啊。可是这会儿我得声明，在吃罢晚饭以前，您甭想再套出我的一句话来。没吃罢晚饭，问我五十句话我都一句也不回答。"

她说话这么板上钉钉，除了尽快把饭用完以外，也就别无它法——何况走了好些英里地，自从中午以来就饿着肚子，奋起爪牙来把这顿饭吃下去，也就算不了按着牛脖儿喝水。未免出人意料的是，把这顿饭吃完倒得费那么大工夫；有五六回，明明以为是已经吃完，路频太太倒又耀武扬威地来将真破妄，证明这是大错特错了。无奈人的饭量有限，吃到后来也就终于不再不肯罢休。人坐在椅子上，于是就把穿着拖鞋的脚伸到厨房的炉床上

（这才甭提多舒服呢，因为那天夜里的天气早已变得又潮湿又冷了），一边不由自主地用赞美的眼光瞧着那位一笑俩酒窝儿，胖胖大大象朵鲜花儿的老板娘，只见那熊熊的火光在她眼睛里迸出火星儿来，还在她那如同堆鸦一般的头发上微光闪闪，一边把心气儿往下一沉，等着听她所要报告的消息。

她一告诉他们裴斯匿夫先生跟两个女儿分居了，那位君子跟贫掐先生也分手了，打断她的话头儿的惊喊之声，简直就赛过连珠炮了。再一一从头细讲，裴斯匿夫先生已经怎样完全控制了老瞿述伟先生的身体与灵魂，还打算让玛丽小姐受什么样的隆恩，在他住的那溜儿，都已经成了一街两巷纷纷谈论的事，跟马丁的种种愤怒的表示比起来，这可就又算不了什么了。听到了这个消息，一展眼的工夫马丁脚上的拖鞋就飞了，他还拿起湿靴子来就往脚上穿，好象登时要跑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对一个什么人做出一件什么事来，可又并没什么准主意——在一个暴脾气的人，这本来也正是发泄一腔怒气的头一个办法。

“就凭他吗！”马丁说，“那个油嘴滑舌的流氓！就凭他吗！把那一只靴子给我拿来，马可！”

“您想要到哪儿去呀，先生？”塔普利先生正在火炉那儿烤那只靴子的靴底，一边问，一边很冷静地瞅着它，好象这是一片烤面包似的。

“到哪儿去！”马丁学说了一遍。“难道你以为我要老在这儿待着吗？”

宠辱无惊的马可，直言不讳地说他是这样。

“是这样！”马丁怒气冲冲地还口说。“我可真是非常感激你。你把我当什么样的人了？”

“您是什么样的人就把您当什么样的人，先生，”马可说；“因

此我还就十分相信，无论什么事您都一定会做得很对很聪明的。给您靴子，先生。”

马丁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并没把靴子接过来，很快地在厨房里来回走了几遍，一只脚穿着靴子，一只脚光着袜底儿。可倒并没忘记在伊甸下的决心，只要事情跟马可有关，在惩忿窒欲方面有许多回都早就很有成绩，这一回也还是立志要下一番克己的工夫。所以就回到搁着脱靴器的地方，拿手扶着马可的肩膀儿来稳一稳自己的身子，脱下了那只靴子，把拖鞋捡起来穿在脚上，然后就又坐下了。他不由得要把两只手一直插到口袋底儿，还隔一会儿念叨一回，“还就是裴斯匿夫！还就是那小子！天理良心！真——是的！后头还有什么好戏唱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还要偶尔冲烟囱晃晃拳头，脸上带着那么一团杀气——不过倒并没继续多大工夫；即便说不上神色自若，至少也是不言不语地听路频太太把话讲完了。

“至于裴斯匿夫先生本人儿，”老板娘这样结束她这篇话，一边用双手把她那件长袍的底襟铺展开，一边还把头点了许多次，“那可叫我说什么好呢？必是受了人的蛊惑，或是吃了什么迷魂药了。这么一位说仁讲义的先生，我才不相信他没人撺掇就会自己去做坏事呢！”

一位说仁讲义的先生！虽然并没更好的理由，世界上倒有多少人都就为了这个把他们的裴斯匿夫拥护到底，一旦听见那些裴斯匿夫摇唇鼓舌糟蹋那有德行的人，还就把他们给抛弃了呢！

“说到贫掐先生呢，”那位女主人接着往下说，“世界上要是有过一个顶可爱、顶善良、顶和气、顶有价值的人，那人还不叫别的，就叫贫掐啊。可是谁敢说老瞿述伟先生不就是他跟裴斯匿夫先生间意见的原因呢？除了他们本人以外，这可谁也说不上

来——因为贫掐先生有那么一股傲气，别瞧他老是那么蔫拉咕唧的；离开我们，而且还那么舍不得走的时候，就连对我他都不屑于替自己辩护啊。”

“可怜的老汤姆哟！”马丁说，那种语调，听起来就好象悔恨前非似的。

“让人知道了可以得到点儿安慰的是，”老板娘接着往下说，“他有他妹妹跟他一块儿住，日子也过得不错呢。就在昨儿个还给我寄回了一点儿”——说到这句，腮上就起了两朵红云——“他走的时候我楞借给他的一点儿钱；还千恩万谢地说，他已经有了很好的事儿，不需要这个了。还是那张钱票；根本就没把它给破开。我才绝没想到，瞧见一张钱票原封不动地回到我手里来，会象这回这样让我心里不大喜欢呢。”

“你这么说倒真是情深意厚，出乎至诚呢！”马丁说。“你说是不是，马可？”

“她哪儿说得出一句不情深意厚，不出乎至诚的话呢？”塔普利先生接口说；“这跟青龙店的营业执照一样，完全是属青龙店所有啊。这阵儿咱们心里已经跟吃了凉柿子一样了，那就还是言归正传吧，先生：您打算怎么办呢？您要是并不骄傲，可以决心把在路上说的事进行到底，那倒是走这条道才正合式呢。要是一开头儿您对您祖父的态度就不对（恕我说句莽撞的话，情形看来还就是这样），那就请您挺起腰板儿来，先生，干脆认个错儿，求他别不念骨肉之情吧。别横到底硬到底呀。他年岁比您大得多，就算他当初是不思而行，您可也是不思而行啊。让点儿步吧，先生，让点儿步吧。”

塔普利先生的三寸不烂之舌，并不是丝毫没起作用，马丁呢，却还是游移不定，这样说出了他的理由：

“这完全是实话，没一句是说错了的，马可；要光是给他磕头的问题，我也就用不着再考虑了。可是你不明白他既然完全是受这个伪君子的支配，自己没有丝毫主张和意志（要是咱们听人说的都是真事的话），那事实上我就并不是给他，而是给裴斯匿夫先生屈膝下跪了吗？一旦碰了钉子，被人一脚踢开，”一想到这儿，马丁脸色就变得红里透紫，“把我一脚踢开的也就并不是他——受了人的调唆跟我作对的自己骨肉——而是裴斯匿夫——裴斯匿夫了，马可！”

“不错，可是咱们事先就知道，”善于纵横捭阖的塔普利先生接声儿说，“裴斯匿夫是个无赖，是个混蛋，是个流氓啊。”

“是个千刁万恶的流氓嘛！”马丁说。

“是个千刁万恶的流氓。这咱们事先就知道，先生；因此呢，要是败在裴斯匿夫手里，那也就算不了什么奇耻大辱了。去他妈的裴斯匿夫吧！”塔普利先生口似悬河地越说越兴奋，大声喊道。“他是什么人！裴斯匿夫这样的东西根本就羞辱不了咱们呀，除非是他倒跟咱们意见一致了，或是帮了咱们个忙；他要是厚皮厚脸，敢来献这一类的殷勤，咱们倒可以用英国话来表示咱们的意见，我希望。裴斯匿夫！”塔普利先生用难以言喻的满腹鄙夷的口气又说了一遍。“裴斯匿夫是干什么的，裴斯匿夫是什么人，裴斯匿夫在哪儿呢，配让咱们把他当回事？咱们不是替自己打算，”把“自己”二字说得特别带劲儿，还对准了马丁脸上瞧，“还有一位年轻小姐跟着咱们受苦受难呢，咱们也是要替她出点子力啊；别管成功的希望多么有限，据我想，也不能让这个裴斯匿夫来妨碍咱们的计划吧。我从来也没听说国会的哪条法令是裴斯匿夫制定的呀。裴斯匿夫！哼，我的眼睛才不愿意瞧见那小子呢；他说话我才不愿意听呢；他要是也在座，我才连理会也不

屑于理会呢。我要把脚上的鞋往门外的鞋擦上擦，就管那叫裴斯匿夫，要是你认为那就行了的话；可是我才不肯真去踩臭狗屎呢。”

他说出话来这么热情奔放，滔滔不绝，路频太太听了，真是万分吃惊纳闷儿——要说呢，塔普利先生自己其实也是一样。可是马丁倒若有所思地瞅了一会儿炉子里的火，然后说道：

“你说得很对，马可。对也罢，不对也罢，还就得这么办。我就这么办啦。”

“还得再跟您说句话，先生，”马可答声儿说。“您甭把他太搁在心上，只要提防着点儿，别把刀把儿递给他也就行了。您别做什么偷偷摸摸的事，以免没到那儿他就先给报告了。甚至于明天早上都别去见玛丽小姐，就让咱们这位亲爱的朋友，”塔普利先生冲老板娘微微一笑，“去告诉她快要怎么样，好让她有思想准备得啦；有什么简单的口信儿，托人带去正合式，也就都麻烦她吧。她是会当这差使的。我这话对不对？”路频太太哈哈一笑，还把脖子一梗。“然后您就跑进来，得胆壮气粗的，大大方方的，不愧是个上等人才行。‘我没做什么鬼鬼祟祟的事，’您说。‘我没贼眉鼠眼地在这房前院后走来走去，我在这儿呢，饶——恕我吧，我请您原谅，上帝保佑您吧！’”

马丁微微一笑，可倒觉得这究竟是个高明主意，决心如法炮制。不知道裴斯匿夫参加了那个盛大的典礼，象他们眼见的那样大出风头之后，是不是已经回家，先去跟路频太太打听清楚了，再把所进行的计划的先后步骤通盘安排好之后，他们就上床睡觉，心心念念都就惦记着明天。

这么一讨论，事情就商量妥了，马丁还写了封信，请求祖父允许他来拜候他几分钟。第二天早晨，吃罢早点，塔普利先生

就依计而行，带着那封信出发。在路上遇见了一大群朋友，要给他贺喜，他都给推到比较方便的时候；没多大工夫，来到了裴斯匿夫先生的门首——脸上那么不动声色，就连那能够断死言生的相学家，都几几乎无从断定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或是到底是不是在那儿想什么——他马上就敲起门来。

裴斯匿夫先生不知道敲门的是谁，愣头愣脑地要从客厅的窗户里往外看，被窗户玻璃把鼻子尖儿碰得又平又扁，塔普利先生眼睛那么尖，又何至于过老半天都还不理会呢。何况塔普利先生绝不是个慢手慢脚的人，马上就水来土掩，转过身来往头一层台阶儿上一坐，让头上那顶帽子的帽顶儿朝着那个方向。可是裴斯匿夫先生也许是早就瞧见他了，不大工夫，马可就听见他脚底下的皮鞋嘎吱嘎吱地响着，跑出来亲自开门。

裴斯匿夫先生还象往常那样眉开眼笑，还在过道儿里唱了个小曲儿。

"您可好哇，先生？"马可说。

"噢！"裴斯匿夫先生喊道。"准是塔普利吧？浪子回家喽！我们不需要啤酒，我的朋友。"

"谢谢您哪，"马可说。"就是需要，我也供给不了哇。我是送信来了，先生。而且还立等回音。"

"给我的信？"裴斯匿夫先生喊道。"还立等回音，啊？"

"不是给您的吧，先生，"马可把信皮儿上写的收信人的姓名指给他瞧。"写的是瞿述伟吧，先生。"

"噢！"裴斯匿夫先生答声儿说。"谢谢你。是的。是谁写给他的呢，我的好年轻小伙子？"

"给他写信的那位先生，把自己的名字写里边儿了，先生，"塔普利先生极客气地答声儿说。"在那儿等着的时候，我瞧见他在

信尾签名来着。”

“他还说立等回音，是不是？”裴斯匿夫先生用他那最能说服人的口气问。

马可回答了一声是。

“给他个回音好啦。那是当然的事嘛，”裴斯匿夫先生把信扯了个粉碎，态度却显着那么和蔼谦恭，直仿佛谁跟人书信往来，所得到的答复也不会比这更献勤讨好似的，“劳你驾把这交给他，还请你替我问候问候他。再见吧！”说罢，就把碎纸头儿递给马可，又走进了大门，把它一关关上了。

马可觉得，最聪明的办法还是把个人的情感压下去，回到青龙店去找马丁。他们并不是没想到会受这样的招待，所以就要等一个钟头左右然后再去试一回。这段时间过去之后，就一同回到裴斯匿夫先生那儿。这回是马丁敲门，塔普利先生准备一见有谁出来，就拿脚和肩膀去顶着门，别让它再关上，好强迫对方跟他们开谈判。没想这个预防手段倒根本用不着，那个使女儿几乎马上就露面儿了。碰到这种情形怎么办，马丁早已拿定主意，要是有客人，他也知道到哪间客厅里去找最容易找得着，于是就擦着那个使女的肩膀儿很快地跑过去，开开那间客厅的门，马上跑进去了，他那位忠实的党羽也在后紧跟；并没先通知一声，或是声明自己已经来到，他就站在他那位祖父面前了。

裴斯匿夫先生，还有玛丽，都也在那间屋子里呢。在祖孙二人彼此相认很快的一刹那间，马丁瞧见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把脑袋搭拉下来，把脸也拿两只手捂起来了。

这才是打在他心坎儿上了呢。旧日的恩情这样藕断丝连，当初这个老头子带着无限希望与自负之心建筑了一座楼阁，如今倒还有这样一根柱子来支持着那败壁颓垣，让马丁一见，就是

在他最自私自利、最没心没肺的日子，都也得心中痛酸。何况如今在他这人最坏的一方面都已经自新向善，能够换一种眼光来观察他那位往日的朋友，儿时的监护人，只见他已经垂头丧气，颓唐不堪，甚至于眼泪都已经夺眶而出，流到那干瘪枯瘦的腮边，在这片潮水的前面，一切愤恨、愠怒、自信与骄傲之心，也就都扫荡无余了。这才让他于心不忍呢。他才不忍想起他是见了他才流泪呢。他才不忍发现，在那些眼泪里反映出来的是那无可挽回、令人痛心的过去呢。

他慌忙走向前来，要把老头子的手攥在自己手里，没想裴斯匿夫先生倒横身而出，往他们俩当间儿一站。

"别价，小伙子！"裴斯匿夫先生拿拳头往胸口儿上一捶，冲他那位客人伸出了另一只胳膊，好象这是个翅膀儿，要拿它来掩护他似的。"别价，先生。别来那一套。往这儿下你的毒手吧，先生，往这儿！谢谢你，往我身上放你的箭吧；别往他身上放！"

"爷爷！"马丁贼道。"听我说！我央告您了，容我说几句话吧！"

"你偏要这样吗，先生？偏要这样吗？"裴斯匿夫先生一边说着还东躲西闪，好老插在他们俩的当间儿。"你倒象个走黑道儿的似的——也许不如说，因为在真理这问题上咱们绝不嫌太认真，象个白日鬼似的——跑到我家里来；带着你的狐朋狗友，让他们在客厅里拿背脊顶着门，不准我家里的人随便出入；"马可确是采取了这个位置，连寸步都没挪动；"难道这还不够，先生，偏要对年高有德的人也举手无情吗？你偏要这样吗？你要知道人家并不是没人保护。我就要给他当保镖的啊，小伙子。攻击我吧。过来，先生。开火吧！"

"裴斯匿夫，"老头子有声无力地说。"镇静点儿吧。别嚷嚷

啦。”

“我镇静不了，”裴斯匿夫先生喊道，“也不能不嚷嚷。我的恩人，我的朋友！连我的家庭都不能给您那苍白的枕头当个避难之所了吗？”①

“站在一边儿！”老头子伸出手来说；“让我瞧瞧我当初那么疼爱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吧。”

“是应当瞧瞧它，我的朋友，”裴斯匿夫先生说。“倒是不妨瞧瞧它，我那尊贵的大老爷。您倒是顶好来赏玩赏玩它的庐山真面目。瞧吧！它就在那儿呢，先生。它就在那儿呢！”

马丁是个肉体凡胎的人，一见裴斯匿夫先生就那么怒气填胸，那么满腹鄙夷，要想丝毫别形之于色，当然很难办到。除此以外，却好象是根本不知道那位先生就在他面前，或是世界上有那么个人。说真的，他倒是曾经——而且是在一开头儿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扫了他一眼，还好象万分藐视他似的；除此以外，可就丝毫也没理睬他，就跟这人早已化为清风，没有踪迹可寻一样。

恭敬不如从命，老马丁刚才表示希望他站在一边儿，就在说出上文所记载的那些话的时候，裴斯匿夫先生就从他们俩的当间儿撤退了。老马丁本来已经把玛丽·葛兰的手攥在自己手里，和蔼可亲地悄声儿告诉她用不着惊慌，于是就把她轻轻一推，从自己身旁推到椅子后面；然后就不错眼珠地瞅着他那位孙少爷。

“那还就是他呀，”他说。“嘻！那就是他呀！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可别再往前凑了。”

---

① 其实得说“给您那苍白的头颅当个避难之所”或“给您那苍白的头颅当个枕头”才通。

“他这人是持心公正，唯恐冤枉人的，”裴斯匿夫先生说，“甚至于都愿意听听他替自己辩护，即便事先就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一个诚实朴厚的人嘛！”裴斯匿夫先生这回并不是直接对什么人说话，而是采取希腊悲剧中合唱队的立场来评短论长。

“爷爷！”马丁十分诚恳地说。“在跋涉长途，受穷挨饿，缠绵病榻，困苦频连，尝够了忧愁与失望的滋味，几几乎万念俱灰之后，我又回到您这儿来了。”

“这种四海漂流的人，”裴斯匿夫先生以合唱队的资格说，“十个有八个都是到处去打家劫舍，指望马到成功，一旦发现事与愿违，这才又走回头路呢。”

“要不是有这么个忠实的人，”马丁朝马可这边转过身来说，“是我起先在这儿认识的，后来又自告奋勇来给我当佣人，跟我一块儿远走高飞，可是始终都是我最赤胆忠心的好朋友；要不亏了他，我还准得早就死在国外了呢。死在远离家乡，绝得不到丝毫帮助或是安慰的地方；别管倒了多大的霉，也休想能有让关心我的生死祸福的人知道的希望——噢，但愿您能容我说，让您知道的希望！”

老头子拿眼瞅着裴斯匿夫先生。裴斯匿夫先生也拿眼瞅着他。“您说话了没有，我的大老爷？”裴斯匿夫先生微微一笑说。老头子回答了一声“没说”。“我知道您心里想什么来着，”裴斯匿夫先生又微微一笑说。“让他往下说吧，我的朋友。自私自利在人心中的发展，研究起来总是极有意思的。让他往下说吧，先生。”

“往下说吧！”老头子说，好象是拨一拨动一动，裴斯匿夫先生怎么说就怎么依着似的。

“我已经那么倒霉，那么穷苦，”马丁说，“举目无亲，幸亏有个素不相识的人行好作善，帮凑了点儿路费，这才回得来呢。在

您心里，这一切对我都是很不利的，我知道。我已经让您有理由认为我完全是为饥寒所迫，后面没路才回来的，绝不是因为多多少少还有点忘不了骨肉之情，或是悔恨前非。我离开您的时候，爷爷，让人家疑心我是这么个人倒是一点不冤枉，可是如今就不然了，如今就不然了。”

合唱队把手插在背心里，微然一笑。“让他往下说吧，我那尊贵的大老爷，”他说。“我知道您心里想什么呢，可别没到时候就说出来。”

老马丁抬起眼来往裴斯匿夫先生脸上瞧，好象觉得他的神气和所说的话都等于重申前令，于是就又说：

“往下说吧！”

“我没多少别的话要说了，”马丁答声儿说。“还就象我如今声明的这样，并不带多大希望，也许根本就毫无希望，爷爷；别管我刚进屋的时候心里倒怎样有了一线希望；请您相信这是真情实话吧。至少请您相信这是真情实话吧。”

“这真实二字够多美妙啊！”合唱队把眼珠一翻，感叹着说。“世界上的恶人多么爱亵渎你的名字！你并不是居住在井里①，我那神圣的原则，你是居住在虚伪的人类的嘴唇儿上啊。人类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亲爱的先生，”——冲那位老瞿述伟先生说；“可是咱们还是振耳低头地去忍受吧。这是咱们的份内之责呀。让咱们也在那能尽自己的本分的少数人之列吧。假如，”合唱队逸思飘摇，接着又来了这么一句，“象诗人告诉咱们的那样，英国指望人人尽他的应尽之责②，那英国就是世界上最乐观的国家，

---

① 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公元前400—357)说过“真理是埋藏于井底的”一语。

② 事实上是纳尔逊所说的话，参阅第135页注。

结果该发现自己不断地失望了。”

“关于那个问题，”马丁很镇静地瞅着老头子，可也扫了玛丽一眼，只见她正拿手捂着脸，趴在他祖父坐的安乐椅的椅背上呢；“关于当初成了咱们俩闹决裂的原因的那个问题，我的意见与心肠是绝不会更改的。自从那个倒霉的日子以来，别管在这方面受过什么影响，也都不是让我变软弱了，而是让我变得更坚强了。我不能表示抱歉，也不能表示犹豫不决，也不能表示惭愧。您也不会愿意我这样啊，我知道。可是，要是能够当个男子汉，早点儿求您饶恕我，那您倒不会不念骨肉之情呢；要是能够别不肯让步，别不肯为别人着想，那也许早就不难让您回心转意了；为我自己打算，要是能够忘记自己而惦记着您，那才是最好的办法呢；受了种种的苦难，过着孤独的生活，一反躬自省，我也就觉悟过来了。我来的时候就是决心要对您说这话，求您饶恕我——与其说是对将来存着什么希望，倒不如说是悔恨前非——因为我不求您别的，只想求您帮我在世上做人。帮我找个正当的工作，我是绝不会不肯干的。目前的情形让我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好象是只求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可是请您试试到底是不是这样吧。请您试试我是还象原先那么任性，那么倔强，那么傲慢，还是已经在一个严厉的学校里受过训练了吧。让天性与祖孙的情分来替我说情吧，爷爷，别为了一个过失，别管那是多么忘恩负义，就把我踢出去吧。”

这篇话一说完，老头子白发苍苍的脑袋就又搭拉下来，脸也用两只张开了的手捂起来了。

“我那亲爱的先生，”裴斯匿夫先生俯身相就，嚷道，“您可别这么忍不住劲儿。这完全是人之常情，而且还很可爱呢；可是这是个早就被您抛弃了的人，您不该让他的无耻行为把您感

动到这个地步呀。把精神振作起来吧。请您想想，”裴斯匿夫说，“请您想想我吧，我的朋友。”

“我一定这样，”老马丁抬起眼来瞅着他的脸，答声儿说。“你让我又清醒过来了。我一定这样。”

“嘿，我那位，”裴斯匿夫先生特意把一张椅子拉到他身旁，往那上一坐，闹着玩儿似的拍打着他的胳膊说，“我那位心性刚强的同胞到底是怎么啦，要是我可以斗胆用这个表示亲热的字眼儿来称呼他的话？难道我还得骂那个跟我同心协力的人，或是跟他那么聪明的人讲道理吗？我想不至于吧。”

“不，不，用不着这样，”老头子说。“也就是一时的感觉。没什么别的。”

“愤怒，”裴斯匿夫先生说，“是会让滚烫的眼泪跑到诚实人的眼睛里来的，我知道；”他煞费苦心地擦着自己的眼睛。“可是咱们还有比这更崇高的义务需要履行呢。把精神振作起来吧，瞿述伟先生。我把您心里的话说出来好吗，我的朋友？”

“好啊，”老马丁把身子往椅子背上一靠，拿眼睛瞅着他，一半儿是痴呆呆地发怔，一半儿是表示赞美，好象被这人迷住了似的。“替我说吧，裴斯匿夫。谢谢你。你对我倒很忠实呢。谢谢你！”

“别让我失去我的男子汉气概，先生，”裴斯匿夫先生使劲儿握了握他的手，“要不然这我可就难以胜任了。对如今就在咱们面前的这人讲话，并不是什么让我心里痛快的事呀，我的好先生；当初从您嘴里听说了他那种欺天灭理的行为之后，我马上就把他赶出门庭了，那时候我不就声明跟他画道儿成河，从此绝交了吗？可是您让我跟他讲话我又怎么敢不遵命呢？年轻小伙子！屋门就在帮你干丢人事的那人身背后呢。你要是还有羞恶之心

就请你脸上发红吧；要是不知羞不知臊，那就请你甭脸红就走出去吧。"

马丁直拿眼瞅着他祖父，好象这半天始终都没人说一句话似的。老头子呢，也是那么直拿眼瞅着裴斯匿夫先生。

"上回你不是很丢人地被我打发走了吗？我吩咐你离开这儿的时候，"裴斯匿夫先生说，"对这位心地特别高尚的先生，你的无耻行为给我的刺激就象蝎螫狗咬似的，我忍无可忍，喊叫了一声'快走出去！'还告诉你我因为你甘入下流而流泪来着。这会儿我眼睛里含着的眼泪，你可别以为是为你而流的。这是为他而流的啊，先生。这是为他而流的啊。"

瞿述伟先生脑瓜儿上有块秃了的地方，裴斯匿夫先生说到这里，就无心中让那颗眼泪掉在那上面，跟着就拿小手绢儿去擦，还说了声对不起。

"这是为他而流的，先生，"裴斯匿夫先生说，"你用尽了你的心机、手段，要把他当作俎上之肉，你打算让他受你的欺骗，受你的愚弄，这还就是为他而流的。这是为了同情他，为了赞美他而流的；并不是为了可怜他而流的，因为他已经幸而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了。只要我还有口热气儿，你就甭想再用什么法子来进一步伤害他了，先生，"裴斯匿夫先生说，好象被自己的一腔热血弄得心荡神移似的。"你可以骑在我的没有知觉的尸首上，先生。那也保不住啊。按你那种心地的人说，从这一类的手段得到极大的满足倒是我想象得到的事呢。可是，只要上帝还叫我活在人间，先生，你要在他身上下毒手就得在我身上下毒手。哎！"裴斯匿夫先生又愤怒又诙谐地冲马丁摇着头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的大少爷，你还准得发现我是个难缠的家伙呢！"

马丁仍然是目不转睛、温柔和顺地瞅着他祖父。“您不回答我，”他终于说，“一个字也不回答吗？”

“人家说的话你已经听见了，”老头子回答说，眼光并没从裴斯匿夫先生脸上挪开——裴斯匿夫先生也把头一点，象鼓励他似的。

“我并没听见您的声音。我并没听见从您心里发出来的声音，”马丁答声儿说。

“再跟他说一遍，”老头子还是把眼光盯在裴斯匿夫先生的脸上。

“我光听，”马丁回答说，一开头儿意志就很坚强，一感觉到裴斯匿夫受了他的藐视怎样缩头缩脑发起怵来，也就变得更坚强了；“我光听您对我说的话，爷爷。”

这也许是裴斯匿夫先生的万幸，他那位年高有德的朋友，倒在他（裴斯匿夫先生）的面目上找到了可以一志凝神地去赏玩的东西；他的眼光要是误入歧途，把小马丁的举止态度跟他热心肠的保护者比一比，那可就很难让这位不存私心的先生占多大的便宜，比在那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午后付清所欠的工资，拿到汤姆·贫掐最后的收据的时候强了。这倒实在是也许会让人认为裴斯匿夫先生身上有那么一种品质——也许是从他那光明皎洁的胸怀中放射出来的——对他的敌人都起了烘云托月的作用——往他的身旁一站，他们就显着威风凛凛，气概轩昂。

“一句话不回答吗？”马丁又说了第二遍。

“我想起我有一句话要说了，裴斯匿夫，”老头子说。“只有一句话。你说起幸亏有个素不相识的人行好作善，帮凑了点儿路费，你才回得了英国来着。这人到底是谁呢？到底帮了你多少钱呢？”

虽然是问马丁，他却并没往他那边瞧，还是象原先那样老拿眼睛瞅着裴斯匿夫先生。唯裴斯匿夫先生的马首是瞻，别管是按字面儿讲，还是只是打个比方，看来都好象是已经习以为常了。

马丁掏出了铅笔，把笔记簿扯下了一页，匆匆忙忙把欠贝文先生的那笔债的详细数目写下来。老头子伸出了手，把那张纸接过去了；眼光却并没离开裴斯匿夫先生的脸。

“我要是说不想让人替我还债，或是说目前自己有什么还得了债的希望，”马丁把声音放低了说，“那可就是摆穷架子，而且谦不中礼了。我倒从来也没这会儿这样深深地感觉到没钱的苦处啊。”

“把它念给我听，裴斯匿夫，”老头子说。

象阅读杀人凶犯的亲笔供状那样阅读了那张字纸之后，裴斯匿夫先生就领命照办。

“我觉得，裴斯匿夫，”老马丁说，“我倒希望能把这笔债还了。借主儿在外国，没机会打听对方的底细，而且还自己相信是做了一桩好事，让他受损失倒怪不合式呢。”

“这个意见是很可尊敬的，我那亲爱的先生。完全是您的独到之见嘛。可是此例万不可开啊，”裴斯匿夫先生说，“让我提您个醒儿吧。”

“只此一遭，下不为例，”老头子答声儿说。“除了帮他这个忙以外，我根本就不承认他是我什么人。可是这咱们还是再谈吧。你可以给我出主意呀。没什么别的了吗？”

“没什么别的了，”裴斯匿夫先生飘飘欲仙地说，“除了别让这种无礼的行为——这种欺软怕硬，没法儿辩护的行为——再把您弄得心里不痛快，赶快恢复精神，脸上再露出笑容来。”

"你没什么别的话可说了吗?"老头子特别恳切地把手搁在裴斯匿夫先生的袖子上,问道。

裴斯匿夫先生不肯把已到唇边的话说出口来。责备人,他说这是无益之事啊。

"你没有什么劝告我的话了吗?你敢说准没有了吗?要是有,别管是什么,就请你只管说吧。你要求我做什么事我都不会反对啊,"老头子说。

这位朋友这样证明对他的无限信任,裴斯匿夫先生一听,眼泪就象万斛泉源似的要夺眶而出,只得象抽风似的拿手去捏着鼻梁,然后才能稍微定一定心神。及至又说得出话来,就非常动感情地说,他希望他可以好好做人,别辜负他的盛情;还找补了一句说,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有几分钟的工夫,老头子只是坐在那儿瞧着他,脸上带着一种茫然若失,木然不动的表情,在上了岁数、越来越耳目昏聩的人脸上,倒也并非不太常见的。可是他倒又很坚决地站起身来,朝门那边走,把着门的马可也闪在一旁,给他让道儿。

善于逢迎的裴斯匿夫先生伸出胳膊来搀他。老头子把它接过来了。走到门那儿,又转回身来,一边摆手请马丁走开,一边说道:

"你已经听见他说的话了。走开吧。什么都完了。快走吧!"

裴斯匿夫先生也跟老马丁一块儿告退了,嘟嘟囔囔地不知说了些什么表示同情与慰勉有加的话;马丁本来已经被这场活剧的尾声弄得目瞪脑昏,一见他们俩走了,这才缓醒过来,感觉到机不可失,把那位无心的祸首揽在怀中,让她的身子紧紧贴着自己的心。

"亲爱的姑娘!"马丁说。"他倒并没能把你变成另一个人。

嘿，这小子是个多么嘴强身子弱、要害人也害不了的流氓！”

“你的涵养功夫倒真可佩服呢！那么些让人难堪的事都居然能够忍受了！”

“涵养功夫！”马丁眉开眼笑地喊道。“你就在一旁呢，还一点儿也没改变，我知道。我还想再占多大的便宜？那个狗杂种一瞧见我就那么痛心切齿，能让他不得不忍受这个，也就算是打了得胜鼓了。可是请你告诉我，宝贝儿——咱们没工夫多说话了，有话就赶快说吧——吹到我耳朵里来的风言风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流氓真是在那儿死劲儿缠磨你吗？”

“原先是这样，亲爱的马丁，如今也还有几分是这样；我不快活的原因主要可还是不放心你。为什么老不来信，让我们挂肚牵肠呢？”

“因为害病，又远隔天边，不敢说破我们的实在情形，除了完全不通音讯，又没法儿隐瞒；明知道你要是知道了真相，准比不知道生死存亡还要难受万倍呢，”马丁慌里慌张地说；在那很短促的几分钟之间，他做哪一件事说哪一句话都不慌张才怪呢；“为了这种种原因，才只写了一回信。可是裴斯匿夫到底怎么样来着？你别不敢把事情从头到尾都告诉我——刚才我跟他脸对着脸，听着他说话，可倒并没去掐他的脖子，你也瞧见了吧——自始至终，他到底是怎么追求你来着？我祖父知道吗？”

“知道。”

“还帮助他一把儿来着吗？”

“没有，”她很急切地回答说。

“谢谢天老爷！”马丁喊道，“在这方面倒还没让他也痰迷心窍！”

“我相信，”玛丽说，“起先他倒未必知道。赶到已经透过不

少口风，让他知道了不至于大惊小怪，渐渐地这家伙可就吐露真情了。我相信是这样，可是这只是我自己心里的印象——并不是根据人家告诉我的话。于是他就跟我单独谈话了。”

“我祖父吗？”马丁问。

“是的——他跟我单独谈话了，告诉我——”

“那个狗杂种说什么来着，”马丁喊道。“别把它学说一遍了。”

“还说我也很知道他这人有什么优点；他相当有钱；名誉很好；还很得他的欢心受他的信任呢。一见我非常狼狈，可就说他绝不来管辖我，或是强人所难，只要把事实告诉了我也就行了。他绝不愿意多谈，让我心里难受，也绝不再提这个了——还果然言而有信，从此就没再提过。”

“那小子本人儿呢？——”马丁问。

“他很少进攻的机会。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走出去过，也没在有他在那儿的地方一个人待过一分钟。亲爱的马丁，我得告诉你，”她接着说，“你祖父对我的那份儿厚道倒并没改变。我还是他的伙伴儿。他多年来对我的好感，好象是又搀上了一种没法儿形容的温柔与怜悯；我即便是他独生的孩子，也不会有个更慈祥的父亲啊。他对你心肠已经变得这么冷，对我可还是这样，到底是因为有什么往日的豪兴或是老习惯还没断根儿，那我可猜测不透；可是，对他忠心倒向来都是——而且如今也是——让我心里快活的事；有一天他要是如梦初醒，哪怕是在临死的时候，也都有我在这儿，亲爱的，要让他再想起你来呢。”

马丁用赞美的眼光往她通红的脸上瞧，还把自己的嘴唇儿贴在她嘴唇儿上。

“我有时候听人讲过，在书上也看到过，”她说，“有些人早就

不中用了，过的日子可以说已经成了模糊的梦境，临死倒会来个回光返照，打听当初常在眼前的很亲爱的人；即便早就把人家给忘了，见了面也不相认，甚至于还要恨他呢。请你想想，一旦忽然恢复了他的故我，又想起了原先对那家伙的印象，可又发现他倒成了他唯一的朋友，那时候又该怎么样了吧！”

“我绝不劝你把他给甩了，顶亲爱的人，”马丁说，“别瞧咱们得身处两地，不能一块儿消磨的岁月倒已经屈指可数了。可是这小子让他受他的支配的力量恐怕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呢。”

这她没法儿否认。不知不觉，又稳又准，到如今简直都天大地大无大不大了。她自己这种力量一点也没有；他对待她的态度，可倒还是比从前什么时候都更亲爱。马丁觉得，这样自相矛盾，也许正是他软弱与衰朽的一种表现吧。

“是不是到了让他怕的程度了呢？”马丁说。“当着这个让他心迷七窍的东西，他是不是不敢把自己的意见拿出来呢？刚才我就觉得是这样。”

“我也时常这样想来着。往往我们俩正一块儿坐着，几几乎就还象从前那样，我还把他喜欢的书念给他听，要不就是他高高兴兴地跟我谈话来着，裴斯匿夫先生一进来，他的举止态度可就完全改变了，马上把话截住，变成你今天瞧见的那种样子。刚到这儿来的时候，他倒有时候会忽然发脾气，象一块暴炭似的，裴斯匿夫先生多么嘴巧舌能，也不容易让他把气儿消了。如今呢，火性可早就退尽了。什么事都唯命是从，除了这个阴险的人强迫他接受的以外，对什么问题也都没有丝毫意见。”

他祖父就这样日薄崦嵫，那位正人君子就这样福运昌隆，马丁所得到的报告，是很快地小声嘀咕着说出来的，因为怕裴斯匿夫先生回来，屡次饱受虚惊，别管多么简短，话头儿也还是常被

打断。他也听到了汤姆·贫掐和约那斯的消息，另外还有不少话都是说到他自己的。情人们有一种特别脾气，无论何时都是有千言万语还没说出口来，很得当地想要翻回来从头细讲；可是又有一种特别本事，能让一个字胜过万语千言，给他们多么短的一会儿工夫，也都能以或此或彼的方式说出无数话——无数能说服人的话来，比大不列颠爱尔兰联合王国众议院六百五十八位议员全体说的话都还要多呢；毫无疑问，这些议员都是满腔热情，可是所爱的只是他们的国家，二者之不同也就都是由于这一点；在这种热情方面（这并非永远都是礼尚往来的），人的习惯本来就是能用多少字句就用多少字句，而并不表现出任何意义来嘛。

塔普利先生发出了一声警告；跟着就是慌忙互相告别，还另外交换了个俗语所说事后不可告人的不知什么东西①；一只玉手向塔普利先生本人伸了出来，他也象游侠的骑士那么忠诚地亲了它一下；又互相告别，又交换了几次不知什么别的东西；临别之时，马丁说了句到伦敦后一定常来信，还总有一天会在那儿做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老天爷知道是什么事业，可是他倒十分自信呢）；然后马可和他就都站在裴府的厅堂之外了。

"在这样的久别之后，这才真是匆匆一面呢！"马丁很忧愁地说。"可是咱们倒居然摆脱了这个人家了。在那儿待着，即便是这么一会儿工夫，也都得处于被人误解的地位，进退两难啊，马可。"

"咱们自己怎么样我不知道，先生，"他答声儿说；"可是有个

① 比较英国戏剧家康格莱夫(W. Congreve, 1670—1729)的«为爱而爱»第2幕第10场中的一句："呸，小姐，你可千万别跟人亲了嘴还告诉人。"

别的人倒准得落个进退两难，要是碰巧咱们还没走他就又回来了的话。我拿手拉着门在那儿等着来着，先生。裴斯匿夫要是一露脑袋，或是只要在门后头听贼话儿，我就该象夹核桃似的把他给夹住了。他这种松蛋包，”塔普利先生暗自沉吟地这么找补上，“倒准得一挤就扁呢；我知道。”

有一个人明明是要到裴斯匿夫先生府上去，就在这时候跟他们交臂而过。一听人提起那位建筑家的名字，就把眼皮儿抬起来；又往前走了几码远，就停住了脚步，定睛看着他们。塔普利先生和马丁也都回头往后看；因为这个生人走过去的时候，用很锐利的眼光看他们来着。

“这人到底是谁呢，我真纳闷儿！”马丁说。“好象挺面熟，可想不起姓甚名谁了。”

“倒是好象跟咱们套近乎，希望咱们别觉得太面生，”塔普利先生说，“因为他正拚命瞪着眼瞧咱们呢。顶好还是别把他的美貌糟蹋了；那也就光够留给他自己瞧的，还会有多少富余吗？”

一来到望得见青龙店的地方，就瞧见门口儿停着辆长途马车。

“还是一辆索士勃利的车呢，嗯！”塔普利先生说。“管保就是坐这辆车来的。这可又出了什么新闻了呢？别是又要收个新学生吧，那倒不足为奇。要不就是又有人来叫他设计个文法学校，跟上回那个一个模式吧。”

还没能走进店门，路频太太就跑着走出来了；还招手儿请他们走到车旁，把上面写着瞿述伟这个名字的一个旅行皮包指给他们瞧。

“那就是裴斯匿夫小姐的丈夫啊，”那个好女人对马丁说。“我不知道您跟他交情怎么样，一直到您回来的时候，我都在这

儿左不是右不是地心焦呢。”

“我跟他还根本没说过一句话呢，”马丁说；“我跟他的交情不希望比这再深点儿，也不希望比这再浅点儿，那就不必找个跟他碰头的机会了。我们在道儿上在他身旁走过去来着，我相信，好极了，他倒不早不晚，单挑这么个时候来。不说瞎话！裴斯匿夫小姐的丈夫上起路来倒真是车马辉煌呢！”

“还有位真是一表堂堂的先生跟着他——这阵儿就在那间顶好的屋子里呢；”路频太太悄声儿说，一边跟他们一块儿进店，一边往楼上那间屋子的窗户上扫了一眼。“晚上那顿饭呀，除了龙肝凤脑以外，他简直没一样东西没叫我们准备着，而且还满脸都留着再没比那亮而又光的胡子呢。”

“是吗？”马丁喊道，“哼，那我们可就还要退避三舍了，就希望我们不至于太没有克己的精神，认为这是个多大的牺牲。也就是得忍几个钟头的工夫罢咧，”酒柜里面的小屏风后面有一张椅子，马丁力倦难支，一倒身坐在那上面了。“我们跑这一趟并没什么好结果，亲爱的路频太太，我得到伦敦去了。”

“我的妈哟，我的妈哟！”那位女主人喊道。

“是的。一阵顶头风算不了冬天，就跟一个燕子算不了夏天① 一样。我要去再试一回。汤姆·贫掐已经成功了。有他给我出主意，有他来指导我，我也可以功成名就呀。我当初让汤姆受我的保护来着，好家伙！”马丁脸上露出了忧郁的笑容；“还答应他一定可以让他成家立业呢。说不定如今汤姆该让我受他的保护，并且教我怎样去挣饭吃了。”

---

① 英国俗语。

第四十四章

再继续谈约那斯先生与其友人的伟大事业

裴斯匿夫先生有许多值得赞美的优点，其中的一个特别优点就是，越是被人识破机关，他的假冒为善就越是变本加厉。在一方面损兵折将，就要把战争带到另一方面，来个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那蚁穿九曲珠的勾当要是被甲发觉了，他就刻不容缓，更有理由把它用在乙的身上，即便只是为了别闲着两只手。那回被汤玛斯·贫掐发觉之后，对周围的一切人来说，他倒比任何时候都更赛过一位圣徒，谁来瞻仰瞻仰，都得获益无穷。新近受了小马丁的藐视，犹如艾炙眉头一般，可是他又有哪天能在他的人性方面显着这么温柔，在他的德行方面又这么令人仰之弥高呢。

有这种多余的情感与道德，就等于有大批的存货，实在必须马上出手，不惜牺牲血本。一听底下人回说姑老爷驾到，裴斯匿夫先生就好象是接到了一种整批的，或者说是总的定货单，马上就得发货。因此就飞身跑到楼底下的会客厅，拿两只胳膊搂住了那个年轻人，一边用种种的表情与姿势来表示心里的七上八下，一边感叹着说：

“约那斯。我的女孩子！她身体好吗！没出什么问题吧？”

“怎么着，又来劲儿了，是不是？”他那位女婿回答说。“跟我也来这套？滚你的蛋行不行？”

“那就告诉我她身体好吧，”裴斯匿夫先生说。“告诉我她身体好吧，我的小伙子！”

“她身体倒够好的，”约那斯挣脱了身子，还口说。“她倒没什么。”

“她倒没什么！”裴斯匿夫先生喊着，往顶近的椅子上一坐，还把头上的头发揉得根根倒竖。“呸！我这人真是属豆腐的！我没法儿不这么着啊，约那斯。谢谢你。这会儿好点儿了。我的那一个孩子好吗；我的大孩子；我那个叫什么持扇打扇的小仙姑？”裴斯匿夫先生恢复了轻松愉快的心情，闹着玩似的给她起了这么个芳名。

“还跟往常差不了多少，”约那斯接声儿说。“几几乎是整天守着醋瓶子。你知道她已经有了情人儿了吧，我猜？”

“我听说了，”裴斯匿夫先生说，“是从大本营来的消息，从我孩子本人那儿来的。我并不否认我是一听就对景伤情，唯恐还没离开我的那个女儿也快要离开我了，约那斯——我们当父母的人恐怕都是很自私的，我敢这么说——可是我这一生孜孜以求的就是让她们好好受教育，可以宜室宜家啊；在家庭的范围内，持扇倒准能当个很好的装饰品呢。”

“倒是得让她能在某一个范围内当个装饰品，”那位姑爷说；“搁在大街上，她也算不了一个特别漂亮的装饰品呀。”

“我的女孩子们这可一辈子都吃穿不愁了，”裴斯匿夫先生说。“她们可运气得很，一辈子都吃穿不愁了；我呀，也算是没有白费力气喽！”

假如一个女儿打彩票得了个三万镑的头彩，或是另一个女儿在马路上捡了个装着贵重物品的钱口袋，没人来认领，裴斯匿夫先生所要说的话也一定就是这个。这两种情形不论碰上哪一

种，他都准得拿出家长的资格，十分郑重其事地祝这个幸运儿多福多寿，而且自己还不定多么居功自傲呢，因为从孩子的摇篮时期起，他就打的是这个算盘。

"喂，咱们谈点儿别的好不好？"约那斯又干又倔地说；"就为换换脑筋。你很赞成吗？"

"很赞成，"裴斯匿夫先生说。"嗐，你这小油嘴，你这淘气精！你笑可怜的痴心的老爹爹呢。好吧！倒是也该让你取笑啊。他还满不在乎呢；他自己心里的滋味就够美的，不需要别的报酬啊。你是到我这儿来住几天吧，约那斯？"

"不是。还有个朋友跟着我呢，"约那斯说。

"把你的朋友带来！"裴斯匿夫先生喊道，一泻无余地表现出了他那殷勤好客的热情。"带多少来都行！"

"这可不是可以随便带到哪儿去的人，"约那斯撇齿拉嘴地说。"我觉得我倒愿意把他'带'到你家来，要你好好招待呢！我还是得谢谢你；可是这人在他那一行的地位也有点太靠近那尖儿顶儿了，还能'带'到哪儿去吗，裴斯匿夫？"

这位君子耳朵一机伶；他的兴趣已经被人引起来了。在裴斯匿夫先生看来，靠近那尖儿顶儿的地位就等于伟大，德行，善良，见识，天才；也许不如说受赐于天，所有这一切皆备于我，而本身倒比哪一样都不定要强多少倍。谁要是能从高处往下瞧裴斯匿夫先生，那位先生才绝不嫌用过于谦恭的态度，或是从过于卑下的地位，往上瞧他呢。伟大的灵魂向来都是这样。

"我告诉你可以怎么办行不行？"约那斯说，"你不妨到青龙店来跟我们一块儿吃饭。昨儿晚上，为了办点儿事，我们不得不到索士勃利去，今儿早晨我就让他用他的车把我送这儿来；至少是雇了辆车，不是他自己那辆，因为我们夜里翻车了；其实也还

是一样。你可得谨慎点儿，你知道啦。他并不是跟什么样的人都交惯了朋友的；只有那顶上等的人他才跟他们来往呢！”

“准是个出大利钱跟你借钱的王孙公子，啊？”裴斯匿夫先生很滑稽地摇晃着二拇指说。“要是能认识这个裘马翩翩的小家伙，那我倒很高兴呢。”

“借钱！”约那斯说，好象应声作响似的。“借钱！你要是有他百分之五那么阔，也就可以甭再做买卖了！咱们要是能俩人凑钱把他的家具、餐具跟那些画儿买来，也就算是手头挺宽裕了。蒙太古先生会跟人借钱！嘿，我既然还运气（喂！我还得说，而且也还精明），能在他当董事长的保险公司里当了个股东，结果也就挣来了——别管到底是多少钱，”约那斯好象是一下子就恢复了往常的谨慎。“你很了解我的为人，这种事我才不肯瞎说乱讲呢。可是，哎呀喝，我倒是已经稍微挣了点儿钱呢。”

“真个的，亲爱的约那斯，”裴斯匿夫先生很热烈地喊道，“这样的一位先生倒是不可怠慢呢。他愿意瞧瞧那个教堂吗？要不然，他要是爱好美术的话——从你形容他家里多么阔气的话来看，我倒相信他是爱好这个的——我给他送几纸夹子图画去也成。索士勃利大教堂，亲爱的约那斯，”裴斯匿夫先生一提起那纸夹子，又急于卖弄自己的才学，就把他素常爱用的那套词儿又想起来了；“是个处处都可以引起种种联想，让人怀旧思古的连云大厦，特别能够在人心中唤起那最高超的情感。我们就是在这儿赏玩往昔的时代所产生的艺术品。我们就是在这儿一边听那声韵悠扬的风琴，一边在那发出回声的过道儿里来回蹓跶。我们有好些这个著名建筑物的图，有从东南西北各方面来观察的，有从东南来观察的，有从西北来观察的——”

讲这些离开本题的话的时候——其实呢，从开始谈话的时

候起就是这样——约那斯老是坐在椅子上把身子摇来摇去，把两只手揣在兜儿里，脑袋带着狡猾的神气往一边歪着。如今又日光闪烁地瞅着裴斯匿夫先生，那么精明鬼道，好象含着无限深意似的，让裴斯匿夫先生不由得把话截住，问他到底是要说什么。

"哎呀喝！"他回答说。"裴斯匿夫，我要是知道你是打算把你的钱给谁，那倒可以让你有机会马上把它一个变成俩。把这么个机会留给自己家里的人，别利权外溢，那倒很不坏呢。可你又是这么个机谋深远的东西！"

"约那斯！"裴斯匿夫先生很受感动地喊道，"我并不是个有外交手腕的人物——我的心就在我手心儿里托着呢。我这一生——我希望——倒还不算玷宗辱祖，也不算毫无用处吧，积攒了那不足挂齿的几个钱，绝大部分都早已变成无须说明是哪一种类的证券，附带着也无须再说一遍的表示信任的字句，遗赠给、传留给①（要是用错了术语，亲爱的约那斯，就请你替我改正）一个我不能、不愿、也不必说出姓名的人了。"说到这里，就很热烈地把女婿的手紧紧握一下，好象还要再添一句，"上帝保佑你吧；到手之后，要请你特别爱惜呢！"

约那斯先生只是摇了摇头，哈哈一笑，好象是又忽然变了卦，说道，"不行。他偏要保守他自己的秘密嘛！"可是又说要出去蹓跶蹓跶，于是裴斯匿夫先生就执意要陪着他去，还说可以顺便给蒙太古先生留个名片儿，回头去吃饭，也就无须再找哪位先生来当前导员②了。他也果然就这么办。

刚才两个人谈话，约那斯正要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忽然又

---

① 原文"devise"在法学术语中只用于不动产，"bequeath"则用于动产。

② 原文"gentleman-usher"，指给贵人当前导员的上等人。

急马紧收缰，如今两个人一块蹓跶，他也还是装腔作势，守口如瓶。不但绝不想法子让裴斯匿夫先生别生气，反倒比往常更粗野无礼，那位先生绝猜不出他的真正用意，把自己的弱点都暴露出来了，让敌人攻打起来，可以大占优势。一个无赖之徒，由于他的本性，自然会认为他所使用的工具是做一切无赖的事都必不可少的；既然知道自己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怎么办，裴斯匿夫先生就跟自己这么辩理儿，"这个年轻人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求于我，对我就一定是很礼貌谦恭了"。

因此，裴斯匿夫先生问长问短，并且作种种暗示，越是碰约那斯的钉子，就越是急于让他把那万金不换的致富奇方心心密证，口口相传，别再那么闪烁其词。亲戚与亲戚之间，他说，何必用世故的冷淡态度来保守秘密呢？尔诈我虞，人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生趣呢？他是他女儿雀屏中选的如意郎君，他把女儿交给他的时候还那么洋洋得意，希望无穷，那么身心喜跃，满脸堆欢——他要还不是人生这个荒凉的沙漠中的一点青绿之地，那个绿洲又该往哪儿去找呢？

裴斯匿夫先生才没想到当时他是把一只脚踩在一个多么又青又绿的生地方① 呢！他说，"一切都只是尘土！"他又何曾预料到，再过多么短短的一会儿工夫，他就得把自己的钱掏出来，真得说是挥金如土呢！

约那斯自己的钱口袋遭了殃，痛定思痛，正希望让裴斯匿夫先生也在这个一碰就痛的地方受点损伤，对人家撺掇他去使用的阴谋诡计，因此也就又添了点没安好心的兴趣，要把这个脚色演得神态逼真。一寸一寸地，照他这个悭吝成性的人素来的作

① 原文"green"，一语双关，可作"绿"解，也可作"生"、"无经验"解。

风——一寸一寸地，一点一点地，在这唯恐听漏了一个字的人眼前，约那斯与其说是故意夸耀大英孟加拉公司炫人双眸的前途，倒不如说是嘴还不够严，泄漏了天机。本着这种一毛不拔的精神，还让裴斯匿夫先生自己去推测，要是他喜欢这样的话（他也当然是喜欢这样），他是明知自己言谈举止不太漂亮，想给蒙太古先生介绍个在这些方面得天独厚的人，好拿这件功劳来抵自己的种种缺欠。要不然，他自言自语地发牢骚，这小子就该宁可瞧着心爱的岳父跑到一个"够远的"地方①去，也不肯把他当作知心人了。

被人用这种巧妙手段预先往脑子里装了这些东西，裴斯匿夫先生赴宴的时候，就显着那么又温和，又仁慈，又愉快，又客气，又热诚，甚至于让在这以前的他自己都也许觉得望尘莫及。乡间绅士的心直口快，艺术家的雅人深致，外场人的心情和易，度量宽宏；又爱人利物，又心虔意诚，又虚心克己，又休休有容，种种美点都熔冶一炉，成为一个随方就圆，能折能弯的整体；裴斯匿夫先生跟那位大投机家大资本家握手的时候，这一切就都在他身上表现出来。

"欢迎您，受尊敬的先生，"裴斯匿夫先生说，"来到我们这贫寒的小村庄！我们是朴实人——是浑浑噩噩的乡巴佬，蒙太古先生；可是，有我那位亲爱的女婿可以向您证明，今天贵步幸临贱地，我们倒都很知感恩情。奇怪得很，"裴斯匿夫先生几几乎是必恭必敬，把他的手使劲握了一下，"可是我见了您倒觉得似曾相识呢。这么天庭隆起，亲爱的约那斯，"裴斯匿夫先生侧着身偏着脸对他女婿说，"还这么于思于思，毛发成团——我必是，亲爱的

---

① 意谓地狱。

先生，在那粲若明星的上流人士之间见过您。”

再没比这更可能的事了，大家全都同意。

“我倒很希望您能赏些脸面，”裴斯匿夫先生说，“让我把您介绍给住在舍间的一位长者——就是咱们这位朋友的伯父。说真的，瞿述伟先生要是能够跟您握个手，一定会引以为荣的，先生。”

“那位先生在这儿吗？”蒙太古问，脸上的颜色变得红里透紫，紫里透红。“是在这儿呢，”裴斯匿夫先生说。

“这你可一字没提啊，瞿述伟。”

“我怕您未必愿意听见这消息，”约那斯先生答声儿说。“您才绝不会愿意认识他呢，我可以先告诉您一声。”

“约那斯！亲爱的约那斯！”裴斯匿夫先生进行规劝。“这是哪儿的话！”

“噢！您替他辩护倒是很好，”约那斯说。“您已经把他手到擒来了。还要指着他发大财呢。”

“哟嗬！风是从那方面吹来吗！”蒙太古喊道。“哈哈哈！”说到这儿大家就都笑开了——尤其是裴斯匿夫先生。

“不对，不对！”那位先生闹着玩儿似的拍着女婿的肩膀儿说。“我这位年轻的亲戚说的话可不可尽信，蒙太古先生。在办公事方面您可以相信他的话，在办公事方面您可以信任他，至于他的那些奇思幻想，那您可就千万别认为有什么重大意义了。”

“拍拍良心说，裴斯匿夫先生，”蒙太古喊道，“他刚才说的话，我可认为那末一句是意义极重大呢。我相信那是真话，希望那是真话。不想个特别法子，钱这东西总是有点儿周转不灵，不能唰唰地往里流的，裴斯匿夫先生。什么也比不上把咱们的幸运建筑在人类的种种弱点之上啊。”

“噢，呸！噢，呸，不害臊！”裴斯匿夫先生喊道。可是三个人

又都哈哈大笑——尤其是裴斯匿夫先生。

“我可以拿我的名誉担保，我们还就干的是这个，”蒙太古说。

“噢，呸，呸！”裴斯匿夫先生喊道。“您说得太有趣儿了。我相信绝不至于啊！绝不至于啊！你们怎么能干这事儿呢，您知道啦？”

又是三个人一齐笑起来；又是裴斯匿夫笑得比谁都厉害。

这才真是让人心里很痛快呢。又倾心吐胆，又落落大方，又直截了当——可倒仍然让裴斯匿夫先生处于以温言逊词给大家当指导人的地位。青龙店在烹饪方面最伟大的成就，都摆在他们面前了；青龙店地窖里最陈最好的酒，这回也见了天光；就象有无数泡沫浮到酒面上来那样，他们谈起话来也是连说带笑，时时刻刻都妙语纷呈，正让人瞧出，自从埋头于他的事业以来，蒙太古先生是怎样位重多金；拿三个老实人来说，他们的那份儿坦白、那份儿快乐，也就算是到了家了。裴斯匿夫先生认为最遗憾的是（他这么说来着），蒙太古先生倒把人类与人类的弱点不当回事。这个问题让他担忧；他老是要想到这个；不定用什么方法，他时时刻刻都要回到这个问题；他得让他改邪归正，他说。蒙太古先生怎样再三再四地发表他关于把幸运建筑于人类的弱点上的意见，并且很坦白地添上一句，“我们就干的是这个！”裴斯匿夫先生还就也那么再三再四地说，“噢，呸！噢，呸，不害臊！我相信绝不至于啊。你们怎么能干这事儿呢，您知道啦？”每一次都把那末一句说得更带劲儿。

裴斯匿夫先生左一遍右一遍地问这句闹玩笑似的话，结果蒙太古先生就也拿开玩笑来回答；双方都在斗口齿方面当了会儿神枪手之后，裴斯匿夫先生却变得一本正经，几几乎都要掉眼

泪；说蒙太古先生要是准许他的话，他就要举杯祝他那位年轻的亲戚约那斯身体健康，庆贺他跟杰出的人物产生了宝贵的友谊，而又不能不承认最值得羡慕的是他对同胞们的益处。他要是还了解他很占便宜地跟它新发生了关系的那个机关的目的，就敢说那恰好就是为了行好为善，只怕他自己倒还未必完全知道呢；至于他（裴斯匿夫先生）这方面，要是能以某种方式来促成其事，那他相信每天晚上就枕之时，就可以绝对有把握马上安然入睡了。

这句话完全是出于无心，就因为裴斯匿夫先生胸无城府，才从他嘴里吐露出来的，渐渐过渡到把这当生意买卖问题来讨论，也正是顺水行船。账簿，文件，报告书，一览表，各种计算出来的结果，不久就都在他们面前展开；编制这些东西既然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趋于同一结论，也就不足为奇。话虽如此，只要蒙太古先生大谈特谈公司多么赚钱，还说只要世界上有骗不尽的愚人，它就非成功不可，裴斯匿夫先生可就要口气很温和地说一句“噢，呸！”——要不是明知道他是开玩笑，还真许进行规劝呢。裴斯匿夫先生的确知道他是开玩笑；因为他这么说来着。

要想用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来投资（越是本大，越是利宽赚），象目前这样的机会也真是空前绝后。只有当初约那斯入股的时候，还能跟这相差无几；为了这个，如今他还就净犯别扭，东找出一个破绽，西找出一个可疑之点，还嘟嘟囔囔地劝裴斯匿夫再思再想。这家殷实的公司绝不滥招财东，再添上一个数目，股本就算招足了，这个数目可倒几几乎相当于裴斯匿夫先生的全部积蓄——也就是说，刨去瞿述伟先生不算，他是把这位老先生看成存在银行里的钱，有了这笔存款，就更想用个人的小虾米去碰大运气，好钓来象蒙太古先生所形容的那样的大鲸鱼了。投资以后

儿几乎马上就有钱可赚，还真是海里去了。事情的结果是，裴斯匿夫先生同意当大英盂加拉公司的最后一位合伙人与财东，还跟蒙太古先生约定后天在索士勃利吃饭，好在那儿当场完成这笔交易。

把问题谈出个眉目来得费那么大工夫，他们分开手的时候，都已经快到半夜了。裴斯匿夫先生下楼走到门口儿，发现路频太太正站在那儿往外瞧呢。

"嗐，我的好朋友！"他说；"还没上床睡觉！在那儿瞧天上的星星哪，路频太太？"

"这是个满天星斗的良宵，先生。"

"满天星斗的良宵，"裴斯匿夫先生抬起头来往天上瞧。"请看那些行星，一个个多么明亮！请看那些——今天早晨在这儿的那两人已经离开这儿了吧，我希望，路频太太？"

"是的，先生。已经走了。"

"那可好极了，"裴斯匿夫先生说。"请看那天空的奇观吧，路频太太！好一派壮丽的景象！我一抬头去看那些亮晶晶的星球，就觉得它们是在对使眼色，请彼此注意世人所追求的都是虚名浮利。我的同胞们！"裴斯匿夫先生带着悲天悯人的神气摇着头喊道；"你们可大错特错了；我的那些等于蛆虫的亲戚们，你们可上了大当了！天上的星星（据我想）在各自的活动范围内都是完全安分知足的。你们为什么不这样呢？噢！别你抢我夺，就想发财致富，或是压人一头了，我那执迷不悟的朋友们，还是跟着我抬起头来往天上看吧！"

路频太太把头一摇，叹了口气。这也太感动人心了。

"跟着我抬起头来往天上看吧！"裴斯匿夫先生伸出手来，又重了一句；"跟着我，一个跟你们自己一样，也是命同蝼蚁的草野

之人。金银珠宝能象这些星宿那样光辉灿烂吗？恐怕不能吧。那就别贪图什么金银珠宝；还是跟着我抬起头来往天上看吧！”

话音未落，那位好人就用两只手轻轻去拍路频太太的手背和手心，直仿佛还要添上一句“想想这个吧，好女人！”然后就把帽子挟在胳肢窝里走开了，好象魂飞魄荡，或是快活得置身云端似的。

约那斯坐在那儿，姿势还跟裴斯匿夫先生离开他的时候一样，郁闷不乐地瞅着他那位朋友，只见他正被一大堆文件所围绕，在一个长方形的纸条儿上不知写什么呢。

“这么说，你是打算在索士勃利待着，等过了后天再走了，是不是？”约那斯说。

“你没听见我们订的约会了吗？”蒙太古答声儿说，并没把眼皮儿抬起来。“不拘怎么样，反正为了照顾那个孩子我也得等着呀。”

他们俩似乎是又易地而处了；蒙太古兴高采烈，约那斯倒眉头不展，面带忧容。

“你不需要我了吧，我猜？”约那斯说。

“我需要你在这儿签个名，”他面带笑容，拿眼瞟着他答声儿说，“就等我把戳子装好了。你不是答应我另外再出多少资本了吗？我倒不妨跟你要个字据。什么别的都不需要。你要是想回家去，裴斯匿夫先生我一个人去应付也应付得了。我们俩已经把事情完全商量好了。”

约那斯坐在那儿皱着两道横眉瞅着他写，一句话也没说。他把字据写好，用旅行书桌里的吸墨纸把它印干了，然后就抬起眼来，把笔朝他那边一扔。

“怎么着，一天也不能宽限，一天也不能赊账，啊？”约那斯痛

心切齿地说。“今儿晚上我卖了那么大力气就算白搭了吗？”

“今儿晚上的事是咱们俩买卖合同的一部分，”蒙太古回答说；“这也是它的一部分。”

“你倒真能买死人卖死人，”约那斯凑到了桌子跟前。“你心里比我还明白呢。把它递给我吧！”

蒙太古把那张纸给他了。约那斯停顿了一会儿，好象要签名又下不了决心，然后就慌忙拿笔往顶近的墨水盂里一蘸，马上写起来。笔刚落在纸上，可就忽然把身子往后一缩，好象惊慌失措似的。

“喝，他妈的这是什么？”他说。“怎么这么鲜血淋漓的！”

再过一分钟，就瞧出他是把笔蘸在红墨水里了。说也奇怪，他倒把这个错误看成了天大的事，问红墨水是怎么会跑到那儿来的，是谁带来的，为什么要带来；起初，还直拿眼瞅着蒙太古，好象以为他是存心要戏弄他似的。就另换了一枝笔，墨水也没用错，也还是要先在另一张纸上划拉几下，好象有几分相信写出字来又得变成红色似的。

“这回倒够黑的，”他说着把字据递给了蒙太古。“再见吧！”

“这就走啦！你打算怎么样离开这地方呢？”

“明天一早，不等你起来，我就奔那条大路，去赶到伦敦去的白天那趟驿车。再见吧！”

“你倒是个急性鬼！”

“我有桩事情要办呢，”约那斯说。“再见吧！”

他那位朋友拿眼睛送他走出去，面带诧异之色，渐渐地可就换了一副又志得意满又如释重负的神气。

“这么着倒更好。这倒可以让我如愿以偿，一点儿困难也没有。我可以一个人儿上路回家了。”

第四十五章

贫掐兄妹追求生活乐趣；却完全不出家庭
范围，更不搞铺张仪式。

码头上演了一场活剧，读者已经领教过了，别的角色一一散去之后，汤姆·贫掐兄妹就马上得分头去办理当天早晨的事情，要想讨论这个问题，当时也毫无机会了。可是，汤姆在他那个冷冷清清的办公室里，露丝在她那间三角客厅里，整天价心里都没想别的事；午后会面的时间快来到，自然就更是心心念念想着这个了。

他们俩已经定了个小小的计谋，汤姆从圣殿里出来，得老走某一条路；也就是说，得经过喷泉。穿过喷泉大院，只要顺着那通到花园大院的台阶儿往下扫一眼，再往四面八方一望也就行了；露丝要是已经来接他，就一定会在那儿瞧见她的；并不是在那儿闲步儿走，这你明白（因为怕碰见那些书记员），而是迈着小快步儿走过来，脸上带着笑嘻嘻的神气，跟喷泉唱过对台戏，而且是把它完全压倒的，再没比那更可爱的了。因为五十成占四十九成，汤姆准是找错了方向，还以为她绝不会来了呢，可是她倒始终都是朝他这边轻步快走，玎玲玎琅地摇晃着那个小手袋（钥匙全都在那里面搁着呢），好把他那东游西荡的眼光吸引过来。

喷泉大院里的草木长得那么缓慢，是不是还保留着几分生意，让这些被烟熏黑了的矮树，对世界上这个最神情秀朗、最心地纯洁的小女人，还不至于毫无感觉呢？这个问题是只能请园艺家，以及熟悉植物的情史的博学君子来研究的。可是有这么个娇小玲珑的身躯掠过这个石砌的庭院，那倒的确是很妙呢；她人过之处，那些乌漆抹黑的老房子和磨坏了的石板上，也的确就好象是现出了一副笑容，跟着可就显得比原先更沉闷，更黑暗，更冷酷无情；这都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她跑到哪儿都带来了希望无穷的少女精神，偷偷地穿过法学家的那片荒原，就好象是本来水涸河干，又忽然泛光流彩，流过来一股清泉，让圣殿喷泉见了都许要跳起二丈高去欢迎呢；吱吱喳喳的麻雀，生长在圣殿的裂缝和小旮旯儿里，一见这么个活泼泼的小姑娘走过去，就都不再叫唤，静听着想象中云雀的歌声；黑黪黪的树枝子，除了因为长不大，老那么委委顿顿的以外，向来都不爱搭拉下来，一见了她，可倒就许要异态同妍，低垂到她那姿势优美的头上，好祝她福自天来；旧情书锁在邻近的办公室的铁箱子里，沦落在成堆的家庭文件之间，玉石同糅，被人看得无足轻重，她身轻如燕地从那儿走过去，可就让它们霎时间想起往日的柔情，要飘飘飞舞。看在露丝面上，任何从前没发生过，将来也绝不会发生的事情，都是说不定会发生的。

这部书如今所谈到的那一天的后半晌，还果真出了一桩事。不是看在露丝面上。噢，不是，完全是碰巧，跟她毫不相干。

不是她太早了点儿，就是汤姆太晚了点儿——平时她总是准时来，绝不会差半分钟——反正这回是找不着汤姆的影儿。这也罢了！可是那儿是不是有个别的人，所以她才回头一看就满脸绯红，脚底下还特别加紧，马上跑下台阶儿呢？

嗯，原来当时西锁先生正打那儿路过。圣殿是个人人可以往来的通衢大路；栅栏门上可以写着禁止穿行，只要门没关上，可就有人，也永远不会没人穿行；西锁先生呢，也跟谁都一样有权利到那儿来。既然如此，她可为什么要跑开呢？并不是穿得不好，因为她是个最齐整的人，绝不会乱头粗服的，那她为什么要跑开呢？棕色的头发搭拉到帽子底下来，还有朵象个顽皮孩子似的假花儿粘赘着它，在众人面前卖弄它的放肆大胆，那也不会是她跑开的原因，因为这瞧着倒很迷人呢。噢！小小一颗傻傻呵呵、突突乱跳、受了惊的心，她为什么要跑开呢！

兴高采烈地，小巧的喷泉在那儿玩耍；兴高采烈地，酒窝儿似的水纹在太阳照着的池面发光放亮。约翰·西锁慌忙在她后面追赶。轻轻悄悄地低声细语的泉水碎得雨零星散；他这样偷偷儿地跟踪而至，那些酒窝儿也很淘气地闪烁发光。

噢，小小一颗傻傻呵呵、突突乱跳、怯生生的心，她为什么要假装不知道他跑过来了呢！为什么要希望自己远在天边，可是在那儿又高兴得心里乱舞莺花呢？

"我早就觉得准是您，"——在花园大院那个庇身之所追上了她，约翰就说。"我早就知道不会是认错了人。"

她诧异得那么厉害。

"您是在这儿等您哥哥呢，"约翰说。"让我来陪着您吧。"

那只羞怯的小手碰在人身上就象鹅毛那么轻，他得往下瞧一眼，才能准知道它是在他胳膊上呢。眼光在那一对星眸那儿停留了片刻，可就忘了原来的目的，不往下进行了。

他们俩来回走了三四趟，还谈论汤姆和他的神秘工作。这当然是很自然的话题，谈谈也毫无害处。那露丝又为什么只要一抬起眼睛，就得让它马上又搭拉下来，去找那跟她并不投缘对

劲儿的铺地的石头呢？这又不是那种避光的眼睛；这又不是那种需要收藏起来才能抬高价值的眼睛。这双眼睛也太宝贵太货真价实了，还会需要那种狡猾手段吗？必是有个什么人在那儿瞧着它们吧！

可是，它们把汤姆找出来倒也够快的。他一露面，这双眼睛就远远地瞧出是他了。象往常那样，他正瞪着眼往四面八方瞧，除了方向正对的地方以外，简直哪儿都瞧到了；那么死劲儿不往他们这边瞧，就跟诚心诚意要这样似的。要是听其自便，明明是就要走回家去，因此约翰·西锁就一个箭头似的跑过去，把他拦住了。

这么一来，让可怜的小露丝一个人走过去，就成了一桩最难以为情的事。汤姆正在那儿表示万分诧异（应付小事情，他是一点也沉不住气的，这位汤姆）；约翰正拚命不拿这当回事，可又毫无必要地费尽苦心来替自己解释；在他们俩的注视之下，她正朝他们那边走，明明感觉到扯脖子带脸臊了个绯红，可又偏要毫不介意地把眉毛那么一扬，把蔷薇色的嘴唇那么一噘，好象是个头脑最冷静、万事不关心的小女人似的。

兴高采烈地，喷泉发出了潺潺的水声，一直到那些酒窝儿互相并吞，膨胀成一副普遍的笑容，把池面整个盖住了为止。

“真是意外奇遇！”汤姆说。“我才梦想不到会在这儿瞧见你们俩在一块儿呢。”

“完全是碰巧，”就听见约翰唧唧咕咕地说。

“一点儿不错，”汤姆喊道；“我也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啦。要不是碰巧，也就没什么奇怪喽。”

“那当然啦，”约翰说。

“你们俩居然会在这么个鸦飞不到的地方遇见了，”汤姆喜

笑颜开地接着说。“这么个出人意外的地点！”

约翰倒要跟他抬杠。恰恰相反，他还认为这实在是个很不出人意外的地点呢。他经常在那儿来来往往，他说。再碰上一回这种巧事他也不会失惊打怪啊。他就纳这个闷儿，以前怎么倒没碰上过呢？

露丝早已绕到她哥哥的那一边，让他拿胳膊搀着她。这会儿正在捏她哥哥的胳膊呢，意思仿佛说，“你是打算整天价站这儿不往前走吗，没头的苍蝇似的亲爱的老汤姆？”

汤姆也礼无不答，直仿佛她这么捏他一下就等于一篇演说似的。“约翰，”他说，“你要是把你的胳膊给我妹妹，咱们就可以两人搀着她往前走。我有桩希罕事要讲给你们听呢。咱们在这儿遇见真是再巧不过了。”

兴高采烈地，喷泉在那儿跳起舞来；兴高采烈地，笑靥般的水纹在那儿闪闪烁烁，还越来越扩充地盘，一直到碰着了池沿，忽然一阵大笑，跟着就无影无踪了。

“汤姆，”一走上那热闹的大街，他那位朋友就说，“我要提议一件事情。令妹要是肯赏脸，让一个可怜的单身汉蓬荜生辉，那就请你们兄妹二人给我一种极大的快乐，到我那儿去吃顿饭吧。”

“怎么着，就在今天吗？”汤姆喊道。

“是的，就在今天。我就住在左近，你知道啦。贫掐小姐，请您对他说不去不行。这是舍己为人，我根本就没什么东西款待你们啊。”

“噢！这你可千万别相信，露丝，”汤姆说。“拿一个单身汉来说，在掌管家务方面，我才没听说过有谁比他更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呢。他应该当伦敦市长才对啊。也罢！你的意思怎么样？咱

们去吗？”

“你愿意去就去吧，汤姆，”那个很恭顺的小妹妹回答说。

“可是我的意思是，”汤姆笑吟吟地用赞美的眼光瞅着她说，“你是不是还有点儿缺穿缺戴，打扮得不够漂亮呢？我相信我说不上来，约翰——要让我来说，她倒未见得能把头上这顶软帽摘下来呢。”

一听这个，跟着就是一阵大笑，从约翰·西锁嘴里，还说出了各种奉承话儿——并不是奉承，至少据他说不是（他还实在是说得很对），而是丝毫不带虚假，有一句说一句，谁都没法儿否认。露丝又笑又什么的，可倒并没反对；约会儿也就算是订妥了。

“这我要是能早点儿知道，”约翰说，“就要再来个布丁了。不是跟人家打对台；也就是为了捧捧顶呱呱的那一个。做的时候我才绝不肯用板油呢。”

“为什么呢？”汤姆问。

“因为那个烹饪大全说得用板油，”约翰·西锁说；“可是咱们那个是用面粉鸡蛋做的。”

“哎哟我的妈！”汤姆喊道。“咱们的那个是用面粉鸡蛋做的，是吗？哈哈哈！做牛排布丁用面粉鸡蛋！哼，谁都没那么糊涂哇。我就没那么糊涂！哈哈哈！”

不用说，那个布丁做的时候汤姆也在场来着，对它还始终都是个忠实的信徒呢。可是，能抓住那位忙忙叨叨的小妹妹的这个笑柄，倒让他心里很高兴，一旦赃证俱明，还真觉得甭提多开心，所以就在圣殿栅栏① 那儿站定了不住直笑；即便被偪脾

① 圣殿栅栏（Temple Bar）：当年由佛里特街入伦敦旧城的门道，贴近圣殿，1670 年建，又用为犯叛逆罪者枭首示众之处，于 1878 年被拆除，现该地只有一圣殿纪念碑。

气的来往行人连咒带骂，混推乱搡，汤姆也还是若无其事，就跟一根柱子似的；愉快的心情绝不为之稍减，还是老在那儿贼叫"用面粉鸡蛋！做牛排布丁用面粉鸡蛋！"一直到约翰·西锁和他妹妹简直都从他身旁跑开了，让他一个人去过笑瘾；好容易笑完了，这才东躲西闪地穿过车马杂沓的大街，来到他们的身旁，满脸堆欢，上帝保佑吧，显着那么温存和气（汤姆开的这个玩笑本来就是很温存和气的），即便圣殿栅栏是用一大溜腐烂的人头来点缀，象在已往的黄金时代那样，空气也都可以被它弄干净了。

那些单身汉住的斋舍里有许多舒服房间，拿这些自命为孤鬼的人来说，日子过得那么好，倒真得让人诧为奇事。约翰谈起了他的身世多么凄凉，得怎样将就对付，把那种可悲可叹的日子勉强过下去，也真是动人哀怜；其实呢，他倒似乎是把自己弄得挺舒服。至少他的房间是十分整洁十分合用；要是还绝说不上舒服二字，那也就当然不能怪房间的错儿了。

他那间顶好的屋子里，桌上有个美丽的小花瓶儿，插着鲜花，就等着露丝来呢，"正跟早就盼着她来似的，"汤姆说。刚把汤姆兄妹领进来，约翰就尽慌手忙脚之能事，把帽子拿起来，又慌忙跑出去了；从半开半掩的门里往外瞧，不多一时，就瞧见他又匆匆忙忙跑回来，后面还跟着一位面如烈火似的老大娘，头上戴着顶既皱且歪的软帽，帽带儿长得一直搭拉到背脊上；他登时就跟她一齐动手铺桌布准备开饭，亲手把酒杯给擦亮了，把胡椒瓶的银盖儿在袖口上磨得光辉灿烂，拔下了塞子往圆酒瓶里装酒，手段那么巧妙，那么麻利，让人瞧着都眼花缭乱。正把这些东西一个个磨光擦亮，还好象是又磨擦了一盏神灯，或是一只神奇的指环，受他驱使的，至少有两万个精灵鬼怪；忽然间，就出现了一个不知是人是鬼的东西，身上穿着白背心，胳膊挟着一条餐巾，后

面还跟着另一个不知是人是鬼的东西，头上顶着一个长方盒子，一桌热气腾腾的酒席，还就从那里面拿出来放在桌上了。

鲑鱼，小羊肉，豌豆，天真烂漫的小土豆儿，凉色拉，黄瓜条儿，一只嫩小鸭子，还有一个果馅饼——全都在那儿呢。全都来得正是时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那可瞧不出来；可是那个长方盒子倒老是来来往往，每次再来，都不再进屋，只是很谦虚地轻轻往门上一碰，让那个穿白背心的人知道。他永远也不诧异，这个人；在盒子里发现了那些出奇可惊的东西，他似乎是永远也不纳闷儿；只是把它拿出来往桌上一摆，脸上的神气表现出了始终如一的目的与令人难测的性格。他是个很和气的人；举止态度很斯文，对他们所吃所喝的东西还很感觉兴趣。他是个有学问的人，知道约翰·西锁个人用的那些调味品都是什么味道，传递起那些小瓶子来，还要柔声柔气，很带情感地把它形容一番。他是个一本正经的人，还不爱出声儿，饭一吃罢，水果和酒一摆上来，他就连盒子带人都悄然而去，好象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东西。

"我没说在掌管家务方面他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吗？"汤姆喊道。"哎哟哟！这才真是令人惊叹呢。"

"嗐，贫掐小姐，"约翰说。"我们在这么个地方过的日子，这就是那光明的一面啊。今天再不放出点光明来，可就真够悲惨的喽。"

"他的话你一句也别信，"汤姆喊道。"他在这儿过的日子就跟皇上一样，给他什么好处也甭想让他改换他的生活方式呀。他也就是假装发牢骚呢。"

不对，约翰实在不象是装腔作调；他是言词恳切、语语至诚，就希望人家能够了解，象他平日里那么闷气，那么孤单，那么不

舒服，在一个不幸的年轻人，按理说也就算是到了家了。他过的是很可怜的日子，他说，是很倒霉的日子。他想把房间尽快出让；还果真打算过一半天就贴个告白条儿呢。

“唉！”汤姆·贫掐说，“我真不知道，约翰，你到哪儿去能比在这儿舒服，我只能说这么一句话。你的意见怎么样，露丝？”

露丝拿手鼓捣碟子里的樱桃，说她觉得西锁是应当很快活的，她也相信他是很快活。

啮，小小一颗傻傻呵呵、突突乱跳、受了惊的心，她说这话的时候够多么怯生生的！

“可是你忘了你有什么话要告诉人家了，汤姆——就是今天早上出的事，”她并没缓气儿，马上就又找补上。

“我是忘了，”汤姆说。“咱们净顾谈别的了，我敢说我都没工夫想到这个。干脆马上就告诉你吧，约翰，怕回头把它给忘没影儿了。”

汤姆把码头上出的新闻连前带后地详细一说，他那位朋友就好生诧异，对这篇故事还感觉到莫大的兴趣，让汤姆简直都莫名其妙。跟他们交上了朋友的那位老太太，他相信他也认识，他说；一听他们形容她的模样儿，就可以大胆说她的名字就叫甘泼。至于汤姆那么出人意外地替人家去传递的到底是什么书信；为什么要托他去传递；怎么会把这几个当事人拉到一块儿的；到底是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幕后操纵；那可就让他百思不解了。汤姆早就相信他对这桩事会感觉几分兴趣；可是哪里想得到他会表示出这么强烈的兴趣呢？就是在露丝已经离开这间屋子之后，约翰·西锁也都不肯把这个问题丢开；还显然是急于彻底根究，不光是把它当谈话的题目。

“当然喽，我得去对我那位房东提出抗议，”汤姆说，“别瞧他

是个爱保守秘密的怪人，即便知道信的内容，也未必会给我个满意的答复呢。”

“信的内容，你倒可以对天发誓说他一定知道呢，”约翰横插一句。

“你相信是这样吗？”

“我很有把握。”

“也罢！”汤姆说，“我见了他就要提出抗议（他出出进进老是那么行踪诡秘，可是明儿一早我一定要想法子把他给抓住），问他为什么叫我替他去跑这么一档子倒霉的差使。我心里还这么想来着，约翰，旧城圈里那个叫什么的太太那儿——那个托节斯太太的公寓——我以前去过，你知道啦，明天早晨再去一趟，没准儿就许碰见可怜的慈悲·裴斯匿夫，可以向她解释这桩事我怎么会去插手了。”

“说得十分有理，汤姆，”稍微寻思了一会儿，他那位朋友又接过来说。“这么办倒是再好不过。我已经很明白，别管到底是怎么回事，反正这不会是什么好事情；你顶好是把自己给摘干净了，别让人瞧着还以为你是诚心往里掺合，所以我就劝你去见见她丈夫，要是见得着的话，老老实实地把什么都告诉他，这桩事从此就别再沾手了。我疑心是有谁在那儿弄神弄鬼呢，汤姆。改天再把理由告诉你——我得先亲自到一两个地方去打听打听才行呢。”

在汤姆·贫掐听起来，这一切都是非常神秘的。可是他知道他这位朋友是靠得住的，所以就决心听他的劝。

嗐，小露丝被撂在约翰·西锁的房间里，约翰和她哥哥正一边喝酒一边谈这些话，不去管她，要是能有件隐形魔衣，穿上了可以在那儿冷眼旁观，那倒真是很运气呢！面如烈火似的老大娘，

头上还戴着那顶既皱且歪的软帽，在衣服方面却早已拚命重整旗鼓，穿上了一件颜色已经洗掉了的黄袍子，上面的小枝花纹也是黄的，瞧着就象是用小块儿的黄油镶掇而成，正在那儿等着伺候她，她也那么温文娴雅地要找点话来跟她谈谈。这要让你瞧见了倒真有个趣儿呢。面如烈火似的老大娘跟鹰头狮一样铁面无情，人家献殷勤讨好，她倒一个钉子给碰回去，好象向她进攻的是个等于仇家敌国的危险东西，根本就没理由到那儿来，除非是要把她的照顾主儿给抢走，或是提醒人家，那没人吃就没了的茶叶和糖，还有其它日用的零星物品，都是到哪儿去了。这要能让你瞧见了倒真有意思呢。在烈火似的脸走了以后，小露丝又那么羞答答、喜洋洋，招人疼爱地去搜奇探秘，偷瞧那到处搁着的书和小装饰品，对炉架上一些细巧的火纸捻儿还特别感觉兴趣，纳闷儿这到底是什么人做的。这倒也不能说不值一瞧呢。用颤巍巍的手，她把那些花儿捆在一起，一边照镜子，对着自己的倩影儿几乎脸泛朝霞，一边把花儿插在胸前，歪着脑袋瞅着它，忽而好象决心要把它再拿下来，忽而好象决心就让它在那儿插着。这让你瞧见了倒真是可乐可喜的事呢！

约翰似乎是认为这一切都是可乐可喜的事——一跟汤姆进来喝茶，就在她身旁坐下，象个魂销魄醉的人。杯盘端走了以后，汤姆在钢琴前面坐下来，专心致志地去弹以前弹风琴常弹的某些曲调，他却还是跟她并坐在敞着的窗户那儿，望着外面黄昏的景色。

在佛尼瓦氏斋舍里，人所瞧得见的东西也真够少的。这是个背阴儿的清静地方，到那儿来有事的游魂野鬼，总是让人听得见足音跫然；夏天晚上还未免阴阴惨惨，让人感觉到百无聊赖呢。这地方到底怎么会有那么大的魔力，不但汤姆本人一听见时

常安慰他心灵的曲调又在耳边盘旋，就把什么都忘了，就连他们俩也都老是坐在窗前，跟那位梦想家一样，感觉不到时间的飞逝。渐渐朦胧的光线，越来越浓的暮色；东一个西一个在天上出现的星星；黄昏时候的空气，伦敦旧城里的喧嚣热闹与一片轰轰之声，甚至于老教堂的那些当当当一齐响起来的钟——这一切到底是有什么神仙吹了口仙气儿，给了它一种勾魂摄魄的力量，即便大地上最赛过世外仙境的美景都摆在眼前，也休想能用一条更强大的锁链把他们拴起来呢？

黑影儿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屋子里已经黑咕隆冬了。汤姆的手指头还是在琴键上东按西按；那个窗户也还是被那两个人双双占据着。

最后，她的手搁到了他的肩膀上，她的出入气儿正挨着他的脑门子，这才把出神默想的汤姆忽然唤醒。

“哎哟，我的妈！”他喊道，好象受了一惊似的，忽然停止了弹琴。“我恐怕是太不为别人着想，太没礼貌了。”

汤姆哪里想得到他已经证明他是多么为别人着想多么有礼貌呢！

“唱点儿什么给我们听，好妹妹，”汤姆说。“让我们听听你的声音。喂！”

约翰·西锁跟着他一块儿请求，那么出乎至诚，也只有那铁石心肠的人才会拒绝呢。她的心肠并不是那如同铁石一般的。噢，绝不是！她完全是另一种心肠的人。

于是她就坐下来了，珠喉宛转，唱起汤姆很喜欢的歌谣来。都是古老的押韵的故事，不定在哪儿还要停下来等几个简单的“和弦”，就象古代的竖琴师把一个故事的情节忘了一半儿，也许会一边抬头去想，一边信手弹出来的那样；词句是古代诗人

的，跟那样的韵律结合起来，就好象是从诗人自己嘴里唱出来的，正表现出了诗人的思想；忽而喜气洋洋，轻松愉快，好象歌唱的人根本就不懂得忧愁，一直到她又反复不定（噢，缺德的小歌唱家！），忽然故态复萌，让听的人又心碎肠断——她就是用这些简单法子来讨他们的高兴。至于是不是已经奏效，是不是果真把他们弄高兴了，那就让过了老半天都还是黑灯瞎火的屋子来当见证吧！

蜡烛终于拿来了，该动身回家了。为了仔仔细细地裁点儿纸，把那些花儿的梗子给裹上，就又耽搁了一会儿工夫；可是就连这个也早晚得完事，露丝算是已经准备停当了。

"再见吧！"汤姆说。"今天到你这儿来，真是一桩值得纪念的大喜事，约翰！再见吧！"

约翰觉得不妨跟他们一块儿走回去。

"别价！别价！别这么着！"汤姆说。"这不是胡闹吗！我们很可以自己走回家去。没有把你带出来的道理。"

可是约翰说他倒愿意这么着。

"你敢说你准愿意这么着吗？"汤姆说。"我恐怕你也就是跟我们闹客套呢。"

约翰心里有十分的把握，所以就把胳膊递给了露丝，领着她往外走。烈火般的脸又在那儿伺候着他们呢，一见她要动身，只是给她请了个极冷淡的安，几几乎让人瞧不见；见了汤姆，甚至于都扬扬不睬。

主人一定要送他们回家，汤姆怎么劝也是枉然。快乐的时刻，快乐的散步，快乐的离别，快乐的梦！可是世界上有些美妙的白天的梦——的确有这样的梦——倒让人夜里梦见的东西都得自惭形秽呢。

忙忙碌碌地，圣殿喷泉在月光中发出了淙淙之声，这时候，身旁搁着那些花儿，露丝正躺在床上睡觉；约翰·西锁呢，却正凭自己的记忆来给人——到底是给谁？——画影传真。

第四十六章

裴斯匿夫小姐大谈恋爱，约那斯大发雷霆，
甘泼太太大沏其茶，褚飞先生大捣其乱。

第二天刚办完了公，汤姆就慌忙回家，没在半道儿上耽搁一分钟；吃过了饭，稍微歇息了一会儿，就又出发，还让露丝陪着他，照预定的计划到托节斯公寓去走一遭。汤姆所以要带着露丝去，倒并不光是因为只要能跟她形影不离，无论何时都是极大的乐事，这也是因为希望她能去把可怜的持杯抚慰一番；至于露丝本人，既然已经从汤姆嘴里听到了那位年轻的妻子的悲惨故事，当然也就巴不得能在这方面尽点力量。

"她见了我那么高兴，"汤姆说，"我敢说见了你也一定高兴的。你对人家表示同情，倒绝不会象我那样没深没浅，让人家难以接受呢。"

"这我可一点儿也拿不稳，汤姆，"她回答说，"你也真是太冤屈你自己了。实在是这样。可是我倒希望她也许会喜欢我的，汤姆。"

"噢，她一定会喜欢你啊！"汤姆很自信地喊道。

"人人要都是你这个想法，那我又该有多少朋友了呢。你说是不是，汤姆，我的好哥哥？"他的小妹妹拿手把他的脸蛋儿捏了一下。

汤姆哈哈一笑，说别的时候怎么样不提，这一回他倒十分相信持杯会当他的门徒。"你们女人家，"汤姆说，"你们女人家，我的好妹妹，心眼儿都非常好，心眼儿一好就都很有眼力；你们知道怎么跟人家相亲相爱，对人家关切备至，表面上可瞧不出来；饱知人饥，温知人寒，就跟你们的手碰在人家身上一样——那么轻，那么不费劲儿，能用多么温柔的手段来处理人家肉体上的创伤，就也能用多么温柔的态度来安慰人家精神上的痛苦。你们是那么——"

"哎呀呀，汤姆！"他妹妹插嘴说。"你应当马上就爱上一个女人才对呢。"

汤姆和颜悦色地把这句话混过去了，可倒也带着几分严肃劲儿；不大工夫，他们就又很爱瞎聊，谈到一个别的问题了。

他们穿过旧城圈里的一条大街，离托节斯太太的住处不很远，走到一家规模很大的室内装饰与家具商店前面，露丝就叫汤姆站住了，请他注意橱窗里有个非常华丽精巧的物品，极显目醒眼地在那儿摆着，好让众人受它的引诱，都来赞美称奇。汤姆要把它的价钱猜上一猜，一发现结果猜得太不对了，简直是荒乎其唐，就跟着他妹妹笑了个痛快淋漓；笑着笑着，就拿自己的胳膊夹着她的胳膊，拿手指着不远的地方让她瞧，有两个人也正往那个橱窗里瞧呢，对那些五斗柜和桌子，感觉浓厚的兴趣。

"别响！"汤姆悄莫声儿地说。"这就是裴斯匿夫小姐，还有就要跟她结婚的那位年轻先生。"

"瞧他的模样儿怎么倒象是要进坟墓呢，汤姆？"他那位小妹妹问。

"哼，他天生就是一位愁眉苦脸的年轻先生吧，我相信，"汤姆说；"可是他这人倒很文明，不招人不惹人的。"

“我猜他们是给新房置家具呢！”露丝悄声儿说。

“是的，我猜也是，”汤姆回答说。“咱们顶好是避免跟他们说话。”

话虽如此，别去瞧那两个人还是不太容易，尤其是正赶上人行道上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发生了故障，走不过去，只得在原来的地方再待几分钟。裴斯匿夫小姐脸上的神气，完全象是已经把不快乐的摩肚给俘虏了，带他来瞧家具，就跟把一只羊牵到祭坛上来一样。他并不抵抗，绝对听天由命，连大气也不出。那么懒洋洋地歪着脑袋，还那么象夹尾巴狗似的，所表现出的忧郁心情也真是到了家了；橱窗里有个尺寸十足的四柱床，他眼眶里含着那么一颗颤颤巍巍的泪珠，倒视而不见，好象用浓墨把它给涂掉了呢。

“奥古士都，我的好人儿，”裴斯匿夫小姐说，“你去问问那八张花梨木椅子，还有那张卢牌桌子① 的价钱吧。”

“也许已经有人定下了，”奥古士都说。“也许已经是另一个人所有之物了。”

“有人定下了也可以照这样儿再做呀，”裴斯匿夫小姐回答说。

“不行，不行，做不了，”摩肚说。“那哪儿办得到呢！”

琢磨着就要享受的无穷幸福，一时之间，他好象是完全目瞪头昏，不知如何是好了；可倒居然又恢复过来，走进了那个铺子。马上他就又跑回来，用绝望的口气说：

“二十四镑十先令！”

裴斯匿夫小姐一扭转身形来听这个报告，就感觉到汤姆·

① 卢牌(loo)是一种纸牌戏，打牌的可以多至十七人，故桌子必须较大。

贫掐兄妹正注意着他们。

“噢，真是的！”裴斯匿夫小姐喊道，往四周围扫了一眼，好象要找个隐形遁地的方便法子似的。“不说瞎话，我——世界上从来也没有这么——没想到还这么非常——这是奥古士都·摩肚先生，这是贫掐小姐！”

耀武扬威地行这个介绍礼的时候，裴斯匿夫小姐对贫掐小姐态度倒很谦和；简直可以说谦和极了。不止于谦和；她还很厚道很诚恳呢。也许是想起了汤姆当初给她效过劳，劈头盖脑给了约那斯先生一棍子，把她感动得改变了她的意见；也许是一旦离开了她父亲，跟世界上所有的人，或是所有那日多一日的跟她父亲不相好的人，就都言归于好；也许是有个新认识的女朋友，把自己的前途津津有味地讲给她听，那种乐趣是可以压倒一切别的需要考虑的问题的；别管到底是什么原因，反正裴斯匿夫小姐是又诚恳，又厚道。裴斯匿夫小姐还在贫掐小姐的脸蛋儿上亲了两下呢。

“奥古士都——这是贫掐先生，你知道啦。我那亲爱的姑娘！”裴斯匿夫小姐把脸甩过去说。“我长这么大从来也没有这么害臊过哇。”

露丝请求她别把这挂在心上。

“碰见您哥哥倒比碰见谁都不要紧，”裴斯匿夫小姐傻笑着说。“要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碰见哪位上等人，那我这脸可往哪儿搁呢！奥古士都，我的孩子，你没去——”

说到这里，裴斯匿夫小姐就趴在他耳朵上小声儿嘀咕上了。受苦受难的摩肚又说了一遍：

“二十四镑十先令！”

“哎哟，你这傻小子！我说的不是那一套，”裴斯匿夫小姐说。

“我说的是——”

说到这里，就又跟他咬了下耳朵。

“要是橱窗里那样一套花漆布的，那得卖三十二镑十二先令六便士呢！”摩肚叹了口气。“太贵了。”

裴斯匿夫小姐拿手去捂他的嘴，让他别再往下解释了，脸上还很柔媚地露出了难以为情的神气。然后就问汤姆·贫掐是要往哪儿去。

“我是要去瞧瞧您妹妹是不是在那儿呢，”汤姆回答说，“希望能跟她说几句话。我以前在托节斯太太那儿见过她，今天我们就是要到那儿去。”

“那就不必再往前走了，”持扇说；“我们离开那儿没多大工夫；我知道她不在家。可是我倒可以带你们到我妹妹家去，要是你们愿意去的话。奥古士都——我意思是说摩肚先生——跟我自己这会儿就是要到那儿吃茶点去。你不用把他搁在心上，”她瞧出汤姆有点游移不定，把头一点，又这么找补上，“他根本就不在家。”

“准不在家吗？”汤姆问。

“噢，我有十分把握。要想报仇出气也用不着再怎么样了，”裴斯匿夫小姐情见乎词地说。“可是，说真个的，我得求你们二位先生往前走，让我跟贫掐小姐在后边儿跟着。亲爱的，我才从来没这么让人给我个冷不防呢！”

为了帮她用这个办法来遮羞儿，摩肚就把胳膊递给了汤姆；裴斯匿夫小姐呢，也跟露丝挽手而行。

“当然喽，我的宝贝儿，”裴斯匿夫小姐说，“一切既然都已经让您瞧见，也就不必再捂着盖着，怕您知道我就要跟这会儿跟您哥哥一块儿走的那位先生结婚了。这我要瞒人也瞒不了哇。您

觉得他这人怎么样？请您把您的意见坦白告诉我吧！”

露丝婉转地说，据她的一管之见，他倒可算是一位很合式的情郎。

“我很想知道，”裴斯匿夫小姐非常坦率，喋喋不休地说，“这么极短的一会儿工夫，凭您的眼力或是幻想，您是不是就已经发现他这人的性格未免有点忧郁呢？”

“这么极短的一会儿工夫，”露丝表示不便答复。

“太短了，太短了；可别为了这个就不回答啊，”裴斯匿夫小姐接口说。“我倒很想听听您说什么呢。”

露丝承认，刚一见面，他给她的印象就是“未免有点没精神”。

“嗯，真的吗？”裴斯匿夫小姐说，“也罢！这倒很新鲜呢！人人都这么说。托节斯太太也这么说；奥古士都还告诉我，在公寓里的诸位先生之间，这简直都成了笑谈了。说真的，要不是他得服从我那刀山似的命令，我相信还准得不止一回都闹得动起装着子弹的武器来呢。他这么无精打采的，您觉得是为了什么缘故呢？”

露丝想到了好几样原因；类如他的消化力，他的裁缝，他的母亲之类。既然迟疑不定，没有把其中的任何一样说出来，她就干脆避免表示意见。

“亲爱的，”裴斯匿夫小姐说；“这我不愿意让大家知道，可是我认识您哥哥已经那么些年了，跟您提倒不要紧——我拒绝过奥古士都三回呢。他天生是个顶可爱顶面嫩的人；你一瞧他，他眼睛里含着的眼泪就会掉下来的，真是甭提多迷人；我那么狠心肠，他受了刺激始终都没恢复过来。这的确是心肠太狠了，”裴斯匿夫小姐下了罪己诏，她的生身之父态度能够那么坦白，也都

等于给他的王冠增光生色的异宝奇珍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这阵儿一回想起我的行为来，就得把脸臊个绯红。我是向来都喜欢他的。成群的年轻人来求婚都没被我看在眼里，可是我倒觉得他跟这班人不一样，应当另眼看待。那我又有什么权利拒绝他三回呢？”

“毫无疑问，这对他的忠诚倒是个严厉的考验呢，”露丝说。

“亲爱的，”裴斯匿夫小姐答声儿说。“这是很不对的。可是咱们女人家都是这么忽东忽西，没心没肺嘛！让我给您当个前车之鉴吧。谁要是向您求婚，您可别给他个难堪，象我对奥古士都那样；您对某一个人要是能象我对他那样，就是在要把他挤疯了的时候，心里也实在还是跟他不错，那就请您把心里的情感表现出来吧，要是那人跪倒在您脚底下，就象奥古士都·摩肚对我那样的话。请您想想，”裴斯匿夫小姐说，“要是把他逼得自寻短见，再往报上一登，那我心里该是什么滋味了呢！”

露丝说，毫无疑问，那她就该满腹悔恨了。

“悔恨！”裴斯匿夫小姐喊道，表现出了一种又舒服又好受的悔恨之心。“就是在勉赎前愆，接受了他之后，要问这会儿我心中够多么悔恨，那也还是没法儿奉告呀！眼看就要招夫嫁主，不能不变得严肃点儿，别再那么没心眼儿了，亲爱的，一回想起当初那份儿轻狂，一琢磨自己当初象您这阵儿的时候是怎么个人，我就浑身起冷疙瘩。浑身起冷疙瘩。我过去的行为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一直到奥古士都带我到教堂去举行婚礼的那天，他都得怕我跟他黄了。我已经严霜单打独根儿草，把他的心给伤透了，老是怕我不要他。我瞧出这已经成了他的心病，让他茶饭难咽了，一见心爱的人变成这样，我又得受良心多大的责备呢！”

承她的台爱，这么倾心吐胆，无话不谈，露丝就努力要表示出几分感激之心；说了句，据她猜想，她横是没多少天就要结婚了吧。

"真是没几天了，"裴斯匿夫小姐答声儿说。"房子一收拾好就马上办事。我们正尽快布置家具呢。"

还这么象说衷肠话似的，裴斯匿夫小姐把所需要的物件连已经买好的带还没买好的，都从头到尾清点了一遍；告诉她结婚那天打算穿什么衣服，婚礼在哪儿举行；将长作短（据她自已说），说到跟这桩大事有关的一切重要之点，还都让贫掐小姐早早地听到了些别人听不到的消息。

这一切在后方进行的时候，汤姆和摩肚先生在前方挎着胳膊一同走下去，连一句话都没说。汤姆想找点无关痛痒的话来跟摩肚先生谈谈，可以有几分把握别让他心中的情感起波澜，琢磨了半天，这才终于开了腔。

"我真纳闷儿，"汤姆说，"大街上这么热闹，步行的人让车轧着的怎么倒还不太常见呢？"

摩肚先生脸色阴暗地回答说：

"那得怨赶车的嘛。"

"您意思是说？"汤姆没能把话说完——

"有些人，"摩肚瓮声瓮气地笑着插嘴说，"是没个让车轧着的。他们活在世上就象有神佛保佑似的。煤车一碰见他们就往后退，连散马车也不肯把他们给闯倒。哎！"奥古士都注意到汤姆的诧异了。"是有这样的人。有一个还是我的朋友呢。"

"说句良心话，"汤姆心里说，"这位年轻先生的心境可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把一切谈话的计划都放弃了，连一句话他都没敢再说；可倒留了个心眼儿，把奥古士都的胳膊紧紧地攥住

了，怕他飞跑到街心，再作一次比过去成功的尝试，在未婚妻的眼前，来个私人小规模的昆湿奴①神像下的牺牲。汤姆唯恐他这么轻举妄动，一跟他安然来到约那斯·瞿述伟的府门前，心中那么如释重负，真是从来没尝到过的滋味。

"请往前走，贫掐先生，"裴斯匿夫小姐说——原来汤姆犹豫不决地在门口站住不走了。

"我恐怕不一定会受欢迎，"汤姆回答说，"也许应该说，一定不会受欢迎。还是请人给我带个话儿吧。"

"这可太胡闹了！"裴斯匿夫小姐接口说，话也只是说给汤姆一个人听，"他不在家，这我是拿得准的；我知道他不在家；持杯也绝想不到你曾经——"

"绝想不到，"汤姆插嘴说。"我也绝不愿意让她知道。我哪回跟他揪起来，也并不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呀，您就放心吧！"

"嗐，可是，你瞧，你倒又这么谦虚，"裴斯匿夫小姐满面含笑地答声儿说。"可是请你往前走吧，你要是不愿意让她知道这个，可又想跟她说话，那就请往前走吧。请往前走吧，贫掐小姐。别站在这儿。"

汤姆感觉到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还是踌躇不定。持扇倒就在这个当儿在他身旁走过去，领着他妹妹上楼，把街门也回手带上了；因此他就也跟着她们走，心里却不能断定这么办到底是上策还是下策。

"持杯，我的心肝儿肉！"美丽的裴斯匿夫小姐把这家人平时居息宴坐的那间屋子的门开开了。"贫掐先生跟他妹妹瞧你来啦！我就知道会在这儿碰见您嘛，托节斯太太！您可好哇，甘泼

---

① 印度教主神，世界的主宰。

太太？您也好哇，褚飞先生，别瞧问您也是白问，我很知道。”

一边跟他们一个个打招呼，一边把一副尖酸的笑容奉敬其中的每一位之后，慈善小姐就把摩肚先生介绍给大家。

“我相信你们以前见过他，”她和蔼可亲地说。“奥古士都，我的乖孩子，给我搬张椅子来。”

那个乖孩子遵照而行；正要退到旮旯儿里去暗自伤神，慈善小姐就又用听得见的低声软语管他叫“小乖宝儿”，准许他来跟她并肩而坐。为了让世界上的人都精神愉快，象摩肚先生领命照办的时候那样愁眉苦脸的小乖宝儿，倒真是从来没见过呢。他也太爱灰心丧气了，裴斯匿夫小姐把柔荑般的手搁在他手里，还用围巾的一角把这个隆恩厚典遮盖起来，不让俗眼瞧见，按说他是应当乐得一阵刺心，可是瞧外表谁又瞧得出来呢？说真的，他倒比原来不定忧愁了多少倍；很不自在地在椅子上端然正坐，还用水汪汪的眼睛打量着在座的人，用不着语言的帮助，就仿佛是说，“哎哟，我的老天爷！瞧瞧这儿吧！没一个善心的基督教徒肯来救救我吗！”

甘泼太太的一团喜气，却是足够装在二十位少年情侣的腔子里，让他们一个个都喜上眉梢的——这也主要是见了汤姆·贫掐兄妹的结果。甘泼太太是一位得天独厚的堂客，用不着什么别的兴奋剂，只要心里希望不论生熟，多拉些对自己有益的主顾，也就可以喜欢得无可无不可。她的弓每天都添那么些根弦①，都完全成了个竖琴了；在那个乐器上，如今她还就即席演奏起一个协奏曲来。

“嘿，我的老天爷！”她说，“瞿述伟太太！想不到我在这有福

① 英国人说“弓有二弦”，相当于汉语的“狡兔三窟”。

高，左胳膊上刺着个疯了的公牛，穿着威灵顿长靴子，敢情他那位宝贝妈呀，让这么个畜生追到一个鞋铺子里去过，那时候，她还正身怀六甲哪，谁的箭囊里要是装满了这玩艺儿，那倒真是个有福之人啊①，甘泼怕养活不起呀，净跟我拌嘴，这话我都跟他说过几百回啦——我还常跟哈里斯太太说，'噢，哈里斯太太，我的老大姐！您的模样儿倒真象个天使啊！'要不是满脸的疙瘩呀，这话还真不假哪。'不对，莎莉·甘泼，'她说，'世界上的人哪，要是有过肯下力，肯吃苦，拿多少工钱也得说是太受委屈的，那个数一数二的还就是你嘛，何况你的工钱还真是太少了，可是你这话倒说错啦。哈里斯还没娶我时，就花十个半先令让人给我画了个像，'她说，'把它贴肉带在身上，刻不离怀，到后来色儿都掉啦，钱呀人家不肯退，跟人家闹去也是白搭啊。可是，别管心里怎么想来着，莎莉，他压根儿也没说过画的是个天使呀。'哈里斯太太的丈夫这会儿要是在这儿，"甘泼太太转圈儿看了一眼，还一边嘿嘿地笑着，一边给大家请了个安，"倒一定会直话直说嘛，他那位亲爱的太太，还比谁都不会责备他哪！世界上的女人，嫁了个顶好的丈夫，也许不能不拈酸吃醋，想把模样儿好看的女人拿毒药给毒死哪，要是有过不会起丝毫歹意的，那个心平气和的女人可就是哈里斯太太嘛！"

这个了不起的女人，看来与其说是到这个宅门儿里来担任什么正式职务，倒不说是为了表示她的小意殷勤，顺便进来喝口茶。话音儿未落，就走到还坐在原先那个旮旯里的褚飞先生跟前，把他的肩膀儿摇晃了一下。

---

① 《旧约·诗篇》127篇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象勇士手中的箭。箭袋充满的便为有福。"

子嘛！”

“嗯，不错！”甘泼太太说，“你是在那儿断死言生哪，褚飞先生。倒让你自个儿很满意吧，大爷。即便你真是那么知得多见得广，我可也不肯拿一个新针插儿来押这宝哇，大爷。挨千刀儿的老梆子，他在那儿出言为法脸皮倒还挺厚哪！关于儿子的事情他是知道一些的。关于闺女的事情也是一样吧！请您施份儿恩，再谈几句双胞胎给我们听听，大爷，您到底肯不肯赏脸哪！”

甘泼太太拿这些话来俏皮人，虽然包含着痛心切齿的讽刺意味，对于那位茫然不觉的褚飞，却等于对牛弹琴。他好象根本就没听见，就跟他根本不知道他是得罪了甘泼太太一样。无奈那个女人太心高志大，谁侵犯了她的职业范围，她都不会不疼不痒。她以为褚飞先生是作了个关于儿子问题的预言，她自己却是那唯一合法的权威，预言应当是先从她嘴里说出来，至少是没经她批准、得她同意、绝对不该发表的，叫她息怒停威，因此也就不太容易。她继续用锋芒逼人的仇恨眼光去袭击褚飞先生，还说了许多冷嘲热讽的话来向他挑战，所用的那种矮调门儿，通常正是表示心中憋着一团怒气的；直顶到茶盘端进来，约那斯太太请她在旁桌上给这些无心而聚的人沏茶，她这才算是恢复过来了，重新满脸堆笑，开始执行她的职务，那么德容温恭，也真是独步一时。

“还真是得给一大家子人沏茶哪，”甘泼太太说：“这又是个多大的乐子！我的好姑娘，”——又对使女说——“也许有人想来一两个新下的鸡蛋，别煮得太老。另外呀，还得再来几片儿黄油吐司，先把硬皮儿给切下来，怕牙咬不动，嘴里还没掉的牙呀，也不太多喽；甘泼活着的时候哇，瞿述伟太太，酒后就一拳头给揍下四个来，俩不挨着的，俩成双作对的，都让哈里斯太太拿去当

生人似的；往她脸上仔细一瞧，并且瞧出的确是她，可就带着悲天悯人的神气把头一摇。

"您以为谁也没死。可是他们不告诉您啊。不告诉您，不告诉您，可怜的东西！他们不告诉您啊。这都是些什么人，要是没死人，为什么要在这儿开心取乐儿呢？这不是使奸诈吗！快去瞧瞧是谁死了吧！"

她打了个手势，请大家别跟他说话——其实人家本来就不大想跟他说话——她自己也没再出声儿。老褚飞也沉默了一会儿；跟着可就又问起那句话来，那么情词迫切，倒有点特别可怕的地方。

"是有人死了，"他说，"要不就是快要死了；我想知道是谁。快去瞧瞧，快去瞧瞧！约那斯在哪儿？"

"在乡下呢，"持杯回答说。

老头子定睛看着她，好象不相信她的话，或是根本没听见似的；然后就从椅子上站起来，穿过那间屋子，走上楼去，一边走一边小声儿嘀咕，"这不是使奸诈吗！"一直走到屋里安着床榻的那个旮旯儿（老安敦尼就是在那儿寿终正寝的），脚步声音都可以听得见，跟着就又马上跑下楼来。他的幻想倒还没那么有力量或是信马由缰，能让他在那间没人住的卧房里瞧见什么无中生有的东西；回来的时候人倒比原先镇静得多，好象已经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了。

"他们不告诉您，"他重新落座，颤声儿对持杯说，还拿手轻轻拍她的脑袋。"也不告诉我；可是我要拿眼睛盯着，拿眼睛盯着。他们才甭想让您受伤害呢；别害怕。您熬更守夜，我也熬更守夜来着。哎，哎，我也这么着来着！"把萎缩无力的手攥紧了，用尖锐的声音喊道。"好些天夜里我都准备好了在这儿等

着呢！”

他说的时候气急喘促，声音发颤，甚至于时常停顿，语不成句，唯恐走了风，还把嘴凑到她的耳边，客人根本就没能听懂几句，也许还一字都没听懂。可是，关于这个老头子，他们的所见所闻已经够多了，足以让他们心里不塌实，一个个都起身离座，围聚在他的左右前后；干甘泼太太那一行的人，本来都是态度冷静，不容易古井重波的，因此她就有了个巧机会，可以竭尽全力，把所向无敌的心神与食欲集中在黄油吐司、茶和鸡蛋上。这么破出老肚去应付这些食物，脸上都炎炎烈烈、火焰齐生，一见再也没什么东西可吃可喝，这才认为是到了不妨插嘴的时候。

“哼，瞧这德行，大爷！”甘泼太太喊道，“这就是你的规矩礼貌吗？你呀，得让人往脑袋上浇瓶凉水才能醒过来哪；我相信还就是这样，要是让贝特茜·卜理哥来管你呀，我敢说你这就非得这样不可嘛，褚飞先生。你这么满嘴胡唚，也只有斑蝥才能把毒给拔出来哪；谁要是想积德行好哇，还就得劈头盖脸给你来一帖这种起泡膏，再在你脊梁上抹点儿芥子泥嘛。谁死啦，说真个的！就说真是死了个人，我想也不至于就该让你哭天抹泪吧！”

“这阵儿他人已经安静了，甘泼太太，”持杯说。“别再去惊动他了。”

“噢，揍他妈的这个老砍头的，瞿述伟太太，”那位热心肠的堂客回答说，“他才真让我不耐烦哪。您呀，也太让他由着性儿胡来啦。真是个讨人嫌、无理取闹的东西嘛！”

毫无疑问，甘泼太太拿这些话来勉人自励，目的倒并不光是要在理论上“揍他妈的这个老砍头的”，而且还是要付诸实施，所以就揪住了他上衣的领子，使劲儿在椅子上把他前后摇晃了一二十回，这种体操，原来是卜理哥派看护学的门徒（在职业妇女

之间，这种人还比比皆是）认为最能让人身静心安，对神经系统的活动更大有裨益的。这一回的效果，是把病人弄得头晕眼发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在甘泼太太看来，这也就正是她艺术的胜利。

“瞧！”她给那个老头子解开了领巾，因为他受了这种科学治疗，脸色都未免黑里透青了。“这会儿呀，我希望，你心里可塌实了吧！万一要是有点儿发晕哪，我们管保马上就给你续弦汤①喝，大爷，你就放心得啦。只要咬一咬一个人的大拇指，或是撅他的手指头，”甘泼太太满脸含笑地说，因为感觉到这能让听众又得到快感，又深获教益，“就可以让他再醒过来的，比仙方儿还灵验哪，上帝保佑你吧！”

这位顶好的女人，以前就有一回受过照看褚飞先生的正式委托，她的治疗方法，无论是约那斯太太还是谁，也都没有直接去干涉的决心——别瞧在场的人（尤其是汤姆·贫掐兄妹）倒都似乎是跟她意见相左。门外汉本来都是胆大妄为，甚至于常常要树立一个荒唐透顶的抽象原则，就象什么人道，什么慈爱之类的无聊的傻话，硬着头皮，对所有的先例与习惯都视若无睹；哪怕你就是造成这些先例、建立这些习惯的人，对这个问题当然是最有资格最公平的评判者，对你也都一点不会客气呢。

“嗐，贫掐先生！”裴斯匿夫小姐说。“这都是这段恶姻缘所造成的结果。我妹妹要是没那么冒失，没嫁给一个坏蛋，家里还会有什么褚飞先生吗？”

“别响！”汤姆喊道，“留神让她听见了。”

“要让她听见了我心里可难受死了，贫掐先生，”持扇把嗓门

① 该说“续命汤”。原文是将“revive”说成“rewive”。

儿提高了一点儿；"我生来不爱给心里不塌实的人火上浇油——何况又是我的亲妹妹呢。我懂得姐姐对妹妹的应尽之责啊，贫掐先生，我也希望我是向来都能够身体力行的。奥古士都，我的宝贝孩子，把我的小手绢儿找出来交给我吧。"

奥古士都领命照办，还把托节斯太太拽到一边，好向这位心腹朋友倾吐他的一腔哀怨。

"我相信，贫掐先生，"慈善说，眼光跟着她那位未婚夫，还往妹妹身上一扫，"我目前享受到的种种幸福，还有那得等到将来才能享受到的种种幸福，倒真是让我应当很感激上帝呢。奥古士都呀，"——说到这句，就很忸怩不安——"这话跟您说倒不要紧，他是个最性软如绵、最和平温顺、最忠心耿耿的人，拿他跟我妹妹嫁的那个可恶东西一比，再一想到，贫掐先生，人间万事都是天命安排，我们姐妹俩的遭遇本来是可以倒个过儿的，那我就真是很有福气，很应当又谦卑又知足了。"

说她知足倒许还对，谦卑二字可就的确谈不到了。她的神情态度表现出的是跟谦卑迥然不同的东西，让汤姆没法儿不了解并且瞧不起在她胸中起作用的卑鄙动机。他把脸甩过去，对露丝说，天已不早，该回家了。

"我要给您丈夫写封信，"汤姆对持杯说，"把事情解释一番，就象本来想当面解释的那样，告诉他说，我替人家办事要是给他招来了麻烦，那也不能怨我——我把那封信交给他的时候，也不比送信的邮差更知道给人家带来的是什么消息呀。"

"我谢谢你啦！"持杯说。"这也许会有点儿好处的。"

她很和气地跟露丝分手而别；露丝和她哥哥正要走，忽听楼底下有拿钥匙开门的声音，紧接着就又听见过道儿里有很快的脚步声音。汤姆站住了，拿眼往持杯脸上瞧。

这是约那斯，她怯生生地说。

“也许顶好还是别在楼梯上遇见他，”汤姆把妹妹的胳膊从自己胳膊底下拽过来，倒退了一两步。“还是在这儿等他一会儿吧。”

话刚说完，门就开开了，走进来的正是约那斯。他太太走过来迎接他；没想他倒拿手把她推到一边，恶声恶气地说道：

“我倒不知道你在家里请客来着。”

同时他还往裴斯匿夫小姐那边瞧，也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裴斯匿夫小姐正巴不得跟他吵个架，登时就满面生嗔。

“哎呀妈呀！”她站起身来。“您就千万别让我们来搅扰您的家庭幸福啦！那倒真是太可惜呢。您没在家，先生，我们在这儿喝茶来着；破费了您多少钱钞，您要是肯给我们开个账条儿来，写上收到二字，那我们倒乐意照数儿给呢。奥古士都，我的宝贝儿，咱们走吧，要是你肯走的话。托节斯太太，除非您还想在这儿待着，我们倒乐意带着您一块儿走呢。这位先生老是人到哪儿把一团喜气带到哪儿，咱们要是把它给搅坏了，那可就真是太可惜了——何况又是在他自己家里呢。”

“慈善！慈善！”她妹妹规劝着，用的是那种至诚由衷的语调，就象求她把以之为名的那种基本美德表现出来似的。

“持杯，我的好妹妹，我非常感激你给我的忠告，”裴斯匿夫小姐大大咧咧地答声儿说，好象满腹鄙夷似的——顺便说一句，其实倒并没人给她什么忠告；“可是我又不是他的奴隶——”

“不是，当得上我的奴隶你也不当啊，”约那斯插嘴说。“这我们倒知道得很清楚呢。”

“你说什么来着，先生？”裴斯匿夫小姐声色俱厉地喊道。

“你没听见吗？”约那斯还口说，还懒洋洋地往一张椅子上一

坐。"我不预备再说一遍了。你愿意在这儿待着就不妨在这儿待着。愿意走也可以走。要是在这儿待着，可就请你文明一点儿吧。"

"畜类！"裴斯匿夫小姐一边喊着，就在他身旁一扫而过。"奥古士都！这人是不值一顾的！"原来奥古士都是在那儿象个病夫似的勉强摆出个晃拳头的架式呢。"跟我来吧，孩子，"裴斯匿夫小姐扯着尖嗓儿喊道，"我命令你了！"

她是因为瞧出奥古士都显然有回来跟约那斯血肉相拚之意，才喊出这么一嗓子来的。裴斯匿夫小姐把那位性如烈火的青年那么一拽，托节斯太太把他那么一推，当伴奏的音乐的，还有裴斯匿夫小姐劝他快走的那种钻耳刺脑的声音，三个人大步流星地可就一齐跑出那间屋子了。

这半天约那斯始终都没瞧见汤姆兄妹；他开门的时候，他们俩儿几乎是在门背后，坐下来之后背脊正朝着他们，跟裴斯匿夫小姐拌嘴的时候，又老是故意拿眼瞧着那条街的对过儿，装出了漫不经心的样子，好让那位受了委屈的年轻姑娘见了就如同火上浇油。到如今他太太才迟迟顿顿地说汤姆在那儿等着见他呢；汤姆也走上前来。

他一过来见他，约那斯就起身离座，发了个洪誓大愿，把椅子抓在手里，好象要拿它来把汤姆砍倒尘埃似的。要不是因为又愤恨又诧异，拿不定主意，让很候定的汤姆有了替自己分证的机会，毫无疑问也早就把事情候出来了。

"您用不着动野蛮，先生，"汤姆说。"我想说的话虽然跟您自己的事情有关系，可是您的事情我倒一点儿不知道，也一点儿不想知道啊。"

约那斯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拿手拉着门，把脚往地下一

跺，就打手势叫汤姆走开。

“我到这儿来，”汤姆说，“您既然不能认为是打算让您别生气，或是让我自己高兴，怎么招待我，怎么把我打发走，也就都无所谓了。您要不是个疯子，就听听我要说的话吧！那天您正要出国，我给您送了封信。”

“好你个贼小子，给我送了封信！”约那斯还口说。“早晚得把送费付给你，另外还得算笔陈账呢。你等着吧！”

“啧，啧，”汤姆说，“您不用说废话，也不用吓唬人。我希望能够让您明白，我对那封信的内容根本就是个局外人——这明明是因为，别管是您这人还是对您有关系的哪样事，我都最好一点儿别沾，绝不是因为有丝毫怕您把我怎么样的意思，要不然可就真是太软弱了。信上写的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甚至于都不知道信是得交给您的；让我送信的还是——”

“皇天在上！”约那斯恶狠狠地把椅子抄起来，喊道，“我要把你的脑子砸出来，要是你再说一句话。”

汤姆还是不肯罢休，张嘴又要说话，于是约那斯就猛一下子扑过来，象个吃人的生番；来势那么快，劲头那么猛，汤姆手无寸铁，受了惊的妹妹还老拽着他的胳膊，更让他进退两难，要不是持杯跑到他们的当间儿，喊着请汤姆看老天爷份上快离开这个人家儿，只怕还准得让他身受重伤呢。这个可怜的家伙心里那么难受，他妹妹那么魄散魂飞，说出话来声音还休想能让人家听得见，对甘泼太太也一样休想能够进行抵抗，因为她正把自己的身子象个鹅绒被盖似的往他身上压，凭她本身的重量，就让他没法儿不倒退着从楼梯上走下来，在这种种情形下，也就无计可施了。汤姆尘土不沾，一跺脚离开了这个人家儿，也并没提起拿德盖特的名字。

倘若这个名字能从他嘴里说出来；倘若约那斯这个豺狼心性的人并没欺人太甚，让汤姆不得不做出当初那桩有大丈夫气概的举动，所以恨之切齿还就是为了这个，并不是因为最近又把他得罪了；倘若约那斯能够知道——当时他本来有法子知道，只要容汤姆把话说出来，也一定可以知道——有个什么样的侦探正在暗暗地跟着他，可是他倒还蒙在鼓里；那也就可以放下屠刀，离身犯重罪的那个不吉祥的日子不至于越来越近了。无奈自作孽不可活；陷坑是他自己掘的；从四面八方袭来的那片黑暗，正是他自己一生的罪恶的影子。

他太太已经把门关上，就在门里头跪在当地。如今又举起了双手，央告他别对她太严厉了，因为她是怕闹得头破血出才来拉劝的。

"行啦，行啦！"约那斯一边喘气，一边低着头瞧她。"这就是我不在家你交的朋友，是不是？你就是跟这路人串通一气私下来往，是不是？"

"这是怎么说的！这些秘密我根本就不知情，那里头有什么文章，我一点儿线索也找不着啊。离家以后我才见过他一回——才见过他两回——不算今天。"

"噢！"她这么一改口，约那斯就抓住了错缝子，从鼻子里笑了一声。"才见过他一回，才见过他两回，啊？到底是一回是两回？许是两回加一回吧。三回啦！还见过他多少回，你个满嘴瞎话儿的浪丫头？"

他一怒气冲冲地打了个手势，她就慌忙把身子缩下去。这个动作倒透露出了不少消息。一件无情的事实，可以从这里面瞧得清清楚楚！

"还见过他多少回？"他重问了一句。

"就这三回。那天早晨，今天，另外还有一回。"

他正要回敬她一句，就听见钟噹噹噹响起来。他发了个怔儿，把话截住了，拿耳朵听着——仿佛是又想起了跟人家订的一个约会，或是一个什么别的问题，一个藏在自己胸中的秘密，要不是被这一阵计时的钟声提醒了，倒还许就忘了呢。

"别在那儿躺着。起来！"

把她扶起来，或者不如说拽着胳膊让她站起来之后，他又接着往下说：

"听我说，少奶奶；别毫无理由就那么哼哼唧唧的，要不然我可就要给你制造个理由。我要是再发现他在我家里，或是发现你在谁家里跟他见面来着，那你可就得后悔。对一切跟我有关系的事你要是不装聋作哑，除非我准许你张嘴，准许你听人家说的话，那你可就得后悔。要是不严格遵守我的命令，那你可就得后悔。喂，请你注意吧。什么时候了？"

"一分钟前敲的八点。"

他注目凝神朝着她那边瞧；还说了这么一篇话，咬言咂字地把每一句都说得特别清楚，就象背书似的：

"我连夜赶路来着，已经累了。我破了点儿财，脾气绝不会变得多么好的。把晚饭给我搁楼底下旁边儿的小屋里，再把那个有脚轮的矮床给我铺好了。今天夜里我就在那儿睡，明天夜里也许还在那儿睡；明天要是能睡一整天的觉，那倒更好；我心里正有点儿烦恼的事，睡一觉能忘掉就靠睡一觉来把它给忘掉吧。让家里清静点儿，别来叫我。你听着！别来叫我。别让谁来叫我。让我在那儿躺着吧。"

她说一定照办。还有别的话吗？

"怎么着？非得刨根问底儿吗！"他怒气冲冲地还口说。"你

还想知道什么呢？”

“什么我也不想知道，约那斯，除了你告诉我的。我早就不再希望咱们俩能够不隔心了。”

“哎呀喝，我倒希望真是这样呢！”他嘟嘟囔囔地说。

“可是，你要是告诉我你想怎么样，我一定会服从你，想法子讨你的高兴的。我倒绝不是夸自己贤惠，父亲姐姐都跟我不好，我已经成了个孤苦伶仃的人了。我可以百依百顺。你说你要掰开揉碎地折磨我来着，你也已经这么办了。别把我的心也给弄碎了啊！”

说着这些话，她又放大了胆把手搁在他肩膀上。他正得意洋洋，就让它在那儿搁着，用一双缺德的眼睛往她脸上瞅，一时之间，把他这人卑污下贱、可鄙可怜的灵魂整个显露出来了。

只是一时之间——还象刚才那样，他又慌忙去琢磨心里的不知什么事，恶声恶气地吩咐她立刻执行他的命令，好表示她的唯命是从。她退身出去之后，他在屋里来回走了好几趟；右手却老是攥着拳头，好象手里有什么东西似的；其实呢，倒是空空如也。及至已经厌倦了，就一倒身坐在一张椅子上，若有所思地把右胳膊的袖子捋起来，与其说是在那儿检查那只胳膊，倒好象不如说是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膂力如何；就是在这时候，右手也仍然是攥着拳头。

他正坐在椅子上寻思发怔，眼睛老是往地下瞧，甘泼太太就进来告诉他小屋子已经收拾好了。刚才给人家拉过架，如今未必能有受人家欢迎的把握，为了想法子让她那位恩公感觉兴趣，别再记恨她，甘泼太太就假装对褚飞先生很挂肚牵肠。

“这阵儿他怎么样啦，大爷？”她说

“谁怎么样啦？”约那斯喊道，把脑袋抬起来，瞪眼瞧着她。

“真是的！”那个婆子面带微笑，一边回答，一边请了个安。“我心里是在那儿想什么哪！他忽然得了那么个怪病的时候哇，您还没回家哪，大爷。一个可怜虫得了这样的怪病，我这辈子也从来都没见过哇，除了一个跟他岁数差不多的病人，我从前看护过的，职业是海官（关），姓名还就是哈里斯太太自己的父亲，唱起歌儿来呀，瞿述伟先生，再没比那好听的啦，嗓子象犹太人的竖琴①，可老爱走低音儿，犯起病来呀，得六个人才能把他给摁住哪，满嘴里冒沫子，甭提多可怕啦。”

“褚飞，啊？”一见她走到老司账跟前，还拿眼瞅着他，约那斯就漫不经心地说，“哈！”

“这家伙脑袋那么热呀，”甘泼太太说，“都可以拿来烫熨斗啦。一听他说出来的话，我可就相信这也难怪啦！”

“说出来的话！”约那斯喊道。“他说什么来着？”

甘泼太太把手搁在胸口儿上，好让心别跳得那么厉害，还把眼珠一翻，有气无力地回答说：

“比那再可怕的话呀，我才从来也没听见过哪，瞿述伟先生！哈里斯太太的父亲犯起病来，这种话倒一句也没说过哪——有人这么着，有人不这么着——除了一缓过来呀就要说‘莎莉·甘泼哪儿去啦？’可是，说真个的，大爷，要是褚飞先生居然会问在楼上躺着的死人是谁，还——”

“在楼上躺着的死人是谁！”约那斯被她吓了一惊，随口重了一句。

甘泼太太把头一点，装出了要把什么东西咽下去的样子，然后接着往下说。

---

① 犹太人的竖琴：含于口中，用手指轻弹的一种乐器。

"在楼上躺着的死人是谁;这就是他那套《圣经》上的词儿嘛;还说什么就那么一个独生子的瞿述伟先生他在哪儿哪;还偏要到楼上去往那些床上瞧,在那些屋子里呀到处乱跑,跟着就又跑下楼来,悄声儿自言自语地说这不是使奸诈什么的;那可就吓了我一机伶,不瞒您说,瞿述伟先生,要不是稍微喝一点儿酒哇,才真甭想能够撑得住劲儿哪,别瞧酒这东西呀我是轻易不沾唇的,可倒总是希望知道它是在哪儿搁着哪,别万一想喝找不着啊,因为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人间的万事呀也太没个准儿啦。"

"哼,这个老傻子疯了!"约那斯喊道,心里七上八下地很不塌实。

"我呀也是这个意见,大爷,"甘泼太太说,"我也绝不肯骗您呀。我相信,大爷,褚飞先生倒是需要注意的(要是我可以说句冒撞话),不能让他这么由着性儿吵闹不休,招您那位可爱的夫人讨厌啊。"

"哼,谁把他说的话放在心上呢?"约那斯还口说。

"可他还是招人讨厌啊,大爷,"甘泼太太说。"没人把他放在心上,可是有他在这儿是很不方便呢。"

"哎呀喝!你说得很对!"约那斯满腹狐疑地瞧着他们所谈论的人说。"我几几乎都想把他给关起来了。"

甘泼太太摩拳擦掌,面带笑容,把头摇了摇,还富于表情地拿鼻子吸气儿,好象闻出了个什么差使似的。

"你能——你能在楼上的一间客房里,喂,招呼着这么一个傻子吗?"约那斯问。

"这我跟我的一个朋友,两人倒换班儿,可以办得到,瞿述伟先生,"那位看护回答说;"我们呀本来就不漫天要价儿,可倒情愿再少要点儿,何况不是生人,那还不打个折扣吗?只要出个公

道价儿，大爷，我跟贝特茜·卜理哥呀就可以来招呼褚飞先生，"甘泼太太歪着脑袋瞧着那位先生，直仿佛他是一件货物，她正跟人要价儿还价儿似的；"哪样儿事还都准能做在您心坎儿上哪。贝特茜·卜理哥呀看护过好些疯魔，很了解他们的脾气，一犯别扭呀就给搁火炉头里，紧挨着火，那才是立见功效，比什么都能让他们安安静静的哪。"

甘泼太太正说着这篇话，约那斯就又在屋子里来回走溜儿；走着走着，还偷偷儿拿眼去瞟那位老司账。这会儿又停顿了一下，说道：

"我得看着他，我想，要不然这家伙可难保不惹是生非。你的意见怎么样？"

"再没比这保不齐的事啦！"甘泼太太回答说。"我就很有过这种经验嘛，您还别不信，先生。"

"好吧！你先去看着他，过——让我想想看——三天让那个女人来，然后再看能不能把条件商量好吧。就说夜里九、十点钟左右来。她来以前，你可留神瞧着他，也别跟人谈起这个。他疯得都跟三月里的野兔① 一样啦！"

"比那疯得还厉害哪！"甘泼太太喊道。"还厉害得多哪！"

"那你就去瞧着他吧——留神别让他祸害谁；还得别忘了我告诉你的话。"

甘泼太太正把他告诉她的每一句话都照说一遍，从天下闻名的哈里斯太太最值得注意的意见之中，还挑出了许多夸奖她的话，来证明她记性又好人又可靠。他就把她撂在那儿，走到楼底下早已给他收拾好的那间小屋里，脱去了上衣和靴子，搁在门

① 三月是野兔的交尾期。

外，然后再把门锁上。锁门的时候，还留了个心眼儿，把钥匙转到正好把锁眼儿给堵死的位置，让好奇的人没法儿往屋里偷瞧；这样以防万一之后，就坐下来吃晚饭。

"褚飞先生，"他嘟嘟囔囔地说，"跟你把账算清倒挺容易呢。事情做得半三不四的管什么用，我在这儿待一天，还就要好好地看管你一天。多会儿我走开了，你就可以爱说什么说什么了。可是他妈的事情来得邪，"一边这么找补上，一边就茶还没喝就把茶盘一推推开，甩开了大步，郁闷不乐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他说起胡话来，怎么还就在这会儿变得更絮絮叨叨了呢？"

在小屋里从这头儿到那头儿走了好几趟之后，他就往另一张椅子上一坐。

"我说这会儿，可是谁知道他不是始终都在那儿掉神弄鬼呢？老狗头！该把他的嘴给堵上才对呢！"

他又那么心神不定，一步三歪地在屋里走来走去；然后就又往床上一坐，拿手托着下巴颏儿，两眼瞅着那张桌子。瞅了半天，这才又想起他那顿晚饭来；回到原先坐的椅子上，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好象是决心要这么大吃一顿，并非肚子里真饿。而且还开怀痛饮；有时候一口酒喝了一半儿就不喝了，又来回走溜儿，然后再换个座位，再来回走溜儿，然后再一个箭步回到桌子那儿，象饿虎扑食似的，又那么大吃大喝起来。

天已经黑上来了。暝色四合，渐渐变成了黑夜，从他身子里钻出来的另一种黑影儿，也似乎是散布在他的脸上，慢慢地让它变了模样儿。慢慢地，慢慢地；越来越黑暗；越来越憔悴；一点一点地蔓延开来；一直到他这人里外都成了一片黑夜。

他把自己关在里面的，是楼底下的一间屋子，正在房子的尽后面。只有一个污秽的天窗透光线，墙上还开着个门，通着一个

不露天的窄夹道，或者说死胡同，一过晚上五六点钟就很少有人来，在一天里头的不拘哪个时辰，也都不大被人用为一条通衢大路，可倒有一个出口通着邻近的一条大街。

这个房间的地基，在他已经想不起来的某一时期，本来是个场院；后来才改变用途，盖了这间房，作为一个办公室。盖房的主儿一死，可就没人再需要这间屋子，只是有时候倒凑合着把它当给客人预备的卧房，那位老司账就曾经一度在那里面住过（这可是多年以前的话了），当时大家也都承认这就算他的房间；除此以外，安敦尼·瞿述伟父子就根本很少去打搅它。这是个渐渐朽坏的屋子，这儿脏一块，那儿湿一块，好象一个地窖；还有些水管子从屋子里穿过去，在夜里让人料想不到的时候，万籁无声，这些东西倒会忽然卡嗒卡嗒、咕噜咕噜地响起来，好象气噎喉堵似的。

通着院子的门已经好久好久没开了；钥匙倒始终都在一个地方挂着，如今也还在那儿挂着呢。他怕它已经长锈，早就有了准备；兜儿里带着一小瓶油和一支笔的鹅毛，仔仔细细地，连钥匙带锁都给上了点油。这个工夫他始终都没穿着上衣，还光着袜底儿，并没穿鞋。如今就在这种情形之下轻轻悄悄地爬到床上去，还来回打滚儿，把被褥弄乱了。当时他既然坐卧不宁，这也就很容易办到。

他的旅行皮包，他一回家就叫人拿到那地方来了，起床之后，就从那里面拿出了一双笨重的鞋，穿在脚上；还拿出了一副皮裹腿，就象乡下人常穿的那种，两边有吊带，可以系在腰带上的，消消停停地把它穿好。最后，又拿出了一件粗黑斜纹布的普通褂子，往身上的内衣上一套；还拿出了一顶呢帽——他已经故意把自己戴的那顶留在楼上了。然后就在靠门的地方坐下，手

里拿着钥匙，在那儿等着。

他并没有火亮儿；时间显得那么长，又凄凉，又可怕。邻近的教堂里，撞钟的人正在练习，一片当当的钟声，几几乎都可以把人弄疯了。该死的喧闹的钟，好象是知道他正在门那儿听着，要众口一声，向合城的人宣布这件事实呢！难道就永远不肯安静下来吗？

钟声终于阒然而止，那一片寂静，就显着那么新奇，那么可怕，象是某一种惊魂震魄的声响的序幕。院子里有脚步声音了！两个人。他踺着脚从门那儿往后撤身，好象怕人家隔着门板都瞧得见他似的。

这两个人说话答礼儿地走过去了，他听得出他们谈论的是，附近有个地方挖掘坑道，昨天刨出来个骷髅骨，据人猜想，必是一个被人谋害了的人的。"所以呢，你瞧，谋害人命并不是非犯案不可呀，"拐弯儿的时候，这两个人彼此这么说。

嘘！

他把钥匙搁在锁眼儿里，把它一转。起先门还是很不好开，不多一时倒勉强开开了；嘴里本来感觉发烧，这么一来就又添上了铁锈、灰尘和烂木头的味儿。他往外瞧了瞧，从屋里走了出去，然后就回手把门锁上。

他来了个马上飞，这时候也已经四边寂静，毫无阻拦了。

第四十七章

约那斯先生与其友人的事业宣告结束

在那昏暗的街道上，他这么悄悄地走到过往行人的身背后，难道就没一个不知为了什么缘故而缩头缩脑吗？他这么一溜烟往前走，睡着觉的孩子难道就没一个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有个罪孽深重的黑影儿落在他床上，搅扰了他天真无邪的休息吗？那些狗难道就没一个呜呜地叫起来，要挣开那哗啷哗啷的锁链，好把他抓住了给扯碎吗？盗洞的耗子闻出了他是要进行什么工作，难道就没一个要在他后面掘个地道，好在他所预备的筵席上大解其馋吗？他这么回头往后看，是不是要瞧瞧他那飞快的脚步落在满是灰尘的石头道上仍然是干的呢，还是已经湿搭搭的，象该隐的两只光脚那样，沾满了红色的烂泥呢！

他直奔那条主要的城西大路而去，不大工夫也就到了——坐着车走了一段路，就又下车步行。碰巧过来了一辆驿车，于是就坐在车顶上赶了不少路；及至驿车改变了方向，就买通了一辆回头的轻便驿车① 的赶车的，请他带个脚儿；然后就又飞跑着穿过那乡间的原野，在重新走上那条大路以前，算是少走了一两英里地。最后，照原定的计划，又赶上了某一辆夜里的驿车，又笨重又慢，到哪儿都能站就站，当时正停在一家酒店门前，车守和车夫都在里面又吃又喝呢。

他跟人家讲了讲价钱，弄到了一个外面的座位。一直到离车的目的地已经没多少路都没再动窝儿，把那个位置占据了整整一夜。

整整一夜！大自然好象在夜间入睡，是一种很普通的幻想，这才毫无根据呢——还有谁比他知道得更清楚呢？

说不定，鱼儿正在那清冷明净、闪闪发光的溪水与河水里稳睡安眠；鸟儿正在树枝上栖宿；畜栏里和牧场上，牲口都安安静静地待着，人呢，也都已经入了睡乡。可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庄严的黑夜明明是在那儿冷眼瞧着呢，绝不一睁一闭，它的黑暗也跟它的光明一样地睁着眼睛呢！参天的树木，月亮和亮晶晶的星星，飒飒的微风，罩上了黑影儿的篱路，一片又辽阔又明亮的乡间原野，全都正在那儿熬更守夜呢。正往高长的野草或是麦苗，没一根不是在那儿冷眼瞧着呢；越是寂无声响，还越象是目不转睛。

可是他倒睡着了觉。在上帝的哨兵之间坐着车往前走，他倒睡着了觉，而且也并没改变他旅行的目的。即便在不安宁的梦境中把这给忘了，也还是要时时刻刻地又想起来，把他给弄醒了。醒了之后，却绝没有一回能起悔恨之心，或是放弃原来的计划。

有一回，他梦见自己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心里想着那月夜的美景与车轮的辚辚之声，忽见那位老司账把脑袋探到门里来，向他招手。一见这个暗号，他就马上起来——衣服早已穿好了，就是当时他身上实际上穿的那套——陪着他走进一座奇怪的城市，街道的名字都在墙上写着，字却一个也不认识；不过并没能

① 轻便驿车：把乘客从这一站送到那一站的雇脚马车。

让他诧异，或是心里不塌实，因为他在梦中想起以前到过那地方。这些街道都很险峻，从这一条到那一条，甚至于得从很高的地方降落下来，非用梯子或是挂着绳子不可；梯子老嫌太短，绳子一拉就有沉重的钟声响起来，拿手拽着更老是摇来晃去；虽然如此，除了最初感觉到一阵心寒毛竖以外，这种危险倒并没能让他多么动心——他心中的忧虑，都集中在那身衣服上呢，因为那地方就要有某种庆祝活动，他就是来参加的，穿着这种衣服去也太不合式了。这时候，极大的一群一群的人，都快要填街塞巷了，从某一个方向，还有无数人蜂拥而来——简直一眼望不到边儿——正往地下撒鲜花儿，给另一群骑着白马的人开路，忽见一个威风凛凛的人从人群中跳出来，高喊全世界的人末日已经来临。一声递一声地传播到四面八方，众人就若疯若狂，慌忙跑过去受最后的审判；那么前挤后拥，他和他的伙伴儿（他的伙伴儿老是换人，绝不曾一连两分钟都还是那一位，别看他倒没瞧见这位来，也没瞧见那位走），只得躲到一个门廊里，心惊胆怕地打量着那一大群人；其中有许多是面熟的，有许多是并不认识，可是在梦中觉得面熟的；忽然间，又有个人脑袋强挣扎着从人丛中钻出来——面色苍白如尸，可倒正是一个熟人，模样儿并没改变——谴责他就是指定了哪天，让那个悲惨的日子来到的人。他们俩揪起来了。他正要把拿着根棍棒的那只手抽出来，劈头盖脑给他一棍子以偿宿愿，就忽然惊醒了，又想起了醒时的计划，还正看见红日东升。

太阳很受他的欢迎。能分散白昼的注意的，有芸芸众生的种种活动，与一个熙熙攘攘的世界。黑夜却有那么些闲工夫来观察他的歪心邪意，老是不闭目，不睡觉，不出声，在那儿注意着他，最害怕的倒就是黑夜的眼睛呢。黑夜并没有炫人眼目之处。

在人马杂沓的战场上，就连“光荣”在夜里也显不出多大光彩来。这么说，跟“光荣”是骨肉之亲的私生子“凶杀”，面貌又该多么漂亮了呢！

哎！如今他再也不跟自己妥协，再也不肯自瞒自欺了。杀人行凶。他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让我在这儿下来吧，”他说。

“没到伦敦城就下车，啊！”车夫说。

“我可以高兴在哪儿下车就在哪儿下车呢？”

“你是高兴上车才上车的，当然也可以高兴下车就下车喽。没了你并不会让我们多么伤心，要是压根儿就没碰见你，那也绝不会让我们多么伤心啊。你就稍微快着点儿吧。没别的说的。”

车守已经下了车，正在大路上等着拿钱。他心里所筹划的事让他变得多疑善防，觉得这人好象是用特别好奇的眼光瞅着他呢。

“你在那儿大睁白眼儿地瞧什么呢？”约那斯说。

“不是瞧一个漂亮人，”车守接声儿说。“你要是想找个会相面的来谈谈你的生死祸福，我倒可以稍微跟你谈一两句。你这人是不会淹死的①。你就把这当宽心丸吧。”

他还没能还口或是把脸甩过去，车夫就把这段对话打断了，拿鞭子抽了他一下，还吩咐他这条野狗快滚开。同时车守也一跳跳到他的座位上，哈哈哈地笑着，他们轰车就走；让他一个人站在大路上直冲他们晃拳头。他转念一想，被人看成一个坏脾气的普通乡下佬，倒可以证明他改扮得很巧妙，不但不再生气，反倒深自庆幸呢。

---

① 英国有句成语：“命里该绞死的，绝不会淹死。”

游荡到道旁的一个矮树丛里——可不是在那个地方，是在两三英里地以外——他就从一个篱笆上拔出来一个疙里疙瘩、又粗又结实的木桩，坐在一个草垛底下，费了些工夫用小刀子把树皮削下来，还把有缺口的尖儿修齐截了。

一天的光阴过去了。过了中午，不觉又到了黄昏。太阳落山了。

在那个和平宁静的时刻，有两个人坐着二轮单马车，由一条不常有人走的路出了城。这正是裴斯匿夫先生答应去跟蒙太古一块儿吃饭的日子。他已经赴过约，如今正往家里奔呢。主人要送他一程，也正跟他坐在一辆车上；回去的时候，打算走裴斯匿夫先生已经答应给他指出的一条穿过几片田地、景色清幽的路径。约那斯知道他们的计划。他们吃饭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客栈的院子里留连不去，还听见他们叫酒叫菜来着呢。

他们俩正有说有笑，声音很响亮，离他们不太近都可以听得见——比车轮马蹄的声音要高得多呢。笑语喧哗地坐着车过去，一直到一个梯磴和一条小路指示出分手的地点，他们就站住了。

"分手得太快了。真是太快了，"裴斯匿夫先生说。"可是这就是那个地点，我那亲爱的先生。别离开这条路，见小树林子就一直穿过去。到那儿路就更窄了，可倒不会找不着。哪天再跟您见面？过不了几天吧，我希望？"

"我也希望是这样，"蒙太古回答说。

"再见吧！"

"再见。希望您坐着车回去一路上精神愉快！"

只要裴斯匿夫先生还可以让他望得见，还隔一会儿回一次头跟他打招呼，蒙太古就老是站在大路上微微面笑，还直向他挥

手。及至那位新合伙人已经走没影儿，这种做派已经没有必要，他可就往梯磴上一坐，模样儿变得那么厉害，直仿佛这么一会儿工夫老了十年似的。

他已经酒酣耳热，可倒并不快乐。计划已经成功，可倒并没露出耀武扬威的神气。在刚才那位伙伴面前努力扮演那个难扮演的角色，也许是让他精疲力乏了，要不然就也许是黄昏时候的景色悄悄地把他的良心唤醒了，再不然就也许是(世界上本来有过这种事)四周围正落下来一个朦胧的面幕，除了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大祸将临以外，把一切思想都关闭在外了。

大家都知道，有些液体一感觉到快要刮风下雨或是降霜，就要收缩起来，拚命隐藏在它们的玻璃大血管里；人血是一种微妙的液体，难道就不会凭它所固有的某些性质，感觉到有人正举起手来要把它给糟蹋了，来个覆水难收，因而在人的血管里变得寒冷起来，呆滞起来，就象当时他身上的那样吗！

那么寒冷，别管当时的天气多么温暖；那么呆滞，别管头上的天空多么晴朗；结果他就打着冷战儿从坐的地方站起来，慌里慌张地继续往前走。忽然又也这么慌里慌张地煞住了脚步，拿不定主意还是走那条荒僻的小径，还是顺着大路往回走。

他走上了那条小径。

照在他脸上的是光辉灿烂的斜阳。耳边是音乐般的鸟语。可爱的野花儿在四周围开放着。远处可以望见一些穷人住的茅屋；还有一个古老的灰色尖塔，上面立着个十字架，高耸在他与即将来临的黑夜之间。

这些东西给人的教训他从来也没能领会；他向来都要加以嘲笑，掉头不顾而去；在走进一个低洼的地方以前，他却满怀愁绪，回头向黄昏的景色望了一眼。然后就走下去，一直走下去，

进了那个小山谷。

走着走着，就到了树林子那儿了；这是个密密层层、浓郁阴森的树林子，那条路径曲曲弯弯地穿过去，渐渐地就细成一线，只是一条牧羊的小路了。在进去以前，他先站住了一会儿；那么静悄悄没有人声，几几乎都让他望而却步。

太阳最后的光线正斜着照进来，沿着所照得到的乔干密枝，开辟了一条金光灿灿的道路，他正拿眼去瞧就又渐渐地消灭了，把地盘悄悄地让给那暗暗袭来的暮色。那地方那么鸦雀无声，有些老树的树干周围满是怕见天日的柔软青苔，好象就是从那片寂静中长出来的，正是它当然的产物。还有些树都已经在冬天被狂风所摧，还没完全倒下来，就被别的树接住了，遍体鳞伤、光秃秃地搭在人家叶茂枝荣的胳膊上，好象怕哗喇喇倒下来，把人家搅得不得安生似的。从两排树之间望过去，由近及远，一直到树林中心雨雾不入的地方，到处都寂无声响；先是象个教堂里的过道儿，修道院的走廊，或是露天的废墟；然后就互相纠结，变成了满眼青翠，无雨萧萧，深不可测的神秘之境；多节的树干，拳曲的树枝，萝蔓交加的枝条，颤颤巍巍的树叶，还有那直挺挺躺在地上的老树，树皮已经剥光，这些在其间都依稀可见，现出了纷繁复杂的一派美景。

日影渐渐西沉，树林已经被暮色笼罩起来，他也就在这时候走进去了。在这儿摇动一丛荆棘，在那儿推开横挡去路的一个低垂的树枝，慢慢地他就走没影儿了。本来可以隔一会儿从一个窄窄的缝隙里望见一回，或是听见有个嫩树枝子咯吱一声被撅折了，向人报告他的行踪；到后来可就再也瞧不见他的形影，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

再也没有一个凡人的眼睛瞧见他的形影，再也没有一个凡

人的耳朵听见他的声音——除了一个人。在树林子的那一边，靠近那条小径重新出现的地方，那人分开了树枝树叶，过了不大工夫就又跳出来了。

他是把什么东西撂在树林子里了，这么一跳了出来，直仿佛这是个地狱似的！

原来是一个被谋害的人的尸体。在一个密树森罗、冷冷清清的地点，这个死尸躺在去年的橡树叶与榔树叶之间，好象是头向前摔倒的，位置丝毫没有移动。落叶成了它的枕头，黑暗暗的一片血污，湿津津地把它浸透了，一直渗到沼泽般的地里去，好象怕人瞧见，要把自己掩盖起来似的；地下堆满了拘拘挛挛的干树叶，直仿佛这些没知觉的东西都深恶而痛绝之，视同蛇蝎，一见就得蜷缩起来，它得左冲右突，见缝就钻，让这个夏夜，从地下到天上，整个都染上了它的颜色，沾上了它的气味。

做出这件事的人那么凶猛地从树林子里跳出来，所过之处，无数小树枝子都被扯碎了，雨零星散地飞到空中，跟着他就象树倒山崩似的倒在那草地上了。可倒很快就又站起来，顺着一道青篱朝大路那边跑，还老是弯着腰，不让脑袋露到上面来。一到大路上，就迈着快步直奔伦敦而去。

他做出了这事倒也并不后悔。一想起这个就心惊胆战——他心里什么时候不想着这个呢！——可倒并不后悔。在树林子里的时候，他对这片树林子倒是有一种毛骨俱悚之感；一出了树林子，而且也已经犯了杀人之罪，说也奇怪，心中的恐惧可就转移到自己家里被他撇下的那间锁着的黑屋子。他对那间屋子，比对那片树林子感觉到更大的、不知要大多少倍的恐怖。如今正要回到那儿去，这间屋子就好象更是比那片树林子悲惨得多，可怕得多，二者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他的丑恶的秘密正锁闭在那里

面，所造成的一切恐怖也都在那儿呢；在他想来，根本就不在树林子里。

他往前走了十英里地；然后就在一个酒馆那儿站住了等驿车；他知道有辆到伦敦去的车子不久就要从那地方经过；而且还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并不是他坐着来的那辆。酒馆门外有一张条凳，有一个人正坐在那儿抽烟。他紧挨着那人坐下了，叫了点啤酒，自己喝了几口，就把酒杯递给这位伙伴儿；这位伙伴儿于是就道了个谢，喝了一口。他心里不由得这么想，这人如果知道一切，那就未见得会乐于跟他同杯而饮了。

“今天夜里天气真好，师傅！”这人说。“太阳落山从来没这么好看啊。”

“我没瞧见，”他慌里慌张地回答说。

“没瞧见？”那人答声儿说。

“他妈的我怎么能瞧得见呢，要是我睡着了的话？”

“睡着了！是，是。”这人想不到他这么爱冒火儿，似乎很诧异，二话没说，只是抽他的烟。坐了没多大工夫，就听见里面有敲什么的声音。

“那是什么声音？”约那斯喊道。

“说不上来，真的。”那人回答说。

他并没再往下钉问，因为刚才问那句话就是不知不觉地说走了嘴。可是当时他心里正想着那间关起来的屋子呢；唯恐家里的人为了什么特别事情会去敲门；唯恐没人应声儿他们会惊慌，会破门而入，发现屋里没人；唯恐他们会把通着院子的门给插上了，他要回到家里来，就没法儿不让人瞧见他穿着他当时穿的那身衣服；那么一来可就免不了飞短流长，有人飞短流长可就免不了破案，一破案可就身首难保了。好象是出于造物的安排，那

种声音还就在这一刹那来到他的耳边。

声音还不停止；就好象响应那活现在他眼前的可怕的真情实景，给他一种警告似的。他再也坐不下去，于是就把啤酒钱付了，重新往前走。整天价都是狼头鬼相地在没到过的地方走来走去；天黑以后也还是漂流在外，走的是冷冷清清的路，穿的是平时不穿的衣服，还老是那么丧魂落魄，心神不定；不止一回，他站住了往四外瞧，希望是身在梦中。

他可还是并不后悔。绝不后悔。他太恨那个人了，处心积虑要把自己从网眼里拔出来，太不顾死活，日子也已经太久了。要是能从头儿再来，一定还是要照样再来一遍。他一心只想报仇，满腔恶毒的怨恨绝不是多么容易消下去的。跟事情正在酝酿中的时候比起来，如今心里也并没添了一分悔恨之感。

惧怕的感觉正支配着他，简直到了他绝没有料到、也丝毫没法儿应付的程度。对家里那间地狱似的屋于，他还就害怕得那么厉害，造成了一种又阴郁、又凶狠、又疯狂的心理，不但替自己害怕，而且对自己也害怕起来；就因为自己也可以说是那间屋子的一部分——一个人家以为是在那儿，可是连影儿也找不着的东西。他把它的种种神秘的恐怖都安在他自己身上；再一想象那间丑恶的卧房，又虚假又安静，又虚假又安静，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捱过了漆黑的两夜，床褥又被他弄乱了，人家相信他在床上，可是床上并没他这人；这时候他就可以说是成了自己的鬼魂与幻影，又是那个作祟的精灵，又是那个被作祟的人。

驿车不久就来到了近旁，于是他就在车外弄了个座位，车轻马快地往家里奔。坐在车后面的主要是乡下人，他跟他们坐在一起，本来都担心这桩人命案他们已经知道，并且会告诉他尸首已经发现了；其实呢，要按作案的时间与地点说，他自已也很明

白，在目前这还几几乎是绝不可能的事。可是，他虽然明白这个，因此就绝没有理由认为，除了是事实理所当然的下文以外，人家暂时不知道还会有什么别的意义，他却仍然是就因为这个而受到了鼓励，甚至于有点相信尸首永远不会发现，因此而存侥幸之心。从这一点出发，用来打发时间的再就是那在犯了罪的人心中兔起鹘落的种种念头，在杀人流血以前进行的一切活动，还有那杂乱无章、时时刻刻在他脑中作怪的成群的幻象。到了天亮的时候，他就居然认为这个凶杀案已成陈迹，因为到如今还没有败露，就认为自己相当安全呢。到如今还没有败露！旭日初升，往那个树林子里一瞧，就给一个死人的脸镀上了金，昨天它落山的时候，却明明眼见他还活在世上，打算劝他去想一想那光辉灿烂的天国呢！

可是伦敦的街道已经又在眼前了。嘘！

这时候才五点钟。他有的是时间，足可以在街上有许多行人以前赶回家里，不至于惹人注目——只要到这时候为止都还没出什么事，就不大有破案的危险。他从驿车上溜下来，并没麻烦赶车的把马缅住——慌忙穿过大街，出出进进，把靠近他那条路线的每一条小路都走遍了，终于离自己的住宅越来越近。到了就在自己家附近的那一溜儿，就更多加小心；先站住了，顺着面前那条街一直望到它的尽头；然后就一溜烟穿过去，再站住了瞧下一条街上有多少行人；就这样一直走下去。

他那张杀人凶犯的脸往里瞧的时候，夹道儿里连个鬼影儿也没有。他蹑足潜踪走到那个屋门那儿，好象自己正在屋里稳睡安眠，怕给惊动了似的。

他侧耳细听。一点声息也没有。他用发颤的手把钥匙一转，用磕膝盖把门轻轻一推开，心里就感觉到惊恐万状。

被谋害的那人要是就在他的眼前，那可怎么好！

他心惊胆战地往四周围扫了一眼。可是那儿什么东西也没有。

他走进屋去，把门锁上，把钥匙在炉边净是灰尘和潮湿的地方蹭来蹭去，再给弄脏了，然后照旧挂起来。他把化装的衣服脱下来，捆成一捆锁在橱柜里，好在天黑以前拿出去往河里一扔。用这种手段来预防万一之后，就脱下了衣服，上床睡觉。

人躺在被窝儿里，渴得嗓子冒烟儿，心里象火烧火燎似的，拿被蒙着头，给它个眼不见心不烦，那间屋子倒变得更可怕了；支愣着耳朵，受那么大罪，是声音就得注意，就连那最不相干的，都好象不是带来坏消息的敲门声，也是它的前奏曲；自惊自怪，忽然离开了床榻，往镜子里一瞧，还以为所做的事大明大摆地在脸上写着呢，然后就又躺下去，把自己又埋在绒被底下，只听得自己的心正在床上扑通扑通的，好象是说什么"人命，人命，人命"；这样惊心动魄的事实，又有什么言语能把它描画出来呢！

这时候已经日上三竿，家里的人已经走动了。他听见了拉窗帘和开百叶窗的声音；自己的屋门外，还不时有轻轻悄悄的脚步声。不止一回，他都想喊叫出来，可是嘴里又那么干，象装满了火热的沙子似的。最后就在床上坐起来，喊道：

"谁在哪儿呢？"

原来是他太太。

他问几点钟了？原来是九点。

"昨天没有——没有人敲我屋门吗？"他迟迟顿顿地说。"我也不知是让什么东西给吵醒了；可是，除非你把门砸下来，我才不会答理你呢。"

"没人敲门，"她回答说。这倒是万幸。他几几乎都屏声止

息，等着她回答来着。这倒让他松了口气，假如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他松口气的话。

"拿德盖特先生想见你，"她说，"可是我告诉他你累了，请别来打搅。他说没什么要紧事，马上就走了。今儿一清早，我正开窗户把凉空气放进来，又瞧见他在街上走过去了；可倒并没再来过。"

那天早上在街上走过去，一清早！一想到差一点儿没亲眼瞧见他，约那斯就不寒而栗——即便这就是那个只想避人眼目，蹑足潜踪地往前走，保守着自己的秘密，此外别无所求，而且也目无所见的人。

他喊他太太把早点弄好，准备上楼——进那间屋子的时候脱下来的衣服，一直在屋门外搁着呢，如今又穿在身上了。犯罪之后头一次跟家里人见面，未免心里发怵，只要拿得着一点由头儿，就要在屋门口留连不去，好让人瞧得见他而又不至于往他脸上瞧，梳妆打扮的时候，也是让屋门半开半掩；还喊人开窗户，往石头地上泼水，好让他们听惯他的语声。就是在变着方儿磨蹭时间，跟家里人都见过面或是说过话以后，有老半天的工夫他也还是鼓不起勇气来去跟大家在一块儿，只是站在自己屋门口，听着他们在远处谈话的低沉的声音。

他不能永远站在那儿，还是出去找他们了。上次照镜子瞧见了一张泄露真情的脸，可是那也许是因为太急着照镜子了。他不敢往他们脸上瞧，好知道他们是不是注意他，可倒觉得他们都很不爱说话。

不但如此，别管怎样唯恐做出欠谨慎的事来，他也还是不由得要侧耳细听，并且不让人瞧出他是在那儿侧耳细听。别管是注意着他们的谈话，还是努力去想别的事，还是自己正谈着话，还

是一言不发，还是下决心去数身背后一个哑嗓儿的钟很沉闷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他都总是要故态复萌，好象被咒语禁住了似的，又去侧耳凝神地听着动静——他知道，他所等待的是必然要到来的；如今他所受的惩罚，所受的心灵上的严刑拷打，让他精神错乱的痛苦，还就是在那儿听它是不是已经到来。

嘘！

第四十八章

带来马丁、马可以及对读者并不陌生的另
一人的消息。使孝敬二字现出丑恶面目；
并将朦胧的光线投射于一极黑暗之处。

汤姆·贫掐和露丝正坐在那儿吃那顿很早的早点，让窗户敞着，露丝亲手布置的一溜顶水灵的小植物，就搁在里面靠窗户的地方；露丝还已经把一枝天竺葵插在汤姆衣服的扣眼里，好让他在那一天显得非常漂亮，并且象过夏天的样子(这是非插牢不可的，要不然亲爱的老汤姆就准得把它弄丢了)；街上也到处都是吆喝卖花儿的声音；还有一只钻头不顾尾的蜜蜂儿，跑到了那两个窗框之间，正往玻璃上乱撞，把脑袋都碰破了，一心要闯到外面去享受清晨的好天气，无奈力不从心，还以为是中了邪术呢；而且比这天气更好的清晨真是谁也没见过；带着香气的微风，正在吻露丝的脸蛋儿，还在汤姆的身旁刷刷地响，仿佛那意思是说，“你们好哇，亲爱的！我大老远地跑来，就为是跟你们打个招呼啊”；遇上了这样的吉日良辰，倒可以让咱们怀抱一种希望，或是应当怀抱一种希望，祝世界上人人都可以快乐。因为猛然瞥见了心中的夏天，还更可以领略那一年中的夏天的美景呢。

这顿早点吃得甚至于比往常还要愉快；可是他们又有哪回

吃得不愉快呢？原来小露丝如今正教着两个学生，每一个礼拜三次，每次两个钟头，除此以外，还画了些屏风和名片架；有一家店铺是买卖这类物件的，她先是时常从橱窗外面往里瞧，没让汤姆知道（世界上有过这么可乐可喜的事吗！），后来她就走进去了，鼓起勇气问女掌柜的肯不肯买。人家不但买了，另外还定了些货；就在那天早上，露丝就自呈供状，把事情告诉了汤姆，还把钱装在她特意做的小钱袋里交给他。这么一来，他们高兴得心里乱舞莺花来着，据写这部书的人所知，还真不能说没掉下一两滴快乐的眼泪来呢；可是如今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光辉灿烂的太阳，自从昨夜上床睡觉以来，又何曾看见过一张比汤姆的，或是比露丝的更光辉灿烂的脸呢？

"我那亲爱的姑娘，"因为是突然谈到这个问题，汤姆正切着一片面包就把它搁下了，让刀子就在面包上插着，"咱们的房东是个多么怪的怪人！自从把我拉到那桩让人不满意的倒霉事里头去以后，我才不相信他回过一趟家呢。我都担心他永远不会再回家了。说真的，那人过的是多么神秘的日子！"

"奇怪得很。你说是不是，汤姆！"

"真个的，"汤姆说，"我倒希望光是奇怪呢。我希望这里头也许并没什么不正派的地方。有时候我都有点儿怀疑了。我可得让他跟我解释解释，"汤姆摇头晃脑地说，直仿佛这句话真能把人吓死似的，"要是有一天能把他给抓住的话！"

一连两下短促的敲门声，把汤姆脸上吓唬人的神气撵跑了，另外唤起了一种诧异的表情。

"好家伙！"汤姆说。"这么早就来客人了！准是约翰，我猜。"

"我——我——觉得不象是他敲门的声音，汤姆，"那位小妹妹说。

"不象是他？"汤姆说。"绝不会是我那位雇主儿忽然来到了伦敦，费普斯先生叫他到这儿找我来，取办公室的钥匙吧。准是找我的，嘿嘿！请进来吧！"

哪知道，这人一进来，汤姆·贫掐不但没说"您是想找我说句话吗，先生？"或是"我叫贫掐，先生；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或是用诸如此类的很冷淡的话来跟人家打招呼；反倒喊了一声"哎哟我的老天爷！"还抓住那人的双手，脸上露出了最强烈的惊喜交集的表情。

那位客人也很受感动，不在汤姆以下，两个人一连握了许多回手，谁都二话没说。头一个说得出话来的，倒还是汤姆。

"马可·塔普利也来啦！"汤姆往门那边跑，跟另一个人行了个握手礼。"我那亲爱的马可，进来吧。你好哇，马可？瞧他的模样儿，比在青龙店的时候也并不象是老了一天啊。你好哇，马可？"

"倒是特别不亦乐乎，谢谢您哪，"塔普利先生满脸堆笑，左一躬右一躬地回答说。"我希望您也好，先生。"

"哎哟我的老天爷！"汤姆温存和气地拍着他的背脊喊道。"又听见了他从前的语声，那让人多高兴呢！亲爱的马可，坐下吧。这是舍妹，马丁。这是瞿述伟先生，我的宝贝儿。这是青龙店的马可·塔普利，我的乖乖。哎哟我的妈，这才真是喜从天降呢。坐下吧。老天爷保佑我！"

汤姆兴奋得什么似的，一会儿也安静不了，老是象穿梭似的在马可与马丁之间跑过来跑过去，跟这个拉拉手，又跟那个拉拉手，还左一遍右一遍地把他们介绍给他妹妹。

"咱们分手的那一天，马丁，我还记得很清楚呢，事情就跟在昨天似的，"汤姆说。"那是一个多么让人忘不了的日子！当时你还发了多么大的脾气！你记不记得，马可，那天早晨我坐二轮单

马车到索士勃利去接他，你正要找工作呢，在道儿上让我追上了？你记不记得，马丁，咱们在索士勃利跟约翰·西锁一块儿吃的那顿饭，啊？哎哟我的老天爷！露丝，我的乖乖，这是瞿述伟先生。这是马可·塔普利，我的好妹妹，从青龙店来的。请再来两份儿茶杯茶碟吧。哎哟，瞧见了你们俩让我多高兴呢！”

跟着汤姆就（象约翰·西锁在他来到的时候那样）跑到搁面包的地方去给他们切点面包黄油来；还没能给一片面包抹上黄油，就不定想起了什么别的事，跑回来告诉他们，然后就重新行握手礼；然后就重新介绍他妹妹；然后就把做过的事每一样都再做一遍；可是没一样汤姆做得出的事，没一句汤姆说得出的话，是能把瞧见他们平安回来心里的高兴表现出一半儿来的。

最先恢复镇静的态度的是塔普利先生。在短短的一会儿工夫之内，就发现他也不知怎么就尽了茶房之职，或者说给大家当起侍者来了；他们本来还不知道，多亏他跑了趟厨房，一时间影踪全无，很快就拿着水壶跑回来往茶壶里续水，那么方寸不乱，也真是本店自制，货真价实，这才把他们给提醒了呢。

“坐下来吃点心吧，马可，”汤姆说，“让他坐下来吃点心，马丁。”

“噢！我早就认为他这人不可救药，再也不去管他了，”马丁回答说。“他是个自行其道的人，汤姆。您要是知道他这人有多大价值，贫掐小姐，就一定不会见怪的。”

“她才不会不知道呢，我的老天爷！”汤姆说，“关于马可·塔普利的一切，我早就告诉她了。我没告诉你吗，露丝？”

“告诉我了，汤姆。”

“没都告诉，”马丁低声儿接过来说。“马可·塔普利顶好的地方只有一个人知道，汤姆；要不亏了马可，他还未必能活在世

上把这告诉人呢！”

“马可！”汤姆·贫掐很带劲儿地说，“要是这会儿不就坐下，我可就要开骂了！”

“好吧，先生，”塔普利先生答声儿说，“别等您开骂，我就谨遵台——命吧。这样特别受欢迎，真是大大地侵犯了人的不亦乐乎，可是动词是个表示‘存在’，表示‘作’，或是‘受’的字眼儿（我就学过这么点儿文法，其实这也足够了），世界上要是有个‘活’动词，那就是我嘛。我老是存在着，有时候倒有所作为，而且还不断地受罪呢。”

“还没不亦乐乎吗？”汤姆微微一笑，问道。

“哼，在海洋那边儿的时候，先生，我倒是怪不亦乐乎的，”塔普利先生接口说；“脸上还不算毫无光彩呢。可是人类的天性偏要跟别的东西合起来跟我作对；我没法儿把日子过下去了。将来我得在遗嘱里留两句话，先生，让人给写在墓碑上：‘他是个只要时来运转，就不难显出英雄本色的人。可惜上帝不肯给他一个机会。’”

塔普利先生趁这个机会龇着牙咧着嘴往左右一看，眼着就把那份儿早点大啃一气，胃口那么好，倒绝没有表现出什么成为泡影的希望，或是难以克服的绝望心情。

就在这个工夫，马丁把椅子拉到了离汤姆兄妹近一点的地方，把到裴斯匿夫先生府上去见祖父的经过细说一遍；另外还添上了不多几句话，把离开英国之后所遭受的种种苦难与失意之事讲了个大概。

“至于你那么任劳任怨，能够受人之托终人之事，汤姆，”他说，“至于你的种种厚道跟不存私心的行为，那才真让我怎么谢也谢不过来呢。再把玛丽的感谢加在我的上面——”

嗐，汤姆！血液的颜色从他脸上撤退了，却又象汹涌的波涛似的猛一下子跑回来，一感觉到就很难受；跟他那颗受了伤的心的酸痛比起来，可倒还是好受些，还是好受些。

"再把玛丽的感谢加在我的上面，"马丁说，"要想略表寸心，那就算是尽了我们的力量了——可是，只要知道我们心里有多么强烈的情感，汤姆，你也就不会把这点小意思看得太轻了，我相信。"

只要能知道汤姆心里有多么强烈的情感——可是这是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的——他们就绝不会把他这人看得太轻了。准没错儿。

汤姆改变了话题。他抱歉不能把这再谈下去，因为这谈起来倒让马丁很高兴；无奈当时他实在是不能再谈这个了。他的灵魂里并没有一点一滴的嫉妒或是怨恨；可还就是没有沉住了气，用不发颤的声音把玛丽的名字说出来的本领。

他打听马丁目前的计划是什么。

"再也不是帮你成家立业了，汤姆，"马丁说，"而是想法子活着。当初我在伦敦试过一回，汤姆，结果失败了。有你这个好朋友肯为我出谋画策，给我当识途老马，这一回倒许会比上回成功呢。只要能够自食其力，不拘什么事，汤姆，不拘什么事我都肯干。目前我可铩羽摧鳞，再没有比这远大的希望了。"

志高行洁的汤姆！一发现他那位老伙伴儿志馁气消，说话也变成了这种腔调，心里就很是难过；因此就马上，马上自勉自励，努力控制住胸中的强烈情感，很有勇气地把话说出来。

"再没有比这远大的希望！"汤姆喊道。"你还有你的万里鹏程呢。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你的希望太远大了，终有一天可以跟她比翼鹣鹣呢，马丁。你的希望太远大了，终有一天可以

要求她跟你百年偕老呢，马丁。你的希望太远大了，终有一天没法儿相信当初曾经灰心丧气，或是囊中没钱呢，马丁。以好朋友的资格给你出谋画策！哼，那当然喽。可是你得找个比我强的军师（别瞧你甭想找得着比我好的朋友）。你得去请教约翰·西锁。咱们马上就到那儿去。天还早着呢，先把你带到他的房间再去办事也还来得及；到那儿去正是顺路啊；我可以把你撂在他那儿，让你把你的事情跟他仔细谈谈。你就跟我去吧。跟我去吧。如今我是个有职业的人了，你知道啦，”汤姆脸上露出了那副顶可爱的笑容；“一点儿工夫也不能耽误。你再没有比这远大的希望了？我敢说是这么着。你的为人我可相当清楚。过不了几天，你的希望就该远大得到了九霄云外，马丁，把别的人都落在一万里后头了。”

“哎！我当初的为人你倒是相当清楚，汤姆，”马丁说，“后来可也许有点儿改变了。”

“胡说八道！”汤姆感叹着说。“为什么要改变呢？你这么说话倒象已经是个老头子了。这样的人都没听说过！到约翰·西锁那儿去吧，去吧。跟我去吧，马可·塔普利。都是让马可闹的，我相信；这也是活该，谁叫你跟这么个净发牢骚的家伙形影不离呢？”

“反正，跟您在一块儿，贫掐先生，甭想靠不亦乐乎来给脸上添什么光彩，”马可净龇牙咧嘴，脸上都皱纹堆叠了。“跟您在一块儿，连教区大夫都可以不亦乐乎啊。在跟您重新见面之后，要想让不亦乐乎是脸上的光彩，错过再到合——众国去跑一趟，也根本就没别的法子啊！”

汤姆哈哈一笑，辞别了妹妹，就催马可和马丁赶快跑到大街上，抄顶近的道儿直奔约翰·西锁的住所而去；因为办公的钟点

已经快到，他是向来都以严守时刻自豪的。

约翰·西锁并没出门，说也奇怪，见了他们倒未免满面为难；他正在屋里吃早点，汤姆刚要走进去，他就说那儿有个生人。看来还是个神秘的生人；约翰说着这句话就把门一关，把他们带进了隔壁那间屋子。

话虽如此，他见了马可·塔普利倒非常高兴；还用他那独一份儿的又客气又直爽的态度来张罗马丁。可是马丁倒觉得自己并没能让约翰·西锁特别感觉兴趣；有两三回，还注意到他带着怀疑——姑且不说怜悯——的神气拿眼去瞅汤姆·贫掐。他觉得——一想起这个还耳面通红——他是知道其中的原因的。

"您恐怕有事吧，"汤姆说明了来意之后，马丁说道。"要是愿意让我等您哪天有空儿再来，那我倒乐于从命呢。"

"我是有事呢，"约翰有点出于勉强地回答说；"这件摘不开的事，实话实说，对您可倒比对我还关系重大，非马上就知道不可呢。"

"真的吗！"马丁喊道。

"这是关系着您族中某一个人的事，性质还很严重。您要是肯在这儿待着，容我私底下告诉您，请您自己来断定这是桩多么重大的事，那我倒心里很痛快呢。"

"你们谈你们的，"汤姆说，"我可真得先走一步，也别再闹客套了。"

"你的事就特别要紧，"马丁问，"跟我们一块儿待半个钟头都不行吗？我倒希望你别走。你到底是要去办什么事呢，汤姆？"

这回轮到汤姆为难了，稍微迟疑了一会儿，可就开口直说：

"哟，这我可不便说，马丁——不过我倒希望情形不久就改

变，说也没关系了；除了我那位雇主儿请求我别告诉人以外，这会儿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不能说的理由啊。处在这种地位是很别扭的，"汤姆很不自在地说，怕让人听了还以为他是不信任他那位朋友，"就象我哪天都感觉到的那样；可实在是没法子的事，你说是不是，约翰？"

约翰·西锁回答了一个是；马丁表示十分满意，求他们一句也别再提——心里却还是没法儿不十分纳闷儿，汤姆担任的到底是什么奇怪的职务呢？一跟他提起来，他为什么这么保守秘密，这么难以为情，不象他的平昔为人呢？就是在汤姆走后，他也还是没法儿不在自己心里把这问题重新提出好几回——原来他们的谈话刚告结束，汤姆就带着塔普利先生一块儿走了，因为他倒可以，象他笑着说的，陪他一直走到佛里特街而不至于遇见豺狼虎豹呢。

"可是你打算干什么呢，马可？"两人正一块儿往前走，汤姆就问。

"打算干什么，先生？"塔普利先生接声儿说。

"是啊，你打算作什么生涯呢？"

"也罢！先生，"塔普利先生说。"不瞒您说，我倒是未免想到婚姻这条道儿来着，先生。"

"不能吧，马可！"汤姆喊道。

"是这么着，先生。我心里盘算这个问题来着。"

"意中人又是谁呢，马可？"

"什么，先生？"塔普利先生说。

"意中人。喂！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汤姆笑着回答说，"跟我知道得一样清楚啊！"

塔普利先生要笑又把笑压住了；脸上带着一副鼻蹩嘴歪、顶

刁钻古怪的神气，回答说：

“您猜不出来吧，我的贫掐先生？”

“我怎么能猜得出来呢？”汤姆说。“你的那些情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啊，马可。除了路频太太，说真个的。”

“也罢，先生！”塔普利先生还口说。“就算是她吧！”

汤姆在大街上站住了瞧他，有一会儿的工夫，塔普利先生只是把一张愣愣磕磕、毫无表情的脸，一副完全象一堵死墙的面目，摆在他的跟前。说时迟，那时快，可又在那上面开了一个窗户又是一个窗户，一个个都给照亮了，象要点起万盏华灯似的，然后就把话重说了一遍：

“为了辩论起见，就算是她吧，先生！”

“哼，我本来还以为这样的姻缘无论如何对你也不会合式呢，马可！”汤姆喊道。

“嗯，先生，当初我自己也老是这么想，”马可说，“如今我心里可有点儿疑惑了。一个顶可爱的宝贝儿嘛，先生！”

“一个顶可爱的宝贝儿？当然是啦，”汤姆喊道。“可是她一向都是个顶可爱的宝贝儿呀，你说是不是？”

“你说是不是！”塔普利先生表示同意。

“那你到底为什么不一开头儿就娶她，马可，偏要飘流海外，虚度了这么些光阴，把她一个人撂这儿，让别的人有缝子可钻呢？”

“嘿，先生，”塔普利先生还口说，表现出无限倾心吐胆的精神，“我告诉您是怎么回事吧。您知道我的为人，贫掐先生；世界上的上等人再没比您更知道的了。您熟悉我这人的禀性，也熟悉我这人的弱点。我这人的禀性是，想要让自己不亦乐乎，我这人的弱点是，希望这能给我脸上添点儿光彩。好极啦，先生。既

然是这种心境，我就异想天开，以为她对我是——事实上可以说好象是眼角留情，”塔普利先生欲言又止，腼腼腆腆地说。

“毫无疑问，”汤姆回答说。“这个问题咱们很久以前谈过，已经知道得十分清楚了；那还是你离开青龙店以前的话呢。”

塔普利先生点头认可，“好吧，先生！可是，当时我是一脑子乐观的幻想，下了个结——论，认为过那份儿舒服日子，茶来伸手，饭来张口，那脸上又能有什么光彩？简单一句话，瞧着人生光明的一面，我的一个乐观的幻想就是，世界上有许多苦难在那儿等着我呢；一旦置身其间，就许可以显出几分英雄本色，在能给人脸上添些光彩的情况之下不亦乐乎了。我刚去走南闯北时，先生，就跟腾云驾雾似的，还就把这试了一试。先是上了船，不久就发现（因为那也太容易让我不亦乐乎了，您听着），那儿才找不着一点儿光彩荣耀呢。本来可以学点儿乖，放弃这个计划；可又偏不价。我到合——众国去了；这才头一回感觉到，我不能不承认，能别垂头败兴倒是可以给脸上稍微添点儿光彩。跟着又怎么样了呢？正要显出英雄本色，刚沾那么点边儿，我主人就又让我上了个当。”

“让你上了个当！”汤姆喊道。

“把我给骗了，”塔普利先生笑脸生花地还口说。“你从前伺候他有哪点儿地方能给你脸上添些光彩，他都跟那背道而驰，把我撂在那儿，象浅水龙困在沙滩似的，再也甭想用哪条腿儿站起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回转家乡了。好啦。我那乐观的幻想都已经成了望梅止渴，到哪儿去也甭想增光耀祖，因此我就破罐儿破摔，对自己说，‘干脆就单挑那顶不光彩的事来干干吧；娶一个顶可爱的宝贝儿，因为她很喜欢我——我呢，也很喜欢她——快快活活地过日子，再也别跟笼罩着我的前途的那片愁

云惨雾挣扎了。'"

"你的哲学，马可，"汤姆一听他这篇话就笑了个痛快淋漓，即便是我这辈子听见过的顶古怪的，也绝不是那顶不聪明的呀？路频太太当然是说了个'肯'字了吧？"

"嗯，还没哪，先生，"塔普利先生回答说；"还没做到那地步哪。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我还没张嘴哪。可是，我回来的那天晚上，我们俩在一块儿倒很投缘儿——简直可以说怪舒服的。没什么问题了，先生。"

"好吧！"汤姆走到圣殿大门那儿就站住了。"我满心希望你快乐，马可。今天还可以跟你见面，我敢说。这会儿先说声再见吧。"

"再见，先生！再见，贫掐先生！"他一边以目相送，一边独言自语地这么找补上："别瞧您倒是个往正大光明的野心上泼凉水的。您未必想得到，可是头一个让我的希望受打击的就是您啊。裴斯匿夫本来可以把我一生的事业建立起来，可是您的温柔脾气又给我拆台了。再见吧！贫掐先生！"

汤姆·贫掐和马可彼此说着这些衷肠话，马丁和约翰·西锁呢，倒正在那儿做跟这大不相同的事。屋里一剩下了他们俩，马丁就很费劲儿地说了这么一篇话，要掩饰也没法儿掩饰：

"西锁先生，咱们才见过一面，可是您跟汤姆倒是多年的交情，似乎是可以让我把您当个熟人了。除非把这会儿让我心里窝得慌的事说出来，什么问题也没法儿爽爽快快地跟您谈啊。我心里很难受地瞧出您对我这人也太不信任，甚至于认为我会利用汤姆的先人后己，或是他的好性情等等优点，来让自己占便宜呢。"

"我并没打算，"约翰回答说，"向您表示心里有这一类的印

象呀，真是抱歉之至。”

“可是您心里是有这种印象吧？”马丁问。

“您这么直捷干脆地问我，”那一位接过来说，“我也就没法儿否认我倒是一直认为您是个因为生来没心眼儿，并不是因为太轻狂，对他的脾气性格不够体谅，也不太尊重的人。谁要想轻视汤姆·贫掐这个人，本来要比赏识他容易得多啊。”

这话说得并不算激昂慷慨，可倒也很带劲儿；世界上没有一个谈话的题目（除了一个以外）是能让说话的这人那么动感情的。

“我是怎样从小长大，”他接着往下说，“就也怎样一天比一天了解汤姆；我已经明白他是个比我强无数倍的人而非常爱他了。以前跟您见面的时候，我并不相信您了解他。我并不相信您是多么想去了解他。可以证明这个的例子，我在您身上观察到的，就象我所得到的观察的机会一样，都是不足挂齿沾牙的——我敢说还都非常没有害处呢。可倒让我心里不痛快，不愿意注意也得注意；我并不是冷眼旁观，要挑您的错处呀，您还别不信。您该说了，”约翰渐渐地平静下来，又恢复了几分往常的态度，面带笑容，这么接着说，“我也绝没有让您心里痛快呀。回答起来，我也只能向您担保，这话要不是别人先提，我才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提呢。”

“是我起的头儿，”马丁说；“不但没抱怨您的话可说，还很重视您对汤姆的保情厚谊，跟许许多多可以证明这个的事呢。我又何必还瞒着您不让您知道，”可是他倒满脸紫涨；“当初跟他是伙伴儿的时候，我是既不了解他又不愿意去了解他；如今想起来，心里可真得难过呢！”

这话真是出于肺腑，又象是口将言而嗫嚅，又象是佩保而

谈，约翰不由得把手递给了他，好象还没行过握手礼似的；马丁也这么襟怀豪爽地把自己的手递给了他，这两位年轻人在一块儿，于是就丝毫不再拘泥形迹了。

“还得求您件事，”约翰说，“我这就要说的话要是让您觉得很絮烦，那就请您记住这并不是有头无尾的，故事的结尾还就是故事的要点吧。”

拿这当开场白，他就把给黄牛店里的病人医病，等着他慢慢复元的始末根由细说了一遍；然后再狗尾续貂，根据汤姆本人的报告，把码头上的那桩事添上去。说完了的时候，马丁的纳闷儿真是非同小可；这两段故事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要想找出其间的关系，按俗话说，倒真象是海里摸锅呢。

“您要是能容我先失陪一会儿，”约翰说着站起身来，“就可以几几乎马上请您到隔壁屋里来。”

说罢，他就把马丁一个人搁在那儿，让他心中好不诧异；不多一时，就又回来履行他的诺言。马丁跟着他进了隔壁那间屋子，发现了一个第三者；甭问就是汤姆·贫掐介绍他的时候，主人所说的那个生人。

原来是个年轻人，长着深黑的头发和眼睛。脸上又憔悴又苍白；明摆着是害重病好了还没几天。马丁一进屋他就站起身来，约翰一让他坐下可就又坐下了。眼睛正往地下瞧；除了往他们俩脸上都扫了一眼，一半儿象是含垢忍辱，一半儿象是苦诉哀求以外，还老是搭拉着眼皮儿，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一语不发。

“这人叫路撒姆，”约翰·西锁说，“就是我刚才跟您说起在附近的客栈里得了病，还受了那么大罪的那人。自从开始恢复健康，他就日子非常不好过来着；可是，您瞧，这会儿倒居然还好。”

这人没动弹也没说话，约翰·西锁也把话顿住了，马丁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说了句他听了很高兴。

“我希望您听听他亲口说的一篇短短的口供，瞿述伟先生，”约翰接着往下说，很注意地瞅着那人，并没瞅着马丁：“这是他昨天才头一回说出来的，今天早上又重说了一遍，那要紧的地方都一字没更改。我早就告诉您了，从客栈里搬出来以前，他跟我说过有个秘密象块石头似的压在他心上，非吐露出来不可。可又老是三日好两日不好的，还老是想别再把这憋在心里，又怕说出来让自己受连累，一直到昨天为止，他都避免把话说出来。我绝没有逼着他说（因为不知道这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也不相信我有这么办的权利）；一直到没几天以前，他从乡下来了封信，自动承认这个秘密跟一个叫约那斯·瞿述伟的人有关，我想起了有个小小的疑团时常让汤姆心里着急，要把真相弄明白，这倒也许有点帮助，这才跟他说秘密有宣布出来的必要，并且听见了他的亲口实招，就象您这就要听见的那样。替他说句公道话，他是怕活不了几天，前些日子就把它写出来，拿纸包着，把它封好了，还写明交给我收；可又没能下决心亲自把它交到我手里。我相信这个文件这会儿就在他怀里揣着呢。”

那个年轻人慌忙拿手摸了它一下，好证明这件事实。

“把那东西交给我们保管倒也许很合式，”约翰说，“可是这会儿就先别去管它了。”

说着这句话，他就扬起手来请马丁去注意。马丁的心神眼光早就集中在面前的那人身上了；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那人就用又低沉，又软弱，又空洞的语声说：

“安敦尼·瞿述伟先生是您——那位已经——”

“——已经去世的——是我什么人吗？”马丁说。“他是我祖

父的兄弟。”

“他恐怕是遭了毒手啦。让人给害死啦！”

“我的上帝！”马丁说。“给谁害死的？”

叫路撒姆的那个年轻人抬起头来往他脸上瞧，然后就又把眼皮搭拉下来，回答说：

“恐怕就是我给害死的。”

“你给害死的？”马丁喊道。

“不是我动手把他害死的，可是我恐怕是被人当作害死他的工具了。”

“把话说出来！”马丁说，“还得说真情实话。”

“这恐怕就是真情实话。”

马丁正要再拦他的话头儿，约翰·西锁轻声柔气地说，“让他爱怎么讲他的故事就怎么讲吧，”路撒姆可就这么接着往下说：

“我是受过培养，准备当外科医师的，近几年来给旧城圈里一个普通医生当助手来着。就在受他雇用的时期，我跟约那斯·瞿述伟认识了。他就是这桩事的主谋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马丁严声厉色地质问。“你知道他就是你刚才说起的那位老先生的少爷吗？”

“我知道，”他回答说。

他不言不语地待了几分钟，然后就刚才那儿搁下的又接着从那儿讲起。

“这我会不知道？我常听他说希望老爷子快死，还抱怨他老是赘他的脚，甭提多讨厌。在我们夜里——一回三四个人——聚会的地点，他老是爱这么说。一听我说这帮人以他为首，您就可以猜出那不会是什么好地方了。我恨不能自己也早就死了，压

根儿就没见过那地方！”

他又把话顿住了；然后就又象刚才那样接着往下说。

“我们在那儿聚会是为了喝酒赌钱；输赢并不大，在我们这种人可就很够瞧的了。十回他有九回赢。赢不赢的，反正人家输了钱他就要放债取利；用这种手段，别瞧我相信我们全都心里暗暗地恨他，他就居然成了我们的头儿。为了在他跟前讨好儿，我们就拿他父亲开玩笑——这是由欠他钱的人那儿开的头儿，连我也在内——敬酒的时候，总是说愿那位老先生快点儿奔西方正路，愿那位大少爷早日擎受他的万贯家财。”

他又停顿了一会儿。

“有一天晚上，他顶着一脑门官司跑到那儿来了。那天他让老头子给气疯了，他说。那地方就他跟我两个人——他气呼呼地告诉我说，那个老头子成了个老孩子了；人乏货软，净说那些傻话，让他自己跟别人一样受不了；把他给打发了倒是一件德行呢。他可以对天盟誓，他倒常常想往他的咳嗽药里搀点儿什么东西，让他可以死得容易点儿。人让疯狗咬了，有时候还就只好把他给闷死，他说；这些不死不活的老头子，咱们就何妨帮个忙，让他们也苦海超生呢？说的时候，他对准了往我脸上瞧，我也对准了往他脸上瞧；可是那天晚上话就说到这儿为止。”

他又把话顿住了，老半天都不言不语，让约翰·西锁不由得说了句“往下说啊”。马丁始终没把眼光从他脸上挪开，可是就剩了胆战心惊，简直说不出话来。

“也许是一个礼拜以后，也许不到一个礼拜，也许还不止一个礼拜——这桩事始终都在我心里呢，到底是哪天的事可就是没能记清，象别的时候的事情那样——他又跟我谈话了。这回又是就我们俩；没到平时聚会的钟点就到那儿了。并没订约会

儿；可是我相信我是到那儿去找他，我也知道他是来找我。他先到。我进来时候他正看报呢，冲我点了个头，并没抬起眼来，也没把报搁下。我在对面离他很近的地方坐下了。他登时就说，有两样药他想让我去都给弄点儿来。一样是立时见效的；要不了多少。一样是见效见得慢，看样子也不会让人犯疑心的；这可得多一点儿。跟我说话的时候，他还是在那儿看报。他就说'药'，绝没用别的字眼儿。我也跟他一样。”

“这跟我以前听你说的话倒完全相符呢，”约翰·西锁说。

“我问他要这干什么用？他说绝不是为了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也就是要把猫给药死罢咧，那又碍着我什么了？我正要远走高飞到一个殖民地去（要想避免败家破业，还就没别的道儿可走，我是新受的委派，后来害了那场病，这西锁先生知道，差使就又丢了），那又碍着我什么了？没我帮忙，他也可以在五十个地方把它给弄来，不过没跟我淘换省事就是了。这倒是实话。这两样药他也许根本就未必用得着，他说，目前更不打算用；不过想要闲时置下忙时用就是了。这个工夫，他始终都还是在那儿看报。我们谈了谈价钱。他打算把我欠他的一笔小小的债给勾了——我是完全被他攥在手心里的——另外还给我五镑钱；正赶上有别人进来，当时我们就没再往下谈。第二天晚上，在跟这完全一样的情形之下，他一说我要认为他会拿这个去做伤天害理的事那就真是个傻瓜，我可就把药给他了；钱他也付给我了。从此就没再见面儿。我光知道没多少天那位可怜的老太爷就死了，正象这就是他死的原因似的——我也真是受了谁也受不了的罪——这会儿还没受完呢。什么也……”伸出了两只手，又这么找补上，“形容不出我受的那份儿罪呀！这是活该，可是什么也没法儿把它形容出来呀。”

说罢，他就把脑袋搭拉下来，一句话也不再说。那么憔悴，那么可怜，对他这样的人，也就不必作种种无益的责备了。

“让他就在不远的地方待着，”马丁说着就把脸甩过去；“看老天爷份上，可别让咱们瞧见了！”

“他得就在这儿待着，”约翰悄声儿说。“跟我来吧！”走出去的时候，轻轻把钥匙一转，把那人锁在里头，把马丁又领到原先待着的隔壁那间屋子里。

马丁听了这一切也真是骨震心惊，目瞪口呆，过了老半天，才能把它整理出一点头绪来，或是充分了解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让所有的详情细节都一目了然。及至终于把故事的内容整个弄清楚了，约翰·西锁就又指出，约那斯所犯的罪大概是已经有人知道了，要从中渔利，于是就拿这个来挟制他，让他受自己的支配，就象汤姆·贫掐碰巧亲眼看见，无心中还帮了把手的那样。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他们俩很容易就意见一致；只是不但并没能从这方而得到丝毫帮助，反倒更左右为难了。

他们并不知道把约那斯攥在手心里的实际上到底是谁。在他们而前的只有汤姆的房东。即便找得着他，他们也没有权利去盘问汤姆的房东，何况，照汤姆所讲的情形，要想找着他也不容易呢。再说，就算盘问他了，他也回答了(这是个大胆的假定)，关于码头上的那番奇遇，他只要说他是哪儿哪儿派来把约那斯叫回去的，因为有点急事，那也就算是完事大吉了。

不但如此，要想在这件事里头动手，根本就有很大的困难，得负很大的责任。路撒姆所讲的故事也许是假的；人那么倒霉，脑子有了毛病，就许把事情渲染过分；即便句句是实，那个老头子也难说准不是好死的。他死的时候裴斯匿夫先生也在那儿呢；下午汤姆回来了跟他们一商量，就马上想起这个来了；而且事

情也并没有秘而不宣。最有资格来决定怎么办的人，当然是马丁的祖父；可是谁也休想抓得住他的意见，因为那准得就是裴斯匿夫先生的意见。事关自己的女婿，裴斯匿夫先生的意见如何，也就不难料到了。

除了这些问题以外，让马丁受不了的，就是怕让人瞧着好象是抓住了他本家被人告发的逆伦之罪，把它当作进身之阶来巴结他的祖父。为了宣布这个秘密，要是再到裴斯匿夫先生府上去拜见祖父，可还就得背着这种嫌疑；何况裴斯匿夫先生又准得比谁都更爱信口雌黄，把他的行为说得那么不堪呢。这是他十分明白的。另一方面，掌握了这样的口供，要是还不进一步调查，对所揭发的犯罪行为，也就等于当了个帮凶了。

简单一句话，这个难题就等于一座迷魂阵，所找得着的出路，没一条不是迷荆丛棘、茅塞不通的。虽说很快就把塔普利先生引为心腹；那位先生极丰富的想象力又替他们想出了许多大胆的计策，平心而论，还都是他十分情愿自负全责，马上付诸实施的；除了证明塔普利先生素具热肠以外，他怎样愿效驰驱，也都还是没能把哪样事弄得特别清楚。

在这样的局面下，衰朽的老司账在举行茶会那天晚上的奇怪举动，象汤姆所报告的那样，才算是有了重大的意义，终于让他们相信，对那个老头子心灵与记忆力的活动要是能有更准确的了解，他们探索真相的努力也就有了一步极意要的进展。先弄清楚了路撒姆跟褚飞先生并没有通过气（如其不然，褚飞先生犯了什么疑心都不难立刻找出原因所在），他们就全体议决那位老司账正是所需要的人。

公开会议全体一致的决议，往往要声明某一桩不平之事让人不能再忍受一分钟，可是过后还是要照样忍受一二百年，不会

有丝毫变更。他们的决议又何尝不然，所得到的结论也只是大家意见一致而已。需要褚飞先生是一回事，去找他是另一回事；要想去找他而不至于引起他的惊疑，或是不至于引起约那斯的惊疑，或是要去在一个久不使用，已经走了音的乐器上弹出所希望的曲调，而不至于受挫折，那个目的才真是跟以前哪天都一样难以达到呢。

问题于是就变成，那天晚上，那位老司账周围的人到底是谁最能影响他呢？汤姆说明明是他那位年轻女主人啊。可是，要是得去安排圈套，让她无心中变成叫狠心的丈夫受报应的工具，那是汤姆和他们这些人谁都得裹足不前的。难道就没有别人了吗？有倒是有。虽然性质大不相同，汤姆说，他倒是也受了当看护的甘泼太太的影响——有一个时期，听说他就曾经被交给她看管来着。

他们马上就抓住了这个。在一直都忽略了的某一方面，这可柳暗花明，有了一条新的出路了。约翰·西锁认识甘泼太太，曾经雇过她，知道她的住址——因为那位好堂客临走殷殷勤勤地送给了他一叠她的职业名片，为的是好散给众人。于是就决定得用慎重的态度去找甘泼太太谈谈，可是事不宜缓；那位谨言慎行的老大娘对褚飞先生有多么深的了解，是不是有什么法子能让他们或是他们之中的某一位，去跟他通个款曲，都得仔仔细细地去摸摸底。

马丁和约翰·西锁决定当天晚上就跑一趟；先到甘泼太太的寓所去拜访；情愿碰碰运气，看她是在家里纳福，还是已经出马，得到别处去找。汤姆回家了，怕拿德盖特先生万一重新露面儿，自己倒不在家，错过了找他谈话的机会。可是塔普利先生倒偏偏愿意暂时留在佛尼瓦氏斋舍，好看着路撤姆；其实把他一个

人撂在那儿也很保险，他才绝不象是想来个溜之大吉呢。

在分头去办事以前，又让他当着众人朗诵带在身边的那个文件，还有附在后面的那个声明，大意是他写这个是出于自愿，因为怕命在旦夕，想减轻心中的痛苦。朗诵完毕之后，他们就都在那上面签了名，根据他的自愿，还把它拿过来，锁在安全的地方。

马丁听从约翰的劝告，还给那个出名的文法学校的理事写了封信，大胆声明那个成功的设计图是他画的，还告发了裴斯匿夫先生所犯的欺诈之罪。对这个举动，约翰也感觉到热烈的兴趣，用他素常那种亵尊降贵的口吻说，裴斯匿夫先生一生一世都是个有志竟成的无赖匪徒，只要能在顶小的地方上帮大家认清他这人的价值，也就可以让他(约翰)永远都感觉到无穷的快乐了。

真是很忙的一天！可是马丁到这时候都还没有住处呢；这些事情都办理完毕之后，他就请约翰·西锁恕他不能跟他一块儿吃饭，一个人东跑西颠地去找个住处。费了很大的事，才给自己和马可定下了两间屋顶室，地点就在河滨马路的一个大院儿里，离圣殿栅栏不远。行李还存在驿车营业处候领，他也给带到这个新的托身之处了；然后就把一个肉馅饼当主餐，在圣殿里一边走来走去一边吃；一想到替马可省了多大的心力，马可知道了该多么惊喜交集，当时心中的得意之感就象一盆旺火似的，过去那个自私自利的马丁倒绝没尝过，也绝尝不着这种滋味呢。

第四十九章

茶壶一把推波助澜，好友二人因而反目。

甘泼太太在高侯贲王门街的那个房间，打个比方，可以说是穿上大礼服了，因为已经打扫干净，布置一新，准备招待一位来宾。那位来宾就是贝特茜·卜理哥——巴图米的卜理哥太太；也有人把巴图米说成巴库米，还有把它说成巴度米的——就凭这种种表示亲昵的称呼，在有了贝特茜·卜理哥才光彩倍增的那个妇女团体间，圣巴多罗买医院倒成了大家嘴里的家常话儿了。

甘泼太太的房间并不宽敞，可是，人只要安分知足，一间斗室就是一座宫殿；徐度派光生那儿的二楼前室，在甘泼太太的想象中，说不定就许跟连云大厦一样。即便你是个心游万仞的人，还不能真把这看成什么大厦，至少也可以比作那壶中之天。屋子才这么大，没乐观到疯狂的程度，谁还能希望里面的设备比这更规模惊人呢？只要老把那个床架记在心里，也就出不了危险。这就是那个伟大的秘密。心里别忘了那个床，掉了什么东西，你就甚至于可以弯下腰来往那张小圆桌底下去找，不至于被那个五斗柜撞得鼻青脸肿，或是掉到火炉里去，有资格去当圣巴多罗买医院的病人。

客人见了这件家具，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会儿也不敢

把它再给忘了，在这方面帮了他们很大的忙的，也就是它的尺寸——那也实在是大了去了。这并不是个能卷起来的床，可也还不是个法国床，也还不是个四柱床，而是被人很有诗意地唤作“帐幕”的那种东西。粗麻布的床底又矮又往外凸，连甘泼太太的箱子都没法儿往底下搁，刚推进去一半儿就再也推不动，不但让你觉得太岂有此理，而且生人的两条腿也岌岌可危。还有那个架子，本来是应该支持着帐顶和帐幔的，因为并没挂什么帐子，就拿若干木头雕的苹果来点缀，稍微受点震动——往往还无须受什么震动——就要一个个咕噜咕噜地滚下来，让爱好和平的客人莫名其妙，还疑心是天塌地陷了呢。

那张床本身，也把一个千补百衲、很有了年代的褥子当装饰品；在床的上首，也就是离屋门顶近的那一边，挂着个不够尺寸的蓝棋盘格花布帷幔，拦挡着那云游王门街的微风，请它别用太粗暴的手段来照顾甘泼太太的脑袋。床柱子上挂着些已经褪色的袍子，和那位堂客衣柜里的其它物件；日久习成，跟她的身材都早已吻合无间，在黄昏左右，不止一位急性子的丈夫慌里慌张地跑进来，都曾经哑然大惊，一时之间还以为是甘泼太太上了吊，被他发现了呢。有一位先生照例为了那桩百万火急的事跑进来，倒的确是说过，这瞧着就象是诸位保护神“正在她睡觉的时候看着她呢”。可是，甘泼太太说的，“那是他的头生儿；”虽然屡次又来拜访，他倒没再发表这个意见。

甘泼太太房间里的椅子都是极大而且椅背儿很宽的，为什么只有两张，理由也就可以说十二分充足了。这都是古老的乌木扶手椅，所以值钱，主要还就是因为座儿都是那么滑出溜儿的，本来是马尾儿做的，如今可又涂上了油亮油亮的一层颜色发蓝的东西，客人往那上一坐，马上就得满脸惊慌地出溜下来。在

椅子上缺少的数目，甘泼太太倒在纸盒子上找齐了；她收藏着一大堆纸盒子，专门用来装种种值钱的杂项东西；可倒并没把它保护得多么严密，象这个好女人很有意思地以假为真，似乎是能够骗自己相信的那样——每一个纸盒子盖儿都盖得挺严，可是没一个有底儿的——为了这个原因，里面的那份儿"产业"也就只能说是"火灭烟消"，赛过灭火器底下的蜡烛了。那个五斗柜做成了那种样子，本来是为了可以立在另一个柜子顶儿上，单搁着就显着又矬又矮，象个小鬼似的；说到稳妥二字，可倒比那些纸盒子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抽屉的把儿早就全都扯下来了，取里面的东西很不容易。要把它取出来，事实上只有两个法子任你挑选：要么把柜子整个往前倒，一直到所有的抽屉一齐往外掉，要么拿刀子把它一个个弄开，象吃蛎黄的时候那样。

甘泼太太所有的家庭必需品，都储藏在壁炉旁边一个小家什橱里；最底下是煤炭，跟自然界地面下的情形一样，层累而上，渐渐地就到了那香醪美酒，怕外观不雅，可又盛在一把茶壶里。炉架上的橱设，有一个小小的历本，哪位太太的分娩之期应当是在哪一天，东一处西一处，甘泼太太都给亲笔注明了。另外还以三个半面像为装饰品：一个是甘泼太太本人早年的五彩画像；一个是一位盛装华饰的堂客的青铜色写真，据说就是哈里斯太太打扮好了去赴跳舞会时候的样子；还有一个是用黑墨画的已经去世的甘泼先生，而且还是个全身像，为的是好把假腿也给画上，让谁一瞧都更觉得酷肖其人。

一个风箱，一双木头套鞋，一个烤肉叉，一把水壶，一只盛奶面糊的船形碟子，一把给倔强的病人喂药用的调羹，最后再加上甘泼太太的那把伞，因为是希世奇珍，所以就格外招摇地在那儿陈列着，炉架上和邻近的墙上的装饰品就算是十分齐全了。摆

好了茶盘，为了招待贝特茜·卜理哥，把一切安排停当，甚至于摆出了腌得极透的两磅新堡① 鲑鱼之后，甘泼太太就志得意满地抬起眼来去瞧这些东西。

"喂！挨千刀儿的贝特茜，别磨蹭工夫啦！"甘泼太太对不在眼前的那位朋友诉说衷肠。"老让我等着我可受不了哇，我敢跟你说。别管到哪儿去吧，我都老是守着这一个做油铭(座右铭)，我这人呀，不容易得罪；就需要有限的那么一点儿东西嘛；可就是得挑那顶好的给我一点儿，到钟点儿就得拿来，误一分钟也不行啊；要不然哪，咱们分手的时候可就该心怀不善，没我希望的那样好离好散喽。"

她自己预备的东西倒都是那顶好的，包括一只很精巧的新做的大面包，一盘新鲜黄油，一碟子细白糖，还有跟这规模一样的别的佳设美供。就连如今用来给自己提神醒脑的鼻烟，也都是那上好的，闻了一鼻子之后，还要再闻一鼻子。

"小铃铛儿这可又铛铛铛啦，"甘泼太太慌忙跑到楼梯顶上往楼底下瞧。"贝特茜·卜理哥，我的——哼，准是那个让人失望的徐度派斯② 吧。"

"是的，是我，"理发师有声无力地说："我才进来。"

"你横是一天到晚除了出去就是进来吧，"甘泼太太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我可受不了那小子！"

"甘泼太太！"理发师说。"我说啊！甘泼太太！"

"唶！"甘泼太太一边下楼，一边不耐烦地喊道。"怎么个碴儿？是泰晤士河着了火③，正在那儿煮河里的鱼吗，徐度派斯先

---

① 新堡(纽卡斯尔，New Castle)是英国北部的海港。

② 前面译徐度派，这里加"斯"是甘泼太太的口语。

③ 英国人常说"让泰晤士河着火"，意谓做出惊天动地之事。

生？嘿，这小子去干什么来着，把自个儿弄成这样儿了？脸色儿都跟白土一样喽！”

一跑到楼底下，发现他坐在理发椅上，面色苍白，怏怏不乐，她这才添上了所提出的质问的末一条。

“你记得，”波尔说。“你记得小——”

“不是小威尔金斯吧！”甘泼太太喊道。“千万别说是小威尔金斯啊。要是小威尔金斯的太太得了——”

“并不是谁的太太，”那位小理发师感叹着说。“我说的是贝利，小贝利！”

“嘿，你是要说那个小猴崽子在那儿干什么来着？”甘泼太太严声厉色地还口说。“这不是扯淡嘛，徐度派斯先生！”

“他没干什么！”可怜的波尔感叹着说，简直都急中豁命了。“你明明瞧见我心里那么堵得慌，话都快说不出来了，怎么还这么跟我打岔呢？他再也干不了什么啦。他完啦，送了命啦，我头一回见那孩子的时候，”波尔说，“我卖给他一个红雀要的价儿太大了。值一个便士我跟他要一个半便士，因为怕他砸价儿。可是他倒并没砸价儿。这会儿他人已经死啦，把古来所有的蒸汽机跟电器都装在这铺子里，让它们一个个拚命干活儿，也甭想能把这笔账给清了，别瞧我也就是多要了半个便士！”

说到这里，徐度派先生就侧身转脸，拿挂在那儿的毛巾把眼睛擦了擦。

“再说他是个多么聪明的孩子！”他说。“他是个多么惊人的年轻小伙子！多么能说会道！又懂得多！就坐在这张椅子上让我给他刮脸来着；也就是开心取乐儿；完全成了给他开心取乐儿了；他才甭提多么会开心取乐儿呢。嗐！想不到他倒再也甭想能有真刮胡子的那一天喽！与其听见这个消息，还不如让这些鸟儿

一个个都死了，”一边喊着，那位小理发师就转圈儿看了那些鸟笼子一眼，还又去使用那块毛巾，“那我不但不可惜而且还欢迎呢！”

“这个消息你是怎么会听见的？”甘泼太太说。“是谁告诉你的？”

“我到旧城圈里，”那位小理发师接口说，“去跟一位爱好骑马射箭的先生在证券交易所见面来着，他正想弄几只飞得慢的鸽子来练习打鸟儿呢；跟他见过面之后，我去弄口啤酒喝，就听见那儿人人都谈这个呢。都登了报啦。”

“你这份儿心慌意乱呀可真够瞧的，你，徐度派斯先生！”甘泼太太摇着头说，“依我之见呀，要把你脑筋弄清楚，往太阳穴上搁五六个新出水的活蹦乱跳的小蚂蟥也不嫌太王道啊，干脆告诉你说吧。他们谈的到底是什么啊，什么都登了报了啦？”

“全登了报啦！”理发师喊道。“还会是什么别的事？他跟他主人在道儿上翻了车，让人给抬到索士勃利了，来报告的时候都快断气儿啦。后来就没说过话。一句话没说。我觉得顶糟心的就是这个；可还不光是这个就完了呢。他的主人没影儿了。旧城圈里他们的办事处的另一位管理人——克令普，大卫·克令普——已经带着钱跑了，街上还张贴榜文悬赏访拿呢。蒙太古先生，可怜的小贝利的主人（小贝利是个多么好的孩子！）也等于被通缉了。有人说他已经溜之大吉，到国外去找他那位朋友了；有人说也许还没跑掉；人家正上天入地满处去找他呢。他们的公司算是垮了；整个是个骗局嘛。跟一条人命比起来，一个人寿保险公司可又算得了什么！而且小贝利的这条命又多么值钱哪！”

“他是生到一个山谷里来的呀，”甘泼太太以哲学家的冷静态度说道，“他是在一个山谷里过日子的呀。那就好歹认命，别想

人掉在井里，耳朵还能挂得住吧。可是，你听了半天就没听见人说起瞿述伟先生吗？"

"没有，"波莉说，"没听见什么值得一提的话。董事名单里并没他的名字，可是有人说本来已经快要印在里头了。有人相信他是受骗了，有人相信他也是那些骗子之一；别管怎么样，反正拿不出什么对他不利的证据来。今天早上，他自动到伦敦市长或是城里某些大人物那儿去申诉来着，说他受了骗了，这两个人把他的钱拐跑了，他还刚发现蒙太古的真姓名并不是蒙太古。据说他受了那么大损失，脸色儿都跟死尸一样了，可是，上帝原谅我吧，"理发师喊道，又回到他个人悲哀的问题，"对我来说，他的脸色又算得了什么！要死就请死吧，他死五十回，也没死一个贝利让我心疼呀！"

小铃铛儿，就在这个当儿响起来，他们正谈着话，贝特茜太太沉重的语声就答了个碴儿。

"噢！你们在这儿谈这个哪，是吗！"那位堂客说。"嗯，我倒希望已经把它揭过去了，我对这个才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哪。"

"我的宝贝儿贝特茜，"甘泼太太说，"你来得怎么这么晚呀！"

了不起的卜理哥太太有几分口角尖酸地回答说，"在顶料想不到的时候哇，左性子的人，要是偏要一命归阴，那也不能赖她的错儿呀。"还说，"再不喝口茶就渴死啦，可偏让我早来不了，那就够火上浇油啦，还用得着再听人谈起这个吗？"

卜理哥太太一卖弄她的巧答之才，甘泼太太就得到了线索，可以了解她的心情，于是就马上领着她上楼，还以为一瞧见那腌鲑鱼，就可以让她如同春冰向日、腊雪投汤呢。

可是贝特茜·卜理哥早就料到要给她吃腌鲑鱼了。这是显

而易见的；往桌上扫了一眼之后，她说的头一句话就是：

"我就知道不给预备黄瓜嘛！"

甘泼太太变颜变色，往床上一坐。

"老天爷保佑你吧，贝特茜·卜理哥，你这话呀，倒是一点儿不假。我把这满给忘啦！"

卜理哥太太直拿眼瞅她那位朋友，把手搁在兜儿里，横眉立目，耀武扬威，掏出了那么一个东西，不是顶老的莴苣，就是顶嫩的卷心菜，别管是什么，反正是一种爱扩充地盘的青菜，硕大无朋，得先象伞似的折起来才能往外掏呢。还拿出来了一把儿小白芥、小水芹，一点儿那种叫蒲公英的药草，三把儿小萝卜，一个比普通的大头菜都未免还要大的葱头，很厚实的三片儿甜菜根，一根象个短短的叉子或是鹿犄角的芹菜；这些菜园子的产物，就在不大工夫以前，还都两便士一份儿，作为做色拉的生菜公开陈列着呢，卜理哥太太把它买下来，条件是那位小贩都得给装在她兜儿里。巧得很，就在高侯贲，这倒居然办到了，让一个车口儿上的赶雇脚马车的瞧着，都没一个不屏声止息。她也并没多费唾沫来夸这种惊人的深谋远虑，甚至于都没面带笑容，只是一边让那个兜儿再处常守经，一边劝人家把这些大自然的产物切成薄片儿，好马上就吃，还得多来点儿醋。

"还别让你的鼻烟儿掉里头，"卜理哥太太说。"掉在麦片粥里、麦汁儿里、苹果茶里、羊肉汤里什么的，倒无所谓。那是能给病人提精神的。可是我自己才不喜欢这个哪。"

"嘿，贝特茜·卜理哥！"甘泼太太喊道，"你这是怎么说话哪！"

"嘿，你的那些病人呀，别管害的是什么病，不都老是让你的鼻烟儿弄得一个劲儿打嚏，把命都得送了吗？"卜理哥太太说。

“那又怎么样呢！”甘泼太太说。

“不怎么样，”卜理哥太太说。“你可别不认账呀，莎拉。”

“谁不认账啦？”甘泼太太问。

卜理哥太太没回答。

“谁不认账啦，贝特茜？”甘泼太太又问了一遍。然后就把前后的次序颠倒过来，给这句话添上了更深长更可怕的庄严意味。“贝特茜，谁不认账啦？”

在这两位堂客之间，要想比这更近于很明显地闹意见，也就根本不可能了；无奈卜理哥太太的急于吃点心，在当时正甚于她的急于抬杠，所以就姑且回答了一句，“没人不认账呀，要是你没不认账的话，莎拉，”然后就准备吃茶点。跟人吵架随时都可以找碴儿，数量有限的鲑鱼可甭想随时都能吃得到口呢。

她的梳妆打扮倒也简单。只要把帽子围巾往床上一“扔”，把头发揪那么两下，左边一下，右边一下，象拉一对铃铛似的，也就没别的事了。茶早就沏好，甘泼太太做色拉也没费多大工夫，说话之间，这顿点心就吃到那最兴高采烈的时候了。

只顾享受桌上的珍馐美味，双方的脾气倒都暂时变得比原先好了。及至点心已经吃完（这可得费挺大工夫），甘泼太太已经把桌子收拾好，从家什橱的头一层搁板上把那把茶壶拿出来，同时还拿出了两个酒杯；她们俩也就都很和蔼可亲了。

“贝特茜，”甘泼太太把自己的杯子斟满，然后把茶壶递过去，“这我可要说个敬酒词儿了。时常跟我搭伙的朋友，贝特茜·卜理哥！”

“把这名字改成莎拉·甘泼，我就带着无限柔情，”卜理哥太太说，“干了这杯吧。”

从这时候起，上火的症候就开始在每一位堂客的鼻子上潜

伏着；说不定，别管瞧着多么跟这相反，还许在脾气里也潜伏着呢。

“喂，莎拉，”卜理哥太太说，“取乐儿别忘了谈正事，这回你找我，是因为谁病了哪？”

甘泼太太脸上流露出了想要巧言支吾的神气，贝特茜于是就找补上一句：

“是哈里斯太太吗？”

“不是，贝特茜·卜理哥，不是她，”甘泼太太回答说。

“也罢！”卜理哥太太发出了短促的笑声，说道。“不拘怎么说，反正这倒让我很高兴。”

“怎么会倒很高兴哪，贝特茜？”甘泼太太激昂慷慨地还口说。“除了根据那过耳之言呀，你压根儿就不知道她是谁，怎么会倒很高兴哪？哈里斯太太这人呀，我很了解，别管是在她的背后，在她的面前，还是在别的地方，都是无可指掐①的，你有什么编派她的话，就快说出来吧，贝特茜。那个顶可爱、顶善良的老娘儿们，”甘泼太太摇着头说，还直淌眼泪，“由她头一个孩子还没落草儿的时候起，我就认识啦，哈里斯先生呀，当时胆儿小得要命，跑到一个空狗窝里，拿手堵着耳朵，再也没把它拿下来或是跑出来过一回，直顶到一把娃娃抱过来给他瞧呀，他就象发了羊角疯似的，大夫薅着他的领子，让他仰面朝天躺在见风儿的石头地上，还请哈里斯太太别不放心，他可还是山嚷怪叫，就跟弹风琴似的。还有一回呀，贝特茜·卜理哥，哈里斯先生提起了他第九个孩子，说出话来呀让她伤心来着，那个天真的小宝贝儿呀，正当着他的面唧唧咕咕哪，别瞧是罗圈儿腿，倒长得挺健壮，

---

① 该说“指摘”。

可是他倒说养八个就也许太多啦，她怎么倒养了九个啊？那时候，我也早就认识她啦，可是我倒压根儿不明白，贝特茜，哈里斯太太用不着你倒让你高兴哪。她永远也用不着你啊，你放一百个心吧，她不害病便罢，只要害病就得说，还永远不会不这么说，'快去把莎莉给请来吧'！"

过于注意一个题目就难免神出于舍，听着这篇动人的演讲，卜理哥太太就很巧妙地假装犯了这种毛病，随便去享受那茶壶里的东西，可又好象自己倒不理会似的。甘泼太太却不会不理会，结果还没到时候就把演讲结束了。

"嗯，这倒好象不是她啦，"卜理哥太太很冷淡地说，"那到底是谁哪？"

"那一回呀，贝特茜，"甘泼太太锋芒毕露地往茶壶上扫了一眼，然后回答说，"咱们俩轮着班儿伺候黄牛店里那个害热病的病人，另外还有个病人也得我去招呼着，你没听我提起过吗？"

"是老闻飞① 吧，"卜理哥太太说。

那天晚上她们俩不能鱼水和谐，最初就是因为贝特茜太太不宽宏大量，提起了她老爱闻鼻烟的毛病或者说习惯；再一把这位病人的名字说错，莎拉·甘泼就用冒出火来的眼睛往她脸上瞅，因为瞧出她是心肠狠毒，故意要再挖苦她一句了。她很客气可是又很坚决地去改正这个错误，把"老褚飞"三字说得清清楚楚，卜理哥太太听了却只是象魔鬼似的哈哈大笑，因此她也就更明白她的居心所在了。

世界上顶好的人本来也有弱点，说到卜理哥太太，还就必须承认，假如她的好性情有个白圭之玷，那就是她那不把心里的尖

---

① 原文"Snuffy"与"Chuffy"音相近，而意谓"被鼻烟弄脏"。

酸全部奉敬病人(象一个彻头彻尾的可爱的女人那样),偏要留很可观的一部分来照顾朋友的习惯。腌得很透的鲑鱼,切碎了泡在醋里的莴苣,本身都有几分酸性,吃了也许是釜底增薪,让卜理哥太太的这种弱点变本加厉了;至于在那茶壶上面下的工夫,那就确是每次都起了这种作用;她的朋友们常说,她这人是越有点儿醺然越爱抬杠。千真万真,瞧她脸上的神气,还差不多就在这时候变得含讥带笑,目中无人,坐在那儿还叉着胳膊,闭着一只眼,显着那么智慧聪明,未免咄咄逼人,倒真有几分可恨可恼呢。

甘泼太太一注意到,就更觉得必须让卜理哥太太知道自己的本分,别忘了自己在社会中到底是处于什么地位,也别忘了受过她多大的恩惠。因此就一边端起架子来,更象个了不起的大恩人,一边再去把卜理哥太太问她的话回答得稍微详细点儿。

"褚飞先生呀,贝特茜,"甘泼太太说,"精神不健全。对不起,我可不能不说,也许还不至于象人家猜想的那样,人家嘴里说他精神多么不健全呀,心里也许并不是真那么想,我知道的事儿呀,我还就是知道嘛;你不知道的事儿呀,你还就是不知道;所以就别问我喽,贝特茜。可是,褚飞先生的朋友们呀提议请人来招呼着他来着,对我说,'甘泼太太,你肯应这活儿吗?除了你,'他们说,'把他交给谁我们也不放心啊,莎莉,你才是在炼金炉里炼过的真金哪。你肯应这活儿吗?要多少钱都行,得整天整宿,还光要你一个人儿。''不行,'我说,'我不干。这可是妄想。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我说,'叫我去招呼她我才肯答应这种条件哪,她的名字就叫哈里斯嘛。可是哪,'我说,'我认识一个朋友哇,叫贝特茜·卜理哥,我倒可以保举她,让她来帮我的忙。贝特茜呀,'我说,'在我手底下,倒向来都是靠得住的,我让她往东哇,她才绝不会往西哪。'"

一听到这儿，卜理哥太太的令人难堪就有增无减，又假装心不在焉，伸手去拿茶壶。甘泼太太忍无可忍，用自己的手把卜理哥太太的手拦住了，很动感情地说：

“别价，贝特茜！别管怎么着，喝酒也得用正大光明的手段呀！”

受了这番挫折，卜理哥太太就把身子往椅子背上一靠，更使劲儿把那只眼闭上，两只胳膊也更紧紧地叉着，让脑袋慢慢地来回晃悠，脸上露出了轻蔑的笑容，还上下打量她那位朋友。

甘泼太太接着碴儿往下说：

“哈里斯太太，贝特茜——”

“去他妈的哈里斯太太吧！”贝特茜·卜理哥说。

甘泼太太又是惊疑不定，又是怒气填胸，直拿眼瞅着她；卜理哥太太把那只眼闭得更一点缝也没有，把两只胳膊也叉得越发紧了，忽然说了这么一句惊天动地的话：

“我压根儿就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个人！”

话音刚落，她就探身向前，打了一个、两个、三个榧子①，离甘泼太太的脸一个比一个近，然后就站起来戴帽子，好象她们俩如今已经是鸿沟为界，再也没法儿恢复邦交了。

这个青天霹雳太突如其来了，甘泼太太抬起了眼睛，坐在那儿痴呆呆地发愣，还张着大嘴，好象喘不过气来似的，一直到贝特茜·卜理哥已经戴好了帽子披上了围巾，把脖子快要围严了，甘泼太太这才亭亭耸立——在精神和身体方面都可以这么说——把她排揎了一顿。

“怎么着！”甘泼太太说，“你这下三烂的东西，我跟哈里斯太

---

① 即捻两指作响。

太认识了三十五年啦，结果到让人说世界上压根儿没这么个人吗！她经过了那么些大大小小的灾难，我始终没见死不救，结果倒落这么个下场吗——她本人儿的可爱的真容一直在你眼前挂着哪，你说出这猴眼(厚颜)无耻的话来就不害臊吗！可也难怪你相信压根儿就没这么个人，有这么个人也犯不上瞧你一眼啊——让我造了大孽，活该心里难受的是，我倒常跟她提你的名字哪，她一听呀可就这么说，'怎么着，莎莉·甘泼！你就这么贱骨头，乱交她这样的朋友吗！'快给我滚出去吧！”

“我是要走啦，老大姐，你没瞧见吗，”卜理哥太太说着停住了脚步。

“你倒还是走好，老大姐，”甘泼太太说。

“你知道你是跟谁说话吗，老大姐？”她那位客人问。

“险而一箭(显而易见)，”甘泼太太满腹鄙夷地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我是跟贝特茜·卜理哥说话哪。险而一箭嘛。我知道她是怎么个人，没人比我更知道啦。快给我滚出去吧！”

“敢情你还要让我当你手底下的人哪！”卜理哥太太喊道，这回轮到她把甘泼太太从头到脚打量一番了。“就凭你吗？哎哟，谢谢你吧！哼，我把你这老脸厚皮的东西，”卜理哥太太的嬉皮笑脸很快就变成了扬眉裂眦，“你到底是怎么个意思？”

“快给我滚出去吧！”甘泼太太说。“我都替你害臊啦！”

“你呀，顶好是趁这工夫替你自个儿害点儿臊吧！”卜理哥太太说。“不就是你跟你的那些猪飞嘛！怎么着，那个可怜的老梆子疯得还不够厉害，是不是？啊哈！”

“让你去跟他打交道哇，他很快就该疯得够厉害的啦，”甘泼太太说。

“你找我还就是为了这个，是不是？”卜理哥太太耀武扬威地

喊道。“不错。可是这回你该上当啦。我要躲开他远远的。倒瞧瞧没我你怎么办吧。我才绝不去跟他打交道哪。”

“你倒是再也没说过一句比这更对的话嘛!”甘泼太太说。“快给我滚出去吧!”

别管她表示多么希望瞧着她离开这间屋子，卜理哥太太果真抽身而去的时候,她也并没能眼见目睹,因为那位堂客正气忿忿地往外走,跟那个床架一碰,就让上文提到过的那些苹果掉下来了；有三四个哗喇喇地正掉在甘泼太太头上,象下雹子似的,来了这么一次“木头淋浴”,等她刚恢复过来,卜理哥太太就影踪全无了。

话虽如此，让她心里痛快的，倒就是听见贝特茜沉重的语声,在她下楼梯,顺着过道儿往前走,甚至于已经走上王门街的时候,都老是声明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下了多大的决心,不去跟褚飞先生打交道。跟这一样让她心里痛快的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如今倒看不见卜理哥太太,就看见徐度派先生和两位上等人。

“嘿,我的老天爷!”那位小理发师嘴里失声说,“这是怎么个碴儿啊?瞧你们这两位女太太刚才那嚷嚷劲儿的,甘泼太太!哼,这两位先生几几乎都老是站在门外头的楼梯上，想让你们听见他们的语声，你们可倒乒乒乓乓地在那儿开打呢!这该要店里那个自己给自己打水喝的小照莺[1]的命了。他都吓坏了，打了一年也喝不了的水，那么一努劲儿简直都骨碎筋折了。他必是以为着了火了呢!”

甘泼太太已经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了,抬起了泪汪汪的眼睛,

---

① 照莺:一种善歌唱的小鸟,羽毛美丽,喙短而粗。

把两手一合，又从那个座位上发表了下面这篇悲伤感叹的谈话：

"噢，徐度派斯先生，还有西锁先生，要是我的眼睛没把我给骗了的话，还有一位我还没会过他的金面的朋友，这个该死的晚上呀，我受了贝特茜·卜理哥多大的气，世界上的人谁也知道不了哇！她要是糟践我来着，因为多喝了口酒——她一来我就有点儿闻出来啦，自个儿没这习惯，可还不肯相信哪"——顺便说一句，这时候甘泼太太也颇有点醺醺大醉了，那把茶壶的扑鼻馨香，屋里也到处都闻得见——"那我倒可以谢天谢地，不至于咽不下那口气哪。可是她说哈里斯太太的那些话，让绵羊听了也饶不了她啊。饶不了，贝特茜！"甘泼太太心中的情感就象火山爆发似的，"让肉虫子听了也忘不了哇①！"

那位小理发师搔了搔头，把头摇了摇，又去瞅那把茶壶，然后就慢慢地从屋里走出去。约翰·西锁占据了一张椅子，在甘泼太太的一边坐下来。马丁呢，就把床脚当作椅子，在那一边陪着她。

"您纳闷儿我们找您有什么事吧，我敢说，"约翰说。"等您定一定神儿，回头再告诉您。不是什么急事，等个几分钟没关系。您这阵儿觉得怎么样了？好点儿了吗？"

甘泼太太又淌了些眼泪，把头摇了摇，有声无力地说出了哈里斯太太的名字。

"您来点儿——"约翰不知道管它叫什么好。

"茶，"马丁提补他。

"不是茶，"甘泼太太说。

"是一种什么药吧，我猜，"约翰喊道。"您来点儿。"

---

① 英国人常说"连肉虫子也会扭转身躯"，即"泥人也有土性"之意。

甘泼太太架不住人家劝她，倒居然来了一杯。“可有个条件，”她怒气冲冲地说，“不能让贝特茜再从我这儿揽一宗事去啦。”

“当然不能喽，”约翰说。“我病了绝不让她帮着您来看护我。”

“想不到，”甘泼太太说，“那回怎么倒偏让她来帮着我看护您那位朋友，还差点儿没听见他嘴里说出——嘻！”

约翰瞅了马丁一眼。

“是的，”他说。“那倒是差个毫发之间就脱不了呢，甘泼太太。”

“说真——的，就差一根头发丝儿了！”她接声儿说。“幸亏我呀是夜班儿，听见他撒呓怔的是我，她呀是日班儿，才算把这躲过去喽。我知道的事儿要让她知道了哇，还不定说出什么话做出什么事来哪，那个亏心负义的坏东西！可是，哎哟我的老天爷！”甘泼太太喊道。卜理哥太太人不在那儿，只好往地板上跺脚，“怎么偏偏就让我从那娘儿们嘴里听见那些糟践哈里斯太太的话哪！”

“别把这挂在心上，”约翰说，“您知道她说得不对嘛。”

“说得不对！”甘泼太太喊道。“对呀！难道说我不知道那个亲爱的女人这会儿就等着我哪，西锁先生，正从窗户里往大街上瞧，怀里还抱着管我叫他一个人儿的甘蜜的小汤蜜·哈里斯哪。这倒叫得很对，老天爷保佑那个宝贝孩子的两条斑斑点点的小腿儿吧（跟堪特勃利野猪①一样啊，他自个儿亲爱的父亲说，说得还真对哪）。那一回呀，这个小乖宝儿玩着玩着，把他那只小红绒鞋塞嗓子眼儿里啦，咕噜咕噜直响，他们倒把他撂地板上，穿房

① 堪特勃利野猪：赛跑马名。

过院到处去找鞋，他在客厅里呀都气噎喉堵啦，瞧着怪招人疼的，结果倒让我发现啦，西锁先生，打那天起呀，我就一直是他一个人儿的甘蜜啊！噢，贝特茜·卜理哥，今儿晚上啊，你可真是显出了你的千刁万恶，可是你这条蟠在人身上的毒蛇，再也甭想登莎莉的门儿啦！”

“何况您待她还向来都那么好呢！”约翰象安慰她似的说。

“顶刺心的还就是这个呀。就因为这个我才难受哪，西锁先生，”甘泼太太回答说；不知不觉地把杯子送到马丁面前，让他把酒斟满。

“还单挑她来帮着您看护路撒姆先生呢！”约翰说。“还单挑她来帮着您看护褚飞先生呢！”

“以前挑过她一回，可再也没第二回啦，”甘泼太太喊道。“再也不会跟贝特茜·卜理哥搭伙啦，先生！”

“不会，不会，”约翰说。“那可绝对不行。”

“我才不知道那怎么能行哪，先生，”甘泼太太回答说，带着喝酒得有多少分醉才会有的那股严肃劲儿。“如今晚儿呀，假面痣，”甘泼太太大概是要说“假面具”，“已经从那家伙脸上掉下来喽，我才不相信那会能行哪。人人家里都有些地方是藏着秘密不让人知道的，西锁先生，只有你准知道可靠的人才到得了你身旁哪。贝特茜·卜理哥在我眼前坐在那张椅子上，信口开河糟践哈里斯太太来着，那谁还能再把她当可靠的人啊。”

“说得很对，”约翰说；“很对。我希望您有工夫去另找个帮手吧，甘泼太太？”

心中的怒气跟那把茶壶里应外合，要想听懂人家说的话，她已经渐渐地力不从心。用泪汪汪的眼睛瞅着约翰，嘴里嘟囔着卜理哥太太不承认实有其人的那个记得很清楚的名字——直仿佛

这是个驱魔神咒，能躲三灾避八难似的——心里就好象是发糊涂了。

"我希望，"约翰重了一句，"您有工夫去另找个帮手吧?"

"说真的，那来不及啦，"甘泼太太喊道，抬起了懒洋洋的眼睛，用一位老大娘的慈爱态度，攥住了西锁先生的手腕。"明儿个晚上呀，先生，我就得去拜会他的朋友们啦。瞿述伟先生跟我约的是九点到十点。"

"九点到十点，"约翰用意深远地扫了马丁一眼；"到那时候褚飞先生就可以不出屋门，由您来妥为看管了吧?"

"倒是得好好地看着他，我敢跟您说，"甘泼太太回答说，脸上露出了很神秘的神气。"除了我还有别的人也难中得救，没让贝特茜·卜理哥给害了哪。真没想到那娘儿们会是这么个人。要是她才非走了风不可哪。"

"放走了疯人，你意思是说，"约翰说道。

"是吗!"甘泼太太还口说。"哎哟!"

甘泼太太很慢地把头那么一点，比这更慢地把嘴那么一撇，让这个答复很厉害的讽刺意味又加强了几分。打了个短短的盹儿之后，又用极庄严的态度找补了这么一句：

"可是别再耽搁诸位先生啦，时间很宝贵呀。"

茶壶里的东西所引起的幻觉，让她相信他们是要她马上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她又很精明鬼道，怕象刚才那样言多语失，再提起不该提的问题，两种心理兼而有之，甘泼太太就站起身来，把茶壶搁在原处，很郑重其事地把家什橱锁上，然后就赶快去装扮起来，准备出马。

这倒很容易就完事，所需要的只是那顶被鼻烟弄脏了的黑帽子，那条被鼻烟弄脏了的黑围巾，那双木套鞋，那把必不可少

的伞，催活人出世和送死者归阴没了它都绝对不行的。用这些附属品把自己披挂好之后，甘泼太太就回到椅子那儿，重新落座，声明已经准备停当了。

"那个又可怜又可爱的东西，谁要能够知道自己对他有什么益处哇，那倒是个乐子哪，"她说，"准没错儿。这并不是人人办得到的事啊。贝特茜·卜理哥让人受的活罪可太可怕喽。"

她一味怜悯贝特茜的病人，说着这话就把两眼一闭，一直到从手里掉下来了一只木套鞋，始终都忘了把它再睁开。象故事中有名的托钵僧培根① 那样，她睡这场小觉还隔一会儿惊醒一回，因为那另一只木套鞋和那把伞也陆续掉在地下了。及至这些累赘东西都已经脱了手，她可就睡得很安稳了。

这两位年轻人面面相觑，那种神气倒够滑稽的；马丁想笑又把笑压住了，趴在约翰·西锁耳朵上悄声儿说：

"这咱们该怎么办了呢？"

"在这儿待着啊，"他回答说。

甘泼太太睡着觉，还可以让人听得见她念叨"哈里斯太太"。

"请你放心吧，"约翰一边很谨慎地往她那边瞧，一边悄声儿说，"你去的时候就算是哈里斯太太本人，也得盘问盘问这位老司账。反正咱们知道的已经很够多的，这会儿可以让她顺着咱们的手腕儿转悠了；谢谢你们吵的这场架，这才应了小人相争君子得利那句老话儿了呢。让约那斯·瞿述伟小心着点儿吧；她想睡多大工夫就也睡多大工夫吧。时候一到，咱们就准能达到目的。"

① 这是一个起源于东方的故事。托钵僧培根曾制一铜人头，召来魔鬼，学令铜人头说话之法。魔鬼告以铜人头将于一月内说话，若错过时机，未能听见所说的话，即将前功尽弃。托钵僧日夜看守铜人头，过三星期后，令仆人代其看守而入睡。铜人头说话三次皆未能听见，竟落地而碎，将他惊醒。

第五十章

汤姆·贫掐吃惊非小，兄妹二人共话衷肠。

第二天晚上，汤姆兄妹在一块儿坐着等候吃茶点，象往常那样安详自若地说东道西，却绝不曾谈起路撒姆的故事，或是跟这有关的事；要论年纪这么轻的人，约翰也实在是世界上的一个最为别人着想的家伙，早已特意劝汤姆先别对妹妹提这个，省得让她心神不定了。"我才绝不能，汤姆，"他有点迟疑不决地说，"让她快乐的脸上有一点儿愁容，或是温和的心里起一个不塌实的念头呢，把世界上的荣华富贵都给我也不行啊！"约翰这人也实在是特别厚道，出乎寻常地厚道。"让他来当她的父亲，"汤姆说，"对她也不会比这更关切了。"

汤姆兄妹都极爱说爱道，却都没往常那么活泼，那么愉快。汤姆想不到这是由露丝那儿起的，反倒认为当然是得怪自己未免没情没绪。其实他也的确是这样；露丝安宁的心境只要笼罩上一点微云，就得让它的黑影儿落在汤姆身上。

那天晚上，倒是有一片阴云笼罩着小露丝。是的，的确是这样。汤姆要是正往别处瞧，她的一双星眸就要偷偷儿往他的脸那边瞧，比往常还要光辉灿烂，紧跟着可就变得黯淡起来了。汤姆要是正不言不语，瞅着窗外夏天的景色，她有时候就要慌里慌张地动弹一下，好象要趴在他脖子上似的；紧跟着可就又把自己



你当初不是这样啊！噢，汤姆！”

他用的是受了极大委屈，因为失去了一个信任的朋友，又十分伤心的口吻；正表示出过去爱汤姆爱到什么程度，如今却认为他是个丧良无耻之辈，又怀抱着多大的忧愁与怜悯；一时之间，汤姆只好拿手捂着脸，再也有口难分，就象一个饰伪行诈的大奸巨猾一样。

“就跟我早晚得死一样，我得声明，”马丁说，“我伤心是因为本来认为你是个好朋友，如今又丢了那个好朋友；想起了自己受的伤害，心里也并没有丝毫的愤恨。人只有到了这种时候，发现了这种情形，才能完全明白自己当初对某人的好感到了什么份儿上呢。我可以对天盟誓，别瞧当时并没怎么表现出来，别瞧我并不知道我把这表现出来过，在最不为你着想的时候，汤姆，我爱你都跟爱一母同胞的弟兄一样啊。”

汤姆早已收魂定魄，回答的时候，就象穿着一身家常衣服的“真诚之神”——谢天谢地，这位神灵倒往往穿的是家常衣服呢。

“马丁，”他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主意，也不知道是谁在你跟前种了毒，或是用的是什么出奇的手段。可是那种手段是骗人的。在你脑子里作怪的那个印象是虚假的。这始终都是一种幻想；我还得警告你，你让我受这样的委屈，早晚得悔之莫及。我可以老实说我对你向来是很忠诚的，对自己也是很忠诚的。为了这个你心里准得非常难受。说真的，你心里准得非常难受，马丁。”

“我心里是难受着呢，”马丁摇着头答声儿说。“我觉得我向来不知道什么叫心里难受，到今天才算头一回知道了。”

“至少，”汤姆说，“就算我向来是个象如今你责备我的那样的人，不配受你的器重，老是让你瞧不起，也应当让你瞧不起，你也该告诉我到底是在哪一点上发现了我这人太奸险，你这样做

下去是根据什么理由啊。因此，我请你给我个圆满答复，这并不是求你施份儿恩，马丁，而是把这当作我应享的权利。”

“我自己的眼睛就是见证人，”马丁答声儿说。“这我可以相信吗？”

“不能，”汤姆很镇静地说。“不能，要是说你的眼睛证明我犯了罪的话。”

“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的态度，”马丁接着往下说。“这我可以相信吗？”

“不能，”汤姆很镇静地回答说。“不能，要是说这证明我犯了罪的话。可是这从来也没能证明这个啊。谁要是颠倒黑白，要达到这个目的，那可就太欺负我了，几几乎就跟，”说到这里，镇静的态度就未免保持不住，“你如今做出来的事一样狠心。”

“我到这儿来了，”马丁说；“我求你的好妹妹听我——”

“别求她，”汤姆插口说。“千万别求她。你的话她才不会相信呢。”

说着，他就把妹妹的胳膊从自己胳膊底下拽过来。

“我会相信这个，汤姆！”

“不会，不会，”汤姆喊道，“当然不会喽。我早就说了。什么话，啧，啧，啧。好你个傻心眼儿的小东西！”

“我绝没有打算，”马丁慌忙说道，“到您这儿来告您哥哥一状。别以为我会那么不厚道，那么没男人气。我只是求您听我声明，我到这儿来并不是要责备谁——我才绝不发一句牢骚呢——而是因为抚今思昔，感慨万端。除非让您知道我是怎么常常想起汤姆，有多少日子，在几几乎毫无希望的情形下，都盼着将来有一天能别辜负这样的好朋友，而且我对他的信任又是多么始终如一，您又怎么能知道我想起了往事是怎样满腹辛酸

呢？”

“啧，啧，”露丝刚要说话，汤姆就把她拦住了。“他错了。他上了当了。你又何必往心里去呢？最后一定是觉今是而昨非啊。”

“谢谢老天爷让我有那一天吧！”马丁喊道，“要是那一天居然会来到的话！”

“阿门[①]！”汤姆说。“那一天还一定会来到呢！”

马丁略作停顿，然后用越发温和的语声说：

“你是自己挑这条道儿的，汤姆，跟我分手倒可以松口气呢。咱们分手并不是因为吵架。我这方面并不生气——”

“我这方面也不生气呀，”汤姆说。

“——这只不过是你造成的结果，还是用尽了苦心去造成的。我再说一遍，你是自己挑这条道儿的。在大多数你这种处境的人，这本是不出人之意料的，在你可就让我没能料到了。与其责备你，倒也许不如责备自己没眼力。一方面是金银财宝和值得巴结的恩人；另一方面是没着没落的穷小子不值一钱的交情。二者由你来挑选，你也已经挑选好了；根本不是什么难题嘛。可是，没勇气抵抗这种诱惑，也应当有勇气承认自己已经失足了啊；我还就要责备你的这一点，汤姆：你摆出亲热的样子来接待我，鼓励我直话直说，引诱我倾心吐胆，口口声声表示能当我的忠实朋友，其实倒是把自己出卖给别人了。我不相信，”马丁很动感情地说，“听我这句从心里说出来的话；如今跟你脸儿对脸儿站着，汤姆，就更不能相信，你这样的人会让我受多大的伤害，即便还没碰巧发现你是受谁的雇用。可是，我该是你的累赘了；

① 基督教祈祷的结尾语，意谓“但愿如此”。

该让你再耍些两面派的手腕了；在你付出了那么高的代价，牺牲了原来的人格，才换来了人家的宠爱之后，该让你又有失宠的危险了；把你一心要瞒人的事发现出来，倒对你我都很有益处呢。”

“可是你得公道一点儿，”汤姆说；自从马丁开始讲这篇话以后，他就没把温和的眼光从马丁脸上挪开过；“就是做这桩不公道的事，你也得公道一点儿啊，马了。你忘了。你还没告诉我你栽在我头上的是什么罪名呢！”

“何必呢，”马丁答声儿说，把手一摆，就往门那边走。“你自己不明白，我再多谈也是一样，何况多谈儿句虽然不会真把事情弄得更糟糕，我心里倒许觉得好象更糟糕了呢。不必喽，汤姆。在咱们哥儿俩之间，已往之事就不必再提吧。在此时此地，你倒是个那么和气那么善良的人，我也可以就在此时此地向你道别，即便没那么愉快，也跟咱们认识以来哪一回道别都一样诚恳啊。祝你万事亨通！汤姆！——我——”

“你就这样离开我吗？你能就这样离开我吗，你？”汤姆说。

“我——你——你是自己挑这条道儿的，汤姆！我——我希望这是一念之差，”马丁迟迟顿顿地说。“我相信是这样。我敢说准是这样！再见吧！”

说罢他就走没影儿了。

汤姆把小妹妹领到她的椅子那儿，自己也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了，拿起书来看书，也许不如说好象是看书。不多时就一边翻书篇儿，一边大声说：“为了这个他心里早晚得非常难受。”正说着，一滴眼泪就暗暗地流下腮边，落在书上了。

露丝双膝跪地，紧紧地偎傍着他，还用两只胳膊抱住了他的脖子。

“别价，汤姆！别价，别价！把心放宽了吧！亲爱的汤姆！”

"我已经完全——把心放宽了，"汤姆说。"是非一定会判分明的。"

"这么以怨报德也太狠心了！"露丝喊道。

"不对，不对，"汤姆说。"他是信以为真啊。我猜不出是什么缘故。可是，是非一定会判分明的。"

她越发紧紧地偎傍着他；哭得还好象心都要碎了。

"别这么着，别这么着，"汤姆说。"你为什么要把脸藏起来呢，我的乖乖！"

她忽然泪如雨降，终于把话都说出来了。

"噢，汤姆，亲爱的汤姆，我知道你心中的隐情。我已经瞧出这个了；你想瞒我也瞒不了哇。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告诉了我，我相信，我是准能给你分忧解愁的！你爱她，汤姆，也爱得太厉害了！"

汤姆打了个手势，好象要把妹妹急忙打发走似的；可是他的手又攥住了妹妹的手，单凭这个动作，那段小小的情史就好象是整个写出来了。无限动人哀怜之处，尽在那手与手无声的接触上呢。

"虽然如此，"露丝说，"你倒还是那么忠实，那么善良，亲爱的；虽然如此，你倒还是那么真诚，那么克己，努力控制心中的情感；虽然如此，你倒还是那么温良，那么厚道，心平气和，从来没瞧见你露出过性急的样子，也没听见你说出过一句急躁的话。别管你怎么样，人家可还是那么狠心地把你误解了。噢，汤姆，亲爱的汤姆，这也会有是非判明的那一天吗！会有那一天吗，汤姆？你得老在胸中藏着这段忧愁，你这本来应该很快乐的人，还是不至于就毫无希望了呢！"

她仍然是把脸藏起来，拿胳膊搂着汤姆的脖子，为了他直

哭，这样披肝沥胆倒觉得又难受又痛快，还把她那女人家的心肠与灵魂尽情倾吐出来。

没过多大工夫，她和汤姆就并肩而坐，她还又安详又恳切地拿眼往汤姆脸上瞧。于是汤姆就跟她这么说——虽然是一本正经，可倒还是高高兴兴的：

"我很高兴，亲爱的，咱们居然谈了这么一次话。并不是因为这可以证明你的情深意厚（这我早就一点不怀疑了），而是因为我心里好象放下了一座泰山似的。"

说到了她对他的情意，汤姆就目光闪灼，还在她脸蛋儿上亲了一下。

"我那亲爱的姑娘，"汤姆说："别管我心里对她有什么样的情感；"他们似乎是已经彼此同意避讳她的名字了；"我也早就——我相信可以说一开头儿就这样——把它看成了一种梦想。除非换了完全不同的环境，否则是绝对不会实现的。喂，请你告诉我。你希望能够平反的到底是什么冤案呢？"

她递给了汤姆那么一个意味深长的小小的眼色，让他别管愿意不愿意都得把这当作一个答复，然后就接着往下说。

"出于她的自愿，并不是受人逼迫，我的宝贝儿，她已经跟马了订了婚了；他们俩还谁都不知道世界上有我这个人，就早订了婚了。你是希望能让她跟我订婚吗？"

"是的，"她开门见山地回答说。

"是的，"汤姆回答说，"可是那就也许是枉法徇私，不是伸冤理枉了。难道你以为，"汤姆脸上露出了一本正经的笑容，"就算从来没见过他这人，她会有多大的爱上我的可能吗？"

"怎么见得不可能呢，亲爱的汤姆？"

汤姆把头一摇，又微微一笑。

“你心目中的我，露丝，”汤姆说，“这也难怪你，好象成了个书上的人物了；你认为我要能靠什么不可能的法子跟所爱的人终成眷属，那倒是一种理想的正义。可是还有一种比理想的正义高得多的正义，好妹妹，绝不是根据这种原则来安排天地间的万事呢。因此，有些人在书上看到了英雄人物，愿意如法炮制，让自己也变成那种英雄人物，就认为人要是不安分知足，郁闷不乐，愤世嫉俗，因为老天爷不能事事迁就个人，还也许有点儿侮慢神明，那倒是很漂亮的事。你是愿意让我变成一个那样的人吗？”

“不是，汤姆。可是我倒还是知道，”她怯生生地找补上，“这在你心里是一种忧愁，只是跟人家不一样，不能算是小人常戚戚罢了。”

汤姆想要跟她争辩。可是这不过是愚傻的事，所以也就作罢了。

“好妹妹，”汤姆说，“我要拿真情实话来报答你的情意，还要把真情实话全说出来。这在我心里是一种忧愁。有时候已经证明了，别瞧我倒一向都要想法子去排遣。可是你心爱的人也许会死，你也许会梦见跟亡灵在天上相会，醒后回到尘世上来也许会觉得忧愁，可是再在世上为人也未必就不堪其忧，还不如永远也别醒啊。我早就知道梦境是虚幻的，连刚开始做梦的时候也是这样，仔细一咂滋味，心里倒是忧愁；可是这怨不着周围的现实世界，这个现实世界还跟原来一样啊。我的妹妹，让这个地方变得这么宝贵的我的甜蜜的伙伴儿，我受了这种幻想的搅扰，露丝，难道她对我就没那么忠心了吗？我的老朋友约翰本来是很容易用很冷淡很轻慢的态度来对待我的，难道他对我就没那么热诚了吗？我周围的世界，其中美好的地方难道就减少了吗？

碰见了那么一个又善良又美丽的姑娘，要不是太自私，叹息她不能为我所有，就准能象所有别的又善良又美丽的东西那样，让我这人变得比原先好，比原先快乐——就因为这个，难道我说话就该刻薄，脸上就该带着酸苦相儿，心肠也变冷了吗！不能，我那亲爱的妹妹。不能这样，”汤姆气壮声雄地说。“想起那可以让我快乐的一切，我都不敢把潜伏在心里的这个东西叫作忧愁了；别管它到底该叫什么，既然让我更感觉到人家对我的厚爱深情，在好些问题上心肠都变软了，我可就还是要感谢老天爷。我没不如原先快乐啊。没不如原先快乐啊，露丝！”

她要跟他说话也说不出来，可是心里爱他，因为他这人值得爱，多么值得爱还就多么爱他。

“她倒准能让马丁把眼睛睁开，”汤姆说，心中的得意象一盆旺火似的，“那桩实在是冤枉的事情也一定会弄清楚的。任凭人家说什么，我知道，她也不会相信是我把他出卖了啊。就靠她来给我伸冤吧，马丁还准得心里非常难受呢。咱们的秘密，露丝，是咱们自己的，咱们活一天它就存在一天，咱们一死它就不存在了。我才不相信我会把它告诉你呢，”汤姆微微一笑，“想不到你倒猜出来了，那该让我多高兴呢！”

哪天出门散步，也没那天晚上那么心旷神怡。汤姆把一切都那么爽爽快快、简单干脆地告诉了她，为了报答她的柔情，还那么想尽情吐露他的衷肠，散步到比往常晚得多的时候，兄妹二人方才回家，回家以后还一直坐到夜深。临睡分手的时候，汤姆脸上带着那么一种又恬静又美妙的表情，她不忍把他关在外头，偏要蹑足潜踪回到他卧房门口，站在那儿往里瞧，一直到被他瞧见了，跟他又拥抱了一下，这才回房安歇。在她的祈祷与睡梦之中——这样快乐的时刻，你倒真该带着无限热情把它牢记在心

呢，汤姆！——占主要位置的还就是他的名字。

如今屋里就剩了他一个人，汤姆心里就直琢磨他妹妹的这个发现，非常纳闷儿她是怎么会得到了线索的。"因为"，汤姆心里说："我一向都非常谨慎啊。这根本就没有必要，太可笑了，我如今倒看得很清楚，因为她一知道这个，我心里就明明是一块石头落地了；可是我倒始终都是拚命瞒着她啊。当然喽，我知道她人聪明，心眼儿快，因此就更多加小心了；可是这我一点儿也没能预料到啊。我相信她发现这个也是忽然间的事。哎哟我的妈！"汤姆说，"这才是特别有眼力，简直能隔山照影呢！"

汤姆没法儿把这从脑子里排斥出去。脑袋已经挨着了枕头，这都还在他脑子里呢。

"开始告诉我她知道这个的时候，她哆嗦得多么厉害！"汤姆心里说，回想当时的情景，每一个细枝小节都如在目前；"还把脸涨得多么红！可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啊！噢！完全是理所当然！用不着想法子去解释的。"

汤姆哪里想得到这是多么理所当然的事。汤姆哪里知道，露丝自已心田里新近种的异卉灵苗，倒正好帮着她猜透他的隐情呢。嗐，汤姆！别瞧天天打那儿路过，他才没听懂圣殿喷泉的窃窃私语呢！

谁能象忙忙叨叨的露丝第二天早晨那么活泼，那么愉快！她很早就敲了下汤姆的屋门，外面还有她轻轻悄悄的脚步声——即便没说话，在他耳朵里这也都等于音乐。可是她说天气这么晴朗的早晨从来也没见过；还真是这样；即便不是这样，她也会让它在汤姆眼里变成这样的。

他下楼的时候，她已经把他那顿整洁的早点预备好了，她那顶软帽也已经拿出来，准备去溜早弯儿，还那么一肚子新闻，让

汤姆诧异的了不得。简直就象是一夜没睡，净去采访新闻，好给他开心解闷儿。什么拿德盖特先生还没回家呢；什么面包落价儿了，一个贱了一便士；这回的茶叶力量要比上回的大一倍；送牛奶的女人的丈夫病好出医院了；对过儿那个一头鬈发的孩子昨天丢了一天；她正忙着赶着要去做各种果酱果脯，碰巧家里有只锅子正是做这个用的；还有什么上回汤姆带回家来的那本书，她已经从头到尾都念熟了，别瞧念起来倒顶让人头疼；有那么些事要告诉他，所以早点就是她头一个吃完。随后就把那顶小小的软帽戴在头上，把茶叶和糖锁起来，把钥匙搁在手袋里，把花儿照常插在汤姆的上衣上，汤姆还不知道她已经开始作准备呢，就已经诸事停当，可以陪他出门了。简单一句话，就象汤姆用那么自是自信，等于向众人挑战的态度说的，世界上从来也没有过这样的小女人。

她让汤姆也变得爱谈话了。她的魔力是没法儿抵抗的。问了他许多那么引起人的谈兴的问题；有关于书的，有关于教堂建筑的年月的，有关于风琴的，有关于圣殿的，上下古今，关于什么的都有。说真的，他们的路程变得那么轻松（汤姆心里也跟着变得轻松了），及至在大门那儿跟她分手而别，圣殿就显着完全是个又空虚又荒凉的地方。

“今天不会有什么费普利先生的朋友到这儿来吧，我猜，”汤姆在上楼梯的时候心里这么想。

反正人家这时候还没来，门还象往常那样关着，是汤姆拿钥匙把它开开的。如今他已经把书整理得秩序井然，撕破了的书篇儿都补好了，裂开了的书背都粘好了，书背上已经磨损的金字，也都用整齐的签条来代替了。收拾得那么整整齐齐、干干净净，都好象另是一个天地。虽然没有人来表示赞成与否，能把这地

方弄得顿改旧观，也让汤姆感觉到几分得意。

他拟了个书目，正要把它誊出一个清本来；因为用不着慌忙，就把他的匠心集中在这上面，惨淡经营，力求工整，就跟当初在裴斯匿夫先生的工作室里画地图或是设计图的时候一样。这简直是个令人惊叹的书目；汤姆有时候觉得自己的钱实在是来得太容易了，早已暗下决心，要用这个文件来消磨掉一点多余的闲工夫。

因此，用笔和界尺，圆规和橡皮，还有铅笔和黑墨水、红墨水，汤姆就整个早晨都一个劲儿工作。他常常要想起马丁和昨天跟他会面的情形，要是能决心把这倾心吐胆地告诉他的朋友约翰，请教请教他对这问题的意见，心里也就可以塌实多了。可是，除了知道约翰的一腔怒气准得象开了锅似的以外，他还想到如今他正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帮马丁的忙，要是在这么个紧要关头让马丁失去他的帮助，那就太对不起朋友了。

"所以就还是把这藏在自己心里吧，"汤姆叹了口气。"还是把这藏在自己心里吧。"

跟着他就又用笔、界尺、橡皮、铅笔和黑墨水、红墨水工作起来，比哪天都更孜孜不倦，为的是可以把这给忘了。

已经又用了一个来钟头的苦功，就忽然听见楼底下门道里有脚步之声。

"嗐！"汤姆瞅着门那边说；"搁在从前，也无须是很久以前，这就该让我纳闷儿，并且盼望是谁来了。如今可再也没这瘾喽。"

脚步声往前走，上了楼梯。

"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汤姆数着数儿。"这可该站住了。哪回有人上楼也没过第三十八磴儿楼梯呀。"

那人倒的确是站住了，可也就是为了歇口气儿；紧跟着脚步声就又往前走。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就这么走下去。

屋门正敞着。一听脚步声越来越近，汤姆就不耐烦，眼巴巴地往那边瞅。及至有一个人走上了楼梯顶儿，来到了屋门口，站住了注视他，他就从椅子上站起来，几几乎相信是活见鬼了。

原来是老马丁·瞿述伟！就是留在裴斯匿夫家里的那个身体衰弱、精神颓唐的老头子。

跟那是一个人！不是，不是一个人；老虽老，倒挺强壮，用一只有力气的手拄着拐棍儿，用另一只手打手势请汤姆别嚷嚷。那张神情刚毅的脸，那种小心提防的眼神，那只拄着拐棍儿的有力气的手，那个表现出战胜一切的意志的身躯，让汤姆瞧了一眼就豁然猛省，好象被一片强烈的光线把眼睛弄花了。

"你盼我来，"马丁说，"已经盼了很久了。"

"本来听说我的雇主儿一半天就要来到，"汤姆说；"可是——"

"我知道。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这是我的意思。居然完全照办了，我倒很高兴呢。我早就打算找你来着。我还以为时候已经到了呢。我还以为他的劣迹我再也不会比上次跟你见面的时候知道得更多，再也不会发现还有更严重的呢。可是我错喽。"

他早已走到汤姆跟前，如今就把他的手攥住了。

"我住在他家里，贫掐，让他奴颜婢膝地巴结了我好些天，好些礼拜，好些月了。这你知道。我让他把我当作他的傀儡和工具来着。这你知道，你在那儿瞧见我来着。我要真是他心目中的那个昏庸愚弱的老头子，受的那份儿罪倒可以比这好受一万倍呢。这你知道。我瞧见他追求玛丽来着。这你知道，还有谁

比你知道——还有谁比你知道，我那位心虔意诚的人！一天一天地，我就让他那卑鄙的灵魂赤裸裸地摆在我的眼前，自己倒没露一回马脚。要不是盼着今天，这样的活罪我才绝受不了呢。”

就是在怒气冲冲地说这篇话的时候——假如态度那么坚决那么沉稳还说得上怒气冲冲的话，他都停下来把汤姆的手又使劲儿握了一下。然后就非常兴奋地说：

“把门关上，把门关上。我先来一步，他也说话就到，我倒怕到得太早呢。如今就要来到的那个时刻，”老头子慌慌张张地说，两只眼和整个脸上都忽然发亮，“该让一切都得到赔偿了。给我几百万金币，我也不愿意让他这就一命呜呼，或是马上去上吊啊！把门关上！”

汤姆遵命照办，几几乎到这会儿都还闹不清自己是醒着呢还是身在梦中。

第五十一章

将较强烈的新光线投射于极黑暗之处；并详述约那斯先生与其友人的伟大事业的余波。

约好的那天晚上已经来到，该把老司账交给看管他的人了。约那斯做了亏心事，就是在精神错乱之际，也并没忘记这个。

这跟他的心里有病正是分不开的；为了保全身首，他的一个预防万一的手段，就全靠把这个计划进行到底。那个老头子透一个口风，说一句话，在此时此际落在那注意听着的耳朵里，就会把导火线点着，让人家犯疑心，把他给毁了。越是感觉有四面楚歌的危险，他就越是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提防着所犯的罪可以被人发现的每一条途径。压在他灵魂上的是被谋害的人命，日夜揪心扒肝，受无数场的虚惊，只要发现还有一条死里逃生的道路，他就会不惜把犯过的罪再犯一次。这是包括在他所受的惩罚之中的；这是犯罪的人难免的心理状态。被他的恐惧弄得他受不了的那个罪行，他的恐惧还许会强迫他再犯一次。

照他的计划，把那个老头子严紧拘管可也就行了。他是打算等事情冷一冷，不至于立刻引起人家的疑心，就来个逃之夭夭。在那以前，有这些女人可以让那个老头子别多说少道；他要是又犯了爱说话的脾气，她们也不会轻易大惊小怪的。他知道她们干

的是哪一行。

他说应当把那个老头子的嘴给堵上，也并不是空口说白话。他已经决心要用个万全之计，让他再也出不了声儿了；他所计较的只是目的，不是手段。对那个老头子，他是一生一世都又粗野无礼又冷酷无情；只要是跟他打交道，就自然是不反对动野蛮。"他要是说话，就得把他的嘴给堵上，他要是写什么东西，就得把他的胳膊给捆住，"约那斯瞅着他说；原来他正跟他两人一块儿坐着呢。"他已经疯得够呛的，这也不为过甚啊；干脆就一竿子打到底吧！"

嘘！

还在那儿拿耳朵听着呢！什么声音都不肯放过。他始终都在那儿拿耳朵听着，所等待的东西却还没来呢。保险公司的骗局被揭穿了；克令普和卜拉蜜卷囊而逃，只怕还带着他自己开的那张期票，因为在他害死的那人的皮夹子里没找着，大概是跟裴斯匿夫先生的钱一块儿送交银行里那些可靠的朋友之中的某一位，托他妥为保管了；不但损失不赀，身为破产的公司的合伙人，如今也还是有被人家追究责任的危险；事非一端，同时涌上了他的心头，而且无时无刻不是这样，可是也不能去琢磨这个。他感觉到不能置之度外，也感觉到这给他带来的愤怒、狼狈与灰心；可是他心里所想的——只要能让思想受自己的控制与支配就是这样——只是那一个可怕的问题。树林子里的死尸到底什么时候会被人发现呢？

他努力去做的事——还始终都没懈怠过——并不是让自己忘记尸首在那儿，因为那是办不到的；而是别老是一闭眼就又瞧见他，把自己弄得力尽神危——老是幻想自己踩着落叶悄悄地在尸首旁边转来转去，还从密叶稠枝的罅隙里走得越来越近，

只见尸首上密密层层地叮满了苍蝇，象一大堆一大堆的葡萄干儿，他一过来就都被惊散了。他的心神正贯注在尸首被发现的问题上，想得到消息，只要有谁喊叫一声，嚷嚷一声，他就要注意听着；一有人走进来或是走出去，也得侧耳细听；还从窗户里望着街上的来往行人；对自己说的话和脸上的神气，也都不敢放心。越是把心思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还就越没法儿抵抗那个尸首本身的魅力，忘记它正孤孤零零地在树林子里躺着呢。他好象老是见了谁就把它拿给谁瞧。"瞧这儿！这事你知道吗？被人发现了吗？你疑心我吗？"就是罚他把它抱在怀中，碰见谁就撂在谁脚底下请他来认尸，这个尸首也不会更跟他刻不相离，让他无明无夜都念念不忘，造成比如今更悲惨的心境。

他却还是并不后悔。他只是怕难保平安，心惊肉跳；并没有痛悔罪愆，自怨自艾。虽然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样铤而走险，杀人行凶，也就活该命倒禄绝，结果也无非是更咬牙切齿，要立志报仇，对已经占的那点便宜，更不肯视若等闲。那人已经死了；谁也没法儿让他再活回来。这么一想，倒也好象算是打了得胜鼓了。

自从事情做出来以后，他就刻刻提防，老是看守着褚飞；非万不得已轻易不离开他，就是离开他，时间也总是力求其短。如今屋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天色已经黄昏，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约那斯在屋里走来走去。那个老头子还坐在已经坐惯了的旮旯儿里。

顶小的小事都能让那个杀人凶犯坐卧不安，因为太太不在家，他也早已心里不塌实了——原来他太太过午不久就出门了，到这会儿都还没回来。并不是有什么怜爱他太太之心在那儿作怪；可是他心里倒有点照影子，怕有人在道儿上把她拦住

了，从她嘴里套出了对他不利的话，消息一传来，就可以证明他是行凶之犯。他不敢说，他不在家时候，她准没敲他的屋门，发现了他的阴谋诡计。该死的东西，象她那么面无人色，还不就得在家里到处撞尸游魂吗！这会儿她到哪儿去了？

“找她好朋友托节斯太太去了，”他一问这个问题，还怒气冲冲地起了个誓，那个老头子就这么回答。

哎！那还有错儿！老是偷偷儿跑到那儿去。那个娘儿们可不是他的朋友。她们俩在一块儿，还指不定要憋什么坏捣什么鬼呢！马上去把她接回来。

那个老头子轻声柔气地嘟囔着说出了一两句话，站起身来，好象要亲自去接似的，可是约那斯不耐烦地咒骂了一声，把他一推推到原来的座位上，打发了一个女佣人去接太太。把这档子差事交给了她之后，就又在屋里走来走去，一直到她回来的时候都一步没停。她倒也没多大工夫就回来了，因为道儿本来就近，又是急急忙忙赶去赶回来的。

嘿！她到哪儿去了？她来了吗？

没有。她离开那儿足有三个钟头了。

“离开那儿了！一个人离开那儿的吗？”

那个使者并没问人家；她认为这是当然的事。

“该死的傻蛋。拿蜡烛来！”

自从他问起他太太以后，那位老司账就对他特别注意，女佣人刚离开那间屋子，他就猛一下子扑到他的面前。

“把她交出来！”老头子喊道。“喂！把她交给我！告诉我你把她怎么样了。快点儿！在那一点上我并没答应你什么呀。告诉我你把她怎么样了。”

说着他就把手搁在他衣裳的领子上，把它攥住了——攥得

还挺紧。

“不能让你离开我！”老头子喊道。“我还有的是劲头，可以喊街坊四邻呢；不把她交出来，我还就得这么着。快把她交给我！”

约那斯又吃惊发愣，又受了良心的责备，甚至于都没勇气拿自己的手去把老头子的手掰开；站在那黑暗的地方，只是拚命睁大了眼睛往他脸上瞧，连一个手指头也没动弹。好不容易才问了一句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要知道你把她怎么样了！”褚飞还口说。“伤损了她的一根头发，都得唯你是问，可怜的东西！可怜的东西！她到哪儿去了？”

“哼，你这老疯子！”约那斯低声说，嘴唇都发颤了。“你这是犯什么疯病了？”

“瞧着我在这宅门儿里亲眼瞧见的事，就不疯也得疯啊！”褚飞喊道。“我那位亲爱的老主人在哪儿呢！他的独生子，小时候我抱着他让他坐我腿上来着，这会儿他可在那儿呢！她在哪儿呢——那末一个，我眼瞧着她一天比一天憔悴来着，半夜三更，还听见她哭哭啼啼的呢！她是那末一个，我的朋友就剩了她了！老天爷可怜我吧，她就是那末一个啊！”

一见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他的腮边，约那斯就鼓起勇气来把他的手掰开了，先把他一推推开，然后回答说：

“你听见我问起她了没有？你听见我打发人去接她了没有？没在我手里的东西，我可怎么能交给你呢，傻子！哎呀喝，要是能交给你，我又何乐而不为呢？她跟你倒是一对儿宝货啊！”

“她要是受了什么伤害，”褚飞喊道，“听着！我又老又傻；有时候可还有点记性呢；她要是受了什么伤害——”

“囚攮的，”约那斯插口说，声音却还是压低了；“你以为她是

受了什么伤害了？她人在哪儿我也不比你知道啊；我倒希望知道呢。等她回了家再说吧；她也快回来了。那能让你满意吗？”

“听着！”老头子嘴里失声说，“动她的一根头发也不行！一根头发也不能让你乱动！这我不能忍受。我——我——忍受得已经太久了，约那斯。我不吭声，可是我——我——我会说话啊。我——我——我会说话啊——”他一边结结巴巴地说，一边爬回他的椅子那儿，还回过头来，用力不从心，却还是吓唬人的神气瞅了他一眼。

“你会说话，是吗！”约那斯心里说。“得，得，咱就让你再也说不了话吧。运气的是，我倒没知道得太晚。医病不如防病嘛。”

他是扮演了一个不太漂亮的角色，又拿出他的虎威，又表示想要两下和解罢去刀枪，心里却那么怕那个老头子，脑门上都出了黄豆大的汗珠，到如今都还在那儿挂着呢。他那种异于往常的语调与激动的态度，早已把心中的恐惧十足表现出来；如今又在屋里走来走去，时常借着烛光往那个老头子那边扫一眼，不用再听他说话，光是瞧他的脸色也就可以了然了。

他在窗前站住了想心事。对过儿的一家店铺已经掌灯；那个买卖人跟一位顾客，正隔着柜台一块儿看一张印好的传单。一见这个他就登时被提醒了，把心思又集中在忘了的那件事情上。“瞧这儿。这事你知道吗？被人发现了吗？你疑心我吗？”

有人正用手开门。“那是什么！”

“今儿晚上天气好着哪，”甘泼太太的声音说，“可就是热点儿，哎哟，瞿述伟先生，黄瓜都两便士三条啦，天还不该热吗？褚飞先生今儿晚上觉着怎么样，先生？”

说这个的时候，甘泼太太老是待在离门特别近的地方，比往常还更大请其安。瞧模样儿，倒好象有点儿没平时那么自在。

“把他弄到他屋里去，”约那斯走到她跟前，趴在她耳朵上说。“今儿晚上他说胡话来着——疯得都人事不知了。他在这儿别谈话，回头你就再下趟楼吧。”

“可怜的宝贝儿！”甘泼太太用特别温柔的语声喊道。“他都周身一个整颤儿啦。”

“发过那么一阵疯，”约那斯说，“这也难怪啊！快把他弄楼上去。”

这时候她已经去扶着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那才是我可爱的老乖乖哪！”甘泼太太用又安慰人又鼓励人的语气喊道。“那才是我可人疼的褚飞先生哪！这会儿呀，到您自个儿屋里去，大爷，躺床上歇会儿吧；您正浑身乱颤哪，直仿佛您那宝贵的骨头节儿是一拉线儿就全会动弹似的。那才是个好孩子哪！跟着莎莉来吧！”

“她回家了吗？”老头子打听。

“过不了一分钟就到家啦，”甘泼太太答声儿说。“跟莎莉来吧，褚飞先生。跟您一个人儿的莎莉来吧！”

褚飞先生所打听的人，这个好女人答应他很快就可以驾到，并不是真指世界上的哪个女子而言；她只是要让那个老头子别闹，姑且把这当作一种手段罢了。这倒也立见功效；他居然准许她把他带走，两个人跟着就一块儿离开那间屋子了。

约那斯又从窗户里往外瞧。在对过的店里，人家还在那儿看那张印着字的纸呢，还有一个第三者也已经跑过来参加了。这到底是什么呢，让他们那么感兴趣？

好象不是争辩起来了就是要讨论什么问题，看着看着就全都把头抬起来，三个人里头有一个本来是从另一个人肩膀后而把眼光射过来，如今又往回里倒退，拿手势来解释或是表演某种

动作。

这才让人魂飞魄散呢！多么象他在树林子里所下的毒手。

这一下子就把他从窗户那儿打跑了，就象遭这个毒手的是他自己似的。正三栽两晃地往一张椅子那儿走，又想起了甘泼太太的一反常态，也不知她怎么会对所看管的人忽然变得这么温存和气。是因为尸首已经发现了吗？——因为她知道这事吗？——因为她疑心他吗？

“褚飞先生这就在床上躺下来啦，”甘泼太太回来说，“但愿这对他有很大的益处，瞿述伟先生，其实，这倒真是有益无害哪——您就高高兴兴的吧！”

“坐下，”约那斯哑着嗓子说，“咱们就把这桩事给办完了吧。那个娘儿们在哪儿呢？”

“这会儿就在那儿看着他哪，”她回答说。

“那就是了，”约那斯说。“把他一个人撂在那儿可不行。好家伙，今儿晚上他把我一把抓住来着；你瞧，就这么抓住了我的衣服，跟疯狗一个样。别瞧他上岁数了，平时还一点劲儿也没有，我倒很费了点儿事才能把他甩开呢。你——嘘！——没什么。那个娘儿们的名字你告诉我来着。我想不起来了。”

“我提起贝特茜·卜理哥来着，”甘泼太太说。

“她是个可靠的人，是吗？”

“她才不可靠哪！”甘泼太太说；“我也没把她带来，瞿述伟先生。我带来了另一个人，保管是处处都能让您满意的。”

“她叫什么？”约那斯问。

甘泼太太神气很奇怪地拿眼瞅着他，一句话没回答，可倒不象是没听懂人家问她的话。

“她叫什么？”约那斯重了一句。

“她叫，”甘泼太太说，“哈里斯。”

这个名字平时总是挂在甘泼太太嘴边，出人意外的是，这回把它说出口来倒不定得费多大的劲儿。话未出唇，得先喘那么三四口气儿；说出来之后，还得拿手按着腰，把眼珠儿那么一翻，好象就要背过气去似的。可是约那斯知道她是五劳七伤，在某些时候只有喝几滴酒才是延年之术，那个续命汤万一不在手边，病犯上来还就特别厉害，因此只是认为她必是旧病复发，让病磨得这样了。

“好吧！”他慌忙说道，觉得心神散乱，没法儿光注意所谈的问题。“你已经跟她商量好两人来招呼着他了，是吗？”

甘泼太太回答了个“是”，还轻声柔气把说惯了的那句话又说出口来，“两人倒换班儿，你来我走。”这回可倒声音发颤，不得不再找补一句，“今儿晚上我是多么犯神经，说头酸滴醋也都还形容不了哪！”

约那斯站住了去听动静。然后就慌慌张张地说：

“讲起条件来，咱们就别争吵了。就还跟以前一样吧。把他给圈起来，还得让他安静点儿。得好好地管着才行。今儿晚上他异想天开，以为我太太死了，还跟我动武，好象是我把她给杀了似的。这是——这是疯人常犯的毛病，净胡思乱想，越是顶喜欢谁，越是以为是谁倒了顶大的霉。你说对不对？”

甘泼太太用短短的一声哼哼来表示同意。

“那就把他给圈起来吧，要不然一犯疯病可就该给我找麻烦啦。什么时候你也别以为可以放心了；越是脑筋好象还清楚，他说出话来还就越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可是这你早就知道了。让我见见那另一个。”

“另一个，先生？”甘泼太太说。

"是！去看着他去，把那另一个叫来。快着点儿！我正忙着呢。"

甘泼太太朝门那儿倒退了两三步，在那儿站住了。

"这是您的意思，瞿述伟先生，"她用一种发颤的象老鸹叫的声音说，"要见见那另一个人。是不是呀？"

约那斯的脸色却变得那么难看，等于告诉她说那另一个人他已经瞧见了。还没能回头往门那边瞧，她就被老马丁的手推到一边；褚飞和约翰·西锁也跟他一块儿进来了。

"谁也不准离开这个宅子，"马丁说。"这人是我兄弟的儿子。倒了霉才遇见，倒了霉才受那样的教育，倒了霉才生这样的儿子呢。他站在这儿要是动一动窝儿，或是跟这儿的哪个人高声说一句话，那就开窗户喊救人得啦！"

"你有什么权利在我家里发出这样的命令？"约那斯有声无力地问。

"你的胡作非为给我的权利。喂，进来吧！"

路撒姆一从门外走进来，约那斯嘴里就迸出了压不下去的惊叹之声。不是哼哼，不是喊叫，也不是一句话，而是跟接触过这些人耳鼓的任何声音都迥不相同；对于在这个犯了罪的人胸中波涛起伏的种种情感，却又是造物主所能创造出来的最鲜明最可怕的表现。

他杀人行凶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吗！他让自己被重重的危险所包围，忧怖焦灼，草木皆兵，难道就是为了这个吗！他已经把他的秘密藏在树林子里；把它使劲儿踩到那血迹模糊的地里去；可是你瞧，在许多英里地以外，在最想不到的时候，它又一跃而起了；许多人都知道了；从一个老头子的嘴里宣布出来了，因为他已经象吃了回生神药似的恢复了他的气力与精神，来声罪致

讨了。

他用手扶着一张椅子的椅背拿眼瞅着他们。要想用藐视人的眼光来瞅人家，或是表现出往常的那种傲慢无礼的态度，那才是力不从心呢。他得用椅子来支持身体。可倒还是勉强试了一试。

"我认识那小子，"他用哆哩哆嗦的手指着路撒姆说，每说一个字都得喘一口气。"他是世界上顶爱撒谎的人。最近又造什么谣言来着？哈哈！你们这样的一对儿还真是天下少有呢！嘿，我那位伯父很孩子气；甚至于比他兄弟（我父亲）上了岁数以后都更象个孩子呢；比褚飞也更象个孩子呢。你们到底是他妈的什么意思，"恶狠狠地拿眼瞪着约翰·西锁和马可·塔普利，又这么找补上（马可·塔普利是跟着路撒姆一块儿进来的），"偏要跑到我家里来，还带着俩傻子一个流氓，象明火执仗似的！喂，外边儿有人吗？把大门开开！把这些生人撵出去！"

"我告诉你说吧，"塔普利先生走向前来，喊道，"要不看你姓的这个姓，我非自告奋勇，只手单拳把你揍趴下，再拽着你满街跑不可，我！嗐，还就得这么办！别勉强对我怒目横眉，假装心里不害怕。要装也装不象啊！这您就接着往下办吧，先生，"这是对老马丁说。"让那个杀人行凶的无赖匪徒屈膝下跪吧！他要是想听人嚷嚷，倒可以让他不会还嫌耳根太清静。这不是他从头到脚都哆嗦上了吗？跟这一样千真万确的是，我也可以就在这窗口儿扬声呐喊，把伦敦城里的人叫来一半儿。接着往下办吧，先生！让他来试一回，瞧瞧我这人是不是说得出来做得出来吧。"

说罢，马可就把胳膊一叉，坐在窗户台儿上，带着那么一股对天地间的无论何事都早有准备的劲儿，好象是只要稍微给他个暗示，让他知道大家都赞成，别管是自己跳窗户还是把约那斯

从窗户里扔出去，他都一样毫不踌躇。

老马丁一扭身冲路撒姆说：

“就是这个人，”他伸出手来指着约那斯。“是吗？”

“您只要瞅他一眼就可以相信就是这个人，我说的话一句也不假了，”路撒姆回答说。“他就是我的对证啊。”

“哎哟，兄弟！”老马丁把两手一合，抬起眼来喊道。“哎哟，兄弟，兄弟！你我当了半辈子的陌路之人，难道就为的是让你养出这么个坏蛋，让我把周围的一花一草都弄枯萎了，把人生变成一片沙漠吗！说到你我的义方之训①，难道这就是什么藤结什么瓜，你辛勤教养，积攒钱财，培养出了这么个孽障——我呢，过去的一切都付诸东流，难以补救，老天爷倒就假手于我来让他受应受的惩罚吗！”

说着，他就往椅子上一坐，把脸甩过去，沉默了几分钟，等气力恢复了，就接着往下说，

“可是咱们得把一生的错误所造成的恶果践踏成灰尘②。如今还不嫌太晚呢。喂，站在那边儿的穷凶极恶的东西，我叫你跟这个人当面对质；这是为了要赏罚公平，不是为了要手下留情。听听他说什么吧，你爱答复，爱一言不发，爱辩驳，爱学说一遍，爱负隅顽抗，都随你的便。我的方针才不会改变呢。往下说吧！还有你，”对褚飞说，“看在你那位老朋友份上，就也把话说出来吧，老伙计！”

“我就是看在他的份上才什么话也没说呢！”那个老头子喊道。“他苦苦地劝我别说来着。他临死的时候叫我答应他这个。

---

① 谓教之以合乎正义之道。

② “践踏恶人”是《圣经》中常用语。

要不是您发现出了这么些事，我才绝不会说呢。我心里一直想着这个——我没法儿不想这个——有时候就好象一切都在眼前，跟做梦似的——我说的是在白天，不是在睡着了的时候。做梦有这样的吗？"褚飞焦急不安地瞅着老马丁的脸说。

马丁用一句鼓励他的话来回答，他很注意地听着他的语声，并且微微一笑。

"嗐，是的！"他喊道。"他就常常这样跟我说话啊。我们俩一块儿上学来着，他跟我。我不能跟他儿子翻脸无情啊，您知道啦——他的独生子嘛，瞿述伟先生！"

"老天爷让你当他的儿子也就好了！"马丁说。

"您说话倒真象我那位亲爱的老主人，"那个老头子象小孩子那么高高兴兴地喊道，"我几几乎都以为是听见他的语声了。您说话我可以听得跟听他说话一样清楚。这让我又变年轻了。他跟我说话没不和颜悦色过，我也没个听不懂。我已经二目昏花了，瞧他可也没个瞧不见。也罢，也罢！他死啦，他死啦。活着时候待我倒非常之好呢，我那位亲爱的老主人！"

他很悲哀地直摇晃那快搭拉到那位哥哥手上的脑袋。马可时常要往窗外扫一眼，这个当儿又忽然离开了那间屋子。

"我不能跟他的独生子翻脸无情啊，您知道啦，"褚飞说。"有时候他都把我挤对得几几乎要这样了；今儿晚上就差一点儿没这样。嗐！"老头子忽然想起了所以如此的原因，喊道，"她在哪儿呢？她还没回家呢！"

"你说的是他太太吗？"瞿述伟先生说。

"是呀。"

"我已经把她弄走了。她有我来照应呢，在这儿发生的事，也暂且不让她知道。用不着火上浇油，就已经够她受的了。"

一听这个，约那斯的那颗心在腔子里直往下沉。他知道人家是正给他个腚后跟，还感觉到人家是决心要穷追苦克，不把他毁了不肯罢休。一寸一寸地，他脚底下的地都要瓦解冰消了；越来越快地，四面八方的天罗地网正向他本人，那个邪恶的中心，收缩得越来越紧，一直到来个铁壁合围，把他挤成骨酱肉泥为止。

如今他又听见那位帮凶的声音，当着他的面，把全部真相公然宣布出来，所有的详情细节，包括时间地点，哪样也不遗漏，没有丝毫夹带藏掖，也绝不感情用事。这个真相是谁也压不下去的；是血污也遮盖不住，泥土也没法儿埋藏的；给人的可怕的灵感，似乎是能让老悖悔的人都变得精壮力足；好比那长着翅膀儿的复仇之神，凭借它的力量，本来以为是远在天涯地角的人，倒猛然间就象老鹰捉兔似的扑到他身上来。

他还想抵赖，可是舌头已经木了。他起了个铤而走险的念头，想撒腿就跑，穿大街，越宽巷，让人难以追赶；可是四肢也跟冰凉石硬、直眉瞪眼的脸一样不服使唤了。这个工夫，那个声音始终都是慢慢地把话说下去，向他声罪致讨。直仿佛那个树林子里的每一滴鲜血都成了会说话的东西，可以把他来嘲笑一番。

这个声音一停止，就有另一个声音接着讲这个故事，可倒让人觉得奇怪——原来那位老司账本来是冷眼旁观，仔细听人家把话讲完，还时常把两只手交叉在一起来回地拧，好象知道这是实情，他也可以证明这是实情似的，如今却又从中插嘴，说出了这么几句话：

“不对，不对，不对！你说错了；你说错了——满都错了！再等一等吧，真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啊！”

“怎么会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呢，”他老主人的哥哥说，“他说

的话你没听见吗？再说，刚才在楼上，我一告诉你人家告发他的是什么罪名，你还说你早就知道他父亲是他害死的呢。”

“哎，是的！是他害死的！”褚飞疯疯野野地喊道。“可是怎么害死的并不是象您猜想的那样——并不是象您猜想的那样。先等等儿。容我一会儿的工夫。全在这里头藏着呢——全在这里头藏着呢！这是很可恶，很可恶，很残忍，很缺德的；可倒并不是象您猜想的那样。先等等儿！先等等儿！”

他把手举起来搁在脑袋上，好象太阳穴那儿正突突地跳，或是正闹头疼似的。魂魄失守，两眼发呆，四下里观看了一会儿，眼光就落在约那斯身上，好象忽然把一切都想起来，心里又透亮儿了似的，两眼也跟着亮起来了。

“是的！”老褚飞喊道，“是的！就是这么回事。这可都让我想起来了。他——他临死的时候从床上爬起来了，不带错的，要说饶恕他了；还跟我一块儿下楼到这屋里来；一瞧见他——他的独生子，他心爱的儿子——话可就说不利落了；心里明白嘴里说不出来——除了我也没人懂他的意思，可是我倒懂——我倒懂呢！”

老马丁目瞪口呆地瞅着他；他的几位伙伴儿也是这样。甘泼太太本来连一句话都还没说，人老是三分之二在门后头，随时可以逃走，三分之一在屋子里，准备哪边儿风硬就顺着哪边儿的风来，到如今才稍微往里凑了凑，抽搭了一声，说褚飞先生真是“如今世界上顶招人疼的老东西”。

“他买了那东西，”褚飞伸出了胳膊指着约那斯说，眼睛里射出了平时没有的火焰般的光芒，把脸都照亮了；“他买了那东西，甭问，就象那人说的那样，把它带回家来了。他把那东西——瞧瞧他这相儿！——搁在罐子里跟一些糖食搅和在一起，就象他

望了。

"'别让他整天盼我死了，锄夫'，紧接着他就又这么说，"那位老司账擦着眼泪接着往下说；"紧接着他就又象个小小孩儿似的哭着这么说——'别让他整天盼我死了，锄夫。他要什么这会儿就给他吧；爱娶谁就娶谁，锄夫，别管我喜欢不喜欢吧；你跟我就到别处去过俭省的日子吧！我向来都爱他；到那会儿他也许就爱我了。亲生自养的孩子盼我死，那倒是可怕的事。可不至于就该让我预料不到哇。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就让他相信我正吃着这药吧；等我一见他后悔了，想要的东西也都到手了，我还就要告诉他说早就发现这是毒药了，就饶恕他这一遭吧。将来他倒许可以把他的儿子教养成一个好点儿的人，自己也变成一个好点儿的人呢，锄夫！'"

可怜的褚飞又把话停住了去擦眼泪。老马丁的脸正拿手捂着呢。约那斯越发尖着耳朵在一旁听着，胸口儿一起一伏，就象高涨的海水似的，可倒是带着希望，带着越来越大的希望。

"第二天，"褚飞说，"我那位亲爱的老主人就假装误打误撞地把那个抽屉开开了，因为那串钥匙里头碰巧有一把合式的(其实是我们现配的，给挂在那上面了)；还假装一见新配的咳嗽药搁在这么个地方就很诧异，可又认为是抽屉开着的时候匆匆忙忙地搁里头的。我们把它给烧了；他儿子可倒相信他正吃着这个呢——他知道他的确是相信这个。有一回，瞿述伟先生要试探试探他，鼓起勇气来说这有股子怪味儿；他一听马上就站起来，往外跑了。"

约那斯喉中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干咳嗽；换了个舒服点的姿势，把胳膊那么一叉，也不去瞧人家一眼，可是如今人家倒瞧得见他的脸了。

"瞿述伟先生给她父亲写了封信；我说的是当了他太太的那个可怜虫的父亲，"褚飞说，"把他弄到伦敦来，打算早点儿解决儿子的婚姻大事。可是他的脑筋，象我的那样，因为忧虑过度出了点毛病，跟着心也就碎了。从那天夜里找我的时候起，他就越来越颓丧，越来越变样儿；再也没把头抬起来过。这也就是几天的工夫，可是十年的工夫他变样儿也没变得这么厉害过呀。'饶了他吧，锄夫！'他临死的时候说。别的话可再也说不出来了。'饶了他吧，锄夫！'我答应他了。我也努力这么办了。他是他的独生子嘛。"

可怜的褚飞语声本来就越来越微弱，一回想起那位老朋友临终时的情景，就更让人听不见了，打了个手势，好象是要说，安敦尼曾经攥住他的这只手，人已经断气儿了都还不肯撒手来着，然后就退到素日被他当作埋忧之地的那个旮旯儿里，一声不言语了。

这时候约那斯可以往大家脸上瞧了，而且还顾盼自如呢。"好啊！"停顿了一会儿，他就说。"这你们满意了吧？还是有什么别的阴谋诡计还没宣布出来呢？嘿，这样的馊主意，那个叫路撒姆的小子可以一下子就给你们出好几十个啊。就这个了吗？没什么别的了吗？"

老马丁一个劲儿地拿眼睛瞅着他。

"你在裴斯匿夫那儿倒象是另一个人呢，到底真是个那么样的人，还是个什么别的东西，是个走江湖吃十方的，那我不知道，也不去管它，"约那斯面带笑容，拿眼瞧着地下说，"可是我不要你在这儿，你兄弟活着时候你来得那么勤，老是那么疼他（你那位亲爱的、亲爱的兄弟，你们俩与其说真肯谁疼谁，倒不如说恨不能早就动起拳头来呢，哎呀喝！），如今这么舍不得离开这地方，

倒也不足为奇了；可是这地方并没舍不得你呀，你离开这儿倒只有嫌太迟，不会嫌太早呢。至于我太太，老头子，你还是马上把她送回家来吧，要不然可没她的便宜。哈哈！你倒还用高压政策呢！可是谁要是有点儿用得着这个，在家里存着一便士的毒药，又偏让俩疯疯傻傻的老笨蛋给拿走了，小题大作，闹了这么一场，那也还不至于就顶着绞罪啊。哈哈！屋门在那儿呢，你瞧见了吗？"

他那种很卑鄙的得意，正跟他的怯懦、羞愧与有疚于心互相冲突，那么可憎可厌，让人家都不得不把脸甩过去，好象他是一种腥臭淫秽的动物，一见就令人作呕似的。在这方面，他最近做的黑心事也忙着跟他算账呢；正在他心中兴妖作怪，要让他永堕地狱。如其不然，老司账的那篇话倒也许至少还可以让他稍微受点感动；如其不然，忽然把这么一块大石头搬下来，就是在他的心里也未必就不能引起些有益的变化。可是，那桩事既然已经做出来；多此一举，把性命白白断送的危险倒日夜萦心；就连他的耀武扬威与如释重负也都包含着绝望的心情；就因为做了这无益之事，落个飞蛾投火自烧身，心中的绝望还就象狂风怒号似的，难以控制；让他变得心如铁石，并且成了个疯魔，正在狂欢欲舞之际，就嘎吱嘎吱咬起牙来。

"我的好朋友！"老马丁把手搁在褚飞的袖子上说道。"这不是你待的地方，跟我来吧。"

"这正是他的老脾气呀！"褚飞抬起眼来瞅着他的脸，喊道。"我几几乎都相信这是瞿述伟先生又活回来了。是的！把我带去吧！还得先等等儿，可是，还得先等等儿。"

"为什么呢？"老马丁问。

"我不能离开她呀，可怜的东西！"褚飞说。"她向来待我都很

好啊。我不能离开她呀，瞿述伟先生。我心里感谢您。我还在这儿待着吧。也待不了多少天了；这也没什么大关系啊。"

一见他那么谦卑逊顺地摇晃他那可怜的白发苍苍的脑袋，还用这些话来谢老马丁；如今人已经是完全在屋子里的甘泼太太就感动得直掉眼泪。

"千幸万幸！"她说，"这么一位亲爱的、年高有德的老先生呀，倒居然没陷入贝特茜·卜理哥的魔掌，可是要不亏了我呀，甭问，他也早就躲不过去啦——天底下的事就这么牛脖子，不容易驾驭嘛！"

"刚才我跟你说话你听见了，老头子，"约那斯对伯父说。"我不能再让谁来把我的人给勾引坏了，别管是男的是女的。你瞧见那门了吗？"

"你瞧见那门了吗？"马可的声音接过来说。他正从那个方向走来。"你瞧瞧吧！"

他一瞧，眼光就在那儿钉住了。作恶降殃、如影随形的门坎，有老父垂死时的足迹，有娇妻表现出无限忧愁的步态，有老司账每天落于其上的人影儿，有他这杀人凶犯从这里迈过去的脚步，来证明这是祸福无门，唯人自招——如今在门口儿站着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为首当先的是拿德盖特。

听着！消息传来了，象奔腾澎湃的海水似的！叫卖的小贩们突然跑到大街上来，到处吆喝着这个；窗户都打开了，好让屋里的人听得见；行人在街心和石头道上站住了听热闹儿；各处的钟声——还是原来那些钟——也都当当当一齐响起来，象练把式似的此起彼落地滚过去，为了这个发现，表现出一种狂欢乱闹的舞蹈（在他那精神错乱的脑子里，钟声就好象是这样），让它们

的空中运动场都震动起来。

“这就是那人，”拿德盖特说。“就在窗户旁边儿呢！”

又进来了三个人，马上动起手来，让他再也跑不了。事情办得又麻利又快，他的眼光还一会儿也没从告发者脸上挪开呢，两个手腕就已经一齐上了手铐。

“这是人命案，”拿德盖特转圈儿往那群吃惊非小的人脸上看了一眼。“谁也别来干涉。”

人声喧嚷的大街也照样说：人命案；惨无人道的人命案；人命案，人命案，人命案。象打雷似的从这所房子响到那所房子，把地下的每一块石头都震出了回音儿，一直到渐渐地远得听不清楚，只剩一片轰轰之声，可倒还好象是咕哝着这三个字！

大家都站在那儿一言不发——那片喧声从那地方过去了，大家都拿耳朵听着，并且定睛看着彼此的脸。

老马丁头一个说话。“这是一个什么可怕的故事呢？”他问。

“问他去吧，”拿德盖特说。“您是他朋友，先生。他可以告诉您，要是愿意告诉您的话。他比我知道得多，别瞧我倒也知道得不少。”

“你怎么倒知道得不少呢？”

“这么些日子我没白盯着他啊，”拿德盖特接口说。“我对谁也没那么紧紧地盯过啊。”

又是这惊心动魄的真相的一个幻化之身！又是它变化多端，从天外飞来，在他的身旁突然出现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所有的人当中，偏偏是这个人当了个跟着他的侦探；是这人，却换了个身分——本来缩手缩脚，眼睛瞎了一半儿，什么也不注意，如今倒摇身一变，成了个虎视鹰瞵的敌人！让死人从坟墓里跑出来，也不会把他惊吓得更目瞪脑昏。

大势已去。这可是运终数尽；往他脖子上套的麻绳已经编好了。即使靠鬼神的力量，能从这个靛缸里跳出来，只要把脸朝着另一个方向，别管是哪儿，就也得跟他脸对脸地出现一个新的复仇者；也许是个转眼就变成了老翁的婴孩，也许是个转眼就变成了少年人的老翁，也许是个双眼复明的瞎子，也许是个恢复了听觉的聋子。再也没有一线生路了。他软成一堆，靠着墙躺下来，从此心里也不再希望什么了。

"我跟他不是朋友，别瞧我倒很丢脸，偏偏跟他是本家，"瞿述伟先生说。"你有话可以跟我说。你是在哪儿盯着他来着，都瞧见些什么了？"

"我在好些地方，"拿德盖特答声儿说，"不分昼夜地盯着他来着。近来都几几乎一会儿没歇着，也没换过班儿；"他那张焦急的脸和那双血贯瞳仁的眼睛，倒都可以证明所言不假。"我才没想到会盯出个什么结果来呢。那天夜里他偷偷儿跑出来，身上穿着的那套衣服，后来又捆成一卷儿扔到伦敦桥底下了，今天的事我也象他当时那样一点儿没料到啊！"

约那斯在地上动弹了一下，象个受尽了非刑的人。嘴里发出了压低了的呻吟之声，好象被什么无情的兵器打伤了；还直抓手腕上的铁箍儿，直仿佛双手能够自由活动就要把自己给扯碎了似的。

"沉住了气，亲戚！"那帮人里头的为首的公差说。"别暴跳如雷。"

"你管谁叫亲戚呢？"老马丁严声厉色地问。

"管您，"那人说，"您也是其中之一啊。"

马丁转过身来仔细端相他。他正懒洋洋地横着身儿坐在一张椅子上，胳膊靠着椅子背儿；嘴里吃着硬壳果，壳儿弄破了

就往窗外一扔；说着话的时候，也还是继续吃下去。

“哎，”他胡偃闷丧地把头一点。“您也许要一直到死的那天都不肯认外甥；可是窃尾·史癞姆走到天边也还是窃尾·史癞姆呀。让骨肉之亲来当这个差使，说不定连您都会觉得玷辱家门。要想别这么着，倒得拿金钱来疏通呢。”

“到哪儿都碰见这个吗？”马丁喊道。“我，我，我。这些人没一个不是为自己的！”

“那您就何妨让这些人有一两个可以省这份儿心，来个又为您自己又为他们呢？”那位外甥回答说。“您瞧瞧我！您族中有这么个人，一个小拇指上的才学，比其余那些位脑子里的凑到一块儿都还多呢，如今打扮成警官模样，您瞧见了能不觉得丢脸吗？我干上了这个营生就为的是要臊您的皮啊。可是我倒没想到，整天出去拿人，拿来拿去倒拿到亲戚本家头上来呢。”

“你跟你挑选的那些朋友过荒唐鬼的日子，要是真已经落到了这步田地，”那个老头子答声儿说。“那就请你安分守己吧。你是用正当手段挣饭吃呢，我希望；那倒也差强人意啊。”

“别跟我挑选的朋友过不去，”史癞姆答声儿说，“有时候这也是您挑选的啊。别说什么您没使用过我的朋友提格；这骗不了我。为了这个我们还吵架来着呢。”

“我是雇那个小子来着，”瞿述伟先生还口说，“还出工钱来着呢。”

“没欠工钱倒还好，”那位外甥说，“这会儿再给可来不及喽。他已经出了这辈子该得的钱已经付清的收条儿了——也许不如说，已经让人把这给逼出来了。”

老头子拿眼瞅着他，好象好奇心盛，想知道他这请是什么意思，可又不屑于把请再谈下去。

“我一向都这么想来着，水流千遭归大海，办起事来是早晚得把我跟他弄到一块儿的，”史癞姆又从兜儿里掏出了一把硬壳果；“可是我总以为他准得为了诈欺取财受通缉；哪里想得到我会手里拿着逮捕状，去逮捕杀害他的凶手呢。”

“杀害他的凶手！”瞿述伟先生喊道，瞧瞧这人又看看那人。

“杀害他或是蒙太古先生的凶手，”拿德盖特说。“他就是蒙太古，蒙太古就是他，我听说。昨天夜里有人发现蒙太古先生在一个树林子里被人杀害了，那边儿的那人就是我告发的杀人凶犯。您该问我为什么要告发他了，就跟您早就问我怎么会知道得那么多一样。干脆就告诉您吧。想保持秘密也保持不了多大工夫了。”

可叹的是，他所知道的事眼看就要为人所共知了，一用这种惋惜的口吻，就是在当时也都表现出了他这人一生的主要的嗜好。

“我告诉您我盯着他来着，”他接着往下说。“这是奉了蒙太古先生之命，因为我在公司里当差已经有些日子了。他有些让我们犯疑心的地方；您也知道我们是疑心到什么上头来了，刚才我们在屋子外头等着，您就始终是在那儿讨论这个嘛。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您要是愿意听听我们的疑心是从何而起，那我就实说了吧：这都是因为他跟另一家公司吵架来着（这是他自己先透了个口风，才落在我们耳朵里的），那家公司给他父亲保过寿险，认为事情大有可疑，结果他跟人家互相让步了，拿了一半儿钱；而且还乐得就此了事呢。一点一点地，我又搜寻出了些对他不利的情况，还不在少数。这倒得有点耐心烦儿呢，可我干的就是这一行嘛。我找着了那个看护——有她在这儿给我当对证呢；我找着了那位大夫，找着了那个杠房老板，找着了那个杠房伙

计。我发现了那边那位老大爷，褚飞先生，在送殡那天有什么举动来着；又发现了这家伙，”拿手碰了一下路撒姆的胳膊，“害热病的时候说了些什么胡话来着。我发现了他本人在父亲死的前后跟死的时候的举止态度；都给写下来了，仔仔细细地凑在一块儿，让蒙太古先生足可以有理由来责备他犯了弑父之罪，就象他自己一直到今天晚上都相信的那样。责备他的时候，我也在一旁来着。这您瞧见他那相儿了吧。倒真是只有比当时更惨得慌呢。”

可怜的、可怜的傻子！噢，彻骨连心、难以禁受的痛苦！本来想把那个秘密给粉碎了，怎么倒发现它的智多星与左右手还如同生龙活虎一般——对于这一切都不是局外人！只要有他活在世上，即便已经用邪术妖法把那个被害的人封锁在一块大石头里，那个故事也都要流传于世，不胫而走！他努力用带着手铐的两臂去把耳朵堵上，好别再听见那其余的一切。

他这样趴伏在地板上，人人都要躲开他，好象他的出入气儿里都带着瘟疫似的。一个挨着一个，大家都从屋子的那一边走开了，把他一个人撂在那儿。就连看管他的那些人也都远而避之，除了还在那儿忙着吃硬壳果的史癞姆以外，谁也不愿意挨着他。

“从对过儿楼顶阁的窗户里，”拿德盖特拿手指着那条窄窄的街道的那边说，“我连日连夜盯着这所房子跟他来着。他跟蒙太古先生出了趟门，从对过儿楼顶阁的窗户里，我瞧见他又一个人回家了。这就可以瞧出蒙太古先生的目的已经达到；即便得等他吩咐才能离开那儿，我也可以缓口气儿了，没想当天晚上天黑以后，我站在对过儿那所房子的门口，又瞧见一个乡下人从这所房子院子里的一个边门儿偷偷儿走出来，可是根本就没瞧见他是哪会儿走进去的。我认得出他走道儿的姿势，知道这就是他

本人，可是改了装了。我马上就在他后边儿跟着。正在西大路上一直往西走，就又找不着他的影儿了。"

约那斯抬起头来看了他片刻，还嘟嘟囔囔儿地赌了个咒。

"当时我不懂这是怎么一葫芦药，"拿德盖特说；"既然看见了这么些事情，可就决心把它看个水落石出。我还就这么办。到他家跟他太太一打听，原来都以为他是在我瞧见他走出去的那间屋子里睡觉呢，他还吩咐谁都绝对不准惊动他来着，因此我就知道他就要回来；为了等他回来，我就在那儿盯着。我在街上——在门道儿里，跟别的这一类的地方——溜溜儿地盯了一宿，第二天，还是在那个窗户里，我又盯了一天；天一黑，就又在街上盯着。我知道他准得趁城里这溜儿没人的时候回来，跟出去的时候一样。他果真回来了。在一清早的时候，那个乡下人又一步一步地，一步一步地爬回家来了。"

"麻利点儿！"史癞姆已经把硬壳果吃完了，于是就插了话。"这可太离格儿了，拿德盖特先生。"

"我整天不离开那窗户，"拿德盖特没搭理他。"我相信我都没闭过一会儿眼。到了夜里，我瞧见他带着个包袱卷儿跑出来了。我又跟着他。到了伦敦桥那儿，他走下台阶儿，把它扔河里了。这我心里可就嘀咕上了，怕不定是出了什么事，就报告了警察，结果就把那个包袱卷儿给——"

"打捞起来了，"史癞姆插口说。"别没一点活气儿，拿德盖特先生。"

"包袱里包着的，就是我本来瞧见他身上穿着的那身儿衣服，"拿德盖特说；"已经沾上了泥，还带着血点子呢。出了人命案的报告，伦敦城里是昨天夜里接到的。已经调查出来的是，穿着那身儿衣服的人，有人在那地方附近瞧见来着；他早就在那一

溜儿藏着呢；他还坐了一辆从乡间的那个地区来的驿车，下车跟我瞧见他回家的时候完全相符，连一分钟也差不了。逮捕状已经发出来，这几位公差也已经跟着我好几个钟头了。我们挑了个合式的时间；一见您走进来，还瞧见这人在窗口儿——"

"就招手儿，"马可一听见人家提到他，就接着碴儿把这故事讲下去，"叫他开门；他也果然就高高兴兴地来开门了。"

"目前没别的话了，"因为积习难改，一开始宣布这个秘密，拿德盖特就把那个大皮夹子掏出来了，一直在手里拿着，这才又收起来，"且听下回分解的可还多着呢。你叫我把事实报告给您；我也就报告到这儿为止，用不着再耽搁这几位先生了。您准备好了吗，史癞姆先生？"

"还有句话呢，"那位杰出人物站起身来，回答说。"你要是溜个弯儿，到局子那儿去一趟，你一到那儿我们就也到了。汤姆！叫辆马车来！"

这句话是对一位公差说的，那人也领命而去。老马丁留连了几分钟，好象要对约那斯说两句话；回头一看，只见他还是在地板上坐着，正态度很野蛮地把身子摇来摇去，于是就搀着褚飞的胳膊，慢慢地跟着拿德盖特走出去了。约翰·西锁和塔普利先生也陪伴着他们。甘泼太太早已一步三摇地先走出去了，为了更好地卖弄心中的情感，来了个行走式的发晕；原来甘泼太太是会表演各种花样的发晕的，也无须在多少天以前预约，就跟黄壤先生在包办丧仪方面那样。

"哈！"史癞姆以目相送，口中念念有词地说。"天理良心！有我这么个外甥处在这种地位，他倒丝毫感觉不到这是给他丢脸，就跟感觉不到我是这个家族的光彩荣耀一样！我降低了我的志气——我那凌云的志气——去挣口饭吃，所得到的报答敢情就

是这个吗？”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怒气冲冲地把它一脚踢开了。

“而且还是吃这样的饭！世界上有成千成百的人连给我牵马坠镫都不配，可倒都车马轻肥，过着那安富尊荣的日子。天理良心，这样的世道倒真是太可爱了呢。”

拿眼一看，碰巧发现约那斯正心急情切地往他这边瞅，嘴唇儿还直动弹，好象在那儿嘀咕什么似的。

“啊？”史癞姆说。

约那斯扫了背脊朝着他的那个跟人一眼，用带着手铐的手朝门那边儿打了个不灵活的手势。

“哼！”史癞姆暗自沉吟地说。“你明明已经远远地跑在我头里，我可还能希望给他丢多大的脸，让他用什么手段来对付呢？这我倒忘了。”

约那斯又用那种眼光来瞅他，又打了个那样的手势。

“杰克！”史癞姆说。

“啊！”他手底下的那个人答声儿说。

“下楼到门口儿去等马车吧。马车一到就喊我。我倒觉得还是让你到门口儿去好。喂喂，”那人一走，就慌忙扭回身冲约那斯说，“怎么回事？”

约那斯要勉强扎挣着站起来。

“稍等一等吧，”史癞姆说。“俩手腕子紧紧地锁在一起，这可不太容易啊。喂喂！站起来吧！什么事？”

“把手搁我兜儿里。这儿！胸前左边儿那个兜儿！”约那斯说。

他把手搁进去了，还掏出来了一个钱口袋。

“这里头有一百镑钱，”约那斯说出话来已经几几乎让人听

不惯了；就跟他那张脸又苍白又带着极痛苦的表情，已经不大象人脸一样。

史癞姆拿眼瞅着他，把钱袋递在他手里，还直摇晃脑袋。

"我不能要。我不敢。敢要也不能要啊。底下那些小子——"

"跑是跑不了的，"约那斯说。"这我知道。一百镑的交换条件只是在隔壁屋里待五分钟！"

"待五分钟干什么？"他问。

那个囚犯凑过来对他附耳低言，脸上的那种神气，让他一见就不由得缩身退步。可是又站住了听他说些什么。话并没几句，他一听自己可就也变颜变色。

"这我随身带着呢，"约那斯把手搁在咽喉那儿，好象所提到的东西，别管到底是什么，就在领巾里藏着似的。"这你有什么法子知道？你怎么能知道？一百镑的交换条件只是在隔壁屋里待五分钟！再过一会儿就不行了。快说话！"

"这倒可以让自己的家族少——少丢点儿脸呢，"史癞姆说，嘴唇都发颤了。"我倒希望你告诉我的话没这一半儿多。少说点儿也行了。你不妨把它藏在心里啊。"

"一百镑就为在隔壁屋里待五分钟！快说话！"约那斯急中豁命地喊道。

他把钱袋拿过来了。约那斯疯疯野野，一走三晃，退到了玻璃隔扇的门那儿。

"站住！"史癞姆一边喊着伸手去揪他衣裳的下摆。"我不敢说这么办准对。结果可还就非落这么个下场不可嘛。你知罪了吗？"

"知罪了！"约那斯说。

"就象刚才人家说的那样赃证俱全吗？"

"是啊！"约那斯说。

"你肯——你肯作个——就在这会儿作个什么祷告吗？"史癞姆迟迟顿顿地说。

约那斯一句话没回答，就一摔手跑开了，把他关在那个门外。

史癞姆在锁眼那儿听了会儿动静，然后就跷着脚连爬带走地跑开了，要离那儿越远越好；还毛骨竦然，直往那地方瞧。马车一到，车镫也放下来了，他听见了声音，这才清醒过来。

"他在那儿归置几件东西呢，"底下有两个人，正站在被路灯满照亮了的地方，他把身子探到窗外，对他们说道。"为了象个模样儿，你们俩不拘哪一位就到后边儿去挂桩① 吧。"

这两个人有一个退到院子里去了。另一个往车镫上一坐，还跟站在窗口的史癞姆继续谈话——这位先生所以禄位高升，当了他的顶头上司，也许就是全靠总是在一拐弯儿等着的老脾气（那个被害的人就曾经极口称扬的）。对于他如今的职业，这种习惯倒也很有用处呢。

"他在哪儿呢？"那人问。

史癞姆往那间屋子瞅了一小会儿，把脑袋抖擞了一下，意思仿佛说，"离我不远儿。我瞧得见他。"

"他算是成了瓮中之鳖了，"那人说。

"没跑儿了，"史癞姆说。

他们俩对看了一眼，又顺着大街前后一望。坐在车镫上的那人把帽子摘下来又戴上了，还吹了一会儿口哨儿。

"我说啊！他怎么倒这么慢慢来呢！"他下了篇警告。

---

① 谓缉捕人犯时之暗中监守。

“我容了他五分钟的工夫，”史癞姆说。“可是五分钟早就过了。我去带他下来吧。”

于是他就离开窗口，跷着脚走到隔扇的门那儿，听了听动静。里面一点响声也没有。他把蜡烛搁在隔扇旁边，让烛光可以隔着玻璃照进去。

要想下决心去开那个门，他发现，那倒并不容易。猛一下子把门一推，门可就豁然洞开了，还带着挺大的响声；然后他就又往后撤身。往里瞧了瞧，又听了听动静，就走进去了。

一跟约那斯对了眼光，他就一机灵跳回来了；原来约那斯正站在墙旮旯儿里，两眼直瞪瞪地瞅着他，领巾已经摘下来了；脸色就如同死灰一般。

“你来得太快了，”约那斯说，还发出了贱骨头的哼哼唧唧的声音。“工夫还不够呢。我还没能把事情给办了呢。我——还得五分钟——还得两分钟！——一分钟就行！”

史癞姆并没回答，只是把钱袋擩给他，把它又塞到他兜儿里去，然后就把手底下的人叫上来。

他同时又哼唧，又喊叫，又咒骂，又央告，又挣扎，又屈服，两条腿也站不住了。他们倒把他弄走了，扶上了马车，搁在一个座位上；不大工夫，他可就哼哼着倒在车底的稻草之间，躺在那儿不动了。

那两个人都跟着他呢；史癞姆跟赶车的一块儿坐在车箱上；就让他在那儿躺着。碰巧路过一家水果店，虽然已经上板儿，门可还没关；这两个人有一个说，那不是烂桃儿的味儿，怎么这么让人恶心？

那另一个人当时表示同意，顷刻之间，可就忽然惊慌起来，伏下身子去瞧那个犯人。

“快停车！他服了毒啦！这股子味儿是从他手里的这个瓶子里跑出来的！”

那只手是死攥着那个瓶子。世界上的哪个活人，在最精壮力足的时候，就是得了个奖品，也不会把它这么紧紧地抓住不撒手。

他们从车里把他拽到那黑暗的大街上，可是陪审员、法官和刽子手所做得到的事也不过如此，而且如今也无能为力了。死了，死了，死了。

第五十二章

井落在吊桶里；反败为胜。

老马丁蓄意进行的计划，在胸中已经藏了那么久，住在裴斯匿夫先生家里，憋不住的怒气更常常突然发作，以致有泄露机关的危险，就因为出了上文所交代的那些事，这才推迟了一步，却也并没超过几个钟头。先是从汤姆·贫掐和约翰·西锁嘴里听到消息，还以为兄弟死的原因真是象他们所猜想的那样，当然要目瞪头昏；继而听褚飞和拿德盖特从头细讲，前前后后的事是怎样一环套一环，铸成了无法挽回的命运，让约那斯终于自取灭身之祸，象人家马上就通知他的那样，更是免不了惊慌失措；一重不了一重添，成了他与所追求的目标之间的障碍，心里的种种打算与希望，一时间倒是都乱了套；就因为事情这么惊心动魄，纷至沓来，却又可以给他打气提精神，让他马上加鞭，把原来的计划进行下去，百折不回。把事情逐项逐节一一检查，别管是残忍，是怯懦，还是虚伪，他都看出那一粒含胎养育的种子可以开出满树的花儿来。那棵丑恶的大树的树根就是“我”；心忙意急、目光短浅、贪得无厌、弄巧成拙的“我”；排成很长的一队在后跟随的，还有猜疑、淫欲、欺诈，以及所产生的一切日增月长的后果。裴斯匿夫先生在这个老头子眼前已经现了原形，让他——那位恒忍久耐、量大心宽的君子裴斯匿夫——变成了一切自私与

奸险的行为的化身；老头子的计划，是给裴斯匿夫先生来个“翻案”，给裴斯匿夫先生的受害者也来个“翻案”，这些罪恶如今排列在他眼前的种种形状越是可厌可憎，他就越是从此得到一种铁面无私的安慰。

他本来就是个很有杀伐决断、操刀必割的人（读者跟这位先生刚认识就也许已经注意到，他这人的性格是把这些特点表现得特别显著的），由于日久隐忍不发，憋出来了那么一股邪劲儿，办起这桩事来也就更是全力以赴。这两片潮水涨成了一片，浩浩荡荡向前奔流，他的决心就势如排山倒海，约翰·西锁和马可·塔普利戮力同心（别瞧他们俩也还劲头十足），要是能够别让它冲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也就算是很难为他们了。

他一到就马上派人去请约翰·西锁；由汤姆·贫掐带领着，约翰也已经来问候他了。因为对塔普利先生这人记忆犹新，他就托约翰立刻去把那位先生也给约来；因此，象上文交代过的那样，他们就大家一齐乘车回旧城圈。他的孙子他却非到明天不肯见，已经吩咐塔普利先生明天上午十点钟把他叫到圣殿里来。至于汤姆，那就不便让他来办那件事，怕的是无利有弊，让他受不白之冤；不过他们的一切举动他倒也都与闻其事，还跟他们一块儿待到夜深——一直到听到了约那斯的噩耗，这才回家去把这些异事新闻全都告诉小露丝，让她有了准备，可以按照瞿述伟先生特意嘱咐他的话，明天早晨陪他一块儿到圣殿里来。

最能代表老马丁的性格，显出他是胸有成竹，准备当时而动的是，他绝没有把他的主意告诉他们，除了在裴斯匿夫先生家里装聋卖哑，一听人提起那位先生的名字，眼睛又忽然一亮以外，绝没能让人家瞧出他是透露出了报复之心。约翰·西锁明明是他愿意心腹相托的人（其实呢，他们这几个人谁都可以说是

这样），他却甚至于对他都没作一字的解释，只是请求他明天早晨再来；充其量他们都只能得到这点满足，及至夜静更深，就把他一个人撂在那儿了。

这一天这么事务多端，年纪比他轻得多的人本来都难免形劳神瘁，他却坐在那里苦思冥想，一直到天光大亮。就是到了这时候，他也不肯多歇息歇息，只是在椅子上睡了个小觉，睡到七点钟，就到了塔普利先生照他的意思跟他约妥来找他的时候；那位先生也果真来了——仪容整洁，精神舒畅，跟那个天朗气清的早晨简直可以媲美。

“你到很守时刻呢，”他一轻轻敲门，瞿述伟先生就被他惊醒了，起来给他开门。

“我心中的愿望，先生，”塔普利先生回答说，从上下文来看，他的心思倒似乎是正集中在结婚仪式上呢，“就是去爱，去尊敬，去服从。这会儿钟正当当当地响着呢，先生。”

“进来吧！”

“谢谢，您哪，”塔普利先生回答说，“我可以先给您办点儿什么事呢，先生？”

“你把我的口信儿给马丁带去了吗？”老头子把眼光射在他的脸上。

“带去了，先生，”马可答声儿说，“咱这辈子还真没见过哪位先生比他当时更诧异呢。”

“你还告诉他什么别的来着？”瞿述伟先生问。

“嘿，先生，”塔普利先生笑嘻嘻地说，“我倒恨不能再告诉他好些别的事呢，既然办不到，先生，可就并没告诉他了。”

“你把知道的事都告诉他了吗？”

“我知道的可太少了啊，先生，”塔普利先生还口说。“关于您

的事，我能告诉他的很有限啊，先生。我也就是跟他提了提，在我看来，裴斯匿夫先生该发现自己上了当了，先生，您也该发现自己上了当了，他也该发现自己上了当了，先生。”

“在哪方面上了当了呢？”翟述伟先生问。

“您说的是他吗，先生？”

“也说的是他，也说的是我。”

“嗯，先生，”塔普利先生说。“在你们爷儿俩往日对彼此的意见方面啊。说到他，先生，跟他的种种意见，我知道他是变了个人了。这我知道。那天他跟您谈话以前，我都早就知道了，这话我还就非说不可嘛。他的事谁也没我知道的一半儿多。那谁也办不到啊。他这人心眼儿向来都很好，可是有点儿地方也不怎么都跟面包皮儿一样硬了。到底是谁和的面制造出了那么一层硬皮儿，让我说我可说不上来，可是——”

“往下说啊，”老马丁说。“为什么把话顿住呢？”

“可是这——也罢！对不起，可是我觉得也许就是您，先生。我觉得这也许就是您的无心之错。你们爷儿俩我才不相信谁给过谁一个相当公道的机会呢。喂！这我可把话说出来了，”塔普利先生急中豁命，一鼓作气地说，“我不能带着这桩心事满处跑，把人都给憋坏了啊；昨天那一天就够长的喽。这可把话说出来了。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嘛。我很抱歉。别把气杀在他身上就得啦，先生。”

马可显然是以为马上就要被打发出去，已经完全准备好要走了。

“合着你是以为，”老马丁说，“他的那些老毛病有几分是我造成的了，是吗？”

“嗯，先生，”塔普利先生还口说，“我非常抱歉，可是一言既

出驷马难追啊！您这可不大公道，先生，偏要让一个没知识的人说出这罪该万死的话来。可是我还就是这个想法。谁对您也不会比我更唯恐有失恭敬，先生，可是我还就是这个想法。”

老马丁一句话没回答，只是很注意地瞅着他，那张神情阴郁、毫无变化的脸上，也似乎是现出了一丝笑容，象从云缝里漏出了太阳光似的。

“可是你倒是个没知识的人，据你说，”他停顿了老半天，这才说道。

“很对呀！”塔普利先生回答说。

“你倒觉得我是个有学问、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吗？”

“那也很对呀，”塔普利先生回答说。

老头子拿手托着下巴颏儿，在屋里来回走了两三趟，这才找补上一句：

“你今天早上离开他那儿了？”

“这会儿就是一直从他那儿来的，先生。”

“为了什么呢，据他猜是为了什么呢？”

“他猜不出来，先生，也跟我自己一样。我就告诉他昨天出了什么事来着，先生，您还问过我，‘明天早晨七点能到这儿来吗？’还让我替您问他，‘明天早晨十点能到这儿来吗？’我都答复了个‘能来’。就这个，没别的了，先生。”

他那种坦白的态度透着那么真诚，明明是不会还有什么别的了。

“说不定，”老马丁说，“他也许会认为你是要把他给甩了来伺候我吧？”

“我已经尽心尽力地伺候他，先生，”马可回答说，丝毫没丧失他那种镇定的态度；“我们俩也已经当过那样的患难之交，依

我看来，这他才一个字也不相信呢。就跟您自己一样不相信啊，先生。"

"你可以帮我穿衣服，再到旅馆里去给我叫点儿点心吗？"老马丁问。

"我是乐于从命的，先生，"马可说。

"回头，"老马丁接着问，"我想让你在这屋里待着，你可以看着那边儿那个门——我意思是说，有客人叫门就请进来吗？"

"那当然啦，先生，"塔普利先生说。

"客人一露面儿，你不会觉得诧异，非在脸上露出来不可吧，"老马丁提补他。

"哪儿的话，先生，"塔普利先生说，"绝对不会。"

即便十分自信不会起誓当白玩儿，就是在当时，他也已经无限惊讶。老马丁似乎是注意到这个了，并且有几分感觉到，在这种令人搔首踟蹰的情形之下，塔普利先生的举止态度够多么可笑；别管语声多么镇静，神色多么严肃，那种模糊的光亮也还是又闪闪烁烁在他脸上出现了好几回。话虽如此，马可倒没肯闲着，马上就去执行交给他的任务；只顾麻麻利利、忙忙叨叨地去办事，没多大工夫，也就再不至于把心中的诧异形之于色了。

及至已经把瞿述伟先生的衣服归置好，就等他往身上穿，及至那位先生已经把衣服穿好，正坐在那儿吃早点，纳闷诧异的感觉，却又象一片怒涛似的涌上塔普利先生的心头；腋下夹着块餐巾，站在老头子身旁（要开个玩笑，叫马可在圣殿里当管酒水餐具的底下人，倒也跟在"螺桨号"上自告奋勇去当厨子一样容易，一样自然），很难定下心来，常常拿眼去瞟他。不但如此，他还发现，这根本就办不到；因此就常常听其自然，被老马丁当场捕获了约莫有五十回之多。每次这样人赃俱获，塔普利先生都拿自

己那张脸做出种种惊人之举；有时候是忽然得拿手去揉眼睛、鼻子或是下巴颏儿；有时候不是马上收视反听，让心中的思想如鱼潜在渊，就是对天花板上苍蝇的生活习惯，或是门外的麻雀感觉强烈的兴趣，反正脸上都是带着聪明智慧的神气；再不就是拚命拿递松饼来遮溜子，态度客气的了不得；别管老马丁多么会控制脸上的表情，要说这是让他都得尽所能为的，那倒也并非强词夺理呢。

可是他坐在那儿倒十分安静，还消消停停地用他的早点——也许不如说假装用早点，其实是几几乎什么都没吃没喝，还要一阵阵地出神默想，老半天才醒过来。他吃完了，马可就也坐在那张桌子上吃早点；瞿述伟先生还是一言不发，光在屋里走来走去。

吃罢以后，马可就净了桌面，摆好一张椅子给他坐。这时候已经快到十点钟了，他往那张椅子上一坐，用两只手拄着拐棍儿，紧紧地攥住了拐棍儿的扶手，又把下巴颏儿搁在手上。他那种不耐烦与心不在焉的态度，已经完全不知到哪儿去了；他一坐在那儿用两只尖眼睛直往门那边瞧，马可心里就不由得要说这是一张多么又坚实、又方正、又刚毅的脸；一想到裴斯匿夫先生跟这张脸的主人打了一场时间很不短的弹子，这可似乎是终于颇有遇见一两个"摩擦"① 的危险，更不由得要得意洋洋。

马可拿不准有什么事就要被人做出来，有什么话就要被人说出来，也拿不准是谁要对谁做这些事说这些话。这就够让他兴奋了。可是他又准知道小马丁要来，不出几分钟就一定驾到，

---

① 原文"rubber"指球台上凹凸不平之处或两球之冲突。英国有谚语："打弹子必须提防摩擦"。

要想老那么不声不响地在那儿待着，也就谈何容易。不过，除了偶尔有声无痰、不大自然地咳嗽一声来松快松快以外，在他生平所度过的这最长的十分钟之间，他的举止行动倒也始终不曾丝毫有失体统。

有人敲门。原来是西锁先生。把他往里让的时候，塔普利先生把眉毛那么一扬，再往上就得跑到头顶儿上去了，好借此表示对所处的地位不大满意。瞿述伟先生招待这位客人，却很是彬彬有礼。

汤姆·贫掐兄妹正往楼上走，马可也在门那儿等着他们呢。老头子上前相迎，把他们的手攥在自己手里，还亲了一下露丝的脸蛋儿。这倒似乎是个好苗头，塔普利先生脸上也现出了慈祥的笑容。

小马丁在后紧跟，还没进来，瞿述伟先生就已经又归座了，几几乎连一眼也没瞧他，只是指着一个离自己很远的座位让他坐下。这可没那么能够鼓舞人心；塔普利先生的精神又颓丧起来了。

很快就又有敲门的声音唤他去开门。一见葛兰小姐和路频太太，他并没吓一跳，也没大喊大叫，也没从楼上滚下来，可倒长长出了口气儿，回来的时候也已经完全听天由命，拿眼睛瞅着她们俩和其余的人，那种表情就仿佛是说，世界上的什么事都再也不能让他失惊打怪了；他倒乐得从此就跟这种感觉永断葛藤呢。

老头子招待玛丽的时候，那份儿温存和气比招待汤姆·贫掐的妹妹不在其下。他跟路频太太互相递了个眼神，象熟朋友见了面打招呼似的，暗含着一切都彼此心照的意思。这并没在塔普利先生心中产生出惊讶的感觉；象他自己后来谈的，他已经关张歇业，再也不做这种生意，所有的存货也都已经出手了。

这次聚会绝不能说是最不奇怪的一点是，在场的人彼此见了面都非常诧异，非常发讪，因此就谁也没大胆说一句话。只有瞿述伟先生一个人打破了沉默。

"把门拉开，马可！"他说；"然后你就到这儿来。"马可领命照办了。

最后一个如约而来的人的脚步声，如今在楼梯上响起来了。大家全都知道是谁。这是裴斯匿夫先生的脚步声；裴斯匿夫先生还是个急脚鬼，正连蹦带跳地往楼上跑，脚底下那么特别加紧，甚至于都摔了两三个跟头。

"我那位年高有德的朋友在哪儿呢！"他在楼梯顶儿上喊道；然后就张开了两臂，一个箭步跳进来。

老马丁只是瞅了他一眼；裴斯匿夫先生却一机灵跳回去，好象让装满一组电池的电给打了似的。

"我那位年高有德的朋友身体好哇？"裴斯匿夫先生喊道。

"很好。"

那个唯恐他福体欠安的人，似乎是一听就放下心来。双手合掌，带着虔敬虔诚的欢喜劲儿仰面观天，默默无声地表示感激不尽，然后就转圈儿往在那儿聚会的人脸上瞧，还直摇头晃脑，好象责备人似的。要论他这样的人，倒不能不说是态度严厉——非常严厉了。

"噢，社会的蟊贼！"裴斯匿夫先生说。"噢，吸人膏血的东西！这样的一个人，在可亲可近的人物的传记中，完全可以说是难觅其匹，难道让他一生茹苦含辛还不够；如今他已经决定他的取舍，只肯信任一个布衣寒蠢①，可倒至少是不存私心的亲戚了，就

① 该说"寒素"。

在这时候，你们倒非得，社会的蟊贼与成群的害人虫(我很抱歉用这种激烈的字眼儿，亲爱的先生，可是正当的愤怒有时候是按捺不住的)，你们倒非得，社会的蟊贼与成群的害人虫(我还偏要再说一遍)欺负他没人保护，从四面八方来包围他，就象豺狼鹰隼，还有羽族中的其它动物，聚在——我不能说臭肉或是死尸，因为瞿述伟先生跟这完全相反啊——可倒得说它们的受害者——它们的受害者周围，要硬抢硬夺，填满那赛过无底洞的肚腹，染红那腥臭难闻的爪牙，连皮带肉地把人生吃活嚼还不吐骨头吗！”

他一把话顿住，好缓一口气儿，就态度很庄严地挥手叫他们走开。

“成群没天理的强盗贼寇！”他又接续着说，“快离开他吧！快离开他吧，我说！快走吧！快溜之大吉吧！你们顶好是快走开！去东闯西荡，远走天涯，诸位少大爷，显出你们这些浪子的本色，别没皮没脸老在这儿待着了；这位齿德俱尊的老先生白发苍苍，已经让这地方成了不可渎犯的圣境，他的肢体摇摇晃晃，我倒有缘来持危扶颠，即便不称其职，也还不算妄求叨越吧。至于您，我那位心慈面软的先生，”用温言谏劝的口气，裴斯匿夫先生又对老头子说，“您怎么居然会离开我呢，就是这么短的一段时间也不行啊！您从我家里走开，我相信都是为了要对我做一桩好心眼儿的事；老天爷保佑您吧——可是您千万别这么着；千万别挺身涉险啊。我要能跟您生气，可就真该跟您生气啦，我的朋友！”

他伸出了两只胳膊，走向前来要跟老头子握手。人家是怎样抓住了那根拐棍儿，把它紧紧地攥在手心里，他却并没瞧见。笑容可掬地往前走，一到人家够得着的地方，老马丁一肚子的无名之火就都一下子轰轰烈烈地发作起来，从脸上每一条皱纹每一个折子里射出光芒，人也站起身来，一拐棍儿把他打翻在地了。

这一下打得又准又狠，叫他如影随形，马上就沉甸甸地倒下来，好象被冲锋陷阵的近卫骑兵打得翻鞍落马似的。别管是被这个青天霹雳弄得目瞪脑昏，还是仅仅因为受了别开生面的热烈招待而手足无措，反正他并没表示愿意再爬起来；光是躺在那儿往四外瞧，脸上的神气又和平柔顺，又窘态毕露，显着那么滑稽透顶，让马可·塔普利和约翰·西锁都没法儿不微微一笑，别瞧他们俩倒都挺身而出，要插在当间儿，让他别挨第二棍；当时老头子那么目光闪灼，跃跃欲试，这倒真好象是成了世界上的一桩最难保其无的事呢。

"快把他拽开！把他弄到我够不着的地方去！"老马丁说；"要不然可就没法子了。这么拚命管着自己的两只手，都足以把它给弄麻木了。只要还够得着他，我可就管不住我自己了。快把他拽开！"

一见他还是不站起来，塔普利先生就丝毫不客气，果真把他给拽开了，还把他身子竖起来立在地板上，让他背靠着对面的墙。

"听我说，流氓！"瞿述伟先生说。"我把你叫到这儿来，是为了让你亲眼瞧瞧你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我把你叫到这儿让你亲眼瞧瞧这个，是因为我知道这准得让你觉得比吃了黄连还苦呢！我把你叫到这儿来让你亲眼瞧瞧这个，是因为我知道你见了这儿的每一个人，都准得好象被一把钢刀刺在你那卑鄙虚伪的心上似的！怎么着！你可终于认识我的真面目了吧！"

难怪裴斯匿夫先生要瞪着眼瞧他；他脸上的神气、嘴里说的话和身体的姿势，都象是在那儿耀武扬威，够他瞪着眼瞧老半天的呢。

"瞧瞧那儿！"老头子拿手指着他，向其余的人呼吁。"瞧瞧

那儿！然后——过来，我那亲爱的马丁——再瞧瞧这儿！这儿！这儿！"每把这两个字重说一遍，还把他那位孙子搂得更紧。

"我不敢这样的时候，心里总是憋着一股子火儿，马丁，"他说，"要不然刚才揍他那一棍子还不会使那么大的劲儿呢。咱们为什么要两下离分呢！怎么倒居然会两下离分呢！你怎么倒居然会离开我跑到他那儿去呢！"

马丁正要回答，就又给拦住了，接着往下说。

"这是你的过错，也是我的过错。今天马可已经跟我说过，其实我也早就知道了；就可惜没能觉悟得再早点儿。玛丽，我的宝贝儿，过来。"

她正浑身战抖，面白如蜡，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椅子让给她坐，握着她的手站在椅子旁边，让马丁还站在自己身旁。

"咱们家的孽根祸胎，"老头子低着头很慈祥地瞧着玛丽说，"就是那爱自己的心；向来都就是那爱自己的心。这我都说过多少遍了，哪里知道这倒正是墙内栽花墙外结果呢！"

他把一只手从马丁胳膊底下伸过去，就这样站在他俩的当间儿，接着往下说：

"你们全都知道我是怎样把这个孤儿教养成人，让她来照料我的。你们谁也知道不了我是怎样一来二去地就把她当女儿看待啊；她是凭她的忘我，她的温柔，她的忍耐，她天生来的种种优点，渐渐地让我没法儿不喜欢她的，可是，有老天爷当见证，我倒并没费多大的心血来劝诱教导，让她表现出她的优点来呢。这是没经过栽培就开花儿的，没见过热气就成熟的。我倒绝不肯说这让我如今很抱歉呢，要不然可就让那边儿的那小子可以抬头见人了。"

裴斯匿夫先生把手插在背心里，把身体被人家提到的那一

部分稍微摇晃了一下——好象表示它还是最居高处似的。

"有一种自私自利之心，"老马丁说，"我靠反观自省早就体验到，是要时时刻刻提防着别人的自私自利的；满腹猜疑，拒人于千里之外，倒怪人家不来亲近，不肯倾心吐胆，把这叫作人家的自私自利。当初我就这样怀疑周围的人来着——最初倒也不是没有理由——我也这样怀疑你来着，马丁。"

"不是无缘无故啊，"马丁回答说；"这也一样不是没有理由啊。"

"仔细听着，伪君子！仔细听着，油嘴滑舌、奴颜婢膝的流氓！"老马丁说。"仔细听着，你这知识浅薄的狗奴才。怎么着！我正寻找他呢，你就已经张网捉鱼，要把他给逮住了，是不是？我病倒在这个好女人的店里，你那和平柔顺的精神又来替我的孙子说情，那时候就已经把他给逮住了，是不是？你了解我们祖孙间的感情，料定我跟他会言归于好，因此就打算让他给你两个女儿里头的一个当姑爷，是不是？即便不能打这如意算盘，也要利用他来做个投机买卖，至少可以用你那特别漂亮的慈善行为来把我的眼睛弄花了，好有资格要求我另眼看承啊！哼，你的为人就是在那时候我都已经了解，也已经告诉你了。我没告诉你我了解你的为人吗，就是在那时候？"

"我并不生气，先生，"裴斯匿夫先生柔声柔气地说。"您给我多少气受，我也不会受不了啊。我绝不跟您顶嘴，瞿述伟先生。"

"请注意吧！"老马丁往左右一看。"我把自己交给那小子手里的条件，是嘴里说得出来的最卑鄙龌龊，最贬低他这人的身价的。当着他亲生的孩子，一个字一个字地，我把条件详细提出来，能多么没礼貌就多么没礼貌，言语能多么冲撞人——不限于神情态度——就多么冲撞人，把我的瞧不起他表示得能多么露骨

就多么露骨。但凡能把他气得紫脖儿红脸，我的决心也就动摇了。但凡他让我这么一激，能当一分钟的男子汉大丈夫，我的计划也就放弃了。他认为我孙子是被我剥夺了继承权，但凡肯说一句话来规劝我；我请他把他赶出门庭，由他去受穷挨饿，但凡他能提出一句抗议，别管多么缺乏胆量，我相信从此以后也就可以永远不再计较他了。可是他一句话没说，一句话没说，用无耻的手段来迎合那最坏的人欲，也正是天生这种东西派给他的差使；他倒还真是忠于厥职呢！"

"我并不生气，"裴斯匿夫先生说。"我很痛心，瞿述伟先生——我的感情受了伤了——可我并不生气，我的好先生。"

瞿述伟先生又接着碴儿往下说。

"一旦拿定主意要去试探他，我就决心要把这进行到底；可是，一方面要钩深钓隐，把他的口是心非彻底试探出来，一方面我又跟自己订了个神圣条约，只要他胸中还潜藏着丝毫没丧尽的天良，丝毫羞恶之心，丝毫宽容忍让的精神——不管到底是哪种德性——也许会透露出一点朦胧的微光，就别把他一笔抹杀，纯粹当个大奸大恶的人。自始至终都没这种情形。连一回也没有。他不能说我没给过他机会。他不能说我曾经引诱他犯错误。他不能说我没什么事都对他抱放任态度；或是没当他手里的消极工具，拿来干好事干坏事都一样容易。他要是能这么说，那才是瞪眼撒谎呢！他这人还生来就不会说一句实话嘛。"

"瞿述伟先生，"裴斯匿夫先生淌着眼泪插嘴说。"我并不生气，先生。我不能跟您生气。可是，您就从来没表示，我那亲爱的先生，希望您的孙子，瞿述伟先生，能被我从我家里打发走吗？您所以暂时——只是暂时——改变了对我的意见，也都是因为那个没良心没天理的年轻人使了坏，让您中了他的离间计啊。请

您平心静气想一想吧，我那位信奉基督教的朋友。”

“我是这么说来着，谁说不是呢？”老头子正颜厉色地还口说。“我说不上来你的巧言令色让他受了多大的骗，混账东西；我也不知道，要想让他这瞎子把眼睛睁开，还有什么法子比让你这狗奴才在他面前亮出你的本相儿来更好。是的。我是表示希望这么着。你一听还就雀跃凫趋；你一听还就跟接了圣旨似的；象只有你这样的恶狗才做得出来的那样，刚舐过人家的手，给弄得满是粘涎子，你还登时就回过头来咬它一口，这么一来，我也就更志决心坚，更有理由去进行我的计划了。”

裴斯匿夫先生鞠了个躬；鞠了个抿耳低头，姑且不说俯伏尘埃、摇尾乞怜的躬。你要是奉承他立仁行义，表现出了最崇高的美德，他鞠起躬来才甭想能象当时那样呢。

“被谋害的那个倒霉人，”瞿述伟先生接着往下说，“在当时人家都管他叫——”

“提格——”马可提补了一声。

“叫提格的——替他的一个朋友，我的一个不成材的亲戚，到我这儿告帮来着；一发现叫他去打听你的消息倒很合式，我就雇他去东打听西打听，马丁。我就是从他嘴里听说你在那小子家里住下了的。有一天晚上，就是他在伦敦城里遇见你来着——你记得是在什么地方吗？”

“在当铺里，”马丁说。

“是的；于是就瞅着你回到你的住处，让我可以寄给你一张钱票儿。”

“当时我才没想到，”马丁非常受感动地说，“这会是您寄给我的呢。当时我才没想到您会关心我的祸福穷通呢。我要是——”

“你要是想到了，”老头子忧愁满面地答声儿说，“那就更显出

你不了解当时我表面上是怎么个人，骨子里又是怎么个人了。我是希望把你的气焰压下去，马丁，让你痛悔前非，然后再浪子回头。我是希望让你受尽折磨，后面没路可走了，再回到我这儿来。别管心里多么爱你，我也得承认才行啊！当时，除非你先向我低头，叫我公然承认这个我还就是绝不甘心呢。我就是这样失去了你的。我的行为要是间接地跟那个倒霉的人的命运有什么关系，因为把做坏事的工具，别管是多么不足挂齿的，放在他手边来着——那就请老天爷饶恕我吧！我也许早就可以知道，他会把钱用在不正当的地方；把钱给他是给错了人了；从他手里花出去，钱是只会生事作耗的。可是当时我倒绝没想到他会真想去坑人骗人，或是真有那本事，我还以为他左不过是个酒色荒淫的败家子，没心没肺，爱懒贪闲，与其说害了别人，倒不如说害了自己，狂嫖滥赌，净到那些下等地方去，结果无非是让自己落个身败名裂呢。”

“对不起，先生，”塔普利先生说，这时候他也早已很可心如意地让路频太太靠在他胳膊上了，“不是我说句口重的话，依我之见，您说的倒是一点儿不错，让他落这么个下场还真是理所当然呢。世界上这一种人多得出奇，先生。只要除了脚上的鞋袜没别的东西可以倚靠，就可以顺着道旁的水沟走下坡儿路，安安静静的，不带累别人，也闯不出多大祸来。要是给其中的一位置份儿车马，先生，那您可就该纳闷儿他怎么偏要卖弄他那套赶车的本事，把车装满了乘客，就在街心扬鞭催马，没了命地直奔枉死城而去了！哎哟，先生，在一天里头的不拘哪个时辰，都不定有多少提格路过这儿的这个圣殿大门，只要给他们个机会，就可以个顶个儿地都变成象开足了的鲜花儿似的蒙太古呢！”

“你管自己叫没知识的人，马可，”瞿述伟先生说，“可是你这

种没知识的人倒比某些知识开通的人，连我也在内，都还要聪明呢。你说得很对；可也并不是今天头一回把话说对了啊。这会儿就听我把话讲完吧，诸位亲朋厚友。你也听我把话讲完吧，你这个——要是把人家告诉我的话一字不差地说出来——不但在名誉方面，而且在金钱方面也已经破了产的人！听我把话讲完之后，你就赶快离开这地方，别再当我的眼中钉喽！”

裴斯匿夫先生把手搁在胸脯上，又鞠了一躬。

“我在他家里勤修苦行，”瞿述伟先生说，“时时刻刻心里都首先要这么想：要是老天爷有意罚我，让我真变成了一个这么老背晦的人，并不是装聋卖傻，那我可就算是自找其苦，难怨旁人了。噢，你要是也跟我一样，让自己的财富成了日夜烦恼的根源，连顶亲顶近的人都不肯信任，凭满腹的猜疑与胸中的城府，象掘了个坟墓把自己给活埋了；那可得留个心眼儿，别把本来可以跟自己心心相连的人全都抛弃了，在风烛残年变成这样的一个人的傀儡，然后再在另一个世界醒过来，认识到这个冤案是让苍天都彻骨酸心的，要是人间的冤情也会上通于天，或是你这种人还不入地狱的话！”

然后他就告诉大家，乍一起初，他是怎样有时候感觉到，爱叶情苗也许会在玛丽与马丁心中潜滋暗长；怎样放意畅怀地去幻想，还没几天，他就把这识破了，假装将信将疑，先把他们分别申斥一顿，然后再向他们承认这正是他心中的宿愿；不但深表同情，而且还要慷慨解囊，为一对小夫妻的生活作打算，这样一来，也就可以松柏常青，永远有资格受他们的敬爱，日后有他们菽水承欢，更不至于晚景凄凉。一念初萌，为别人谋幸福所带来的快感，还很新鲜很模糊呢，马丁就跑来告诉他说，已经有了意中人；因为知道老头子对这问题有个渺茫的计划，却不知道他所属意

的到底是谁。一知道马丁的意中人就是"她"，自己心里倒不大受用；一来是因为，用不着他来当撮合山，也就算是白操了心；二来是因为，一发现玛丽已经跟马丁两情相爱，他倒偏要自寻苦恼，认为他们年纪这么轻就已经跟世界上别的人一样，不管他对他们恩深义厚，倒只顾干那自私自利、见不得人的勾当。被这个印象与过去的经验弄得满腹辛酸，他就对马丁严加责备（忘记了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从来也不曾鼓励他倾心吐胆，把他打算做的事跟已经做出来的也混为一谈了）；结果爷儿俩就闹得恶言相加，怒气冲冲地分开手了。不过他心里倒还是爱他，希望他再回来。那天晚上病倒在青龙店里，曾经偷偷儿写遗嘱，用慈爱的口气提到了他，叫他当他的继承人，还认可了他跟玛丽的亲事；跟裴斯匿夫先生一谈，却又不信任起他来，把那张字纸付之一炬，被满腹的猜疑与悔恨弄得意乱神昏，又在床上躺下来了。

然后他就又告诉大家，他是怎样决心要去试探这个裴斯匿夫，并且证明玛丽对马丁和他自己的坚贞不渝，这才想出了这么个计划，并且依计而行；受了玛丽的温柔与忍耐的影响，他是怎样心肠变得越来越软；再一被汤姆这位心地纯良的信行君子所感动，心肠就更是越来越软了。提到了汤姆，他还含着两包眼泪，说愿上帝保佑他！汤姆最初本是他不信任不喜欢的人，谁知倒让他的那颗心如同旱苗得雨一般，肯相信世界上并非只有坏人坏事了。马丁还攥住了汤姆的手，玛丽也照样儿来；他的老朋友约翰，更是胆壮气豪地攥住了他的手；还有马可，还有路频太太，还有他妹妹小露丝，也都不甘人后。汤姆·贫掐的心情归于平静了——平静得如同无风无浪的大海一般。

然后老头子就又讲，裴斯匿夫先生怎样见义勇为，尽了他对社会的应尽之责，把汤姆辞退了；因为常从裴斯匿夫嘴里听到毁

诱西锁先生的话，并且知道他是汤姆的朋友，他是怎样利用他的心腹代理人兼律师，略施小计，让汤姆老在伦敦准备接待他那位不知是谁的朋友。他还（用棍徒这个称呼）请裴斯匿夫先生别忘记，这回他还是并没安排圈套引诱他做坏事，他做坏事是出于自愿，并非受人怂恿；不但如此，他还曾经劝他别胡来呢。他还（用“绞死狗”这个称呼）又一次请裴斯匿夫先生别忘记，马丁明明已经改心易行，终于回家来求早就准备既往不咎的祖父饶恕他；可是他（裴斯匿夫）倒偏用他自己的一套话来拒绝他，还毫无悔心地从中作梗，不让他祖父对他稍微表示出一点骨肉之情。“为了这个，”老头子说，“哪怕把绞绳从你脖子上摘下来只是一举手之劳，我也绝对不干啊！”

“马丁，”他又这么找补上，“你的对头并没变成一个多么危险的对头，可是这儿的这位路频太太倒已经当了好几个礼拜的保镳了；与其说是要看着你的心上人，倒不如说是要看着爱上了她的那位情郎。要不然那个食尸鬼”——给裴斯匿夫先生起名字，他的左右逢源倒真是令人惊叹呢——“就该爬到她每天常去的地方，把新鲜空气都给弄脏了。这是怎么啦？她的手怎么哆嗦起来了？快去瞧瞧你能不能把它给攥住吧。”

把它给攥住！要是把它攥得象他把她的腰搂得一半儿那么紧——也罢，也罢！那倒挺危险呢。①

可是他这人倒还算不错，就是在当时，交上了顶好的好运，享受着无穷的艳福，玛丽的嘴唇几几乎贴在他自己的嘴唇儿上，这位青春美貌的佳人的娇躯也正紧紧地给搂在他的怀中，他都还闲着一只手，可以伸出来跟汤姆·贫掐行握手礼。

---

① 此句只初版有。

“噢，汤姆！亲爱的汤姆！到这儿来的时候，碰巧劲儿，我在路上瞧见你来着。请原谅我吧！”

“原谅！”汤姆喊道。“这你要是再提半个字，马丁，我就一辈子也不能原谅你了。祝你们快乐！我那亲爱的好朋友，我得说五万遍祝你们快乐。”

快乐！人间的种种幸福，没有一种不是汤姆但愿他们能够享受的。没有一种不是汤姆恨自己不能替老天爷赐给他们的。

“对不起，先生，”塔普利先生往前抢了一步，“可是刚才您提起一位叫路频的堂客来着，先生。”

“我是提起她来着，”老马丁接声儿说。

“是的，先生。这是个怪好听的名字吧，先生？”

“是个很好的名字，”老马丁说。

“把这么个名字改成塔普利似乎是怪可惜的。您说是不是，先生？”马可说。

“那就全看那位堂客了。她是什么意见呢？”

“嘿，先生，”塔普利鞠了个躬，向那位富富态态的女主人身旁撤退，“她的意见是，名字这么一改未必比原先好，可倒许好了叫那个名字的人了；所以呀，要是没人找得出反对改的正当理由，或是什么法律上的障碍①等等的，‘青龙’可就该改——头换面，成了‘不亦乐乎的塔普利’了。这是我自个儿发明出来的招牌，先生。这倒很别致，很喜相，很有表现力呢！”

这一切在他面前进行着，从头到尾都让裴斯匿夫先生觉得那么可心如意，甚至于就站在那儿把眼光盯在地板上，一会儿拿左手攥着右手，一会儿拿右手攥着左手，好象正被问成许多种罪

---

① 指法定婚姻的障碍，如年龄不足等。

名，不限于杀剧流徙似的。不但身躯看来好象是缩小了，他那副狼狈相也似乎是越来越扩大，都跑到穿的衣服上来了。他的衣服似乎是变得又破又烂，他的衬衫似乎是颜色已经发黄，他的头发似乎是有人来揪，乱得象一团茅草似的；就连脚上那双靴子瞧着都非常可恶，其色惨淡，好象已经跟他自己一样黯然失色了。

一感觉到——与其说瞧见不如说感觉到——老头子如今又拿手指着门那儿，他就抬起眼来，捡起了他那顶帽子，这样对他说道：

"瞿述伟先生，我的大老爷！您住在我家里受我的殷勤款待来着。"

"而且我还出了代价了呢，"老马丁说。

"谢谢您。这倒还带着点儿，"裴斯匿夫先生掏出了手绢儿，"您原先那股让人见惯了的坦白劲儿。您是出了代价了。我刚才正要这么说呢。您把我给骗了，先生。我再谢谢您吧。这倒让我很高兴呢。无论如何，只要能瞧见您还保持着身体的健康、耳目的聪明，那也就用不着再给我什么别的报酬了。人要是受了骗，那也正表示出他生来是个实心眼儿的人。我就生来是个实心眼儿的人嘛。这是让我很感谢上帝的。我是宁可当个实心眼儿的人，这您知道吗，先生，绝不愿意当个爱犯疑心的人！"

说到这儿，脸上带着一副愁苦的笑容，裴斯匿夫先生就鞠了一躬，还擦了擦眼睛。

"在场的人儿几乎没有一个，瞿述伟先生，"裴斯匿夫先生说，"是我没受过他的骗的。我已经当时就饶恕那些人了。那是我的应尽之责；当然喽，我也已经尽了我的责任了。您受了我的殷勤款待，可又偏要在我家里演这么一出戏，那到底是不是有损

您的高尚人格，先生，我就请您凭自己的良心来断吧。您的良心绝不会把您宣告无罪的。绝不会，先生，绝不会！”

用又响亮又严肃的语声说出了最后这句话，裴斯匿夫先生倒也并没被自己的热心劲儿把脑筋绝对弄糊涂，忘了还是跑到离屋门稍微再近点儿的地方为妙。

“今天我已经被人，”裴斯匿夫先生说，“拿一根手杖（而且我还有种种理由相信那上面净是疙瘩呢）在四肢百体最微妙、最精巧的部分上——在脑袋上打了一下。我的躯体比这更容易受伤的部分——我的那颗心——也已经受了好几下打击了，可倒并不是用手杖。您提到，先生，我在钱财方面已经破产来着。是的，我是已经破产了。做了个倒霉的投机买卖，再搭上人心的险诈，我发现我已经家徒四壁了；还真是祸不单行，先生，家里净出又痛心又丢脸的事，我心爱的孩子也当了寡妇了。”

说到这儿，裴斯匿夫先生就又擦了擦眼睛，还拿手杖在胸口儿上轻轻敲了两三下，好象是跟他的良心互相应答，因为那个叮叮当当的槌子，刚从里面轻轻往他胸口上敲了两三下，那意思仿佛说，“把勇气鼓起来吧，我的孩子！”

“我对人心是很了解的，别瞧我倒不爱尔虞我诈。那就是我这人的弱点嘛。难道我不明白，先生；”说到这儿就变得如泣如诉，十二分动人哀怜，还明明是往汤姆·贫掐那边扫了一眼，“这是墙倒众人推吗？难道我不明白，先生，要不是为了这个，我就绝不会听见今天我听见人说的那些话吗？到了那夜静更深、万籁俱寂的时候，瞿述伟先生，有个很小的声音①就要在您耳边悄声儿说，‘这可不太好。这可不太好，先生！’难道这我会不知道吗？只要能够洗心涤虑，避免一来就动火儿，并且摆脱那——恕我把

① 语出《旧约·列王纪上》19章12节，本指上帝的声音，在这里指良心。

话说得这么激烈——专门颠倒是非的一偏之见，那就请您想想这个吧，先生(要是您肯这么着的话)。您要是有一天考虑到那无声的坟墓，先生——对不起，今天您既然已经让自已误入歧途，行出这种事来，对这一层我可就难免有几分怀疑了——您要是有一天考虑到那无声的坟墓，那就请您想想我吧。您要是发现自已离无声的坟墓越来越近，先生，那就请您想想我吧。您要是希望在您的坟墓上题几个字，先生，那就让这几个字是，——嗐，我那位悔恨前非的先生！那就让它是，我——那个身微命贱，如今却三生有幸，能来责备您的人——已经宽恕您了。我刚被人刀剜肺腑，新伤痕还没变成旧伤痕，就已经宽大为怀了。如今听我这么说，也许会让您痛心切齿，先生，可是您一定会活到要从这里面找点安慰的那一天的。但愿您到了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一点安慰，先生！再见吧！”

这样高谈动星斗之后，裴斯匿夫先生就兴辞而去。未免大杀风景的是，紧跟着可就跑进来了一个人，跟他撞了个满怀，几乎把他撞倒了，只见这人是小矮个儿，穿着天鹅绒短裤，戴着顶很高的帽子，正兴奋的了不得，顺着楼梯拚命往上跑，一直闯到瞿述伟先生的房间里，好象精神错乱似的。

“这儿有谁认识他吗？”那个身材矮小的人说。“噢，我的佛爷老子，这儿有谁认识他吗！”

大家全都面面相觑，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是谁都什么也不知道，就知道有个兴匆匆的小矮个儿，戴着顶很高的帽子，正没了命地从屋子里跑出去又跑进来，跑进来又跑出去，让他那一双鲜蓝色的袜子好象至少变成了一二十双；用溜尖的一条嗓子，还老是左一遍右一遍地喊“这儿有谁认识他吗”？

“你的脑子要是没变得颠山(三)倒市(四)呀，徐度派斯先

生！”另一个人的声音感叹着说，“那我就求你别老这么山叫鬼嗥啦，先生。”

同时甘泼太太也在门口儿出现了；爬了那么些楼梯，都已经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正气喘如牛呢；可人到礼到，还是要把安一直请到底。

“这小子呀脑子有病，请多多担待吧，”甘泼太太怒气冲冲地拿眼睛瞅着徐度派先生说，“这本来也不是料不到的事，我早就该别这么糊涂，宁可让他淹死在泰晤士河里，也别把他带这儿来啊——他妈的不到一个钟头以前呀，他就差点儿没把人家的鼻子给剃下来嘛；那是三对儿一胞双胎的孩子的爸爸，瞿述伟先生，比那些孩子更可人疼的还打着灯笼没处找哪，幸亏他眼睛快，在镜子里一瞧见剃头刀儿来头不善啊，马上就躲开它，要不然哪，鼻子也早就没啦。跟你这人认识算是倒了多大的霉呀，徐度派斯先生，我可以打包票，先生，这会儿我可比哪天都更明白啦，干脆跟你这么说吧，先生，我也绝不会骗你呀！”

“诸位太太小姐，诸位先生请多包涵，”那个小理发师摘下了帽子，喊道，“您也得多包涵，甘泼太太。可是——可是，”又半笑半哭地找补上这么一句，“这儿有谁认识他吗？”

理发师正说着这句话，一个穿着马靴的不知什么东西，脑袋上裹着绷带，就一摇一晃地走进这间屋子，还在屋里转起圆圈儿来，转了一圈儿又一圈儿，显然是还自以为是一直往前走呢。

“瞧瞧他！”那位很兴奋的理发师喊道。“他就在这儿呢！过不了多大工夫就该不治自愈，人也跟好人完全一样了。他也跟我一样不是行尸走肉啊。活蹦乱跳的，身子骨儿很硬朗啊。是不是，贝利？”

“倒——倒——倒——是有这么一说，波莉！”那位先生回答

说。

“瞧瞧这儿！”那位小理发师同时又笑又哭地喊道，“一把他身子扶稳就没什么问题了。瞧！这会儿又跟好人一样了。一点儿问题没有了，只是受了点儿震动，未免有点儿晕头转向的，是不是，贝利？”

“倒——倒——倒是受了点儿震动，波莉——倒是有这么一说！”贝利先生说。“怎么着，我那可爱的涉莉！你也来啦！”

“他是个多么可爱的孩子！”软心肠的波莉喊道，简直都趴在他身上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这样的孩子我都没见过嘛！他完全是拿这开心取乐儿呢。他才甭提多么会开心取乐儿呢。我得让他跟我两人搭伙一块儿做这个生意买卖。我已经拿定主意了。就让咱们的字号是‘徐度派与贝利’吧。游艺部归他（他对赛马甭提多在行呢！）理发部归我。多咱他好利落了，我就马上把鸟儿都让给他。店里的那个小照鸴跟别的鸟儿，就都给他得啦。他是个那么可爱的孩子！对不起，诸位太太小姐，诸位先生，可是我还以为这儿也许会有人认识他呢！”

让甘泼太太未免又眼红又瞧不起人的是，她已经注意到，对徐度派先生和他那位年轻朋友，大家心里似乎是已经有了好印象，结果倒未免让她落在那靠后的地方了。所以呢，如今她就拚命往前抢，并且说明了她的来意。

“这一层哪，瞿述伟先生，”她说，“哈里斯太太是很清楚的。我说的这位太太呀不是别人，有个搁在瓶子里拿火酒泡着的可爱的婴孩呀，就是她娘家人养的（别瞧她倒还不愿意让人知道哪）；这个可爱的小娃娃呀，她还在格林威治①市集上瞧见过，正

① 格林威治(Greenwich)：伦敦郊外地名，临泰晤士河，英国国立天文台所在地。

跟粉红色眼睛的美人儿，普露丝小辫子，还有那活骷髅，一块儿跑江湖哪；筒风琴一响，人家一把她亲妹妹的孩子拿出来给她瞧哇，她心里是什么滋味儿就请您想想吧，瞧外边儿的画儿，这谁又想得到哇，画的明明是个活孩子，跟这正相反嘛，比这要大好几号哪，还正在那儿弹竖琴，弹得甭提多漂亮啦，可是那个宝贝孩子又哪儿会这玩艺儿啊——来到了这个山谷里，压根儿就没有过一口值得一提的热气儿嘛！这位哈里斯太太跟我认识已经多年啦，瞿述伟先生，她可以告诉您说，那位守了寡的少奶奶让谁来伺候呀，都只怕不如我，不会比我强的，我还正想巴结这个差使哪。就看这会儿让我见着了他们的金面的这几位准许不准许啦。”

“哎哟！”瞿述伟先生说。“你来就是为这事吗？咱们这回让这个好人分心受累，该给她的钱已经给她了吗？”

“我把钱给她了，先生，”马可·塔普利先生答声儿说；“给得还很不少呢。”

“这个年轻人说得很对呀，”甘泼太太说，“我就说声多谢吧。”

“那咱们交朋友就交到这儿为止吧，甘泼太太，”瞿述伟先生回敬她一句。“还有徐度派先生——您的名字就叫这个吗？”

“是就叫这个，先生，”波莉回答说，还千恩万谢，接受了老头子塞在他手里的几枚锵啷啷的钱币。

“徐度派先生，请你去尽心照料你这位女房客，时不常儿地奉敬她一两句金玉良言吧。就象，”老马丁一本正经地瞅着吃惊非小的甘泼太太说，“宛转着说，还是少灌点儿黄汤，多带点儿人味儿，少惦记着点儿自己，多惦记着点儿病人为妙，自己的为人也许不妨稍微再老实点儿吧。要不然，甘泼太太万一惹事招风，

徐度派先生，那可顶好别赶上我没远在天边，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是近水楼台，我可以自告奋勇去给她这人的品行当见证嘛。你得了空儿就请多嘱咐她几句，让她把这牢记在心吧。”

甘泼太太把两手一合，把眼珠儿一翻，让人就瞧得见眼白，把头上的帽子往后一掀，让发热的脑门子透透新鲜空气；正有声无力地说着，“少灌点儿黄汤！——莎莉·甘泼！——酒瓶子搁炉架上，让我多会儿想喝就自个儿去喝吧！”还就犯了老毛病，又来了个行走式的发晕，还没恢复过来，瞧着怪可怜的，就被徐度派先生领出去了——同时照料两个病人，一个是晕而不倒的甘泼太太，一个是无风自转的贝利，倒也真够他忙的呢，可怜的家伙。

老头子往左右瞧了瞧，脸上现出了一副笑容，眼光一落在汤姆·贫掐的妹妹身上，就更笑容可掬了。

“咱们都在这儿一块吃饭吧！”他说；“你跟玛丽既然有的是话要谈，马丁，那你，还有塔普利先生夫妇，就先给我们看家，一直看到后半晌吧。我得先瞧瞧你住的地方去，汤姆。”

汤姆听了喜之不尽。露丝也喜之不尽，要跟他们一块儿去。

“谢谢你，我的宝贝儿，”瞿述伟先生说，“可是我恐怕得带汤姆绕个小弯儿，去办点儿事。你头里先走怎么样，我的乖乖？”

俊俏的小露丝听见让她先走，也是一样地高兴。

“可别一个人，”老马丁说，“别一个人。我想西锁先生倒愿意来护驾呢。”

嘿，当然愿意——西锁先生心里还会惦记着什么？这班老头子脑筋够多迟钝！

“你敢说你准跟别人没约会儿吗？”他一死儿地钉问。约会儿！好象他真会跟谁有约会儿似的。

于是他们俩就携手揽腕地走开了。过了几分钟，汤姆和瞿述伟先生也携手揽腕地跟着他们走，这时候，这位老先生脸上还是带着笑容——说真的，要论有他那种习惯的人，倒还透着怪精明鬼道呢。

第五十三章

约翰·西锁对贫掐小姐讲些什么；贫掐小姐对约翰·西锁讲些什么；汤姆·贫掐对二人讲些什么；那一日其余的时间如何度过。

照眼辉煌，圣殿喷泉正在阳光之下闪烁着；流水潺潺，好象在演奏着一支欢快的乐曲；兴高采烈，点点滴滴没事干的泉水，正一个劲儿地翩翩起舞，象闹着玩似的，还从大树之间偷眼往外瞧，一见小露丝和她的伴侣走过来，就轻轻往下面一跳，躲藏起来了。

他们为什么偏要朝喷泉这边走，那还真是个疑团；他们到那儿来会有什么贵干呢？还并不是他们常来常往的地方，这完全是他们足迹轻易不到的地方。他们绝没有跟喷泉打交道的理由，我的老天爷，就象绝没有跟——跟爱情之类的出乎常轨的东西打交道一样。

汤姆跟妹妹约定在喷泉旁边见面，到的确还有道理，可是那完全是另一码事。他妹妹得等一两分钟，地点要是不相当清静当然会觉得很别扭；通盘看来，比这再清静的还就挑不出来呢。可是她有约翰·西锁来照应，还正跟他携手揽腕走回家去（家跟这地方明明是一东一西），要是偏要来到靠近那个喷泉的

什么地方，那可就完全是出乎寻常的事了。

话虽如此，他们还就偏偏发现自己在那儿呢。这桩事还有个不寻常的地方是，他们俩到那儿来，似乎是因为心有默契。一到了那儿，可就又因为在那儿而有点难以为情，这才是整个问题顶奇怪的那一部分呢；按常理说，一个喷泉也并没什么可以让人难以为情，这是谁都知道的。

"这是个多么好的老地方！"约翰说。对这个地方，他倒真是情真意切呢。

"实在是个幽雅的地方，"小露丝说，"多背阴儿啊！"

噢，缺德的小露丝！

约翰一开口赞美这地方，他们俩就站住了。那天天气极好；只要在那儿站住了，很自然的事情——再没比那更自然的了——就是顺着花园大院儿一眼望过去；花园大院儿的尽头就是花园儿，花园儿的尽头就是泰晤士河，在夏天的时候这样远远一望，很可以令人俗怀顿爽，双目增明。这么说，哎哟，小露丝，你又为什么不大胆去赏玩这片景色呢！地下铺着没知觉的石板，有块一个犄角儿有裂缝儿的，你为什么要把纤纤玉足插进去；还那么心急，非让它严丝合缝不可呢！

戴着顶皱皱歪歪的帽子的、面如烈火似的老大娘，在佛尼瓦氏斋舍给西锁先生当洗衣妇①，要是瞧见他们俩这样走开了，到底得拿到相当于多少年工钱的代价才肯退位让贤呢！

他们俩走开了，可并不是穿过伦敦城的大街小巷！而是穿过一座简直是世外桃源的城市，脚底下的石头道儿都是白云铺

---

① 指这些斋舍（旅馆）中管理房间的女人。参阅《匹克威克外传》："他们都管这些斋舍里的这些老婆子叫洗衣妇。"

成的；车马喧阗的声音都变成了幽雅的音乐，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快活的；地方没有远近，时间也不分长短。在某一个地点，有两个好脾气的虎体彪形的运货马车车夫，正往一个地窖子里卸大桶的啤酒；约翰一帮着她——几几乎是把她抱起来——比这再轻盈矫捷、再从容不迫、再干净爽利的动作，还从来没见过呢——从绳子上迈过去，他们就说，给了他这么个机会，他倒真是欠他们个情儿呢。真是只有天上才有的运货车车夫！

夏天牧场里草色青青，冬天场院里厚厚地铺着稻草，一年到头都不缺燕麦和苜蓿——但愿那匹拉着一辆二轮马车，偏要在石头道上跳舞的骏马能有这种福气！就因为它让她受了一惊，她才用双手紧紧抱住他的胳膊（是用双手，把这一只摞在那一只上面，那么招人喜爱！），还求他带她到面包店里去躲一躲；然后又那么缩头缩脑地从门里往外偷瞧；然后又用那样的两只眼睛瞅着他，问他是不是拿得准——这会儿他是不是拿得准——他们可以平安无事地往前走了！噢，但愿能够一个跟着一个来一群撒欢儿的马！但愿能够来一只狮子，来一只熊，来一头疯了的公牛，来个什么东西都行，只要能让那两只小手再一齐搁在他的胳膊上！

当然喽，他们还谈话来着。他们谈起了汤姆，谈起了这种种的变迁，瞿述伟先生对他是怎样爱心油生，有这么个朋友可以给他带来多么光明的前途，还有许多别的这一类的话。越是谈下去，这位鹿撞心头的小露丝就越是怕停顿；与其停顿，宁可把说过的话再说一遍；要是勇气不够，或是沉不住气，想再说一遍又说不出来（实话实说，她还很少说得出来的时候），她那种销魂蚀魄、让人无法抵抗的魔力，可就比原先还要大一万倍了。

“马丁这可很快就要结婚了吧，我猜？”约翰说。

她猜他是很快就要结婚了。一个迷人的小女人说出她所猜想的事，从来没有象露丝那么声音微弱的。

一感觉到话说着说着就又要停顿下来，让人心惊肉跳，她可就说马丁该娶着一位漂亮太太了。西锁先生觉得对不对？

“是——是的，”约翰说，“噢，是的。”

她恐怕他未免眼界太高，谁都很难中他的意——他的口气也太冷淡了。

“倒不如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吧，”约翰说。“我几几乎都没瞧见她嘛。我根本就不想瞧见她。我的眼睛根本就不是为她长的，今天早晨。”

哎哟，我的老天爷！

幸亏已经到了目的地。往前再走一步她都走不了。那么浑身战抖还怎么走道儿呢？

汤姆还没回家。他们俩一块儿走进了三角客厅，也没有第三个人。烈火般的脸，烈火般的脸，如今该要相当于多少年工钱的代价了呢！

她在小沙发上坐下来，把帽带儿解开了。他坐在她旁边，离她很近——非常之近。噢，一颗跳得那么快，膨胀得快要迸裂的心，你早就知道有这一天，也早就希望有这一天。为什么要这么突突乱跳呢，心！

“亲爱的露丝！可爱的露丝！我爱你要是没爱得这么厉害，也早就可以告诉你我爱你了。我对你是一见钟情。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爱一个人比我爱你，亲爱的露丝，更真心啊！”

她把两只小手儿交叉在一起，捂着自己的脸。欢乐、骄傲、希望与天真的爱情让她泪如泉涌，再也忍不住了。泪从充满了情感的少女之心里流出来，沾臆盈腮，就是给他的答复。

“我的心肝儿！这要是——如今我几几乎都敢希望是这样了——并不至于让你痛苦让你难受，那我可就真说不出，你也绝想象不到，你是让我快活到什么份儿上了。我的宝贝儿露丝！我一个人的善良、温柔、可人疼的露丝！我希望我是知道你的那颗心多么宝贵的，我希望我是知道你那赛过天使的性情的价值的。只要让我努力向你把这表示出来，你就一定会让我快活的，露丝——”

“绝不会，”她抽抽搭搭地说，“超过你让我快活的程度。谁多么快活，约翰，也不会比这更快活啊！”

烈火般的脸，请你善自为谋吧！不是照常开工钱，就是照例预先给个通知。大势已去，烈火般的脸，用不着再麻烦你了。

用不着撒欢儿的马来敦促，那两只小手儿如今也可以摞到一起了。狮子、熊或是疯了的公牛，也都用不着了。没它们来帮忙，这都可以完全办得到，比有它们来帮忙都还要强万倍呢。要虎体彪形的运货马车车夫或是搬大桶的啤酒来解嘲，都没有必要了。根本就不需要解嘲了。莲花瓣似的手怯怯羞羞，而又十分自然地轻轻落在情人肩膀上；弱柳生娇的腰肢，低垂的头，发红的脸蛋儿，俊俏的眼睛，还有那美妙的小嘴儿本身，全都是能多自然就多自然。哪怕是阿拉伯境内的马一下子都炸了群，所产生的效果也无过于此。

没多大工夫，就又谈起汤姆来。

“我希望他听见了这个一定会高兴的！”约翰说，两眼射出了闪烁的光芒。

露丝一听他说这个，两只小手儿就把他抱得更紧了点儿，还抬起眼来很严肃地往他脸上瞧。

“我是可以永远跟他在一块儿的，是吧，亲爱的？我永远也

离不开汤姆。我相信这你是知道的。"

"你以为我会要求你离开他吗?"他答声儿说,还来了个——嗯!管它是来了个什么。

"我相信你绝不会,"她回答说,两眼含着晶莹的泪珠儿。

"对不起,我还可以盟个誓呢,露丝,我的宝贝儿。离开汤姆!一开头儿就这样,那可就真是怪事了。离开汤姆,亲爱的!汤姆跟咱们要是拆得开,汤姆(上帝保佑他吧)在咱们家里要不能受到万分的敬爱,我的小媳妇儿,那就但愿人间永远也别有这么个家吧!这可是起了个重誓呢,露丝。"

她是怎样谢谢他的,那倒不妨记录下来吗?是的,是不妨记录下来。带着一颗极天真、极纯洁的心,而又那么软怯娇羞,游移不定,好象只下了一半决心似的,她给这个誓愿盖上了个小小的玫瑰色的印儿,还让它在自己脸上反映出来,象一片霞光似的,一直泛滥到暗棕色的头发编成了辫子的地方。

"汤姆知道了还不定多么快活,多么得意,多么高兴呢,"她说,把两只小手儿一合。"可也不定多么诧异呢!这样的事我敢保他从来也没想到过啊。"

当然喽,约翰马上就问她——因为你知道当时他们已经成了两个可笑的傻瓜,有许多地方都必须格外包涵呢——这样的事她是哪天头一回想到的,结果就让他们稍微来了个忙中闲笔;对他们俩这是很可喜可爱的,对咱们可就没多大意思了;完事之后,就又转回来再谈汤姆。

"嗐!亲爱的汤姆!"露丝说。"我想我该把什么都告诉你了。我不应该有瞒着你的事。我应该吗,约翰,我的宝贝儿?"

荒唐透顶的约翰是怎样回答的,要告诉你也是枉然,因为这是没法儿搬到纸上来的,别瞧它本身倒非常令人满意。不过他

表示出来的意思是，不应该，不应该，不应该，可爱的露丝；不是这个形式，也是这个意思。

于是她就把汤姆的伟大秘密告诉他了；并没一五一十地把她是怎样发现的告诉他，而是让他愿意自己去体会就自己去体会；约翰一听，心里也好不难受，感觉到无限的同情与忧愁。可是，他说，为了这个他们倒更要想法子让他快活，让他拿平日最爱好的事来消闲解闷。人到此时，自然就无话不谈，跟着他也就告诉她说，他怎样有了个大好机会，可以在乡间重操旧业；还说他怎样早就想到，一旦天从人愿，让他享受到如今果然享受到的那种幸福——说到这儿，就又稍微来了个忙中闲笔——他怎样早就想到，那就可以让汤姆有事可做，还可以跟他们毫无拘束地住在一起，绝不至于有寄人篱下之感；那时候他们三个人还不定多么快活呢。露丝听了非常喜欢，于是他们就继续给汤姆筹备这个筹备那个，甚至于都已经给他置了个精选的书库，还制造了一架风琴，这会儿他就在那儿弹得非常得意呢，没想忽然又听见了他敲门的声音。

本来恨不得马上告诉他出了什么事，一见他人已经来到，可怜的小露丝心里可就起了一阵乱锤；尤其是她知道瞿述伟先生① 也跟他在一块儿呢。于是她就浑身战抖地说：

"我该怎么办呢，亲爱的约翰！要让他从别人嘴里听说这个消息，那我可受不了，可是我又没法儿亲口告诉他，除非屋里只有他跟我。"

"你就，我的宝贝儿，"约翰说，"听其自然，凭一时的冲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敢说绝不会把事办错的。"

---

① 此处指老马丁。

他几几乎还没工夫把话说完，露丝也几几乎还没工夫——也就是在沙发上稍微往远点儿的地方挪一挪，汤姆和瞿述伟先生就进来了。瞿述伟先生先进来，汤姆比他后进来几秒钟。

露丝本来已经匆匆忙忙地下了个决心，要稍等一会儿就招手儿叫汤姆到楼上去，在他那间小小的卧房里把一切告诉他。一瞧见她所见惯的那张亲爱的脸，她心里可就受了极大的感动，马上跑到他的怀中，把头靠在他胸口上，抽抽搭搭地说，“哎哟，汤姆！我那顶亲爱的哥哥！”

汤姆非常诧异，抬起眼来一看，只见约翰·西锁就在他的身旁，正伸出手来要跟他握手呢。

“约翰！”汤姆喊道。“约翰！”

“亲爱的汤姆，”他那位朋友说，“把你的手递给我。咱们俩是弟兄了，汤姆。”

汤姆用尽平生之力跟他握了个手，象一盆火似的把妹妹搂了一下，然后就把她放在约翰·西锁的怀抱之中。

“别跟我说话，约翰。老天爷待咱们太好了。我——”汤姆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马上离开了那间屋子；露丝呢，赶着也走出去了。

不一会儿就又都回来了，这时候她的模样儿可就显着比往常还要美丽，汤姆也显着比往常还要善良、还要真诚了（假如这并不是不可能的话）。就在这时候，关于这个问题汤姆也还是说不出话来，因为心里还惊喜交集呢——可是他倒断然把自己的两只手搁在约翰的两只手里，就连古来的演说家所作的最好的演说，也都无须比这更有力了。

“你挑了今天这个日子可好极了，”瞿述伟先生对约翰说；脸上还带着离开他时候那副精明鬼道的笑容。“我就预料到了

嘛。我希望汤姆跟我还算知趣儿，在后边儿慢慢地走着，磨蹭了不少工夫。我对这些事是多年没上战场的老兵，本来倒怪放心不下呢，你还别不信。”

“可是您倒还是很能运筹决胜呢，先生，”约翰笑着接过来说，“要是您灵机一动，居然料得到今天该出什么事的话。”

“嘿，我才不相信，西锁先生，”老头子说，“瞧见你跟露丝在一块儿之后，还真会需要能掐会算呢。过来吧。俏佳人儿。瞧瞧今天早上你正跟那儿的那位年轻的商人进行交易的时候，汤姆跟我都去买了些什么东西吧。”

老头子用那么一种手段来让她坐在他身旁，还变一种嗓音来跟她说话，好象把她当个小孩子，也真是异想天开，可倒带着无限柔情，用来对待招人喜爱的小露丝，也并不怎么不合式呢。

“瞧这儿！”他从兜儿里掏出一个匣子，“这是个多么漂亮的项圈。啊！多么耀眼增光！还有耳环呢，还有镯子呢，还有腰带呢。这一套是你的，玛丽也有一套跟这一样的，当时汤姆还不明白为什么要买两套呢。瞧这个汤姆够多么鼠目寸光吧！一副耳环，一副镯子，还有一根腰带！啊！好看着呢！让咱们瞧瞧这有多么漂亮吧。快请西锁先生把它给你戴上。”

瞧着她伸出那藕棒儿似的胳膊，约翰（噢，狡猾的，狡猾的约翰！）还假装那只镯子很不容易戴上，那才真是比什么都好看呢；瞧着她把那根宝贵的小小的带子系在腰间，手指头可又太不知所措，不得不请人家来帮忙，那才真是比什么都好看呢；瞧着她那么难以为情，又是娇羞满面，又是笑脸生花，神光离合，跟那些珠宝上的五彩宝光一样，那才真是比什么都好看呢；在一年十二个月的日常生活中，你才休想瞧得见比这更好看的东西呢，请你放心吧。

"这套首饰跟戴这套首饰的人倒真是很般配，"老头子说，"我都不知道是首饰把人还是人把首饰衬托得更好看了。西锁先生可以告诉我，我相信，可是我不去问他，因为他已经受了贿了。但愿你无病无灾，可以老戴着它，我的乖乖，并且朝欢暮乐，没工夫把它放在心怀，除非是想起了一个好朋友送给你的纪念品！"

他在她脸蛋儿上轻轻拍了一下，然后跟汤姆说：

"我得在这出戏里也去个当父亲的，汤姆。一天聘两个这样的姑娘的父亲，世界上还真找不出多少呢——为了满足老头子的一时狂兴，就别管这象不象真事吧。这一回倒可以要求人家迁就我一点儿，"又这么找补上："老天爷知道，我这辈子满足我的一时狂兴，能给别人带来幸福的时候还真是够少的呢！"

这些非止一端的事情已经占了那么大时间，如今他们又那么好说好笑地谈起话来，谁都还没想到吃饭呢，离约定的时间就已经不到一刻钟了。话虽如此，一辆雇脚马车却不久就把他们带到了圣殿，一切也都早已准备停当，就等着招待他们了。

塔普利先生已经被派为全权代表，叫起饭来可以独断专行，怕错敬了这班客人，还大卖力气，由他本人和未来的夫人共同督催着，一桌味穷水陆的筵席跟着就摆上来了。瞿述伟先生本来希望他们二位也入席，马丁还极力从旁赞襄，可是怎么劝驾马可也不肯就座；说什么既然得邀荣宠，可以来张罗他们的饮食宴乐，他就真觉得自己是"不亦乐乎的塔普利"的主人，几几乎都可以骗自已相信这个宴会果真是在"不亦乐乎的塔普利"店里举行的呢。

为了更可以鼓励自己去相信这个神话，塔普利先生就以总指挥自任，关于上菜等等问题，都对旅馆里派来的茶房发号施

令；十占八九，还都正跟一切先例背道而驰，发言吐意也总是用他那最诙谐的形式，因此就难免让那些侍者哄堂大笑；而且塔普利先生也跟着他们一块儿笑，对自己的幽默感觉到滋味无穷。关于他的旅行经验，他还挑那应时对景的讲了些短短的故事；他自己跟路频太太之间的事情，他也时不常儿地不定拿哪一件滑稽可笑的来给大家开心解闷儿；暴雷似的笑声，因此就时时刻刻从旁桌那儿和椅子背后发出来；那个扑发粉，穿短裤，平时一本正经的茶房头儿，脸色也变得好象一块很鲜明的大红布，而且背心带子被撑断了的声音都可以听得见呢。

小马丁坐在上首，汤姆·贫掐坐在下首；那个饭桌上要是有一张观之可亲的脸，那就是汤姆的了。大家全都以汤姆为表率，人人都敬他酒，人人都仰望他，人人心里都想着他，人人都爱他。他只要放下刀叉，就有人伸出手来跟他握手。马丁和玛丽在饭前就已经把他拽到一边，那么出乎至诚地跟他谈到将来的事情——那么血心热胆地再三表示，有他来跟他们朝夕相亲，当他们的最知心贴己的朋友，就一定可以让他们的幸福毫无遗憾——简直让汤姆都感动得掉眼泪。他受不了这个。他说他心里已经装满了快乐了。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汤姆说的是真情实话。的确是这样。别管你那颗心有多么大，亲爱的汤姆·贫掐，那天它也除了快乐与同情以外什么都装不下了！

在座的还有费普斯，奥斯丁托钵僧的老费普斯，世界上曾经矫情立异，别管多么爱追欢取乐，也偏要把自己关在一间黑办公室里的老家伙，原来还就数他顶有趣儿呢。"他在哪儿呢！"费普斯一进来就说。跟着就扑到汤姆身上来，告诉他说自己想要摆脱往日的一切拘束——头一样先把他的这只手握一下，第二样又把他的那只手握一下，第三样又拿胳膊肘儿在背心上拐了他

一下，第四样又说了句，"你好哇！"然后就又换了许多花样做了许多别的事情，来表示他的友爱与欢乐。而且还唱了些歌儿呢，这个费普斯；还来了几通演说呢，这个费普斯；还相当漂亮地把他的酒一饮而尽呢，这个费普斯；简单一句话，在一切方面，都显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好汉，这个费普斯。

可是，啃！在夜里蹓跶着走回家去——固执的小露丝，她偏不赞成坐车！——就象在那个可爱的良宵从佛尼瓦氏斋舍走回家去那样，那是多么快乐的事！能够谈论这个，倾心吐胆，彼此都自己快乐，那是多么快乐的事！能够把那些小小的计划全都对汤姆说明；瞧着他脸上越来越发亮，那是多么快乐的事！

到家之后，汤姆就把约翰和妹妹撂在客厅，托词要去找本书，跑到楼上自己屋里。到了楼上，还当真冲自己挤了个眼儿，觉得自己做出了这桩事倒真是很狡猾呢。

"当然喽，他们是不愿意跟别人在一块儿的，"汤姆说；"我那么很自然地走开了，甭问，他们还准得认为我不定哪会儿都会回来呢。这可妙透了！"

他坐在那儿看书还没看多大工夫，可就听见有人轻轻拍门。

"我可以进来吗？"约翰说。

"噢，当然啦！"汤姆回答说。

"别离开我们，汤姆。别一个人坐在这儿。我们想让你快乐；不是想让你愁眉不展啊。"

"我那亲爱的朋友，"汤姆笑逐颜开地说。

"该说弟兄，汤姆。该说弟兄。"

"我那亲爱的弟兄，"汤姆说；"别怕我会愁眉不展。我明明知道你跟露丝给彼此带来了多大的幸福，又怎么能愁眉不展呢！我相信今天晚上我可以说得出话来了，约翰，"稍停了一会儿之

后，又这么找补上。“可是我永远也没法儿告诉你，今天这一天让我多么说不出来地快乐啊。要说什么你是挑了个没陪送的姑娘，那可就不大公道了，因为我觉得你是知道她这人的价值的；我相信你的确是知道。在你眼里，这还是永远也不会降低呢，约翰；要是金钱可就未必能够这样了。”

“金钱还就准不能这样，汤姆，”他答声儿说。“她这人的价值！噢，谁在这儿瞧见了她还能不爱她！谁认识了她，汤姆，还能不尊敬她！谁赢得了象她那样的一颗心，还能对这无价之宝变得冷淡起来！谁象我今天这样心花怒放，象我这样爱她，汤姆，还能不多少知道一点她这人的价值！你说不出来地快乐！不对，不对，汤姆。是我，是我说不出来地快乐啊。”

“不对，不对，约翰，”汤姆说。“是我，是我。”

小露丝本人一跑到门外往里偷瞧，这场善意的争执就不得不告一段落。噢，等她的情人把她拽到自己身边，再瞧瞧她怎样神采照人，一半儿骄傲一半儿羞怯地瞅了汤姆一眼吧！那意思就仿佛是说，“嗯，说真的，汤姆，他偏要这么着嘛。可倒不是胆大妄为，你知道啦。因为我是喜欢他的啊！汤姆。”

至于汤姆呢，他也真是喜之不尽。让他坐在那儿瞧着他们的那种样子，一连几个钟头都行。

“我已经告诉汤姆，宝贝儿，象咱们已经说好的那样，咱们并不准备让他跑开，他要跑开咱们也绝对不答应啊。咱们这个小小的三口之家要是少了一口儿——而且还是个象汤姆那样的人——那才让人没法儿忍受呢；我也已经跟他这么说了。他到底是为别人着想，还是只是自私自利，那我不知道。可是他倒也无须有什么顾虑，因为他是绝不会让咱们受到丝毫拘束的啊。你说是不是，顶亲爱的露丝？”

嗯！他倒实在不象是让他们受到了多大的拘束。一看下文也就知道了。

一见他们在此时此刻还以他为念，汤姆就那么高兴，难道这是痴傻的事吗？难道他们的情意缠绵是痴傻的事，难道他们的密爱轻怜都是痴傻的事，他们的难舍难分也是痴傻的事吗？他从大街上瞧着她卧房的窗户，把一丝微光看得比所有的钻石都宝贵，难道这是痴傻的事吗；她跪在那儿说出了他的名字，还把她那颗纯洁的心中的一切，向赐给人这样的心与这样的情爱的上帝倾吐出来，难道也是痴傻的事吗？

这要都是痴傻的事，那烈火般的脸就这样干下去，万事大吉吧！要并不是痴傻的事，那烈火般的脸就请出吧。别管怎么样，你可也得把那顶皱皱歪歪的软帽对准另一位没太太的先生①，因为有一位已经永远不会为你所有了！

① 从前女人讲究戴帽子，在英国成语中，"把她的帽子对准某人"意即属意于某人。

第五十四章

作者倍加关切，全书已到末章。

托节斯公寓正兴高采烈，在这商界群英的洞天深处，为了准备开一桌很晚的早点，大家都忙得热火朝天。那个大喜的早晨已经来到，裴斯匿夫小姐该跟奥古士都缔结那天赐良缘了。

裴斯匿夫小姐当时的心境，对她本人和那个良辰吉日倒都一样相宜。她是满心满意想宽恩赦罪，化干戈为玉帛。烧红了的火炭已经贮藏了好几大锅，她正准备把它堆在敌人头上呢① 。她心里没有怨恨，也没有恶意。连一丝一毫也没有。

生气吵架，裴斯匿夫小姐说，是家庭中最可怕的事；她虽然永远也不能原谅她那位亲爱的爸爸，别的亲属她倒乐意去周旋接待。她跟他们，她说，已经分离得太久了。这就足以让上帝降罪于这一家人。她相信，就是因为他们同室操戈，获罪于天，约那斯才会送了性命呢。这个天降的祸殃落在她自己头上倒象根鹅毛似的，她的这种信心当然也就更加坚定了。

为了替大家赎罪——不是耀武扬威；当然不是耀武扬威，而是低心下气——这位和蔼可亲的年轻姑娘就写信给同族的那位烈性女子，告诉她说，她的婚礼将于某日举行；还告诉她说，她本人和她女儿不近人情的行为已经让她伤心透了，但愿她们倒还不至于因为良心发现而受多大痛苦。她很想原谅她的敌人，

在跟天下最忠诚的男子订立最庄严的盟约以前，更想能跟世人全都息争罢战，所以如今就伸出友好的手来。烈性女子如果把它接过来，跟向她伸出手来的人一样出于善意，那她（裴斯匿夫小姐）就邀请她来参加她的婚礼，而且还要请那三位红鼻子老姑娘，她的女儿（不过裴斯匿夫小姐倒并没特意形容她们的鼻子），来当伴娘。

烈性女子回信说，她本人和她的女儿是内省不疚，对得住天地神明的，她知道裴斯匿夫小姐听了一定会很高兴。还说，她接到了裴斯匿夫小姐的请帖，心中的喜悦是绝对不搀杂质的，别管她本人和她的至亲密友怎样被人猜忌，她也从来不曾把这种芥豆之事丝毫放在胸怀，只是静里观之，发现这是一种无害于人，也无伤大雅的笑料而已。她一定欢欢喜喜地来参加裴斯匿夫小姐的吉礼；遇到了一件这样有意思，又这样十分出人意外——在这些字底下烈性女子还给画了个道儿——这样十分出人意外的盛事，她的三个女儿倒也很乐于来帮忙呢。

裴斯匿夫小姐接到了这个很谦和的答复，就把降赦书撒请帖的范围扩充到斯泼突透先生夫妇；扩充到那位没结婚的表亲乔治·瞿述伟先生；扩充到那位孤身独处，三天两头闹牙痛的堂客；还扩充到那位于思于思，而且只有一个轮廓的年轻绅士；当初在裴斯匿夫先生客厅里聚会的那群人，每一位如今还健在的都在邀请之列。之后，裴斯匿夫小姐又说，人能尽自已的责任，就可以感觉到好象吃梨喝蜜似的，把人生这杯苦酒的滋味给抵消了。

喝喜酒的客人还没有到齐，天也的确还很早，裴斯匿夫小姐

---

① 出自«旧约·箴言»25章21—22节："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饭吃，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火炭堆在他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

本人正在慢慢地梳妆打扮呢，忽然间，有一辆车在纪念塔附近停下来了；马可从车屁股上跳下来，搀扶着瞿述伟先生下车。车还在那儿等着；塔普利先生也在那儿等着。瞿述伟先生马上就直奔托节斯公寓而去。

贝利先生的那位没出息的接班人，把他领到了饭厅里；托节斯太太正在等候，也马上就露面了。

“敢情你已经打扮好，准备着喝喜酒了，”他说。

托节斯太太回答了一个“是”，她正忙着准备一切，非常心跳耳热呢。

“这会儿就要走马成亲，我可并不赞成呢，我敢跟您说，先生，”托节斯太太说；“可是裴斯匿夫小姐还就非这么着不可，而且裴斯匿夫小姐也实在是到了该出门子的时候了。这谁也没法儿不承认呀，先生。”

“没法儿不承认，”瞿述伟先生说，“的确是没法儿不承认。她的婚礼她妹妹不参加吧？”

“哎哟，她才参加不了呢，先生，可怜的东西！”托节斯太太摇着头说，把声音也放低了。“自从听见了那个顶坏的消息，她就没离开过我那间屋子——就是隔壁儿那间。”

“她准备好见我了吗？”他问。

“完全准备好啦，先生。”

“那咱们就别耽误工夫吧。”

托节斯太太领着他走进了望得见酒槽的那个小后间；可怜的持杯就在那儿坐着呢，穿着一身丧服，让人想起了她头一回住在那儿的时候，真不胜今昔沧桑之感。那间屋子好象是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她脸上的神气也是这样；可是她身旁有一个朋友，对她倒是忠实到底的。就是那位老褚飞。

瞿述伟先生一在她身旁坐下，她就把他的手拿起来搁在唇边。她正悲痛欲绝。他也心慌神乱；因为自从在教堂义地里分手以来，两人就没见过面。

"我对你下的断语太草率了，"他低声儿说。"我对你下的断语恐怕是太冷酷无情了。告诉我你已经原谅我了吧！"

她又亲了一下他的手；还把它老攥在自己手里，用断断续续的语声，表示感谢他后来对她的一切厚道行为。

"你托汤姆·贫掐转达的话，"老马丁说，"他都已经很忠实地照办了；即便是赶上了一个多事之秋，他本来还唯恐很难有机会替你传话儿呢。请你相信我，万一再有谁错打了主意，执迷不悟，把自己的优点当作弱点隐藏起来，我跟他打交道可就要宽大为怀，多加体谅了。"

"当时您就很体谅我啊；就连我您都很体谅啊，"她回答说。"这我是十分相信的。我说出您又重说了一遍的那句话，是在我心如刀割，难以忍受的时候；如今我要替别人说这句话；可是不能拿它来替自己辩护了。您是每天跟我见面，冷眼旁观了好些天，才来跟我谈话的。那就算是非常体谅我了。您说话也许可以再和气点儿；态度也许可以再温和点儿，好让我愿意把您当作心腹朋友；可是结果也必定还是一样呀。"

他很怀疑地把头一摇，心里也不免有几分自怨自艾。

"我知道我当时多么固执，"她说，"怎么能希望您一插进来就能把我说服了呢！当时我根本就是糊里糊涂的；亲爱的瞿述伟先生，当时我根本就是糊里糊涂的；根本就没有脑筋，没有心肝，也并不想变成一个有心肝的人；当时还就是这样。我的心是从烦恼中长出来的。我是在烦恼中感觉到有这么一颗心的。我才绝不肯把我的千愁万恨一笔勾销呢，别管我从前有过多少旧恨，如

今又有多少新愁——我知道，每天都有成千成百的好人遭魔受难，相形之下，这倒还算不了什么呢——明天就是能把它一笔勾销我也不肯啊。烦恼是我的朋友，要是没有烦恼，谁也没法儿让我改变脾气；什么事也没法儿让我改变脾气呀。别因为瞧见我掉了这些眼泪就不相信我了；我没法儿不掉眼泪。在我的灵魂里，我是感谢我的烦恼的。实在是很感谢呢！”

“实在是这样！”托节斯太太说。“这我倒很相信，先生。”

“我也很相信啊！”瞿述伟先生说。“喂，听我说吧，我的乖乖。你那位已经去世的丈夫的财产已经打了水漂儿了，因为他承认欠破了产的公司一大笔债（借据对在逃的人犯没用处，已经寄回英国了，与其说是为了债主儿，倒不如说是以为他还活着呢，想拿这来解解恨），即便没这么着，也得依法没收；我听说，他参加了这个骗局，受害的人一要求赔偿损失，他的财产可就保不住了。你父亲的产业也已经全部，至少几几乎是全部，搁在这个坑人骗人的买卖里头了。即便还剩下点儿什么，也照样免不了充公。在那方面，你算是无家可归了。”

“我才不能回到他那儿去呢，”她说，不禁不由地表示出怨恨这段姻缘是父亲撺掇成的。“我才不能回到他那儿去呢！”

“这我知道，”瞿述伟先生接着说；“就是因为知道所以才到这儿来了呢。跟我来吧！从我身边所有的人，你都一定可以（这我已经弄清楚了）受到殷勤慷慨的欢迎。可是，在健康还没完全恢复，心神还不十分安定，可以受得了那样的欢迎以前，你得在伦敦附近挑个清静地方去住；别离伦敦太远，好让这位好心眼儿的太太还可以想随时来瞧你就随时来瞧你。你已经受了不少的罪；可是年纪还轻，还可以有个比从前光明，比从前美满的前途呢。跟我来吧！你姐姐是不把你搁在心上的，我知道。

她赶着办她的喜事，还要普请亲友，至少也得说是态度很不好，不念姐妹之情，几几乎都不象话。别等她的客人来到，你就离开这儿吧。她是打算给你个难堪。你就少让她做一桩罪过的事，跟我来吧！"

托节斯太太极不愿意跟她分手，却也来帮着劝她。就连可怜的老褚飞（他当然是包括在计划之内的）也都费了一番唇舌。她慌忙把衣服穿好，正要动身，裴斯匿夫小姐就闯到屋里来了。

裴斯匿夫小姐那么猛一下子闯进来，所处的地位可就未免让她难以为情；她虽然是戴着新人戴的软帽，上面插着橘子花儿，以头部而论算是已经完全打扮成新娘子了，可是下身还没穿裙子，除了披着一件斜纹粗布睡衣以外，并没有什么更讲究的装饰品。事实上，她是差不多一直闯到了屋子的正中间，就为要去安慰安慰那位心里非常痛苦的妹妹，让她瞧瞧上文说的那顶软帽。一发现瞿述伟先生正跟她脸对脸站着，这才知道屋里还有客人呢，心中的那份儿诧异倒让她很不好受。

"好，年轻的小姐！"老头子说，好象甭提多么白眼相加似的，"敢情今天你要结婚了！"

"是的，先生，"裴斯匿夫小姐腼腼腆腆地答声儿说。"是要结婚了。我——我的衣服未免——真是的，托节斯太太！"

"你是，"老马丁说，"脸上有点下不来，我瞧出来了。这倒也不足为奇。你挑这么个时候来结婚，本来就是一桩不幸的事呀。"

"对不起，瞿述伟先生，"持扇还口说，顷刻之间就气得脸红脖粗；"关于这个问题您要是有什么话要说，那我可得请您去问问奥古士都。奥古士都随时都可以跟您讨论，您绝不至于认为

逼着我跟您抬杠是男子汉大丈夫做的事吧，我希望。人家要是用什么手段把我父亲给骗了，那也与我无干呀，”裴斯匿夫小姐口角锋芒地说；“在这样的时候我希望跟人人都相好，您肯赏脸到这儿来吃茶点，我还会不高兴吗？可是象目前这种情形，我就不能请您了——因为您明明是受了另一个人的挑拨，对我有了成见了。我希望我对那另一个人是有我天然的感情，有我天然的恻隐之心的；可是我不能老是低头服小啊，瞿述伟先生。那可就有点儿太难了。我相信我倒不至于这么既不尊重自己，又不尊重那个要求我当他的新娘的人呢。”

“你妹妹没能——这是据我想，不是据她说，因为这她根本就一字没提过——多么受到你的体贴，这就要跟我走了，”瞿述伟先生说。

“她要是终于交上了一步好运，那我倒很高兴呢，”裴斯匿夫小姐把脖子一梗，答声儿说，“我得给她道喜，我相信。这桩事让她心里难受——让她心里难受——我倒并不奇怪，可是我也无可奈何呀。瞿述伟先生。这也不能怨我呀。”

“喂，裴斯匿夫小姐！”老头子安安静静地说。“我倒愿意瞧见你们俩分手的时候态度比这好点儿呢。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倒愿意瞧见你的态度比这好点儿呢。要是那样，我就可以当你的朋友了。说不定哪一天，你也许会需要朋友吧。”

“人世上的每一种缘分，瞿述伟先生，对不起，与人世上的每一个朋友，”裴斯匿夫小姐威严端肃地接过来说，“如今都已经如漆投胶，跟奥古士都结合起来了。只要奥古士都一天是我的，我就一天不会需要朋友。您要是跟我朋友长朋友短的，先生，那可就得容我来个一劳永逸，求您去问问奥古士都了。对奥古士都这就要把我领到那个祭坛那儿去参加的那个宗教仪式，我的印

象还就是这样。不论什么时候，更不用说是在打了得胜鼓的时候，我都对谁也没有恶意啊；何况又是我的亲妹妹呢。恰恰相反，我还给她道喜呢。我这么说您要是没听见，那也怨不着我呀。再说，在一个这样的日子，奥古士都自然可以说是——跟热锅上蚂蚁一样呢——真个的，托节斯太太！我对他既然有守时刻的义务，那就得求您容我告辞了，先生。”

说罢了这些话，那顶新娘戴的软帽，带着也许还没被那件斜纹粗布睡衣完全破坏的威严，就无影无踪了。

老马丁一句话没说就伸出胳膊来搀扶那位妹妹，把她带出去了。托节斯太太，身上穿着平时不穿的漂亮衣服正迎风蹁跹，也送他们上车，在分手之时依依不舍地搂着持杯的脖子，然后就跑回自己那所尘渍烟熏的房子，一路之上都老是哭哭啼啼的。她身体很单薄，这位托节斯太太，可是里面倒有个善良的灵魂。说不定当初那个好撒玛利亚人①也是身体很单薄，并且发现过日子不容易的。谁知道呢！

瞿述伟先生的眼光紧紧跟随着她，一直到她已经把自己家的门关上了，这才瞧见塔普利先生的脸就在自己面前。

“嘿，马可！”一瞧见他的脸他就说，“怎么回事？”

“世界上顶出奇的事，先生！”马可接口说，要象抽水似的从嗓子眼儿里把嗓音抽出来，用了九牛二虎之力，话还是说不利落。“这么无巧不成书的事，从古到今也找不出第二桩啊！这不是我们的两位老街坊才怪呢，先生！”

“什么街坊？”老马丁望着窗外喊道。“在哪儿呢？”

“刚才我正在离这儿还没五码远的地方来回蹓跶呢，”塔普

① 见上册第504页注。

利先生吁吁带喘地说，“他们就抽冷子来到了我的面前，我还以为是他们的鬼魂儿呢！世界上从来也没出过比这再稀奇的事啊。请谁去弄根鸡毛，拿它来把我给搂趴下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老马丁嘴里失声说，一见马可这种兴奋的样子，就完全跟那个怪人自己一样兴奋了。“街坊，在哪儿呢？”

“这儿呢，先生！”塔普利先生回答说。“就在这伦敦城里呢！就在这儿的石头地上呢！就在这儿呢，先生。我会不认识他们吗？上帝保佑他们受欢迎的脸，我会不认识他们吗！”

一边这么不由自主地喊叫着，塔普利先生不但拿手去指就在一旁站着的瞧着挺体面的一男一女，而且开始在纪念塔的场院里，还左一遍右一遍地先去搂这个再去搂那个。

“街坊，哪儿呢！”老马丁高声喊道——因为力不从心，没能从车门那儿跑出去，几几乎都急疯了。

“在美国的街坊！在伊甸的街坊！”马可喊道。“水洼子里的街坊，矮树丛里的街坊，一块儿害热病的街坊。她没看护我们吗！他没帮我们的忙吗！没他们我们俩不早就死了吗！他们没勉强跑回来，连一个能给他们点儿安慰的孩子都没剩下吗！还跟我街坊长街坊短呢！”

说到这里他就又跑开了，完全象个没笼头的野马，又搂抱他们，又在他们周围蹦蹦跳跳的，又钻到他们俩的当间儿，好象表演一种如醉如狂、异国风味的舞蹈似的。

瞿述伟先生一明白这俩人是谁，就不知用什么法子把车门弄开了，连跌带滚地跑到了他们中间；直仿佛塔普利先生的疯癫能传染人似的，他也马上就行起握手礼来，还用种种法子来表现出那最欢欣鼓舞的心情。

“在后边儿上车！”他说。“爬到车屁股上来。跟我来吧！你坐到车箱上去，马可。回家喽！回家喽！”

“回家喽！”塔普利先生满腔的热情忽然爆发起来，攥住了老头子的手，喊道。“跟我的意见完全一样啊，先生。永远不再离开家喽！请恕我太放肆了吧，先生，这是没法子的事。祝‘不亦乐乎的塔普利’成功！店里的东西，只要他们肯张嘴要，除了账单儿以外没一样儿不能给啊。的确是回家喽！哈哈！”

把老头子又弄到车上以后，他们因此就坐着车往家里奔，还拚命加紧快走；一路之上，马可不但没让他的热心劲儿减损分毫，而且还让它毫无拘束地发泄出来，就跟在索士勃利平原上一样。

这时候，喝喜酒的客人已经开始在托节斯公寓聚齐了。头一个到场的是金根斯先生，公寓房客被邀请的也只有他一个人。钮孔里戴着白色花结，身上穿着簇新的超超等双砑① 蓝撒克森尼② 燕尾服（账单上是这么形容的），口袋周围还有各种回环往复、屈曲成文的装饰品，都是那位艺术家为了庆祝这个吉日良辰发明出来的。就连在金根斯这个问题上，倒霉的奥古士都都已经不再剑拔弩张了。他已经没那么坚强的意志了。“让他来吧！”裴斯匿夫小姐极力主张请他，他这么回答她来着。“让他来吧！我这一辈子他向来都是我的狭路冤家呀。让他在那儿倒怪合式呢。哈哈！噢，是的！让金根斯来吧！”

金根斯来的时候甭提多高兴了；他人还就在那儿呢。有几分钟的工夫，跟他作伴儿的，只有特别讲究、特别隆重地摆在客

---

① “砑”意谓用砑布机使布紧密。“双砑”意谓“砑”过两次。

② 德国南部的撒克森尼(Saxony)出产的细羊毛制的毛织物。

厅里的那份儿早点。不多一时，托节斯太太可就也来了，那位没结婚的表亲，那位于思于思的年轻绅士，还有斯泼突透夫妇，也接踵而至。

斯泼突透先生倒也赏脸，给金根斯鞠了个鼓舞人心的躬。"久仰您哪，"他说。"恭喜恭喜！"心里还以为金根斯是那个有福气的人呢。

金根斯先生解释了一番。他仅仅是替他的朋友摩肚招待来宾，摩肚已经不住在公寓里，人也还没到呢。

"人还没到，先生！"斯泼突透嘴里失声说，好象非常挂火儿似的。

"还没到呢，"金根斯先生说。

"我的老天爷！"斯泼突透喊道。"一开头儿就这样可倒不错，天理良心，这个年轻人一开头儿就这样可倒不错！可是我倒很想知道，跟这个家族一接触，怎么谁都得犯让它受重大侮辱之罪呢？真要命！人还没到呢。也不在这儿招待咱们！"

面目只有一个轮廓的外甥说，他也许是定了双新靴子，还没送到呢。

"别跟我靴子长靴子短啦，先生！"斯泼突透火冒三丈地还口说。"那他就该穿着拖鞋来啊；就是光着脚也得来啊。别这么东闪西挪，拿倒霉的靴子来替你的朋友辩护了，先生。"

"他不是我的朋友，"那位外甥说。"我压根儿没见过他。"

"好极了，先生，"性如烈火的斯泼突透接口说，"那就别跟我说这套啦！"

屋门就在这个当儿被人一推推开，由三位伴娘搀扶着，紧跟着裴斯匿夫小姐就三摇两晃地走进来了。烈性女子也押后跟来；她在门外一直等到了这会儿，就为的是要来个焚琴煮鹤大

杀风景。

“您好哇，大嫂！”斯泼突透用挑战的口气对烈性女子说。“我相信您瞧见斯泼突透太太了吧，大嫂？”

烈性女子带着非常关心斯泼突透太太的健康的神气说，要能再容易让人瞧见一点儿就好了。在这位堂客身上，造物者所犯的错误原来是在瘦小一边。

“斯泼突透太太至少也比新郎容易让人瞧见啊，大嫂，”那位太太的丈夫答声儿说。“也就是说，除非他是巴高枝儿，专对这个家族的某一房献殷勤——那倒也跟它的家风完全相符啊。”

“你要说的是我，先生——”烈性女子没能把话说完。

“对不起，”裴斯匿夫小姐插口说，“奥古士都跟我向来都希望大家能够言和意顺，在我们俩一生中这个最庄严的时刻，就别让谁利用他来兴风作浪了。我还没把奥古士都介绍给在场的哪位亲戚本家呢。他认为顶好还是别介绍。”

“哼，那我可得说句斗胆的话，”斯泼突透先生喊道，“谁要是心高志大，想加入这个家族，可又认为‘顶好还是别’把他介绍给这个家族里的人，那他才是个没皮没脸的狗崽子呢。这就是我对他的意见。”

烈性女子非常圆和婉转地说，他恐怕一定是个这样的东西。她的两个女儿大声儿说这真是“没羞没臊”！

“你们不了解奥古士都的为人，”裴斯匿夫小姐眼泪汪汪地说，“实在是不了解。奥古士都这人才甭提多温和多谦卑呢。等你们见了奥古士都，我相信他就会让你们对他的恶感变成好感了。”

“那可就来了问题了，”斯泼突透把两只胳膊一叉说：“我们得等到几时呢？我不是惯于等人的；这不是瞎说。我想知道你

是打算让我们等到几时呢？”

“托节斯太太！”慈善说，“金根斯先生！只怕一定是出了什么岔子了。我相信奥古士都必是一直奔祭坛去了！”

这样的事不是不可能，教堂又近在咫尺，于是金根斯先生就跑去瞧瞧——没结婚的表亲乔治·瞿述伟先生也陪着他去了，因为觉得怎么也比坐在茶点旁边儿干馋到不了口强。结果却是徒劳往返，就带来了教堂书记的一句不客气的话，说不打算那天早晨结婚便罢，打算那天早晨结婚就顶好麻利点儿——副牧师不能整天在那儿等着啊。

新人恐慌起来了；真正恐慌起来了。哎呀我的老天爷，到底是出了什么事了呢！奥古士都，亲爱的奥古士都！

金根斯先生自告奋勇，要去雇辆散马车，到新安置好家具的房子那儿去找他。烈性女子直对裴斯匿夫小姐说安慰话。“要知道将来的命运如何，这就是个样子呀。这对她倒很有益处呢。这么一来，这出才子佳人戏也就算是吹台了。”三个红鼻子女儿奉敬她的也是顶厚道的安慰话。“他也许会来的，”她们说。面貌五官象个草稿的外甥暗示他也许是从桥上掉下去了。斯泼突透先生怒气填胸，他太太死活央告都没法儿让它消下去。人人都抢着说话，裴斯匿夫小姐交叉着两只手，到处去找安慰，哪儿也找不着，金根斯先生倒在门口儿碰见了送信的，拿着封信跑回来了，把它递在她手里。

裴斯匿夫小姐把信拆开了，往信上扫了一眼，就发出了彻耳钻脑的喊声，把它往地上一扔，人也晕过去了。

他们把信捡了起来，一齐围上来，从彼此的肩膀后面望过去，在下面那些字句和破折号上，看到了这样的消息：

寄自葛雷芙森港外

“爱神号”快船

星期三夜

永受伤害的裴斯匿夫小姐：

此信尚未得邀青览，在信尾签名者——如尚非一具死尸——早已首途赴梵·迪曼的国土①。请勿派人追赶。我绝不愿被人活捉生擒！

我心上的重担——据注册簿有三百吨——请恕我心烦意乱，提及所坐之船——实在是可怕之至。几次三番——你见我愁眉不展，欲以你的香吻来相慰——我都忽萌轻生自尽之念。几次三番——无论如何令人难以置信——我都又将此念打消。

我别有所恋。已属他人所有。无论何物看来都已属他人。我在世上已一无所有——甚至我的职业亦非我所有——由于轻举妄动——一旦逃之夭夭，便将它付诸东流。

蒙小姐错爱，请听我最后的恳求！身遭不幸、饱受摧残的亡命者最后的恳求。信中附寄之物乃我书桌的钥匙，请即派人送交公司。收件人姓名住址，请写勃卜斯与卓尔勃利公司——我想说卓卜斯与勃尔勃利公司——但精神已完全错乱。我将一把小刀——刀柄是鹿角的——留在你针线匣中，可用以酬谢使者往返之劳。但愿它能使新主人多吉多利，远胜旧主人！

哎，裴斯匿夫小姐，你为何穷追苦克，不肯轻饶！难

① 指澳洲东南的塔斯马尼亚岛（Tasmania），是曾受荷兰海军大将梵·迪曼（Van Déimen，1593—1648）鼓励的荷兰航海家塔斯曼（Tasman）所发现。

道这并非心肠太狠，并非心肠太狠！哎，苍天在上，难道你不曾见我伤心——不曾见我伤心落泪，满眼抛珠——前番——在公寓中——你我在那悲惨的夜间相会，难道你不曾亲口责备我爱哭甚于平日——当初我只与托节斯太太耳鬓厮磨，虽已是三秋蒲柳，岂不尚心静身安！

然而——在犹太教法典中——早已写得明明白白：这种神秘而黑暗的命运，不但使我以促其实现为自己的使命——甚至在此时此际——亦等于我——额上的花冠，更将使你不知远害避祸，终亦卷入其中。我不忍加以责备；因我已是负心之人。你受此莫大损失，不知家具可赔偿其一部分否！

再会吧！请去当一位头戴冠冕的公爵不可一世的新夫人，将我忘怀吧！但愿你今生今世永不会轻易尝到我如今——在众水手暴风雨般的呼号声中——如此在信尾签名那心中的无限痛苦，

海枯石烂，永不会属你所有的，

奥古士都。

大家都贪看这封信，心里却没怎么想着裴斯匿夫小姐，直仿佛世界上的人就数她跟它顶不相干似的。可是裴斯匿夫小姐倒实实在在地已经晕过去了。这样丢人砸脸，心里已经够辛酸的；召唤许多人——而且还是这样的人——来瞧着她当场出丑，就又平添了几分辛酸；实指望可以打倒烈性女子和她的红鼻子女儿，结果倒就在此时大长她们的威风，更是让她倍觉辛酸；这又叫她如何忍受得了？裴斯匿夫小姐当真已经晕过去了。

这样象海潮似的来到耳边的是什么声音呢！这样渐渐黑暗起来的是一间什么屋子呢！

还有坐在那儿弹风琴的那个温文谨厚的人，那又是谁呢！啊，原来是汤姆，亲爱的汤姆，老朋友！

你是人未老就两鬓苍苍，虽说光阴似箭，如今的你已不是当初跟咱们朝夕相亲的你了，汤姆。你惯于靠那些声音来跟黄昏作伴，借此流露出来的却正是你心中的音乐——你一生的故事也无须形诸笔墨了。

你的一生是无风无浪、无祸无忧的，汤姆。那种柔和的音调时常悄悄地重到耳边，对往日的痴情，你的回忆倒也许正可以借此表现出来；可这是不带浓厚的感伤色彩，等于低声悄语的，就跟咱们在某些时候回想起已死的人一样，并不至于让你心里痛苦悲哀，谢谢上帝！

轻轻地弹琴吧，汤姆，愿意多么轻都行，可是，跟落在当初让你受尽虐待，如今一蹶不振的那人头上比起来，你的手落在那个乐器上倒绝不会有那一半儿轻；你拿手一碰，别管它怎样声出虚空，也绝不会是跟这个一向虚言无实的人同声相应。

原来有一个邋里邋遢、酒气醺醺、爱写告帮信的人，名唤裴斯匿夫（还有个刁悍的女儿），老是要来缠磨你，汤姆；一找你借钱，就提醒你他是怎样把你一手栽培起来，对你比对他自已还好呢；花起你的钱来，就又对酒店里那群人讲，当初他待你是怎样恩深义厚，你是怎样忘恩负义；然后就又让人瞧他那磨得净是窟窿的胳膊肘儿，还翘起腿来，把穿着没鞋底儿的鞋的脚搁在板凳上，请听众往那儿瞧，可是你倒舒舒服服地住着好房子，穿着好衣服。这一切你都知道，可倒绝不跟他计较，汤姆！

于是，脸上带着笑容，你就要慢慢地换羽移宫，另弹一个比较

轻快、比较欢乐的调子；一听见这种声音，总是有小小的脚在你周围跳舞，有亮晶晶的年轻的眼睛抬起来往你眼睛里瞧。而且还有个“小苗条”，汤姆——是她的孩子；不是露丝的——也在那儿欢蹦乱跳，你的眼光还老是要跟着她；有时候她瞧见你好象有心事在怀，就要觉得奇怪，跑过来爬到你膝上，把脸蛋儿挨着你的脸蛋儿。她比其余的孩子都更爱你，汤姆，假如这并非绝不可能的话——有一回害了病，还单挑你来看护她，只要有你在她身旁，汤姆，就绝不懂得什么叫不耐烦。

如今你信手弹去，又换了个比较严肃的曲调——专门用来纪念老朋友和已往的岁月的；你的手指头在琴键上那么流连忘返，柔和谐婉的乐声那么洋洋盈耳，过去的一切就又活现在你眼前。已经去世的那个老头子，生前喜欢不等你开口就满足你的需要，也绝没有一天不敬重你，如今他的魂灵也跟其余已死的人的在一块儿呢——脸上带着镇静安详的神气，还把在病床上对你说过的话重说一遍，祝你福寿绵长！

你妹妹小露丝，汤姆，从小孩子们亲手给铺满了锦绣的花园里走来，脚步象往日那么轻盈，心里也象当年那么没烦没恼，然后就在你身旁坐下来。从现在与过去，在你的一切思想中都跟她缠绵交结的你的乐调，又一直飞腾到那遥远的未来。在你的心中与耳边响成一片的那种不同凡响的音乐，就在你们俩周围浪滚涛翻，把尘寰中生离死别的景象掩蔽起来，让你们双双飞举腾空，一直到那天国之上！

后　记

关于译文所根据的版本，译者自己还得说几句话：

原书出版于1844年，后于1849年重版，并重写《卷头语》，书中有些删改，似并不太多，亦未象《董贝父子》那样删去了很重要的一句；但有些地方似是排版错误，一般版本皆以讹传讹，关系重大，如she砍去头颅即颠倒阴阳，your少了第一字母即不分人我，亦不知作者自己曾发现否。1892—1895年的麦克米伦版狄更斯文集，是根据初版重印的，译者发现牛津版似有错误之处，遂根据麦克米伦版改正。但有些地方初版不够简洁，仍照牛津版译出（如全书末一句），还有若干字不能断定是删去了还是排漏了，亦未能割爱。以意为之，不敢自夸择善而从，但望读者如发现译文与一般版本有不符之处（如第二章第二节的"建筑物"一般版本皆系多数），有时可不必归罪于误译而已。

1983年3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马丁·瞿述伟　　下
作者=
页数=585
SS号=10338115
出版日期=